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民

權

素

蔣著超編

第十四、十五集民國五年一月二月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蔣著超編

民

權

素

(九)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民權素第十四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名著

周浩題

名著目錄

夏日重修火神廟碑

哀韓賦

湘雨樓詞序

清德堂印譜序

振素菴詩集序

藝圃圖序

劉母余太夫人六十壽序

祭于大兄晦若文

北魏石刻流傳及近今書法眞贋攷

始皇築長城論

與友人論五言古詩書

目錄

申 太 壬 魏 象 起 遜 石 頌 佚 覲
叔 炎 秋 羽 升 予 倫 甫 予 名 况

民權素第十集

目錄



名著

夏口重修火神廟碑

申叔

古有神祇類物之官是爲五官生爲上公歿爲貴神尊在顯珥黎爲火正天挺應期昭顯光明炎燼之德與元通靈是誕焯曜天地生柔嘉材列受姓氏號曰祝融以及吳回世弗失職鄭守其墟周弘其祀流臨里俗承祀先替夏口故有火神廟代遠祀廢宣統二年龍災庚戌香老大夫相與議曰盛德在火其神祝融按禮戴記太史公書吳回生陸終陸終六子辛所自出惟神明光上下勤思四方誘啓後人實有照德聰明和協光啓南服江漢之野星寶楚分反本追遠禮亦宜之爰因舊宇與業會工起堂立壇繕完以時火中宵見恭肅奉敬神享其靈黎儀頤康利茂萬物災害不生相與刊石樹表以照神休詞曰

猗歟蒸哉休德昭明便秩南譌執矩宣平五行調列三辰效精重明麗正天下化成丕顯奕世甚我南荆江漢湯湯翼翼重堂神之格思厥靈洋洋赤牖解駟朱雀參衡欽我明德自天降康火無燻吳天無愆陽朱明阜昌萬物充盈載膺休祉百福來誠

哀韓賦

太炎

橫覽兮夏王之九州極目兮微外之巒丘黃鶴標標欲高帝兮爲木萎然而蔽之園土狃狃爲甘城兮世族當路而菲之故野不可有喬木兮國亦不可有世族惟放勳之焦腕兮四凶終其天祿彼藪爾其彌丸兮故朋游以諱

名著

一

名 著

世。雖。君。王。之。好。謀。今。塞。亂。流。其。難。濟。初。禍。發。於。宮。隣。今。卒。成。此。金。虎。伊。斧。柯。之。不。修。今。雖。簡。書。其。何。補。窺。竄。偃。牙。而。在。傍。今。周。狗。導。夫。先。路。廟。社。廢。以。塗。地。今。名。宗。固。如。故。念。昔。明。王。顛。顏。而。憑。怒。今。蝶。血。蒙。家。棧。之。以。荆。楚。故。蜀。鼠。李。黎。今。秦。夷。摻。呂。公。且。仁。而。許。管。今。中。宗。諒。而。殘。竊。肺。府。固。已。祝。傷。今。必。國。命。之。可。度。彼。決。志。於。重。泉。今。其。毒。太。苦。死。不。可。趣。今。奔走。淫。淫。之。無。徑。路。孟。賁。不。可。輓。其。素。車。今。兒。說。不。可。解。其。尺。組。豈。一。都。之。足。傷。今。懷。吾。傷。於。天。下。

湘雨樓詞序

王 秋

詞盛於宋南渡至今蘇杭游染其風吳中猶有北宋遺響越中則純乎南音數百年來浙人詞爲正宗天下莫勝也至本朝二百餘年共推容成若吳毅人則北人幾奪浙鹿矣朱竹垞亦浙人而尤自信其詞既選詞綜又作詞話其詞稿率多點易再三斟酌自以爲盡善然觀其所選汗漫如黃茅白草其所作乃如嚼蠟浙詞之木者也未爲浙派也湘人質質宜不能詞故先輩遂無詞家近代乃有楊蓬海與雨珊並驅閩運不能勝斬也王益吾自負宗工乃遺六家詞五湘而一浙欲以張楚軍益吾雨珊昆弟交也余不能詞以文張揚亦時示筆而酬唱之作無多及蓬海先列雨珊繼遊益叔寒矣蓬海畜刻工有作軋付印行雨珊亦有書局頗不肯列己作詞稿叢殘多不可辨有類於竹垞子稿其子仲由鈔集成卷中有疑字未敢寫定則空闕之余以爲非子刻父集所宜屬其以所知見存焉而加墨識因並論天下詞以諗知者詞之工妙覽者自得之非私所贊賞也

清德堂印譜序

魏羽

夫玉券十華爲金匱石室所深護。河圖一畫實湯磐禹鼎所由開。縱懸橫低西摩東指如秦蓋高如西尊。辨是以搜八寶於靈圖。龍威閣秘括三蒼於冊府。鳥篆成文皆所以妙思六經。道遠自代也。長沙周子系瀛溪之後。鍾衡嶽之奇。潤古雕今。懷文抱質。峯登委宛。發神禹金玉之編。奎主文章。仿史韻龍蚪之字。遂乃書六體。燕三莖。鑿秦碑。追晉簡。文分朱白。章判丹青。以井爲闢。屈鐵作筆。其能曲能直也。如叻。咳一碑。風雨形翠乎。蟬蚪其或圓或方也。如岐陽十鼓。煙雲篆。健於蛟。凝其纖。橫排宕瘦硬。通神也。如鉞懸。垂呈其異於。龜背鳥跡。其博大昌明。清矯拔俗也。如天開地闢。窮其奧於。龍索龜絲。俱足獨標正宗。別裁僞體。從吾所好。金一刻畫臣能爲。吾君何尤。蘇鼎圖書自典重。流執體素。顧虎頭因之作。昔正午。牡丹李龍眠。琴而入畫。縱起崔瑗於九原。擬楊冰之四法。嗟乎。後矣。蔑以加焉。僕也。智乏難碑。識同藝管。蒙問道於如盲之馬。遂被縶於不文之轡。寵示宏篇。屬疏短引。夫焉有所倚。惟士爲能而必爲之辭。則吾豈敢。

振素菴詩集序

象升

自余束髮受書。卽酷嗜聲韻之學。間有擬作。輒稚鈍弗能工。然泛覽既多於漢魏。以迄國朝。諸作者之流。派得失亦畧能言之。稍長。訪求常世所號爲工於韻語者。往往獲之於報章。然讀其詩。則豪悍而不受律者。居半心。那以爲善也。梁溪蔣君伯寅。始亦以詩見稱於各報。而余顧未之知。丁未秋。君客遊太原。與余居僅隔一舍。閒往過之。

名著

三

名著

見遺稿續纂。積案上殆滿。拾一二紙讀焉。則其詞多驚絕可喜者。因與縱談詩道升降流別。蓋十而合者。又七八焉。余狂喜以爲平生所見。詩人未有過於君者也。自後往來日密。因得讀其振蕩毒詩全集。於君治詩大旨。益有所窺。見蓋君之詩。以格律爲先。而與世之主持格律者。有異。君之言曰。天下所病於明七子者。曰摩擬剽竊也。今誠效吾之情實。而神明乎北地信陽之法。以行之。其於返古也。何難。彼從儂媿之體。而輕詆七子者。非也。然而又有以昌明七子之學。自標者矣。卒其歸。乃與攢斥七子者。同爲大方所笑也。則逢掖迂役之貌。不足以禁遊俠而制姦雄也。是故由前之說。其失也。爲流易。由後之說。其失也。爲腐庸。於斯道均無當焉。吾則不然。必先繪之以華幹之。以力而後沈深厲刻。以出之。庶乎李何王李之宗風不墜。賦余聞君說而大題焉。以君之說。繩君之詩。又無往不合焉。君信乎。其爲詩人之雄者耶。雖然。詩者君子之所有事。而所必以爲身心性命之學也。君亦豈有所不。自聊賴者而始。自託於此耶。君負才尙氣。肝肺槩抒。於人世名利委瑣之途。夷然不屑也。早棄經生業。治賦語甚精。久游燕薊。其詩益雄奇健蹕。與其所歷邊塞風雲。相吐吞。慕君名者。輒抄君詩。刊載報章。以相矜示。而君固卓有本原。非近日號爲作新體詩者所敢重也。余比年習爲攷訂博聞之學。於爲詩不復如前勤。獨時時好悅之耳。雖引君爲知己。而余所作。則未有一二可以殆庶於君者。茲承君囑。而叙君乃本其平日所聞於君之言。稍論列之。如此。讀者能審此。以知其微指。所存言之不克踰之。固不足以主持一說。以其道爲天下易也。

蘇圃圖序

起予

在背抱、壺、灌、園、陳、仲、子、雅、稱、廉、士、閉、門、種、菜、劉、豫、州、本、是、英、雄、儼、如、善、米、常、餐、記、傳、家、之、清、白、這、是、邪、蕩、務、去、嚴、非、種、之、誅、鋤、則、有、玉、圃、先、生、錢、江、遺、逸、春、雨、周、顧、之、重、秋、風、張、翰、之、純、李、固、顏、子、之、稱、葵、擬、公、侯、之、拔、盱、衡、時、勢、落、拓、江、湖、挑、呼、椎、擊、之、妻、敵、待、蓬、頭、之、子、携、鋤、背、日、荷、鋤、迎、風、墜、故、土、之、瓜、分、歎、半、生、之、匏、蓄、時、則、翠、痕、惹、倩、綠、意、扶、疎、既、不、害、於、三、時、更、兼、收、夫、六、利、草、廬、憑、眺、猶、存、處、士、之、風、蔬、譜、流、傳、可、列、高、賢、之、錄、此作極、抽、棘、爲、樊、於、以、種、秫、田、間、栽、桑、屋、外、卓、爾、羲、皇、以、上、簡、然、懷、芍、之、遺、落、落、高、風、翻、翻、雅、致、獨、念、託、身、農、圃、娛、志、溪、巖、半、畝、青、添、一、畦、黃、紙、披、從、董、相、亦、有、竹、林、繁、露、之、書、詠、到、劉、安、不、須、桂、樹、小、山、之、作、知、此、中、大、有、佳、趣、圍、寫、丹、青、何、許、子、之、不、憚、煩、詩、徵、元、白、用、疏、短、引、且、賦、長、歌、

劉母余太夫人六十壽序

遜 僉

夫不歷、虛、雪、饕、風、之、境、無、以、別、勁、草、之、奇、不、經、斧、加、羅、殺、之、華、無、以、驗、貞、松、之、貴、自、來、閩、娃、珍、鬢、祥、女、惠、心、臨、芳、矩、於、佩、形、體、崇、規、於、篆、素、未、有、不、暖、姝、其、志、鞠、錄、其、躬、而、能、表、南、陽、之、芳、猷、流、中、園、之、淑、聞、也、故、魁、魁、以、考、祥、祥、必、大、貞、貞、以、徵、福、福、必、多、值、設、蛇、之、令、辰、擬、抽、毫、而、晉、祝、宜、張、皇、邸、用、當、懼、鐘、恭、維、劉、母、余、太、夫、人、作、配、虎、臣、系、分、龍、紫、玉、華、早、映、二、七、卽、解、裁、衣、軀、奇、幼、操、十、三、原、德、織、素、遺、難、晨、而、奉、盥、疾、頌、姬、妾、當、臨、夕、以、牽、絲、人、推、尹、媼、時、則、振、威、將、軍、劉、公、汝、臣、緯、置、食、苦、須、撻、樓、貧、臥、共、牛、衣、蓬、藜、之、琴、夜、引、吞、來、繭、紙、瓶、鬻、之、墊、朝、生、太、夫、人、則、苦、閱、茶、心、勞、經、棘、手、初、七、上、九、家、自、守、其、克、莊、五、角、六、張、禮、不、愆、於、內、則、及、將、軍、執、瑠、戈、而、作、健、轉、玉、塞、以、領、軍、虎

將名馳。龍光籠大。太夫人則小戎知幾。女子燭軍。併甲同仇。刷金箱而斬棘。擲環練士。既盤碗以傳餐。而且慮鹿在賜。慈鳩系念。俘略則戒全士女。等借笠之必誅。樵蘇則護及桑麻。擲拔葱之勿存。將軍屏藩。臨水節鉞。海疆則又和鼓。以房放。取韜鈴爲膏沐。身居巾幗。材擅干城。或散軍則捐珥以餉師。兩甌穩若。或訊賊則贊夫而解網。四野懽夫。或習水戰而練軍。動伏波樓船之製。或避炎官而置具。收郭志噴酒之功。他如鈴。而分潤。窮撥。憤施。黔。窮。閭。而平。章。荒。政。常。指。魯。國。平。易。道。途。金。願。分。面。不。吝。曲。全。眷。屬。鏡。將。破。而。伊。園。以。及。室。作。平。泉。不。忘。桑。梓。堂。開。畫。錦。知。戀。粉。榆。免。作。寄。公。卽。一。應。而。願。受。勸。無。遷。地。幸。三。徑。之。未。荒。三。沼。五。亭。自。成。修。綯。九。柯。十。匠。悉。代。指。揮。凡。所。以。成。夫。子。之。勳。踵。前。賢。之。績。者。靡。不。勤。諸。內。助。贊。自。香。閨。若。尤。難。者。將。軍。效。節。西。郵。致。身。王。事。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杜。陵。竟。溺。於。膠。船。風。驚。鄧。下。吳。漢。莫。援。於。馬。尾。旄。返。荆。門。太。夫。人。憾。欲。擊。斧。身。將。化。石。愁。石。故。劍。坐。奠。室。以。無。言。慟。惜。灰。釘。亡。善。簪。而。誰。問。單。臯。莽。鶴。擔。有。千。鈞。盡。獲。折。蔓。孤。才。六。尺。既。第。父。訓。又。助。師。資。凡。此。俱。離。悉。成。緯。斯。卽。鬢。眉。男。子。袴。襦。健。兒。未。有。不。舌。擗。而。口。張。智。叢。而。能。索。者。也。又。況。階。前。玉。樹。初。有。旁。株。上。豈。枝。或。嫌。異。本。太。夫。人。學。鳩。鳩。之。平。一。撫。羣。鷄。之。望。規。風。絮。無。衣。裝。并。飭。亡。何。山。桂。之。別。枝。竟。墮。更。痛。喪。子。喪。子。階。闕。則。旁。砌。先。凋。空。言。類。我。類。我。雖。聘。母。居。於。苦。縣。鷄。兒。過。上。戲。台。方。斯。悒。悒。殆。有。尤。焉。乃。太。夫。人。收。拾。迴。湖。扶。持。幸。草。露。評。庭。諧。整。飭。門。風。齊。樓。奏。籌。雜。書。聲。而。上。下。男。錢。女。布。共。鑿。鼓。以。經。營。而。且。溼。雨。俱。耕。凌。晨。煮。糗。播。三。田。之。種。閨。上。巡。觀。唐。七。月。之。章。房。中。風。和。至。於。刺。魚。入。饌。東。廂。爲。儀。延。佳。客。而。留。餐。肅。名。師。而。煥。講。固。又。屏。

當蛙。榮。竭。蹶。盤。殍。處。貴。寵。而。不。矜。與。貧。寒。而。均。禮。凡。斯。懿。行。允。曜。母。儀。豈。不。載。入。經。相。宣。文。比。烈。彼。之。絃。管。淑。女。同。風。也。哉。今。日。者。閨。闈。如。前。門。楣。若。昔。猶。復。茹。荼。耐。苦。倚。竹。忘。寒。薄。華。錦。之。裝。守。藹。簪。之。素。是。以。今。嗣。君。某。昆。季。妖。頑。人。之。懿。訓。懷。家。梓。之。芳。儀。犀。角。麟。焉。於。眼。中。可。視。強。台。直。上。鳳。毛。斐。妮。於。池。畔。定。卜。健。翮。高。盤。常。桃。獻。瓊。帷。雲。環。曲。奏。正。筵。開。珂。里。青。鳥。飛。來。太。夫。人。傳。九。隨。之。觴。聆。千。秋。之。祝。婆。娑。其。際。樂。何。如。之。某。穆。行。飲。聞。久。傾。飛。耳。徵。言。難。閱。特。走。頽。毫。雖。云。秦。瓦。喧。匏。聊。當。評。松。頤。柏。此。日。金。管。銀。管。斑。竹。管。固。難。罄。少。女。之。風。將。來。大。書。特。書。不。一。書。更。看。續。壽。人。之。曲。(乙)

祭于大兄晦若文

石甫

嗚呼。大哉。死乎。君子。休焉。既。傷。逝。者。行。自。念。也。庚。子。之。日。集。鵬。鳥。於。長。沙。辰。巳。之。年。厄。龍。蛇。於。高。密。桃。生。羊。死。館。卅。六。年。患。難。之。交。李。怨。牛。恩。廢。廿。四。史。朋。黨。之。論。痛。哭。喬。公。之。墓。斗。酒。隻。鷄。追。答。劉。侯。之。書。尺。波。隙。駟。驚。白。蜃。之。嬰。菲。歌。朱。鳥。以。招。魂。我。大。兄。晦。若。于。先。生。品。邁。幾。峯。節。齊。舜。水。九。死。終。完。乎。髮。冢。一。生。不。累。乎。眉。樓。見。宋。太。祖。而。鐵。棒。無。發。對。明。思。宗。而。金。盆。不。愧。汗。青。所。照。豪。素。難。殫。但。論。私。哀。亦。披。縷。述。回。憶。庚。辰。初。識。乙。酉。再。逢。從。大。峨。之。看。雲。迄。膠。島。之。對。月。君。憐。我。者。在。羊。腸。魚。腹。猿。臂。蛾。眉。我。悲。君。者。在。蛇。足。虎。鬚。龍。髯。馬。角。寒。山。早。僧。拾。得。北。海。龍。念。孝。章。本。非。酒。人。有。青。竹。成。神。之。豔。顏。同。石。友。記。白。首。同。歸。之。言。昨。夜。星。辰。猶。照。嚴。灘。瀟。湘。平。生。風。義。遽。哭。劉。賈。寤。門。季。心。失。絲。伯。牙。絕。絃。能。不。經。天。淚。傾。三。步。腹。痛。也。耶。往。日。雲。龍。而。今。風。馬。臺。成。應。教。庚。肩。吾。銅。聲。秋。矣。昌。化。

名 著

八

行歌。蘇內翰玉堂春夢。廣陵散於今絕矣。何況山中。天半之風。鶯華亭。嘆可復聞乎。誰爲日下雲間之龍。鶴長空孤雁。知兜率之歸真。披髮騎麟。倘大荒之來下。依然綠瓜朱李。無異溱濱。遊宦實用青游黃蕉。以配羅池。和尙嬰。

北魏石刻流傳及近今書法眞贋攷

頌 予

北魏一書。胎息乎鍾衛。結撰於崔盧。非不卓絕一時。足爲後世之圭臬。惜乎年代遠而其體已不可得矣。今之學者。往往欲削其體長短。其勢故爲詭異之態。一人倡而百人和相沿。既久乃明。爾然示於人曰。吾北魏也。試問北魏之書。昔者何人則嘗。時日不能對。其稍有知識者。亦不過曰。吾學鄧文公也。吾學雲峯山白駒谷。鄭道昭諸碑也。詎知考厥魏書。與子道昭在當時。並不以能書名。而當時以書法傳家。初則有崔盧二氏。後則有劉芳。江式等人。而石刻絕不一見。其有石刻流傳者。如孫秋生等二百人造象記。爲蕭顯慶書。洛州刺史始平公造象記。爲朱義章書。而正史又不載其人。嘗竊求其說。而不得。復考之魏書。則北魏之世。書法競推崔盧。而崔悅法衛。崔暉法鍾。鍾俱習索靖之草書。並未嘗自爲一體。乃恍然於今之所謂北魏者。大率爲後人所僞託。故江式表云。魏承百王之季。紹五漢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當式之時。已有此語。則北魏之書。本無可取。時後人才力不逮古人。因創立一說。以欺世耳。夫北魏豈必盡不可學。乃必欲故爲詭異。使人卒相誦病。嗟乎。是豈北魏之過哉。亦學北魏者之過焉耳。而猶登其語。以誣人曰。吾北魏也。是眞

以尊視人也。且不獨以尊視人，卽於己亦以尊自待矣。豈不大可異哉。

秦始皇築長城論

佚名

禹之治洪水也，使禽獸不得而傷人。始皇之築長城也，使蠻夷不得而亂華。禹之功在萬世，始皇之功亦在萬世。然後世之人，頌禹之德，而惡始皇之暴者，何也？蓋禹之治水也，非爲一己計也，爲天下計。禹爲天下計，不惜以一己之勞，易天下之勞，且不惜以萬世之病，而爲一己之病。故人皆頌其德，美其功。若夫始皇之築長城也，則誤於慮，生亡秦者胡之一言，築長城以限制匈奴爲一己計耳。爲一己計而非爲天下計，不惜以天下之勞，易一己之安，且不惜以天下之勞，固萬世之業，則始皇之築長城卽始皇之暴政也。昔黃帝之作弓箭也，以之衛民者也。而後人有以弓箭毒人，且有以弓箭而亡人家國而卒，不聞以黃帝爲不仁者，是何也？蓋以黃帝有衛民之心，本無厲民之心也。雖一日而殺百人，而君子猶謂之曰：仁。始皇之築長城也，始皇以之厲民也，而後世有以是城而卻敵者，而卒不聞以始皇爲仁，則以始皇本無衛民之心，而徒有厲民之心也。嗚呼！秦之亡，非亡於匈奴，而實亡於厲民也。亡秦者胡，天殆使之誤，會其旨，以失其民心歟。

與友人論五言古詩書

觀況

接來書，知近方有事於五古，甚感其盛。觀况庸愚，所知無幾，又奚足以爲閣下道。然既承諒問，敢不傾忱一吐於執友之前。竊謂五言之詩，始於商頌，盛於建安，蓋當兩漢之世，雖騷人墨客，詩罕五言，惟樂府諸歌，誠以其爲根

本三曹繼起大都以樂府爲多孟德之作十居八九文帝陳王亦復強半因樂府之盛而五言斯工故其公謠述
 懷贈答之詩亦遂以五言爲之同時羣賢又復轉相師法風尚遂爾大變以至於今猶縣縣也然古詩十九首雄
 偉遒勁難得其神曹氏諸作亦能警揚獨造但偏於遊宴之作王劉潘陸之徒或氣盛意正而上通於古或消麗
 坦白瀟風骨內適意之所到詞或未修苟無其才則徒得其貌而遺其神竊其表而失其骨將委靡不堪矣惟阮
 之詠懷情真而詞警氣雄而感深殆賦中之騷五言之最可法者也太冲詠史景純遊仙景陽雜詩康樂山水
 皆格高聲響亦或可師而淵明之平淡自然毫不著力雖與嗣宗不同而觀其飲酒歸田園居擬古詠貧士等首
 則其寄託之遙深胸襟之博大實有異乎流俗而深入聖域與嗣宗異曲同工皆爲登峯造極之五言可法者也
 六朝以後惟李白杜甫之五言格老氣蒼雄奇處且有遠過古人處然仍擯六朝之精華特以大氣變化出之耳
 初學豈易幾哉閣下天性恬淡頗似陶公欲學五古卽以淵明爲權輿乎鄙見如斯尙祈酌裁並希賜復焉

子丸
木木

刻
史



詩
藝林目錄

李經羲 一首
太炎 一首
樊山 三首
石甫 四首
俞格士 一首
黃節 一首
易首乾 一首
李執中 一首
君誨 一首
君木 一首
目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慘佛 月石 月石 研 球 之 春 起 予 權 予 枕 流 飲 荷

一 四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詞

黃 孟 樊 壬 箸 塾
節 幼 山 秋 超 廬 目錄



| | | | | | |
|---|---|---|---|---|---|
| 一 | 二 | 一 | 一 | 一 | 五 |
| 首 | 首 | 首 | 首 | 首 | 首 |
| | | 愚 | 權 | 春 | 南 |
| | | 農 | 予 | 生 | 邨 |

| | | | |
|---|---|---|---|
| 一 | 二 | 二 | 二 |
| 首 | 首 | 首 | 首 |

藝林

詩

寄懷王漱巖沈半峯

李經羲

南來一雁送新晴。迢遞關河別後情。負子棋枰愁日暮。馳心帆鳥逐風輕。先生有酒直須醉。老婦無家莫問名。羨煞寒山黃面佛。低眉笑口不開聲。

秋夜

太炎

中原亂無象。被髮入蠻夷。忍語既三歲。裘葛從之移。秋風起初夕。大火忽流西。登樓望舊鄉。天柱亦已頽。夔屈徒爲爾。垂翼思子飛。誰言樂浪樂。四海無雞棲。安得窮石君。彈日淪溟池。草木焦以黃。桂樹猶萋萋。將非天帝罪。金版資東總。夏氏竟何罪。種類將無遺。昔人贈周道。中心猶惜悽。何況阻海波。咫尺不可躋。邦家既輻裂。文采復安施。先民固有作。終恐遭熾燬。亟憂亦奚濟。魚爛會有幾。及爾同沈淵。又恐罹蛟螭。願言息塵勞。無生以爲師。

乙菴書來以無詩爲望率賦三章却寄

樊山

詩如聲在琴。笛中不彈不。嗚鐘公以書來登其蒙。有懷欲吐心。忡忡黃金散。還北走。坐使籠鳥慚。冥鴻大。夫七十當致仕。我猶乞食顏。爲紅出山徒。爲犢子牛。入世非復老子龍。杜門坐耗太倉粟。豈是平生稽古功。屈買幽憂。竟何益。城甬聯句聊相從。河梁一別冬徂夏。梅黃可暫麥。受蔭當食不。仰望南斗長吟。忽作鳴秋。蟲答詩。捉。

藝林

一

慈 林

疾逾響報君其柯亭之竹嶠。陽樹。

待君常在師友間。結交三十有六年。其年庚辰君始爲龍鶴。相從由茂先。謂越綬師。背生不意俱顯達。江皖上下開雄藩。國變相將入夷落。淞波照見雙扉。顏樓居二老得仙意。浮邱笑拍洪崖肩。君詩常悲我常樂。杜陵何必同香山。陳伯嚴楊子琴兩賢。晁張亞遂開吟社。擬月泉古人年進才。或退以例君我。不然齒髮固知有衰白。才筆復豈枯乾世。以顏唐薄老手良由浮靡亡。根源金丹九成何生滅。蒼松千歲逾蒼翠。斯文墜地望提掖。我曹豈得職其難。君不見姚許入元振。墜緒懸遺諸老甯非天。

君言暑退將遠東。秋色不如歸意濃。老鶴重認秀州郭。問雲自繞姚埭松。雨浙地志議纂輯。得公乘筆過孫洪。退湖修書鴛湖住。雨荷風柳環僑宮。我亦滄字清史館。老懶甯作鈔書傭。三唐五代判新舊。逆知後有歐。袁公茲特太平御覽。例人才十國歸。半籠漢初諸儒。血欲死求書久乃煩。陳農灌輸安車走天下。所不能致惟二聽。君不北來我南徙。待秋擬涉瀟湖。水牀頭屋漏檢新詩。亭角斜陽尋野史。沈寥天地無幾人。頭白汗背須料理。相逢荒飯細論文舉杯。對學瓦瓊子。

樊山先生賞余所作禁中秋柳疊韻詩。別用他韻賦四章。云效余體。

幸愧交並輒依題依韻和之再乞教削

石甫

斜陽無奈總相依。照見樓臺甲帳非。三月雙眉思鏡闥。六朝半面比徐妃。南遊陪剩殘鴉在西。唐僧信馬歸淮。

民樓素笈第十四集

似當年未央殿。寂寥宮監掩金屏。

幽香落盡桂叢叢。太液波光冷鏡中。玉珮幾回捐北渚。珠簾一樣捲西風。土花已老千年碧。霜葉還遲二月紅。怕聽鳴彈聲不斷。淡家三十六離宮。

昆明煙水似淮滄。錯把南朝染北朝。螺黛鏡中痕略點。鴉黃衣上色猶嬌。三分愁與三分病。第一眉兼第一腰。腸斷樓東插葉句。殘妝和淚污紅綃。

託根幸傍九重門。不向青衫濕淚痕。見慣瓊肥兼燕瘦。送完李怨與牛恩。三眠莫便忘三起。萬子還看到萬孫。付與宮牆聽笛客。銷魂吟到碧雲昏。

焦山松寥閣夜坐

俞恪士

月黑樹蒙茸。鶯鷓入窗窺。閉閣一山霧。江勢來不已。檣外燈忽明。舳舻走千里。我亦東西人。往來送江水。滔滔有今日。惜此中流砥。掛眼山無多。到海吾衰矣。僧寮繡床平。濤聲在席底。傾耳來。睡情平。心得坐。理始知。倚樓時。妄念雜。悲喜羅徑非不深。冥隱人有幾。

秋感

黃節

秋葉。淚。清。秋。草。黃。蕭。條。孤。館。對。斜。陽。鄉。園。萬。里。空。回首。人。世。多。情。卽。斷。腸。有。限。光。陰。俱。杳。杳。無。邊。幽。夢。總。茫。茫。惟。應。一。念。捐。除。盡。頂。禮。牟尼一瓣香。

藝林

庚戌春登棗園奎星樓有感

四 易首乾

極目山河淑氣催，蒼龍一抹畫圖開。水連天際鷺鴻墮，春到枝頭待鳥回。百萬家迷煙霧裏，兩三帆帶夕陽來。紙
爲也作乘風想，豎子原來緊繫該。

孤雁謠

李執中

一雁小眠百雁醒，恬一雁不鳴百雁危。防一雁不留百雁同，嗟爾百雁圖安恬。羣進以啄堅，相箝逐之甚。刻不
可淹，顧此一雁何所圖。人皆交頸我獨無，勢可捨去意則不愉。意不愉，胡爲乎。一鳴聲尙舒，再鳴聲頗怒。三鳴四
鳴悲，且苦繼。欲有鳴誰諒，余之肺腑吁嗟乎。一雁即鳴將死於喙，一雁不鳴將同玉碎。嗟然一聲引身而退，一雁
退矣。戈人起矣，虞機張矣。百雁死矣，死雁繁繁滿川。陸盡是貪眠，醒族此中應無孤雁肉。

君木養疴上海寄詩問訊

君誨

別君忽已三十日，寂寂都無一紙書。蒼莽詩心應不減，支離病骨近何如。天涯消息紫殘夢，海國風煙入累歌。愁
思迷茫向誰道，獨摩淚眼倚窮闕。

病間歸里留別省齋師

君木

百日沈疴今漸起，非公救我倘應難。直將明月懸心眼，能使春風着肺肝。攬鏡不愁生意盡，吟詩稍覺病懷寬。自
携面目還家去，拚許妻孥細細看。

郡城遇應叔申

慘佛

芙蓉秋。傍酒杯。解。恹。恹。前。塵。憶。少年。風。雨。詩。聲。頻。獨。賞。江。湖。心。淚。暫。相。憐。書。生。自。誤。山。中。日。時。事。休。杏。醉。後。天。老。我。猶。能。齊。孔。跡。未。知。身。後。定。誰。賢。

郊遊雜詩

月石

茅屋三兩間。老嫗抱孫子。夕陽已在山。雞鳴暮煙紫。芳泉若有赴。悠悠去不還。白雲復何心。日暮出空山。蕭蕭道周樹。澄澄清澗水。何事一經風。亦有濤聲起。

秋雨感懷

黃花。驚。世。變。多。恨。況。秋。風。雨。高。樓。黯。乾。坤。滿。地。愁。糟。曠。懷。屈。子。豺。虎。念。神。州。何。事。江。南。客。半。廢。動。暮。謳。

噴彌勒歌

研

西方有佛常歡喜。張口大笑天下士。不寫其笑為其噴。笑容轉作噴。容矣。轉笑而噴。佛何為佛。無官語。意可思。人畏金剛。努其目。遂玩菩薩。低其眉。佛性喜善不喜惡。欲化羣生。孽莫作。人不信佛。不噴。只噴。信者亦假託。假託其教說。果因假託其術。惑愚民。似此神明。尊忿怒。豈惟佛氏能。噴人更有偽學。好排譏。高談性理。扶精微。白日昭昭。行可飾。黑夜冥冥。念全非。凡此皆非佛所取。雖能媚佛。愈怒。寬柔其心。猛其容。故作威嚴。示下土。畢竟慈悲。

燕林

五

藝林

根性。生。相。期。衆。庶。善。能。行。有。笑。無。嗔。不。爲。佛。笑。者。不。測。嗔。常。情。我。以。此。言。語。佛。妙。佛。氏。聞。之。應。一。笑。

秋日同登鳳凰臺分韻得高字

超球

巍然傑構瞰江星。攬勝猶傳有鳳毛。十里落霞孤塔碧。四山紅樹一臺高。長橋半落青天外。故國頻牽獨客驢。坐久不知雲滿袖。風吹秋色上吟毫。

遊葫蘆山石佛巖

磴道紆迴一徑賒。繞峯無路不靈蛇。居然地脈眠長柄。合與山靈貯九華。石佛何年開鬼斧。靈天隨處現曇花。此中別有閒雞犬。嶺半編茅四五家。

陳芝楣中丞督修海塘取道吳淞觀風震川書院士民作頌賦綴簡

末

望之

江海交流此大觀。地形自古說蟠龍。兆人樂利爭銖土。百代訐謗仰上官。鐵騎虹隄全勢壯。金捐滌窟聖恩寬。迴瀾入報天顏霽。日月動名定不刊。

吳淞東派落安江。絳節重瞻出上邦。別闕箕時追畏壘。且陳水利靜驚龍。名區俎豆千秋式。大冶鐘鐻萬杵撞。遙拱紫宸南斗朗。鴻文駿業兩無雙。

癸丑除夕

卓春

多難飄零路幾千。清湖贏得我依然。梅花嶺外重爲客。爆竹聲中又度年。幕府有異容。燕侶家山無恙少。魚箋明
朝。究屬誰家朔。衰兔。蟠人大祀天。

重遊愉園懷宋漁父

斯人不見幾經年。舊地重過一泫然。仁義已全成大錯。帝王唯一是強權。未登場。同牛應宰。花落郊原蝶欲仙。心
事未完身健在。詎容贈願白遷延。

讀項羽列傳書後

起 予

古有重瞳舜。復有重瞳羽。仁暴原殊途。論古莫泥古。我嘗讀漢書。一得恐無補。楚漢判興亡。與亡皆天數。義帝難
成。龍將軍真如虎。五年霸業成。半生奇氣吐。非拒范增諫。天意識真主。非恃項王坑。天心厭安撫。春酒繼肅殺。大
造今可視。英雄兒女情。不異此肺膽。俎上活爾翁。帳中泣楚舞。時來困真龍。運去阨田父。氣勢蓋西秦。禮義留東
魯。勿以垓下泣。而思猛士武。勿以玉斗擡。而受謀臣侮。祿位雖不終。猶列王者伍。慎毋成敗論。論者乃迂腐。

題董劍厂按劍讀書圖

權 予

歷陪按劍欲何之。對月移書夜讀時。彈劍慢矜三尺利。窮經應悔十年遲。仰天太息韓王殿。養氣常觀董子帷。遠
室相如同馬。借丹青一幅寫英姿。

汎舟太湖放歌

枕 流

藝 林

七

藝林

八

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峯出沒沈浸於其間。生長此地。不得到孤負天關地軸。相迴環。我今買得蜻蜒舸。篙師險絕工。扳柁曳開六扇篷。安坐甚帖妥。晨光熹微始出獨山門。雲容容兮列嵯峨。大波濶兮合小波。淪三山。開裏作一領。亭午飽吃飯。漁翁慣吹火。願乘長風千里擲。波去斗然一支圓。溜瀉其左。徑路欲斷風雲通。船逐浮瀕西復東。餘霞滿天幻作紺紫色。須臾山谷落日磨青銅。檣鳥宛轉收帆脚。新月欲上驚魚鵲。暮靄蒼蒼四邊靜。頓開異境相錯。遠望荒忽不可以辨。禮但見珠宮貝闕。羽衣翠葆。紛紛而閃爍。涌出冰輪大於鏡。千態萬狀都隨水。歸壑洞庭之峯翠奔趨。枝山標渺椒與夫。白銀世界中。宛肖狎浪兔。湖光寫不盡。攬勝徒區區。不如就此波。平似紙。高如鋪。淋漓灑灑。點點狂歌。飛千百。飈翻身跳入壺。公壺天風颯颯。調笙學夢中。幽興不可遏。猶有山靈拍掌呼。

郵燈

飲荷

黃昏郵外路。悠悠數點燈光一色秋。岸畔浮煙收蟹舍。水邊瀉影捕魚舟。零星亂石知樵徑。落月疎林露酒樓。桃李芳園回首處。春宵秉燭憶前遊。

隣笛

橫笛高樓劇有情。隣窗側耳倍分明。當筵應作黃金盞。隔屋疑吹紫玉笙。楊柳三春煖野店。梅花五月落江城。銷魂最是離亭晚。怕聽陽關第一聲。

古意五首

藝 廬

華堂敞瓊筵。美人羅屏望。笙歌醉夜沸。遊士如雲集。中有鼓琴者。臨風自掩泣。曲高和良難。落落無人合。伍員困

吹簫。馮驩思彈劍。或此傷中情。徘徊以獨立。乘舟陟巒阿。雖低不能上。騎馬渡江河。雖淺不願往。舟馬豈無用。位貴費不爽。粒米難爲衣。黃金非願發。不有安步取。世途皆羅網。

讀書期得名。習買期得財。金張與許史。今日安在哉。蝴蝶逐春花。難保花常開。人生逐名利。白髮忽相催。俯仰發長歎。一擲瑤瑤杯。

潮濕雙白鶴。巢雲松樹梢。俯視巖際草。惟有一寒蟬。卽蟬以比鶴。相去甯堪。天物理不易。測世情多變。還鵬鵬來海外。萬里長風搏。大木盡摧折。小草獨蔓延。雙鶴相背飛。一蟬抱露眠。託身忌太高。勿謂天心偏。

不入巢山羣。不入伊呂佐。燕臺千金骨。龍門十倍價。離靛牧豎奴。一旦朱紱駕。雖曰非其有。胡乃已久假。臨風觀紙蕊。吹上逗吹下。世路若荆棘。吾心若斧斤。斧斤所不到。荆棘日以紛。遭際若流水。行隨若泉源。流水杳然去。泉源依存存。悠悠嗟日月。渺渺思乾坤。安得御風行。天路邀漢門。

雪後

南 邨

霏霏積樹復沾襟。半撲窗紗半點衣。世外何人稱逸侶。天涯無客不思歸。長堤日暮楊花老。小院風寒梅幹肥。清

蕊 林

九

鳴林

趣。誰。家。消。受。得。山。中。鎮。日。拖。柴。扉。

不寐

遠。歷。哀。盡。夜。鳴。匡。床。不。寐。數。長。更。秋。來。多。少。驚。心。事。第一。風。聲。和。雨。聲。

哀東隣女

箬超

有。女。住。東。隣。閨。年。可。十。五。自。云。常。氏。裔。生。長。非。斯。土。伯。叔。居。詞。垣。鳴。珂。遊。仙。署。阿。父。舉。於。鄉。馳。驅。在。王。路。旋。擢。二。千。石。今。守。建。甯。府。關。山。阻。且。長。蒼。茫。隔。雲。樹。悵。悵。何。所。之。依。僕。延。朝。暮。誰。知。今。非。昔。反。僕。而。爲。主。箕。帚。或。精。練。呵。撻。時。相。取。鐘。因。飯。後。敲。雨。爲。花。開。始。昨。夜。北。風。緊。今。夕。寒。如。許。可。憐。身。上。衣。不。費。幾。絲。纒。

詞

芳草

水仙花自山谷有一笑橫江之句以謝西大讓詩十八女郎船被妾作此正之

壬秋

又。相。迷。深。寒。塵。暮。晴。光。燈。燼。參。差。素。隔。羞。蕪。瘦。銅。瓶。湘。几。外。占。春。宜。瑤。姬。慣。嫁。其。遠。來。暗。損。腰。支。看。萬。里。輕。車。細。馱。玉。帶。瓊。肌。拋。離。一。分。處。土。不。須。風。露。自。省。芳。時。嫩。黃。三。四。箭。暗。香。疏。影。地。搖。曳。煙。靄。伴。長。歌。夜。闌。卻。未。妨。污。粉。凝。脂。怪。只。怪。橫。江。誤。了。一。笑。幽。期。

玲瓏四犯

泊園納涼用白石詞

樊山

隔。柳。細。蟬。啄。芹。輕。燕。珠。簾。低。捲。花。子。小。池。新。藕。嫩。瘦。石。蒼。苔。古。鷓。西。更。裁。竹。樹。酸。澆。湘。萬。竿。煙。雨。玉。水。鳴。渠。綠。陰。

鋪地荷淨不知翠。都忘鳳城西住。笑靨公水鏡相望。衡宇暮騎長耳。至夜帶流螢去。綠波碧草。當前是。渾不似。銷魂南浦。聞笑語。從梧。更。婆娑。醉舞。(兼謂芡卿)

點絳脣

孟 幼

彈罷湘絃。一簾醉月。鋪花影。蝶魂驚。醒。整踏梅梢粉。待得歡來。翠被和香等。偏無準。怕人追問。暗結丁香恨。花外危闌。那堪愁向黃昏倚。困人天氣。一桁簾塞地。數盡歸鴻。問我歸來未。題紅淚。故鄉千里。還渡柔乾水。

賣花聲

黃 節

桂樹滿空山。秋思漫漫。玉關人老不生還。休道此樓難望遠。輕倚危欄。流水自潺湲。重見應難。誰將尺素報平安。惟願夕陽無限好。長照紅顏。

百字令

我長無事重閱紅樓夢。一過擇其尤者各贈百字

春 生

天生情種。是人間第一。翩翩公子。頑石通靈。經百鍊。喚出佳名。兩字。風月叢中。鶯花隊裏。富貴間身。寄問君。何苦多愁多病如是。自從夢醒紅樓。翠鴉死矣。心事而今已縱。有良緣金玉。在一任秋閨。獨自青眼。難逢紅顏。見老悟徹。空空冒掉頭歸去。寄聲天上。知未。恰紅公子。

淚珠滾滾。到人間。歷盡悲歡。辯合試問。園中諸姊妹。若個傷心。如妾竹影。猶秋。菊花倚瘦。淒伴。潯湘。月數年。心事相逢。掩面悲泣。也知郎以儂。儂為郎死。一樣都癡絕。怎奈情深。緣不在。兩下相思。休歌。滿耳笙歌。驚心風雨。

藝 林

藝林

零。帕。斑。血。紅。顏。薄。命。和。花。同。葬。香。骨。潘。湘。妃。子。

離亭燕 落花

權 予

滿。地。落。英。人。靜。片。蝶。穿。春。永。飛。逼。闌。干。環。十。二。翠。袖。輕。寒。低。凭。紅。雨。散。芳。油。瀉。藻。波。光。如。鏡。三。月。揚。州。煙。景。
十。里。鑑。湖。香。艇。恨。煞。豔。妝。容。易。褪。漫。說。胭脂。餘。剩。合。笑。問。東。皇。檢。點。殘。紅。誰。領。

滿江紅 題曹玉圃先生藝圃圖

塵。世。滄。桑。誰。歎。羨。印。金。如。斗。空。寄。託。賞。淵。明。菊。對。周。顧。非。抱。壑。灌。園。高。士。志。閉。門。種。菜。英。雄。數。問。秋。風。張。翰。憶。鱸。
華。君。知。否。浮。雲。幻。同。蒼。狗。清。流。禍。畦。黃。口。暮。南。陽。經。濟。栽。桑。功。首。北。苑。曾。圖。莘。野。聖。東。陵。豔。說。瓜。田。曳。羨。先。生。
年。少。本。願。翻。文。章。手。

浪淘沙

愚 農

細。雨。掩。重。門。靜。到。黃。昏。一。簾。花。影。澀。春。魂。怕。見。初。三。纖。月。子。慣。闌。眉。新。絮。語。奈。溫。存。往。事。休。論。玉。簫。吹。斷。碧。雲。
痕。低。問。銀。河。清。淺。水。曾。渡。何。人。



遊

記

五
味
書
畫



遊記目錄

瓊遊筆記（續第十二集）

遊千山記（續第十三集）

金陵遊記

西山遊記中

卓春
南海
壽邨
壽邨

民權集第四十集

目錄



遊記

瓊遊筆記（續第十二集）

卓 春

初七日晨雨旋陰。午前八時發感恩。王浦南派警隊四名護送。實則送而不護。無槍并站崗所持之木棍。而無之。雇牛車三輛。送至南港村。至南港村。另雇夫與馬。均易且已。派人預雇定矣。余欲備價。渠堅不允。且三十里路。三輛共不過數百元。何必多此一舉。既發。收婦婦徐林氏無辜被搶一呈。新雨之後。天清如洗。十二里至板橋市。又八里。至南港村。所謂派人雇定者。謠言也。雇馬無之。雇夫無之。雇牛車而亦無之。詢何故。恐歸時被劫。不獲。已以重價。啗之。有女挑夫。應募。惟一人不肯行。擔不過二十餘斤。遂雇兩名。各一串文。僅送至佛羅。據云六十里也。又五里。至七毛溝。七毛溝者。黎村也。先是途中遇三人同行。亦赴佛羅者。欲與結伴。言七毛溝不便獨行。余頗為心動。聞七毛溝有黎頭家在。遂遣縣警。請於黎頭派二人護送。及行半里許。有茅屋一灣。在對山之麓。均山上山相距不及半里。余與已過。突湧出多人。大小男女無數。有壯丁十一人。人人持一槍。奔余。一白犬先行。從人皆失色。却走。余方冷眼觀護。送之黎人作何交涉。詎稍近。見有黎人同行。頓止步。悄悄轉身。猶屢反顧。不已。然亦險矣。雖無性命之虞。而行李喪失。感恩縣亦難辭保護不力之咎。將來必致釀成流血。此二黎人不獨余之福星。亦黎之福星也。遂余過山。而返。謂可無事矣。各謝一串文。余心猶以為功高賞薄也。十里至嶺頭市。人言數日前出有劫案。即請於該市頭人石煥昌。派人護送。承派四人四槍。人則無論槍則老銅帽也。此何可恃。不過藉作紙糊之

遊記

二

虎耳出嶺頭港。濱海行十二里。至白沙。遣護送團丁返。各給四百。又十三里。至佛羅市。近市田禾均已黃。雲一。望其他各處之禾抽穗亦齊。該市乃一大鎮也。多會館。有書院。約三百餘戶。屋宇整齊。近日學堂警察皆無。市西屬感。東屬崇。卸裝海關分處。即廣州會館。委員他適。有陳介堂其人。在此教授語言之學。學生八九人。皆感籍而家。殷實者。爲出門貿易計。陳亦感人。官話甚佳。余至。正師徒盛膳集飲。強邀入座。余見其誠。遂與周旋。人言由感至此。九十里。實不過六十里之遙。而時甫午後四時也。

發感恩

雨過天如洗。沙沈路更平。溼雲千嶺重。荒陌一犁輕。野水新生浪。遙峯乍放晴。清涼秋一路。緩轡看花行。夜有四時秋之誌

七毛溝遇險

憂思餘生歷劫多。司空見慣等閒過。我從海闊天空處。一路石山到佛羅。

初八日。時微晴微雨。護送之四警二人辭歸。以前皆坦途矣。七時發佛羅。雇馬二匹。載從人任其卡勒。五串六百。權送至九所也。收感恩洗用洗早。去年舊曆二月二十。族人洗乃庶不法。關入宗祠處罰。該黨楊禮經。統兇勒放洗乃庶。明日復尋衅。族中不平。與抗。爲楊槍斃。洗用洗金三等二命。當報案。楊禮經洗乃庶均經余獲。忽於去年舊五月十五。將楊保釋。楊歸。更肆兇。舊九月二十。知事勸和未息。卽於本月廿五。又將洗乃庶放出云云。查知。

事操守甚好。惟懶惰不理事。昨接徐林氏呈亦稱其不理搶劫訪之輿論亦然。真難免尸位之謂。又二十五里至黃流市。市周繞以刺木。叢竹厚一、二丈許。其積密雞犬不能出入。又以刺藤爲小門。僅容一人。云防黎患也。余至曲折行半里始得一門。與夫打尖。適與卸於萬興堂藥店門首。主人殷勤肅客。入待以煙茶。隨即煮雞子五枝。以進。余以誠意辭却。唱之。旋有鄉紳陳河鑑亦至。畧詢鄉間安靜否。及發黃流有崖縣邢毅恩呈詞。余閱其不實不盡。未批。惟知事之放棄。於審之貪酷。則人言噴噴矣。又十八里至望樓市。煙戶數百之。大市場也。又二里至樂羅村。遇雨。千餘家之大村莊。又五里至九所下店。時僅午後二時。是日所見墳墓廟宇。修築精美。想見此地之富饒。及詳詢之。又未必盡然。近九所八九里間。田禾徧野。一望無際。水利尤佳。大有清溢之遺。惟不修路狹小。低窪任其橫溢。故屢見崩塌。路旁多蓄刺草。雜木枝交葉接。如行碧孔中。而路則成沙溝。水溝不成。其爲路矣。夜復有陳錫熙陳孫氏呈詞。

寒食日樂羅村遇雨時見孔雀

梨花寒食春江路。撥霧看山。綬若輕燕影。搖風片外斷虹身。挂雨絲邊道旁。鐵樹花無日。或云此樹周甲子一開開必於歲時高數尺多生路旁。如老年在如壯而不衰。

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語。塢內木棉紅上天孔雀一雙橫眼過滿身披戴悉金錢。

初九日晴午前六時半發九所。雇牛車一輛。勒索一串二百。載文和亭。雇馬一匹。勒索二串四百。載劉玉田。街中泥水成坑。彷彿行雲南村市中。出街口行平山中。十里至鹽窰村。又十五里至酸柏鋪。再爲文和亭雇馬。勒索一

遊 記

四

串四百。又廿五里。至港門。又十里。至崖城。沿途經過一帶荒曠。惟修墓最精。固黎人亦然。純以磚從坑中砌起。外作圓形。或長方形。四圍亦皆磚砌。而粉飾之。清明前後。上墓。舉家羣集於墓門內。祭奠畢。卽團而食之。在墓之四周樹枝上。挂紅綠紙。雖貧家亦然。大約留連須半日。乃去。余謂頗有事死如生之概。美俗也。近城一帶多菜圃。圃有三井。以桔棹取水。可見井之深。而沙中未嘗無水也。入南門。城中無下宿處。出東門。住廣州會館。由九所至此。人言九十里。實不過五十餘里。并七折而無之矣。按縣治在府城南。中隔黎峒。由東路至府八百七十里。由西路至府九百六十五里。城周六里。高二丈。無濠。今查城垣多傾圮。墻上下雜木叢生。無北門。城中樹已成林。荆棘草莽。高出人頭。數尺。居民三百餘。東門外有街一道。店戶約五百家。之譜貿易冷落。大非昔比。縣城東西距二百五十里。南北距百二十里。東至海岸六十里。西至海岸九十里。南至海岸二十里。北至儋縣薄沙司黎界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海岸三十里。西南至海岸百二十里。東北陵水界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感恩界二百一十里。會館首事何子明。南海人。昔曾充海關分局委員。殷勤待客。言語亦通。飯後警長黃子明。號虎臣。湘鄉人。區員關國藩。號子頌。來訪。粵之本城紳士林天民。續統。滿清舉人。來訪。其神情頗有倖狂意味。前因責備岑西林。爲其豎禁。六年。可想見其梗概矣。晚往晤知事鄧錦屏。亦隨他出。便道附步警局黃關二君。均他出。夜歸屏來訪。談約兩點鐘之久。人甚長厚。心亦明白。惟法律知識似有欠缺。故復爲人掣肘而不能與之爭。言欲開辦黎學堂十所。籌備常年經費七百元。已呈請立案。現已開辦二所。余勸其課程不能照內地初等小學辦法。須以尋常日用普通官話教

之教。一句話。即教認識。一句話之字。最尋常之算數。最尋常之倫理。以一年畢業。即趕造第二班。如此十年。自有效驗。而文化自隨之漸進矣。又言。崖縣漢民。不過八萬餘。黎民二十餘萬。不辦學堂。不足以弭禍。余曰。誠然。得治黎下手之方矣。又言。此間鹽利甚大。每斤五文。出口可售三十餘文。如公家經營全瓊鹽務。但得三十餘萬元。已發崖縣。不過六萬元。即足矣。余謂。須調查南洋。越過鹽法。安排消場。爲第一要義。自備大火船四艘。往來過汕。漢香瓊崖。並越南洋各埠。兼運鹽行。消海外。此有贏無絀。最穩最便之生意也。又言。此地宜棉。三年一換。每年收花後。斫去老幹。任其發蔞。樹可高五尺。除甘蔗亦然。曹深作信。致王浦前威恩。道謝東道之誼。并批交呈詞二件。又批崖民呈詞五件。

抵崖城

未盡江山老。更遊踏春千里到崖州。南荒一髮孤懸海。西望重洋獨倚樓。白雪滿天收吉貝。木棉一名吉貝。可紡織爲布。即白疊布也。坡詩遺我綠陰深處聽鶉。暫出家自有團圓樂。不作天傾意外憂。

初十日晴。道感營二名返。給茶資八百并馬及夫。共五串四百。蔡少泉屬成來訪。長沙人。即將蕭少助介紹。信遞交談。其爲黎所信服之事。皆公廉所致。而得攻心爲上之術矣。并熟悉當日開路情形。允爲作圖。示余談甚。久頗多經驗。所謂能要錢而又能了事者。也。王炎州續南來訪。崖縣典獄官會同人。言語甚可曉。至縣署謝步。錦屏出迎。談及司法渠意。甚不平之。蓋爭權掣肘之事。時相抵觸云。又言。黎中開路。并字較十字爲佳。余甚感爲知言。細

遊記

五

審其人亦有知識而非無能幹者操守亦佳惟太長厚勤爲人所劓耳訪蔡少泉約余明日飲方辭謝之不允并欲遣其胞弟送余至三亞港以其熟悉該地情狀故也訪李特支連長那立交綏靖處信再訪王炎州謝步旋李特支來謝步錦屏具柬招飲辭之復持柬至錦屏亦隨至而訂又談至兩鐘餘之久此君雖雅不官情然思作事以取名譽并好與余談相對無倦聞李那立領餉皆紙幣硬向縣署換錢錦屏作九百文一元現已虧二千有餘無怨言亦人所難者晚赴縣署飲夜以肩輿送歸林天民來談并出其前上西林書示余尙有可探之處又言將擬條陳上之當道余詢有何建白云一實業二往外國傳孔教三主張民權此言并不似風但又鬼語迷篇似圖識語大約素研易理而想入非非者忽詢余來此何事余曰請卜之令余隨意出指彼亦出指如拇戰狀已而余五彼二謂得兌巽大過之卦頗覺隱中亦奇矣臨出邀余明早赴聖廟觀禮明日春祭也

崖城野眺

大塊河山一毛羽連城草木自縱橫上書柱目紆籌策大學空勞補治平野竹叢邊度黎唱黎人禮觀亦於三月以唱歌互答爲媒分謂之黎唱刺桐花裏餉春耕樹高數丈火者合六七人抱花正紅色先築而生渾然民氣猶懷菽不解豎珍衣錦榮食不若粉三月於開時然稱樹黎中無形空花園而始作

遊千山記 (續第十三集)

海 滙

次晨由李家屯行經石門山遂登之此山東西對峙儼然若城隍道路卽出其中故名出關口轉而登東山焉東山高峻過於西山東山之東羣峯似堆浪曉日下照都成片金稍遠者往往與雲亂不知是雲是山也有時雲來

而山忽少。山少而氣愈鬱。其原有時雲去而山更多。山多而勢愈見。其奇西望千山峯峯排到西石門外。噴噴噴。昨受日作淡紅色。嵐嵐如靛。女曉裝態度雍容。又不似昨日。午前在華表。山南望。全作劍拔弩張之勢。蓋山之體有定山之容。無定雨晴。風日均足。以爲其裝飾。品午日光烈。飛塵野氣。暈而躡之。故其狀雄朝日。暈清曉。和霧抹而陪之。故甚委媚。此山遠看山之各有妙境也。至於質地游山。則又宜晴不宜雨。宜日不宜風。看山可任山之自由。皆能如我意。游山必任我之自由。方可見山真。下石門山。直往千山。昨今兩日。爲看千山之時。於千山之精神姿勢。一一觀其百態。皆呈如對美人。自可得之於言外。今將及千山而親歷之。是又必能使千山之體段結構。一一卽其真相。搜求之。如遇良友。俾肝膽可照。然後方可得其勝概也。

出石門山。闕折而西行。十餘里。此十餘里中山勢之高。尙未及千山之聳拔。然奇特詭異。略得千山意象。如弟子之於師。已具體而微矣。千山之名俗呼遼境。南東諸山之總稱。謂其重疊繁複。不可一狀。綿亘幾二百餘里。不知其若干峯也。故概括名之曰千山。其實去遼陽城南四十餘里。峯勢尤高且奇特。爲諸山之領袖。蓋數百里間。羣山之主峯。乃名之爲千山。峯勢雖與他諸山迥異。自石門山西來。諸峯乃漸與千山形勢相彷彿。皆掘地特起。自爲格局。雖峯勢稍低。而亦皆具獨立氣概。森森大尖石。巖巖挺秀。不相標榜。大抵與桂林諸山有差類處。袁簡齋云。桂林諸山。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大似爲茲山寫照。諸小峯中間。地勢稍平。然虎豹豺狼之窟宅。鷹隼鷓鴣之窠巢。迥然判別於人境。荒荆叢莽。妖狸野魅。時竄馬前。與人爭路。

馬時時爲所驚且蹶。此十餘里，峻石門山北之路，險夷劇然矣。乃升朝陽峯。自石門西來第一高峯也。因東去諸峯，俱低於是峯。是峯迥絕朝陽，不得爲諸峯所蔽。故曰朝陽峯。上有朝陽寺，失修半圯，碑碣猶兀立，荒煙蔓草，間第宇，迹漫漶，不可復識。寺僧亦俗蠢，無知識，令指遊山之路，伴然不之許，給以資且甚微。已欣然樂爲前導矣。晨登於朝陽寺，餐後西行，越馬鞍嶺，嶺橫朝陽峯下，臨絕澗，由峯巔直下至澗底，古柏糾盤，曲紐如虬，龍緣澗幾百數十株，澗水深碧，爲巨潭，石梁跨之，闊約四丈餘，渡梁沿削壁折而南行，石側苔滑，握鬣樹而前，稍一失足，不堪設想，約十餘丈，始有斜坡，徇之上，猶若蝨蟻行壁，手足互用其力，將上嶺，脊突一大峯，窺嶺而起，曰錦繡坡。坡前有廟，土人呼之爲大佛寺，殆卽香嚴舊址，然聞已改建矣。當時梵王宮殿，言甚莊嚴，今之大佛寺，規模間較前狹矣。然佛閣、臨雲、與遠、峯、競、峭，亦自壯觀。至於元、陳、景、元、所撰、雪、庵、塔、記，則未之見焉。豈碑已毀乎？亦有而未之尋得乎？亦憾事也。出寺西行半里，巖腰一穴，石方廣二丈餘，平潔可坐，其形似臺，名曰雨花臺，又西數武，名爲鸚鵡石，一石立巖背，依稀鸚鵡形，無甚奇異。過鸚鵡石，乃夾峯，兩峯切然中開，上視天光不能盈尺，下爲深壑，俯而一窺，目眩心駭。峯之上，下均小樹，枝葉皆倒垂，峯腰一窄徑，約小樹以爲欄，苟無樹者，人且托足不牢矣。長石一條，爲懸橋，橫臨絕壑，上以通於對峯，石橋寬不盈弓，長且四丈，且不設欄，行人其上，股慄足浮，山風拂之，或隨風墮，真危境也。過橋入澗，澗環爲螺壳，展轉出峯背澗之中，道復有深穴，直下如井，澗然不知止極。穴口橫一石，石寬尺許，出入澗必經過。石在澗中，幽暗微透天光，步下一不檢，卽落井穴中。過井穴，路斜上，微向左折。

微光即從此透入洞口。忽一高峯，豁然孤起。高峯左右，諸峯環繞，鬱鬱乎伏脚底。山洞西下，雖微徑亦無。幸此兩夾峯，蒙背皆小樹，山勢縱陡，有可燥。附穿小樹，約十餘分鐘，回視洞已在天半。渡一小澗，水聲泠泠，自北嶺曲折而下。復西折，循南嶺石根西去，渡澗登峯。既高，出南北二嶺，始見諸峯，尚在澗底而上面夾峯，余等所穿之洞已杳然。雲際至峯頂，則羣峯環列，高皆與是峯並。然皆非頃間所見。左右在澗底之諸峯也。更西一峯，挺然獨秀，忽一片流雲白如新絮，自北峯來，齊峯之屢，截斷之。雲下一幽，愈爲陰。瑟瑟草樹，綠欲如畫。家以濃重之筆，畫之以深厚之墨，澹之蓋受雲氣所蔭，迥別具一種沉澁凝滯之概。雲上一幽，則益顯明麗。碧樹丹崖，日光炫之，異常爛熳。杳然意遠，須臾白雲繞而環之，隔諸峯於象外，獨得環中。真如白玉盤中，青螺一點，轉瞬之間，余等脚下之峯無一見者。祇遠峯數笏而已。余等所立之峯，非峯矣。直海中一島耳。一片茫茫，渾白無際，惟見蒼冥冥大圓在上。太空純淨，無纖毫跡象。麗日一輪，寂焉孤走，覺吾人一身之外，杳無一物。此際冥然遐思，念一髮中原正傾，觸於蝸角間耳。不禁爲之爽然，轉覺塊然孤寄，則又萬念縈迴寸心，遙托。既而微風振蕩，萬壑千巖，次第呈露。微聞如怒濤挾脚底而來。從人曰：此山下松林爲風所折，卽此觀音峯下之松巖也。由觀音峯往適所見雲截之峯，必經此松嶺。雲截之峯，乃名仙人臺。下觀音峯，過松嶺嶺界兩峯間，微隆起長松無數，連貫兩峯。趾皆數百年物，徑從林間出。人行其中，恍入碧紗櫺內。空翠撲人眉宇，衫履欲濕。鬚髮皆含綠意。出松林至仙人臺，峯下石勢陡起。枚枒森竄，石罅紆縷，穿石而上。石罅草高於人，山花錯雜，燦爛似錦。當此秋深，尙能各呈其妍麗，可見有耐寒性。

遊記

十

質也。花半不知名。惟一種黃者。藍者似野菊。而花開較大。或生山中。土氣厚。故耳。再轉。再折。右壁愈峭。左壁愈深。又轉。右壁勢且向前。仆左臨巨潭。水深。蓋已登七八百尺上矣。去仙人臺可數十步。路益仄。滿路均石子。圓滑如雀卵。着足即滾。手不攀緣。卽爲石子趨之下。登臺。天風凜凜。覺一身輕。幾如葉。雲氣縷縷。隨呼吸入。眼前之觀音峯。又在脚底矣。再東望。兩夾峯。乃如兩拳并置。石橋通處。一指縫焉。爾溟乎。不可久留。循原路而下。折向西北。至中會峯。峯頂有寺。從人告爲羅漢寺。紅牆紺宇。整潔瑰麗。午飯於是。寺僧俱清供。菜蔬均自種於後圃者。飯後取道東南行。至羅漢洞。洞頗深邃。居兩崖之間。後崖隆阜。荆榛徧之。前崖峭削。懸掛蒼藤。幾滿藤本。有粗如巨蠶者。盤屈糾。綠附壁上。作龍蛇走。已結實。紫垂爲貫。珠青紅間雜。若張畫屏。綠洞旣爲荆棘所埋。無路可達。遂未得入。洞一探。一任雲封而已。

越羅漢洞而東。攀藤附葛。出兩崖之缺。迴視仙人臺。峯壓頂而峙。南望一峯。腹洞穿。圓如月。而有一小半透見峯外。天光餘開。虛大類月魄。從人云。此窟窟山也。窟窟山。乃土人俗稱。考之卽所謂通明山。遂向通明進。重巖崇障。夏木千章。衆鳥雜鳴。東西喧。轉不見通明之所在。越一橫嶺。下有清溪。水流汨汨。向中會峯下。去沙河之源也。過溪。又上一嶺。復見通明山。仍在數里外。至通明洞。在半峯亦無可升路。蓋山勢益奇險。不可迴視。折向西北行。每升一峯。多須數人牽縴而行。或深如入釜底。或上如陟天塔。到此乃與虎豹爲伍。又數里。一峯絕地通天。無攀無附。爲纓絡峯。絕洞懸猿。懸岩鹿鳥。周山皆松。觀音峯下之松。疎而古。此處之松。密而嬌。天地間之天。

然妙文殆無一複筆爲文犯複筆斯非佳製於此可見造化之巧蓋自然之文無一不以意勝以意勝者各有思
 路各爲結構絕不相蒙字內名山總之不外峯巒峭澗泉樹石而各自爲勢各成佳境未聞有此山與某山有
 同點某山與彼山可概較者亦如文之以意勝而自能獨闢蹊徑耳又數里西行從人曰至獅子峯矣余至獅子
 峯恍然如桃源再放棹之漁郎見天半峯巒依然彷彿獅吻古松掛巖爲得寺大於若舍牙際殆即余昔年過
 虎處細視之山形猶是而徑路不可復識矣昔年游蹤至此而止耳昔游自遼陽城出從千山右側而入今歲之
 游乃自千山東面來故向西而接於此

又折而少北行約十里至龍泉寺寺甚壯飭依山之高下建築形勢甚曲折有意致由中會峯之水瀾漫而來蜿
 蜒西去山容水態與僧樓佛閣相掩映固李公麟之絕妙稿本也至寺裏茶快飲倦不欲行寺僧名法空者殷勤
 挽之遂下榻焉問之昔年住持僧則云圓寂已數歲矣故人之感深今昔焉然則當年同宿此寺之二談虎容當
 亦不知尙在人間世否回憶之覺流光如矢慨然者久之

次晨由龍泉寺轉東竹樹叢雜天日蔽虧鳥語鹿鳴嘒嘒與呦呦之聲若相和答竹樹叢處兩小山對列過此即
 吐月寺西繞徑如羊腸來道皆參天大木泉聲清響空谷回應萬山環繞寺門石巖下一渠方塘晏然如鏡揩拭
 無惡氛東來之水注之然後由西山口流出塘中之魚大者二三尺許水深約四五尺魚游於中澄潔畢現往往
 作隊行拋食爭浮水面嘍之過寺又東經石佛岩羅漢洞（此非通明山間之羅漢洞）又經無梁斗室乃鑿石

爲之在半山過無梁折而北行。二里許當路一峯，特出羣嶺之中，高數十丈，圓如立柱。土人呼爲夜貓山峯，頂一石別具形式，首尾宛然，類一角，巖疏躡距其上，故土人名之曰夜貓也。峯下由東北夾崖中層巖下一道瀑布，臨轟湧，沛直撲，夜貓山脚分山之左右，狂奔而過，山根巨石橫水之道，而遮阻之水，則噴花吐穗而來，至此忽爲攔，接則怒吼忿跳，飛濺飛沫，幾欲齧石力碎，余等之馬，踴出，其下，汗聞巨聲，駭而幾逸，折而西北行，約七八里，山勢漸夷，又有一石門，山蓋從，千山右背，出山道路也。又七里餘，回看遙峯際天，都入煙霧，俯視清流，界沙黃葉，埋路馬蹄，踏之，颯颯作響，馬頭城關已現於蒼雲生處，此游也。自遼城東北之石城山，繞而東南，而西南，行一百餘里，路歷六十小時，晚宿遼陽城內，明晨與敬之別，余遂復至瀋陽，乘京奉車至溧州，復至唐山，又三日，至天津，浦路不通，改由新銘輪舟至滬，滬市白旗正飛揚也。

金陵游記

南邨

金陵爲自古帝王都，魏晉以來，形勝上矣。魏蟠虎踞，饒說英雄，金粉煙花，麗誇兒女，訪秣陵之風月，秋色無邊，覽新亭之江山，王氣滿目，值此時也。渺渺余懷，望美人兮，漫漫長路，人生能着幾兩履，可不藉此清景，盡我解胸乎？於焉有游用之成記，雪泥鴻爪，留來眼底，雲煙泉石，生涯上，骨間圖畫，不期示世，聊以寫憂。

老友蒞茲，來中款焉，一週盡紅塵膠鬲，清興闌干，愴然共思山水之游，少滌肺腑，而天憐游子，特放新晴，青鞋布襪，之思益復鬱勃，肆約以詣朝行，時乙卯十月初四日也。早八時，旭日如火，紅灼窗棂，蘇幔殷然，如處火齊之室。

民 素 樓 第 十 四 集

光逼眼。縹氣搖。夢。倦而躍起。整傷衣裳。盥拭頭目。恐時以晚。趨出門。至車站。則九時之車。僅餘五分矣。倉皇購票。喘息登車。車中客盛。集肩壓趾。盤如冬房之蜂。噉氣若蒸。令人悶損徘徊。數四。竟無片席之可安。而轉轉輻輳。車蟻動矣。開行以後。秩序稍佳。適於人叢之中。強據得容膝處。扶頭小坐。悲從中來。吁嗟乎。茲何地。邪。非滬甯車站。車中乎。當夫癸丑。暮秋。予奉仲兄之招。偕五病間。開赴揚。廿四橋邊之風月。平山堂畔之湖山。醉舞行吟。一時極樂。限目遐想。竟猶眼前。而車中往返之風光。以及送兄臨別之情。景。悲歡離合。行賴於茲。曾幾何。日月而黑。風黃土。變作滄桑。地猶是也。車猶是也。時日亦猶是也。惟我已。焚焚索處。環顧蕭然。昔日同往。同來之友。最親最。繁之兄。具已次第先我而物化矣。念來追往。觸景傷情。山川滿目。淚沾衣。曾不自知其消。然無復能已也。未幾。汽笛聲裏。大展懸輪。去市漸遙。風日彌麗。平蕪千里。秋色萬重。樹雜新紅。稻搖殘翠。對此。越。歷。錦。壤。劇。好。河。山。念。來。日之大難。益令人憂心介介已。

時車行甚緩。日景既中。蒸燠悶損。逼人欲暈。下士村。庸又不知公德。為何物。涕唾交下。煙燻四揮。車箱中。狼藉如廁。凡乘車。條例蓋已破裂。不存隻字矣。然徒招憤懣。計復何施。唯有引首前。遙目天外。聊為忍耐耳。丹陽以西。漸見峯嶺。帆。帆。蓮。蓮。如排嘉賓。直送征車。經丹徒。龍潭。而至石頭城。下蘆花。如雪。楓葉。凝丹。風物清華。若過畫裏。惜乎高資龍潭。一帶野水。沈沈。禿柳。頽垣。籠煙。滯日荒涼。滿目倉兄何窮。飢民三五。划盆作舟。拾黃。尋菱。往來若市。誦飢鴻之詩。輒為黯然而。四時晚風吹袂。醞釀清寒。殘陽既西。大地沉沉。途餘黑。新月之光。淡不增色。天末。

遊記

十四

窺對徒助。離襟耳默坐久之。始聞人聲。嘩起。隨窗外望。乃見電燭點燦若寒星。則星光之中。車已至矣。遂下車。站雖儉。秩序尙可。駐有警吏多人。檢行李。李幸子等無此累贅。故省却多少留難。匆匆買江甯車票。乘車入城。至中正街。已七時四十五分矣。詣肆中少進飲食。旋返寓所。途中得一詩曰。山光野色近征車。妙絕幽風十月。臨晚稻正黃。尊榮會須沽酒試新鱸。

初五日晴。北風晚來。睡極酣。朝九時許乃起。盥沐畢。進早膳。小憩。卽出門。作孝陵之遊。經毘盧寺。入而觀焉。梵宇崇闕。祇林森秀。乃清光緒十五年。兩江總督曾國荃之所重建。亦一大刹也。出寺循秦淮而行。渡小橋。水光柳色。清豁雙眸。徘徊久久。始去。跟廚畦。踏荒塹。遙見崇墟。言言殘磚。疊疊則明故宮也。聖工數十方。拆城取磚。車聲盈路。令人懷想當年。威靈安在。所謂一代天子之功。烈徒勞小民手足耳。世人不達。夸羨骨尤。嗚呼。一何愚邪。既而入西華門。門三拱。深廿七步。任基以石。琢治殊精。高大嚴肅。猶存餘烈。殘闕之區。雖修復一新。然而失古意矣。入門極望。滿目蒼涼。敗草殘楊。頽垣斷井。水澌激澌。菜圃縱橫。萬戶千門。旣隨煙滅。覺旌翠障。亦等霜消。誦三。中子之玉鈞斜賦。可以寄慨焉。就中有洋樓三楹。粉樓如昨。則新建之南京古物保存所也。門對五龍門。過五龍橋。砥道直入樓下。分立巨石四。左右作八字。赤絨懸約。雲浦依稀。卽所謂瘞碑者是。前有左宗棠刊石敕碑之始末。頗詳。而於有明二祖微詞。尤多題額。曰。明方孝孺先生血跡碑。皆以下。則井園。二左稍小有妙潤。泉字右刊。大宋字。徐皆剝失。難考矣。嗚呼。一代帝王。威靈何存。及其替也。乃不若一介孤忠。遺蹟猶能興千古。使後之來者摩挲寶。

護。懷。嘆。無。窮。人。生。大。節。詎。非。珍。要。哉。吾。獨。嘆。夫。靖。難。諸。臣。鐵。景。之。烈。較。孝。儒。何。亞。而。數。世。以。後。幽。顯。不。同。世。俗。之。流。頹。皆。相。詢。而。不。識。孝。孺。何。幸。折。碑。永。傳。數。有。窮。通。民。嗜。怪。異。忠。義。之。節。彌。塞。天。地。事。且。有。如。此。他。何。可。論。哉。瞻。仰。久。之。出。城。東。去。踰。城。壕。陟。山。道。道。難。砂。礫。平。亦。趁。步。穿。野。徑。披。草。而。行。遙。望。危。巖。臨。日。途。沿。小。澗。跋。岡。阜。直。至。其。下。入。洞。展。望。豐。碑。突。雲。虹。蜺。隱。人。蟠。蟠。落。帽。額。曰。大。明。太。祖。神。功。聖。德。碑。敏。太。祖。創。業。立。身。之。事。甚。備。惟。風。雨。剝。蝕。語。不。可。讀。而。牧。童。敲。火。牛。欄。角。毀。琢。益。甚。矣。自。碑。亭。左。下。攀。藤。而。行。漸。聞。水。聲。遠。眺。石。隙。即。飛。越。過。澗。數。獅。象。而。行。對。仗。精。嚴。工。程。壯。偉。且。行。且。嘆。凡。歷。十。二。對。而。盡。則。大。道。蕩。蕩。又。出。日。前。遂。循。道。行。道。旁。立。翁。仲。八。斜。陽。衰。草。之。中。別。有。高。秋。古。劫。之。景。令人。趨。起。憑。弔。感。起。蒼。茫。也。前。關。一。帶。紅。墻。萬。重。寒。翠。知。去。陵。不。遠。即。縱。步。而。進。渡。石。橋。入。正。門。門。上。有。明。孝。陵。石。額。書。極。俊。秀。歷。堦。至。御。碑。亭。碑。背。治。隆。唐。宋。四。字。乃。清。聖。主。手。筆。立。於。康。熙。三。十。八。年。者。也。後。有。碑。紀。其。事。詳。治。隆。唐。宋。之。旁。復。夾。有。二。碑。則。乾。隆。所。題。詩。曰。金。陵。截。止。爲。巡。方。展。謁。龍。蟠。貸。桂。槩。保。護。遺。規。崇。勝。國。紹。承。家。法。禮。前。王。開。基。洵。是。過。唐。宋。繩。業。無。能。鑒。夏。商。形。勝。不。須。矜。壯。麗。惟。天。佑。德。慎。周。防。其。一。則。已。毀。由。此。以。觀。可。以。遠。見。歷。朝。之。微。意。矣。自。茲。更。進。復。歷。崇。階。途。至。神。殿。中。供。太。祖。木。主。后。懸。遺。像。一。幅。畫。工。簡。勁。無。匹。龍。章。鳳。質。筆。開。英。靈。如。見。一。代。之。雄。主。惜。四。壁。爲。游。人。塗。抹。穢。惡。不。堪。未。免。棘。目。曠。心。令人。不。敢。多。駐。也。殿。后。寒。花。梅。蕊。沿。砌。上。下。紅。翠。眩。目。與。高。栢。掩。映。斌。媚。益。增。爲。之。噴。噴。賞。不。置。楹。下。有。置。几。售。茶。者。風。趣。亦。好。自。此。復。入。一。門。渡。廣。橋。乃。進。陸。道。俗。造。雜。樹。如。輦。蔭。爲。密。蒙。老。索。深。紅。殘。青。軟。翠。森。依。掩。映。如。張。畫。

圖一道內通俯身斜上石城。堅緻鐘乳滴淋。翕唇才呼。便如雷吼。恍忽此身。已入洞府。韶光而登。道復左。岐遂歷。級登城。城上平廣。草叢蓬葆。紅墻四曲。剝損不堪。西望石城。唯見煙水耳。怡然而下。尋徑入山。山內卽陵。寢也。徑仄石危。艱不成步。柞林秋寒。密幹吟風。北風急澎湃。若濤起。落葉打頭。紛紛如雨。中途遇一羊城人。執問皇墓所在。予笑曰。先生不讀聖德碑。足下卽是某驚愕而去。乃飛屐。履踐椒重衣汗濡矣。林園上開草。商秋。積盤膝小憩。胸次一空。俯仰天地。爲窮遠目。野果垂紅。裂如瓊珠。玉墜因風。搖漾。腹弄錯珍。咏杜陵北征詩。彌饒佳味。欲再上鍾阜。而時力雨不可待矣。遂循徑而返。野憐。暮色山愛夕陽。古道荒涼。秋容益肅。指點來路。峻嶺蒼茫。婉如游龍。勢且騰果。垂雲遠蔭。純陰凝黛。距籠百步。氣盡金光。奇景天開。嘆人間丹青手。儘多拙筆矣。想睥睨山阿人。得毋令巖整。騰笑邪。入朝陽門。居人已上燈火。倦步如泥。哦徐文長破帽殘衫。鬻孝陵之詩。猶鶴險。或有七字一絕云。翁仲無言泣。路隅斜陽渺渺。下平蕪。神功聖德。今何在。負石不完秋草枯。又明故宮一律云。無限興亡感。荒墟叩奠秋。寒花憐粉黛。衰草想旌旂。石淙忠臣血。城摧帝子屢。五龍橋下水不盡。古今愁。

初六日晴。北風甚寒。飯后遊雨花台。出南門入野市。遙見平崗巖嶂。雜樹蔥蘢。尋徑直上。經楊忠襄公剖心處。及上清道院。院屏門有一聯曰。眼前花雨迷三徑。門外青山透六朝。語亦雅麗。入雨花台石坊。卽見方正學先生祠。題聯曰。取義成仁一死克踐精忠。高節百世所歸。方祠之左。則爲卓公祠。亦有作管夷吾有所不用。惟方正學可。以爲隣之聯。過此以往。居人漸稀。遂檢徑登山一符。遠目萬家煙火。千里水雲莽莽。蒼蒼都入袖底矣。俯視楊方

二公。墓。近。在。咫。尺。忠。魂。不。泯。地。下。得。鄰。而。渡。滾。紅。塵。芒。芒。孽。海。衆。生。顛。沛。殿。屎。欲。瘞。雲。師。不。再。花。雨。空。傳。安。能。重。轉。法。輪。以。縛。子。吼。涅。槃。此。世。界。那。爲。之。惘。然。久。之。高。歌。許。用。晦。玉。樹。歌。殘。之。詩。薩。都。刺。六。代。石。城。之。詞。登。手。探。巖。珠。不。讓。劉。郎。獨。步。也。山。上。下。賣。雨。花。石。者。其。夥。與。湘。西。桃。源。石。相。似。雖。有。佳。者。無。奈。燕。石。擬。玉。鼠。腊。爲。瑤。馬。骨。千金。不。免。令。人。却。步。耳。惟。提。籃。走。傳。者。稜。康。因。購。數。枚。藉。志。清。游。下。山。至。第。二。泉。泉。在。人。家。後。院。一。井。依。山。水。深。而。碧。屋。主。人。度。板。爲。閣。編。竹。作。籬。以。供。飲。客。境。殊。清。佳。外。復。有。堂。列。案。尤。夥。則。平。常。過。客。多。憩。飲。焉。傍。梁。懸。二。橫。額。一。曰。第。二。泉。乃。端。木。塚。書。并。有。志。語。述。清。初。有。此。額。因。中。冷。已。遷。故。陟。爲。二。云。其。一。則。甘。蔭。春。所。題。何。必。中。冷。四。字。容。成。語。也。

西山遊記中

(未完)
壽 鵬

余遊碧雲臥佛兩旬餘。又偕二人登金山寶藏寺。謂景皇陵山水之樂。弔古之情。於焉以并。西山亦名翠微。金山即翠微諸峯之一。位京城之西北。距頤和園五里。奇黑龍潭在其下。相傳能興雲雨者。也有殿宇。巋峙樓閣。傑露望之巍巍。然臨於金山之阿者。寶藏寺也。寺前若干步。有木坊一。題曰湖山一覽。檉柏成行。與左右榆槐杞柳相掩映。秀爽可挹。隨道迴曲斜欹。而上入寺不數武。右有石階三層。豐碑特立。綠陰滿中。升階則見髯松蔽日。下掩青塚數具。覽碑文。知此一片淨土。乃義地。憩階前。凝眺左右。髯松如四岳百揆。濟踏處。延之上。久之。神往彷彿。與諸君子雍容揖讓。共聆杏都吁俞之辭也。旋歷覽諸殿。而門若乎清公樓下。雕梁畫棟。金采炫目。蓋創於明之

永樂而新於清之宣統也。正殿西有狹巷，纔通人。余等魚貫往，則所謂泉洞與黑龍潭相通者在也。洞黝然而深，圓徑不逾二尺，上有刻石文曰玉泉字娟秀可玩。洞前有井，瀟瀟為澄潭，然後由井瀉出寺，潔然而鑿，澗然而清，亦足以怡耳悅目而悅於心。清安樓則其東偏也，樓三楹，左曰挹爽居，右曰含景軒。畫廊碧檻，前橫如帶，可以憑式而縱觀焉。西北嶺上有廢墟，猶自敗壁頽壁傲荒煙而笑斜陽，則有明之招臺也。金山由四而東凡四座，華人食禮起自明時，曰大招二招三招四招，地與家隨。

之說也。

西南則頤和園中萬壽山昆明湖，儼然在望，而小島掩映湖光中，尤恍若扶桑蓬萊，縹渺乎滄溟。小阜四五，逶迤而南，勢甚驟如虎兕之出谷而下，驅西則翠微，諸峯似波綺浪，鼓饒有餘妍，而嚶碧溪青，歷亂於足下。猶其遺韻露零之晨，月明之夕，雪以之日，一登臨之，必有奇觀也。此其所以含景挹爽而足清安者乎？俯仰良久，乃

之景皇陵。明景泰皇帝之陵也，在金山之西麓，距寶藏寺約四五里。陵寢正向玉泉山之妙高峯，高約六尺，正圓形，前有殿階，供春秋之祭祀。（宛平縣官主祭）後有垣塼，阻牛羊之踐履，制固異乎凡民，然而荒煙撩亂，荆棘紛披，滿目淒涼，令人歎歎而心摧，使景泰帝知玉藻龍衰，終不過青山黃土，亦復何致傷手足之雅，而殺殿金山與妃嬪天賜之鬼遊乎。明初妃嬪天賜葬金山，景泰帝之不得入先，萬英宗消宮之盆也，故今明十三陵無景陵。當英宗南旋，帝貪戀大位，不為夷齊之高讓，固不免君子之譏，然其任賢能，存社稷，功甚偉，英宗挾忿死，猶弗釋，不亦甚乎？蓋二者交失之矣。清純廟題陵詩，弟失其恭，兄失仁，諒哉！然而天下之貪大位而不顧後患者，寥寥秦之末，路兄弟猶不能以相右，則亦可以毀然驚廢然返矣。

詩話

劉文

詩話目錄

今日詩話 (續第十二集)

憶懷齋詩話 (續第十三集)

退思齋詩話 (續第十二集)

竹雨綠窗詞話 (續第十二集)

古 香

南 邨

慶 霖

碧 痕

民 權 第 十 四 集

目 錄



詩話

今日詩話 (續第十二集)

古 香

放翁五月初三日。病體覺輕。念偶書。有句云。乘雨旋因西。唵藥留燈。自覓北窗。皆於景物無切。其餘名家無作。惟趙宜真於五月初三日物化。呼弟子於前。書一偈曰。遁世和光了。幻緣消幻夢。獨超然。清風遍野。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蓋至理之言也。余有五月初三日登鎮東閣。遇雨。繼以風云。風雨晦冥。最登高觸處。愁街心。指眉市湖角。泊龍舟。武酒難下。咽雀巢不可留。大千無隙。癡虎取亦子求。按史。竊趙宜真物化時。風雨晦冥。其明年五月初三日。徒劉淵設祀行祭。亦如是。又歲時記。五月初三日謂之扇市。在東市車馬特盛。又五月初三日。試龍舟。龍舟之俗。越中爲最。熱。雨則。旌。息。鼓。停泊不前。又晉史。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鷓目悲感。又有魏武之所置酒之句。又玉海。唐高祖武德八年。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上頌者十餘人。又異苑。會稽錢補。以元嘉四年五月三日爲虎所取。後乃自還。大知卜占。無幽不驗云云。余同行中有易筮仙者。賦詩中有及早從容論治法。莫教替氣出房心之句。其語亦皆典。按玉海。宋孝宗五月初三日。詔執政每日詣選德殿奏事。蓋上欲從容論治之意。又宋書。晉義熙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夜。有彗星出天市。其芒掃帝座。天市在房心之北云。當時晚清之季。操文事者。猶復爾爾。不諱今之頌。雲空公。子者。將何以爲情耶。

余前見董炳文集。有五月初四日擬聯一則云。唱沒斯三千重譯。風牛與雪雉。偕胡蓮花館。一邑雙星。雌電共雄。

雷無恙其語實根古典上聯見一品集唐武宗二年五月初四日。晷沒斯仲其國特勅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上降狀下聯見稽神錄。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食器皆覆。時一里外皆聞館中迅雷而館中不聞。侃亦無恙云云。玩其口吻最相當於皇華館徵之。其他毫無趣味。岑侍御五月四日送楊少府歸華陰有句云。仙掌分明引馬頭。西看一點是關頭。楊誠齋五月四日阻風鄱陽湖觀競渡云。棹翻波浪山如雪。醉殺兒郎喜欲顛。董毅士沙盆潭觀競渡云。折榴懸艾昔詩意。闔草分絲亦畫圖。皆風雅之句也。修世南五月四日飲顧鸞中園。即席倚韻橋仙一闕。其最切貼者。則爲菖蒲綠映酒杯紅。早知是明朝端午。二句能令讀者不必諱其何題。已知爲端午。蓋即賦之能手也。余有五月四日村居雨章。其一筆札生涯一半除。幸無風信折蓮花。明朝知是端陽節。多買菖蒲待辟邪。按山堂肆考。五月四日王沂公上帖子云。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刻菖蒲要辟邪。又玉海宋紹興七年五月四日。給尹焞筆札。校論語以進云云。其二村後村前喜欲狂。龍舟兩字醉兒郎。平陽重四殺風。景巧輕三閩。稷子香。按溫州府志。平陽江南五月四日。做節謂之重四節。而異苑載。屈原婦作援以弔其夫。然則重四節之設。三閩大夫不享也。余詩故云云。

午日之詩。沈沈彩。隨蓋年必有端午而詩人之寄興且與。遭際以異。其實非詠端午也。所謂即景生情。寫滿肚不合時宜而已。今以典切者爲闕。略述於下。一題聯。應類如歐陽修午日皇帝閣云。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又溫成皇后閣云。香黍餽爲珍。靈苗艾作人。又夫人閣云。黃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王禹玉皇帝閣云。金縷黃龍扇。

民樓素第十四集

蘭芽。聚釜湯。燕公。午日。三殿侍宴。應制云。助陽。昏黍。歲順節。進龜魚。王直。午日。親打。徒射。柳應制云。玉勒。千金。馬
瑞文。七寶。于慎。行午日。謝賜。畫面。川扇云。雲影。金泥。黃帕。解花。開寶。繪玉。兩空。一宴。飲頤。如唐。玄宗。午日。宴羣
臣云。穴枕。通靈。氣長。絲命。絢人。東坡。午日。酒局。賦云。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水餅。既懷。鄉飯。餉。仍感。楚高。談付
梁。羅詩。律到。阿虎。楊萬里。午日。獨酌云。子蘭。亦口。祇何。益正。則紅。船看。不妨。唐順。之午日。庭宴云。水伴。錯出。仙人
掌。金纏。邊分。織女。絲董。開京。午日。同弟。和枋。松林。小酌云。逢時。衛足。存吾。道閉。戶窮。經養。爾才。董毅。士午日。家宴
云。榴花。却演。龍舟。勝。珀酒。過飛。端午。殊。一途。天類。如堂。懷英。午日。日。照道。中云。三歲。已無。平老。艾。一杯。聊作。辟愁
符。陸世。楷珠。江午日。歌云。銀甲。開時。水馬。騰錦。標動。處離。龍舞。又。蠶部。諸兒。結束。新。吉花。簪帽。腰紅。巾。緝。權。稷。亭
巧。製成。輕。位。柔。獎。隨。波。舞。又。桃。花。碧。水。亭。立。燕。語。隨。風。故。故。低。又。王。家。步。陣。千。鸞。紫。石。氏。珊。瑚。四。尺。紅。孫。自。式
午。夜。奏。淮。燈。船。云。歌。起。春。尾。聯。士。女。舟。到。錦。浪。散。波。麗。錢。謙。益。午日。釣。壘。舟。中。云。五。日。纏。絲。仍。漢。樓。三。年。灼。艾。有
奏。灰。葉。映。榴。午日。度。州。官。舍。云。丹。砂。清。酒。添。紅。淚。綵。纒。懸。裳。愧。白。鬢。又。午日。集。金。魚。池。云。杯。酒。酌。左。徒。獨。醒。世。所
品。董。師。植。午日。上。洋。觀。海。云。擬。繪。天。帶。鑿。石。帆。拆。堆。沉。虎。斫。鹿。妓。景。開。闢。午日。汎。舟。云。操。舟。臨。鏡。水。作。賦。弔。湘
潭。一。題。詠。類。如。薛。季。宣。二。女。篇。云。非。鬼。亦。非。仙。世。世。憑。誰。偵。慮。擊。宮。殿。云。報。道。是。龍。剛。不。信。吳。然。奪。得。錦。標。歸。高
啓。午日。詠。美。人。叙。符。云。從。今。能。鎖。膽。不。怯。睡。客。房。一。寄。助。類。如。林。和。靖。銅。陵。縣。午日。寄。兄。弟。云。丹。杏。釘。雙。深。燄。火
碧。醴。傾。瓊。壺。堆。錦。又。凝。綉。雪。廚。明。席。上。酒。傾。玉。骨。映。盃。中。盧。堪。午日。訪。沈。元。圭。席。上。云。一。籠。葵。菜。爛。晴。霞。五。色。絲

民權素第 十 四 集

詩話

虹映綉紗釋智危午日過就公云。堦既煙粘草。離珠風損葵。一雜感類如魏收午日云。辟兵。舊鬼字。神印題雲文。黃朝英午日云。因笑。唐家公主。驥預令馳。驛剪祇。王筠午日云。絹執。既妍媚。脂粉亦香。新李那直午日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傅墨卿午日云。百鍊鑿從江上。錢五時。北向帳前。施王禹玉午日云。夕然。群惡仙香度。朝結延年帝。總成陸遊午日云。蕭艾著冠。稱道陵。范成大午日云。已孤。蒼綠十分。勸却。要艾黃。千壯醫。又蜜。稷水園爲。誰好丹符。綵索聊自欺。周亮工午日云。不分。焚林尋介子。顏僧。督月長。孟晉。錢升午日云。爲民。續命絲。何補。循職。儲材艾可期。葉襄午日云。石榴紅刺。品儼影。茉莉香分。雍。寶清。潘爾。雙午日云。聽。詭。續命。救。纏。綵。看。門。宜。男。試。踏。青。汪文禎午日云。將絲。五毒。總。香。羅。紅。豆。藏。緇。門。關。哦。沈。爾。頑。午日云。素影。風。綿。垂。柳。岸。綠。光。水。劍。泛。蒲。他。又。夜。合。枕。中。知。意。遠。鴛。鴦。被。底。笑。情。癡。董。仲。植。午日云。啞。鳩。麥。畔。懷。高。鳳。衛。足。花。前。弔。她。莊。以上。諸。句。皆。典。切。可。誦。而。尤。以。途。次。類。錢。氏。五。日。兩。語。爲。最。佳。惜。不。稱。其。人。耳。曖。昧。之。流。滿。嘴。大。義。殊。無。足。怪。難。感。類。錢。升。兩。句。可。入。千。秋。金鑑錄。而李邦直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看似尋常。賢奇特。甚不。弱。董。師。植。啞。鳩。兩。語。讀。之。亦。饒。有。感。慨。茲。再。舉。詞。而。類。分。之。一。雜。感。類。如。陳。去。非。臨。江。仙。有。云。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綻。笑。鷓。東。到。後。村。賀。新。郎。有。云。靈。均。標。致。高。如。許。萱。生。平。既。組。蘭。佩。更。憶。椒。醋。又。云。誰。說。賊。魂。千。載。後。渡。底。垂。垂。角。黍。又。說。是。蛟。龍。怒。蘇。軾。洗。淡。紗。云。線。線。輕。綉。紅。玉。臂。小。符。斜。挂。解。雲。鬢。張。弼。念。奴。嬌。云。誰。挽。汨。羅。千。丈。雪。一。洗。些。魂。離。別。又。滿。桃。柳。憶。閨。門。鋪。說。又。填。笑。兒。童。浮。昌。歎。悲。憤。翻。爲。嬉。悅。史。達。祖。鳳。來。朝。云。一。夢。蒲。香。葵。冷。墮。銀。瓶。脫。繻。挂。井。

(本節未完)

據懷齋詩話 (續第十三集)

南 邨

抱經軒詩存一卷。宦鄉許季銘先生著。先生幼慧。潛心經傳。性理之學。爲沈浮。俗子嘗從。湖澤布衣。郭伯庚。游年未弱冠。著述。梁其陳伯嚴。羅順循。皆爭與之友。治春秋尤邃。有春秋說若干卷。行世。惜乎顏回。早世。賈誼不祿。未能聞其遺訓也。詩一卷。寥寥數章。蓋非先生所留意。錄一、二首。以見風格。九月三十日。借黃宇宜羅馮枚許少卿登萬樓。昨夜城東。偶泊舟。西風吹我上高樓。地懸幽岸萬山遠。門控寒江千載流。滄海波濤未平日。邊關烽火又驚秋。平生空負讀書志。塞朔何舒君父憂。二十初度。述懷之三云。天地四方事。矢志在初生。忽忽十九年。所志幾何成。豈不思學古。長隨今人行。豈不思復性。常爲物欲縈。兩輪捷如雲。誰與若爭。此身貴自立。斯人相重輕。俯仰宇宙間。抗懷千載名。洙泗已云往。闢闢不復作。吾其誰與歸。一身空落落。既非天。挺豪流俗多狂。藥一飲便。腹眩賢思爭。鄙薄靜言試。思之七尺將。安托自非道。行浩蕩。無倚著立身。貴去惡。惡先去。其尤讀書貴。擇善善。先擇其優。去惡不去。尤一事。敗千秋。擇善不擇優。百歲安能周。人生七尺軀。天地亦同流。胡可憤憤然。與世爲沈浮。君子有要術。應免後世憂。

家君曰。白髮三千丈。綠愁若個長。詞仙才語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王荊公增爲。深成白髮三千丈。直是不可解矣。用瘵祇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後長孫淵如贈內詩。可謂哀絕。疑夢藥做之云。情飛眼角雙鵲綠。病染頰心一點黃。對句尙可。出句堪設想。邪情其不韻。李夫人傳耳。

詩 話

五

宋庠學恩保邑故家子。工書畫。能詩。曉歧黃。淪落不偶。挈家僦於常。不知所終。作詩規摹老杜。茲錄其舊恨五律一首。戎馬關山道。獨從異國回。邊城寒角動。海月夜潮來。空有憐民意。誰爲濟世才。臨風撫短髯。潦倒且銜盃。

後山云。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釜翻。盤撥夜。眠開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鴨。啣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因憶菴荻對酒示友詩曰。只願傾盃莫論饒。寒宵好借酒催眠。千金難買長生藥。何必長生便是仙。詎非同此理趣。

九日重來上此樓。青山如舊葉皆秋。豈無載酒題糕興。似有攀天蹈海愁。折得黃花笑。將插白髮短。還羞羣公應抱匡時策。早使新亭泣滿收。此八指頭陀。夢重陽日。與王梧生。俞恪士。李梅菴。分韻得樓字。一律也。意態閑遠。感喟蒼茫。自是佳作。又勸業場觀菊一絕云。看罷深黃又淺黃。黃枝枝葉葉競斜陽。似避陶彭澤。同到江南醉晚香。亦殊諧妙。

與鄭補寮。渾忘醜雞亦流連。不肯隨歡娛之言。可謂工已。最是五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韓家自在意中句也。同一兒女語。讀之令人欲嘆奈何。蓋愁苦之音之感人易深耳。善乎太史公之言曰。離騷蓋自怨生也。

藍田老友示詩一章。讀之如聞笑語也。詩曰。長沙一別後。人事幾滄桑。世亂文章賤。時危姓字癡。窮途聞痛哭。獨立感蒼茫。秋色西來滿。銷愁各舉觴。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千古勝語妙。在意與物會。籟由天成。如春陽散和不見。斧鑿後人以懇深求之。轉入魔道矣。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理。味坡老示明上人頌曰。銜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觀。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知此論也可以言詩。

退思齋詩話 (續第十一集)

慶霖

(未完)

民國四年國慶日子校例有假一日歸家省母並得讀父書予父有感懷詩賜示家中云。滿宮遺荒又一年。蠻夷未化愧三遷。子父是歲中先守水五更鼓角聲悲壯。萬里鄉心淚黯然。蓬轉萍飄如我輩。刑清政簡亦神仙。子父因政

有是男兒未遂封侯志。屈伏山衝且學禪。折城四面皆山而父云。是詩為幕友黃君見後又得本地人三四及黃君

酬和因再草一章以答曰。諸君交許訂忘年。文字因緣幸謫遷。滿境嘉禾占大有。境內不四方多事那安穩。梓鄉自治開風化。關敵優游是逸仙。慚愧風塵奔走客。妄談詩又妄談禪。予父曰。此一韻尚差強人意。嗟嗟予父懷抱

利器。鬱鬱不得志。遙守鄙邊。不能無感於中。讀其詩即可窺其意矣。

予父嘗又以詩賜示云。乙卯七月予奉調忻城。已閱四月。縣署依山。瘴氣潮濕甚重。予之兩小腰及右脚面。驟患

濕疥。現已漸愈。有感而作詩曰。今來治斯邑。病足四十天。步履頗不易。坐臥欠安然。官況澁如水。羈愁日似年。肯

分猶聽識漏盡不成眠。起賞中秋月。遙看嶺末煙。既非遭貶謫。何必苦留連。五斗如陶令。千秋擬馬援。昔日馬援或

此杏花春雨候。萬里着歸鞭。又乙卯中秋日。粵西忻城署中感懷云。一年容易又中秋。佳節頻逢我倍愁。兄弟

詩話

七

詩話

八

賤。遠。均。困。國。妻。兒。歡。慰。接。書。郵。家。無。半。畝。難。言。隱。官。有。常。薪。敢。忘。求。今。夕。月。明。人。盡。望。天。涯。王。粲。怕。登。樓。平。淡。寫。來。實。具。無。限。感。慨。頗。得。古。詩。氣。派。子。父。數。齡。即。立。志。向。學。曾。從。先。伯。祖。鐵。崖。公。讀。殆。立。年。始。入。仕。途。不。枯。筆。者。凡。十。有。餘。年。今。忽。以。數。詩。賜。示。慶。霖。亟。錄。入。退。思。齋。詩。話。中。工。拙。固。不。計。也。

子。父。書。曰。昨。見。有。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之。句。苟。非。身。歷。此。境。不。能。得。之。子。父。爲。八。口。之。家。以。求。斗。斛。之。祿。於。萬。里。外。加。以。政。事。勞。心。又。患。濕。氣。爲。子。若。子。誠。不。幸。矣。蓋。不。能。稍。報。助。勞。恩。也。子。曾。有。句。云。頭。顛。空。蝨。爛。肚。腹。却。牢。睡。鵬。搏。萬。里。封。侯。何。日。俾。有。以。報。生。我。劬。勞。者。乎。

南。越。地。氣。溫。暖。冬。月。蟋。蟀。滿。階。遠。蟲。飛。擾。無。異。夏。時。而。四。時。花。木。均。不。凋。殘。昔。人。有。詠。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蓋。切。詠。也。東。坡。詩。云。靜。看。月。窗。盤。蜚。蠅。臥。閉。風。幔。落。蟬。蟻。又。正。月。與。客。野。步。見。雜。花。盛。開。云。涓。涓。泣。露。紫。含。笑。迢。迢。燒。空。紅。佛。桑。袁。氏。文。龜。筆。乘。有。評。蘇。詩。云。蜚。蠅。蟬。蟻。非。冬。間。所。有。之。物。含。笑。佛。桑。夏。中。所。放。冬。時。那。來。只。些。物。件。子。意。袁。子。未。曾。到。過。嶺。南。故。有。此。疑。也。

讀。東。坡。外。志。見。有。論。黃。山。谷。書。曰。魯。直。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字。固。不。敢。輕。議。然。魯。偏。淺。亦。甚。似。石。壓。蝦。蟬。子。因。之。有。句。云。牙。籤。落。架。四。生。蠹。秃。筆。臨。書。掛。死。蛇。質。之。二。公。以。爲。如。何。

杜。詩。有。家。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蓋。言。鳥。捕。而。人。食。也。峽。中。人。稱。斷。豎。爲。鳥。鬼。蜀。人。家。此。鳥。用。以。捕。魚。者。俗。又。呼。之。爲。魚。應。吾。叔。有。魚。應。詩。云。江。上。存。魚。應。賦。性。貪。且。狡。終。日。波。浪。裏。攫。孳。恣。翻。撥。大。魚。驚。逃。避。小。魚。供。養。飽。

覺知老漁翁。網羅遺網。繞將汝。詔致之生涯。在是了。子汝三日。餓腸空。目深。宵皮環。搗汝。膝麻。繩縛汝。爪。縱汝。入水中。淘身。沒頭。腦。筋。亦何仇。張口吞多少。縱汝復擒汝。傾囊得。蟲。蠶。賴汝口中物。換得米鹽好。善哉。用汝貪汝。不如人巧。借題發揮。足爲貪婪者下一鍼砭。螻蛄。捕。蟬。黃雀在後。涉世者可勿墜語。

嘗讀書見有句云。明月圓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蓋幽清哀怨極頂之音也。惜不記載。何書爲何人詩。姑誌之以俟異日查徵。

桑憚民詩云。四愁。自比張平子。六笑。堪憐范茂明。案六笑詩云。我笑支道林。遠移貢山書。巢由古達士。不問買山房。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我笑陶靖節。自祭真忘情。胡爲托青鳥。乃欲長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懸五斗。乃獨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陽事得。讒誘。又有自題六笑詩云。客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曠。螻蛄捕蟬。雀在後。只恐有人還笑君。回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從今吞不吐。譽美非策亦何爲。詎聞譏禹終無取。范浚作也。浚宋人。字茂明。蘭溪人。有香溪集。是詩蓋見諸集中。

予幼時最愛東坡水調詞。調和韻中有秋。削。孤。桐。葉。影。墜。月。明。閒。意。溢。言。中。似。未。經。人。道。語。也。又夏夜有句云。輕。輾。扇。翻。花。影。剪。剪。宵。衣。綉。綺。紋。螢。火。飛。來。簾。似。水。鴉。黃。描。就。鬢。垂。青。秋。夜。有。句。云。梧。葉。驚。風。噴。急。雨。竹。梢。帶。月。削。輕。煙。是。皆。與。成。句。工。力。悉。敵。且。有。天。然。之。風。味。云。

詩話

十

揚州園蓀之暮雨絕句云。怒潮東海走鯨鯢。十載河山往事非。瑟瑟靈旗吹暮雨。邦人爭賽李侯祠。張元奇登奉天龍首山絕句云。北去風沙撲馬頭。一杯聊此弔殘秋。座中各有新亭淚。進入遼河水不流。一意致悽惋。一音調激越。皆有唐賢氣韻也。

盤山在薊州名區也。昔人有游山詩二。一感化寺云山。野花飛山僧去不歸。無人弔高躅。一爲立斜暉。閱世成今古。平坡有是非。回頭謝雲草。寺名。明發賞心逸。一翠屏山云。日落翠屏山。驅車過其右。人言潘家女。昔作楊家婦。府東府中趨。空房愁獨守。情天有坏空。佛沾無淨垢。阿難戒體毀。觀音饕骨朽。至今梳妝樓。隱約蔽楊柳。一客聽未終。整襟屢搔首。處初說九百君子不上口。悠悠膝膝爭誰能。置可否呼傾且晚。炊爲我。燕斗酒。宣和世已遙。茲事莫須有。前作以清逸勝。後作以典雅勝。吾謂詠俗事而能典雅尤難。

甯都曾青藜。選詩初諸家詩名過日集。其凡例有云。詩以性情音韻相近。聲律自諧。三百篇至漢魏六朝初無一定之韻。自沈約韻譜一出。唐人稍加增損。取以設科名曰禮部韻略。遂使千餘年間。學詩者奉爲刑書。予嘗攷沈韻東鍾真支微魚模寒刪豪庚青覃鹽應分也。今不分東鍾魚模而以東冬魚分爲二說。支微真支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數韻雖分而微韻之惟危屑悲刪韻之殘闌登珊文韻之春純屯輪青韻之清情精營混入支寒真庚諸韻真支又分爲真支元庚青分爲庚青蒸蕭肴分爲蕭肴豪覃鹽分爲覃鹽咸江陽本一音也。分而爲二。麻庚本二音也。合而爲一種。種舛謬不可殫述矣。

明初采文憲等正說訂謬定爲正韻。雖東鍾支齊庚青眞文諸韻間有混。然簡不失爲中道。夫音韻之正。韻譜之外。則在唐李涪已極言之矣。况唐時多有不拘沈韻者。或又謂古風不拘律。則未有不嚴者。不知少陵五律。雨晴從西萬里風。久雨不妨農。襄陽元日今朝歲。起東無祿尙愛農。豈梓非東冬。二韻乎。襄陽五律。省艱勞歌。海涯親望。老萊歸。豈非支微二韻乎。少陵七律。崔氏東山草堂。落日更見漁樵人。飯煮青泥坊底芹。豈非眞文二韻乎。善夫夏洪基曰。學唐者宜學其品格之高。古氣韻之渾厚。學李杜者。又宜學其才情。識力其法清新。俊逸卓犖。沈雄不徒拘拘於韻譜也。若徒韻譜之是拘。則三唐悉用沈韻。而詩如李杜者。有幾。今人知依唐韻。而詩如唐者。復有幾。其取重。概可知已。况音有古今異讀。蓋運會使然。不可強合。縱使孔丘復生。恐不能以三百之韻。比今人而同一之。以故沈韻之不合古者多矣。今韻之不合沈者又多矣。豈沈韻不用古。則是而今不用沈。則非哉。宋濂溪曰。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之。以人言之。其所居有東南西北之殊。故所發有剛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襪之管絃者。取其音之叶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居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明末雲間陳大樽選詩。凡用正韻者。詩雖佳。不錄甚矣。其舍父而廟別祖也。

竹雨綠窻詞話（續第十二集）

碧痕

（未完）

偶於藏書樓檢先大人遺篋。隨簡殘編。多不全。歷有玉樓春四闋。筆致頗肖安氏。惟字句欠艱。練耳。其一。綠陰門

詩話

十一

巷。綺。東。處。燕。子。呢。喃。春。色。露。千。影。落。百。花。驚。一。笑。蒸。微。羞。不。語。穿。針。樓。上。尋。閒。趣。結。挽。了。香。灑。繡。戶。千。絲。萬。縷。結。成。工。却。被。小。姑。偷。得。去。其。二。芳。情。爛。熳。初。如。曙。小。觸。無。端。還。薄。怒。自。從。花。下。記。相。逢。偏。惹。紅。榴。嬌。角。妬。落。花。細。雨。分。飛。去。夢。裏。相。尋。無。覓。處。明。知。沒。分。作。神。仙。風。紙。相。思。珍。重。付。連。朝。風。日。輕。飛。絮。不。解。人。從。愁。裏。度。也。知。無。石。補。天。工。錯。把。黃。金。心。印。鑄。此。情。懣。悔。朝。朝。暮。暮。紅。淚。化。成。相。思。樹。因。緣。轉。願。結。來。生。却。怕。來。生。還。是。誤。采。蓮。記。取。南。溪。路。往。事。不。堪。回首。顯。秋。來。聽。得。雨。聲。寒。葉。底。鶯。鶯。何。處。去。采。蓮。人。本。溪。南。住。惆。悵。重。來。都。似。故。傷。心。只。怕。剝。蓮。心。刺。取。蓮。心。同。樣。苦。後。聞。宗。璞。卿。公。言。係。趙。子。吾。前。輩。少。年。作。事。已。隔。六。十。年。矣。

庚戌春讀書武昌一日渡江遊梅子山舟泛月湖山下有石壁相傳有曹阿瞞題字然糊模不辨何語舟子指告就近視之見有新題數行其辭曰勸君莫墮新亭淚生是男兒要作男兒寶劍而今是用時血原成淚淚尤血既得機宜要乘機宜流淚何如流血奇慷慨悲歌有風蕭水寒之遺響惜姓名不傳蓋亦有志之士之語也

黃花園之血痕千古傷心亦千古欽仰慕拜者凡知文士過其處無不致辭以弔惜余所記不多汪蘭皋先生有和子瞻韻大江東去二閱可與七十二烈士並傳其一云殘良胡酷霎那成宿草痛哉英物風馬雲車來往處鱗火宵飛石壁碧血殷山青虹貫日血骨燄燄雪九京游想鬼雄還是人傑回憶電掣雷轟犁庭掃穴叱咤暗鳴發大蘇高牙空眼底拉朽摧枯齊滅天妖奇功問天不語怒指衝冠髮母忘在宮年年記取今月其二云英雄寧死要山河還我當年之物一十二句筆再起取次成功赤壁灑酒靈旗椎牛銅像白著衣冠雪招魂來下故人多少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豪傑兩眼流水華輪游龍駿馬意氣風雲發聲頓乾坤餘子在往事空譚與滅化初歸來尉佗城畔山纏青於陵
傷心憑弔珠江獨酌明月社友吳蟻子有過黃花園詩曰二十年來我不聞黃花園今日重過此英雄骨已芳家
兄粹生有古風曰黃花園上英雄血黃花園下英雄骨骨埋香土血花花千年萬載名不滅可憐北向杜鵑啼不
哭英雄哭殘孽我來一拜徒傷心崗花尤喜近芳烈漢民亦有七十二英雄非骨黃花園黃花園燦爛英雄骨亦
芳之句是皆爲英雄盡情一哭者有人於此斯爲人矣

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門金鎖微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此崔液上元之詩。景龍中與蘇味道郭
利貞之詩。並稱絕唱。余謂不及王維之遊人多。晝日明月。護燈光。簡微有味。周邦彥片玉詞有解語花上元曰。風
銷綠蠟露漉紅蓮。燈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看楚女。纓腰一把。蕭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
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噲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是也。唯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
飛蓋歸來。從舞休歌。能亦元宵佳唱也。山陰諸貞壯有和韻一首。神韵不減美成。詞曰。衝噴遠。展樓擁。華燈聲影
交相射。雨絲濕。春風暖。并坐玉梅花下。兒啼雅雅看雙鬢。漸堪盈把。纈結佩。盡知欲將。離近已屏。穩。今有上
元一夜問家鄉。俗刪盡。浮治。糝糖。盛吧。更分與。腰鼓。泥人。竹馬。狂夫。倦也。須記取。燭龍。不謝。簫管。中。迥。憶。兒。時
索。抱。呼。郎。能。又。毛。澤。民。之。花。市。東。風。捲。笑。聲。柳。溪。人。影。亂。於。雲。梅。花。何。處。暗。香。開。露。濕。翠。雲。裘。上。月。燭。搖。紅。錦。帳。
前春瑤台有路漸無塵。又見沖之之千門燈火九衢風月及飽妝初試把朱簾半揭嬌波溜人手燃玉梅低說相

詩話

十四

逢長是上元時節。皆雅有風致。前清趙維烈有早梅芳酌元宵曰。月當城。霜融瓦。令節交元夜。滿街燈市。海上。蓬山。正初。駕香塵。雲路起。火樹星珠。挂看珠簾半捲。紅袖飄闌。麝香車。遲寶馬。是好風流也。遺賢瑣瑀。一箇嬉遊。爲貪。裏踏歌聲。飄飄把盞人。閒暇笑黃柑。不到蓬門下。此詞亦足以追配古人。爲元宵生色。若朱淑真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直藉元宵佳會。赴其幽期。密約。四庫全書捐爲六一之作。或謂歐陽才高望重。未必以筆墨勸淫也。是節解語。花雨闌中。疑互有錯誤。超注

北妓吳姬。余於淺口見之。其室中四壁皆古人手筆。陳列亦多古物。更有種種樂器。鞞轍絕倫。其人亦清秀如翻。濁世之佳公子。善歌。凡京調秦腔昆曲。皆能追配老伶工。一聽其理琵琶歌一詞曰。四絳胡索。這許多心事。盡憑伊。託嘆往。事曲折。牙離似柳絮。楊花任風飄。泊何處家。鄭憑高望一天雲。浪看烟絲。縷縷惆悵。舊時閣。籠樓閣。而今阿儂。流落料紅。將亞字。盡成瓦礫。昨夜回夢江南。問蘇小。真娘。尙有愁。莫。鐵馬丁東。夢醒也。人居天角。小庭前。蕭蕭葉。簌秋風。又作婉轉。淒涼音。至哀。新歌罷。至於泣下。至楚。楚彈來。嘈嘈切切。絃外有聲。與之謔。音樂頗精。真有理。問詞之作。考笑不答。詢家事曰。盡在歌中。傷心歷史。談不得也。越數日。告余曰。母病矣。當歸。余以一詞送之。今亡矣。致其所誦之詞。似玉連環。

(未完)

沈

海

若

起



說海目錄

- 俠情 蛾眉蹈海記
驚情 茶蘼刺
哀情 羅浮夢 (續第十二集)
烈俠 騎閻巫山僧
烈情 縮骨丹
博情 錦囊紅淚 (續第十三集)
烈情 蓉城血
悲情 洛陽鴛鴦劫 (續第十二集)
苦情 雙燕塚 (續第十二集)
野史 金陵半月記 (續第十三集)
小寫情 紅冰碧血錄 (續第十三集)
小說 遺囑害人 (續第十三集)

目錄

岱樵 花奴 章琳 海瀕 塵因 碧痕 悔初 德孚 脩然 甦庵 南邨 月石譯

目 錄

帶 禮 西遊記佚聞

僕鄉居多病，迄未痊愈。上帝佑汝，篇暫且停著。辜負

閱者，引疚無似。

昂孫敬白

冥 飛



說海

類稿

蛾眉蹈海記

借樵

清軍南下大殺揚州十日督師史公殉焉參佐幕僚皆蟒玉佩劍不屈死當日殷頑抱祖國之義懷夷禍之恨皆著書空山言淪亡情事若南天痕所知錄南郡覆亡記嘉定屠城記及一切明季稗史莫不特標史閣部之節烈比諸文文山爲漢史光而不知尚有以弱秀弱質輕幾許磨折期以成史閣部之遺志而卒不能至一死於太平洋以埋其俠骨於蔚藍海面中者實大有人在

伊何人伊何人則父爲史閣部之幕士身作清親王之奴隸許女士臘端其人也

麗端父許承誥襄陽名士官於信都有廉名史閣部督師四鎮時調爲銀台史佐揚州屠君與焉女士幼則英慧承誥爲說烈女傳女默記不稍遺喜問解兵家事道及木蘭則贊羨不絕口年十五作論著賦小詩已有足觀者承誥喜之曰此我家詠絮才也但英挺非女子態度國家多故兒其作女將軍耶女曰唯唯蓋英雄頭角已早露端倪矣

女及笄學更大進於揚州未陷時隨母讀書外家寓福建宏光元年多爾袞南侵女求母回揚母不許女曰虜兵縱多史公足禦之吾何懼卽不幸破我四鎮兵尚可固守以待援軍再不支則我家俱死耳況肥水却秦瓜州甌亮北軍臨江每多敗不盡得志也終不允及聞承誥戰歿女母哀泣死女奮然曰家仇國恥在此時矣卽易男子

裝擬應募從軍。莅戰事。外家力阻之。不果行。

時魯王以海。稱盤國於福州。志士遺臣。紛紛佈置興復事。西聯湖湘。南結粵桂。頗有生機。然兵烏合。而讓掘鼠。一旦。帶兵。壓境。仙霞。遂不守。諸路。皆敗。乃依鄭成功。襲彭台。逐荷蘭人。國於片島。斯時。福省。蹂躪。已不堪言。喻女外。家。從女。計。結。諸。紳。逃。難。臺。灣。作。桃。源。避。秦。故。智。遂。買。舟。東。渡。甫。入。海。舟。遲。風。逆。見。捕。於。清。兵。盡。拘。為。旗。奴。分。配。霧。臺。女。則。隸。於。清。親。王。岳。洛。旗。下。於是。女。外。家。無。消。息。矣。夫。以。良。善。子。民。清。白。士。女。一。朝。降。為。威。德。悲。哉。而。女。之。愛。國。熱。潮。復。仇。俠。氣。遂。抑。鬱。蘊。結。更。無。所。措。手。於。次。年。竟。隨。凱。唱。者。赴。燕。都。

帝國飄洋。慘及粉黛。美人化粧。誰辨雌雄。一瞻故宮禾黍。更悲南國庭闈。奴隸無聊。與諸漢囚。私相問訊。此則曰。吾某。某。府。縣。昔。香。故。族。以。起。兵。勤。王。故。而。至。此。彼。則。曰。吾。某。某。閣。部。姻。婭。以。力。主。恢。復。故。而。致。此。家。主。早。齒。劍。刀。兄。弟。已。遭。矢。刃。維。我。輩。猶。獲。餘。生。暫。留。蝨。魚。終。當。與。泉。下。骨。肉。親。聚。首。一。痛。耳。諸。奴。問。及。麗。端。端。言。不。成。聲。泪。潑。下。交。念。及。殺。死。父。哭。死。母。易。筮。原。天。痛。苦。刺。破。心。頭。既。而。強。自。支。持。默。思。脫。計。則。又。以。黃。汝。江。淮。何。時。飛。渡。維。持。其。墜。忍。能。力。作。無。期。之。酬。俟。而。已。

天假奇緣。蛾眉吐氣。一日。游。主人。命。諸。櫓。奴。作。工。事。築。垣。汲。水。各。沒。身。女。操。汲。水。事。井。在。佛。寺。中。每。汲。時。強。為。稽。荷。終。覺。嫵。媚。不。力。而。老。僧。以。慧。眼。觀。察。已。參。透。色。相。謂。女。曰。君。何。家。家。何。事。而。至。此。出。家。人。無。國。界。無。種。族。界。但。知。普。濟。耳。請。明。言。吾。願。救。汝。女。細。審。老。僧。殊。非。兇。惡。者。乃。蓋。道。端。委。借。曰。子。亦。先。皇。御。皮。者。念。及。煤。山。龍。駭。心。胎。

俱。既。係。忠。番。是。有。前。因。自。宜。修。葺。波。汝。但。不。知。女。善。謀。有。何。妙。計。使。老。僧。作。此。大。功。德。女。曰。被。虜。時。南。朝。大。勢。已。多。不。支。維。鄧。將。軍。懸。揚。海。外。尙。可。資。之。以。風。後。國。且。海。道。迅。速。北。兵。少。阻。者。若。持。一。紙。書。遣。鄧。將。軍。鄧。將。軍。慷慨。忠。義。或。可。效。魏。武。一。貽。蔡。女。亦。未。可。知。若。妾。斷。頭。殺。賊。已。盡。更。何。望。且。子。已。預。作。書。但。少。鴻。便。今。仗。飛。鶴。念。阿。彌。矣。乃。搜。其。裏。衣。出。密。緘。付。僧。人。手。再。道。一。珍。重。而。去。

先是女於平日暇時。竊購筆紙。求成功教。己書已繕就。且每聞清廷密事。則以蠅頭小楷誌之。期異日乘便寄臺。洵作用兵資料。旂主人係親王。虜廷軍機在所必聞。故岳第時談南北事。女即探悉大致。此次與鄭公書。咸附呈之。凡滿廷擬如何略取兩湖。擬如何扼守長江。擬如何鯨吞嶺南。擬如何阻蹙鄭氏。始終紀錄。頗詳。求救書。不啻偵探。史其後。鄭取蘇江。要隘勢如破竹。皆以女書爲藍本。故也。嗟乎。文姬留胡。但知鳴冤於虜管。明妃出塞。徒能寄恨於琵琶。孰若此閨秀。弱年虎口餘生。尙能探悉敵情。密報祖國。者。女將軍。獨當一面。不徒作楚囚。南冠。老沙彌。慨爲作雲感。亦婆心人哉。

托鉢南行。名拜觀音。問牒。卽是菩薩。佛門理人。家事。航洋。五省。五千里。平浪。抵臺。一路無稽。者。女書達魯政府。鄭大喜。恐謀洩。密之。乃一面出家資萬餘金。託僧回燕。速報。到卽設法贖歸。一面揀精師。出澎湖。北上。規江寧。用女計也。無何。明軍抵岸。直搗金陵。沿江士子。紛紛內應。兩岸州縣。多光復者。奈天不祚漢。爲清銳師。次第剪滅。成功舟師。經樂化。鳳。詭兵所焚。惜哉。維僧人安抵北京。出巨金。以贖麗端。名爲黠度。脫襁後。卽送女至海上。總軍用

海線逃去。數月始達臺灣。女到時。適成功兵敗退守。數年苦心頓成泡影。天劫負麗。端如此。

女至臺。鄭待以國士。請女爲軍官。女力辭之。請爲擇婿。女曰。君父仇未報。母死骨未寒。端不即死。謂徒死。輕於鴻毛也。自福逃臺時。即擬仗公神武。以求有濟。今幸致麾下。願悉井蛙智。贊幕府耳。言及他。幾令人羞愧。死事乃止。時鄭新敗。問計於女。女曰。清以富貴功名。網羅漢衆。僞附者已居多。數然隨行。元渡江者。皆豪傑。護宋高守。越者無劣客。今江南人物。作鯨背之勢。力抗女真。尙多勁草。是在用之。得其當耳。爲今計。除招集人材外。萬不可負固一隅。久支大敵。宜用八面攻敵法。先遣海軍銳卒。出沒遼直一帶。搥其根據。使彼不能全力南下。內則暗結江湖義士。私爲部勒。滯待時機。逢有隙。俱起。則我旣險要。彼絕咽喉。敵首尾不相救矣。且須於唐桂諸君。臣推誠相與。互爲援助。使彼不能乘間居利。剪我手足。尤要者。凡漢軍旂人。非出於刑。驅勢迫。卽一時宗言不明。早爲冒昧。宜多擇老於軍事之謀士。辯才分齋多。金說漢人之爲虜將者。令其反正。北廷多疑忌。一人歸漢。則將自換處。除羣起。肅清之。豈事理之常也。此時江南各省。合力大舉。無不濟者。不然必殆。鄭趨之使於幕府。占一席焉。後鄭用女言。驟有效。臺政府支持三十年。女固非無小補者。

一女戎裝見鄭。陳密計。謂妾所謀。君不非之。且多施行。江南諸帥。無如君者。今端有不得已之苦衷。求公一允。何如。鄭促膝前。急問之。女曰。日本兵頗強。亦君太夫人母家。若以邦交名義。姻嬖情誼。治書鈴筆。以昭信用。妾願爲申包胥泣。秦廷者。鄭拂然曰。碧蹄館之戰。數十年耳。邦交未睦。奚以云救。且卽能出師。援我。尙恐喧賓奪主。做

吳賊故事奈何。奈何女再求。鄭則猶豫。女憤然曰。國家至此。只有孤注一擲。如此計較。淪竹及澗可也。如允此計。請日兵攻及鴨綠。則黑水白山遼爾。賊動。府巢有累卵虞。必將盡撤南下兵矣。於此出兵。其利倍十。北宋用金朝。遼南宋說。元伐蔡。卒報兩朝。義者此也。至駕馭之法。要在明其契約。事成多贈金帛。珍玩一寸山河。不得割讓。唐用回紇。非此意耶。言及此。聲色俱厲。鄭婉詞謝之。不得已。乃自賣土物寶玉。附商船赴日本。女去。府中無知者。鄭聞之。曰。噫。許麗。福。葬。魚。腹。矣。家人問故。成功灑淚不語。月餘。女至日本。作成功偽書。呈日帥。日帥以書中未署國寶。不置答。積之女羞恨曰。此即許麗。福。葬。魚。腹。報家仇。最後期也。乃買華船出日本國海。東達太平洋。而日方午。赤輪麗空平波一碧。女則整衣西向拜。辭厥父母。南向拜。遙訣。孝陵望臺遙拜。以謝。鄭將軍。躍海以殉。當女問出。鄭料其決赴日本。不持國書。必無濟。迨至踏。三島傷心。國事。俠烈之性。詎忍生還。故預弔之。可謂知女心矣。

鄭先生劉槐。明季仕閩。後隨成功駐臺。治軍撤事。及施琅破臺灣。克塽降。始歸里。著有海外從龍草。清雍乾大起。文字獄。稿乃焚。方予。皆。齡。時。聞。父。老。街。談。道。及。麗。事。皆。草。中。之。傳。爲。口。碑。者。也。嗟乎。澎。澎。淘。淘。海。水。皆。黑。豈。麗。端。精。魂。尙。未。流。去。耶。嗚。呼。偉。矣。維。所。擬。借。兵。策。左。甚。然。急。何。暇。擇。故。出。此。縱。橫。思。想。明。季。諸。臣。不。逮。也。茲。遺。述。其。端。末。如。此。

短情 羅浮夢 (續第十二集)

章 琳

吾今序女家居矣。百無聊賴中。仍能以書畫自遣。第靜極中。必時時及生。每及生。必省省。無已。亦不自知其何以。

至是因方斥勿思。然少閒所思又續。續而至莫能自己。一日仍詣翁讀。時別生已二匝月矣。長日如年。綠陰繞屋。閑步室外。見樹頭梅實離離。子滿枝矣。不覺念及與生折梅供瓶。時光景實爲有生以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第一。遭茲後生病中。神景尤耐。追想終乃及定情之一夕。思至此不禁嫣然。而笑。潘生忽至。亦晒曰。女士何所。思乃值一笑。女頓斂其容曰。吾無所思。言已。翩然入。

時潘生果何如者。天下有年少麗質。長日亭亭其前。矧其人又復聰慧靈警。一嘲一笑。靡不使人生其慕愛之誠。則潘生寧不鍾情。無如紅絲一縷。不穿如意之珠。天下有裴生其人。而裴生者。又爲女之至綿密至親厚之一人。則又焉得不令人切齒也哉。在潘生心。嚙麗質以爲舍是他復何求。縱或女不棄。青則窈窕。一生以待。心既有所專注。覺成敗禍福成非所較矣。於是每而女必以柔情逗之。或微以詞挑。願女珠規玉矩。不苟言笑。使人慕而不敢近。愛而不敢褻。潘生至此亦惟有徒呼荷荷而已。

一日女歸。默坐把卷。若有所思。意固不在書也。忽有一錦箋自背巾墮。拾而視之。折疊甚工。蠅頭小楷。寫詩一絕。詞涉纖桃。審爲潘生筆跡。不覺大恚。自是女遂不復讀。

潘生望既絕。神志乖傷。誠食廢學。邑邑遂病。生母大愛。計無所出。病益篤。假臥癡想。但有啜泣。母知病有所自。因排入私。問生不語。苦研詰之。始悉其由。不覺笑曰。柳家女郎耶。才調風華。誠一時無兩。無怪癡兒魂夢不安也。然此尚易爲方。宜自愛。當爲兒謀之母。因曲從其意。遣水孜孜於女。婦永返笑曰。吾固謂以公子家世。益以品貌。寧

有。不。以。坦。腹。爲。幸。者。今。事。諧。矣。生。聞。之。大。喜。病。爲。霍。然。

女自襁褓後。益苦岑寂。鎖日以書卷爲伴。閱卷而思。捲卷而想。有時。佐。督。理。家。政。治。針。黹。春。暮。去。朝。來。忽。忽。者。又。復。數。日。因。閑。步。至。姑。母。家。一。探。表。生。消。息。時。姑。亦。良。苦。無。聊。屈。指。行。期。而。生。尙。不。歸。書。來。但。有。慰。藉。之。語。云。父。病。良。已。不。日。首。途。矣。措。詞。恍惚。字。跡。尤。橫。斜。不。整。私。念。是。得。毋。有。他。故。乎。因。之。想。念。不。置。幸。女。時。來。慰。撫。稍。去。煩。憂。白。髮。倚。閨。之。望。春。閨。夢。裏。之。思。蓋。有。同。病。相。憐。者。矣。

是日女歸。嬉笑迎曰。兒大喜。老身於此事方纔。儻不忘。今兒得人而事。或足慰爾母於地下。女驚曰。姥言兒都不審。嬉曰。尙。媿。作。伐。已。許。嫁。潘。生。矣。女聞之。噉。然。以。啼。無。言。如。暈。已。而。淚。落。如。綆。曰。此。兒。終。身。事。姥。乃。忍。以。一。諾。誤。之。耶。言。已。悲。咽。泣。不。成。聲。嬉。曰。潘。家。兒。才。華。門。第。卓。絕。一。時。寧。不。當。意。猶。憶。若。母。彌。留。願。囑。老。身。耿。耿。不。忘。女。益。悲。梗。曰。姥。念。亡。母。益。當。憐。兒。胡。不。漫。加。察。至。是。嬉。似。僞。曰。茲。事。詎。女。兒。所。當。知。者。業。許。之。矣。必。以。嫁。女。悲。憤。之。餘。不。能。復。答。斜。倚。數。臺。惟。有。飲。泣。默。念。亡。母。在。者。甯。得。有。是。女。子。死。耳。母。氏。慈。愛。或。當。憐。吾。既。而。念。及。裴。生。尙。生。何。以。卽。死。蒼。蒼。者。天。亦。惟。有。任。運。安。命。待。其。安。排。可。耳。

方女宛轉悲啼之日。正裴生海外歸梓之期。女未嫁之前。一夕。生。安。然。抵。故。鄉。矣。時。秋。已。深。木。葉。半。脫。獨。餘。楓。樹。半。林。秋。來。萬。葉。齊。紅。鶯。脫。奪。錦。天。光。雲。景。之。間。故。居。已。遙。然。在。望。生。踽。踽。獨。行。不。覺。悲。歡。交。集。中。心。懸。懸。者。老。母。而。外。不。審。女。郎。又。復。何。如。想。此。或。方。凝。笑。待。吾。歸。耳。凝。神。會。想。間。忽。見。一。人。徐。步。而。至。生。審。爲。潘。生。而。潘。生。已。逝。

呼曰來者得毋妾君耶。壯游萬里。丰神益自不凡。生笑應之。其語別後景狀。潘生忽曰。今而後當哥事君矣。生曰。交深莫逆。朋友也。實不啻手足也。君而哥僕。僕請弟。潘生曰。甯止是者。僕已忝婚柳氏。則霞學親耳。生不解。潘生具以實告。生大驚曰。瓊妹已字人耶。所字者爲君耶。君言近戲。吾只不信。復自言曰。吾只不信。潘生笑曰。君疑吾言。然君明日幸貧。臨襄吾婚禮。日暮矣。君思家切。僕請告歸。生目定神變。如觸迅雷。疾雨。嗟不能聲。惟見潘生緩步而行。行時猶復回顧。如曰。勞君明日襄吾婚禮也。

生未立移時。始覺有疏星。有朗月。已方垆。立星月之下。心有思。思女郎。口有味。味女郎。耳不得已。因疾步返家。家人聞公子至。咸走白夫人。夫人扶杖出。二人驚喜。參半。忽夫人驟曰。兒病耶。面失血矣。可奈何。汝父焉在。若不同歸。耶。生閉言。悲不可仰。縱聲哭曰。阿父不歸矣。夫人色驟變。一刺。那間地轉天旋。竟不可支。比生扶置榻上。已呼之不應。生大號。家人聞聲咸集。皆哭失聲。

嗟哉。嗟哉。夫人深憫之。儻一時暴厥。年老身衰。不可復治。竟長辭人世。生驟遭大故。不知所措。但有號泣呼天。明日喪事就緒。生凝神細想。始復及女。念女或未。知吾歸。因酒出信步而行。久之。審去女居。不遠。微聞鼓樂之聲。悠揚入耳。私念不知誰家嫁妻。乃有是歌吹沸天。管絃匝地。細聽却又僅自風。樹葉聲。野鳥啼。月聲。不覺舉目四望。緩步復行。因時去女居益近。鼓樂之聲亦益嘹亮。更進數十武。生悚然如受巨創。如墜深淵矣。嗟夫瓊妹嫁矣。瓊妹果嫁潘生矣。當年盟誓付流水矣。天下女子之性情。其深險固未可度。測然瓊妹者。究亦何至如恆人所

言當日者並肩林下。携手花前。詎不出肝膽相示。乃竟忍棄我如遺。嗟乎。生果此時。回身為女。一設想者。則非特曲諒其衷。抑當感其用心之衆。無如怨憤之餘。神思顛倒。既回道周。不知宇宙間。尚有何物。但覺極人世。惻惻。惋悲涼陰森幽峭之境而已。

時生踉蹌環走。幾欲排女郎之阻。一數其背盟之罪。趨起者。再終乃斗然自呵曰。中慧汝亦昂藏。一大丈夫耳。乃蠶絲蠟淚。不思解脫。耶彼美者。妹如花美眷。似錦前程。正可消受。無雙福。究亦何裨於汝者。而必焚琴煮鶴。效儉父。耶回身返步。一時思想。又復雲起潮合。於心頭徘徊。幾不忍去。信步復行。不覺抵女郎所居之後。兩痴立四望。果於小窻中見女郎矣。玉容憔悴。無復當時丰神。秋波亦盈盈如含淚珠。嚴妝坐待芳心。奚屬生此時益悔恨交集矣。

已而女亦見生矣。茫茫中如遇鬼。告既而審知不誤。潛移纖步。向後甬來。生尙木立不動。兩人各相視。生無謂女亦無語。女此時蓋悲喜交集。而生則但有怨抑。女搵淚曰。哥歸耶。生曰。幸未客死海外。今歸來賀妹耳。女大驚曰。哥何言。哥猶語至此。生不俟其辭畢。曰。毋多言。縱汝舌有蓮花。亦復何補。吾問汝果於今夕嫁否。語至是。聲益厲。女淚下。不能言。生曰。何便不可答。然亦無須汝答。吾不深責汝。吾賀汝。女曰。哥何為如是。語止。此復斷續不成。聲生夷然。作不屑狀。曰。吾更何勞妹。垂念者。言已。還去。更不回顧。匆匆至家。婢整理以家政付之老僕。一盤一劍。飄然自去。

女紅淚琳瑯。佇立望生。移時生已不可復視。女悄然歸。時婢僕輩亦頗忙亂。不復及女。乃疾步至樓。握管拂牋。艸艸數十行。書時淚。簌簌下。箋盡濕。復和淚封畢。擲筆長嘆。顛聲呼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遂奮身。頭樓而死。烏乎。寇碎春紅。霜雕夏綠。紅顏多薄命。若女者。殆薄命之尤歟。

生自別女。四海飄蓬。放浪山水之間。木石爲友。麋鹿爲伍。悲懷漸殺。年華流水。轉瞬而冬。盡春來矣。生方客泉唐。獨居寡。默舉酒自酌。酒酣。偶檢書冊。有紙。琳瑯照。生視之。則女自寫小景也。一時觸動。往事益復。怒怒。舉筆大書。不情二字。復連書不情於其紙。殆逼寫畢。高臥如憤。已少洩者。

生方昏睡。忽有人撫其肩者。生斗覺。則鬚髮蒼然者。其師也。大驚。師色似怒。默不作語。出一書授生。上寫中。慈吾哥末著。腕秋絕筆。生手顫不能動。良久。拆而閱之。淚痕滿紙。其辭曰。

妹瑣書留慈哥足下。爰將花間訂盟。意盛恩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哥客海外。靡日不思。身雖兩地。其心實同。姊也不諒。許字潘氏。矢志靡他。信誓旦旦。妹不難一死。以自全。其含垢忍辱。徘徊以待者。正以哥耳。哥既不察。妹復何言。嗟哉。嗟哉。未知生樂焉。知死悲。今茲殘生。始復難支。小景一紙。乞爲焚化。毋使零骨冷翠。動人凄惻。存沒之情。言盡於此。爲悲爲恨。惟哥曲諒之耳。腕秋叩首上。

生且聞且泣。終乃大哭曰。吾負妹矣。吾負妹矣。回顧案上小景。益哭不能仰。師曰。身爲丈夫。乃侮一弱女子。耶。生不能答。伏地請罪。師挾生返里。既低女居。狀固依然。而質復磨昏。更無宿影。案上紙墨凌亂。滯管數支。猶擱架上。

詞稿一卷。尙留淚痕點點。生四顧凄然。遂挾女稿而出。回顧女嬋亦面無人色。

生乃獨至女墓。且哭且以女稿及小景掘地埋之。遂自盡於墓前。師聞之。嘯歎曰。吾殺裴生矣。雖然。生未同穴。死宜同穴。因合葬。生於女。墓。佳人才子。匿跡銷聲。行人過此。惟有爲普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耳。

(完)

第十四集 茶糜刺 (續第十三集)

花 奴

佩玉自園遊歸後。往省其母。閒話家常。直至上燈時候。同母晚餐已。欲轉至絳蘭所。懸念絳蘭病初愈。復困。遊疲乏。讓他早眠。爲佳。不宜再去驚動。因逕回己房。見小典垂頭酣睡。聽之。忽於案上得絳蘭函。展視之。淚痕漬滿。字字悽酸。畧曰。

妹固薄命人。承哥謬愛。青眼相加。直使妹感極涕零。銘深肺腑。恐結草銜環。難報深恩。於萬一。惟是李下瓜田。人言可畏。吾雖坦白。亦覺難堪。敢請吾哥。從今日始。莫再爲妹。免致悠悠之口。淆惑是非。以全吾清白之名。則拜受哥惠。多多。妹雖立刻死。終不忘吾哥大德。嗟乎。佩哥吾兩人。恩義不謂絕。絕於此。日月老。簿上。既是無緣。則彼造化者。因何生吾。回想前情。豈同夢幻。妹非木石。能不肝腸寸裂乎。已矣。尙復何言。寄語佩哥。毋以妹爲念。妹請從此辭。絳蘭泣上。

佩玉覽畢。不禁愕然。背兩手。踉蹌室中心。如癡如醉。不能寧斯。誦讀數次。終不解其故。欲至絳蘭處。一詢而背中有。有莫再。隱妹。閱之。可。囑。因此欲行。屢止。惟悶入心。胸異常難過。斯時佩玉正如熱鍋上蟻。兒旋轉室中。狀至不。

耐煩已忘小興之在旁。醒也久之始倒身榻上掩面尋思細味書中語意不得復從榻上坐起於燈光下復誦讀既而喃喃自語曰玩書中語意殆有人誘毀吾兩人耶果爾何怪蘭妹之怨恨也雖然誘毀者又爲何人耶殆爲娟姊乎否娟姊性情和婉決非此等人然則爲家中婢僕耶想彼下人等決無此頑膽然則果爲何人乎總之吾蘭妹苦矣蘭妹病初愈何堪受此冤抑此一夜中又不知拋去幾許淚以多病之身又不將傷感致疾乎佩玉語時彷彿如見紐蘭之呻吟狀於是復倒身榻上伏枕而泣一霎時千愁萬恨湧上心頭心益苦而泣益悲萬千心引自泣自憐佩玉亦苦哉泣久之始拭淚而起見小興仍未醒乃潛躍而出輕步至紐蘭室外從窗隙窺之則桌上殘燈猶留粒火室中人睡正濃也側耳靜聽寂無聲響不敢呼喚恐驚破紐蘭睡夢惟有微微氣息留戀多時不忍去一念及紐蘭好睡必不甚疾苦心中不覺稍安仍繞回已房小興已醒見佩玉入訝曰主人適在何處耶天將明矣胡又未眠可要惹未佩玉曰毋須汝去睡可耳小興諾而去復折回曰頃時芳姐姐送來一函主人見未佩玉領之小興始出佩玉撫衾靜思而思緒偏多直至窗上現魚肚色始朦朧睡去迨醒來已紅日半窗矣欲推衾而起覺頭暈目眩肌灼如火身體疲乏甚蓋因一宵悲苦又感外寒故病矣小興適在側見狀問曰主人病乎奴去請大夫來佩玉點首示可忽見小興手持一函問之小興曰頃由郵使遞來致蘭姑娘者佩玉索視之函外書明王寄字樣字跡如爲男子所書不禁訝曰蘭妹從未有王姓通問且無王姓戚串是爲何人所寄心中不能無疑欲授與小興小興已出念蘭妹與吾無殊一人何妨拆視之詎知無意中一拆頓令佩玉

方寸盡碎。其書曰。

紐蘭女士愛琴園中一晤。快視芳儀。竟不以僕爲不才。許爲知己。萍水相逢。遂避青睞。幸也何如。足見女士愛吾之深也。能不教僕五體投地。甘遲十劫乎。僕自有生以來。落落寡合。不料與女士一度觀面。便惹情絲。胸頭一顆心。已隨女士倩影。同歸。苟非三生石上訂有前緣者。則何能如磁引鐵。如漆投膠。今也僕已爲繭中春蠶。縷縷情絲。束縛吾身矣。女士將何以教吾耶。想女士慧心定能會得深意。而有以慰僕也。情意深殷。竟忘唐突。幸女士恕之。并希不吝金玉。惠吾好音。眠食起居。諸維珍愛。王咏南上。

嗟乎。此何等書乎。而堪入佩玉之目耶。佩玉自悔不應私拆人函。窺人秘事。自贖其首。不已。亟將原函封固。置之案角。私付蘭妹。與吾可謂情真義重矣。不料中道變心。背吾他。就可見兒女心腸。最難堅定。蘭妹尙然。他更無論矣。然則昨晚之函。有自來也。雖然不能無疑。以蘭妹往日之心。跡視之。當不出此。豈有人暗中含沙射影耶。吾愛蘭妹。不信蘭妹。變心何妨。姑試之。語時。適小興入曰。大夫出診去。將停刻來。佩玉如弗聞。謂小興曰。汝持此函去。看姑娘有回信否。如有。私來視吾。小興點首而去。去多時。持一函來曰。此蘭姑娘之回信也。從老僕手中得來者。佩玉無語。接視之。則確真一封情書也。書中。竟許王咏南爲心坎上之第一人。隱約有許終身之意。察其字跡。明明。紐蘭之手書也。佩玉雙手持箋。隨手灑似風中落葉。容顏亦大異。兩目直注。箋上如已失知覺。小興數呼之。始嗚然泣曰。蘭妹。蘭妹。吾何負於汝。汝竟語至此。已暗不成聲。兩眶淚珠如傾瀉。三峽之水。澗上繡衾。衾頭溼透。

小興曰。主人疾不宜過悲。佩玉弗聞。捧箋泣不已。小興曰。何苦來。佩玉睜目躍起曰。小興何言。小興曰。何苦來。佩玉恨恨曰。誠然誠然。汝可將去。封妥付郵。小興諾。收箋出。佩玉斜依枕上。不復泣。祇覺心頭如沸。血皆倒流。肝腸作劇痛。如寸寸迸裂。頭腦則若被火灼。熱痛不可耐。遍身若針刺。酸楚蕩狀。兩目暈眩。如見級蘭立於牀前。含笑相向。恨不得撻而食之。願伸手捉時。却空無所有。則兩手相撻齒。相嚼作響。斯時佩玉不啻瘋矣。口中猶連連呼曰。蘭妹。吾何負汝。蘭妹。吾何負汝。何夫人聞愛子病。扶婢來視。則佩玉已漸就平靜。惟神志昏沉。默然無語。何夫人有問。佩玉皆弗聞。問或應答。數語則皆所答非所問。詢以有無心事。佩玉祇搖首。問小興。小興云。不知已而大夫來矣。何夫人始引避入夜。佩玉始清醒。自念與級蘭恩義既絕。則吾何苦爲之。懷臚彼已得新歡。方樂且未艾。必不復念及舊知矣。更何知尙有人爲彼病耶。彼笑而吾泣。彼樂而吾苦。如吾之自尋悲苦。不太愆乎。况父母祇生吾。吾爲此私恨而憂苦。自煎則病且益重。則吾將何以對父母耶。前情既成虛幻。則已耳。可毋須再顧。且也世間一切何莫非空。人生如朝露。食乎行樂耳。吾何必苦求真耶。佩玉既思及此。而心地特覺明淨。從前種種不復縈心。蓋經此情場失意。後反而悟。澈禪關也。以此入睡。後亦較往日安貼。不數日病以愈。能杖而起矣。

常佩玉病時。麗娟嘗親來問疾。問寒。噫。暖。情至誠。熱。已身或不至。亦數遣紫兒致意。寄花餽物。極獻殷勤。佩玉成之。既愈。特親詣麗娟道謝。登麗娟柔婉和易處。善體人意。不無中心微動。然而鑒於前車。不敢浪用。其情以此。例彼益歎。級蘭之薄倖。麗娟之勸佩玉至。級蘭處。佩玉雖諾之。而心違其說。雖不願再見此負心女子也。麗娟復云。

級蘭現正臥病。甚沉重也。佩玉雖歸其人。然一念及往時情意。及級蘭之孤苦伶仃。工愁善病。則又不無憐惜。欲一往視之。而羞與相見。則又不禁微歎。息。麗娟乃牽與賭棋。佩玉欣然從之。一局未終。紫兒匆匆奔入。云級蘭姑娘已作物化。麗娟推枰而起。淚已滴滴下。強促佩玉共往視之。佩玉亦悽然念人已云亡。又諛慰戚表。不妨一臨視。因隨麗娟往。既至級蘭處。則父母使婢等皆在。咸泫然下淚。芳兒則已如淚人兒。正擁牀大慟。麗娟見狀。亦掩面而泣。佩玉既見父母。復趨至牀前。俛視級蘭。則已花殘玉質矣。惟兩目猶炯炯不瞑。若瞪視佩玉。佩玉不覺悚然而寒。情不自禁。亦放聲大哭。芳兒見佩玉至。拭淚起。欲有所語。礙於衆。即不復言。佩玉覺之。亦不敢詢。越日。級蘭歿矣。麗娟亦因事歸去。佩玉偶過級蘭室外。見芳兒淚眼盈盈。哀猶未殺。佩玉呼與語。芳兒曰。汝薄情人耳。不值與汝語。佩玉詫異曰。吾何嘗薄情哉。芳兒曰。然則姑娘死。汝奈何。弗悲。佩玉曰。蘭妹之死。爲誰。耶。芳兒愕然曰。汝猶未知耶。佩玉曰。知之。芳兒曰。然則汝知爲着誰來。佩玉沉吟不語。蓋因級蘭已死。不忍遽暴其隱。芳兒復語曰。試問姑娘除汝外。還有誰耶。姑娘之死。爲汝耳。佩玉冷然曰。爲吾耶。祇恐未必。芳兒怒曰。汝誠小人哉。姑娘爲汝而死。而汝喪心如此。吾私爲姑娘不平。汝云既非爲汝。則汝知爲著誰。死。佩玉然曰。汝爲蘭妹。心腹何伴。作不知。縱汝不知。吾何能爲。汝語。吾亦不忍爲。汝語也。言已。拂袖出。猶聞芳兒泣曰。冤哉。斯人。殆癩乎。不然。何喪心病狂。若此。佩玉聞之。掩耳而走。

佩玉獨坐書室。正無聊甚。忽門僮持卡而進。云有人拜訪。佩玉接視之。則觸動眼。臨者。顯然王咏南三字也。私訝

蘭妹已亡。斯人來。何爲念及。奪吾所愛。斯人卽情仇欲避。不見。轉念蘭妹既亡。斯人既爲蘭妹之情人。則何妨。一見其人。乃命門僕請入。已則坐待之。須臾。聞履聲。寔然佩玉起身迎。則來者爲一美少年。見佩玉卽卒。然問曰。足下卽佩公子耶。佩玉曰。然。足下卽王君咏南乎。咏南曰。然。佩玉曰。曁臨敝廬。可有見教。咏南喞喞久之。欲語復止。卒乃泣下曰。弟來無他。聞府上級蘭女士已仙遊。弟嘗與有一面之緣。蒙女士多情。許許吾以終身。此來特欲一哭耳。未知靈樞何在。足下能導吾一見否。佩玉念既爲蘭妹情人。不妨允之。卽應曰。可。卽時導往停柩處。咏南已淚如雨下。撫棺大哭。佩玉在旁。亦爲泫然。咏南哭久之。忽問佩玉曰。女士可有遺容否。佩玉指靈樞前曰。此卽是咏南。遠望之。疑訝之色。現於面。拭目近視。駭然曰。此卽級蘭女士之遺容乎。曰。然。曰。否否。弟夙晤見者。非是。佩玉亦愕然曰。非耶。是也。足下盍細認之。咏南曰。弟所見之級蘭女士。爲一豐頤。凝鬢者。佩玉不勝詫異。咏南復曰。記得女士衣淡紅衫。御白褶裙。盤臂馬鬣者。日前某氏園中。足下非與兩女郎同伴乎。其一彷彿如此遺容。其一卽級蘭女士也。當弟與女士細談於曲欄橋畔時。見足下。行來弟卽別去。然猶依戀不忍去。管踪足下之後。見足下。偕女士入亭中。復偕一女郎出。園弟亦親送。出園門。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足下豈忘之乎。佩玉始恍然曰。然則足下亦曾與女士通函否。曰。有。弟嘗數致女士書。女士亦嘗惠覆。佩玉曰。女士肯向在乎。可許一觀。曰。在懷中。言時。出書授佩玉。佩玉接視之前。後有數函書中字跡。明明爲級蘭所寫。及細辨之。則形似而實非。級蘭字柔媚。而書中字則稍強。於是前疑盡釋。容顏頓變。頤頤謂咏南曰。足下所遇者。確非級蘭女士。級蘭女士此遺容是也。彼

特假日緝蘭女士之芳名耳。咏南不解曰：然則彼爲伊誰佩玉曰：此時不能爲足下言。後當自知之。咏南曰：可得聞其隱約歟？佩玉曰：無他。彼女郎疾妒，緝蘭女士故設此計以陷緝蘭耳。緝蘭之死，皆彼女郎害之也。咏南憤然曰：有是耶？彼女郎誠險哉！弟雖愚，何悅此女郎爲幾封書足下可火之，有擾不恭，請別佩玉領之親送之。出急回，覓芳兒詢以緝蘭致死之由。芳兒云：聞廚下僕婦言，以告姑娘。姑娘嘔血無數，忿恨過甚，以是死佩玉牽芳兒往詢其父母，則云並未有此說。乃喚僕婦及小與約之，知事機已敗，不復能隱，卽吐實。云麗娟姑娘所唆使佩玉既悉，事由奔至緝蘭靈前，自擊其首，且哭且呼曰：蘭妹，吾負汝矣。蘭妹，吾負汝矣。痛哭多時，暈者再甦，不欲繼生。其父知之，趨往呵曰：佩兒，汝欲捨吾老夫婦去耶？吾兩人祇生汝，所望於汝者甚大。汝奈何不思佩玉曰：阿父兒將何以對蘭妹？耶其父曰：何妨？汝祇須終身不娶，視蘭妹爲汝婦可耳。佩玉帶泣起立曰：諾。敬遵父命。從此佩玉冷冷清清，度其酸苦歲月。一日，手執利斧，將一架茶蘼，斫折之。芳兒曰：何爲也？佩玉恨恨曰：此花有刺，曾傷吾指。及蘭妹指是吾兩人之仇也。言次，泣下。芳兒亦泣，適爲其父所見，因勸佩玉納芳兒。佩玉恚然曰：父嘗許兒不娶，奈何又欲兒娶耶？其父曰：佩兒，汝亦當爲宗嗣計。緝蘭爲汝婦矣，吾固不敢汝娶。特教汝納妾耳。佩兒，汝毋固執。不則吾若放之，鬼不將爲汝候乎？佩玉無奈，遂納芳兒爲妾，生一子。未幾，父母皆亡。佩玉守孝三年，卽棄家遠出，遁入空門。後不知所終。芳兒亦能撫孤，守節，稱賢母焉。

類俠
說
鑿巫閻山僧

說海

海 漚

十七

鑿。巫。闕。山。居。遼。河。東。岸。廣。甯。縣。境。峯。錯。雜。綿。亘。數。百。里。幽。深。穹。杳。多。爲。人。迹。所。不。到。中。有。玉。屏。峯。者。陡。壁。矗。立。孤。石。雲。起。一。片。青。玉。鑿。成。屏。風。然。故。名。上。下。崢。嶸。似。摩。天。巨。刃。裁。削。者。下。臨。深。澗。淵。然。不。知。其。底。是。山。數。十。里。外。無。居。人。鳥。獸。逐。而。已。屏。腰。有。一。洞。去。頂。及。根。各。有。半。頂。無。可。攀。援。根。無。可。升。陟。遶。闕。千。山。上。方。禪。院。住。持。僧。了。了。好。奇。乃。其。天。性。尋。幽。訪。異。足。迹。徧。天。下。凡。域。內。名。山。古。刹。了。了。所。未。不。到。者。蓋。鮮。尤。樂。遊。於。荒。僻。渺。渺。無。人。之。境。雖。冒。奇。險。犯。重。難。亦。必。窮。搜。盡。討。不。使。天。地。間。少。有。秘。藏。然。後。快。居。恆。至。恨。不。生。洪。荒。前。開。闢。大。地。上。渾。沌。多。未。開。闢。當。有。無。窮。恍。特。殊。異。有。與。味。區。域。足。供。一。己。好。奇。慾。擊。而。滿。填。之。常。聞。鑿。巫。闕。山。中。多。異。境。遠。擬。莽。披。榛。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一。日。至。玉。屏。峯。下。異。其。奇。絕。徘徊。不。忍。去。見。屏。上。有。一。洞。不。禁。奇。想。斗。生。以。爲。洞。裏。必。非。人。間。世。安。知。非。仙。靈。窟。宅。入。之。定。當。有。奇。遇。乃。徧。尋。無。登。級。橫。轉。徬。徨。殊。無。計。較。兀。坐。隔。潭。盤。石。凝。望。若。癡。無。何。天。且。暮。飢。腸。轆。轤。作。春。雷。鳴。猶。余。有。所。見。未。肯。卽。去。忽。見。洞。口。樹。枝。頻。頻。擺。動。初。疑。爲。山。風。所。鼓。蕩。繼。見。實。有。物。憑。之。了。了。希。望。之。心。過。殷。遂。大。喜。以。爲。縱。非。仙。蹤。然。既。有。動。物。必。有。可。緣。而。上。者。苟。有。可。緣。不。難。設。法。登。臨。正。思。念。開。一。若。鷹。從。洞。旁。倒。掛。松。枝。上。翩。然。飛。下。了。了。頂。上。而。過。了。了。未。及。防。爲。之。一。驚。而。鷹。已。過。別。崖。去。其。影。猶。及。見。始。知。頭。之。動。者。乃。此。物。耳。則。大。失。望。而。洞。旁。樹。枝。則。仍。動。未。已。時。山。月。漸。升。屏。正。而。月。其。光。反。映。潭。水。爲。平。晝。大。明。鏡。一。片。天。畔。纒。雲。疊。疊。成。浪。紋。坡。上。草。高。於。人。微。風。吹。之。動。搖。不。止。草。際。飛。蟲。趁。日。光。來。起。亂。撲。了。了。面。有。蚊。巨。若。蠅。其。尖。利。爲。芒。之。嘴。鋒。銳。利。毒。營。了。了。頭。部。如。錐。了。了。受。刺。痛。不。能。耐。烈。已。頭。拍。拍。響。有。時。死。蚊。蚊。絞。折。

似有骨了。被么蟲滋擾與亦浸悶。思去忽聞洞邊樹葉窸窣有聲。未轉瞬間從洞內閃下。一人急如秋華積雨。呵呵笑聲立於了。坐石亦一僧也。衣寬博襦。科其頭。跳其足。憨笑猶不已了。異之。心中恍惚。以爲真遇仙矣。乃合十稱仙師。不已。僧笑曰。我并不知我爲僧。且不知我爲我。我又奚知仙。不仙乎。爾勿過惑於文人謠唐言。疑此洞內別有天地。豈知此洞原是人間無他異處。乃我之避竄地耳。不令子一觀。爾心終不釋然。爾願一登覽乎。了曰。恨無梯塔。奈何。僧笑曰。愚哉子也。此非海上之神山。有弱水三千。沉毛墜羽。可望不可及。又非天門九重。閶闔宮。降必揖以八翼。咫尺之地。子何以難視之。吾掇子而登耳。遂挽起袍袖。揀了了於脅下。如嬰兒一躍抵洞口。果如僧言了。無他。異非若小說家言。或云。忽然開朗。或云。境界一新。種種附會塗澤。無影響之陳。益爛套洞內。惟石几石榻。數事而已。洞口頗敞。緣沿雜生小樹。排比約束。爲天然闌干。既至洞。僧出山果餉了。松子榛仁。異香撲鼻。石几下清泉。時時湧出。僧命了了。渴即可飲。此飲之。清冽而冷。傷令人舌本芳潤。沁心脾。滌腸胃。神氣爲之頓舒。僧自跏趺坐石榻。未移時。已入定。鼻息胸胸然了。了見僧已甯然入。其姿態可掬。似無異能者。然竟能憑虛挾已。躍數十丈。懸崖亦甯。非尋常碌碌者比了。了思僧究不測。爲何許人。是仙是佛。或是巨盜。一時不能解。決疑雲。紛起漸亦就寐。及醒。揉目四顧。見井。井內仰視。天空一星。大且明。冷月一鉤。白無光。斜掛林杪。天邊微有紅霞一縷。如美人櫻唇。新點胭脂。嫣然含笑。清露滿身。曉風敲席。已乃正臥。寺門外一株長松下。左右皆秀石奇峯。杈枒谿洞。心大駭。怪以爲夜來明明假寐。洞中此寺。此松。何來。此亂草。草間果何地者。起而

詳察之始知爲山海關外。悽惶嶺上之明覺寺也。乃益疑。何以至此。昨夜之僧。又何往者。得勿夢乎。真如墮五里霧中。恍惚愈甚。乃起身。忽從袍袖落一紙檢視之。其文云。

子苦子矣。子在洞中。酣睡。至次日。日高三竿。猶未醒。適子都中有要事。須了。不能久遲。子若留。子洞中。子又無下洞法。飢將不可耐。且茲事頗有須。子處與子。借可分。子勞。願子行。急疾。非子所能隨。乃以點穴法。停止子之神。精。子得挾之。走。今姑置子於此。子可卽於此。待明日。有送一嬰。媿物。累子。至時。另有書奉。白原委。子恐在都。有他事。索率不克。與子晤。亦不定。子去矣。

了了閱。計由洞至此。五百餘里。僧乃以一日半夜達之。若非已累者。當飛行絕跡矣。吾不能以尋常視之。遂益異。僧乃假寺小住。以俟。次日清晨。有叩寺門者。見一人。携一幼童。約祇四齡。知爲僧遺者。井上一簡。與了了。乃僧所寄。言此童係某王郎莊頭名。達喜者之子。達喜在都。爲包衣喜妻。有殊色。爲某王福晉侍女。王世子某欲強納之。直商於喜。喜素懶強。又以爲王爺寵信。人向不達。迎世子等。今以其強索已。妻侮已。特甚。然初亦祇諷罵之而已。世子乃踴之不已。喜忿不可遏。竟擄世子而擯之。世子怒。以他事入喜於獄。旋旻之喜妻。大感而欲圖世子。以復夫仇。轉斷近之世子。遂以爲有心於己。卽世子就之。而喜妻質內傷於心。見懷中夫遺之零丁。弱子。慘痛。辛酸。欲假爲歡笑。已不禁淚落如縷。世子以喜妻見子思夫。則藥枯。痛終不能。張與己之情。究不能洽。乃決意殺此子。以絕喜妻愛戀世子之子。有乳媪亦乳喜子。世子乃重賞媪。令謀殺之。媪遊世子命。擬乘間圖之以報達喜。

本遼東廣甯人家。族尙多在廣。一日子適由閩山下經過。喜居之鄉。聞喜鄉人竊竊私議喜事。爲喜呼冤。并露其隱。子究問之。衆始道其質。子既知之。遂決意爲喜理不平。乃返玉屏洞。擬由洞入。都以誅此慘無人理富貴驕淫之巨惡。適遇汝因挾之至山海關而去。至都。卽潛入王邸偵之。經一狹街。見暗廬有人私語切切。蓋正世子胎乳。媼謀殺喜子。語語皆爲予聞。世子去。予暗踵之。世子入喜室。喜子猶在床也。須臾媼來抱子。喜妻猶啾啾善撫己子。媼抱子去。予復踵媼至其室。恐媼之卽死。是兒也。乃兒猶未醒。媼仍置之床。而他去。當子踵媼時。世子至喜室。近喜妻。調之喜妻。忽變其溫和綺麗之桃花嬌態。悽蕭似清霜嚴厲。不可犯。世子突見之。爲之氣沮。心撼倒退者幾步。喜妻恐其去。反手扼世子衣領。世子卒不及防。待欲語時。剪刀戳其喉際。無如喜妻力弱。纖手漸軟。竟不克誅世子。頗雄健。大怒。奪其剪。轉刺喜妻。直透酥胸。一腔香血。痛灑。膈脂。世子見喜妻死。返身欲入室。適子復返。喜妻室外見世子已死。喜妻乃闔門入。世子適將出。見一人阻之。刀光瑩然。未及啓口。鋒已陷腹。世子立倒。子遂復至媼室。媼方和毒於乳。將灌。兒子亦遂誅之。携喜子出。耶付人交。了了和尙。携交喜之廣甯家族。收養云云。又云。子頃又有一事。須爲之了。結不得。親送此子來。與了了。一晤容後。會了了。遂奉命。挈此苦兒去。某王邸三命案出。京中頗有知之者。第不敢揚耳。惟傳某世子暴卒而已。清德宗朝。親貴當國。執勢弄權。賄賂公行。苞苴雜進。天下靡然從風。貧官汚吏。駢村疊足。道德淪喪。廉恥存亡。以致江河日下。橫流不返。僧最痛之。故專與此輩作蠅狗生涯者。爲暗中魔障。往往蕩其財。傾其勢。破壞其圖謀。六國飯店之三層樓上。某號室。陳設俱歐式。精潔

絕倫滿鋪氈。氈溫厚。綿軟。踏之。不靜。無聲。息。華燈。流彩。光耀。四壁。蠟粉。彌覺。淨。白。奪目。一紅木。方案。上置一紫檀木匣。高三尺。餘。雕鏤。精緻。又畫卷。三四軸。裝池。均極。華麗。又玉匣。長四尺。餘。膩白。似羊脂。室中。主人。一。羅列。案上。畢。逐件。細玩。若有。無限。欣忭。者。檀木匣。內。白玉。觀音。一尊。高三尺。睛黑。如點漆。乃就玉質。天然。黑點。適合。眼珠。地位。恰成。之手。持。楊枝。一。紛披。柔拂。似欲。迎風。起舞。舞枝。梗。微。結。葉。皆。深綠。枝葉。間。筋絡。纖毫。畢現。無異。生成。亦如。皆就玉質。本來。碧色。隨其。形式。雕鏤。者。鑿治。之工。亦異。常精巧。而奇珍也。畫爲石谷子。清溪。放棹。圖。巨然。僧桃花。青障。圖。均大青綠。山水。氣勢。雄厚。筆墨。古雅。洵非。近世。所易。見。其一。爲仇十洲。漢宮。春曉。圖。玉匣中。寶劍。一。雙。蓋千莫之倫也。柄各鑲以巨珠。圓光。燦燦。射電。燈。放奇。綠。主人。觀止。均收入匣內。俄傳。客至。主人。肅客。於室。門。客入。主人。乃啓匣。出各物。指示。客。及啓。匣。取劍。匣已。空。竟似。延平。津畔。化龍。飛去。主人。大詫。異。以爲。頃看。劍。不。數分。鐘。並未。離室。一。步。劍。果。何。之。者。豈。神。物。之。真。有。神。哉。一。室。騷。動。不。可。究。詰。一。僕。偶。移。匣。忽。於。匣。底。落。一。紙。條。於。案。側。拾。呈。主人。主人。視。之。字。乃。作。狂。草。文。曰。

陷人竊寶。恣爾鑽。贈刀換劍。寄爾餘生。

主人與客見此字。皆舌。橋。不能。下。第不知。刀。果。何。在。命。僕。搜。之。俱。無。見。乃。主人。剛。轉身。燈。光。一。閃。雪。亮。鋼。刀。斜。插。帶。際。主人。此時。蓋。僅。穿。箭。袖。袍。緊。束。絲。巾。刀。儼。然。在。主人。腰。背。間。也。駭。極。主人。乃。某。巨。公。公。子。候。補。道。員。謀。上。海。道。缺。於。某。邸。乃。竭。力。搜。羅。某。邸。所。嗜。好。物。爲。孝敬。寶。劍。乃。某。公。于。家。藏。名。畫。數。幅。亦。百。計。求。得。者。惟。玉。觀。音。一。尊。

乃某世家傳家之重器某郎訪知之示意某公子謂能得玉觀音者願易償以某公子與某世家爲瓜葛親故而某世家子誓守此物勿火某公子以重金購之世家子不之許某公子失望以是恨某世家子乃設計必欲取得之某公子父督某省正奉朝命嚴防革命黨人某公子謀諸其父譚某世家子與革命黨人通勾結謀起事某世家子因是入犴獄且籍沒其家產玉觀音遂得爲某公子所獲此一尊慈悲佛竟爲禍某世家之惡魔鬼佛乎魔乎可謂之無靈矣僧救達喜子時在都適遇此事遂將喜子遣人送交了了和尚已於是晚往六國飯店了此一段公案不數日世家子忽奉某督命釋出獄玉佛亦珠還此事世間知之者蓋少反爲世外人所流傳亦奇矣後了了入到遊峨眉山因至成都市上見市人蜂屯蟻聚驚奇獎讚之聲喧嘩震耳鼓爭相傳告曰此和尚醫最精古之盧扁華佗不能過也且診治不取一文錢真我佛慈悲有意普渡衆生者某也宿疾沉痾經和尚一針指一伸手病即爽然若失某也麻木不仁四肢若廢和尚以一刀圭投之已運動自如閃動全市奔走於途絡繹不絕了了適過此撥人叢視之乃僧也了了正欲呼僧僧已屏衆起携了了去成都市上不復有醫僧蹤迹

原消

縮骨丹

塵因

桃花綴錦柳絮飛棉。綺賦春光。雖一草一木俱含有無限生機。樂趣初不覺字宙間復有一般愁慘景象。即隨此生機樂趣而來。

皖北鳳臺縣之南有山名四頂山。山上有廟曰太山娘娘廟。每年三月十五日香會甚盛。遠近朝山者如蟻赴壻。

說 辨

屯男女雜沓求官求財求壽求福求婚姻求子嗣者各懷一番心願而來以爲廟中神聖真能一一如其所求而使之滿意以去者。風之東鄉有吳姓夫婦二人。惟有一女名靜修。家赤貧。朝饔不給。夕殮不謀。而女甚明慧聰秀。小家碧玉。有僂丰姿。第父母皆迷信最深。或於神佛。其父每日早起。必先面向吉神方叩首。三拜手。三出行。必先向財喜各神方走數步。然後始轉身向所之地。行是以終日。歷書不離手。籤本不離口。佛前籤筒。即其一生行止趨向。須臾不可離之。顧問參謀。其母乃終日合掌閉目。口喃喃然。忽起。忽伏。於觀世音。大士前。即其畢生大事。業夫婦二人。雖家無貯石之儲。而粟滿倉之希望。望之神命滿竊之思想。想之佛乃愈貧也。而愈信神佛。而期諸神佛愈期。諸神佛而貧乃愈甚。而其信乃愈篤。若神佛在冥冥中。已預告以不已欺也。

夫婦二人。既無子。祇此一女。愛之不第。連城璧照。乘珠必期。望其福祿壽喜。無不綿綿。然何法可以令其女之得福得祿得壽得喜。亦惟期之於神佛爲其不二法門。惟一目的。故亦必日日令其女於名香清酒。默祝明禱中。爲生活。是以無論道途之遠。近風雨之艱難。苟有靈山。必携女往朝。凡有古刹。必率女往拜。適遇三月十五。四頂山太山廟勝會之期。久聞娘娘靈顯。又值女已長成。當求佳婿。二老人商之於女。當此春光明媚。風和景宜人。乃携往朝山進香。老夫婦正乘龍還急。女亦卜鳳心。殷於是欣然共往。至廟見香煙霧漫。樹影星搖。殿前塔下。羅拜泥首。着肩相摩。踵相接。前者匍後者匍。首觸前者。左者倚右者。拮据不得。曲肘壓人之背。鐘聲佛號。喧聲不休。靜修方隨其父母。跪拜。匍匐伏地不起。蓋以默默誦佛。陰陰有詞。閉目疑神。誠虔祝告。父女三人各悉數其來求心事。

上訴無聲。無臭不動。尊者何暇他顧。忽來一少年。從人叢中擠入。亦跪拜於靜修身旁。少年左。即靜修父。少年於跪拜時。即問靜父居址。靜父具告之。靜父正乘一掬敬心。初不暇計少年爲誰。何少年。既得靜之居址。知係同鄉。與已居之村僅十餘里。心遂有把握。乃匆匆起去。蓋少年亦來進香者。中道見靜修父女三人同入廟。驚女之貌。故亦即入廟於女跪處。亦跪之。乘間問靜父以居處耳。既進香事畢。父女三人乃偕歸。

靜修與父母俱歸後。適值大雨連朝。田廬皆沒。鄉中十室九空。向之小有均作哀鴻。則靜修家當此野無青草。室如懸磬。祇有束手爲餓殍已爾。忽一日有人踵門來謁者。自稱與靜父舊相識。西去十餘里之繆家村。繆姓名良。知君遭此天災。斷難生活。故特來稍助。度荒資。俟秋收。豐再行歸還。未爲不可。靜修父以是人其來也。突兀未敢遽受其賜。正在猶疑。靜母以爲不舉火者已二三日矣。有此善人來。乃我夫婦信佛之所致。安知非佛菩薩之大慈悲。暗中遣此善人來救吾家苦難。又安知不即是大士化身。以報吾家供養之誠。自非然者。何以無緣無因而有是人來。彼言曾相識。究於何處相識者。即令相識。又無親。故居然肯慷慨濟吾家危難。其中必有道理。違佛旨。誠罪過。強辭。受其所携來之款。乃足色銀五十兩。自貧家人視之。誠鉅資矣。不覺驚喜過望。或是人至於無地。置酒看款之。其人不肯留。乃去。是人去後。夫婦二人細加思考。益歸信於神佛。愈非向之虔心求之。此時忽抱佛脚。恐不能若是之靈驗也。於是香花楮燭。又滿堂前。貨資者爲誰。即太山娘娘廟中。并跪之少年。繆良。良本富甲一鄉。虎而冠者也。平素善漁。色既豪於財。更足以濟

其惡自娘娘廟中見靜修後。顛倒寤寐。頗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勢。繼思吳家乃無立錫地。我以金錢之能力。驅使寡人子。烏有不若馴良之牛馬。然何欲而不遂。又適值奇荒。靜修家當益不支。趁此時周濟之。彼豈有不感恩戴德。肝腦塗地者乎。區區一弱女子。彼何所惜。而不樂嫁我哉。況以貧家女。妻富家兒。與有榮焉。彼且求之不得。詎梗我。我拔九牛之一毛。已足。又何難哉。思至此大喜。覺美人之代價。無非金錢。金錢之目的。原是美人。吾既爲美人。自不能復惜金錢。有代價則目的物固探囊可取耳。是以袖金而往。吳老既受其金。是即第已售其女矣。繆良得意而歸。自信其計之得。乃官迷尤甚於色迷。官運却隨色運而來。其費若干。金錢所捐得之典史。已得都中。信分發河南。即須到省。繆良覺佳運頻來。雖堅壁重門。亦難搪禦。從此飛黃騰達。騎馬高車。衣頂榮身。嫖娼在抱。人生樂事。幾被我一人享盡。人生幸福。亦幾爲我一人占盡。吳家女兒何等造化。轉眼卽爲典史公太太。吳老夫婦一躍而爲官親。不知何等榮幸。愈思愈樂。不禁手舞足蹈。大笑。張其如盆巨口。幾占其面部之大半。鼻與眼之地位。都被侵越。鼻乃掀仰如縐皮。乾鼻赤而兼黑。眼如一線。其縫已合。羅兩峯鬼趣圖中。無此怪象也。遂急整裝行。念開封去家不過數百里。到省後。參謁上憲。舉卽行請假旋里。迎娶吳娃。然後載以香車。馱以寶馬。以需次爲蜜月。新貴新婚。不誠宦海中豔史。風流中佳話哉。於是遂匆匆上道。一鞭殘照。四圍山色。當日之張生。何其苦。今日之繆良。何其樂。庸詎知天下事。期之意中者。無在不失之意外哉。

繆良之行。本料往返不過兩月餘工夫。爲日無多。吳姓未必卽將其女兒字人。無論如何。速去速返。諒無他變。乃

吳老夫婦自受繆良金細探之始知爲西村繆姓之富戶。跋扈強梁無所不至。以金錢給鬻人家婦女者。已非一次。茲無端貸我以資。是必挾有不良之意。以來且良已有數妾。倘來強索婚。既用其錢。何辭以對。左右思維不若。急以女字人。彼即來自有可以推托。至於彼既貸我資。俗語所謂錢到他人手。只算他人有。彼又奈我何。夫婦二人計定。乃托媒求聘於北村王姓。名可道。邑庠也。王生與吳老本有瓜葛親。曾來吳家靜修。曾見之。聞父母議聘及之。乃竊喜以爲終身之靠。得人矣。豈知禍星已照。臨命宮。正造作重重冤孽。嗚呼慘哉。

繆良到省事畢。急遽返到家。隨倩媒往吳家議聘。媒者回告以已字王姓。繆乃大失望。其妻與妾百計慰之。不適也。乃遣人往吳姓家索其貸款。盤以重利。數閱月。五十金本。已合利息爲六七十金矣。吳家每日生活且難。何從籌此鉅貨。以清債。宿逋多方懇求。繆良絕不能稍待。求以分期陸續歸還。亦不允。必一次掃數歸清。夫婦二人計無所出。他處又絕無可以借挪之方。乃復倩人善說於繆。求示辦法。輾轉往復。繆始終堅執。惟須清還欠債而已。他無所可會。王姓聞壁鄰嫗于氏。寡居也。平時以業收生事。常出入各近村諸家。適以事來繆處。見繆不樂問之。繆曰。爾何知之。能爲我分憂乎。嫗固問之。繆曰。吳家老奴。借我巨金。索之不還分文。爲之奈何。嫗曰。彼家覆碗揭不起。舉其家人身上除衣鈕外。斷何來錢可還。先生債。先生真妄想。先生錯。不應始初借以資。今所謂老鼠洞內倒爬蛇。大難。雖然先生何必定索其錢。彼家小娘子。出落得花嬌玉媚。雖是荆釵布裙。却是美人架。子先生既不能得原錢。能得美人不勝於錢乎。繆曰。不瞞你。我初借錢與彼。正是此意。孰料彼老牛不俟我回。彼

已將其女字於王姓。是亦無可奈何事。媼曰：此何難？先生能厚賞老身，區區微勞當可效之。憑三寸不爛舌說之。特先生必欲得美人，必破鈔乃可。吳家娃價值應不菲。王姓亦吝。先生能拚擲數百金，使王姓退婚，吳老兒焉敢說出二語？繆大然之即命媼往王與吳兩處善說之。媼至吳處，反復陳詞，罕譬曲喻。吳老夫婦似欲為之動。特恐王姓不之許，故不敢即允。媼遂復往說王曰：子知繆良之勢力乎？子舍人而得財何處不可再娶一佳者？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若固執禍且不測，子何思乎？王生大怒，逐媼去。媼恨而行，返命於繆良。且云：容徐圖之。蓋媼既見遂於王心，乃不甘棄之得賞之心，本甚重，遂不惜出全力為繆謀。既希得賞，又期洩憤蛇蝎之性，發矣。

王生於子媼行後，向本知繆良行為者，不早圖，必有變。乃親至吳處計畫一切。吳老夫婦正無以為計。見王生來，謂王生曰：吾家女兒與子，我二老心原甚願。無如借繆良錢債，無以償還。彼情媼來，欲以小女為償。小女既字子，我二老豈能翻悔？第子能為我籌借若干，以還繆良，俾免繆良借口。方可無事。不然，恐無一日安也。子不能者，我實無法以退繆良。王生曰：然則翁是欲我退婚乎？求婚者翁求，退婚者亦翁之是言。可以出諸口乎？我貧甚，何以能助翁翁自想萬全之法。若我則惟以速迎娶為要。吳老曰：子既無資以貸我，忍我為繆良逼迫死，爾且得新婚之樂，爾心安乎？王生曰：然則看翁見逼於人，婿心實不甘。無已，翁能速示以嫁期，允我迎娶，我與產助翁可也。言時，靜修忽自房中出，跪於王生前曰：君能如是大恩，妾當圖死以報。無論父母允許，妾何日至君家與否，妾即日隨君行可耳。吳夫婦曰：縱然如此，亦必擇吉成禮。萬無草率。至是之理，恐王家亦覺減色。王生曰：是亦不妨。

事且急翁女言是可從也。遂於次日即爲完婚期。

及繆良復遣于媪來。始知靜修已嫁。索欠乃益急。且鳴之官。王生之典產金適送。至吳老大喜。如數還之。繆雖使喪亦無他法。然念靜修之心終不死。而于媪洩憤討賞之心亦竟不死。謀乃益急。於是獻計於繆。不若死王生而寡靜修。靜修以青年無嗣。家又貧如洗。斷無可守之理。然後留其父母以重金。豈有不成。繆以爲然。謂媪曰。然則謀死之法。爾代爲之。方可。但須不露痕迹。始爲妥當。媪諾之。於是日日伺隙。思百計。以致王生命。趁許久卒不得其當。

一日繆良閒步至村北之古廟。廟破久無住持。瓦礫成堆。草樹塞道。繆良無聊。甚小立。環殿瞻仰。佛像。佛像半已剝落。忽聞墻下枯槐上有閤閤聲。疑是鳥啄木作聲。諦視之。却無片羽。突見枝間一花彩斑斑。蛇盤踞之。蠕蠕然動。移時斗從枝上躍。跌於地。蛇伏不動。又移時復上枝。復跌如前。如是者三次。跌下時仍如前。蛇伏再視之。非蛇已成。鼈矣。縮首藏脚若暈良久。伸足脚欲行。繆良忽念聞媪言王生好食鼈。彼擬投毒鼈中。以鄰人交際送之。彼必樂食之。因而斃之。茲鼈乃蛇跌而成。向聞人言蛇跌成鼈。初不之信。今親見之。又聞蛇跌之鼈爲縮骨丹人食之。立縮小其身體。以此命媪送之。去不甚妙。乃捉鼈。携之。回喚媪。至將鼈與之。令送與王媪。起欲行。繆精念不安。以後王死。倘成案。以有媪送鼈。媪卽不能乾淨。乃問媪曰。爾家既與王鄰。爾將鼈潛放王院中。令自捉食之。彼無從怨人。彼自白死。媪曰。此計甚善。乃携鼈去。適大雨。媪隔墻見王夫婦着雨具。在院中理陰溝水道。媪暗將鼈

自墻根陰溝之通王院者。放之過王院。王見之大喜。呼靜修曰。速助我捉鼈。此鼈甚肥。烹食之必甚美。靜修既獲。鼈殺之。烹進。王食之。甘甚。靜修素不食。鮑肉。故一樹亦未嘗食。後又炊許。王徧身覺癢甚。令靜修進浴。具王自掩門。沐於房。爲時既久。不聞聲息。靜修疑之。啓門視之。不見人。影惟浴盆水赤。爲血腥而已。乃大號。繼自隔墻聞之。知已得手。乃故來視。靜修問何事。哭靜修具言之。媼冷笑而去。遂急奔告。總良曰。事已成。速設法。報之。官謂靜修有外遇。謀殺其親。夫官必定其罪。先生然後。贈以重金。令其父母出頭。再重賂官中。營救靜修。靜修必得免。出獄。知先生設法救他。他必感恩。自然從先生。無二心。終然之。乃與媼以資。令勾出王族中無賴子。首靜修於官。官既逮靜修。以事關風化。未可稍寬。不待繆良行賂。卽以酷刑拷靜修。修不能堪。招之。特供。不出奸夫。爲誰。死尸究何在。案不能定。然官已具謀殺親夫呈詳。各上憲。員鐵案如山。繆亦難以用其賄。繆於重訊靜修時。於人叢中看靜修。囚首喪面。已非復當日風貌。心亦大冷。故亦置之不復憶。無何。此令已卸事。周令者名翰林也。大挑外放。家攝是邑。象見此案。疑竇頗多。提案詳加研訊。問靜修當時怪事。靜修復照未受刑訊以前原供。一一供之。周公於是已知其大概。乃傳班喚作往。王宅檢驗尸身。差役以尸無下落。新官糊塗。徑云。驗尸戶從何得均。嗤之以鼻。及至命靜修領往浴室。周公命掘之。衆均莫解其意。旨至五尺下。忽見小蛇數百條。圍一小人。長僅寸許。細視之。面目絲毫。不差。乃王生也。衆皆咋舌。驚周公爲神人。周命鄰左其認之。皆云不差。周公乃說明。所以謂此鼈乃蛇。跌成。名縮骨。丹人食之。骨卽縮小。所以王身祇寸許矣。前令不知博考。惟南莽以嚴刑求之。何供不得。當不知冤。

死。幾許人也。衆皆服。周公明案乃結。釋靜修。然皆知王生爲誤食毒物而死。不知其他。乃靜修回家後。聞其父母言。已入獄。繆良與父母以重金以救。己心乃大疑。乃偵探許久。思來往者。于媼必能得其消息。於是與于媼交。益親復醉媼以酒。媼乃盡吐其實。靜修恐媼醒。知其洩漏。乃亦伴醉。以使其不疑。媼果不疑。又遲遲靜修乃托言不能守情。媼復媵於繆。已則脩容飾貌。光華煥發。以待之。媼晒之。爲之言於繆。繆喜納之。未月餘。繆忽洞胸死。靜修死於衙署大堂。周公驗其尸。一紙落自尸袖。蓋自呈殺繆復仇原委。并控媼官捕媼審之情實。盡吐置媼於法。靜修素不知書。臨命狀詞。乃求代書某代書者。官問某代書。代書具稟之。嗚呼。若靜修者可謂烈矣。可以諷矣。

無情 錦囊紅淚 (續第十三集)

碧痕

明日春。春病矣。小環多事。悉告其事於梅翁。怒喚清波。痛責不肖。且逐之。清波無如何。憤憤束裝而行。梅母探病。百方慰解。不知春心一縷。婉轉纏綿。有是乎。齷齪碎矣。滄海此時。引嫌避。恐不一見良友。以表而視之。態度如恆。但課讀之餘。則惟欹枕假寐。有時略訊病者於梅母。寥寥淡語。若無甚關心者。噫。多情如滄海。果無所關心耶。特以人言可畏。瓜李有嫌。千萬苦憤。茹諸蓮心。未敢輕出於口耳。小聰閑坐。百感蟬集。眉上心頭。裝載不起。乃濡筆裁箋。疾書曰。

傷春心事。愛花枝。十萬金鈴。要護持。惱煞東風。無賴甚。淒淒一夜。放狂吹。無人簾捲曉來風。一樹桃花。夢已慵。嗚。西窗剪燭處。殘灰撥盡。淚重重。

觀海

說 海

三十一

苦思憔悴意遲遲。嘔出心肝爲愛詩。翰墨因緣原古事。海隅何故漫相疑。
風低月冷可憐時。咫尺關山夢馳心。上離愁襟上淚。此情惟有一燈知。

滄海書說支磨閣坐愁絲萬縷。與門外柳絲共搖曳。一小鬟推扉入。鳳紙一方春蕙手筵也。讀其簡曰。

小病連宵。辱勞致問。區區五內。荷荷何深。春蕙子然一身。寄人籬下。幸叨舅氏珍愛。殊無苦惱。更得兄之親。

惠益。覺忘形何來。客作劇滋深。一曲生查子。淑真有瑕。兩字玉臺文。易安斯玷。古人被汗亦已甚矣。況有。

更甚於古人者乎。舅母愛吾輩甚。未能過貶其人。一場憤恨。惟有付之緘默而已。病中成小詞一闋。不足爲。

調聊以作紀念耳。鹿塵譜正。

小院昨宵風雨甚。侵人一病懶懽。藥爐茶灶合愁添。金瓶香縷。銀燭火纖纖。

兜上心尖。淒涼淡月掛疏簾。被翻紅浪。鏡魂斷。夢相嫌。一樣。篆成無限恨。層層。

右調臨江仙

滄海得此。回環再誦。一時不能致辭。僅以所書四絕報之。自此投桃報李。風騷之壇。又起矣。而梅母仍作盟主。月。

且於中常論二人之詩詞。曰之二子者。揮毫落紙。有如後院之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唯黃。

具在各損其長。可謂善評二人者也。

越日春蕙起矣。春蕙自受此創。一病幾旬。魂銷腸斷。淚乾神疲。幸有梅母之激勸。滄海之安慰。始克使茶尤奏效。

草木得靈。及勿藥。既占。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矣。橫雲臺下。顧影自憐。及一見滄海之容。更覺沈郎非昔。東陽瘦。

盡其詩思而憔悴耶。畢竟因愁人以清劑也。暮色暮才保恆相惜憐他憐我。懇懇成恩。既經一番坎坷。則進一重情網。既進一重情網。則深一重履障。多情人固如是矣。

心頭是非。牙關劍戟。奸人孽禍。誠非人所能料及者。清波受春菴之拒。忍叔父之辱。匆匆北去。啣恨滋深。百思有以報之。險心露山嶽。蜚語翻波濤。掉蘇張之舌。流管蔡之言於何父耳邊。道春菴之種種德義。行且謂叔父有公嫂母。外事外甥。吳某本狹邪兒也。同居一處如水。就翠眉語目。言醜態畢。露不特此也。交一班時髦女生。聯翩出遊。姚黃魏紫。各爭顏色。引來狂蜂。落蝶。垂粉翅而掠香鬢。予初見此。大爲驚異。以爲今日之春妹。與前日春妹判如兩人也。噫。何父聆此。憤火中燒。一方老面。由白而轉爲紫。藍色。清波知其盛怒也。爲計已得。復怩怩作態曰。死罪死罪。造此口孽。唐突尊前。該墮狼舌地獄矣。祈減盛氣。春妹青年行動。固多不經。長則自知矣。何父曰。謝汝相告。吾自有法。乃呼老僕別賀曰。汝速南去。取三小姐與公子來。僕唯唯面退。清波中心竊喜。私曰。小妮子當知我矣。然尤假慰何父。勸其勿勞往返。函叔父資之足矣。何父婉却之。

弱心已藏。別淚難澆。春菴小病初起。與會時豪。與梅母滄海等共坐紅藥欄畔。高談故跡。時欄中芍藥盛開。靜含露。順如人淚。然滄海曰。白居易詩有疑香薰。春菴是淚着脂。朋誠寫真也。春菴曰。元微之之醉女。醉後泣亦頗不弱。梅母曰。爾等亦曾有勝古人之作乎。曰。姑試之。於是展桃紅箋。各自尋思。移時春菴曰。我已得矣。恐未必佳。乃執筆書如下。

謹惜餘春上綠枝。東風開到是將離。紅欄幾曲斜敲。暹贈汝香投。南國詩。

衆讀其詩曰。驪珠爲爾先得矣。他人所得鱗爪。何如不探。於是滄海攔筆。正讓讓開。人報何僕至。遂罷吟。及見何僕行色。匆如執印牌之僮租吏。急於星火。但謂主人有命。促小姐即日北上。未可逗留。衆人陡聞此語。各呈驚恐之色。詢謂主人有病乎。曰。無之。乃袖出小簡。係致梅公者。簡中但言弱息相擾。心甚寃寂。今遣僕別賀前來。接其來京。以免相勞。且便爲之議婚云云。梅母閱之。黯然春蕙。嬌低。俛泥首不言。閻葫蘆未能打破。啞迷兒。煞是難猜。最難爲情者。則惟滄海陡聞此信。如平空之閃霹靂。驚魂已斷。面亦冷冷。然成慘白色。蓋以才人如命。知己難得。同心人一去坐疊長安。其不黯然銷魂。豈可得乎。有頃梅翁歸。得書亦驚異無似。訊別賀以究竟。答以不知。翁曰。此中必有特別之原因也。吾久欲赴京。今當借往。於是令剋日東裝。一面往署乞假。明日行期定矣。春蕙亦檢點行篋。以待逐塵。

靈媛乘秋發。仙裝驚夜催。天上傷心惟七夕。人間最苦是別離。滄海當此之時。欲留無計。慘澹顏色。有如中酒。忍得兩眶淚點。以待臨別一灑。且春蕙此行殊異。金錢無靈不報。吉凶憂心忡忡。徒喚奈何。檢得錦囊一個。爲平日寶用之物。願割愛以贈同心。當臨行之前一宵。小廳同坐。寸陰可惜。但覺千言萬語。欲說無緒。惟相對作楚囚泣。燈昏夜冷。共助淒涼。萬般無奈。作惜別詩二律。並錦囊以示春蕙。曰。與妹交情。惟願以詩。今將別矣。錦囊爲保存心血之物。他年囊中。願替吾二人心血。死有幸矣。北方寒厲。諸爲珍重。別矣。春蕙接詩讀曰。

視眼香消蠟焰新。別筵珍重惜嬌嬈。粉。淚。演。翻。疑。賦。酒。爲。愁。攻。轉。易。醒。修。月。世。難。求。玉。斧。護。花。身。願。化。金。鈴。問。誰。隔。院。彈。瑤。瑟。可。管。離。人。不。耐。聽。

多情只說背憐才。解渴徒教等望梅。金。縷。衣。輕。寒。骨。瘦。銀。缸。淚。重。燭。心。灰。釵。分。翡翠。靈。魂。斷。水。閣。蟾。蜃。怯。滿。催。明月。青。楓。來。夜。裏。綺。窗。可。是。夢。初。回。

一聲一咽一字一淚。詩未讀已。則淡碧衫子已成。鮫人珠盤顆顆承滿淚痕矣。納詩囊中泣不成聲。曰。或君厚意無可言。剛此刻方寸已亂。思詩不成。惟有二十八字。聊以答君。今後好自爲之可矣。言際執筆書一絕於箋上。

花落雨餘夕照天。芳春欲去恨綿綿。夜來只恐東風甚。亂逐殘紅到水邊。

書已。自懷中出一小影曰。予生平不願以色相示人。故攝影僅一試也。印成二張。今與君各一。聊作紀念。語際一響來曰。明日曉行。夫人來催眠矣。春霖乃忍痛一別多愁胸中柔腸已斷。薄羅衫上紅淚尤濕。傷哉。別乎春霖。既去此一夜之愁心固非作者所能繪於萬一。待明日破曉行人登程汽笛一聲。有甚於陽關三疊別矣。別矣。不情如蕊香亦灑一掬熱淚。梅母之腸轉九迴。滄海之心成漲粉更無論矣。

雙丸跳海去如箭。急春霖之辭鄂堵已兼旬矣。魚沉雁杳消息斷無。此間愁人得無迴腸欲斷。望眼欲穿乎。越日梅翁歸矣。成葉問信梅翁曰。抵京後勾留公事者三日。及往見春霖已成誤人矣。此次取其赴京。蓋因清波無賴鼓舌與謾三字成冤。百口莫辨春霖處此痛不欲生。幸二姊左右之不致自決。及予至。竭力爲之辨護。其父始明。

然悔已無及矣。予且安春葆之心，且呼清波而責之。然春葆耿耿之懷，意未肯或釋也。但是非已明，二姊在側，當可安然無恙。初予本擬居間，以滄海約婚春葆，厥聞已納段生之聘，故未敢輕於嘗試。梅母聞此，浩嘆良久。及視滄海，則兩頰慘白，作炊蒸色。初時目眩而暈，哇然一聲，腥紅點地。梅母大驚，即遣人扶起入齋，且一面爲之備醫藥。噫！滄海從此病矣。滄海之病，梅母固知之，然而心病莫得心醫，不竟懶懶而不起乎？乃乘其病未深沈之時，設詞解之，謂春葆之冤，既自無他慮，至於婚約，乃傳聞之詞，何信以爲真？吾今爲汝以一函至京，取巧問之，自當有以報我。且春葆不日恐有資來，子姑待之，勿輕試其身也。滄海得梅母之慰，亦以爲然，乃服藥漸起。學課如常，惟日盼來書，兀坐窗前，凝望小影而泣。久之曰：如重得相見，想已綠葉成陰矣。遂吟《簫首之風》、《落花殘葉》、《滿枝》、《二律》、以代悲聲。由是無日無夜不玩此影而吟此詩。如有神經病者，此篇開章之境，況即此時也。

心懸雁足夢繞羊腸。滄海坐斗室，觀曉日明窗，都是無可奈何之天。惟此小影無時或釋，時而對之笑，時而對之泣，時而對之言，語問答詎盡裏真。真登重如昔，不一答此多情之良友。滄海閱之良久，濡筆含淚，題一律於後。曰：縱不能言，亦可人眉端。眼角見天眞，面偷桃蕊三分艷，額借梅花一點神。有恨是含離別淚，多情肯伴苦吟身。思量到底，難如昔花下論詩笑語親。

書已與會與愁恨不減，另箋吟曰：

難償營室五銖錢，拚把三生石補天。莫道有情成眷屬，明知無分作神仙。夢隨柳絮春難繫，愁擬吳雲夜不

眼。紅豆。昨宵。墜角。裏相思。顛。上落。風前。

且吟且書且憶。擱筆曰。吾詩寂寞矣。吾詩無人和者已久矣。爾無消息。石榴紅豈真相思無益耶。忍哉。春妹。縱不憶我。豈弟氏亦忘之耶。忍矣哉。

人歸本來。信傳噩耗。時當學期考試。而滄海竟病不得赴。瘦骨支離。寢食獨眠。望個中消息。尤如瓶井。縣縣。遠念。恨何如之。俄而蕊妹來。持小包裏。殷勤上呈。滄海視之。舊錦囊也。面上色。結郁化。作慘綠。愁紅。彩色模糊。斑點。斑。藉見而知爲血與淚也。囊中藏詩卷一題曰錦囊葦草。外小柬一方。急折讀之。墨色慘澹。字跡斜草。非復舊日。簪花格之秀麗。斜紅淚迹。斑斑可認。料其下筆時。心傷腸斷。百不自由也。誦其詞曰。

藥爐。煙冷。鳳燭。火殘。此春寒作書之時。候也。嗟乎。此別後作書之初。次亦生前作書末次也。春孩生也不幸。幼失慈萱。略具慧根。便播愁種。及長。姊妹零落。形影孤單。椿蔭遠隔。籬菊依人。幸承辱愛。生也感恩。乃黃口。讒人朱鳥。剋命一番。掉舌千載。成冤消夜。捫心慚憤。交集雖然。水落見石。到底白玉微瑕。區區之心。如五夜。嫩香已灰。爐火半交。情癡。愁。病。厭。接踵而起。自此討生活於藥爐。煙裏。延旦夕於芥水。味中。珊瑚枕上。淚。點。皆紅。哀玉缸中。血。睡。化。碧。有夢不雙飛。蝴蝶。成聲。和五夜。杜鵑。情可。悲哉。心乎。哀矣。感我姊妹多情。殷勤。解慰。竟使草木有力。消息平安。乃收將。鳳紙。寫相思。以無由檢點。錦囊。望心血。而腸斷。心頭起落。病勢往來。窗前。夜月。送來。殘缺之光。籠外。黃花。搖動。支離之影。未能了恨。何以爲情。乃起希冀之心。恆對自作。解之言。

不意多事。與剛橫加。戮斧無情。太守亂點鴛鴦消息。傳來死生之判。浮梁買同。稱幸福。耶耶卒也。嫁才人。亦大可冤哉。是乃生前孽也。雖然言在水人事。決慈父春蓀。何忍違慈父之命。以自擇。不知聽命理也。自擇情也。欲從情則違理。違理不孝。罪莫大焉。欲從理則違情。情人生幸福。從茲而斬。嗚呼。我何忍逃情天而入地獄乎。生無可戀。堪爲鬼死。倘能化作灰。從此不敢妄言自由。謬說幸福矣。竊思春蓀與君。忝屬腹季。嫌無瓜李。聲氣相應。翰墨爲緣。往者有心。相愛今已無力。可終從此盤龍明鏡。難餉秦嘉。辟惡生香。不寄韓壽。感君情意。願報來生。還我本來了却。今世墨血三升。化嚼鴉而北。問瘦魂一縷。附飛鵬以南。圖祝君好。自爲之。勿爲我戚。死亦心甘。使他年得志。走馬燕巖。分杯酒。以奠荒墳。不亦幸乎。如其爲我傷感者。直教死多苦楚。深入地獄。不可以魂夢見君矣。惠賜錦囊。未忍與薄命人。一槩埋沒。殘稿實之。存此一點血根。以作留別之紀念。嗚呼。墨血心肝。吟成柳絮。幾多血淚。化作桃花。目眩心搖。精血乾矣。伏杖草此。不盡欲言。將君前途多福。俾我泉下大安。春蓀泣白。

書外有一慘綠花箋。字跡益斜。幾不成行。其辭爲

前書既已。頭暈心湖。紅風上湧。嗚來盈。充余姊妹。駭然而至。百班哀痛。我此時之心。轉覺清。晰毫無一絲痛苦。然已知辭人間世。不出今夜。錦囊事至。囑余姊妹。寄來。且討此箋書之。縷縷不盡。聊作小吟。以殿尾聲。情生。壓死。果然。癡大限。如斯。誰敢辭。小院一株紅豆。子願君。剝盡了相思。

雙樹。燕山。形影。分子。規聲。慘不堪聞。來宵。月魄。宿荒塚。一縷。遊絲。可見。君去。不留。一點。痕。未知。雪憤。與。酬恩。只有。錦囊。三百。首。寄與。故人。仔細。論。

獨。殘。淚。冷。滿。寒。催。睡。鳴。爐。香。寸。寸。灰。一。陣。輕。風。吹。散。後。化。為。蝴蝶。向。南。來。

巫。缺。哀。猿。聲。悽。苦。枝。頭。望。帝。語。語。斷。腸。此。詩。此。信。所。謂。滴。滴。是。淚。滴。滴。是。血。者。矣。滄。海。認。一。字。滴。一。淚。讀。一。語。咽。一。聲。如。五。夜。悲。茄。如。三。秋。蘆。管。無。字。無。調。但。聞。其。鳴。嗚。哀。鳴。而已。讀。既。竟。則。大。哭。一。聲。倒。於。文。柏。榻。上。一。口。血。凝。於。兩。頰。澎。香。駭。極。而。說。梅。母。與。家。人。來。急。呼。滄。海。一。時。甦。蘇。則。伏。枕。大。哭。梅。母。且。勸。且。閱。其。箋。亦。自。揮。老。淚。曰。可。憐。可。憐。春。孫。竟。已。死。乎。

瓶情 蓉城血

悔 初

(完)

白。蘋。秋。老。紅。蓼。花。疏。淒。淒。切。切。之。音。融。成。一。片。忽。聞。一。樓。痛。哭。聲。嗚。咽。震。耳。鼓。隨。聲。而。往。則。其。聲。發。於。某。巨。室。中。見。一。絕。妙。女。郎。煙。柳。凝。翠。露。林。含。淚。一。時。推。波。助。瀾。洋。溢。於。雨。昨。間。且。泣。且。言。曰。天。乎。無。情。留。此。薄。命。殘。花。誰。為。護。惜。若。從。君。之。惠。而。有。之。則。結。草。銜。環。自。當。圖。報。言。已。哭。益。哀。其。聲。悲。慘。直。使。鳥。雀。驚。飛。草。木。失。色。斯。時。一。室。中。惟。聞。突。聲。嗚。鳴。惟。見。淚。波。汨。汨。悲。莫。悲。於。此。矣。

賢。則。有。勸。慰。者。有。竊。笑。者。余。不。知。為。何。事。但。聞。女。郎。所。言。則。知。為。青。年。廢。婦。然。未。知。其。何。以。哭。之。哀。豈。此。中。別。有。理。由。耶。余。亦。不。暇。細。詢。妄。預。他。人。事。勿。勿。而。去。越。數。日。經。過。其。門。斯。時。之。所。聞。者。非。復。女。郎。哭。泣。聲。惟。聞。衆。僧。而。

無聲而已。余心知有異。正注視間。俄聞一人言曰。傷哉女也。以蘭心。煎質之。彼妹爲柏節松筠之孀婦。邪人迷於色。繼母惑於利。女不願爲。瓜婚之妾。以美蓉。齊畢其命。嗚呼。道旁枯骨。仁者動心。門內哭聲。行人變色。人非木石。聞女郎遭遇之厄。亦當以一副眼淚。爲傷心人下也。

女郎姓吳。名慧娘。產於吳王臺畔。八齡卽失恃。其父曰伯棠。繼娶陳氏。繼母頗暴戾。不復如生母之賢淑矣。久之。女父以痰症歿。幸繼母產一子。得延一棧。惟家窶貧。無恆產。慧娘佐以鍼。蓄以補家計之不足。其母喜曰。兒能爲我分勞。他日相夫。必爲賢內助。不使孟光。專美千古也。慧娘聞言。益加勤奮。女紅而外。兼事讀書。故能字仿。簪花才高。詠絮。非特美而賢。且又淑而慧矣。未幾。卽締姻於同邑王氏。王郎名錫諧。時方爲中校學生。文定而後。父作道山游。家益中落。女母早有悔婚意。因女本貞節。議乃寢。

良辰吉日。花好月圓。未幾。錫諧行親迎禮。今夕何夕。同渡雙星。慧娘子歸後。鴛鴦夢好。鸞鵲情深。伉儷間。頗莫逆。一日。錫諧謂慧娘曰。吾家清苦。聊所素知。白頭。慈烏。尙操井臼。亦迫於境之不得已也。慧娘知錫諧意。卽應之曰。中饋爲女子之天職。妾當主持一切。以分吾姑勞。錫諧聞之。亦深喜得此賢婦。心益甚慰。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竭。久之。錫諧病矣。脈經折三。靈經侵二。慧娘時加注意。晨夕不相離。加被易衣。倍深體貼。調湯進藥。曲盡殷勤。至於一切飲食。凡關於衛生者。尤爲審慎周詳。不啻爲錫諧作看護。獨惜錫諧因勞成疾。本屬瘵症。十分病勢。難聞一糝生機。日復一日。其病劇矣。形容憔悴。氣息細微。一枕幽榻。大有夜臺風味。俄而心頭作惡。眼底皆花。正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昏眩間哇然一聲淋漓入地。慧娘驚曰：此穎然者何物耶？錫詰問言：復向地下注視，則見幾點炭涎，變作桃花色。悄然謂慧娘曰：吾病入膏肓，不能久於人世。吾負卿甚矣，惟吾家無伯無叔，無兄無弟，吾死而後，全賴卿織纈之手支撐。此衰落之門庭，泉下有知，亦當瞑目。言至此，默然者半晌，氣若不續者，嗟乎！錫詰以英姿蕤爽之少年，已屬半人半鬼，其去人世間，固已遠矣。

少頃錫詰又悄然言曰：吾家寒素，親黨彫零，吾死之日，誰來弔唁？又誰爲贊助？祇須草草棺殮，以了此事。吾已負卿，卿亦勿哭。此後事阿姑如平日，無他囑也。慧娘聞言相向而哭，錫詰母聞聲而至，見狀大慟，呼錫兒者再，錫詰忽張目視母，微言曰：兒不孝，背母去矣。兒死後，吾母不可哀痛，以增兒罪。幸有慧娘，在農昏定省，不慮無人言次，氣喘若吳牛，顏色慘白，無生人狀，遂於此一笑而逝。

人歸，何處情正，難忘錫詰既死，慧娘椎胸大哭，正如帶雨梨花，不勝有憔悴可憐之狀。其姑亦相向而哭，盈盈之老淚，則已并爲亂珠，奪隘斬關而出。此種境地，若人間，若非人間，離恨天耶？活地獄耶？有頃家人各收淚，理後事，棺衾既備，旋即大殮。斯時之慧娘，傷何如也。

嗟嗟！慧娘以賢淑之女，爲新婦之婦，兩載結縭，方欣好，一朝永訣，無奈分離。地老天荒，難覓返魂之藥，形單影隻，誰憐薄命之花。時慧娘母亦聞耗而至，大發慈悲心，亦賻下幾點眼淚，一爲慧娘慰，一爲錫詰母勸。錫詰母曰：吾姊尙有心頭一塊肉，無伯道憂，所難堪者，妹耳。殘年無幾，後願茫茫，不能視泉下之孤兒，何忍見閨中之孀婦。

傷矣。傷矣。慧娘母聞之，亦不過以老生之常談，作慰人之濫語。而今而後，慧娘之心，傷其姑之命，先短矣。

好事多磨。老天不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及一年，而錫誥母又病矣。蓋白錫誥死後，其母抱喪明之痛，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中，重以時疫大行，肌膚灼熱，唇乾舌燥，氣促力綿，雖進數劑，續命湯、草木無情，豈能療垂危之疾。越數日，竟被錫誥迎之去。嗟嗟！錫誥母逝矣。如慧娘何？慧娘一弱女子，連遭大故，愁雲慘霧，相逼而來。注視他人，則皆十分熱鬧；惟王氏門前懸掛喪旛，一片門庭冷落。風日淒清，亦王氏之不幸事也。

名花多難，茹苦三年，關耗連來，憤懷二次。慧娘之姑既死，固已孑然一身，所恃者惟此繼母耳。誰知此時之繼母，不聞憐之惜之，慰之護之，而反以勸嫁之說，引動其芳心。一日，謂慧娘曰：「兒家清苦若此，其何以堪？金盡囊空，蕭然四壁，債臺之築已比屋頂為高，且又無膝下之兒，所希望者何在？吾為兒計，當張射雀之屏，再擇乘龍之婿。桃夭待詠，花信未催，時哉不可失矣。」慧娘聞言，愴然答其母曰：「兒非不知阿母雅意，然兒之苦節久已誓守貞松，不願再歌穩李，即為後漏計，不妨以螟蛉子，延似續俾慰在天之靈。且兒克勤克勤，阿母深悉，恃此手中活計，無凍餒憂阿母何庸慮也。女母聞之，意不許，可姑待最後之解決。嗟乎！慧娘自有母氏改嫁之說，而慧娘之死期已不遠矣。」

未幾，女母又謂慧娘曰：「兒今形影相弔，貧不聊生，誰從事於女紅，願所入細微，難資贍養。盍移居我處，以節經費，且得免寒寂，憂亦計之得者。」慧娘隨其言，即攜孀作歸計。誰知入其室，則已墮其計矣。時則有鄰郎者，本與女母

舊相識。知慧娘優於貌。願以八百金爲聘禮。要作側室。倩趙媪與女母商。女母本有逼嫁之意。計乃決。惟後房一席。恐慧娘不贊成。即延趙媪說項。趙媪笑曰。老身以懷花妙舌代老夫人說辭。此思想無不允言。已笑謂慧娘曰。小姐以道。體之才。遇文君之配。老身深爲小姐惜。頃有鄭郎。年僅二十有五。家又睦於賢。因夫人有奇疾。至今未。夢。熊。擬。賦。小。星。一。什。長。抱。衾。獨。且。夫。人。以。賢。淑。稱。雖。屈。英。皇。儼。同。姊妹。小姐得此快婿。亦一生之幸福。較勝於。嬌。離。泣。守。也。慧娘聞言。嗤之以鼻。竟低其婿。婿之領。悻悻然入房去。趙媪見慧娘志不可奪。不敢迫。有頃。女母呼。趙媪出告趙媪曰。此事須行強忍。主義。吾當誘以計。不可感以情。成婚之日。吾有妙法在。若能如法。舉。行。彼。雖。巧。莫。能。遁。矣。言已。告以迎娶之法。趙媪曰。法則甚善。其如入門而後。不肯屈何。女母曰。此何難。聘禮可先付五成。成。則。補。聘。金。敗。則。返。趙媪聞言。喜曰。謹。閉。命。一。笑。出。門。去。

賈。院。有。母。好。事。必。踏。越。數。日。趙媪告女母曰。鄭郎爲明達人。亦深知此爲困難事。自宜委曲求全。今當如老夫人。命。女。母。開。言。意。甚。得。久。之。趙媪即交四百金。留其半。以待其後。玉壘既下。百兩未將。日復一日。吉期屆矣。女母謂。慧娘曰。吾前夢見汝。於途向我。作乞狀。以意度之。則未祝六句之冥壽。可知吾於某寺中。延僧誦經。祝汝。父。脫。離。苦。海。汝。爲。人。女。當。至。各。佛。像。前。一。一。祈。禱。亦。汝。之。天。職。也。慧娘聞之。唯唯不復疑。翼日之晨。女母起。獨早。信。然。謂。慧娘曰。汝父不祿。在冥間茹苦久矣。今在寺中作法事。恐有親族來。吾兒當華妝盛服。毋令他人笑兒貧也。慧娘此時。初有疑意。繼思繼母非他人。不妨徑往。誰知此一行也。而慧娘消清白之軀。竟斷送於母氏之手。

耶。肩輿款款健僕。嚴嚴此鄭郎迎。遊時也。女母見之而喜。告慧娘曰。其寺爲大叢林。僕人居多。數今着人來。延施主。吾兄且先往。我卽相繼而來也。慧娘曰。善。蓋此時之慧娘。距喪夫喪姑之日。已三載。於茲則已易素衣而爲吉服矣。晨妝旣罷。匆匆登與去久之。始抵鄭郎家。慧娘自輿中出。則見崇閣巍峩。屏樓高聳。忽自訝曰。異哉。此巨室也。非僧寺也。何爲乎來哉。深知此中必有異。正躊躇。聞忽見僕人吃吃。嗚呼。噫。我知之矣。此必繼母之詭計也。思已卽有女僕迎之入。慧娘緩步徐行。忽見一男子欣然出。笑謂慧娘曰。卿亦來此耶。慧娘曰。阿母爲先父祝壽。囑妾赴寺一行。不意錯到符府。妾實不知。鄭郎曰。卿既來此。果不知耶。抑佯爲不知耶。慧娘此時亦未知爲人妻。爲人妾。乃問曰。君意云何。查明告鄭郎。告以如此如此。且含笑而言曰。卿雖屈爲如夫人。然大夫人慧而賢。醋海無波。情天不缺。他日英雄。老吾決不爲左袒。且吾家多榮崇物。凡宮室園林之勝。服御飲饌之精。無不爭奇競異。卿一生享受不盡。何必拘從一而終之。謬說。甘令玉樓春色。錦瑟年華。長此辜負。以沒世也。卿亦知名花老。去遲暮。徒嗟佳會難逢。追悔何及。與其衾寒。請翠何如。帳暖。芙蓉吾言盡於此。卿勿失此良緣也。好言入耳。惡感在心。慧娘聞鄭郎言。登方寸。心中無論何種青梅。不能比其酸楚。向鄭郎而大哭。繼思此事重大。豈能以一哭了之。吾母出以詭計。吾亦嘗誘以甘言。乃詭言曰。妾已到此。其身如沾泥之絮。無復有自主之能力。敢不惟命是從。惟望君青眼相看。妾心慰矣。鄭郎聞言。點首。者在鄭郎之意。以爲天孫河鼓。必了宿緣。新人

舊人嬉嬉媿媿。吾一生豔福不淺。誰知理想與事實。竟有大相反者。嗟異矣。

女子善懷。情人多怨。慧娘既潔身三載。豈肯失節一朝。自忖繼母不情。令我自投羅網。彼享其利。我喪其節。是母氏之心。毒於豺虎矣。吾今既瀕於危。惟有一死。以全名節。且人誰不死。吾今無可生之理。自當從錦語於泉壤間。則碧落黃泉。自當相見。生前鸞鳳。變為死後鴛鴦。計亦良得。正擬待到黃昏。以三尺帶繫頸上。忽見堂前有芙蓉簪。一大盒。笑問老嫗曰。此何物耶。老嫗笑曰。主人有燻辦雲雨。窩將為煙霞窟矣。慧娘聞言。故作強笑。私喜此物甚佳。可為毒畢命之具。意既決。即於無人時。竊而吞之。服毒之後。適有一媪進夜膳。慧娘曰。吾今以哭泣之哀。不欲食。擬即擁衾而眠。老媽勿謂我。其媪聞之。含笑掩扉去。未及一小時。毒即大發。慧娘呼號於牀。第中如老馬嘶風。吳牛喘月。衆人聞之。即入房垂視。鄭郎亦聞聲而至。問以何病。慧娘志在求死。亦不言。與蓉城仙子游久之。煙氣自口中出。鄭郎始知服毒。急延醫士診治。然服之過多。不可救藥。即於是夕長逝。時年僅二十有三也。嗟乎。慧娘薤歌一聲。殘花自落。筠牀三尺。餘淚未乾。曾幾何時。竟致香消玉殞。鄭郎無奈。惟從優棺殮而已。誰為爲之。孰令致之。嗚呼。慘矣。

悲情 洛陽鴛鴦劫 (續第十二集)

德 字

製鏡。女校於龍門山。開紀念會。蔚蘭同校友往。鼻架金品。鬚垂頤。馬錦衣。燻草褲。丁丁款行於綠柳陰中。桃花。鳥裏香。眼含情。櫻唇帶笑。鶯不知花欲媚。人人欲染花。恍惚間。若疑月殿嫦娥。來自天上者。知與不知。皆極口稱。

贊曰。某校士女中人傑也。羣芳、各抒、俾、口角、流芬、香溢、四座。既而蔚蘭登臺演說。正其衣裳。尊其瞻視。起身獨立案前。以纖手撫絨氈。而炫爛之鑽石戒指。與凝脂之藕臂。兩相輝映。灼灼有光。旋轉其秋波。向左右顧盼。現出嚴重態度。促衆無譁。衆皆屏氣。不覺側耳。而聽女細數女界中數千年之黑暗。如何可以發達。至天足文明。家庭教育女子之獨立性質。自由結婚。幸福洞陳。無遺悲處。一字一派喜處。可舞可歌。如灑灑爲聲。囀於花外。說至天花亂墜。時幾令頑石點頭。離釋迦牟尼。廣長舌。猶恐未逮。聽者肅然起敬。目注神凝。噤若寒蟬。無復喧嘩。作笑語。但聞掌聲雷動而已。會散後。興盡而歸。曲肱支頤。探巾拂履。絮述會中佳話。滿室解頤。從此蔚蘭之名。大鳴於洛中。臺門貴冑。聞名者踵相接。舅氏恐多才謝。女親嫁王郎。頗慎重。雀屏之選。低昂迄不就。蓋天生美人。固留以待名士者。天上雙星。人間合璧。千古傳爲美談。俗子庸夫。那堪消受。

繼爲學語。乾鵲報晴。議婚消息。忽傳入蔚蘭耳鼓。因思婚姻大事。畢生苦樂所關。不自選擇。一任窈窕之類。倒拔。童狂且妄。許終身未免。墮入江離。或嫁得瞿塘買有誤。佳期或投彼。中山嶽。自戕生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若於真正愛情中。求一相知相親之人。覺意中人已成獨一無二。萬縷情絲束住。一寸芳心。牢不可破。後秦生來蔚蘭相借入園。微示之意。曰。此間凌雲之館。喜雨之亭。蜂蝶對舞。蝶影飛花。放合歡果。蓮連帶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學校課餘。書帷設罷。兄其惠然肯來。慎勿故步自封。佻解語。爲花笑人。逗弄秦生。含笑不言。戀戀之情。默與神通。早爲蔚蘭取。此際心旌搖搖。欲釋其中藏。前席見示。而桃頰微頰。啾啾不能出諸口。乃紅豆之。

芽未吐綠衣之婢忽來覘勃而詰曰午餐具矣蔚蘭與生前堂用膳新蔬翠芹香粳紅蓮努力加餐與殊不淺食已擬乘間一傾惻愍生家奴來促生去蔚蘭與致索然。

好事多磨好月難圓碧落天若故慳其緣以待佳人者無何母氏偶染寒疾蔚蘭憂形於色坐立不安延醫進藥必躬親其事羅巾拭吐玉手調羹食不甘味寢不貼席每於無人時自傷命苦飲泣吞聲秦生時來問疾見蔚蘭玉貌清顏頗深憐愛點點珠光已爲情人墮落蔚蘭感其意相對無言垂睫沈淵洩句母病占先藥小婢訛傳某貴公子婚約將定蔚蘭聞之如芒刺背如箭貫心自念衰病高堂瓦霜風燭養體養心缺一不可是以區區不忍廢遠倘效探春遠嫁演成種種離愁倚閨倚門何以慰母氏勞苦抑或附風攀龍自高身價錦衣玉食夫倡婦隨而冷暖人情能聽假盡烏鳥之私耶志惡其心不能自主逾時嗟然失笑曰終日在愁雲慘霧中腦筋胡不靈若是鴛鴦在前鳴雉何爲脫與彼結白首之盟即效毛遂自薦平原君當許我愛我之母與舅諒不我禁也倘味於先機不自裁決恐金鎖綠成林壘卿將爲情死矣徘徊午夜引領爲勞念在桑之鳴鳩方歌心結乃乘雲之黃鶴忽爾香沈適中學校考試期迫秦生作功課上預備運王勃之腹稿奪盧肇之錦標弄墨舞文聯篇累牘如抽絲繭如剝蕉心吐出字字珠玑揮就篇篇錦繡試畢復開運動會作郊外遊合校舉秦生代表服軍服着革鞋桓桓武士儼然公侯于城以故數星期不至而外間婚議再接再厲一日蔚蘭自校中歸勞髡開冰上人語聲刺入耳際舅氏唯唯否否蓋舅氏之意早欲爲一雙璧人成此一段好姻緣特隱蓄於中未曾發表耳蔚蘭則恐木

已。成。舟。海。難。擄。月。詰。朝。折。東。速。生。與。共。登。舊。讀。書。樓。索。襟。而。坐。促。膝。而。談。曉。曉。論。母。病。短。長。女。輒。歎。歎。生。百。方。慰。解。笑。靨。始。開。已。而。掬。其。丹。誠。乞。憐。於。秦。謂。衰。慈。年。高。報。劉。日。短。既。無。姊。妹。終。鮮。兄。弟。他。年。一。葉。飄。零。不。遑。將。母。孤。芳。自。賞。有。忝。所。生。愧。煞。蒲。柳。之。妻。莫。報。蓼。莪。之。德。阿。兄。知。我。憐。我。有。以。惠。教。否。生。未。及。應。蔚。園。已。頻。執。羅。巾。拭。其。杏。眼。似。無。限。傷。懷。盡。付。諸。一。腔。熱。淚。者。生。已。默。喻。其。意。故。托。辭。以。對。曰。聞。舅。氏。將。議。婚。豪。門。百。禮。既。終。身。可。托。矣。蔚。園。曰。舅。氏。老。老。不。諒。人。只。齊。大。非。偶。徒。增。孽。障。耳。女。已。棄。命。老。母。將。此。身。屬。君。特。視。顏。自。媒。不。免。爲。迂。腐。者。笑。也。言。次。羞。暈。紅。潮。無。限。情。瀾。湧。於。眉。睫。已。被。生。收。攝。而。去。怦。怦。心。動。酷。似。糖。榴。始。作。鎖。定。之。色。以。示。雍。容。良。久。低。語。曰。儂。自。揣。無。潘。安。般。貌。宋。玉。般。才。恐。多。愁。多。病。身。不。能。消。受。傾。國。傾。城。貌。耳。蔚。園。斜。着。秋。波。倍。添。春。色。款。步。生。前。緊。握。其。手。睇。視。其。面。輕。脫。鑽。石。指。環。約。於。生。之。無。名。指。曰。君。指。與。妾。指。均。指。環。無。鉅。細。之。差。殆。天。作。之。合。耳。生。亦。報。以。金。鎖。指。環。且。祝。曰。願。吾。兩。人。相。親。相。愛。有。如。此。環。女。亦。祝。曰。願。君。福。壽。綿。長。有。如。此。環。交。換。畢。生。握。其。手。且。吻。其。額。曰。信。誓。旦。旦。石。爛。海。枯。不。可。渝。也。歸。告。家。君。倩。冰。人。將。六。禮。消。言。納。采。以。達。情。緣。結。果。女。復。叮。嚀。重。叮。嚀。焉。此。後。玉。鏡。台。前。花。開。並。蒂。銷。金。帳。裏。結。締。同。心。溫。柔。鄉。添。一。段。美。滿。因。緣。鴛。鴦。諧。中。將。別。開。生。面。矣。豈。非。人。生。極。樂。事。耶。

良緣夙締佳偶天成鸚鵡籠前啄餘紅豆鳳凰臺上棲老碧梧二人滿志躊躇愛情濃飾雖淵雲墨妙嚴樂笙精不能爲之摹寫全神使鬚眉畢現繡幄後秦生歸告嚴君蔚園亦稟命老母轉達舅氏兩家尊長皆欣然色喜無

異言文定。厥辭親遊於。謂指願。問事耳。距知有脚陽。春去留無定。常頰明月圓缺。何常綽約。阮郎未作天台之客。孤舟漁父竟放武陵之棹矣。

秦生詩書舊族。家學淵源。父瞻韓。拔貢生。屢試不第。諱功名。守田園樂。二子生其季也。叔氏字夢康。弱冠舉孝廉。歷任浙東西。有賢聲。年逾而立。一子甫襁褓。向聞兄抱鯨魚之痛。腹書寬臂。并諄諄誠諭。嚴敦情深。棠棣誼重。竹林元方。季方可稱。二難近據錢塘。令馳書喚生。而遊就學。藉開北方風氣。兄不忍重拂其意。命生往。行李已戒。首途在卽。往辭舅父。與蔚蘭話別。久合乍離。黯然魂銷。萬語千言。幾不知從何處說起。良久。生執手殷殷曰。鵲橋未渡。驪曲忽歇。彼若無情。教我心碎。蔚蘭曰。男子志在四方。何能鬱鬱久居。此游學江南。開拓胸志。門楣生色。閣閣增輝。誠屬快事。但妹有一言。君須記取。莫戀江南風景好。故園辜負月華圓。耳生曰。妹本深情。儂豐。豈倖。父命難違。不獲已耳。兩人柔情繚繞。軟語溫存。雙雙淚眼。湧出萬種離懷。依依不忍捨。欲賦詩以記其事。方寸已亂。苦不成韻。將別。蔚蘭緊握手曰。天下最傷情者。莫過於生離。與言至此。忽然咽住。嗚咽不能成聲。若預爲異日之慘劇。寫照者。生僕來致促數次。始幾聲。鄭重幾陣。心酸含淚而別。蔚蘭佇立凝睇。秋水望穿。直至遊踪人影。與落霞孤鶩。齊飛。方悽然歸室。明日生促裝就道。風塵跋涉。宿雨餐風。孤客淒其。蜚魂悻魄。蜀道難筇。筇引那堪。卒讀而多情女子。處此當更有難以筆述者。

蔚蘭二八芳齡。深閨弱質。十年待字。百輛未迎。無限離懷。誰堪告語。惟於閒階獨步時。佇立凝想。輕曲玉筍。約計

芳程漫款。金蓮聊擬。進步望美人兮。天一方。思公子兮不敢言。九迴腸。曲似江流矣。越日入校。借二三爾友。談心聊豁胸次。乘女郎運動於碧蘿茵上。錦衣編舞。如萬千彩蝶。飛舞於沈香亭畔。令人眼花瞭亂。復強斟蘭作閉球戲。闌本傷懷。何心玩賞。第恐形諸辭色。惹人譏刺。吃作作豈。笑更覺難耐。強作解顏。逞出風流態度。拋擲一回弱柳腰肢。凌雲羅襪。步香塵而飄渺。隔花障而依稀。玩至不忍釋手。處翻若驚鴻。嬌若游龍。津津香汗。微潤桃腮。息息弱絲。添來嬌喘。更覺百般媚媚。而一種弱不勝衣之態。我見猶憐。多情人。曉之魂靈兒。將飛去半天矣。斜照西沈。羣花星散。星期日。女散步園亭。吸收新鮮空氣。蓋自生去後。不親園者已旬餘矣。至是始一臨。落花滿地。綠樹成陰。望春春不來。留春春已去。光陰逝水。人何以堪。惟有癡情蝶。尚戀此脂粉。殘香不忍遽去。而送春鳥。猶澈夜頻啼。惟恐春之少留者。觸景傷情。倍增惆悵。恨此身不作夢。莊化蝶。隨去。願他日幻成杜宇。喚春轉來。及登讀書樓。則塵封滿案。蛛網添絲。蕉影輕搖。日光慘淡。女形影孤單。癡立作幻想。偶值窗外風弄竹。聲疑可入。踐期而來。側耳細聽。音乖信杳。足欺魂迷。不知置身何所。一個身。斜倚椅上。萬斛愁來。如泉湧。畧定片時。騰海少覺清明。起而檢點牙籤。見生遺書。名書字墨跡。宛然。同篋比肩。拈韻連袂。閒吟此景。此情。歷歷在目。竹幾何時。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感。造物弄人。何竟教青春不再也。思念及此。頓開清明之心。思又被愁雲籠罩。覆物懷人。呆若木立。不能遠書廚一步。正出神時。手倦拋書。擲地有聲。霍然夢醒。鎮定移時。低垂素頸。細細腰。伸如藕之臂。以纖手拾書。起探巾幘。拂曰。勿使元崑。壓我江左。夷吾也。收拾畢。竹影搖窗。日將亭午。遂口占一絕云。

晨粧初罷。上書樓。底事春殘。倍惹愁。十二闌干。憑眺望。桃花人面。兩悠悠。

信步拾級而下。輕移蓮鈿。漫穿芳徑。效點水蜻蜓。款款飛去。

提籠採藥。夢繞漁陽道。青瑣梅詩。歌而闕。閉閣深情。自古爲然。女也。情別傷春。無日不與愁魔相搏戰。乃讀江郎之別賦。碧草懷幸。王母之開屏。青鸞有信。女得書。輕絮微密。細展花箋。於菱花臺前。口角噙香而讀之。

驪歌一曲。蛸月兩圓。千里常縈。五中俱碎。憶白緣結。琴書同遊。於廊環福地。秋聯風雨。閒吟於芍藥欄杆。才愧妻航。雲英垂盼。學漸草因。月老牽絲。天假奇緣。心銘如篆矣。乃鴛盟初締。方期旭日。泮冰馮策。忽道。道唱渭城朝雨。帽影鞭絲。隨離亭而俱遠。落花流水。與別緒而同縈。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僕學書學劍。竊愧無成。自西自東。徒勞何補。淒涼旅況。喜指環之稻。溫濕眺遠山。黛眉螺之浮翠。縮地無術。積想成勞。情重湘娥。淚盈角枕。雖有時細。雨清明紅杏。沾村家之醞。樓憶煙波。白雪聽鄂客之歌。而話到飄零。酒都是淚。聽殘離曲。咽不成聲。非王粲之依劉。懷歸有賦。效杜陵之客蜀。對月吟情。卿獨處瓊樓。尙希珍攝。莫教秋水一簾。寒侵瘦骨。春雲萬縷。愁鎖情關。此役之自憐。憐卿應卿。所自憐。憐僕者也。所幸七夕星河。心中有誓。定知巫山雲雨。夢裏非虛。計至紅映荷衣。劍當復合。黃飄桂子。月可長圓。大開雲母之屏。敬送仙人之駕。笑指鈞天之路。同吹蕭史之簫也。謹附拙辭。尙資意匠。紙短情長。欲言不盡。

杜鵑聲裏。一春過。撩起新愁。沒奈何。浪跡楊花。飛去渺。破窗。怨雨晚來多。懶隨鶯燕。尋幽徑。怕有鴛鴦浴。

說海

說 海

五十二

素波記得東園同檢韻。幾回低首細吟哦。

孤燈獨自檢詩章。風雨誰聯客子牀。好夢不教隨蝶蝶。新盟空自訂鴛鴦。綠楊春盡飄成絮。桂子秋深別有香。寄語雁聲休問斷。替儂遠送到洛陽。

讀罷瑤絨。粲然色喜。還來珠浦。默與神通。於是拂雪。浪箋研竹。梢露吮鼠鬚。筆寫龍錦文。趁茲江南驛。使傳去。采桑梅花。爲情郎促駕。

春隨人去物共星。移零雨。徒傷彩雲。何在行踪已渺音。沈碧海。三千舊約重尋。依遍紅樓十二。聽話桑滄。離衷誰訴。數殘蓮漏。暗淚儻彈。方擬藕絲。細簇織就迴文。何欣樓泛隨流。不忘來水。寄瓊瑤於一紙。落珠玉於九天。兩字平安。適叶蘭閣之下。萬金鄭重。敢拜竹報之投。而且韻珠瓊。麗超孫郎之賦。言盟金石。纏綿具宋玉之情。臨風一鏡。此際焚香拜讀。明月千里。何時照影。雙來躡瓜待之。有期。覺蓮心之更苦。年已及笄。貞猶待字。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親朝露之晞。驚心白髮。看浮雲之薄。賢恨紅顏。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心如符火。獨夜自煎。妹才非謝女。慚無柳絮。高吟書卷。奈嘉聊。綺花箋寫。恨兩墨本不能。詩東施。偶爾效顰。謹酬鄧曲。乞運宋斤。嗟此癡情。知蕉心之捲。兩休學浪跡。等水面之飄。花尙乞好音。惠我時。須片片魚鱗。還期遠道歸來。同看雙雁。雁字望雨。殷情臨風。拜手肅承。淑問。祇候與居。異地風寒。莫爲惜花起。早深宵。餘冷休因愛月眠。遲溫玉體。融顯影。而自憐。寂寂花陰。常有目。而其賞。前程無量。後會有期。韻二章。願君百福。

九十春光瞬息過。人隨春去恨如何。幾年文字因緣重。一別天涯感慨多。垂泣雙行憐。燭淚開愁萬種付。簾波花前月下。添惆悵。把新詩細細哦。

支離瘦骨。誦瑤章。半倚妝臺。半倚牀。靜夜餘灰。溫寶鴨。輕絲無力。繡文愁。愛花怕看花。增艷惜玉誰教。玉有香恨。煞黃鶯啼。太早。驚價清夢。到遼陽。

暮春已過春服既成。小奚奴檢點。雪羅衣。撲螢執扇。作寄書郵。忽忽就道。生得書。自別有一番鼓舞歡欣之概。流連不盡之思。而蔚蘭之心。早隨南去之鴻。以俱往矣。書既發。赤鳥西墜。玉兔東升。清光萬縷。透入紗窗。蔚蘭獨坐。敷樓玉腕托腮。手抵牙兒。漫想來書意味。就寢後。牀前明月。燭起相思。一枕獨眠。千迴百轉。約計荷花香後。卽是歸期。則巖然喜一轉。念間又恐芳草萋萋。王孫不歸。楊柳陌頭。愁煞闌中。少婦。輾轉反側。不能成寐。越一時許。合眼朦朧。悠悠蕩蕩。迷迷離離。若隨寄書郵。至一所在。轉瞬。郵人已渺。但見朱欄玉砌。綠樹青山。紅塵不染。碧水長流。爲生平所罕。到往復。流連。覺清風拂面。花氣襲人。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故鄉無此。好湖山。偶逢樵者。問個山名。以太虛幻境。作遊秦桃源。亦生平一大快事。正尋思。問樹影中。隱隱有人行。來近前。耶之秦生也。久別重逢。悲喜交集。蔚蘭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生曰。今夕何夕。見此秦者。相對款款。萬種離懷。不知從何處說起。女忽曰。離多會。少人何以堪。得此佳境。老於是。鄉足矣。但境好。名須識也。生曰。此西湖風景也。適從何來。逮集於此。留得香痕足。爲湖山生色。蔚蘭曰。爲訪蓮花六郎。來自故鄉耳。相與携手流覽。領畧湖山風味。生復爲色色指點。行至

岳王墓前。覺江山依舊。宋室已墟。爲之灑英雄淚幾點。至森小墳。更流連不忍去。以爲黃土埋骨。青樓何在。而柳
 色春藏。猶復噴噴於詩人之口。兒女私情。隱隱觸起。情思少倦。生已覺前請曰。盍歸乎來。徹齋荒蕪。小住爲佳。惜
 非金屋。有辱玉趾耳。恍惚間。抵生寓室。滿壁琳琅。陳設精緻。紫芝眉宇。爽氣撲人。俄聞暑假屆。生買舟作歸計。
 蔚蘭與之同舟。共濟汜流。北上乘一葦之所。入臨萬頃之茫。然浩浩乎。若鴻虛御風。飄飄乎。若羽化登仙。蔚蘭喜
 形於色。想天下情人。多淪落不偶。吾兩人同游同歸。彼蒼者天。何獨厚我。此後歡喜緣。可以永結。長恨歌不必再
 譜矣。行至揚子江頭。天清日朗。風靜雲收。遠望金焦。煙霞煥彩。擬留詩以紀其勝。俟而馮夷鳴鼓。川后興波。日星
 隱隱。山岳漣漣。風波洶湧。檣傾楫覆。驚惶之頃。來舟已覆。失生所在。女幸被鄰舟所救。得以不死。乃掩面哭泣曰。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既不使我得成美滿良緣。又不死我於風濤險惡之旋渦中。徒令我處此荆天棘地。不死亦
 不生。千里故鄉歸期。何日償尙何顏以苟活耶。湧身往江中一跳。雫然而醒。驚出一身冷汗。孤枕涼簟。淚痕猶濕。
 一燈如豆。魂夢不甯。如飲公瑾醇醪。不覺心醉如聽克靈舞曲。真箇魂消畧定。片刻聽野寺孤鐘。敲來夜半。知人
 靜更闌。家家已假息。在牀惟螿。唧唧聲。敲入耳鼓。如助予之歎息。蔚蘭覆去翻來。細審夢中景象。驚喜無常。變幻
 倏忽。究不知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方尋思間。春宵不永。一刻千金。黃梁未熟。曙色已昇。春末夏初。晨光熹微。習習
 涼風。由窗棂透入。促筋刺骨。勉強披衣起。留漱畢。坐對菱花。覺一夜失眠。清減容光。已爲卽憔悴矣。(未完)

善 說 雙 鴛 鴦 塚 (續第十二集)

傾 然

第九章 圓成鴛鴦

時已入秋。此曠幽之地。四邊盡肅。似有微霜。而風聲颯颯。蒸於樹杪。爲狀至幽冷。淑蘭所衣甚薄。覺寒氣侵人。謂仲雲曰。其歸休。於是二人携手以行。璧合珠連。真一時之佳偶。仲雲步履緩。一步僅數寸。蓋欲延長此時間。使纖柔豐潤之手。久久在握。然不半時。已至旅館。如去清寂仙鄉。入繁華塵土。但挾得仙子歸來耳。

仲雲隨之入室。坐小凳上。淑蘭則在几傍。與之相對。互相笑語。狀至雋妙。室中電燈罩悉作玫瑰色。紅影迷離。中正映出美人嬌態。矣。仲雲不覺樂極。而歌聲靡靡。然乃某名家之作。詳句頑脆。絕倫。淑蘭聞之。亦覺心醉。以纖手拍案爲節。曼聲和之。歌喉至軟。而仲雲一經其和。如身在霧中。迷惑萬狀。蓋已入於溫柔鄉裏。一閱未終。卽戛然而止。惟以日視之。請其更歌。淑蘭弗答。仍度前曲。未三句而停。自以袖掩面。轉身他向。愀然曰。我不歌矣。君屢目我。仲雲曰。卿之秀色。余已飽餐。然愈視愈美。殊不覺厭。父母而外。卿乃我至愛之人。此愛當至死不變。一心血。舉世精神。悉貫注於卿。吾輩婚約已定。雖無父母媒妁之言。然處於疎星朗月之下。其允此正事。正大光明。較有父母媒妁之言者。爲尤佳。余父母均鍾愛。余隨可成就。然世事無定。設有不諧。余死必矣。淑蘭心念今日爲訂婚佳夕。何以忽發此不祥之語。心殊怏怏。然素不信預兆讖語。卽亦置之。微聲言曰。余知君言均出於胸臆。無一字虛飾。甚感厚情。余亦不復多言。諒君已早知余之心跡。綜言之。事諧固佳。苟不幸而有變。君從何路行者。余從何路行耳。刀斧臨頭。鼎鑊當前。決不負君。皇天后土。其共鑒之。言已。凜然危坐。莊嚴如天女。嗟夫。二人一夕

之語。各增十年情懷。前此各各心曲。尙秘而不宣。情雖濃厚。猶有物墜隔。今則心事披露無餘。二情交糾。萬無能解之日。如糖化於水。質點相合。卽化學名家。亦甚難分析。使能任之相相化。則此一盃甜美之水。亦殊無害於人。而必欲強而離之。離之不得。復傾之於地。使歸於無。何有之鄉。不亦大可悲哉。

少頃。淑蘭發聲曰。余前數日得舅氏函。贊美其子。不遺餘力。不及其他言辭閃爍。余甚恐其句語未畢。卽默然。仲雲曰。此老何居心如是之險惡。堂上或不至受其愚弄乎。曰。亦未可知。且余家財政。悉操其手。彼稍施其狡獪者。余姊弟無噍飯地矣。仲雲拍案曰。吾得之矣。此老心術。殊很毒。無比。來函贊其子者。欲汝愛慕而嫁之也。必欲汝爲其子婦者。可得爾家鉅資也。而贊成。來美亦不過懼汝年長。恐奪其財政之權。則彼無所施其伎倆。其心路人皆見矣。以余觀之。年假後可返國一視。畧畧稽查。若毫無過問。聽其舞弄。將來必受其挾制。試與震亞一言。彼亦必以吾策爲善。此本不當出之余口。然余卽卿。卿卽余。故不揣冒昧。以直陳卿其怨之。淑蘭曰。君言誠是。余甚感激。二人情話綿綿。不覺已夜深。仲雲遂歸。寢時念今夜殊樂。不知後此能再得否也。

翌午。日麗風和。仲雲等均。在室中檢理物事。以不日行也。二時。仲雲邀淑蘭外出。并挾畫具。仍至昨夕之禮拜寺。前卽席地而坐。陳小畫几一佈。既定。仲雲謂淑蘭曰。卿試描摹此間風景。層塔崇樓。芊草大樹。不可缺一。須工細。淑蘭曰。不若購一此間風景片。何必勞此心神。以自寫。矧余久不作此。必不能類。仲雲曰。卿第畫可耳。搦筆何爲。余豈不知有風景片可購。所以煩卿爲此者。固別有用意。在淑蘭聞言。乃一一陳畫具。張紙几間。以針釘其四

角。舉首四望。約有半時。腹稿已成。又先思其位置之高。下睹其光線之明暗。斟酌至再。始行落筆。仲雲則踴其旁。眼光隨筆以動。心中至樂。俄淑蘭欠伸以起。笑曰。成矣。殊不佳。有木弦氣無暢。逸致然吾力已罷。仲雲捧畫視之。則筆筆靈動。佈置井然。雖名手亦莫與匹。欣喜之情。直欲溢胸。以出。故淑蘭所言。亦未聞見。淑蘭見其不答。曰。爾何事。縈於懷中。不報我一語。仲雲始開之。笑曰。余神魂均入於畫中。且思及昨日。余二人訂婚時之情。景。穆。因。以。非。靈。聊。其。恕。我。淑蘭對之一笑。仲雲曰。此畫固佳。尙有缺點。淑蘭詢以何者。曰。吾二人之小影耳。淑蘭微搖其首。示以不允。仲雲固求。乃於樹旁增二人小影。神采奕奕。躍然紙上。仲雲贊不絕口。欣欣然曰。此圖當什數珍。藏於成婚之日。懸之以爲紀念。亦佳話也。淑蘭心念苟事不諧者。此畫徒爲一淒愴之物。稍不經意。語乃冲口。以出。急欲掩飾。已不可及。心中悔甚。仲雲皺眉曰。爾何作此。稍敗淒楚之語。余聞之心至不適。淑蘭聞語。羞澀不勝。答曰。余亦不知。何以忽轉此念。豈預兆耶。然只須持定主義。百折不回。努力前進。必達我輩目的。而後止。則橫逆之來。何損於毫末乎。惟恐心君無主。一經挫折。便爾氣餒。悉易前此之懷抱。爲可慮耳。仲雲正負手仰首天際。睹雲氣蒼鬱。厥狀頗幻。而實注聽。淑蘭之所言。俟其嬌喉一止。立俯首其前曰。卿卿之言。殊合鄙懷。余生平不濫用情。若用情必專。一而終身不改。然余七尺鬚眉。何顏立於世界。卿處余已久。可知此言之非誑也。

二人既返。適遇震亞。匆匆自竹君室奔出。仲雲念情壯。男子青年。美人相處。稍久。卽有情愫。吾愛彼戀。吾妹亦復可笑。但不卜雙偶之間。孰能如願。而震亞一見卽呼曰。我輩明日卽須行矣。頃鐵梅又來書相促。謂考試以

前須分館保送錄取以後須有人擔保數年之學費。此事應早日料理方不倉卒。余已告乾一瓊香亦言不能再延時日。淑蘭曰定以明晨首途亦不必於紐約勾留。逕往華盛頓。尙何滯滯爲口。雖如此胸中實難捨此間。淚灑奪眶而出。蓋此後欲再覓一溫柔安樂之鄉與所歡終朝相聚如今日不可得矣。

仲雲淑蘭於黃昏時即共處室中。百凡不問。但作清譚。於一几一榻亦悉加以撫摩。謂吾二人日與之親。今當別矣。二人有情對無生。氣之物亦有情。情之爲物殊奇。絕仲雲曰。余今日念逝傷離。不勝其悲。亦不知何故。吾二人婚後應重來此。七追撫舊迹。以償此悲。淑蘭曰。甚願能應君言。仲雲曰。特恐鄙人福薄。不能享受此絕世麗姝。則惟有化鶴飛來。言未畢。淑蘭即以手掩其口。笑曰。君嘲余可矣。何作不祥語。日間責余非以此乎。反覆哉。若人。雲聞此嬌柔之音。如啾啾鶯。已將憂愁消盡。又觸其尖嫩之指。婉情乃勃發如火山爆裂。至於力忍而止。二人之愛情益濃。飽極矣。

第十章 哈校應試

次日爲星期二。仲雲六人離旅館。乘電車至紐埠。由紐埠乘火車赴華盛頓城。數人於途中時覺車輪一轉。即增一度憂愁。與來時欣欣然之狀。正相反對。均默坐不發聲。各人腦中之念。轉輾上下。或思他日之結局。或思過去之樂境。或思考試時之景況。或思入校後之措置。雖人人不同。然其內裏之真像。以觀之。要歸於情之一字耳。此沈寂之旅。行忽有意外之禍變。爲旅人所不及料。實不能不咎天君之降禍。使老婦男幼懼此无妄之災。時他。

客皆察情勃發。異其譁。絳笑聲大縱。竟有謂歌作雅樂者。不復如前此之憑。靜以車將抵埠。悉有歡心。不圖歌樂方生。互患即從而嚙之。至可憫也。

淑蘭見亞亞殷然有憂色。謂之曰。爾心中鬱鬱。豈不略觀外間景物。或閱稗官。亦可消遣。須知憂能傷人。言時以一紅面之冊與之。又告之曰。此史考特之拔芬訶也。(史考特為英之小說家。拔芬訶小說書名也。)文筆至爲妙中。述有語未畢。忽聞有汽笛聲自遠而至。急探首窗外觀之。則爲來車。其行如飛。此車本不應以此時至。須俟本車過前數里之小站。至支路上方可無相撞之虞。不知如何爲電報人所誤。二車遇於同一軌上。其險無比。本車司機人一見此事。立鳴汽笛。以警告之。甫欲停機。而來車已與本車相撞。恍然一聲。滿如地陷。死者傷者。佔四分之三。此劇可謂慘極。淑蘭等幸在後車。受傷較輕。然殞香額上血流如注。狀如已死。諸人亦皆昏暈。有一二生者狂奔至最近之市鎮。報告此事。不一鐘。警察醫生及來觀者。均集此肇禍之場。警察長命醫生往救傷者。傷重之人。則送至醫院。醫生於是一一檢閱。至淑蘭諸人。見其身毫無傷。病遂以勃蘭地酒灌之。俄頃即醒。淑蘭微開其眼。發聲問醫士曰。彼無恙乎。醫士如其繫心於同行之人。但不知所指爲誰。何慰之曰。密斯且放懷。彼固無恙。安適如常人。淑蘭微噫。其氣若甚滿意者。答曰。彼能安好。余死無憾矣。醫士念此女郎所念。必其情人。不然何語。豈厚如是。遂命人將此六人。悉昇至院中。置於一地。蓋彼以爲此輩均中國人。年齡相仿。又同在一車室。必係同伴。苟各置一室。不相晤。而則其心中必互念不已。於病體大有妨礙也。

數人既至醫院。至夜始清醒。果不出醫生所料。震亞念其姊及竹君。竹君念其兄及震亞。看護婦告以均無傷。始各坦然就枕。乾一體素健。醒後卽下榻。環視同行五人。悉在此間。心中至慰。及至噴香榻前。見其玉容作死灰色。頭上繞以繡帶。鮮紅之血點點如桃花。自內映出。乃大慟。甯不覺哭失聲。時仲雲方入夢。夢激蘭偃臥榻上。旁立一醫士。謂必不能救。已則與之力爭。謂斷不至死。幾與之動野蠻手段。又似激蘭已死。已親抱之入棺。頻接其吻。又熟視其玉容。不忍釋手。傷心至於不可名狀。忽爲其哭聲所驚。醒神思尙不十分清醒。以爲激蘭果死。其弟哭之。乃立掀其衾於地。赤足奔至激蘭榻前。視之。則安臥如故。面色光澤。酥胸翁衾。毫無死態。心仍不信。以手撫其口鼻。呼吸仍有。心反大疑。問乾。曰。彼果未死耶。吾其在夢中乎。乾一正聲。其舉動奇異。以爲發狂。悲傷之念。爲恐怖之情所勝。今見其問。以此語。乃愕然答曰。此非夢也。仲雲始恍然曰。吾適在夢中耳。無何。醫士至。各飲以藥。且謂諸人明日卽可復原。獨額破之密斯。非三星期不能起榻。語已。速令諸人就榻。始輕躡出室。晨光熹微。有人自華盛頓城乘一雙馬輕車。飛馳至警署門首而止。告守門之卒。謂須晤警長。出名刺授之。則爲胡鈞二字。蓋卽鐵梅也。彼於前日得震亞函。謂定於昨日第二屆車抵埠。乃候於車站。詎料良朋未至。囑耗已來。中心焦急。不可名狀。故凌晨來此。以探諸人生死消息。既晤警長。告以來意。警長檢日昨死傷人數冊。着可五分時。對鐵梅曰。敬賀君。君友六人均在此間。醫院卽在署之左側。第二巷內。鐵梅聞言。至喜。謝之而去。乃依警長所言。告之御者。相距甚近。片刻卽至。果有一醫院在。遂入一賭震亞諸人悉坐榻間。譚昨日遇險事。知未受傷。爲諸人視。更生之。

慶諸人亦謝其厚意。以爲鐵梅者。患難中之友朋也。午後七人皆行。瓊香則臥於車內。以輕軟之物圍其四週。乾一坐其傍。照拂至週。運送之至華特街之醫院中。乾一則願爲伴。於此亦不應哈佛之考。殊情種也。

五人仍寓前次之旅館中。攝檔考事。至根伯利支哈佛校。卽在其地。距波士頓不遠。應致之日。震亞心忤忤然。惟恐竹君受驚。幸澈蘭與之同坐一案。悉力助之。故五人均被校中錄取。欣喜可不待言。數星期後。得瓊香函。謂病已全愈。擬借乾一應支加哥大學之款。後又得其函。謂已入校矣。

仲雲澈蘭雖在一校。亦不能終日相聚。惟於休息之時。借至幽僻之處。作親密之語。每逢星期。必携手出游。名勝之地。遨遊迨遍。亦彌樂也。而學業精進。有一日千里之勢。與情懷以俱深。日復一日。不覺已至年假。二人攷試。悉第。上上卽震亞竹君。亦復不弱。白人且乘且妬。謂華人腦力佳也。近日以來。仲雲未脫笑容。以假期在。卽又可借澈蘭竟一安樂之鄉。享受絕福。度此新年。如前此之度。夏願彼蒼無情焉。能事如人之願哉。

一日。五人方羣聚室中。商酌度年之地。震亞謂宜至紐約克繁華之埠。或至支加哥亦可。萬不再往華盛頓。因其一迭冬際。百狀蕭瑟。能撩人思鄉之念。語未已。聞者忽送一電信。至則與澈蘭者也。來自杭州。畧謂母病重。速回國下。無發電人之姓名。嗟夫。此一紙電書。實不曾召澈蘭。墮入苦海之符籙。澈蘭震亞聞母病重。無翼以利刃穿胸。悲痛困苦。非言語可形容。急淚潄潄墮於襟上。仲雲此時心念度歲之樂。悉成泡影。且將有別離之慘。默然立。其傍亦不以語慰。二人鐵梅曰。此電頗不明晰。或稍要微悉。彼輩膽小張皇。其辭耳。然則震亞君當偕行。震亞曰。

然竹君初以為催淑蘭一人行尙不甚經意。今聞亞亞同往。乃為不能忍。急奔入室。掩面啜泣。後聞須送之。至三弗蘭斯哥始稍釋。有喜色。淑蘭面仰雲。即哭不發。一語蓋心中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仲雲亦然。故二人常相對數時。如啞者。然即從表面觀之。已可知二人之愁。腸千轉。較死為尤難忍也。而不情之先陰如駛。以去。俄已離根伯利支。俄已至三弗蘭斯哥。俄已登舟。雖為日幾一星期。諸人視之。實如一瞬。此數日中之事。悉悲慘無比。作者亦東筆不記。免讀者傷心。流涕。非疎畧也。至四人臨歧時之景。況其悲慘。直如聚世界人之愁思。哀情。入於一身。甚難描寫。但見仲雲癡立海濱。望海天遠處。一縷黑烟。凄然謂竹君曰。彼行遠矣。吾將如何。而吾書亦用此為小結束。

野史 小說 金陵半月記 (續第十三集)

魁 庵 (未完)

予為之吐舌。因問。早聞始。誰擊車。耶。婿曰。奚趙陞車。予昨宿校中。與校長謀保全校事。豈知破曉。即有兵持令箭。來拘校長。去。予正遣人探問。吉因。忽兵一隊。擁入。欲據校場為休息地。驅校中人出。略與辨。報曰。我等平亂有大功。不應讓此區區。耶。予出。與理論。為所推仆者。至再。每仆則譁然笑。予憤甚。然知不可爭。乃出校。雇車將往。覺校長甫出門。途人紛紛呼。詭略一詢。皆言被劫。無所歸。予知官軍必沿例縱掠。三日。并刀安民之說。決計歸視。母妻安頓。後再往。因囑車夫改向。甫過夫子廟。有兵紛紛爭車。予車方過。一兵叱予下。予略詰問。兵肆然掉予衣。仆道旁。自躍上車。鞭車夫東去。予遂狼狽抵家。午後。予私往校。窺之。倉兵守門。不容人入矣。予遂還由小徑返。聞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槍聲如爆竹。不知何處巷戰。抑係搶掠。忽遇一友人。互相問訊。渠果設肆於市者。言一切貨物。俱入亂兵之手。來時。驅人外出。不許攜寸縑尺楮。肆中幸無婦女。否則不堪設想矣。

比隣有夫妻店。俗以夫婦同理店事者。爲夫妻店。勤儉敦篤。伉儷未嘗失和。頗善居積。知者無不欽慕。今午爲丘八公（俗隱兵字）闖入。驅其夫出。夫不肯縛而擲之道旁。一兵擁其婦登樓。夫譁泣不已。兵怒發彈洞其胸。婦之冤。竟不知也。吾亦將歸視容。屬覓一善地避兇。最可恨者。城門守兵。許入不許出。而滬甯火車早停駛。吾輩生路已絕。有送死此難能（俗以喻城垣）中耳。今又有驚信。說統軍上將行修。餓於南京。人非洗城不可。果爾。則吾輩血肉不久。必供刀俎。奔避亦何益。不如及早自裁也。語訖甚悲。予愈與之作別。將返教堂中。視母途中。思友言亦未必可信。官軍何至於此。且此時人道主義已發達。洗城何事。尚敢輕於嘗試。顧又思淫掠已若此。亦復何事不可爲。則陳見殊未足恃。帳幃私念。胸如轆轤。既至殺堂。則階下婦女擁立。殆獨予方排闥欲入門者。亟止之曰。男子自重。幸勿鹵莽。予告以欲見母妻。彼謂母妻在此者儘多。若人人入探。萬不能容。予又告以與主。致某相。稔彼爲主。致再四。囑勿納。男子生張蕪魏所勿辨也。語時。羣婦又簇擁而前。門前幾無插足地。門者揮手令讓。予不得已。怏怏而歸。第不知子母等無恙否也。又予一日未食。母等雖藏餅餌。不知能充飢否。言畢。嗷嗷短促。流汗不已。

子劇憐。主人以文秀之少年。遭此慘禍。但不知擇一何辭以相慰藉。相對移時。子頓憶塔尚未食。欲趨寢室治膳。

亟問婿曰：「類乎飯乎？」婿曰：「予殊未能下咽。任汝爲之可也。」子知婿平日喜麵包，乃往厨下，載火取麵包略烘，又沸水溫雞蛋數枚，持盤以進。婿始飽，未幾，張婦歸，言楊升取食物不能入，故予自歸取之。婿言如此，隔絕亦非計，不如仍囑母等暫歸，張婦搖首曰：「否否，主教言出必罹禍，彼驍兵正肆無禮也。婿長嘆，不言。是夜，子極倦，然時聞啾聲，終不敢酣睡。約雞鳴時，王福入白婿，叫喚片胸，不知作何語。蓋婿不呼，予不便入臥室，也有頃，聞銀餅有聲，意謂其購物，亦不知疑及曉，忽譁聲直入臥室，雜以王福慰勞聲，予辨其人皆北音，知不佳，急拉婿匿甬道後，積薪中，開翻檢箱，餘適時語聲寂然，始出視之，則室中篋箱器皿已滅，損什之四五而未盡去也。王福言兵入者有二人，同鄉，力爲主人，緩頰始稍留，餘地語訖，揚揚有得意，婿奸語謝之，予甚怪王福爲人，平時頗忠，懇胡一且驕泰也，須臾，楊升入，私語主人王福，實私通外兵，朋比分肥不絕之，恐引狼入室，婿思二人傾軋，乃兩釋之，囑王福互相保全，勿攻訐，升雖唯唯，察其貌，殊含羞憤，蓋陰險之徒，深懲其說之不行也。詎知日方亭午，子所料卽不幸而中耶。

先是十鐘時，張媽尙不歸取食，婿情急，遣予往探之，甫出門，遊兵三五，予而來，予膽怯，急避入婿家，意伺其過而後行，也不謂此三五惡魔，正覘定東隣之處，子轉瞬之頃，狂躍而入，誤以子爲尾，主人逼子獻金帛，及姑娘，子對以偶因畏日光，庇此簷下，絕非此中人也。一兵大聲曰：「然則爾不許，去若不得，姑娘爾亦懋情，聊勝無也。」子遂爲所軟禁於院中，花壇下旋間室中，果有婦女啼哭聲，哀求聲，慘徵心肺，憶予在鄉間，聞諺目：「遠僧避地獄。」故

事其苦。趣惡。適殆。不過如此。又念人同此心。當與禽獸有別。奈何。男子之鬼惡。一至於此。且男子中。溫文爾雅。如楊。博。宿。非。同。是。一。人。乃。至。彼。兵。士。即。殘。酷。無。人。道。若。此。天。胡。爲。必。生。此。等。惡。人。以。禍。我。盡。良。善。婦。女。殆。果。所。謂。劫。數。難。逃。耶。子。時。正。跌。坐。石。上。作。種種。幻。想。忽。兵。携。皮。夾。出。一。手。持。女。履。一。且。喚。且。語。曰。得。此。亦。復。足。樂。子。視。之。怖。甚。蓋。其。醜。惡。絕。類。野。獸。汗。珠。淫。淫。髮。辮。搖。曳。雖。子。常。見。之。餅。師。賣。菜。齋。斷。無。如。此。穢。劣。也。子。常。往。劇。園。觀。演。張。飛。周。倉。以。及。醜。鬼。楊。凡。鐵。公。雞。海。關。蔡。等。其。貌。亦。甚。可。怖。然。知。其。喬。扮。則。心。中。轉。視。爲。好。弄。不。謂。今。日。乃。真。見。之。可。憐。降。女。娟。好。雖。年。其。母。亦。僅。徐。娘。將。何。以。堪。此。蹂。躪。思。之。骨。寒。齒。戰。正。欲。說。法。一。覘。乃。紛。紛。者。各。挾。箱。篋。走。出。子。僞。扶。創。作。呻吟。聲。不。敢。仰。視。一。兵。指。子。暗。曰。老。貨。不。需。汝。矣。其。語。絕。穢。子。羞。不。欲。聞。俟。其。遠。去。入。室。一。窺。噫。嗚。子。何。爲。好。事。幾。能。入。而。不。能。出。蓋。臍。室。日。眩。足。軟。且。仆。此。身。如。已。不。在。人。間。世。矣。悲。夫。室。中。何。所。見。血。泊。中。一。妙。齡。女。子。瑩。肌。裸。然。腥。紅。狼。藉。與。之。相。映。雖。至。殘。酷。之。惡。魔。必。掩。目。不。忍。諦。視。而。被。徐。娘。者。一。帛。懸。梁。裂。目。吐。舌。其。旁。猶。蔽。衣。未。蔽。體。也。

子本欲狂奔而去。乃覺足絆於干鈞之鎖。寸步不可移。嗚呼。予事後言之。終不禁驚悸淚下也。斯時予無奈何。爲之虛掩外戶。而出。踰至教堂門左。果見婦女成羣。或坐或立。彼十惡之游兵。遙望而不敢入。予嘆。隣女咫尺。不來。是而在。家。待。死。又。念。外。人。勢。力。若。此。誠。不。如。早。奉。大。英。大。法。大。德。國。皇。帝。之。爲。愈。矣。何。爲。光。復。何。爲。中。華。民。國。何。爲。其。和。彼。等。爭。權。奪。利。所。苦。哉。我。輩。婦。女。耳。且。吾。聞。外。國。最。重。婦。女。德。立。外。國。君。主。則。婦。女。之。名。節。可。保。此。

等惡魔必不敢若是橫行此時予不覺忿火中燒念慮橫決不知中國爲何物想見予面者必能辨予面之頓赤也無何山門入院不見塔母主婦等且人頭攢簇末有別認久之忽睹小婢及張媽往來人叢中予遂大聲疾呼張媽乃拉予過一小院則塔母等列坐一長椅不似亭中婦女之密立此室中婦女約百人想皆係貴家受特別優待者予乃以食物進主婦見予往甚歡俱起立問室中現狀予一一告之愛珠且握予手若禮上賓者予驟當此邂逅不覺汗登患難中遂不拘主僕名分耶然愛姑娘本一最煥館之女子待人無疾野厲色予深感之特今日尤謙恭耳塔母亦命予暫坐予雖不敢坐亦不欲拂其意斜倚椅作半坐狀彼等論室中事及塔所口述彼等且嘆且聽殊有滋味久之始辭歸主婦謂有塔在室子何爲急急待晚始歸可耳噫豈知斯錯錯之一端乎須臾聞他婦女言今日下午游兵已略有約束蓋某上將前隊已下令箭飛騎入城傳告不許淫掠也但開城南騷擾如故吾輩此時尙不宜出塔母等聞之遂命子以此轉告塔倘明日確有禁掠舉動速來迎吾等歸也子領命而出捷步至家幸未遇一兵私喜他婦女之言果驗及門不覺大驚乃王福與楊升爭噴洵洵欲揮拳余急詢何事王福正期期難說而楊升謂彼引同鄉兵來又掠物去矣語未畢王福攘臂爭辯顧彼操山左首予本不能解且詞意愈急則愈難清朗狀又疑惡萬不及楊升之圓熟便佞予遂含王福而聽楊升楊升乃歷述兵來肆虐主人忿忿往迎兵官去予問現主人歸未答以未歸王福則大言已歸楊升又憤與爭予問二人語絕不相符駭甚勸王福勿躁怒慎守門戶乃喚楊升入內室是時予幾欲以主婦資格代寫約訴訟之權然諸君試設身處地思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之終不免有此一舉也。楊升隨予入內，頗露復色。惜予方挾，偏見未能察及。升妮妮與予言，福如何復引狼入室。如昨日事，主人如何不允憤而外出，將訴諸長官。兵士如何追擊王福，又如何搶步與兵耳語。兵士如何復入，兩掠一空。福與偕去，移時始歸。而主人久不返，予乃覓一友在長官署充役者，探消息。則主人絕未請長官署。至今未卜蹤跡。予聞升語，大驚呼曰：主人殆矣！疾趨出，問王福曰：子言主人已歸，今果安在？福口講指畫，言主人將率楊升訴之官。既而有友人來，緩頰始復歸。猶呼楊升請責，忽有兵士數人來，絕非予所識者。予正欲隨入窺覷，一兵士出手槍，擬予，予少却。應事後有槍聲，頓起。凡數響，又久之，兵士始去。楊升忽云：主人無礙，且私語我云：少頃潘媽來，子俱云：主人未歸，吾自當以酒食酬恩也。予雅不願聞此等語，故致爭執耳。予聞王福言，與楊升絕異，且似楊升於此案大有疑竇，不覺木立。移時既而思事情重大，非稟主人不能決，乃囑楊升毋令王福遁，自往教堂訴塔母、主婦等愛珠，聞之大駭，心急欲歸。主教或阻以暫緩，不聽。塔母等令予翼愛珠，幸未逃。游兵抵家，則楊升、施謂曰：王福已遁矣。主婦憤然曰：情虛畏罪，若然則塔為王福所害無疑。願塔終無蹤影，於是令楊升四出覓之。是晚楊升、王福俱不歸。游兵一夕數驚，幸未遁入內室。然主婦愛珠等憂慮感心，斷碎矣。竟夕無人能熟睡者。及晨，小婢將後戶掃除，陡作驚呼而入云：見一屍橫臥草間，流血縱橫可怖。予聞聲，亟先往，不覺號咷曰：果吾姑爺也。乃在此塔母、主婦愛珠等俱大慟，愛珠尤哀動行路。忽一游兵繞道來視，蓋後戶外一荒原，向無行人。游兵聞哭聲，竟得突插語曰：人已死矣。哭之何益，不如從吾行。藥去予大驚，幾仆。獨愛珠仍掩面痛哭。若罔聞知，兵見

在弱可欺。舉手將用武。愛珠陡拾地上。石擲其面。傷眼鼻血出。痛極據地而伏。手槍落足旁。愛珠備起。奔之力。攢其機。碎然有聲。兵驚矣。

楊升子于自外來。鼓噪呼曰。主婦能殺賊。大佳。子覺其神色頓異。塔母因問。昨宵子何往。升昂然曰。大主公召子往都督府耳。上將來。當暫居此間。蔣氏第。子從大主公先爲掃除。忙碌無片刻閒。語未畢。塔母亟問曰。大主公安在。升曰。昨方至城中。本擬即歸。奉上將命不得閒。先遣子一探耳。不意二主公若此。子當速往報。或即來。料量也。塔母急曰。王福安往。升曰。亦在彼。且語且去。主婦聞之。謂塔母曰。大主公來必能爲弟伸雪。不難一究罪人也。塔母唯唯。愛珠仍哭不已。頃之。宗敏果至。塔母急慰問。欲得不告而去。及眷屬安往之實情。宗敏搖手曰。此非其地。蓋即返密室。塔母遂入。子牽主婦衣。願往探聽。主婦頷之。子遂悄然入。聞宗敏傲然語母曰。始吾從革軍都督。以爲其不日成事。致富貴也。不意事事掣肘。且兵單餉絀。敗象已見。吾知不足恃。然稍露底蘊。必遭波累。故不敢告人。又恐官軍既來。指名搜索。則禍且夷。族計不如先自輸誠。必可得上賞。然自賊中往。官軍將不遣信。故私挈妻子去。以爲之質。吾計果行。上將頗信任。行且以某官界我倉卒。不敢歸。母當諒我。不日報養奉甘旨。爲壽母增光也。母有喜色。若忘次子之慘史者。瑣瑣良久。始曰。然則克民冤當雪。宗敏掉首作冷峭之笑。聲。夷然語曰。死於兵亂。何冤之云。凡官軍有功小小取物。亦循例事。值得爾許。張皇吾方受恩於上將。而認其麾下殺人淫擄。甯非自絕其吭。吾弟昧昧不思安分。輒與亂黨通聲氣。死不足惜。速令掩埋。毋令上將偵悉。致累家。族且妨吾前程也。

母似首肯。予聞之。身如墮冰雪中。覺一縷寒氣。自踵達頂。血輪皆凝。凍脈之搏。躍幾絕。亟返身視主婦。則仆屏後矣。強扶之起。時宗敏已出室。愛珠突入。踰姑與兄公間而哀之曰。夫死不明。兄公來辨。縱奸人得志。宗敏爲作悲泣狀。而答曰。弟死誠慘。然死於亂。兵將安所訴。而理之。愛珠曰。不然。楊升及王福與知之。但約二人。冤自可雪也。宗敏曰。彼等方在都督府。給役有間。當徐問之。如有弊。自不使漏網可耳。愛珠大哭曰。兄公語緩。若此。吾復何望。語已頓首。再四求必縛二人。遂執法處。宗敏曰。若是迫我。就死地耳。二人不足惜。吾將何以對官軍。愛珠知宗敏官迷不可理論。奮然起曰。然則官者是官。死者是死。耶。復何說。宗敏怫然。甫旋踵。碎聲起於腦後。愛珠舉手。捨自擊死矣。衆爭前奪之不及。予此時極欲勸愛珠勿爾。不知足何故不能移口。又何故不能啓也。生平所見之慘劇。此實爲最。雖昨日視憐女橫陳。尙無此傷心怵目。哀哉。主婦躍起。亦以頭搶壁。予乃與培母及張媽用力抱持之。得不致變。予因取椅令主婦坐。急命小婢呼庖人至。令與健男子負培屍入室。與愛珠並陳。主婦仍哭搶不已。予私謂之曰。主婦奈何。無計不稍惡。冤誰雪乎。主婦聞此語。似以爲然。乃從容與培母商。市棺斂雙尸。草草含殮。計培結襦至此適半年而已。是日已爲官軍入城後之第七日。主婦謂予曰。倘欲雪冤。計將安出。予曰。此時上將入居行轅。劫掠已止。開有檄文。告諭凡兵。廢擾者。苟發覺殺無赦。是秩序已復。法律已伸也。彼宗敏官迷。天良已滅。故坐視骨肉之死。而不一呼。願知己之富貴而已。他何所問。今愛珠被逼而死。仇隙已成。萬無衛彼雪冤理無已。吾儕試爲之乎。主婦首肯。越日不辭培母而出。緣途聞訊。得蔣氏第。果見兵衛森嚴。部督之行轅在也。予致主婦

曰吾輩來仗一腔義憤。幸勿違巡也。主婦膽果壯氣益勇。直躡轅下。呼冤衛兵。環詢何事。告以故。乃引入旁室。令少待須臾。一官仍戴翎頂。長袍短褂。腰間懸刀。從者四五人。簇擁坐一小廳。事中央。呼主婦及余入。詢姓名。訖。又觀樓詢顛末。語至宗敏。官如有所驚。若曰。此楊參謀也。奈何不安頓。訖事。令婦女奔走。旋婉諭曰。爾主僕姑退。吾當請楊參謀來一詢之。子乃與主婦出不頗返。楊室鄰闖行轅附近。顧兵卒雜沓。譁笑無常。主婦年雖逾四旬。而風貌猶存。不堪侮辱。幸道子等出之。兵士尙誠懇。爾等在此不方便。不如暫歸。子乃告以不歸之故。兵曰。若然則亦可。覓一棲身處。勿暴露也。子乃與主婦覓隣右一室。僞爲避難。將歸。吳下者始知。溫甯火車尙未開駛。須避三五日。主婦謂子曰。此時無火車。亦佳。正可探聽。行轅消息也。

道旅主人亦一老嫗。子外出未歸。婦道鄉間母家。僅小棧應門。外有店夥而已。子每晨登竟。則往行轅探詢。迄無確耗。勢成爛案。突至第五日。見前導引之兵士。僂於門。招手曰。爾二婦速入。官長有以諭爾。子喜甚。卽返告主婦。投袂赴之。拽帶垂刀之官。又出如前日狀。拈髭半响。作北語對子曰。此事已隔多日。勢難確查。楊參謀言兩侍者已擇去。不知所之一時。末山緝獲。俟軍事稍定。必當爲骨肉伸雪也。據此。則爾等婦女無煩跋涉。如不願復居楊氏。儘可自由返蘇。木官因楊參謀。意格外體卹。贈爾等三十金。幸即日離此。勿再嘖嘖。主婦聞言勃然。色變大有辭賦之意。子乃從容進曰。散主婦傷塔痛女。故不悻奔走。力求伸冤。今楊參謀既能關懷。若此。他日自當水落石出。敢不盡斷官視子而笑曰。子一備婦。乃無異女。蘇秦好好。同鄉慎勿唆誤。子聞此。不覺羞慙。蓋子生平未嘗

見官長此行實為慘狀所激而成。今聞咳語二字一似身頓為刁悍潑辣之婦女。子素以謹慎老成自命。且一
 慈婦何堪此惡名詞也。然實無可置辨。遂代主婦金。唯唯而退。子意蓋謂主婦行李遺失。又不願再返楊氏。則
 返蘇有備。略置行裝。得此亦不無小補也。嗟乎。豈知匹婦懷金頓成禍水。耶。子之領取三十金出城。也有兵十日
 之子不之覺。正貧與主婦辨論。未嘗一顧。不知兵士乃尾行及門矣。主婦又命子購物數事。明晨即出城。子忽厭
 倦。且時已傍晚。恐徬徨問昏。前途大有可慮。城中電燈俱損。壞未修行者。往往遭人襲擊。主婦亦以夜出不宜。
 談遂中止。晚殮市罷。主婦憶女。咸痛咽泣。移時。余竭力勸慰。將就寢矣。忽聞叩門聲。其婿居停。燈板壁而喧曰。
 今殆矣。何酷似前夜之聲耶。此必傳兵也。主婦驚顛。謂子曰。十四日流離辛苦。終不免於一死乎。子搖手曰。勿聲。
 看渠作何狀。須臾。聲益急。貧家屋不堅牢。白板支撐。有何抵抗力。況又曾經擊破而修葺者。兵士見無人應門。怒
 舉械一擊。如摧枯拉朽。排闥入矣。聲言子奉命查汝家容留外客。得毋女叛黨。時子榻前燈已吹滅。兵士持照夜
 燈。毀門入。呼子起。厲聲詰問姓名。里居。訖。又指主婦問。子惡縮。代答。兵言子奉命搜查。爾等勿懼。語已。傾倒篋篋。
 翻被絮衣。竟發見三十金之紙。棄即納懷中。子跪懇。還其半。藉得還鄉。兵提子起。語曰。汝尚不甚老能伴。予眼
 可與一金子。怒叱曰。爾官兵出此無禮之言。耶。時同來兵正欲犯主婦。主婦大呼。峻拒。且曰。吾二十年寡婦。容汝
 犬噬。侵犯哉。兵出語穢。主婦舉榻前矮足几。投之。兵力猛奮。前撲。按主婦。忽出剪傷其頰。血潑。潑。予往助之。
 子遂乘間拉兵足。踏於地。兵忿甚。手槍數發。主婦斃。矣。傷哉。予此時不復知命在何所。直前持兵。兵絕。裾。遁。出。予

狂呼救命。四隣俱起。卽兵已不知所之。子卽欲往。行轅呼。額居停媼。遽起曰。無益也。子疑。居停媼。知情不之。願經叩督轅。而呼守夜兵。訊明立派四人。至驗狀。訖而囑子少安。毋嘆。必有辦法。子慟哭。終夜次晨。復有兵官至。殊露悽慘之色。謂子曰。遊兵已逼苦無查法。今與爾五十金。遠市棺。歛汝主婦尸。餘可扶輿返蘇。矣。子苦乞伸冤。兵官許之。然窺其意。不過敷衍耳。

子不得已。歛訖。又昇居停媼五金。止餘五金耳。因思扶輿返里。必不敷。不如歸告小主人。必有計議。乃哭拜主婦。柩前。惘惘出門。自思主僕俱出。雙影而返。五中迷裂。無淚可揮。不知天地東西。人間何世也。迺迺出儀鳳門。兵士略訊子安往。卽放出。遂乘人力車。至火車場。購票登車。遠見下關一帶。荒涼焦土。其頽垣破壁之僅存者。正似子之屢經喪亂。猶苟延此殘喘也。既抵蘇。匍匐往滄浪亭畔。覓小主人。小主人者。主婦之族姪爲後者也。衛主婦之。以質昇愛女。常怏怏。至是開櫺。斃殊寒冷。靜態。略訊柩所。曰。俟事定。當往也。又曰。予此間無所用。汝且歸。鄉子欲泣。諾之。遂返田間。旬月。子姪亦不孝。無何。仍來逼覓食。子死餘生。萬事說破。尙復何言。所期此後太平。不復遭子主婦等之所遭也。子苟稍有餘資。尙當一往金陵。哭祭予舊主婦。及愛珠。以盡區區之心。言已淚垂盈臆。既而曰。吾從鄉間出時。至蘇。過小主人。聞小僕言。小主人後往南京。與婿兄投機。今已得官。某縣大令云。甦庵曰。儲婦有心人也。一幅亂離。現身說法。曲曲繪出。其針對薄俗。處非率。真人不能。道家庭慘劇。尤慨乎言。之。竊謂較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僅寫虐殺之慘狀者。更爲悽惻動人也。

民權素第十集

小說 紅冰碧血錄

南 邨

第十一章 繡良姻深潭母訓 并外侮重整村防

老顏等既去。如原乃復披身入面母氏。一一以客中經歷詳稟。高堂於危困之情。則少加潤色。以期不動老母之驚慮。歐夫人知百仞之概。安厝有方。心爲少慰。更問及世宗及文鸞母女之款待。殷渥事如家人。亦深感激。如原細述文鸞之淑懿。母尤讚不絕口。直至燭跋夜闌。始倦而安寢。詰朝。繼武起。面如原求去。并於懷中出一書。懇致之太夫人。取回示如原。視其書。世宗手筆也。不知何事。念已來時。何絕未一言。而必另以簡札達其意。意其爲姻事。而發與不發。起不能言。以目視繼武。欲行又止。狀似有所決。思既而曰。女歸何必。兩路途遙遠。再休養數日。爲佳。此書當爲女呈之。俱女亦必欲得復乎。繼武曰。然。王將軍甚重此書。隨行。嗚我者三四度。并言候復甚切。望公子勿留。俾我得早日返命。上安。主人之心。而軍情不常。又恐變生意外。亦不得不以遲返爲得計。幸公子爲言於太夫人。能他繼武。今日卽行。則尤所感便矣。如原點首曰。不須女憂。心我亦知其梗概。已自當順女之意。上稟高堂。勿深焦慮也。繼武大感謝。如原遂持書而入。適母方起。當軒。燕坐。爽負朝陽。瞥見如原。卽曰。兒起何早。詎夜睡未安。邪。長途幸勞。正宜多資將息也。如原曰。不敢勞母念及兒固其安。茲郭繼武欲返。爲卽并上王世伯書。求母賜復。兒亦不知是何事故來。稟母遂取書。陳母前。母乃取而拆覽之。旋覽。旋喜。狀甚愴。所閱竟覩反。沉痛咨嘆不已。若有深感。顧如原曰。大是好事。王世伯契重女者。真可謂國士無雙。世解偶敵矣。如原側立以待。初

情然不知所云。又不識母意。果何屬則亦含胡應之。母復曰。女知之否。那如原。原曰。兒皇。遺殊未省。母氏意。母曰。無他。王公昔來。欲將掌上珠。字汝討我同意耳。此事。女父在日。曾爲我言之。以時方多難。待行輒止。昨聞女言。亦令人傾倒。賢媛欲爲佳兒。求佳婦。但女父既下世。兒又孤幼。無樹立門庭。衰微恐齊大已非吾偶。故亦未言。今王公竟古誼。獨標不捐貧。薄殷勤。下問宿約。重修。豈非天假之緣。百世不再者。母心甚喜。更多敬。嗟蓋世俗之人。方謂大樹摧折。歐百仞之室。鬼且墟闕之矣。惡足避道求免。餘波且不遑。王公何人。乃能以尊長下卑。幼拳拳於孤兒。是王公者。不惟兒之知己。更予家之恩人也。回思兒在馬頭所承。待遇。那不令人感歎。孺子志之。嗣此以還。當益努力。不徒慰爾父於地下。亦將報王公於世間也。若此。婚姻。諒兒亦無不願。母當具函。允王公了茲心事。并答附其爲兒。照料之盛情也。如原。聆至此。色變而心驚。念如此難題。今又憑空而降。矣。果如母氏之言。則阿紅一方。我將何對。脫無彼者。我甯有今日。是彼活我之恩。乃與文燮無輕重。如言約。誓則彼意。猶先。縱今茲蘭。槩。桂。樟。望美。無方。然人生世間。萬般以心信爲首。彼既垂意於我。我復結愛於伊。則死生契闊。此心便當不負。何必相見。乃爲有緣。邪。是文燮之請。我必不可以違。允者也。雖然。阿紅固如此。然吾試爲文燮一計之。又何如。當彼遠別之。言堅誠。乃如斷金。鐵度。厥意向無復他。回而身世之危。存注之深。恐轉阿紅。尤有甚。倘開。馮。訊。何以自堪。是阿紅之生。死。怨。望。尙在渺茫。而眼前。匆匆。已殺一多情。守。澹。深。恩。厚。義。之。文。燮。伯。仁。之。死。又。何。以。自。安。於。心。乎。嗚。呼。是。誠。兩。難。我。日。常。思。之。迄。不。得。解。今。又。遇。此。更。何。言。哉。吾。其。剖。陳。於。母。氏。慈。母。愛。兒。必。能。兩。全。而。母。已。呼。問。曰。母。之。

言。計非兒所願乎。奈何。沉吟久不語。孺子識之。荷失此良會。則女終身之福。祿從茲斬亡矣。言次似慍。如原大驚。急笑謝曰。母何言兒罪萬死。兒逆母意。豈但兒之遲疑。泄洩亦有苦衷。他日未敢。突陳於母。今事處此。不言奈何。何去。何從。則甚。願母有以教兒。兒不勝感母之慈愛。嗟夫。吾母。西陵。姊妹同是。可憐。東嶽。琅玕。一般。結想一不得。當何以爲人。邪。因一爲母。陳阿紅。半母。鴉。次頻頻首其首。亦若無限愛憐。旣終場。乃嘆曰。惟道痴兒如此。事本難全。但以母之見。羅家姑娘。雖云於女有恩德。有情意。然鬱鬱未說。隱隱莫伸。冥渺之懷。究難必何似。縱如女意的有深心。而其母當日亦未嘗與兒以空言爲約。一物定聘。是其情。節枝諸王家。已輕。況王府之姻約。乃女父生前所訂。雖寶志而死。固屬望於後人。王公待女之恩。又如骨肉。當兒疾病。文鴛且診。侍句。餘女子守身嚴於白璧。一旦扶男女大防。躬親色笑。雖云患難之際。難拘板情。然其事既彰。則他日事人。殊難免於末俗之黑白。要塞。譏惡之口。終綏淑女之心。含婚。則固且無。由此以論。則羅家之事。又豈得與之過比哉。背父不孝。孤王公不義。逢文德而毀。其操。解恩。絕仁。一舉而有是。諸惡。母果肯縱兒趨之乎。兒當體母氏之心。斟酌大義。幸勿以胸臆填所事。母豈有所偏愛哉。若兒以爲羅家始救兒有恩。則圖報之途。原自不少。又豈得拘拘於此。兒亦知之乎。如原木立不能語。久久乃曰。母之言愛兒。實深。兒安敢執迷不悟。母喜曰。女若是。殊不失爲我兒。而父知之亦當深。慰矣。願郭繼武。險阻。報難。奔波。至此其人亦自足恩感。女奈何不留之多休。養奴何爲。邪。如原曰。兒已如母言。但馬。駟。景。況。不。時。變。王。世。伯。望。回。音。甚。急。兒。來。時。固。聞。其。再。三。囑。繼。武。故。兒。亦。不。便。深。阻。留。也。母。點。首。曰。如

是女可歎之早膳。母常織絨付之。如原唯唯。唯出心志。恐殊不肖。念母氏之言。本爲情至。義盡。但試一回。思阿紅則又不禁悽然。苟使阿紅聞之。又將何顏相對。脫亦堅執不捨。變生意外。則終天之冤。呼慟何窮乎。嗚呼。此九折情。瀾摧腸破腦。我其拚。擲此不祥之身。與同碎。那不誓爲之。雖然。遂暫閤不計。步入客廳。繼武即起立曰。公子已得詩乎。如原曰。然。庶不孤女意。但時已匪早。吾儕曷進食。大概食終。輪亦具矣。繼武乃欣然。允和將入座。家人供酒。食如原。果飽。繼武客中相讓。并祝其前途。福繼武答。孫唯謹。飯既畢。遂取函。界之相送出門。如原依依不忍。別走。送出村。村中人多來相送者。繼武黯然曰。自茲以還。當與公子暫時別。公子既羈於家事。小子亦泥於軍旅。至以不獲常侍。左右中心。殊爲結轡。但公子苟有暇。尙願勿忘。馬。驅車時來。俾繼武及一方士民得瞻采色。幸甚。幸甚。如原亦悽其曰。微女言。我之念女。亦將極。極此去爲我。群。復。爲。備。實。感。激。如。有。差。遺。自。當。趨。承。但。王。公。已。老。其。家。口。又。細。弱。更。煩。女。妥。留。意。繼武頓首曰。敢不唯命。

在如原歸里後之十四日。是爲歐氏宗廟之臘祭。長向例。歐氏之子孫爲之主。而閭村之父老助之。餼芬椒馨。報賽此手。闕歐村之漁祖。逮大禮既竟。則聚毛。無戴。羹。旨。酒。醇。醴。大會村人。作洽福宴。款聲。雷。動。喜。氣。雲。填。台。背。黃。髮。各。極。其。樂。洵。爲。一。年。之。盛。舉。今。茲。如。原。雖。居。喪。而。村。人。憐。慈。益。力。以。爲。歐。公。樹。則。名。於。國。公。子。揚。異。采。於。時。魚。足。稻。豐。兵。譁。亂。絕。凡。是。之。結。靡。非。天。降。酬。神。之。祀。益。當。有。加。歐。夫。人。不。欲。違。衆。情。特。仿。如。原。荒。助。以。成。事。於。是。村。中。人。大。喜。及。屆。祭。期。空。巷。如。狂。酒。醴。牲。牢。尤。充。庭。溢。戶。如。原。一。料。理。豆。踐。登。行。楮。帛。既。焚。拜。奠。維。肅。大。祀。終。止。

瓊筵四開。賓從如雲。咸各踞其座。相酌。醉笑言。既洽。雄辯滿。衆口。一詞贊如原之才。德無餘力。如原且答。且謝。孫讓不遑。而衆中有莽少年。詞氣尤激。越詭異。衆皆驚。伺耳。以聽。少年遂袖奉杯酒。直進如原之前。大噉曰。小人。管此酒。祝公子福。祿永終。公子之在吾村。猶之丹山之有鳳。洛水之有龜也。衆大譁。力唯此少年謂公子天人。女。何例之以龜少年。殊不願仍。續其言。時人聲正雜。吾發言。乃無人覺。少年怒。則立几上。大呼。幾盡其腔中之氣。一。座咸震。謂此子。氣矣。嗣。環視其面。如原知其被酒。亦不言。而少年已言曰。公子生爲一方之人。傑。死爲一方之。神靈。衆復譁。咸欲捧之。倒。少年思以手抱柱。復曰。吾儕之得有今日。非公子而何。特哉。試問年荒時。亂家室。此。離。遠近數百里中有能安閒如鷓村者否。則扞衛之功。果誰。毋亦我。剔。絕世之公子。則公子之惠於吾村。吾意上。鯢。漁。祖。庸有作色。則吾人。嗣。此。報。將。何。如。亦。惟。有。各。盡。心。香。祝。上。天。以。祈。公。子。壽。耳。語。未。畢。而。東。向。一。人。亦。起。立。曰。女。言。誠。不。誣。但。汝。干。戈。冒。風。露。殊。功。懋。績。者。此。公。亦。何。可。醉。衆。視。之。則。指。者。老。頭。也。時。老。頭。方。溺。於。酒。如。黃。龍。之。就。血。傀。首。低。眉。無。暇。作。語。既。聞。人。之。言。甚。自。慰。喜。愉。充。懷。則。亦。力。掩。其。盃。仰。首。而。衆。人。視。之。兩。鬚。已。如。習。來。目。赤。唇。紫。展。臂。且。傾。頤。睜。眸。睨。遠。中。飽。涎。尚。津。津。如。綴。線。則。大。笑。老。頭。不。悟。仍。力。矯。其。容。儼。然。曰。孺。子。女。曹。乃。何。言。女。曹。唐。突。公。子。固。不。當。即。稱。頌。老。人。亦。有。何。味。邪。女。曹。誌。之。老。人。之。是。非。於。世。者。如。日。月。豈。爾。輩。所。能。施。慈。潤。評。語。者。若。言。知。我。者。則。除。既。而。嘆。曰。嗚。呼。賦。將。軍。亡。矣。我。將。何。說。哉。衆。聞。之。不。敢。噉。老。頭。惟。覺。其。言。或。引。公。子。疑。思。亂。以。他。語。爾。時。之。莽。少。年。遂。噉。噴。而。進。曰。此。固。然。但。我。方。謂。公。子。之。勞。績。既。如。彼。則。今。茲。以。往。凡。事。

更不當勞公子。公子常任辛勞。我儕受者何安。邪且。臨村之威聲已播。魍魎逃形無須。更平衛守。刀矛之役。訖可小休矣。吾家乃有二頃田。已三月未耕。少年至此。氣少攝。囁不敢舉其詞。恐犯衆怒。而叱傷之。聲果已起。塵脚。厲詰曰。謝董。董女敢爲此言。以私壞公。女殆已愛賊。賊而行。反問。邪。衆大驚曰。少年。少年。面蒼白。若紙。頹然不敢。復言。忽聞老頭撫掌曰。快哉。此博浪椎也。即回顧西席曰。古烈生。邪。我知非公。誠莫屬。然女試言之。古烈生。卽抵掌曰。理不忘亂。安不忘危。古來之誓詞也。今馬。駟之賊。尚負。四鄉之盜。如野燎。鴨兒袴之刁。氓。又日思乘隙窺我土宇。是比者之勢。校之數月以前。爲尤危。數月已前。猶釋網。執戈。離家守堡。僅獲免於難。甯謂惡劣險危。如今時。面可以撒。藩。去障。以無憂乎。果爾。則不待。月。吾哭。臨村於地下矣。以愚之意。則戰備當益。求其精。公子既歸。尤爲吾儕之福。卽可重舉。任事。以防敵。來。鴨兒袴之交涉。亦應以先發爲利。搗速愈於巧。遲此兵家之要旨也。老頭力點其首。幾。抵案。旣。忽作馬。噉。古烈生。大愕。視老頭。老頭搖首曰。非也。吾氣閉耳。然君言甚當。卽轉面向如原曰。公子以爲何如。如原急謝曰。長者之言。至善。但。鴨兒袴之手。其原。因何如。我乃尙未悉也。老頭曰。鴨兒袴地。本南。屬。西湖中。一沙。嶼。耳。初。木。荒。涼。頃。近。亦有。漁。戶。百。十。家。以。西。湖。荒。涼。魚。蝦。不。若。吾。村。左。近。之。富。饒。故。時。時。越。境。漁。網。吾。人。管。理。道。之。亦。未。敢。抗。自。兵。亂。已。來。其。中。刁。黠。之。徒。忽。竟。棄。所。業。揭。竿。起。事。挾。其。漁。艇。出。投。近。村。當。公。子。在。馬。廐。時。曾。來。小。試。敗。北。而。反。問。吾。村。昨。有。捕。漁。者。方。過。麥。灣。卽。爲。賊。所。傷。狼。狽。負。創。歸。顧。其。人。誰。邪。吾。原。忽。忘。勞。席。一。人。卽。曰。此。古。烈。生。之。表。弟。也。如。原。曰。古。烈。生。古。烈。生。曰。然。也。其。人。尙。未。愈。聞。賊。云。不。日。將。血。洗。吾。

村吾輩誠安可忽。老顏忽作馬嘍。古烈生以爲醜。又氣閉耳。仍曰。吾意宜先發制人。幸吾村健兒趨而禽。獨之。除此肝腹之患。老顏已大怒。馬嘍不已。賸曰。祝古烈生。古烈生乃不敢語。如原卽顧老顏曰。長者又何言。老顏曰。事固只如此。計將安出。還請公子一決之。如原沉吟曰。上兵伐謀。至仁不戰。今鳴兒誘之人。雖如此。然吾人不可不詳察其內情。審度其形勢。而後不至師出無名。軍行靡術。妄代官府之庖。而自厠於暴民相殺之列。以徃吾我父兄子弟。若其公然襲。則又當別論矣。老顏肯首曰。然。於是衆皆和。老顏言更引古烈生之意。見推如原復董村防事。立募爲謀。入鳴兒誘者。募少年。乃揮臂。願自効。以贖其辜。如原信之。事既定。衆亦醉飽。枯桑衰栢之影中。踴躍散去。

第十二章 謝董董酒探鴨荷 毛拂拂大鬧四村

莽少年者。誰謝七之子。董董也。七最閑於水陽村之中。號良舵師。八百里湖光中。一嶼一港。一泚人所不識。不知者問謝七。七未嘗不侃侃而答。如觀紋於掌。人以是多之。董董旣生長漁家。嗜笑。乍終便親。網罟故十年成。就殊不亞於乃翁。惟好酒。酒酣以後。則茶吃。疏棧較之平日。若兩人。病者病之。惟自乃父下世。以還。初不日日伴。鐺杓。爾日。歐廟之祭。則爲盛舉也。盛舉不可負。孰不欲盡此眼前歡。故董董亦隨卽而犯戒。且更出話。召衆。盡尋。甚羣之。聞座中。宴爲。謀以往。鳴兒誘者。因拍胸自薦。欲樹功。以歷其羞。丈夫之辱。固惟可以赤血淋漓也。然是時。除董董實亦無能爲。驟者。蓋道路之出入。山水之高下。多賸日。不得其指針也。嗚呼。君子懷才。思有建立。苟不得。

其時會亦無用耳。今董董既得此良時，遂星夜戒備，而往鴨兒橋居。村之西北沙嶼，紛歧水道，最爲複雜，常人入其鄉，如置身八陣圖中，俯視迷所出，自荒亂以來，荆棘尤甚，寬顯之處，皆障石爲關，取道於陸，又紆遠不易。且阻野水，棹舟偶過，惟見一片葦葦搖蕩，吟風殊未易知。此中尙有人，在也。職是之故居人，乃愈長，亂思恣睢，不肖之徒，亦紛紛趨就，爲通逃藪。遲日經月，遂致有今。厲爪磨牙，方思甘心其鄰，而一逞也。不圖螻蛄未前，黃雀已至。寒星閃灼，夜氣茫茫之中，董董棹小刀疾趨，如矢插短棧二尺許，潛水而划，水平蕩無聲，且划且展，望以定其向。遠見孤蘆三竿，子子出於荒洲上，即擊舟望蘆而行，轉洲角，水復內曲，沙際隱隱，復見高蘆，由是舟不改行，惟以蘆爲鵠，深入約二里，漸見一帶雲林，地低近水，董董知已至，即蟻舟一斷港之中，折敗葦花其上，乃假僕行，遵隄蔽草，惟恐人知，但心雖入村，初不識其中，堅在何所，何處爲賊會所居，不覺舉足，雖前而意甚惑亂。幸天寒道寂，閱無人來，故尙未被驚恐。既抵村外，忽見二黑影自林中來，偶語喁喁，董董防其覺，覷道旁有茅舍，燈火星受，屋後蘆積，魁鸞蔽人，卽置身其中，竊聽來人語。先行者曰：「王二兄，女日者至，毛大哥處否？」那一人曰：「然我於下春時過之，大哥方聚衆人議，謂先取姚寨，抑先取鴨村，人皆以取鴨村爲當。大抵今晚可定計，一二日吾儕又有良劇觀矣。」先行者笑曰：「女言亦有味，但朱鼓子又何罪者？」一人曰：「兄乃未知，那鼓子力諫大哥，言鴨村不可取，且當備其來侵，大哥怒，故囚之，特小警戒耳。若依衆議，則殺之矣。」先行者遂無語。兩人行行，已至屋前，旋聞剝啄聲起，一婦人自被中應之，音若出甕，未幾門啓，笑語聲大作。一人曰：「三爺請先入，我欲潛一人笑曰：「但小心北風又傷汝。」

股矣。一人亦大笑。婦人俯門中問曰：同來者誰？邪初笑者應曰：王二兄耳。然女今日睡何早？婦以手掩門，揮涕曰：我乃早邪。試問兩日中女，何一不來，詎不令人盼死。可知女帶男兒，慣爲薄倖。回思女初就我時，勤懇乃如夏月蠅，繼有巾拂，揮亦莫去。今才幾時，便冷落。如茲，脫更過數月者，恐相逢於塗，亦將白眼不識。望望然走去矣。不意我之擔驚受怕，忍辱蒙羞，以爲女者，到頭乃至如此。嗚呼！天也！我恃何人，我輩女流，詎應供人欺侮者？邪言大呼天大哭，哽咽甚悲。男子蒼黃失措，矢口陳辭，哀懇甚苦，依依似已屈膝。時王二方臨睡，就蘆葦而便，逼近董董身，董董大駭，恐爲二所見，貼伏如鼠。幸二方疑神於室中，匆匆未覺，聞婦人號罵，則亦揭言曰：張大嫂，幸勿厚誣人。兩日中三爺與我同受大哥命，往巴陵購鉛藥，故歸來稍晚，何致有外事？費大嫂心，嫂苟不信，則我請以項上頭爲擔保，語未盡，靛靛之聲大作。王二頓驚駭，呼曰：鬼！鬼！既而大寤曰：在蘆中，旄曰：人也。盜盜室中人，大笑曰：二兄，爾發邪？世上那得有鬼？此籠中搗，不知何事，自驚，情值君如此乎？王二不服曰：否否，鵝聲。我固知，第人影分明，現蘆葦中，詎我眼眩，若是邪？我正不能信。因俯身拾塊遙擲之，董董此時惶急，幾死不敢動，聽二所爲，室中人曰：二兄，女入之鬼，固非燈盜，又如何風勁氣寒，勿爲錄錄也。王二乃入喃喃自訴曰：真怪事！我王二乃見鬼矣。董董俯耳探之，知彼等已鬧，爐圍語無意於茲，心少安度。夜已非早，即徐徐自積中出，念王二頃時言彼等攻擊圍村之計，將定於今夕，則此際必方聚議而未竣，雖不識路，向燈光多處，及人語聲中行，或無大慢耳。因躡足就道，直入林中，四望村墟，沉黑如漆，隱略之中，強辨舍宇，行既久，道忽支紛，四出，南北東西，莫擇向，往不禁臨歧而脚斷矣。

聞正西有大吠聲，猥獵如豹，疑有人至，掠頭視，遙見燈光一點，暫自樹，疎中來，伏地諦聽，殊無響，心少定，即向燈光明處，屏息而行，沙徑蜿蜒，回環林際，出林，烟燈光耀，收舉眼望，魑魅皆黑，積亦不辨，身在何地，則大驚，伏而諦視，依稀見一帶平房，櫛比，道左念頃，時之燈光，詎從是來，邪，然是間必要地，鳴特地，素荒寒，蟹逃，雁及三五成羣，詎有此壯矣之屋宇，是必近頃新構者，嗚呼，無乃毛大哥之宮室邪，思未終，而燈光復明，果自屋中出，稜稜射眼，董董大喜，即匍匐而進，窺其垣，高踞，人有半拍之沙土版築者也，門東南向，彷彿有人語，其前不敢進，欲洞垣，既無具，又殊非易越之，則高不可攀，不禁大窘，念終此作門外漢，何貴乎，有此行邪，舉首仰瞻，見依墻一古木枝，聳入雲橫柯，偃蹇蔽院中，盤散可上，心頓悟，旋點頭而笑，因解帶，繫抱幹而，遂升，既至中亭，即緣枝而左手足並進，如履，鼯垂已抵屋中，已撥葉下，覩洞若，燭火見院內侍立者，皆偉男子，胡服而負刀，駢列若，仗馬舉目，嗚嗚望堂上，堂中燒巨燭，有衣冠怪傑之丈夫，五人左右坐，最上席一人，貌尤，寢，將，連，卷，茸，滿口，輔鼻上，嶽眉，闊，幾，半，額，不語，亦時，顰，蹙，露其齒，狀凶悍，如夜叉，又若，踞，磨牙，以向人者，董董大震，默思此何人，舊聞朝昔近來，好，淺，能托，於，腕，連珠，發，江湖中，皆以毛，獅，號之，詎即斯人，哉，既視，座中，人有，紹，咸，仰面以趨，上稱大哥，疊，心亦，瞭然，念斯人，真，拂矣，任王二之流言，必稱大哥，大哥乃有此驚人貌，宜其長此一村而為，亂矣，時座中語聲，續，發，董董乃屏其事，不思，澄心以聽，院空，靜，橫枝又居正上頭，故聽益，清，晰，歷歷可聞，初聞東坐之首位者曰：萬事，誠不可，殺，王，盼，大哥，速，賜，決行，東村之子，矯吾，爵，久矣，西坐次席，即，曰：然，彼，輩，妄，自，封，夫

一湖之水何分。公私彼可漁而吾獨應禁。網罟世上有此不平事乎。日中既得一村之同心。可見積暴之行。神人共憤。會當一舉而前此仇也。上座聞之。以手捋其鬚。狀甚凜。忻然曰。兩弟言甚佳。我亦同意。今決矣。且此路一通。則馬駟之聲氣。接三湘大局。指日可定。功又豈鮮哉。於是下座四人齊聲致賀。遂揚手院中。人咸魚貫入。驛立燭光。顧語細不可聞。大抵受命於士卒。董董知其會。且散恐解伍。而后耳目衆多。將益離避。匿遂徐徐沿幹而下。既至地。仰天而噓。氣自慶。成功視夜色。且闌不敢多滯。匆匆循故道。尋返。

劉村自廟祭以來。忙碌特甚。修矛築壘。磨刀繫弓。咸以爲時事方艱。劣己村有用匪之禍。不更努力亡無日矣。如原亦躬親行列。口講指畫。東西奔馳。一日之間。規模大整。如原既爲一村之董。老顏則前之古烈士。率子弟兵。爲村防長。秩序井然。雖董董時一探敵況。而董董於次日歸矣。村人皆大喜。爭集其側。側耳印首以待。視之乃如天神。董董遂以所聞見。一一陳之於如原。力甚敵侮。我狀。村人咸大憤。而竊血氣未定之少年。則力主舉兵。應其境。以刀彈作裁判官。賴古烈士循撫。始稍稍靖定。老顏乃謂如原曰。據董董之言。是敵謀我之心。久而切矣。聞不日且來攻。猖獗若茲。如何可忍。公子之卓見。將謂何。如原嘆曰。兵凶。戰危。不幸有之。我亦不能復愛此健兒。長寇虐。儼爲今之計。先守後攻。自即日起。吾父老見弟。其各出衛。死力朝夕。靡怠。以備賊攻。不愛此腔中赤血。以澆衛我祖宗手闢之地。保厥室家。勿使我赫赫。隕村之健兒。受挫辱。爲狗彘笑。則祖宗在天之靈。必綏祐爾。老顏聽至此。肺腑盡張。雀躍而呼。村衆數百人。皆應和之。慷慨激昂。咸樂戰死。如原乃前言曰。賊旦夕必來。受挫而

歸其衆自驚然後竭我精力追奔逐北滅此朝食可一鼓而絕茲心腹憂也村衆復與譚成控袖出拳切齒曰賊苟來是自速其死吾必使洞庭西嶽之砂粒盡赤而後已老嫗則大樂以爲此言得當力讚諸子之勇如原遂下令揮衆各防其邊已亦負槍拔刀巡邏村前後約以聞砲則戰黃昏以後村衆咸慮伏林端凡繞村勘壕皆扼要以守有銃者挾無則操刃彼此問來號曰長短軍蓋賊遠則殺以銃近則迫以刃狼狽作戰古烈士之嘉猷也是夜天末無月野風甚寒雲影滿空來去如奔馬狀且欲雪湖中波浪大作喧騰有聲激沫打腿幽厲如聞鬼泣遠望天半時有小星自雲際閃出明滅水底若隻眼蟠蛟烟炯窺人欲噙大地之中借湖光反映才可辨人村卒屏息以伺視此慘厲之光景亦覺中心正營然一思如原之言則立鼓其氣傾耳以待砲聲三鼓以后境愈沉寂遙望湖濱忽現黑漆蠕蠕而動左右不一衆知賊至矣卽各出刀實彈作勢以拒顧黑粘雖多然忽聚忽散若後若前令人目眩而不測其果何物念荷賊也胡不來攻而閃爍作此鬼魅之舉動伺之久久心乃大疑回察砲聲砲寂不作因而反覆咸伏艸自匿以覘究竟意少忽忽覺寒風颼颼起陣前敗草飛沙桐廬如驟南湖邊一綫黑痕若蟻附沉沉壓地而至距林壕僅數弓衆大驚旋聞槍聲起西岡村中大砲亦作如霹靂砲土卒咸舍身鬥刀銃交發賊逼不得前或飲刃或破彈紛紛望火綫而仆顧其黨皆鼻悍惡不畏死魚貫仍躡進放銃發矢又實樂於巨竹中沃以脂礮著物則爆然號曰神火箭刀槍固村衆所能常神火箭則習未常見望而擗驚火箭又最烈當之者肌膚焦爛神木延燒林洞中箭既多火箭遂四發守者成亂僣僣起怯敵心風吹野火紅光燭天賊

盜乘之村衆不得已少却北緣路虛弱賊遂驅衆潰陣而進古烈生時方率衆防於西如原等則領未陳之健兒
 伴於後觀林火大作亦不覺神搖即扶所部奔前綫忽聞北線人聲大嘩知有變立回全力以迎北自北衝入之
 賊蒼黃不暇辨以爲殘軍易與之中林有小坎如原乃張軍如蟹登三面交攻賊氣銳力奮地又少高彈無虛發
 賊頓沮不得進林火灼於後赤幹紅星如雨交落百尾相蹂不禁大訕無心進攻紛紛奪路而逸如原即率衆追
 之村衆咸大呼突火圍而出全綫之氣皆振賊乃狼突豕奔以背受彈劍死傷尤衆人聲雜火聲林木摧折聲波
 濤噴應風呼之聲槍彈破空刀劍相應聲衆聲畢作如潮翻海嘯捲地而來賊衆愈震懼紛紛四逸或擲身洪流
 或散走草莽零星散漫如原如逐九歧之羊反失其主不得已分兵追擊越半時許咸不得端倪而還然知賊亦
 必遭竄矣遂集合衆士撲火檢屍點查傷亡之數

奇情 遺囑害人 (英國卡爾斯嘉維原著) (續第十三集)

月石譯

第四章

日夕矣客室之中銀燭高烧那頓高氏方手書一卷默坐以待餐鐘之鳴愛律斯平日必於餐前半小時出省其
 父今老人久坐注目視門望其女而女殊遲遲未至也須臾門啓女入老人見其女狀殊變已復長嘆置其手中
 書曰吾愛汝乃未以晨間遊事告我汝遠行邪女曰否兒往河耳然未至即返女至此復欲以所遇語老人張
 口欲言而車聲驟驟自遠而至老人聳耳而聽謂其女曰斯何人者女曰兒甯知之詎父與人有約耶曰否老人

說 海

言。次仍聽女復曰。是殆市人以貨車至乎。若然。吾殊不怪。霍若克（閩人名）之斥其人矣。女言未既。而門已闢。一御夫。披入狀至。倉皇曰。啓主人。有客。語未畢。而御夫復忽發聲曰。俾我自隙之。其人言時。卽入。因舉步過急。幾至傾跌。來人順而避。而衣則殊博。高氏見客起而迎之。而步履乃蹣跚。不進於是。俾身柱于案。以俟客。而顏色灰白。神思外越。女時亦不及視。來人唯望其父。而來人不卽進於門。中作奸笑。望彼父女。愛律斯乃大惡其人。容貌雖不惡。唯濃黑。幾似漆。蛇頂而蜂目。光熠熠。然。適人據黑而翹其兩端。口亦爲所蔽。齒白如編貝。既笑。則唇張。齒乃益顯。白黑相映。若有光。手長而纖。而潔。白乃如紙。客矜望有頃。尋執冠進曰。吁。那頓君怪吾來否。吾此行殊出君意外。然老友重逢。亦大快事。主人聞言。出其手。客迨而握之。然高氏。滋惡其人。因謂客曰。此賊。咄。咄。怪事。吾殊不意客來耳。客忽作狀曰。吾不云如是邪。吾固意彼司郵之狗。必遣吾齋矣。白佈棉斯（教徒之稱。客自謂）乎。吾固謂若書既失。則若友那頓且不知汝行狀矣。雖然。客來既突。主人或緣是而愈喜。言時。流目盼女。高氏乃謂其女曰。愛律斯。客吾老友也。語至淹緩。客應聲曰。老友乎。乃我也。言次而笑。復顧女謂那頓曰。那頓是娟娟者。非君息乎。吾至樂見之。漸君爲我引見。客言次。向女鞠躬致敬。高氏不聽已。乃謂女曰。愛律斯。客名雷卡豆。老友也。適來自義。高氏言時。意至不慍。色尤莊厲。顧客乃無際。且謂女曰。吾來自義。其地爲陽光所曝。而山川乃至秀。娟又曰。密斯愛律斯。其地固若生長之鄉也。若父爲我總角交。言至此。少欲。既而笑。顧高氏曰。吾猶識若母也。女於是出手。客卽而握之。假身下伏。幾與女手相親。客旋釋女手。意態昂然。寬其外服。向高氏作酬笑曰。吾友。吾乃至。

欲視君。君願未得吾函乎。高氏曰否。然吾亦樂君見枉。高氏出語甚遲。意固弗爽。又曰。餐具矣。客歸己室邪。抑與吾同飯。言時。舉步向門。客亦起。納手高氏臂中。曰否。老友幸勿過慮。綢緞固能爲主人款客。主人曷定拘拘。吾敬愛之。那頓。吾儕固老友也。言次。高氏仍立俟其僕。客視而笑。向女鞠躬而退。

門闔。愛律斯始謂其父曰。客狀至否。阿父謂彼何名。曰雷卡豆也。高氏且言且視其門。似防客隱刺者。曰阿父胡前未語其人。曰吾識彼於義大利。後久不見之。彼曾以力助我。故吾不能拒其人。女謂言頗遊疑。竇乃詢其父曰。渠既爲阿父摯友。胡云欲拒其人。且其人知吾母乎。高氏聞言不愉。轉首向外。曰愛律斯。女應聲曰。阿父父何言。老人曰。愛律斯汝好女子也。貌美而性和。老人言時似極用力。故音節至抗。繼曰。唯汝能知其父吾愛聽之。今汝父所至痛心者。非若母乎。而雷卡豆者。固將以是語汝。愛律斯果知其父。則不當更語其人。以重傷其父心。高氏言至沈痛而意若有所攝。女聞言不知所慰。遂投身父懷。以手納老人臂中。曰阿父兒不更語其人也。吾父能信兒否。父曰善。吾殊信之。曰客久留乎。曰父何能必吾意。其或長住耳。

少選。客入餐室。亦振高氏起。欲携其女入餐室。客陡曰否。此客禮也。愛律斯必以此餽客。高氏引身退。客乃挾女行時。餐室燈火已張。女因於燈下視客。則矧部之態。乃令人噤聲。甚短。以貌相。年可三十左右。癡痕一道。隱之右額。顯閱平視。初不甚顯。及笑時始見。女注視久。客之一切舉動。都集眼。籠而客二手。尤覺蹣跚無倫。時高氏踞首席。口無語。若負重登嶺。人勞待亦默不一言。而客殊不介意。且言且嚼。既而高氏復向其女。詞鋒銛利。莊

諸。並。出。旁。若。無。人。謂。愛。律。斯。曰。吾。旅。行。久。殊。未。見。水。狀。之。險。如。英。海。峽。者。危。乎。險。哉。其。狀。殆。非。管。楫。所。能。逃。第。以。老。友。把。酒。在。卽。非。是。必。不。冒。死。憑。河。矣。女。曰。客。初。至。此。乎。曰。然。久。慕。貴。邦。風。物。之。美。既。曰。否。否。是。非。爾。土。爾。土。乃。義。大。利。也。高。氏。聞。言。力。以。他。語。亂。之。愛。律。斯。笑。曰。吾。於。人。客。胡。云。是。客。曰。否。爾。義。產。爾。土。也。言。時。臨。高。氏。曰。君。不。謂。然。邪。高。氏。正。色。曰。吾。女。自。英。產。詎。得。謂。義。卽。其。學。業。習。尚。亦。莫。不。一。屈。英。客。曰。此。主。人。教。之。耳。公。子。固。義。產。無。疑。第。斯。言。久。矣。時。序。遞。遷。丹。顏。易。枯。言。之。足。令。人。駭。嘆。惟。主。人。幸。不。見。老。態。乃。與。居。福。祿。倫。相。見。時。不。異。可。知。主。人。之。養。尊。處。優。矣。時。看。核。新。進。主。人。欲。止。客。語。乃。曰。客。試。管。此。於。是。主。客。無。語。須。臾。席。徹。愛。律。斯。起。客。則。急。趨。爲。女。啓。門。女。入。

高。氏。見。女。去。乃。厲。色。向。客。曰。雷。卡。豆。是。何。謂。者。時。客。方。手。紅。酒。一。罇。自。燈。下。觀。之。聞。言。立。仰。其。首。曰。君。意。何。居。高。氏。曰。吾。謂。客。何。故。至。此。耳。雷。卡。豆。重。其。語。曰。客。何。故。至。此。天。乎。客。至。英。視。其。老。友。也。客。不。至。是。且。安。適。高。氏。不。耐。曰。來。此。奚。事。客。咎。其。肩。曰。君。必。以。此。見。追。則。我。亦。不。復。能。隱。我。窮。耳。曰。然。則。客。固。思。吾。必。以。金。錢。賄。汝。賂。汝。乎。客。起。而。笑。且。鞠。躬。曰。賄。乎。賂。乎。主。人。殆。失。言。矣。客。之。來。也。謂。君。且。以。英。人。之。大。度。款。我。今。曰。賄。乎。賂。乎。則。聞。者。何。以。堪。高。氏。曰。堪。不。堪。皆。爾。自。取。惟。爾。行。乃。伯。來。克。妹。耳。譯。言。橫。索。也。往。昔。盛。行。於。英。革。蘭。北。部。及。蘇。革。蘭。耳。設。吾。無。一。罇。士。爾。且。奈。何。客。謝。曰。我。將。奈。何。徐。曰。惟。赴。君。女。耳。曰。然。則。奈。何。曰。吾。將。盡。以。其。母。事。語。之。高。氏。聞。言。起。白。座。中。繼。遂。昏。於。榻。上。曰。雷。卡。豆。聽。我。今。敗。矣。不。能。更。與。爾。開。爾。萬。惡。之。鬼。促。示。其。價。我。且。立。付。惟。汝。得。資。須。

立行今夜非得留此室中客聞言大笑曰俟之俟之老友乎君言過逼我決不卽示其值且不能行今卽止是矣高氏怒不可遏四顧室中得一斫木之刀捉以向客客復大笑曰老友緩之試去爾刀君思倫頓城中果關方所邪吾儕庸圖智耳休矣那頓今姑面君女吾事可明日決之高氏投刃於地鏗然有聲曰且休吾意之事固非一劍所能決客餐肩示得意曰吾亦云然時高氏汗出如流遂出巾徐拭之復向客曰子來爲金也吾既許子矣爲數若干試語我我卽付子子逃行勿擾我高氏言時客方舉手中紅酒吸之狀殊自得少選曰君言良當吾來爲金也須知實不盡此今君於我所求無斬我亦知之蓋君恐吾洩往事耳然誤矣吾方不遠千里冒急瀕瀕萬死而來今席不及暖吾豈避行吾方謂涉險至此此間樂視南面王也吾不去矣高氏聞客語鎖眉深坐頻嚼其齒謂客曰憤之幸勿窮追極竟客聞言亦曰窮追極竟更反復咀誦曰窮追極竟乎非也吾存吾友耳舍老友且焉適高氏曰慮哉客也吾女方幼而無辜且具遠望詎汝必欲置之死地天乎客不俟言畢立出其手累姆指作聲以止高氏曰啖君此言祇自解耳其實世界人類時弗自幼稚無辜來者而彼踏彪鷓鴣方日何吾側以相寇盜今老矣前此被人以慮今且轉以索償於人幸茲得君隱事可作吾償券而君亦如數允我良佳良佳惟吾剝殊未能決其數相示休矣且往視君女高氏無語起與客入室愛律師斯方據琴坐見客至立起客曰無須旋曰吾義人也至時音密斯幸爲客一奏其雅樂若更錫以歌則尤佳女視父取意父感額不語注目視地客復促曰密斯幸賜一弄女進退維谷而客仍頓促不已父曰愛律師歌耳老人聲激而裂女聞言遲疑久之始趨琴取譜

按譜而歌。客則簪立聽之。舉室無譁。惟有歌聲。歌已。客立拊其掌曰。佳哉妙矣。更謂女曰。爾音之美。千人選也。人無弗賞。復謂高氏曰。老友運佳。豈君有此女。匪非佳運。君試聽其音。匪果和暢融融。邪人勉踵應之。但覺其韻。客復齟齬不已。曰。是真若母之音矣。乃壅髮不爽。惜往心已矣。傷哉傷哉。言次。痛非避女。以一杯進客。後即引身。退斯須。侍人將燭入。客曰。即此寢邪。良夜易闌。令人不歡。言次爲別。高氏父女送之於門。客躡步引去。行至遠。不期與一人相衝。客止步道歉。而觸者已驚呼而倒。愛律斯聞聲出。見費立斯伏墻下。瞪目視客。見女欲語。未語。客已代陳曰。此客罪也。以吾行劇。未及避。致觸此少婦。乞密斯萬千恕我。女問費傷否。費曰。敬謝公子。吾幸無傷。言畢亦去。

第五章

客至之。次日破曉。即起時婢。儻無一與者。客已獨出。可怪也。或者客新至。風塵僕僕。神志焦勞。欲藉此良晨佳日。景物幽妙。鳥語喧和。以除胸際之積穢。顧客乃不然。其行動至奇。時着一半敵之黑呢外衣。足下絨襪。絕厚而去。其履似防蹟。或有聲。足下樓手扶。柵步武。絕輕。恐驚睡室。主時室壁懸古畫。極夥。客下沿。輒窺伺。旋入廣廳。則循門而窺。其鎖窺已復及室中。古劍。戟等亦一一誌之。時客轉入餐室矣。既入。據桌而觀。似有所失。喃喃自語曰。彼銀皿銀碟及燭奴等果何往。想彼可賄之。家已下。鍵扇之。雖然。今茲那頓。幸遇我耳。使吾友而在。則高氏殆無幸矣。客既熟察室中所有。仍不即返。反身復入廣廳。至藏書間。書室門固。鍵客乃探囊出匙。稍一上下。

鎖已。然。潛。身。入。室。且。行。且。語。且。語。且。視。曰。異。味。在。鼎。時。能。弗。思。染。指。者。客。周。審。室。中。忽。搖。其。手。曰。啖。書。耳。書。耳。若。吾。意。中。之。書。則。爲。婦。人。之。而。故。吾。書。中。之。大。典。則。爲。愛。情。誰。又。欲。此。紙。書。者。客。言。時。以。手。推。一。小。門。門。闕。客。有。所。得。則。狂。喜。幾。呼。蓋。門。中。貯。一。小。箱。客。得。箱。如。獲。珍。寶。俯。身。細。視。似。木。紋。中。亦。有。至。寶。存。者。尋。復。自。哂。曰。愚。哉。似。此。百。年。陳。物。耳。何。足。奇。然。論。制。甚。奇。余。必。得。其。趣。一。究。其。異。語。時。欲。首。於。肩。唇。掀。齒。露。白。乃。如。編。貝。兩。目。注。箱。不。稍。瞬。首。亦。弗。動。時。箱。外。具。鐵。函。順。以。客。狀。觀。之。則。其。二。目。灼。灼。皓。齒。醜。醜。固。已。穴。箱。而。入。矣。久。久。曰。吾。奚。事。此。曷。往。園。中。吸。彼。朝。花。之。露。沁。我。心。脾。以。助。晨。餐。食。味。客。與。既。高。言。次。即。行。返。門。下。鍵。爲。狀。至。慎。繞。身。至。園。恐。爲。人。見。故。不。沿。窗。行。及。遠。過。窗。孔。始。停。足。視。其。屏。此。屋。搆。自。青。赤。雄。傑。莊。嚴。客。望。之。驚。嘆。遂。自。語。曰。那。頓。吾。友。汝。富。矣。汝。富。且。無。倫。此。縱。橫。之。畦。田。合。汝。又。焉。尉。汝。出。入。剽。高。車。服。用。厭。珠。玉。僕。從。滿。前。呼。嘯。寒。路。汝。福。良。厚。殊。不。知。爾。老。友。一。貧。如。洗。衰。瘵。窮。途。阮。囊。之。澀。其。中。實。未。貯。一。佛。郎。也。嗚。乎。天。道。甯。云。得。平。又。曰。此。何。地。邪。若。卽。其。呼。役。服。用。而。視。之。直。商。面。之。王。宮。耳。而。來。日。之。承。此。巨。產。者。則。爲。愛。律。斯。此。誰。無。疑。矣。

當。客。立。地。爲。一。紳。圓。圓。錯。具。一。木。座。客。久。立。而。倦。則。倒。身。座。中。出。雪。茄。吸。之。面。取。朝。日。而。時。時。流。盼。來。顧。之。室。忽。聞。有。足。聲。客。回。首。見。爲。費。立。斯。時。費。立。斯。面。白。無。血。色。二。目。爲。修。髮。所。掩。客。脫。冠。與。費。見。禮。費。不。答。亦。不。動。靜。立。巖。巖。然。如。石。像。客。乃。曰。費。立。斯。晨。來。何。似。言。時。詭。笑。又。曰。費。立。斯。亦。樂。早。與。如。我。乎。亦。嗜。花。乎。不。然。胡。斯。時。卽。至。邪。費。仍。不。答。木。立。久。之。始。徐。徐。曰。客。來。乎。其。音。至。冷。峭。客。聞。言。舉。其。手。笠。其。肩。曰。似。然。又。曰。然。然。爾。固。不。謂。我。來。

邪我乃在是矣。費曰：客來，奚事？客曰：爾此言乃絕類。爾主翁，奈何曰：爾主昨夜亦叩我，以故彼以吾行爲絕奇，似交道中乃絕無過從之一事。雖然，吾又奚寬？此來不過作一度之旅行，覽此久播盛名之倫頓，且視吾親愛之費，立斯耳。費曰：汝來，詎懷善意？客曰：爾何知言時吸煙如故，執明線弄之，詫笑視女曰：若來大早，卽爲此邪？吾意殊不值耳。費曰：否，汝之爲人大類，喪家之狗，苟入人園，崇且立，至今汝至那頓氏矣，惟句費言此，遵止低首，合二掌而摩之，目光炯炯，與雷卡豆目相暉。射雷曰：費立斯，何自苦？客詎能加害其老友那頓及彼愛女愛律斯者？費厲聲曰：請客勿稱我女公子名。客曰：何故愛律斯？固與我訂交矣，且交誼之深，方與時俱，積美哉。愛律斯汝直靈間之安琪兒，人間之皇后也。雷卡豆惡敢不膜拜者？言時二目直注費立斯，而費意態嚴冷，聞言但作乾笑。久久乃曰：吾知汝來爲錢耳，錢殊易得，吾雖貧而工資尙裕，積貯頗厚，可恣爾取用，然客行耳，客大笑而意張曰：吾親愛之費立斯，汝富矣，乃欲以所貯奉我，愚孺子，誤爾知那頓吾故人也。此來續舊誼耳，且將徜徉是間，受主人佳款，如颺此和煦之陽光，周覽景物，興盡且立返，第吾行期決不能如是之速。費聞言，復握其掌，和聲曰：客可行矣。雷聞言立迴其首，側目視費曰：是時語者費曰：我耳，惟我知汝故竭力奉勸曰：緩之，汝試舉目觀此巖巖者，非那頓高福來產耶？高氏因富厚長者，於倫敦雅得盛名，至他日承此產者，非愛律斯又誰與？彼父子恃其富貴，昂首視人，有如皇王，彼乃不憶其窮，無聊賴之老友如我者，乃能以一言之微，置彼驕蹇之女而於塵垢中，而有餘也。今汝尙何曉？汝果欲返吾出，是乎？汝果忍視余播此於世，使人人盡知彼美愛律斯乃句費。

聞至此。怒極。掀腕。立掌。雷卡豆。面。詎。手甫。及唇。客已。先以。手承之。乃立。捉費手。而吻之。且大笑。曰。孺子。爾當。知若。輩。固。盡在。余掌。中也。誌之。誌之。此間。唯一。之。主翁。乃我耳。故吾。乘興。則來。與索。亦遠。誰敢。予侮。客言。而笑。齒露。於唇。復歎。其身。又曰。吾老。目幸。匪替。彼窗。中人。影非。愛律。斯來。邪。今始。與汝。別。苟有人。詢汝。何事。至園。務以。他語。亂之。茲別矣。願汝。早安。也。費無。語。小立。卽行。雷見。費行。卽出。雪茄。吸之。滋味。極穩。似自。慶其。戰勝。者。

少選。愛律斯。入餐室。參其。父。父方。臨窗。視客。客仍。臥園。中。及女。近父。見老人。色變。如土。女大。驚。乃低。聲詢。其父。曰。阿父。今晨。安否。父曰。無他。吾特。夜來。稍失。眠耳。言此。適止。似若。有繼。而不。卽言。頃之。乃曰。愛律斯。吾愛。汝。茲宜。暫他。徙也。女曰。兒乎。兒幸。無恙。何故。去此。父曰。汝。究以。暫避。爲當。汝卽。作書。告台。物瑞。以故。爲汝。攝攝。作暫。居地。老人。言甚。堅決。女曰。然則。父將。獨留。視西。尼（先。生也）。雷卡。豆乎。父感。額曰。然。唯彼。在此。吾乃。不得。不留。復沈。吟。曰。是。人行。蹤。鬼祟。吾。滋。惡之。非。善類。也。女。曼。應。父。囑。父復。曰。我。與。彼。相。稔。雖。久。而。吾。之。絕。彼。亦。正。有。故。今。彼。雖。不。久。留。然。吾。意。客。一。日。居。此。汝。宜。一。日。遠。之。女。曰。善。兒。卽。作。書。與。台。物。瑞。諒。書。去。事。無。弗。藏。父。笑。曰。吾。意。亦。復。如。此。言。時。雷。卡。豆。入。與。父。女。相。見。卽。曰。今。晨。天。氣。良。佳。吾。友。那。頓。吾。已。同。歷。此。仙。園。獨。觀。諸。景。及。其。花。木。藥。乃。無。幾。復。謂。女。曰。密。斯。愛。律。斯。吾。請。察。此。間。草。木。之。佳。實。由。其。土。地。饒。沃。空。氣。新。穎。合。而。致。此。風。物。之。美。殆。稱。絕。倫。矣。高。氏。乃。謂。其。女。曰。西。尼。雷。卡。豆。今。晨。妙。語。緒。紛。可。稱。善。媚。客。曰。媚。邪。媚。之。一。語。於。他。人。猶。可。然。非。所。用。於。愛。律。斯。也。言。次。晨。發。已。具。主。客。相。將。入。塵。客。仍。續。前。語。曰。主。人。適。言。乃。大。無。味。要。知。客。自。夜。來。聽。琴。而。愛。律。斯。音。容。已。牢。係。

吾心坎。且彼音絕類其母。尤不能令人無觸。時客仍絮絮贊愛。律斯不已。女慙深厭。願無如何。客益願盼。自雄口若懸河。滔滔不已。東綴西挈。包羅萬有。雖客行初。至倫敦。然以其言卜之。則客已遍歷歐洲一匝矣。客言笑雜出。而主人則高坐無言。爲態至壯厲。似不屑與客語。發微愛。律斯退。雷啓戶送之。高氏俟女入。始謂雷曰。昨事客意決。未試以其數詔我。我付若資。若行也。高氏言時。音容頗厲。客曰。否。否。吾不願行。吾此來。固作永逸計也。吾親愛之。那頓乎。汝既不願友誼。則滋使吾寒心。且吾來未久。汝即欲逐我。而閉諸門外。如那氏之狗。是胡可者。高曰。然吾意將如是。客聞言。猶笑而語其齒。且曰。天下狗性。至拘強。恐主人未易逐之。若我者。正其一也。雖然。老友毋恐。言次。張臂插入高氏腕中。曰。我雖在是。決不作姦犯科。汝毋懼。神其鑒諸。雷卡豆。固君子也。汝奚懼。且君苟以友道進。吾甯不善報。休矣。如此良辰。作何遺。意欲得君坐。臚添我游。與君嘗無駟一馬。以拂其十年老友之情。且吾去即返。與君共假。君意何如。高曰。如。隨客復曰。君有另鈔否。我囊中祇撥券千磅。恐不能替。高即出二十磅。與客。並授之。騎客恃其驕。諭得金。與馬。意殊自得。跨鞍揚長去。信口作辭歌。出於羨吸之。客既不識途。乃引馬入孔道。縱馬行不時。達一古城。城接海人家。三五自爲村落。雷卡豆引馬入一逆旅。名馬靈康伯斯。雷詢知此城爲格老蘇坡。雷聞名頗驚訝。即詢格拉蘇坡者。再而誦時初不上口。因思英人之命名。乃大與己國異。時雷已入旅舍。因係馬於柱。入室喚食。以客此狀。大足引人怪笑。而逆旅居停。乃不之異。以格老蘇坡爲大城。實異方遊客。交通孔道也。居停出蕭客。導入間室。時餐尙未具。雷乃出雪甯。臨窗外眺。嘗甯爲一露台。一少年汲欄斜立。雷即與見。

禮然胸中自奇以來時未見其人也時少年着粗絨之衣草冠斜帶頂後口銜雪茄而海遠望若有所思蓋其人非他讀者當憶前此離中鬪牛之健兒得一女郎教之而出少年即其人也時方感前日事而沈吟玩索之聞有人與言即回首答禮狀至足恭旋仍反身而海吸菸雷見狀頗踴躍以雷荷過一人必欲悉其人究竟決不輕放故當時亦舉手移冠置腦後引身近欄與少年駢立覺語語曰先生此景乃大佳其人曼聲應之雷復曰觀此吾乃陡憶奈伯兒（義大利海灣名）其地與此絕類其人曰否吾意乃殊不然蓋客謙耳遽以此僻處擬諸名勝凡爲英人當謹謝客雷聞言而笑曰君鑑別殊常此間故大異於奈伯兒然風物之美則一也以君言卜之君必此間土著無疑其人曰否官至冷峭雷曰然則君亦客中邪實則我與君正同少年聞言視雷不語蘊笑於中似不信客言雷仍續言曰吾特昨夕至英耳曰視君無忤言次出菸餉雷以雷手中菸已盡也雷即承之於是二人吸菸相對無語頃之雷復詢少年曰君隸海軍乎且言且視其願意謂是即海軍服式少年知旨即曰否然君言未中亦不遠余之服此將浮海至法耳雷太息曰觀君北游殊令人妒蓋以君華年而貌美必能所至如志則旁觀焉能勿嫉少年乃大笑願心厭雷煩憐乃引身近窗時居停適出少年即詢以去倫敦車時居停曰可三刻後曰如是君即以食來雷亦向主人曰吾食備乎詎主人即來言其事那客苟不嫌則同飯至佳客中孤單獨餐乃無味少年恐多語亦即許其請二人相將入座須臾門闕居停一老人入其人具行裝手草囊入門即與少年道晨安且曰幸得主見君余入時居停乃未告不知有佳客致擾君雅集雷聞老人言符主二字則立識其耳及

說 海

九十六

老人言畢，則立起，鞠躬，且搖手曰：「吾吞吾二人，方品食耳，初無他事。」老人曰：「客言固當，第吾事忙，可一句鐘，當行矣。幸客勿以忽，劇見寶雷曰：『我突放阻二君，且吾亦思入城，茲別矣。』言次，強笑，媚客復鞠躬，作別。從居停下樓，既降，忽止，埃居停入他室，乃自語而故縱其群，使主人聞之曰：『冤哉！吾乃忘携吾雪茄矣。』言次，臨步登樓，止門而聽，既復潛取旁門，開之，掩身入內，既入，乃狂喜，以此室與二人室相距，祇一板壁，呼納皆聞，無殊對語。雷賤視室中，得一溫榻，即伏身取之，貼耳於壁，儂形如狗，似聽客語，狀至奇特。

西游記伏聞

冥 飛 (未完)

回目 孫行者月夜偷寶貝 豬八戒半路却降王

却說豬八戒正在那烏雞國寶林寺禪堂裏面安歇，睡得正好，却被孫行者走來，揪着耳朵拉起來，叫他同去偷寶貝。好個馱子，果然信以為真，一轆轤爬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一起，祥雲遷奔烏雞國都城，而來了。御花園找着八卦琉璃井，脫得赤條條，跳下水去打一個猛子，將下去，一直闖進井龍王的水晶宮裏，抓住井龍王，問他要寶貝。誰知井龍王引他到後殿廳廳下，一看那寶貝時，只見一個死人，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黃袍，踏看無憂履，繫着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豬八戒迷聲說道：「這雖然是一個皇帝，却實在是個死屍，怎麼好算是寶貝？你休得來騙我。」井龍王道：「只是這個皇帝便是寶貝，你只就他出去，你師兄孫大聖今兒才變過立帝貨，他準可用得着這個寶貝。」馱子無計奈何，便狠的一聲，拖着死屍皇帝，冒出水來，叫行者伸進金箍棒來，接他行者便

取出棒來兩頭一扯登時扯做七八丈長伸到水面跌子那時兩手拖着屍皇帝有些上來不得一時着了惱張開大口咬定金箍棒被行者輕輕地提將上來八戒將屍皇帝對行者一丟行者連忙接住一看哈哈大笑正是這個寶貝正是這個寶貝便叫八戒馱在背上掀起雲頭回向寶林寺而來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猛烈之間一陣狂風劈面吹來行者叫聲不好一路筋斗雲早已無影無踪去了只苦了猪八戒隨着風飄蕩蕩推推滾滾一直向大明國南直隸蘇州地方揚子江邊上落將下來只聽得戰戰兢兢好像戲場上唱打戲一般便穩住雲頭朝下一看却原來是宏光皇帝穿着一件破爛的一口鐘往南京直逃到黃得功營裏那劉良佐劉澤清率兵前來劫寶只聽得劉良佐高聲叫道黃大哥得了寶貝竟瞞着哈爾兄弟麼黃得功回答道什麼寶只我不明白劉澤清大叫道就是那宏光皇帝呀黃得功道聖上已安歇在此劉良佐道今夜還不獻寶等到幾時黃得功道獻什麼寶劉澤清道把個宏光皇帝送與北朝賞我們個大大王爵豈不是寶麼黃得功大怒道好兩個奸賊要想賈主求榮待我來殺死你當下三人各舉兵器殺在一處眨眼之間忽然黃得功被冷箭射倒在地劉良佐劉澤清便搶將過去要劫宏光皇帝早有那田雄背起宏光大踏步迎來一見劉良佐劉澤清便將宏光攙下拱拱手道皇帝一枚奉送那劉良佐劉澤清便拉着宏光如飛奔向北營而去猪八戒看得分明聽得清楚心裏想道不料皇帝這東西果然是個寶貝我如今有一個死的在這裏何妨再弄一個活的配個對兒呢於是縱身趕上落下地來攙着劉良佐劉澤清的去路大叫道快拿寶貝來送我劉良佐劉澤清兩人朝前一看只見一個長

嘴大耳竅赤條條的和尙背着。一個水淋淋的死屍。皇帝挺在面前不覺吃了一驚連忙撒下宏光各自逃命去了。豬八戒得意之至搖起蒲扇耳扯開蓮蓬嘴哈哈一笑就地撈起宏光駕起一道黑風衝天而起忽見金光阻道。太白金星遠遠而來。豬八戒連忙叫道。老長庚恕我寶貝在身不能行禮。太白金星走上前來仔細一看笑道。你這分明是一個死屍。一堆走肉。算得甚麼。寶貝八戒道。你這老兒不識貨。你要知道這是烏雞國的皇帝是個死貨。良道是大明的宏光皇帝是個活貨。良老豬如今得了這一對死活貨。良一世也吃着不盡。不強如跟着唐三藏那個窮老和尚挨餓嗎。太白金星笑道。你說的也是。只是你這等的寶貝只怕變不出錢來。還是沒用。豬八戒着急道。真是老豬喜歡昏了。沒有想到這一着。萬一這寶貝沒有人要。老豬又用他不着豈不是白費了力麼。登時急得在雲端裏亂轉。太白金星看他可憐。又笑道。你能你不要着急。我指引你一條門路。由這裏往南去千里之遙。有一個多寶國。那國的皇帝叫個現世寶尊。一收買古董玩器。他殿前有一個識寶太師。可以替你引進。如果中意了你這兩個寶。一定賞你一個進寶狀元。豬八戒道。謝你指引我。但是老豬如今又細心起來了。萬一那現世寶皇帝不中意我這兩個寶。時我又怎麼樣。太白金星道。你好麻煩。到了那時你放着你師兄孫悟空在那裏不好去找他。麼。豬八戒道。罷罷。那猴頭不大好惹。況且他並不識得寶貨。沒的被他弄壞了我的寶。太白金星道。你才蠢哪。你師兄今日不是變成了立帝貨嗎。他既會立帝。你這兩個寶只是帝便。不怕沒有地方出脫了。豬八戒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非龍王也是這般說。只怪老豬心忙。不真了。當下謝了太白金星。撲奔多寶國而

來尋着太師府見了。識寶太師獻上死寶。太師細細看罷。笑道：「這身上穿的倒還像樣。只可惜人是死的。因不動人。還不如戲臺上裝扮的皇帝。又叫又會跳呢。」豬八戒又獻上活寶。太師點頭道：「這穿的破爛。流去一口鐘。倒是出河社稷。換乾坤地理。錯變成的。可以算得精光晦采的一件無名寶貝。又搖頭道：「但是這個人他管下的大明天下。連一寸一分的地皮。都喪失得乾乾淨淨了。這種有名無實的寶貝。我們現世皇帝陛下那裏用得他。着一席話說得豬八戒心骨透涼。湊着嘴。一口氣走出太師府。還奔東勝神州。做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找孫行者。只見行者坐在高岡之上。一衆小猴齊聲倒在那裏。高聲呼喚。萬歲。豬八戒嘆道：「師兄。你好快樂也。孫行者忽的跳將下來。笑道：「師弟。你尋來了。我自從躲避狂風。順便回到這裏。做幾時美猴王。過過癮。師弟。你辛苦了也。豬八戒道：「爲得這兩個寶貝。只累死了我。孫行者道：「這死寶貝。本是我叫你去偷的。這活寶貝。你從那裏搶來的呢？」豬八戒原原本本的講與行者聽。行者哈哈大笑道：「這個容易待我們。同回到烏雞國。先立起這個死皇帝。等他的三宮六院。好認丈夫。太子。庶子。好認老子。文武官員。好認舊君。出脫了這個死寶貝。然後慢慢的找一個花。世界立起這個活皇帝。等他好挑選秀女。傳宣教坊。吃酒唱戲。搜尋大蝦蟆。配春藥。仍舊恢復他的蝦蟆天子的地位。豈不是活寶貝也有了。消路了麼？」於是師兄弟倆歡歡喜喜。嘻嘻哈哈。帶着死活兩件寶貝。回到寶林寺。來見唐僧。正是。

不因頑石產猴頭。

那得人問有大寶。

說海

說海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談

林取

周浩題

談叢目錄

曼陀羅軒問話（續第十三集）

揚州風俗記

無所不談（續第十三集）

尋花日記（續第十一集）

海 頌 冥 南
邨 飛 予 邨

集 四 十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談叢

曼陀羅軒閒話 (續第十三集)

海 馮

予曾在一戚處見石谷老人畫冊十幀。橫尺許。縱八寸餘。爲青綠山水。着色極其濃重。而氣韵却極清輕。用筆乃乾濕互見。鈎皴處。幾不露筆墨痕迹。煥染處。極盡明暗幽顯之致。日光雲影。活現紙上。布景之深邃。取勢之曲折。極尺幅千里之能事矣。歐西畫法。大概寫真多。寫意少。中國之畫。無不偏重寫意。石谷此冊。已近寫真。惟寫真必描摹畫致。往往有流於板滯之病。此冊則鬚眉畢現。畫象窮形。而機趣橫生。筋骨活潑。置於今之歐法中。幾無可分辨。而流暢脫化。且過之內。有四幀。尤爲渾成。一派神行。令人望之若身入其境。一爲亂山。巖巖幾於天地。不留萬谷。桃花一溪。春水濃醴。異常一爲蜀山。行旅棧道。雲輕舟下。峽山形水勢。寫盡嶺嶺崎嶇之危。蜀道之難。管親歷。一爲春帆。細雨四山。浪濤萬樹。沈默最妙。在遠山一角。處微受雲際日光。繪出半陰半晴景。況細雨時情。狀惟妙惟肖。一爲雪月。交光剛則更爲化境矣。吾國之畫。晝夜景之妙者。吾見亦罕矣。石谷此幀。今人真嘆觀止。萬山似沒。睡全幅皆雪。概由顏色以及淡墨。烘托而出。着筆處。幾無數點。一片青天。流行孤月。月光下照。積雪頓成異彩。能於極陰森冷澀中。傳出鮮明晶徹之致。確係月夜雪晴景象。昔巴黎某博物館。請名畫家繪普法戰事圖。以爲國恥紀念。置之玻璃屋中。入之者。幾疑身入戰線。吾謂石谷此四幀。不讓也。或指此爲石谷早年筆墨。殆從其稔鑿而推測之。殊未敢以爲斷。

子家藏有王叔畦山水立軸一幀。高五尺餘。寬一尺五寸餘。係絹本。筆墨沉着。氣韻渾厚。山石用披麻皴。極其純熟。點苔用泥裏拔錐。尖瘦確實。異常凝重。却異常峭厲。梁溪秦祖永謂其深得畫師精髓。誠常惟謂之爲用力太猛。未免失之霸悍。以予之此幀論之。却不然。惟空靈處似稍欠耳。

子藏有藍田叔山水一小幅。縱橫不過尺許。筆墨髣髴。秀已極。氣勢輕情絕。鉤皴處處。於嚴無絲毫。服解所以全不點苔。左爲懸崖峻嶺。中掛瀑布。嵌以危橋。右爲古樹橫勁。折枝幹繁滿下臨溪流。小閣支其上。極盡綸杏幽秀之致。深得宋元人師法。與明末人迥異。以予所見田叔之畫。此爲傑作矣。

子父執事公芸珊。曾在燕市購絹本淺絳山水一豎幅。長六尺許。寬約二尺。左爲崇山密樹。右爲大水。水天相接。處夕陽如焚。羣鴉亂飛。清泐雅麗。大水處蒼莽浩瀚。元氣淋漓。叢山雜樹處。幽深沉鬱。結構精審。特無款。訪亦無印章。究不知出自誰手。細辨之。確似積園老人筆墨。然其靈奇處。又頗有墨井風概。

子在關外哈爾濱。一俄人處。見俄國現時名畫家名可洛巴夫者。所畫四幅。却又與吾國畫法相出入。其用筆用墨。在在可以尋索而得之。蓋西法而參以中法者也。一幅畫一雪時天氣。半天斜陽。紅潤欲燃。一帶深林。一半受夕陽光線。一半背之。景象殊奇。特海濱一破屋。炊煙一縷。嬾媿空際。露岸盡處。海水慘碧。極天無際。又爲餘陽所灼。時泛黃金色。屋左一小舟半沒。雪際一幅之中。荒寒冷豔。各增勝場。洵佳製也。一幅畫萬山飛瀑。瑤雪巖花。令人目炫心駭。山間澗腹中。屋廬人畜。漂沒於洪濤。巨浸慘涼。不可逼視。則又爲有關係筆墨。直不第鄭侯流民圖。

矣。蓋西人作畫，恆取真境實事，繪出之不徒憑空虛構，故不可僅以美術視也。一幅畫，青、黃、紅、綠、野、繡、障、男、事、鸚、鵡、婦、提、筐、鏡、又、居、然、爾、風、鬪、耳、而、豆、棚、瓜、架、豚、豕、雞、棚、點、綴、小、景、物、莫、不、栩栩、欲、活、楚、楚、有、致、一、幅、畫、平、沙、大、漠、一、道、河、流、眾、駝、數、十、飲、叱、臥、立、於、水、草、間、胡、兒、垂、衣、絨、帽、起、坐、於、天、幕、旁、一、輪、落、日、荒、荒、於、白、草、黃、沙、外、將、墮、地、平、線、下、備、極、潮、濤、窮、竟、之、概、蓋、我、蒙、古、風、景、焉。

予在黑龍江省友人處見俄領事某贈友人時畫一小長幅云係聖彼得堡現時名畫家所繪畫為一海島矗立海中天色陰晦海風陡起波濤洶湧氣象蕭森島上無數海鳥飛鳴上下於沉黑慘淡中白如點雪迷茫混沌筆墨盡化為雲煙矣奇景殊境真得未曾有此畫用墨多用力少僅於海波島石上略加蒼綠而已畫之下方左角有畫師簽名處予不識俄文不知為誰氏也。

虹口外白渡橋堦有一西人畫畫肆去歲予過其窗前見有畫三幅亦中西法兼用者而所畫者皆吾國風景其一孤城一片處萬山中曉色蒼茫煙雲迷漫萬家炊爨與朝霧相雜齊朝日照之景物極迷離變幻之態城門臨巨溪帆船林立有張半帆向日以晒露氣者有揚帆開駛者有小舟容與中流者有大艦巨艦維縱步頭岸上人紛集似上下貨物者形形色色摩擬盡致令我不禁神往石頭城畔溼陽江邊其一為清溪叢樹傑閣重樓大雨時行添暑初歇長空綠紫斑駁一道長虹起於深林之杪曲垂於遠天之末雨絲雲氣中或樓閣中均有人遠眺彷彿氣爽神清其設想之奇妙寫景之超絕真騷徑獨闕者其一為平山荒市淺水輕舫別具一種蕭曠荒僻境

界令人不覺生遺世樂俗之心。三畫皆着色。鮮麗。暈氣。生動。絕不類西法。洵畫蓋無絲毫凝滯處。予酷愛之。無如價值太昂。每幅標價四十元。未能購得。誠憾事也。然西人名畫。有一幅。且值數萬金者。此畫不已甚賤哉。予既無力購買。每日且往觀一次。一日予正隔窗審讀。忽來兩英人。至窗外見此畫。亦贊美不置。特未見畫角簽名處。遂疑爲吾國人所作。聞其操本國語。相謂曰。支那人豈有此妙手。嗟乎。予聞之不覺。內媿吾國技藝之學。不能講求。卽此美術品。至今亦懈而不能及於古。何況種種學業。日漸流於退化耶。

盛海帆名紳。吾省鳳陽縣人。清咸同間諸生也。善書法。不宗一家。自爲格局。名重一時。嘗有人新何子貞先生書楹聯。先生謂之曰。子有盛海帆巨幅書乎。必有盛某所書條幅。方可以吾書之。懸配之。否則不能。輕爲子書聯也。海帆之名。由是而益彰。特海帆性孤僻。特非同道。或知書者。洗之。輒不得。若以金求之。則愈爲所惡。絕無得書之望矣。裕祿撫皖時。愛其書法之佳。使使者持四百金爲壽。乞書屏幅四軸。使者至其門。屏之不與。見使者請之。兩乃自後門逃去。使者慮無以復命。乃持裕書謁鳳陽縣令。請縣令爲之轉。圖令知盛負性殊異於人。乃以好言轉乞其友某代謀之。友見盛盛終不許。縣令亦無可如何。使者怏怏持金去。復裕撫命。裕撫怒其無理。銜之。竟授意於學使某。以他事斥諸庠。自是後。益頹然。自放。惟喜飲索書者。常泥之。飲飲輒醉。乘其醉。則不之顧。暗遣人。伸紙於几。磨墨於池。閉門去。盛見几有紙池有墨。乃大樂於此。灑墨揮毫。頃盡數楮。龍興寺僧知其素性。一日邀盛於寺。掃除淨寮。下榻焉。盛饌美。酒供養。且數日。終不敢言索書事。盛亦終日昏昏不言去。又一日。天大雪。爐烘酒。

熱盛酒與大豪狂鯨。吸川立盡。數十斗。乃大醉。忽見窗下案頭鋪素箋。與窗外雪色爭白。墨池香溢。書興亦隨酒興而大發。於是急書十二大幅。書竟酣然睡。及醒。知僧誑已大怒。盡十二幅力撕之。碎揉之。成團拋於地而去。付於盛去後。乃取紙圍理之。片片精緻。然後裝池。蓋僧知其酒醒必怒。怒則必碎而拋之。是其常態。裝池後。固依然無恙也。有友人辛亥前一年。尙見此十二幅書法。極龍蛇飛舞之致。想見其筆酣墨飽時也。子家有盛所書整幅。真所謂鐵畫銀鈎。筆力能透紙背。從落筆以至止筆。無一毫鬆懈處。有時行筆直細如髮。而其全身精力依然貫徹。宜乎其足貴也。

(未完)

揚州風俗紀

頌予

余昔讀隋唐嘉話。而深信揚州爲古今繁華之地。不覺心焉嚮往之。及讀揚州畫舫錄。而更嘆揚州爲古今人才之數。尤不覺砥礪而流連之。余本楚人也。隨侍祖若父。往居維揚。今市井蕭條。笙歌闕寂。異於隋唐嘉話。揚州畫舫錄之所紀載者。不禁有今昔之感。今就聞見所及。錄以告記風俗者。

揚州效場茶館林立。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信可樂也。而抱陸羽之癖者。雖遇烈風雷雨。不能惠期。蓋亦習尚使然。至酒堂之多。與以上相等。而好潔者亦磨集其門。時值隆冬。尤不稍褻。故諺有之曰。早晨皮包水。晚間水包皮。正月元旦。家家閉戶。街市索然。時有呼盧之聲。噪於耳鼓。近日賀陰曆年者。殊覺亦間有之。聞仍有拖豚尾於背。而銷頂輝然者。不知其是何居心也。

初五日接財神。用金銀元寶。陳諸香案。五光十色。目眩神怡。仕商婦女。皆然媚察。尤盛。

初七爲人日。看穿星。初八爲穀日。看定星。其占驗詞云。上角多。風雨。下角并底。乾中堂。刀兵動。背後是荒年。一云。上角倉。倉滿。下角掛。低田。堂口。刀兵動。背後是荒年。農人占之。頗驗。

十三日上燈。凡新嫁娘。其母家必送燈三年。以爲多子之兆。其時有鑼鼓。軒天。透紙。麒麟於人家者。必買麒麟。藏諸新嫁娘懷中。藉呈麟趾之祥。

十五日元宵。家家吃湯圓。

迎坑三姑娘。(卽紫姑)用篋箕。扎以青布。戴香環。有兩人在篋坑前。迎迎至其庭。設香燭。以供奉之。香案上。鋪以米。若扶。亂盤之。鋪以沙。然問農事及終身。有求必應。然有驗。有不驗。諺曰。男子信。仙把。亂扶。婦人專問坑三姑。畢。竟有無靈驗。否。不如牀。寢。挂。桃符。

廣陵燈市。最盛。有舞龍燈者。如宜僚。弄丸。摸繩。自如。左宜。右有神。乎技。矣。桃花燈者。能作飛燕舞。觸攪如志。不疾。不徐。花鼓戲。即古之角。觥戲也。不衫不履。牛鬼蛇神。見之令人噴飯。然談諧入妙。處頗覺解頤。無怪乎婦女兒童。觀而忘倦。

立春日。春牛芒神。農人覘之。以下旱澇豐歉之歲。頗靈驗。

十八落燈日。家家食餅麵。

每年逢驚蟄節。以除夕日守歲。燭照蚊蟲。蚊蟲自除。
二月初二日。爲龍投頭日。闢土地燈。作扮榆社。凡婦人無子者。俗送土地燈。或張仙於其家。是年卽有玉燕投懷之兆。

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樹上均掛紅彩。以中南山之祝。灌園叟仍備蔬果香燭。以祭。齋戒三日。花須以酒澆之。是年百花齊盛。

雲有五色。以春分日觀之。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降其祲祥於國。使人預知而爲備也。

里閭立社。用拾鄉黨之歡。人家婦皆歸外家。晚歸卽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菓兒爲遺。熟師預飲。諸生錢作社。會歸時各携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

兒童鬥草。踏蹴踘以爲歡。故陸游春社詩云。太平處處是優場。社日兒童喜欲狂。且看參軍喚香鞦。京師新禁舞。齋那信然。

社在春分前。主歲。豐在春分後。主歲。惡。諺云。社了分米穀。如錦墩分了。社米費徧天下。社公社母。不食宿水。故常社日必有雨。謂之社翁雨。

今人家閭房。遇春秋社日。停針線。謂之忌作。否則令人不聽。不明。

寒食去冬至一百五日。在清明前二日夜雞鳴時。炊黍熟。取釜湯。徧洗井口。壘邊。則百蟲不近。

春分於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家家上新墳。有無賴子弟。焚葬婦作小上墳之戲。以勾引上墳婦女。嘻笑謔惡作劇也。官斯土者。皆宜嚴禁。

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

揚州賭風本盛。舊時以十和楊棍爲最消遣品。推牌九次之。搖擲擲骰又次之。狀元籌。陞官圖。更次之。近日則麻雀牌盛行。而十和等牌。寂無聞焉。殆亦習尚使然也。故諺有之曰。清明不看牌。死後沒人撥。

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家家說養蠶之事。牡丹雨後。芍藥風前。萬花爛漫。種種上市。賣花者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曹組詩云。一竿紅日賣花聲。正是時也。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節。士民翮翮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並上踏青。擊履門百草。

士民開撲蝶會。並射覆春燈。

三月十九。俗稱太陽生日。家家婦女念七遍太陽經。經語鄙俚不堪。烏得謂之經乎。夫太陽與天地俱始。人烏知其生日。若三月十九。則非史道鄰所謂地坼天崩。枯海涸之際乎。吾聞之日者。君象也。又曰中國之應也。太陽之義。其在此不在彼。蘇蓋明之遺民。痛莊烈帝煤山之變。託之爲太陽。說之爲生日。以示不忘。亦慎終追遠之意也。故吳江沈欸若有詩曰。三百年來跡久。驚歲時猶此。話君王義照甲子。漢家臘傳逼民間未許忘。

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溼礎壁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斃故農家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
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

四月有烏名布穀其名白呼農人候此烏鳴則犁把上岸

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爲青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邱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
灌佛頂至今天甯重宿諸寺於是日作龍華會修啓壽齋

四月十四日爲呂純陽生日道士持齋醮一日有病入求符籙能除疫鬼

晚蛙聚鴨謂之蛙市故賈食詩云江南孟夏天慈竹筍如鞭蜃氣爲樓閣蛙聲作管弦

夏至後半月爲三時頭時三時中時五時三時七時屆時雨謂之時雨農人慶爲甘霖

五月雨謂之透梅又名酒枝雨六月方止東南常有風至曰黃雀長風亦曰薰風

五月初一爲端一初二爲端二初三爲端三初四爲端四初五爲端五

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製不一有角粽、椎粽、菱粽、筒粽、秤錘粽、又有九子粽

五月五日爲天中節剪鴨鵝能學人語

端午索繫臂一名長命縷一命續命縷一名辟兵縷一名五色縷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一名百索又有條達等
組織雜物以相贈遺更以雜絲合歡索纏手臂

談 叢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懸牀薦席及忌蓋屋。

(未完)

十

無所不談 (續第十三集)

冥 飛

長沙大賢鎮鄉婦某。四十而終。空房難守。通一僧。婦有子。年二十。知而不敢諫也。其童養媳李。年才十二。入門未幾。初未之知。一日晨炊。媳往呼其姑。未應。揭帳視焉。則存僧赫然。披姑上。駭而退。婦由是銜媳。次骨鞭之。笞之。指之。搯之。斃之。周身無完膚。猶以爲未足。則盡斷其足。指猶以爲未足。並斷其兩手。之無名。指小指。猶以爲未足。則熱瓦於地。命媳跪其上。巨缶盛水。置其頭上。已則與僧閉門。寢與媳約曰。苟天明。起視而信。中水涓涓。洩者。燒鐵絲刺若其子。哀之。潛往。移缶。天將明。仍爲之置之。婦起視。暗曰。是必移而去之。而復置之也。不然。安得滴水不漏者。於是又毒打而媳。慳一息矣。會媳之母。自灑家山來。視女。婦以酒食待之。極恭。以謂媳方疾病。巫者言。忌見陰人也。故扇其戶。母亦信之。及辭歸。過鄰婦家。鄰家媪久憤婦之虐媳也。乃一爲母告。且曰。其始而女之被捷也。猶哀呼乞救。吾輩往解。則暫釋。既而若女不能號呼矣。猶啣啣作羊鳴。近日則若摩木石。而女不復能聲矣。母大痛。乞鄰人借。往排闥入視。女則血肉狼藉。火傷鐵傷。竹木傷。其痕重。或潰而生蛆。喘息如絲。顧見母。噉然一聲。氣絕。於是鄰人之來觀者。咸大憤。急覓婦。婦已避。覓得其子。來萃。萃之。越日。媳之父。兄。亦俱來。欲鳴諸官。有老者。顧媳父。歎曰。死者若是其慘也。行道之人。皆傷之。然而死者已矣。姑亦無抵媳命理。雖破其家也。於若亦奚益。且若必求雪憤也。今之法。官高。爵。堂。皇。自命爲。獨立機關。實則若無賄。又無大力者。爲若說。項雖千百。

萬倍於若媳之貧者彼將熟視若無睹數十百年而不爲汝判決而汝荒若田功旅居城市吾恐若憤未雪而若全家且以寒餓死不如其已也於是勸令婦之子厚殮厚葬而人命重案輕輕了結矣事後婦歸家竟延僧居其家若夫婦今聞又蓄有童養媳矣噫吾鄉貧家多蓄童養媳而尤以虐童養媳爲能其尤貧者亦願以其女付他人童養爲節省衣食計相習成風乃至八口無飢之家而亦有之於是可憐之小兒女由此而墮入活地獄者不知其凡幾矣鄉愚不足責無知之悍毒婦尤不足怪吾獨怪司法者何以竟得延疲玩之名而使負奇冤者相率畏拖累而不敢訴倘更聲名洋溢盡人皆知起訴之無益則據表面以觀豈不訟簡刑清萬民樂業觀唐虞而軼商周矣乎

北門外有菜種菜者蓄一童養媳年才十三每日使擔菜適市鬻菜不盡者歸不與食非忍餓至次日賣菜歸者無顆粒入其口也蓋三十六小時不得食以爲常曾連日賣菜不盡餓至四十八小時以上力盡氣竭暈於北門大街講道所之門前講道所者教會之所設也有英國某女士見而憐之與之食詢得其情與之金不敢受以謂所欲得者菜值耳歸而金多者亦將見疑某女士領之乃買其菜嗣後某女士但見其菜未賣盡者必呼而盡買之事爲其姑所聞則又疑其總曰洋鬼孽與汝錢汝何故不受必仍乞以來否則剝汝皮耳次日女見某女士告且泣某女士聞之怒逕爾告知事知事使人諭其姑姑乃不敢肆虐近聞某女士已以金贖女入教堂爲女學生矣嗟乎爲民之父母者乃不能保字其民而使假手於異國之人以救庶女之疾苦也不亦哀哉

朱某與陳某世婚姻也。朱兄弟二人曰朱大曰朱二。朱大有二女長曰令儀次曰令則。陳爲朱之妹婿亦有二子長曰元次曰亨。年相若也。遂以令儀字元令則字亨。會朱大死。朱二愛姪女繼以爲女。距朱二之婦與元亨之母積不相能。以姑嫂少年時之意見遂一一借端。女而發。揮之時子女皆長成。陳母欲爲子完娶。朱母不可。且曰兩甥非中舉或入學者吾女不嫁之也。陳母爭之不得。乃歸其子不意院試後。亨入學而元落第。朱母只允許亨已告期矣。時二家共居一宅。元思娶妻之心熱如火。乃夜逾垣入令儀之室。窺其帳。則令儀在焉。令則見人影駭面大呼。元遁走。由是朱母益鄙元。未幾卒與令則成禮。元憤極而發狂。歌哭無恆。穢潔不知不復人狀。陳母痛子之狂也。乃以尤朱母反唇以譏曰。吾不知若教子。乃能鑽穴踰牆。陳母語塞。則肆詈以謂令儀有外心。令儀不能堪。削髮爲尼。今十餘年矣。梵行清苦。而元之狂則猶如故。

長沙南鄉有陳某者。以道士爲業。其父力田積累數千金。有田數十畝。陳兄弟三人分之。皆足以糊口。會父老病將死。彌留頃。兄弟咸集榻前。聽遺言。陳獨入密室。破父藏金之匱。囊括以去。兄弟知之。追呼十餘里。獲之。匱以老拳卒勻分焉。陳刻齒至極。妻子藍縷粗糲。有乞丐所不堪者。而陳儵然不以爲意。常以事入城。歸途足倦。乃以青缺六百貨肩輿。返行至中途。憩焉。陳起如廁。思六百文過費。自適不已。既而得策。乃潛行由山後逃。與人見之。立擒之。返詢以何爲。陳言實。無錢無以給貨。值故遁。與人搜其身。果無錢。強之偕往其家。陳固不可。與人沒可奈何。乃使陳肩輿與之一。而兩輿人輪替乘輿。返城。閱始釋。陳明日陳蹤歸家。肩腫足繭。因臥呼痛數日乃已。

尋花日記（續第十一集）

（未完）

南 邨

邑中桂花之盛。以石山叢桂爲甲。奇石峭拔。老幹輪囷。玉蕊金香。別有風格。惜乎地屬縣署之中。官禁森嚴。不能盡遊。人流連玩賞之興。故世雖傳。其述實同。畫餅耳。次之。則有文昌閣。文昌閣去城南約里餘。石道如胸。馬穿山肆而上。居人多植瓜支架。當門假施。蔭路八月以降。露冷霜零。蔓殿漸雲黃。實亦垂熟。藥紫如掛。鵝鴨客行。其間皆僂仰而過。誦退之黃閣係門衛之詩。若在國畫也。市廛既盡。宅宇亦空。突見峻嶺。拖青飛閣。凝紫風雨。既飽丹艷。黝芳草。礙步直送。行踪入閣。乍息。悅歷香國。氣流檀麝。色炫金銀。可謂極人世之芬芳。擅天宮之采色矣。予每過此。輒爲竟日。后有高閣。茂繁嵌空。俯視羣山。蒼茫一色。萬家煙火。垣若蟻封。市巷惟見。墨瓦黑白。縱橫如繪。樹丘華岡。略影青痕。言言之拙。才如樞耳。莫不景眩而止。而百里以外。則山色彌佳。故每屆九日。城中士夫咸覓此登高。以賞秋節。而酒肉之臭。亦因而薰鬱焉。某年秋。某公復於重陽日。置酒閣下。召一時之名士。聚陰。則檢曹袍。豪等不倫之均。十二。蕨之酒半。酌座之上。清言風發。某突出均。語衆曰。今日之樂。不減龍山。不有佳章。何絕勝。迹。嗟我。俊士。其毋令。萬年笑。人如詩不成。則不得率進餐。飽。麵食。於是。康中人。皆。頰而。嚼。搜索。枯腸。竟無能。舉一均者。皆。朽。腹。掩。而。遁。去。識者。聞之。傳爲笑柄。嗚呼。若某公者。可謂。票作劇矣。今世之名士。本趣酒肉而來。乃不能諒。效許。洞。若人。卒之。看。遍。地。獄。之。變。相。亦。有。何。味。邪。予。舊。作文。昌閣看桂花五字一首云。城中多桂樹。此

地最清幽老幹盤蛟。蟹奇芬苗乳頭香疑天上。發人似月中游對爾不能去還爲竟日留。

菊花種類之多首推余氏。予家亦分苗而壽。頗極盛觀。或又爲五色菊。亦絢爛可喜。惜不得其法說者謂五色菊非實有斯異種。良由人工造作而成耳。法於菊蕊時以細紙敷顏料裹之。聽其自長。殆紙既墜落則花亦成色矣。但祇限於白菊一種。

臘梅一種花淡而香。酸俗名野梅。鄉人或謂之曰狗天。梅幹土褐色。花蕊瑣屑粘綴。葉附遍身且滿。華較家梅略長。瘦若花最早。蓋所謂十月先開嶺上梅者是也。深山遂谷中所在叢生。野人不之寶愛。仍其自花自落。全其天年。城中人亦以其香色低瑣無過問者。惟予家舊植一株。愛其破春陽之先。慰冬陰之冷。儼然塵壘。若純樸古放之士。日夕相對有逸趣焉。金冬心先生詩曰。野梅瘦得影欲無。多謝山僧分一株。此刻閉門忙不了。酸香嘯罷數花鬢。爲得此指。

家有黃梅一株。樹不大而著花極繁。管於大雪中刺袖肉合蕊而噴之。味甘而微苦。冷徹肺腑。香溢齒牙。別有雋味。直非世間所有。誦多年寂寞。煙火細細。梅花當點心之詩。亦復冲然有逸世之致。

黃澗潭去城八九里。水瀾而流。徐澄澈可鑑。臨江多峭壁。率峭若張扉。辰石屑垢。剛老梅橫生。龍拱蛟蟠。蝸屈。頗饒畫意。凌波倒影。別有風流。若明鏡。佳人頓增賦。媚冬深。雪冷香鎖。寒江擊舟。徐行洞湖。輒不忍去。梅之逸致。盡於斯矣。丁未立春前二日。借素心三四人汎舟過之。於時殘雪猶明。清寒方酷。岩壑冰凍。水石沈寥。遙見萬點凝。

民權素第 四 十 集

段千枝。綴玉。清風。逸均。渺不可攀。天末。真人。彌勞。望想耳。
 梅有六宜。宜月。宜雪。宜竹。外宜水。邊宜清。巖幽。谷宜土。垣竹。籬凡。此等境。輒能助長精神。增益標格。子家有紅重
 台白重。台燕支。綠琴。諸種。花時繁縟。自冬徂春。庭宇。蕭疎。風光。滌泊。得爾。天趣。厥篤。而深往往。梅酌六宜。詩咏四
 聲。用慰。藉焉。詩曰。乍驚。儺。曉。曉。殘雪。正橫。枝。翠。袖。憐。天。曉。寒。香。耐。歲。遲。似。君。方。有。色。對。此。可。無。詩。照。散。窗。前。月。流
 光。不。肯。移。

丁未孟春。遲日。載陽。新年多樂。久暇事稀。偕天。瘦傲。吾。諸子。信步。出南。郊。作。尋春之舉。午以後。彤雲。覆陰。東風。吹
 寒。天地。清。蕭。望。山。家。煙。火。蒼。茫。如。畫。湖。水。乍。拆。流。泉。微。澗。冷。冷。若。撫。一。弦。琴。自然。高妙。相顧。欣然。越。阡。度。陌。遊。介
 率行。至南。莊。藉。松。說。少。憩。老。母。賜。霜。柑。數十。枚。膚。透。深。黃。脂。凝。淺。丹。肉。酥。汁。溢。涼。沃。肺。膈。煩。熨。既。飽。復。把。臂。入。林。
 松。茂。竹。依。徑。荒。殆。絕。披。拂。而。進。濃。翠。壓。身。相。顧。不。見。惟。聞。笑。語。因。益。銳。往。潛。見。人。家。鷄。犬。聲。隨。續。來。林。表。櫻。桃。數
 顆。綻。蕊。欲。花。點。點。若。綴。殘。雪。遙。超。清。隴。明。天。地。當。開。畦。町。縱。橫。蔗。芥。青。蔚。遠。視。濟。落。深。處。有。黃。花。一。叢。枝。抽。蕊。繁
 葦。然。可。喜。適。請。於。主。人。各。折。一。枝。香。郁。而。永。拂。袖。交。流。讕。者。曰。此。蕊。花。也。懷。之。當。得。良。夢。溪。宮。草。那。那。枕。不。是。過
 焉。爲。之。喲。然。而。笑。戚。然。而。悲。徘徊。久。之。天。亦。就。暝。匆。卒。走。返。明。日。天。瘦。以。詩。示。有。杖。上。功。名。四。十。年。之。句。惜。子。忘
 之。矣。

雅麗書院之右有杏花一株。大合抱。春日花極盛。予讀書院中。時嘗欣賞之。爲文以志其事。以爲地雖荒冷。然頗

得天和較之爭春館中花神歎息者不其事同符壤邪嗚呼豪富之門天下多矣辱沒名卉正不知其數之極恨不令夸靡鬪勝者一一聞此啼噓聲酒肉之徒或將悵悔也

邑城東北有山曰月坡鄉者桃花極盛每屆二月約如野燒士女引領飛車馬填路蔚爲一年之勝游故俗有月坡春宴之題目列爲八景之一自予蒞世久矣不見斯風惟存故老之流傳資爲故實然桃爲上果鄉人藝之最多雖不及彼佳勝要亦有足觀焉春服旣成東風已和翔郊原觸目皆成圖畫曠逸娟靜之趣尤有足多因嘆月坡之游徒資鬪勝反亂花真安得此愛日親風友蚌侶蝶獨來獨往消受無言之風範邪則我雖未遠古人不足致我之憾愜矣

李花之盛以南城外爲最市廛夾雜綠陰中遠觀尤勝常二三月頃溫香冷玉萬疊瓊瑤殘月掛林積雪鎖翠天開園飛泥人魂消日事之餘輒臨辰相訪妻同瞻眺憾不能施錦障千重慮或飛去耳有詩曰珍重黃中種春風護惜深惟應宜白酒不必問千金

癸丑九日積雨乍晴訪匏居士於蕪城之西不值時階前菊甚茂花苗葱蒨光彩逼人愛不忍去因就近呼酒獨酌其間旣而酌酢爰考紫荷詞曰秋光淡薄三兩黃花爲伴我詩魂清似鶴記取東鵝荷約持螯獨泛新醅幽懷着酒還開醉倒難根莫問他他他月相胎

(未完)

言合

雙

繫泉

諧藪目錄

諧藪序

怕老婆的都元帥賦 以題爲韻

自由結婚文

賭鬼卜居 仿屈原卜居

我的苦命呀

儂薄行

山水問答

醉漢一

醉漢二

醉漢三

花花室花話 (續第十三集)

目錄

有 頌 予 起 予 權 予 雙 熱 東 初 愚 鐵 凌 鴻 冠 英 癡 生 花 奴

集 四 十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諧藪

諧藪序

有感

昔劉勰有言。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故東方談諧。賸辭俱優。愷之諧。誦乘皆狎。愛史氏傳述。有取滑稽。詩人忠厚。乃主諷諫。茲編所傳。竊附斯義。惟夫我生不辰。遭世多故。五胡亂行。枉新亭之對泣。百年為戎。見伊川之被髮。况復漁人得利。鷓蚌猶持。小醜跳梁。狐狸安問。時事至此。夫復何言。故知子瞻肚皮時宜。不合褚裒皮裏春秋。徒存然而恨。事恨人觸。嗟斯吐托深心。於空素匪信口之雌黃。莊周寓言淳子。托諷或荃孫忠愛。懷抱芳馨。或香草微吟。含情悱惻。齊諧志怪。漫說荒唐。小雅怨諷。期於不亂。誰毀誰譽。猶存直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至若託以為直。盡言招過。淫辭謬論。匪所敢云。雖塞陋無文。取譏大雅。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所冀香山詩成。老嫗都解馬。問論事令人忘倦。其諧有合於劉勰辭淺悅笑之旨。歟是為序。

怕老婆的都元帥賦 以題為韻

頌予

威。怯。陸。餘。與。設。股。體。委。到。木。雞。香。親。蘭。屏。風。波。濤。海。之。秋。雲。雨。巫。山。之。夜。笑。我。三。戰。三。北。燈。月。而。膽。喪。夢。中。任。他。七。縱。七。擒。開。風。而。曾。甘。拜。下。媽。蟻。扛。土。地。却。教。我。左。也。難。右。也。難。鳥。魚。裝。竊。王。試。問。誰。天。不。怕。地。不。怕。夫。其。饒。賊。高。張。愛。心。如。指。慣。被。挪。揄。徒。增。愧。惱。既。請。罪。而。負。荆。更。感。恩。而。結。草。莫。作。當。車。螳。臂。還。期。面。面。俱。圓。應。知。掩。袖。蛾。眉。安。想。頭。頭。是。道。恍。委。雷。之。制。王。尊。曾。號。尚。書。擬。翔。風。之。惑。石。崇。也。稱。房。老。至於恣懷慾海。遺毒愛河。英雄。

諧藪

氣短兒女愁多。既入七情之障，如逢十地之魔。三木與悲，碧海枯頻呼苦。陸千金買笑，黃河清儼是閑。羅娘子軍禍起，蕭蕭威陵秋。士美人帳，患生肘腋。夢醒春夢，由是而大肆。雌威儼成，雄敵恨不起。香國之戈，矛恨不利。房帷之鋒，鏑恨不無。呂望之鷹，揚恨不學。張良之狙，擊恨不翻。黑海之波，濤恨不起。青天之霹，霹恨不。黃巾力士莫不倒戈，卽爲黑面大王。須當伏櫪，彼丈夫也用矛而勢難，險有婦人焉發矢而力能中的。且以怕爲敬，而視老婆者，優婆者如佛。頂之灌以醍醐也。以怕爲愛，而視老婆者，如天塞之壘，以寶爐也。以怕爲憐，而視老婆者，貧婆者如唐中宗。植草后之苦，代點壽而宴樂與俱也。以怕爲歡，而視老婆者，如周幽王。符褒嬖之，閱翠烽火而嬉戲以娛也。憑他一片婆心，碧柳眉豎同夜月，領彼三軍。帥令黃金膝屈，在泥塗受婆恩，而召以虎符。榮伴王邑，逢婆怒而下諸竄室，嚇殺子都。然而郭崇，船之爲都元帥也。怕老婆而微嫌，批頰中庭之杯酒。猶溫韓，斬王之爲都元帥也。怕老婆而失機，被勅疆場之桴鼓。尚存常遇春之爲都元帥也。怕老婆而不親婢妾，開平之封號。徒尊成繼光之爲都元帥也。怕老婆而頻招捶楚，閨門之法令難言。任獅吼河東，終焉受帝邦之辱。聽雞鳴宮內，遞爾釀人麻之冤。歎武后濁亂，綱綱碩聖有慚。貞觀恨楊妃把持國政，天寶迥異開元。所以顛倒乾坤，混沌天地。大言不慚，肆行無忌。視功令若糞土，以干戈爲兒戲。司晨家索惡聞，叱雞之鳴。戒旦國傾，說妖狐之媚。縱滑稽如東方朔，割肉則歸遺。細君卽英武，若西門琦折腰，則戲稱元帥。迄今廣絕外交，專蒙內顧。廚不晉羹，海頻登醋。將軍恐辜負香奩，而事早朝。美人恆不見金夫，而嗟避菴。范希文倦懷故劍，腹有甲兵。杜在，南調。

理新絲胸羅。武庫可以居。陌上。慮我則仇。胡爲乎泥中。逢彼之怒。以釜餒。鬻頤。遠之。覺易生。如鼓瑟琴。常棣之詩。是賦。

自由結婚文

起 予

風流快婿。月貌佳人。一笑。禮情。三生訂約。妾愛君君。尤愛妾。早結鴛盟。卿憐我。我亦憐卿。何煩鳳卜。處此文明學界。翻嫌媒妁誤人。看他證婚書。祇賴尊親作主。憶昔朱陳結好。秦晉聯姻。燭其送到侯門。積矣來從王國。莫不命由父母。言待參修。或繡綾以牽絲。化蓮南國。或華堂以設席。妙選東牀。必須六禮告成。嬌客莫庭前之雁。不是兩情暗合。郎君求琴裏之風。而今則紅豆相思。青梅潛弄。東風無主。南國多情。信乎紙閣盧儂。愛丰妻之貌賞。果爾連枝並蒂。樂臭味之相同。訂成雲水。新綠情友。竟聯嬌友。結得風花。幻遇塔鄉。宛似仙鄉。故其結婚也。家族贊成。來賓參入。讀祝辭兮申賀。聽演說兮辛勤。一紙證書。抵作傳紅之用。數聲琴曲。歌成倚翠之章。新嫁娘落落大方。不露嬌羞之態。小如意。雍雍華貴。毫無局促之形。是日也。紅粉新妝。青春上吉。合歡圖影。連理爭華。玉樓人醉之。天金屋。嬌藏之地。賀三寶。七不須詩詠。標梅輕燠。輕寒正是時。逢嫁杏。最愛春風一度。無限樂倍。種種可知。良夜千金。有情人都成眷屬。回溯水邊。宜營石畔。通情。慮好事之多磨。恐因緣之莫遂。誰離融乎。水乳我樂如何。境每等於參商。爾思豈不面乃克償。素願咸愜。幽衷琴調。酒熟香溫。花好月圓。人壽心達。靈犀之一點。身爲彩鳳之雙飛。縱無白璧相求。喜嘉耦。並非怨耦。畢竟赤繩暗繫。俾知心早遂同心。

諧 數

諧 載

賭鬼卜居 仿屈原卜居

權 子

賭禁既嚴。數月不得復逞。秘密殆藏。而屢爲所偵。千思百慮。不知所從。乃往見知卜魏義俠曰。余有所疑。願就先生決之。義俠乃端筭拂龜曰。君將何以效之。賭鬼曰。吾甯休休。營營。靜以安乎。將營。竄藏。身斯無已乎。甯拋撇戲。具以更張乎。抑仍舊技。以自遺乎。窺觴犯功。令以危身乎。將保全僑位。以偷生乎。甯營。嬌金屋。以娛老乎。將持籌握算。集腋成裘。以儲銀行乎。甯顧養精神。以從公乎。將隨波逐流。如幻如幻。以宴安乎。甯營。營若。轅下之駒乎。將隱隱若櫛際之蛛乎。衆家歡樂。偷以寄吾。處乎。寧與狎客爲伍乎。將從大夫之後乎。甯欲熱心公益乎。將仍便利私圖乎。此就是孰非。何去何從。世擾攘而不安。恬嬉爲易。振作爲難。老成彫謝。尸位素餐。別具肺腑。全無心肝。吁。嗟。融。融。兮。孰若吾之盤桓。義俠乃釋筭而謝曰。夫面有所異。心有所殊。義有所不解。物有所不周。課有所不達。理有所不知。竭君之情。紓君之志。龜筭實不能參末議。

我的苦命呀

雙 熱

清早起。便做小說二半。什子的。尊。冤。冤。偏似鵝兒。踏殺人兒。斷氣一句。初一。一句。初二。大清早。做到太陽西。數一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行格末那。哼呢。

排字房做風忙。叫一聲。先生。今朝。尊。冤。冤。要做幾十行。託僕快快做。天氣熱。要早些打樣。立在我旁。催的我。慌。好。似。少。了。他的。債。過。還。欠。帳。今。天。是。我的。特。別。端。陽。

還有那。不。情。的。太。陽。一。步。步。跑。進。樓。窗。照。的。我。面。皮。紅。漲。我。手。兒。呢。搖。的。扇。兒。忙。我。眼。兒。呢。對。了。紙。一。張。我。那。眉。兒。蹙。得。一。邊。高。了。一。邊。低。影。形。極。狀。我。那。心。兒。害。得。越。是。著。急。越。是。亂。心。頭。鹿。撞。那。玉。梨。魂。記。者。又。回。了。家。鄉。小。說。二。不。是。我。做。那。個。首。自。尋。煩惱。帶。我。的。忙。做。我。的。替。死。鬼。救。命。王。不。管。三。七。二。十。一。索。性。丟。了。筆。兒。逃。避。是。逃。急。煞。了。我。等。煞。了。排。字。房。

真。倒。甯。好。苦。惱。小。說。未。完。篇。這。要。發。新。聞。稿。不。好。了。不。好。了。電。燈。亮。了。肚。子。倒。餓。了。小。說。二。一。定。要。各。省。新。聞。一。天。不。可。少。急。忙。忙。吃。一。碗。飯。兒。半。餓。半。飽。紅。筆。黑。筆。一。陣。掃。小。說。新。聞。居。然。沒。有。把。白。卷。繳。我。……我。這。纔。有。了。命。了。我。……我。幾。乎。沒。了。命。了。我。的。苦。命。呀。

儂薄行

東 初

新。相。知。遠。別。離。樂。未。樂。悲。大。悲。一。朝。儂。身。輕。託。汝。今。日。胡。為。忘。儂。為。憶。昔。儂。年。全。盛。時。略。賜。顏。色。華。驚。疑。妾。子。取。求。若。分。宜。飽。嘆。狂。嚼。相。愁。結。爾。時。女。方。作。豚。犬。叩。頭。臘。臘。困。塔。堞。翁。蚤。世。姑。勃。爺。郎。憂。愁。儂。幽。思。一。十。六。年。心。裏。事。鴉。鴉。前。頭。欲。語。迎。帝。詔。才。子。天。宮。賦。老。姑。載。兒。夫。婿。去。天。下。何。人。不。哭。儂。子。規。啼。老。錦。江。樹。呼。天。無。靈。搶。地。無。語。儂。豈。惜。此。身。隨。夫。委。朝。露。六。尺。無。可。託。宛。轉。成。留。住。撫。今。慨。往。昔。敢。云。終。身。誤。門。楣。相。深。庭。病。患。無。常。形。兄弟。喬。柯。起。蕭。塔。煙。塵。生。環。顧。老。奴。侯。一。如。鴻。冥。母。子。坐。相。守。淚。滴。青。衫。青。叔。季。無。仗。義。儂。其。長。伶。仃。女。時。見。獵。眉。色。舞。彈。冠。起。學。郎。哪。步。按。劍。猶。存。烈。士。風。危。言。若。解。儂。心。苦。儂。目。得。女。愁。為。騙。肝。腸。一。日。九。營。紆。典。珠。脫。珮。女。

諧 叢

六

願答報生。平敢保。駭。嗟。彼。蒼。蒼。不。愴。哭。枯。魚。過。河。僂。其。族。反。汗。倒。戈。浪。子。軍。可。憐。焦。土。成。陽。陸。女。爲。座。上。客。儂。爲。宮。禁。囚。觀。而。若。山。河。厚。顏。等。背。邱。豈。非。荷。相。識。相。對。風。馬。牛。豈。不。新。相。知。乘。舩。付。東。流。乘。危。取。富。貴。竊。國。成。王。侯。假。辭。託。道。義。蓋。始。而。孔。丘。呼。嗟。乎。新。相。知。不。足。恃。不。足。恃。遠。別。離。遠。別。離。儂。已。矣。

山水問答

愚 鐵

某夜余入睡。夢遊山之麓。水之濱。見巍巍者浩浩者遙相接。忽有聲自山水間來。因駐足以聽之。初幽雅不能辨。繼聞山謂水曰。天下之最尊者莫我若。高大巍峨。雖少文之筆。亦難形其萬一。況垂於雲霞之表。干乎得漢之中。天下之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陳列我前。以供我目人之觀我也。滿山煙霧。遙指長天。莫識匡廬之真面。即相處如君。亦未見回首而向我者。水答曰。巍巍乎。登雲。役。而。干。霄。漢。固。君。之。榮。也。獨。不。懼。愚。公。之。移。乎。浩浩乎。接長天而包天地。亦我之樂也。豈憂彼精衛之填耶。隼人臨汶。上稱曰。水哉。水哉。盈科後進。不舍。晝夜。且。水。有。生。人。之。功。載。舟。之。力。使。一。日。無。水。則。人。一。日。不。生。而。親。巍。巍。高。山。安。能。南。面。而。稱。榮。哉。山。又。曰。古。之。時。洪。水。泛。濫。禽。獸。逼。人。使。無。大。禹。人。將。爲。魚。禍。莫。大。焉。功。於。何。有。而。獨。高。山。親。織。人。皆。據。我。以。休。焉。人。皆。來。告。我。曰。水。之。爲。害。大。矣。七。八。月。之。間。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清。滑。皆。盈。道。路。泥。滿。沖。沒。田。禾。秋。收。以。損。水。答。曰。人。亦。來。告。我。曰。山。之。爲。害。大。矣。歐。亞。之。間。有。烏。拉。山。而。歐。亞。之。交。通。因。以。不。便。中。亞。有。喜。馬。拉。亞。崑。崙。崑。崙。山。而。東。亞。與。西。亞。之。交。通。亦。以。不。便。築。一。鐵。道。也。則。擊。山。穿。穴。行。一。山。路。也。則。踰。越。險。阻。世。界。各。文。明。國。大。都。在。大。洋。之。濱。而。高。原。山。國。無。與。焉。孰。若。移。

其地於南極之南。北極之北。使世界大平。永綏幸福。而君親親。而我浩浩。以各享此天賦之自由。哉。余聞至此。心爲狂喜。猛然一悟。而東方固已白矣。

醉漢一

凌鴻

王易侯。建武邑庠生。少有才名。自負。香苑者。風必使。馬路得意。而乃秋。場屢屢依然。錦羽歸來。由是劫破名。頓著。輒無意。而玉井秋。香洞庭。春色日與結。不解緣。家貧。以賣字爲生活。餘錢。卽沽酒。無飲不醉。非醉不歸。每醉必沽。歌每歸。必扶杖。沿途巡。巡行見市。懸佈告。輒朗誦。成調。若村學。穿讀文章。然時或并立通衢。呆若木雞。於是醉。癡之名。大噪。友人規之。則引古句。以自解。曰。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太白豈欺我哉。一夕陶然臥市上。大聲呼曰。人生能得幾回醉。世土未有如我貧。迴環朗誦不輟。口誓士某識之。知其醉也。遂昇之歸。又一夕。生醉立留衣橋上。流徒聚賭其間。時邑令禁賭甚嚴。朱舉四出。巡行將及橋。諸軍聞風。鳥獸散。而生依然拱立賭場。令拘之。生罔覺。鐵索卽當。猶復狂歌市上。嘔之至。署令提詢職業。生大聲曰。八兩令察其貌。醜醜然曰。你是醉人。生曰。我不是。舉人我是。八兩令曰。你真醉你糊塗。生曰。你糊塗甚。你真糊塗甚。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監。監尙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我飲你竟敢干與我。麼。噫。笑罵刺刺不休。繼而嘔吐滿堂。玉山頽矣。令飭拘入。附生夜酣臥。其中。次晨醒。不解何忽至此。獄卒告以故。生亦夷然處之。且作詩曰。漫道醉腸無點墨。昨宵快吐。大文章。仍復向囊中。摸索餘錢。賄獄卒。沽酒與飲。當日喧傳於外。學界遂大起風潮。莘士子蜂擁入縣署。責令

諸叢

八

以士可殺不可辱之例令懼躬至獄謝過且以已橋披彩送生自此友人規之益嚴而生仍嗜飲如故

醉漢二

冠英

廣陵陳拔年五十許鄉之老學究也性嗜杯中物一斗一石皆所不計顧吝子財恆往借餘村酒社與社主高某對奕拔素長於圍棋屢戰屢勝以酒爲懸賞品飲竟博勝而再飲至面赤手顫酩酊大醉而後止既出社門則踰跟疾走逼謁友人發狂吟凡邗江勝境咸有其墨跡蓋皆醉後所作也拔有一甥姓包名蘊芬爲某講習所教員介拔入該校肄業一日拔飲過度迷離入教室適包值算術課揮毫點名及拔披斜視良久大怒既而呵之曰甥呼舅名世所罕聞既到便了吶吶何爲一堂罔然大笑既又厲聲曰我說洋務無倫理居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甥不甥舅不舅矣尙復成何事體語竟拂袖而去諸生又付之一笑

醉漢三

癡生

葉澤有呂氏昆弟大龍小龍者皆嗜酒大龍逢果筍必大飲飲必五六斤蓋非先進酒不能下咽也人以其豪於酒遂以酒名之蓋比其量之大也大龍有舅某操酒業掛旛於鄉大龍日過之假酒解渴以爲常一日邀友二三至舅以其善飲也爲開大壺以好酒酌之且欲其代招主顧而龍誇於同來者前也大龍遂與同來者飲不半時大壺傾矣酒人俱醉矣同來者蓋如龍而大龍尤大呼添酒焉舅見其醉不之理大龍性發大罵曰可惡可惡該死該死聲達於外鄰人聞其罵舅氏爲不平呵之大龍欲擊人乃以長繩縛其手足置樹下大龍力不支遂睡

去。

小龍與兄分居家北郭。嘗釀酒自酌。不用下酒物。可三斤。飲時。手戲。曲。唱京調。西皮。二簧。無不合拍。戲曲。固小龍之下酒物也。某日。土地祠結社演劇。小龍扶醉往觀。其時。臺上方演戰。皖城。典章。赤身。雙手。捧大壺。而飲。小龍見之。喉爲癢。而口涎。滴。滴。不止。久之。益。忍。乃奔。至。神座前。大飲。杯中。酒。杯有十六。飲之。盡。件。壺中。餘酒。而盡之。見者。叱之曰。杯酒。豈爲爾設。爾敢奪神之酒。而大飲耶。小龍對曰。典章。尙敢於神前。飲大壺。我飲杯酒。何妨。若欲賠。償。可也。聞者。無不笑之。此事。予固親見之。者。

花花室花話 (續第十三集)

花奴

友人范君。性放蕩。不羈。嗜杯中物。一壺春滿。朝夕弗離。又最喜交友。人有訪之者。不問其爲善飲與否。輒拉與強飲。量洪者。固何妨。與之對峙。而量淺者。每爲醉倒。蓋范君極擅勸酒術也。余雖好飲。頗量窄。頗畏懼之。一日。偶約數友人聚飲。半酣。范君喟然微歎。余詢之。范君告余曰。族兄友春亡矣。酒道中。失一知己。未免歎。吾道之孤耳。余訝曰。友春先生故耶。是非酒量。視君爲尤洪者乎。是非皆與君飲。一日夜。而醉倒者乎。范君曰。然。彼嘗許吾爲酒中知己者也。故於其亡也。不無微悲。吾意欲請君撰一輓聯可乎。時余已醉。卽應曰可。范君以紙筆授吾。余乘興書曰。打棍出箱。以後難乎爲仲禹持螯對酒。(時正九月杪)從今何處喚宜兒。范君搖首曰。油滑嘴。又要調笑耶。此等胡言。焉能當得。輒聯。速別撰一首。否則。罰酒無赦。余笑曰。吾素不惜作正當語。強迫吾做。苦迨坐牢。惟

有謹謝不敏耳。范君央懇再三，余不獲已。笑曰：飯桶（朋友中呼范之綽號，范與飯諧音，然范君固善酒者，不呼以酒囊而呼以飯桶，未免不相稱，余嘗戲以此意詢之范君曰：吾喜酒又善飯也）真累極煞人，無已。當爲君再撰一聯，思有頃，曰：得矣。書以示之。數友人亦聚而觀，則僅十八字。曰：翻轉酒瓶兒，難爲弟弟；碰穿飯桶蓋，不見哥哥。范君俯酒欲罰，經數友人勸止，始爲之別撰一首長聯焉。

王君劍賓，余同學友也。能文善辯，同學中咸非如。民國二年十月十日，與同邑某女士行結婚禮，余嘗預撰一聯調之上聯爲：流血却逢雙十節，下聯頗不易對，思索數日，竟不得，遂以畫眉待看兩三朝，勉強綴之，而究嫌不妥。又嘗調之以數絕，俗語連篇，實不足云詩，猶記得一絕云：欲與雙方同解決，苟非運動也徒然。果將那事能通過，信得君真省議員。（時王君爲蘇省議會議員）及屆婚期，適全邑紀念雙十節，舉行慶祝，縣立高小學校，紫綵懸燈，頗極一時之盛。王君即假學校禮堂爲結婚場，余亦在旁瞻禮，忽得一聯，欲書而未果，私喜如較前聯爲差勝。聯曰：流血節逢流血事，自由神。（王君投稿，民權報時之別字）掩自由鐘，或曰：雙十節爲吾國大紀念日子，以爲調笑，資料不太覺玷辱，此令節乎。余當時亦引以爲罪過，不料時至今日，共和已成夢，幻大皇帝在位，事改更此等紀念日，亦將如露如電，與共和偕亡耳。余雖再欲以爲調笑，恐亦不可得矣。因感及此，特識之以入吾花話，且使千百年後之未來人知吾國固亦有此紀念日也。嗟乎，世事滄桑，一瞬間耳，是豈人所及料者。

李開僧先生爲邑中前輩名士，曾主上海瓊環雜誌，與海內士夫相交，今則瓊環雜誌已停辦多年，先生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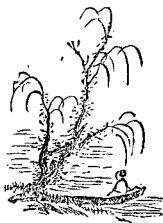
亦垂垂老矣。文章風采，久不見於時。前歲余適因事至城，聞吳君子剛已於數日前成婚。鄉俗凡新婚，未滿匝月者，儘可往觀。新娘謂之鬧新房。其時友人數輩，約余往觀。余遂隨衆往。至則綿結洞房，全是新氣。有特然觸余眼簾者。新房四壁，掛滿喜聯。然皆不外乎花好月圓等老套語。惟有一聯頗有趣。下款署李崧敬賀。李崧爲開僧先生之侄。亦余在城東校時之舊生。是日亦在座。余詢以爲何人所書。據云卽開僧一手書撰者。且云新娘名妙貞。新郎字子剛。故聯中嵌入剛妙二字。余曰：恐怕不惟嵌此二字，且隱射兩樣東西。友人聞余言，皆集注聯語。皆大笑。其聯曰：亦柔亦柔，惟妙惟肖，運用成語，率合自然。而又調笑得宜，不謂先生雖老，尙有此風韻語也。或曰：亦剛亦柔，爲何物。果易解，索獨惟妙惟肖，未免太晦。友人勉公曰：何嘗晦哉。當以拆字法解之。自然流麗，或人始恍然笑曰：果然。

族弟中英，辛亥年從軍湖北，與家鄉音信隔絕。久共和告成後，始時以書還，值成申中有將新婚者，弟卽從湖北郵寄聯對歸。據云爲同於某君所書撰。運筆雄偉，似走龍蛇。聯語則盡用新名詞，綴成雖未免牽強，而借用頗切。聯曰：全體共和中央解決，楚方運動同意進行，以時事新名詞作調笑，亦莊亦諧，兼而有之。某君殆亦趣人歟。然而以共和中央等名詞用之，於此當時視之，未免太謔。今則共和二字，將永爲歷史上之空名詞矣。

翁某善忘，往來信札極多別字，非翁之不學，無術實因幼時所學歷年既久，不覺遂致生疏。翁有女適文字，嫁與某名士爲室。一日翁欲致函其婿，書賢借兩字，百書弗如。乃書賢借二字於紙，走問其友，友指示之曰：下缺一劃。

諧 戲

兩點翁欣然歸書就付郵其婿既得翁函即拆視之不料賢信兩字竟誤書爲賢債其婿初則愕然繼而思後如有悟笑與婦閱婦初笑其翁之誤後經其婿調笑始悟賢債兩字之大有關係不禁紅暈兩頰掩袖吃吃笑輕啐曰老然昏老然昏



(未完)

歲

年

天珠題



瀛聞目錄

飛行船王齊柏林之歷史

美國童子之愛國心

三島聞見錄

絮影萍痕室落屑（續第十三集）

岑 樓

慧 浹

大 彬

海 漚

民權系第十四集

目錄



癡聞

飛行船王齊柏林之歷史

岑 樓

歐戰聲中，德國齊柏林飛船獲利，馳名人咸驚而畏之。然其歷史鮮有道者。距今五十年前，德有齊柏林其人者，年屆二旬，膽敢冒險，平日喜作奇異之事。旅行北美，遼羅地方，日以厚紙製成風船，放行空中。固有感於乘人駕馭，擲物擊人之事，多方研求，以謀進步。顯其法不可得，謀諸斯地之長官，長官笑曰：此乃惡想，吾不能為齊柏林見多不諳，獨自設法研究。一日乘火車旅行郊外，乃恍然曰：彼之機械能用火力引動，飛船亦何獨不可。聞有瓦斯者，火力微而猛，意以為可用。由是用瓦斯以試驗，果爾有力，因改良飛船之型式，貫瓦斯於其中，開機使動，不料旋飛旋落。齊柏林見事有頭緒，益加研究，寢假而能翔矣。乃請商謀之長官，同乘試驗。其長官尚擲榆曰：兒天下焉有飛船乘人之事。子能造出吾不之信。齊柏林力白其所以，該長官假他事為辭，其少女信之，願允所請。試驗之下，平穩無虞。由是齊柏林之名出焉。然齊柏林猶以不能高飛遠行，戰鬪殺人為恨。乃携器歸國，閉門研究。既以一人之知識有限，陳請於德皇，開會公論。德皇頌武心重，當允所請。由是有今日齊柏林飛行船王之榮譽焉。邇者齊柏林尚存，年約七十餘歲。因是功而受伯爵，去歲此船攻襲英倫，使英人相驚，伯有不敢寧居。齊柏林尚掀髯笑曰：子當日試驗飛船，豈期有今日哉。嗚呼，齊柏林其人者，實可敬也。

美國童子之愛國心

慧 俠

美國及歲童子無一不受教育。故其體育智育德育莫不卓有根基。德育上尤以公德爲重。對於公共治安鮮不加意維持。無敢稍有侵犯。華盛頓某小學校學生。公同集議組織一團體。即名爲公德維持會。凡己所肄業之校中。房舍內陳設器皿几棧床榻之屬。校中球場草地。花石草樹之屬。各生由校歸家來往必經之道路上。樹木欄柵之屬。均保護之。整理之。不使稍有污濁。不使有損。此會中童子。每日於課畢之暇。着意巡視。一遇几檯欄杆。有傾側汚垢之處。即時安置妥貼。拂拭清淨。樹木花草。有敗枝枯葉。蛛網蟲絲。立即交除。燕窩使之生意盎然。路心道側。有垃圾。燕窩。隨即糞掃不使寸草留於足下。尤必除去者。碎磚塊石。當路每易阻滯。進行瓜皮爛果。稍不及防。卽爲滑跌。此會中童子。更時時注意於此。凡行道。人偶有疎忽。而遺置於此。段道路中之各物。會中童子見之。必以善言忠告之。凡會中。所應經營之道路。由會中。徧貼告白。以曉行人。自此會成立後。於是紛紛仿行者接踵而起。始而尙屬各校。生繼而效之者。童子比比大足。爲衛生處之助。某校初入校學生。年始十齡。一日行道。左渴甚。見路旁蘋果樹上。蘋果正熟。大過皮球。紅潤可愛。發枝欲折。人經其下。榮榮然觸額且痛。童子口涎特甚。未暇計及。遽伸手隨摘一顆。食之。甘如蜜。食未及半。忽思此樹乃路旁公物。我何爲擅自傷殘之。縱無人見。亦非名譽事。思至此。額汗大出。心頭頻跳不止。急持食未半之蘋果。奔告會中。請會中。作己之證。人同赴警署。自首願受相當之罰。會中以茲事甚微。且生又其幼。并係初入學校者。一時偶失檢。均可恕止之。童子不之許。堅欲去。以求懲此不道德事。無已。乃至警局。訴明緣由。警局嘉童子如其志。俾交蘋果值銀幣一角云。

三島聞見錄

大 彬

余夙懷遠志。然家非豐厚。旅費無所出。故展轉至今。今夏受聘而東。裝束始得一出國門。領畧異地之風光。居東三月矣。所得於心者雖不多。然念我國近年來之學者。多懷志負笈遠地。除有力可至歐美者外。多來此邦。故敢以來東後之所見。開書以資於國人。或未嘗無絲毫之補益。然余不文。又不工於作遊記。且即就日記中所有。如起居飲食。關於個人瑣事。一一寫之。徒費讀者之精神。不見其益。不若就實事上。拉雜記之。雖越於體格。當邀見諒也。 十二月三號

日本爲君主立憲國。貴族黨派甚多。爭政權事。時有所聞。近日其首相大隈伯。流連病中。風燭殘年。搖搖垂滅。其黨友皆爭出運動。思繼其任。而異黨乃竭力與之爭。故對於我國之手續。意見不一。強辣之手段。未得遽施。亦未始非我國之幸。然國不能自固。而黨僥倖於一時。余等處於危巢之燕。尙喃喃言樂。耶日本之政治。出自貴族手。狀類專制。然日人之自治力。深敬仰天皇之念。尤深。故雖專制之下。不改其融融之樂。日本之警察。辦理最得法。警察衣飾。非華麗於我國之警察。然狀貌嚴肅。作事勤謹。受途人之詢問。必歷歷指引。更或派人帶領。非如我國之警察。一搖頭一指手。已爲不世之待遇。吸紙煙。弔膀子。爲唯一之事業。排架子。傾月薪。爲唯一之希望。尤奇者。則日本之房屋。大率以木板搭成。以紙代玻璃。居家夜。不必閉戶。從無失竊之虞。前月余友在道上失去白來水筆管一個。事隔一星期。再過其地。戲向該區派出所一問。則煌煌告條。已代筆管覺主人矣。日人迷信天皇。

故施行其政極易。余因是而知政治之良窳。實不關乎國體之爲共和爲君主。英德日以君主興美法以共和盛。反是則墨荷以共和而更增其亂。而君主之國衰弱之證更多。道不勝道。故一國之盛衰在精神不在外徵。今我國國體既已更變。余甚欲一問贊成變更國體諸公。是否此主張出於良知出於愛國心耳。以現狀觀之。一切之政權已全屬於贊成帝制者之手。如能省其爭辯運動之能力之光陰。施其手段以謀國家之幸福。則吾僑小民。庶有馮也。然而難言矣。余昔曾著有中國之進步與變相。登諸校報。變變。此我國之所以無進步歟。

日本爲島國。土地肥美。物產繁富。濱海之地。魚業尤盛。由神戶達東京火車。過海濱。魚倉林立。土人就沙上織網。一面爲富士山脈。火山餘焰。尙未盡熄。濃烟從頂吐出。散而爲雲。掩蔽山面。不令人窺芙蓉之面。蓋日本稱富士山爲芙蓉也。海濱沙田甚多。滄海桑田。不日可用。林木最富。杉木爲多。日本用以製器。輸入我國者極多。日人善用天然。故雖城市中。大有山林氣。日之公園。如上野芝園等。皆廣占山。而古木參天。開林成徑。引水爲溪。不假於許人工。便成幽雅。楓葉櫻花。應時而招。惹遊人以滛上之張愚等。園比之不能不嘆。天工與人。工一得。一壞也。日本之地震。常事也。余初至東京之次夕。即遇之。寢至中宵。榻忽搖動。奇之。繼聞屋宇震震作聲。始悉爲地震。驚甚。日久亦安。之地震。時反易入。睡計余至此。不及三月。遇此已十數次。不知者尙不知多少也。地之左右震者。鮮害。惟上下起落者。爲最險。蓋日本之建造房屋法。異於他國。四圍有簷。倒下亦不崩倒。第如木盆之傾反耳。十一月。中旬。一日。早八時。地大震。青山之幼稚院。有女童數人。適坐操場上游戲。地忽裂。墜之下。復合。後不知經幾許人。

工始救出已半死矣險哉。

日民內陰而外恭耐苦而善作其外交政策已足代表之不必另覓他證總而言之詐愚爲日人之第一本領遇人謙卑有禮尤善於招待待役故其商業特盛役於人之男女感戴周到謹於作事此亦日人之長也日人尊其君若神聖故易於治且易於使然生計之困窮平均當甚於我國男子多任勞力女子則作商業日本食品求過於供故食品網貴惟薄則穢賤午夕餐候熟著市前山人海應接不暇教員之在我國者不問學問月薪數百不知在日請一專科個人教授每日三小時不過二三元足矣惟有一事足以令人納罕者則生計雖艱而人民樂業各盡其份盜賊乞丐不多不似我國之盜賊充斥乞丐塞途也其人民之勤苦於此可見一斑矣

世界國之名列一等等者余雖未遍歷然以意度之路政之不良恐無過於日本者矣大衢之近皇城者舖尖石大如鴿卵其鋒隔皮鞋刺足亦痛其他則僅舖浮土雨天則如泥塘陷履之半晴天則灰塵滾滾入鼻搶噴日人皆穿木屐履齒高五寸許余試着之不能舉足余曾詢諸友人何以日政府不從事於改良路政彼謂日人慣穿木屐故不需此余則謂木屐與路政二者乃互爲因果蓋苟有良好之路則人民又何須穿屐後乃知此實不然蓋履之於日人亦猶圍坐也非是則不適故雖有良好之路不堪木屐兒之鋤掘是良好之路政不需於日本以不適用也

日人之居大率甚矮舖地以厚席入屋必去履土爲壁低爲窗棹高僅及尺日人圍足坐席上不慣着不能也日

人習之久。非是不安。故雖火車上。戲場中。有高座。亦圓坐其上。至其行禮動輒叩首。蓋便於施行也。日人重禮節。余曾至一日人家。見一客入。家人跪門內叩頭接之。客還叩至二門三門。亦如是。每入一室。又互相叩頭。客以物送主人。主人叩謝之。既起。客又跪叩。以答前謝。既而彼此談話。每至一頌語。則又互叩。及辭出。家人叩留之。不果。又叩送之。客又叩謝。擾主又叩謝。光臨又說許多謙語。說說叩叩。客出一門。又叩。送一門。計一客來叩頭。凡數十次。余歸後。不覺失笑。無以名之。謹以叩頭蟲三字相贈。然日人對於外國人。則通融辦理也。

談及日人之粧飾。有一事最足發噱者。則日婦女面上之粉是也。日人好面白。猶黑人之好齒白。日語白面二字。與美麗通用。可知美麗須面白也。然日人爲黃種。如欲易黃而白。捨粉以外。尚何用。故拚命拍粉。粉積分許。以爲美麗。余嘗謂友人曰。君欲陸行歸國乎。只須收羅日婦一日所用之粉。傾之太平洋。可矣。言雖太過。然可以形容日婦之粧飾矣。日人之服飾。大概人多知之。袍如僧衣。外掛如中國婦人所服之對襟褂。穿短襪。行時露足。履高齒屐。婦人則背大包。女子則散其髮。繫大綾花於頂。尤可異者。日人寒天多穿被。出街日本之被。實一厚且大之棉襖也。有袖有襟。間有以日本木綿爲襪者。日本木綿細而白。縫衣時。隨線絲絲出。故成服後。週身垂條條之白綿。日人以爲美觀。男子之作勞役者。有號衣五顏六色。爲狀至怪。彼等服之。奔走於道路。亦奇觀也。(未完)

絮影萍痕室落屑 (續第十二集)

海 漚

新幾尼亞英領境內。有番族名喬亮部。落甚多。而其實爲一種。有數部落已歸化於英。英政府始以其未開化蠻

人初不以人類待遇之。鞭笞驅使之若牛馬。屠戮宰割之若雞豚。部中死者。數年來將過半。在英政府意。此種人種。例在天然淘汰之列。終歸消滅。不若早用酷烈手段。使速盡之爲愈。乃彼族人備受痛苦之下。翻然解悟。審與其族之未歸化者。籌議以爲。屈於英。亦滅種。叛之必死於英之劇烈炮火中。亦滅種。等於滅種。與其見種人零星備受無窮之痛苦。求死不得。輾轉於砧上。全族俱盡。奴隸力。然後種以漸滅。不若與彼作不兩立之勢。任彼奮炮快利炸藥。猛烈俾吾全族同歸灰燼。較爲爽快。况吾全族人苟能一心一力。團結其團體。堅持其志趣。有險可憑。有隘可守。且山深溪阻。彼客我主。酷暑炎曦。我甘彼苦。彼來我伏。彼去我出。又能如何。我又何懼乎。彼虜於是遂全族起與英人爲難。會長聚族中能事者。并各部落小會。羣議於板屋中。殺象歃血爲誓。當卽出英人。不意一回入英彙。圍其政廳。暴怒幾過野牛。猛不可當。白人之被殺者百數十。及英政府調兵攻勦。等已將政廳暨全市焚掠一空。翩然而去。整隊入深山。山徑絕險。崎嶇峭壁。曲折幽深。及林木叢雜。不見天日。無嚮道不獲進。英人則僅守其入山路。俟隙而已。爲日既久。英人亦怠。乃議撤兵。兵退。彼又出襲其後。及返攻。彼又歸。飄忽若旋風。來去無定。且時而伺英兵。不備突至。市政所擾。盡之英兵。無可如何。爲其擾害損失甚鉅。幾有不能支拄之勢。見彼族頑強。殺不易與。乃一變其發酷政策。而易爲柔軟。籠絡手段。招撫煦和之。乃彼族人深知英人相待詐術。任其若何牢籠。固結均置不理。英人於是亦不敢復以異類視之。近聞對於彼族。却開誠布公。竟許彼族以同等權利。組織聯邦政府。共相安於無事之天。彼族經與英人抵抗後。智識亦頗開。大有自治獨立精神。其堅忍團結。

之勢力愈持愈固。英人士與彼中上人頗交接。以誠惟彼人防英之心始終不懈云。

八

古巴山的亞敵姑巴省。腹地有巴克山。回環數百里。周以湖水。從無一人問津。於千八百八十年。德人巴克探險入之。遇險頗奇。又以由巴所發現。故人即以其名。名是山。巴克素以搜尋世界奇景異境為職志。聞古巴為南美北美海峽間一新開之國。又風景絕佳。必有可供游覽處。乃入古巴。徧歷全境。遂至山的亞敵姑巴省。一日乘小舟容與湖中。會風日晴和。見對岸隱約奇峯陡起。嵯岈嶽刺天如列戟。乃動好奇心。竟棹舟徑渡。向山影處去。幸湖水清淺。波浪不惡。好風送之。爰達彼岸。登岸。躡舟湖畔。覓路入山。乃叢莽荒榛。鈎衣洞履。踐徑全無。而巴斯毫無阻礙。披荆裂莽而前。徑愈幽。路益險。黑菁鬼語亦甚。魁攀山風。淒厲吹人毛骨為竦。大有凜不可留之概。同伴者咸有戒心。爭相勸巴斯出山。反棹。皆謂相隨遇險。不知若干次。亦如見慣司空。頗等閒事。膽因之一壯矣。惟不解若何。今入是山。乃覺有世間不可思議之危機。怪特之現象。錯伏於前。不禁髮豎股慄。巴斯晒之曰。君等何。颯鼠之不若哉。此亦不過世界一片土。有何殊異。竟視之為鬼穴。妖巢。即鬼穴。妖巢。余亦將奮余力。賈子勇從而搗覆之。何懼為。仍率衆直入。不稍却步。入山約數十里。橫嶺隘口。峻峯干雲。地無一寸平路。無一步直。忽近一絕岸。崖下清溪一道。水聲潺潺。漱石鏗鏘。昔如清靜。巴斯謂衆曰。此境不甚幽寂。諸公能得之於柏林。巴黎。倫敦。紐約。及世界之各繁盛區乎。正言時。獵狗啣一物。從石叢草際中來。又二狗齊抱之。似力猶不勝者。衆趨視。乃殘骨一段。似獸類胫骨。餘骨猶附綴其上。血液尙未枯。彷彿為何物食餘者。此一段骨長乃四英尺餘。粗若巨蠶。據

其同伴名白克者。精於生理學。細察此骨。係獸類後腿。尙屬初生。不過年餘者。此獸年餘。脛骨已若是之巨。長成當不知若何龐大也。巴斯正與同伴研究此骨。忽聞四五味外。高峯上發大聲如亂槌擊鼓。戰戰震林木。仰見一物。聳立懸崖邊。狀類鴉鳥。惟尾長而特銳。以遠鏡窺之。約其高六尺。度身長當四十英尺。頸長且過之。高約二十五英尺。爪攫一物。其巨如象。其形界乎豬與牛之間。而尾乃等於蛇。鳥已食其半體。肉缺一後腿。知犬所啣之骨。節卽係此獸遺骸。諸人陡見如此。不可思議之巨物。倘遇之。啄人乃如捉蠅。蟻成懼甚。急隱巖石間。恐爲彼所見。藉以竊窺其動靜。約一小時許。鳥遺骸骨飛下。前峯而去。第身軀笨重。飛頗不靈。特飛走兼施耳。諸人見鳥走後。急趨至其所立處。攀藤葛而上。見所食獸血肉。狼藉骨可專車。委係一雛鳥所遺。豈高可隱人。諸人舌橋不能下目。貽不能醉者。良久。時天已昏黑。參天大木。密如櫛比。喬柯繁葉。濃蔭無隙。地益形陰鬱。諸人乃卽支棚帳於樹林叢雜之處。用以自衛。部署粗定。惟汲澗水爲飲料。食餅乾。牛脯而已。不敢舉火爲烹煮事。恐光燄起。招怪物來耳。須臾。海月初升。夜已將半。諸人均以處茲險境。雖極疲倦。不能成寐。移時。各人聞無他聲。息心亦稍釋。方作欠伸。突聞嶺松謾謾。紛起旋聞。日間鳥聲。連三數鳴。東嶺亦有巨聲。爲開。巖吼。陵谷幾爲震蕩。數人合抱。參天之木。枝幹皆爲之動搖。心膽俱碎。屏息不敢露音響。乃巴斯好奇。出自天性。必欲一探。究竟心始安。獨出潛蹤。登嶺近於衆聲。靡起。虛月光森冷。中無數巨物。盤旋爭鬥。草樹紛搖。土石崩飛。墮之大者。高且有四十英尺。身長六七十英尺者。戰戰時許。東方漸白。各散分嶺之東西去。獸皆奔嶺之東。鳥皆下嶺之西。巴斯亦返。語諸人。諸

額聞

人深。以未見此壯觀爲憾。適天大雨。山中又無路。雲氣滯。數步外不辨物。諸人出林。東西莫能定其向。遂復居林中。待晴。乃雨不止者。竟日。至晚始止。又時許。夕陽醉亂。山霽色頗爽。人已不及成行。又須有一宵宿。諸人乃與巴斯約。今晚當同至其處。看仍有戰事否。至夜深。諸人乃結伴行。巴斯爲導。復至昨處。均感身。叢薄。聞不稍動。俄風聲作。嶺東西巨物。竟又紛集。大戰又起。是晚之戰。較昨晚尤烈。無何東嶺之獸大敗。紛紛逃竄。其陣已亂。均溢。出戰線外。四處狂奔。適一獸。竟突入巴斯等所隱之叢。薄間。草叢披靡。干霄。夏木。獸觸之立仆。巴斯同伴數人。均遭巨踏。踏斃。屍已成。將巴斯適爲逐獸之鳥。無心以爪。蹴之。滾落洞中。因得免。次日。覓路逃歸。然已。踴。矣。巴斯。出險後。歷歷爲人述之如此。

(未完)



劇趣

心若起

劇趣目錄

梨香社劇話（續第十三集）

漢陽梨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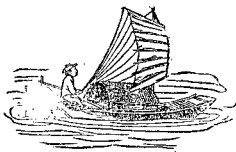
叫天南來十日記（續第十三集）

一 碧 塵
萍 痕 因

目 錄

民 權 第 十 四 集

自 錄



劇趣

梨香社劇話（續第十三集）

塵因

近時武二花戲既重工架。又重武藝。且重說白。表情不似一味。隨戰勇鬪者。莫如鬪陽樓。龍山金錢豹三戲。但此三戲之妙處亦各有不同。余再略談於次。如鬪陽樓之高登。原是貴胃。其表情當於懾悍之中。含蓄驕矜之態。乃不失豪華公子身分。若以去費德公賈二墩猴兒李佩等表情。扮高登則高登直是一土豪鄉霸矣。雖同是一樣作惡而戲中人各有所處之地位不同。故其神情亦異。此中界線最難分析。要知武二花之表情從懾悍中而得橫暴態度。則易若從懾悍而須從容沈著較難。故此種表情比較尋常長景短景等武二花迥不相同也。再如說白之使音亦當與表情相合。蓋因一人之性情如何。其神態聲音必隨之結合一氣。所以善去高登者其咬音唱字之間無形將神情托出。斯為大難。第此種說白字字須咬尖音倒拔而起。愈顯其勁挺而字眼之落音須用真氣。注脚方可剛而不滑。峭而有根。於是驕矜之氣自然托出。若偏重於剛易蹈浮滑之弊。偏重於柔又易蹈沈悶之弊。宜從兩者之間取其中道。則矯健合度矣。至於工架宜磅礴。武藝宜精練。凡演斯戲必脫盡尋常武二花之氣質。別開生面。始可得法。否則必演成虱蟻廟之費德公。連環套之賈二墩。落馬湖之猴兒李佩等身分也。故此戲在武二花戲中為最難演者。而今日一般武二花能以此戲見工者。幾不多見。有時武生兼演之。間或有一二人可取。皆是宗老俞之派也。俞菊笙。姪以武生名。俱演此戲絕佳。五十年來縱橫南北。俗界竟無與敵。其特

長之技甚夥。如出場純用高架子舉步必將腰擡平亮出靴底。此種做派極不易於穩練。果能到穩練地位則氣字之騎矜神情之凶惡自然從無形中流露不必着神注意勉強做作也。菊笙最善用高架子。渠演長板坡之長紫戲。惡虎村之披衫戲皆以高架子取勝。而高架子猶相宜演架子武二花。因其氣魄分外雄厚。故演臨陽樓一戲愈見出色。又如菊笙去高登數場騎馬式前後之姿勢各不相同。且與他伶演者亦迥異。上馬時繫鞍跨蹬態度極其從容而身段極其矯健。以矯健之身。段其能使之從容。不迫非確有實在工夫。鍾練純熟者不可得也。其間猶推踰馬一場爲絕佳。以左足揚起右足獨撐作金雞獨立之勢。環繞臺上旋轉如風。若他伶演之卽以雙足旋轉亦不及其勇捷也。至於打出手中對戰等雜技。既純且練。所以酣戰之際。一舉一動靡非舉重若輕。使觀者卽索不知戲之人亦能領會其神妙。因其手足乾淨靈捷而不花舉止沈著。慍慍而不紊。能刻畫高登昔日之身分。絕非鄉豪土霸之流。觀者若能揣度其戲理者。自易於得其滋味。可見善於演戲者當以刻畫劇情揣度戲理爲不二法門。但刻畫劇情揣度戲理須得出之自然。不能使露色相。所謂勉強行之者。則不免有做作氣神情舉止自然過火轉失其真象矣。此種妙境雖是注重伶人之工夫之閱歷。然一半亦賴其伶人之胸襟之見識。能否領會其真意也。菊笙能將工架做派。表情武藝等類。合爲一氣。使觀者不辨其何爲做工。何爲表情。何爲武藝。祇見一團真氣。練得周身矯健。氣宇矜矜的似一豪家橫暴之子。雖不辨其做工表情武藝等看神處。而其做工表情武藝確有獨到處。非餘子所能效顰者。今日新進武生學得翻幾個軟腰。伸幾箇筋。跨背裏幾套單腿亮幾回靴。

底。儼然以俞派自稱。實則相去不知有幾萬里。亦太可憐矣。再言其說白字咬金嚼鐵。不肯鬆懈。一點其音。全是從丹田逼出。用齒力咀嚼。無洋乃吐出口。所以音節愈剛挺而愈沈著也。出場念四句引子。以及報名。高登之（登）字。其音倒拔而起。徐徐抑下。幾有力拔千鈞之勢。斯戲之說白表情。能得其趣者。邇來楊小樓尙不支。離以言武工。架子則尙和玉確有老俞氣味。至於俞五（卽菊笙子俞振廷）雖然打得驍勇。奈是身段太短。手足似嫌毛燥。不能得高登之真象也。再次如筱菊笙。出手騎馬等技。尙有俞味。而表情工架亦佳。情說白太弱。楊瑞亭沈華軒。則較筱菊笙又遜一籌。然要腿工夫尙屬乾淨穩練。至於周瑞安直野狐也。如以上數角。尙和玉兼去武二花。而外其他皆是武生。故斯戲自老俞得名之後。竟變成武生之時髦戲。其醉心老俞之武生。靡弗以此戲。打泡能求得一穩字者。實妙無怪月前貴冑之國君。客串此戲於新新舞台。觀者大呼曰。耍板棍也。（未完）

漢陽梨影

碧痕

劇小道也。顧其所以誠大難事。不惑生長東南。且居於長江上游。耳目所及其事不廣。而戲劇一道。尤爲狹隘。今敢以管窺之見。形諸墨楮。非敢曰周郎之顧。不過記一方之聲音。尙耳閱者。幸勿以門外漢見斥也。

長江上游。以漢口爲繁盛之區。其間梨園子弟。不可指屈。就爾時之劇曲。約分三種。一「漢調」。二「京調」。三「新劇」。若奏腔崑曲徵調粵調。皆寥若晨星。有之亦三種中之附庸也。三類之中。京漢可以比肩。而新劇則其幼稚。然京調除「怡園」「新民園」「大舞臺」爲髦兒班外。他無有也。髦兒園中之人物。如恩曉峯李秀英小蘭英諸人。

費時來而時去。其餘則期艾。艾。伊呀。呀。之流。但憑兩頰朱沙。一臉水粉。賣他。鬚。一笑耳。至於新劇。當鄭正秋初次以民鳴社赴漢時。有汪優遊王无恐。凌憐影諸人。聲震一時。殆今年重至。則以不倫不類之新劇。非馬之角色。現於大舞臺上。於是。一落千丈。所謂再來不值半文錢者。此也。而今任天知。則引一班毫無廉恥之男女。及稱。德。可。掬。之。戲。迷。現。身。於。愛。民。舞。臺。以。男。女。合。演。四。字。而。驅。塵。客。不。知。漢。風。俗。良。於。上。海。故。對。於。此。種。舞。臺。嗚。有。煩。言。稍。顯。名。譽。者。皆。相。戒。裹。足。該。舞。臺。之。有。足。跡。者。惟。三。分。四。成。等。里。之。妓。女。與。夫。游。蜂。浪。蝶。之。狹。邪。者。耳。漢。調。之。舞。臺。則。有「劉家花園」「愛國花園」二處。其間到者多係商人。此輩之所以願聽漢調者。蓋以其言與地。通情與俗。接。况。為。數。十。百。年。之。古。音。故。腦。中。滿。印。之。方。京。調。未。南。來。以。前。漢。上。一。方。厥。惟。此。劇。即。至。今。各。鄉。與。鎮。皆。知。有。漢。調。而。不。知。有。京。調。也。漢。調。之。勢。力。普。及。於。四。川。湖。南。諸。省。是。以。其。子。弟。繁。多。較。之。京。調。之。勢。則。稍。盛。耳。

漢調與京調之區別。凡人一見。皆知其大相懸隔也。不慧以為其腔雖異。其調則同。漢調之為音也。流麗。清越。非復京調之慷慨悲歌。意者。漢調其為。疑。日。南。曲。之。變。相。乎。第。觀。其。角。色。可。分。為。十。一。「末角」「淨角」(即二花面)「三」「生角」「四」「旦角」(即青衣)「五」「丑角」(即小花面)「六」「外角」「七」「小生」「八」「貼」「九」「婦」(即老旦)「十」「雜色」。十者之中。除雜色之音。渾濁。不清。外。餘。皆。玉。敲。珠。貫。婉。轉。清。麗。收。聲。停。均。裏。蕙。悠。長。聽。顯。之。餘。其。珠。喉。之。柔。膩。可。掬。至。於。用。調。如。西。皮。二。簧。二。六。平。板。與。夫。搖。快。慢。倒。諸。板。其。名。色。皆。與。京。調。通。然。使。腔。之。間。除。平。板。二。六。

略似外餘皆不同。以二簧與二簧較之。京二簧之音剛而促急管繁絃有高破碧雲之慨。漢二簧之音婉而柔穿絲透竹有繞梁三日之韻。至於板眼則漢緩而京急轉折之間亦因之而異。反二簧（即慢二簧）一調其用法相同。惟一則悲感蒼涼一則纏綿悱惻。京調之使氣吐音淒淒而起沉沉而落。漢調則開口鬱鬱收聲悽惻。人一聽之即知其不同也。道白一道。漢調純用鄂省之普通語言。而加以慷慨之氣道之。卽湘蜀亦如是也。社會上聽而即解。卽唱詞中之吐字亦純係南音。與社會相通。此社會之所以歡迎者也。

漢調之末角又謂之老生。京調簡謂之鬚生。京調之所謂鬚生。漢調則分「末」與「生」與「外」三種。如李陵碑之楊繼業。廣華山之曹窰。空城計之孔明。三娘教子之薛保。京調則用鬚生。漢調則係末角。生角則未能盡字也。末角之行腔無處不以蒼老爲主。其吐音之運用皆運氣於丹田。行音於上腔。就間透鼻孔而出。是爲最佳。其不能如是者。則假痰音相逼而成。總之末角之音較生角爲渾成。全屬氣力做出。非生角有少年剛銳之氣吐音清越。漢調中之角色其最馳名者爲余洪元。余係末角。爲漢劇中之佼佼。現隸愛國花園。其劇爲人所盛稱者爲鴛口求計。洪羊洞。李陵碑。空城計。南天門等劇。其演劇之時亦能如譚鑫培之能。原仿劇中神情。卽工架樓步道白詞語無往不恰。如其人。鴛口求計一劇。貴乎機鋒緊束。言語流利。其答魯肅一段。西皮二六音清而促。暗藏鋒銜。如有不屑之態。如「若不是東風祭得妙」等句。尤爲奇突。別具絃外之音。使人聆之雖劇罷而後。尤有餘音在耳。餘味在心也。

南天門一劇亦名廣華山。余洪元演之。形容慘澹。其求侍御之「有曹父淚悲切」一段搖板。如「父」字之奇突。「淚」字之淒咽。又如「可嘆我的夫人投井死。剛刀刺死了太老爺」二句。其聲音婉轉淒涼。幾乎血淚並揮。使座客心爲之酸。至於「急忙忙走來心慌張」二段。手扶小姐。行色張皇。其棧步揣摩。年過人逃。亂之態度。一絲不差。途中「賢小姐打坐在土臺」一段。二六快板。其聲音之中。含有怒意。有怨意。復有憐意。活寫出一忠誠老實之人。及至廣華山。既傲且寒。且行而身且慄。聲且咽。然而於咽之聲中。能使字字清入人耳。兩目翻白。且看小姐此種情景。固他人所不能也。洪元能爲鷄羣。輔者良。因有此才力耳。

(未完)

叫天南來十日記 (續第十三集)

一 萍

鼓點甫轉。老軍出場。觀客之精神。莫不預爲一振。蓋因七十老翁。演其生平傑作之李陵碑。誠是難得之舉。更至斯戲最精采之反二黃時。所以觀客皆平息靜氣。目直心搖。急待叫天出場。一清耳目。有謂余形容太過者。余謂當日在場諸客。若懂得此一段反二黃。其心理而不如是者。違心之論也。是夕余亦如斯。叫天出場。雙手捧鬚。呵凍。忽而整冠。忽而拭目。周身瑟瑟作戰。其於霜天雪地中。活畫出一寒餒老兒之態。無怪其尙未開口。而彩聲雷動矣。唱反二黃之音。「歎楊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將「秉忠心大宋扶保」七字。改作「把宋朝忠心扶保」。其唱「歎楊家」之「家」字。落音淡。點過。及「把宋朝」之「朝」字。行腔圓潤。沉着。次唱忠心扶保四字。開口。便用豎音倒拔而起。魄力雄厚。至「心」與「扶」兩字。放平。「保」字復昂起。直跌四字之音。揚抑抑揚。最不易於圓潤。

故平常。清。礙。碑。者。唱。至。此。句。多。是。平。起。豎。落。觀。者。若。不。細。心。推。敲。則。偷。渡。過。去。而。唱。者。實。省。其。力。然。氣。味。終。不。及。豎。起。豎。落。之。矯。健。也。「保」字行腔比較時音減一波折趣味尙不自淺薄。叫天誠善於偷巧者。次句「到如今」之「今」字落音並不十分著力。輕點而過。頗覺自然。及至「兵敗荒郊」之「郊」字行腔如雁哀鳴如鶻啼血。幾。慘。不。成。聲。第。三。句「恨北國」三句用反拔起提得有力。其次「打來了」之「了」字行腔亦用反音轉折如鐵幹梅花棧棧見骨。連環戰表之「戰」字音一過吐出「表」字開口即止斬釘截鐵的是不凡。四句之末「錦繡龍朝」之「龍朝」二字唱得乾澀欠圓。竊謂此兩字行腔他伶唱之多從「龍」字下用抑音連翻兩次跌到「朝」字用長音直拖或越一板或越三五板不等復逼出豎板提高轉折徐徐落板叫天唱此兩字則不然。唱至「龍」字用豎音拔高一折直跌到「朝」字而「朝」字行腔少長多則一板即翻一波浪而落。若論其流麗似不及前述之腔調而音韻古樸當推叫天之腔調耐聽也。惜此次唱至「龍」字用豎音拔高時突被琴聲所折。真氣亦因之稍挫。跌至「朝」字時音節欠於圓潤。其後行腔亦乾澀不能自如。此乃琴師不嫻習其調門所累。非可全責。叫天除兩句平平想因前句捕興故也。接唱原板「金沙灘」之「金」字搶唱半板迨至「灘」字落腔仍在板上三字皆用反音拔起愈顯精銳有力。但其搶半板開口莫解用意。後聞張漢臣云此老狡猾萬端乃有意試琴師之技。恐（此次叫天演李陵碑延阿毛拿杆子阿毛乃海上打鼓最著名者復以三十金延張漢臣扯胡琴漢臣亦海上琴師之強者叫天特於此間試之當時漢臣竟未忙亂後漢臣自向人曰若非手腕尙硬。

幾爲所累矣。其落腔却不走板。可見其腔調已入化境。或長或短。或疾或徐。因使人捉摸不定。而板眼自在。神乎其藝。次唱「雙龍會」之「會」字無動人處。第三句「吾的大郎兒」之「兒」字用昂音轉折愈轉愈高。宛如奇峯突起。層見疊出。其腔調雖與尋常人相似。而音節則較尋常人清潤也。五句「楊三郎」純用抑音。「郎」字略一頓挫。落板。淒楚已極。六句「四八郎」之「郎」凌空一響。不落於平。餘句平穩。至十句「可憐他」以次拾板。字字咬金。嚼鐵。顆粒如珠。其音固微細。而字眼極清。氣味極潤。洵是大難。十一句重句「把四子喪了」之「喪」字轉折比較。昔時減少一板。接「了」字。餘音展過一板。即接「吾的兒吓」。其「吓」字落音。尋略一轉折。則昂起直落。此次不然。略一轉折。則昂起。柔落。其韻愈覺淒涼。末句「無有下梢」之「梢」翻得分外有力。彷彿砲聲連珠。直貫霄漢。統計二段之圓潤。則勝於首段也。三段首句「蕭應宗」三字。純是頂起。非盡有絕大精力。不能圓潤。然此三字亦非真本。乃貴俊卿未倒嗓時將「恨蕭營」改此三字。藉炫其奇。今效顰者甚夥。而得圓潤者甚妙。今叫天唱第三段仍守舊型。唱「恨蕭營」三字。「營」字係用鼻音抑落。似較「蕭應宗」三字省力。次唱「報前仇」之「仇」字翻起一折。即落簡潔。老常又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之「搭」字咬得清脆。刺耳。餘句雖平。其氣則團結。一團音律。純厚。且從中咬一「搭」字。其精神則貫串全段。如畫龍點睛。使餘句之平。更不覺其平矣。末句「可憐吾爲國家」一長句。搶板。字眼固然清潤。而格調與二段之長句。却不相同。此段用音。純是連環。運化。其字眼。粒粒有神。其音韻。則上下綿綿。不見絲毫斷落。且音刺入。越處。反將琴音托起。敲玉聯珠。趣味

愈見濃厚。至末句「不能夠回朝」之「朝」字。行音乃用長音。越過三板。纔接「萬歲爺呀」四字。聲淚俱下。而最末之「呀」字。行腔忽又昂起。數折幾如珠走盤中。波翻海底。婉轉出人意料之外。氣平音逸。一線到底。余欽其衷氣之厚。在今日俗界中。無第二人。所可及者。如唱此段前十五句。一氣呵成。末句搶板字字清銳。更於長音之後。翻起波浪。曲折離奇。絕無懈意。雖是工夫。亦得天賦之厚。不然。運音使調。終不能若是自如也。復唱「腹中飢」四句「你就該」之「該」字。反起一折。而落餘音極柔。接「把戰馬斫倒」之「倒」字。全是昂音。反折到底。用反音扣板。挽得有力。第二句「把蓬帳裏包」之「包」字。一氣落調。沉著有神。說「雁來了」三字。時拭目理鬚。以及試弓打雁等姿勢。戰戰兢兢。寫凍餒神情。絲絲入扣。弓折之後。倒退一步。示其頹唐。復使首前進一步。示其懊惱。唱「寶雕弓」三字。凌空而起。打不着之「着」字。從昂音徐抑而落。蒼勁古茂。末句「絃」字。行腔平平。一轉卽吐「斷」字。出之自然。不似他伶考究。其中轉折。反失於琢磨。可見行腔。便調當省力。處仍宜省力。否則吃力不討好也。末句「爲的是那條」之「那」字。使力咬住。直吐「條」字。餘音挽回。從柔處落。板分外有味。統計此段腔調。表情做派。工架而令公。困苦流離之慘狀。描寫盡矣。開探子報戰馬斫倒。接白「再探」二字。神色頓變。淡形容中。蓄有憤懣之氣。唱搖板一段。一二兩句。用昂音提高。古氣蓬勃。三句「叫」字。緊接二句尾音。至「軍」字。用鼻音倒拔。趣味濃厚。四句「再作計較」之「作」字。吸得有昧。「計」字。咬住平平。放出。「較」字。宛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迨其入場之後。餘音猶似繞梁。妙極妙極。其接刀裏軟花刀後。雙腿左右兩擺。凱葉則隨之。

劇 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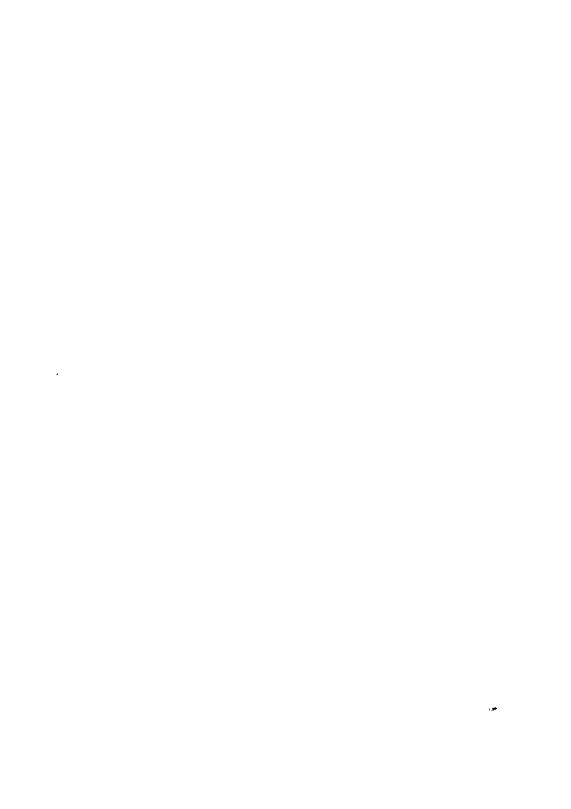
起落姿勢，倘非素有根柢者，孰能效之。且其夏刀時，外觀若驍勇，然於驍勇中，寓有頹唐之態。體會其驍勇乃勉強撐持之意，但其頹唐之間，刀法身勢，異常穩健。表示老不自弱之態。此種精細處，尤不易於恰當去。蘇武陰魂者，乃王九齡。此腳固無甚出色，今九齡去之，似較尋常人得神。所謂好脚唱戲，即配脚亦有精神。信不誣也。末場兩段搖板，叫天似不甚經意，因此場之精神，當貫注於做工及說白耳。向老漢問答數語，字眼咬得極乾淨，音節亦響亮，不庸復視。蘇武崩其神色，驚悸之中，轉而變出崇拜古賢之態，及見李陵碑神色，又一變其憤恨李陵之色，頓然流露。故讀碑文四句時，字字嚼得有齒聲，表示當時之憤已不可遏矣。惜念到「卸甲」二字，雙手向身後一擺，甲已卸却，爲乃增夏月潤所接「丟盔」二字，盔亦是手取丟之。按此兩處做工，在昔時叫天卸甲，不須人接，丟盔不用手取，以首頂落，皆乾淨特奇。此次則遜於時，昔矣。拜謝拜恩數語，哀慘幾不成聲。碰碑時第一次仰跌，右足蹣跚，左足倒退十數武。足根之力極穩健。二次仰跌，腰挺腿曲，仰至三分鐘之久，始倒其身。時身後雖有一人照拂而倒時，實未藉其力也。此種仰跌，却與尋常之仰跌迥異。尋常之仰跌，係腿直腰曲，其重點在於下部，故易耐久。此種仰跌，腰直而腿曲，其重點全在上部，自難耐久。叫天當此老年，尙能作此種仰跌，更非餘子所能夢見。前後括論，固有一二處小疵，所謂日月之過耳。若今日演碰碑最著名者，劉鴻聲，查勁而失於過剛，王又宸，消頹而失於稍弱，其餘則自裕以下。

(未完)

碎

玉

倚雲



碎玉目錄

竹裏煎茶記

古寺讀書文

生公說法偈

左傳今釋（續第十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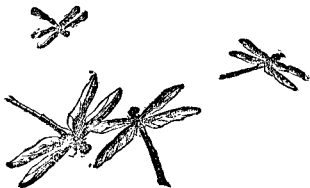
小臆墨語（續第十一集）

慧心集（續第十三集）

起予 半仙 頌予 文卿 碧痕 逸梅

民權雜誌第四十集

目錄



碎玉

竹裏煎茶記

起予

荷池雪。剝少陵。游興偏多。松徑彈琴。塵語移情不少。向菊籬而飲酒。陶靖節栗里高風。臨梅閣以吟詩。何水部揚州勝概。非不一時供賞。千載留芳。然孰若此。煙波釣徒者。江湖跌宕。邱壑逍遙。人亦如仙。境真絕俗。流連竹喚料理。茶鑪愛此。君瀟灑何多。碧陰遠布。任吾壘色。香爨品紅。葉徐燒原夫。竹也者。俗慮全消。濃陰深瑣。勁挺風篁。貞留霜雪。清流映帶。是當年六逸之溪。翠幹扶疏。爲昔日七賢之院。況乎茶膏未試。茶夢方濃。關情耽陸。羽之經療。渴慕盧仝之秘。而欲雲腴。涓翠。雪液流芬。則必倩竹筒而調水。從速飛符。隔花徑以浮煙。先宜掃葉。庶幾燒活火。沸清泉。蟹眼與魚眼。爭圓龍團。僧風。團並美。於是碾支灶。林外呼童。取花上之菁華。用人間之煙火。一甌雪沸。爭誇草木精英。兩腋風生。別有煙霞。況味賞竹於山林。而外君子情深。飲茶於泉水之間。詩人句秀。

古寺讀書記

半仙

竹院雲開。松關地僻。塵氛不擾。靜氣自生。燕几上之旂檀。煙痕鼻鼻。茂庭前之野草。生意欣欣。箭機神悟。謂佛家祇好安禪。法界天空。笑俗客初無坐地。除却齋魚粥鼓。萬籟無聲。攜來黃卷青燈。一時非計。然而地闊人稀。花香鳥語。有誰入室。大可掩扉。玉軸牙籤。檢點郵侯之架。三墳五典。搜羅曹氏之倉。經十載而忘勞。飽香囊益讀書之苦。情三餘而莫擲。儼同驅雞溱溱之專。曾配侯瑋爲備。然薪代亮。更思江泌升屋。隨月作燈。孫文寶編柳寫經。同

碎 玉

茲。毅。力。路。溫。舒。取。滿。載。謀。共。此。精。心。由。是。志。切。經。常。情。既。墨。椽。而。壁。功。深。心。齋。物。化。寮。室。久。爲。書。室。巨。眼。全。瘦。禪。床。早。作。香。床。潛。心。獨。運。羅。百。家。之。肴。饌。舌。辨。太。爽。六。籍。之。筆。黃。耳。參。天。穎。頻。年。閉。戶。東。方。朔。文。史。精。通。終。歲。下。帷。畫。仲。舒。經。綸。宏。富。

生公說法偈 兼序

頌 予

將。欲。開。三。車。之。妙。諦。說。雙。樹。之。真。詮。白。業。能。純。元。言。無。盡。則。必。使。金。篋。削。膜。悟。徹。迷。途。鏡。象。離。銓。別。求。空。趣。身。城。意。樹。都。是。菩。提。忍。草。禪。枝。俱。歸。大。覺。而。後。初。地。光。明。照。金。毛。之。麗。梵。音。清。淨。降。白。耳。之。龍。大。開。智。慧。之。花。便。是。華。嚴。之。偈。然。亦。屬。在。衆。生。本。具。佛。性。但。聞。妙。旨。可。契。真。如。從。未。有。龍。樹。拏。空。亦。會。無。遮。之。義。象。輪。懸。室。也。明。大。藏。之。心。如。道。生。法。師。之。聚。石。爲。徒。而。說。法。點。頭。者。也。夫。其。所。說。者。涅。槃。經。也。辨。欲。漏。有。漏。之。名。無。明。始。了。說。生。滅。寂。滅。之。樂。歡。喜。成。因。譬。諸。衆。盲。言。象。因。觸。呈。形。比。之。揚。萊。止。啼。即。想。非。實。涅。槃。之。義。蓋。有。難。言。生。公。乃。謂。慧。燈。所。燭。物。與。人。無。殊。彼。岸。之。登。人。與。物。無。間。如。必。罔。三。點。以。成。身。聚。五。分。而。爲。體。始。覺。聲。聞。可。參。辟。支。無。量。心。燈。可。接。寶。筏。能。繼。則。未。免。津。梁。之。疲。不。見。紙。窗。之。破。故。其。視。石。也。卽。石。非。石。無。石。有。石。何。得。不。現。金。粟。之。影。悟。玻。璃。之。禪。遂。二。諸。三。輪。針。鋒。能。對。五。戒。四。定。寶。相。最。嚴。亦。復。離。牌。煩。惱。之。塵。扶。開。生。盲。之。眼。儼。點。頭。而。會。意。如。契。心。而。通。神。等。洪。鐘。之。應。聲。若。幽。谷。之。受。響。小。夫。人。五。百。道。乳。灌。頂。之。醍。醐。大。弟。子。十。八。部。經。盈。胸。之。知。覺。譬。彼。聚。沙。而。小。試。神。通。鑿。銅。而。聊。看。游。戲。真。覺。靈。談。鬼。笑。烏。卽。鼠。空。別。開。四。禪。之。天。

更超八識之地。脫茲窠臼。何須兔角龜毛。證彼宏深。要向泥牛木馬。不有同於面壁之參。九年不動。破窠之打一脚。踢翻者乎。然而既落言筌。請參轉語。關不二法門。但須豎指。領無上神咒。惟解拈花道成。周利持半偈。而猶多神悟。維摩啓片詞。而已。嘿文殊。示疾用息言。津毗邪杜口。無有文字。以此而言。則何如遇石以無心。不更愈生公之饒舌乎。乃為偽曰。

何者是佛平等相。量何者是石。纒列成行。穉穉瓦甍。道於此。藏水流。花開道於此。忘更無處。障何有色。香可中亭上。明月一方。

左傳今釋 (續第十三集)

文卿

(原文) 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

古者輕商賈。以其不關國家之休咎也。近來提倡商務。以商務為國家交際之一大問題。為商人者宜如何爭自濯磨哉。乃為虎之俛。引狼入室者。比比皆是。何勝浩歎。若弦高者。見識精靈。布置周密。以匹夫之力。而保一國不愧商界偉人。

(原文) 晉靈公不君。中略。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長往。寢門閉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年。

儼哉。鉅應之爲刺客也。優於專諸多矣。提倡刺客者往往遺之。豈因其事未成乎。前清因禁用美貨事。美人使夏威刺曾少卿。亦因敬少卿而自殺。彷彿與茲事相近。就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然宋漁父先生冤矣。

（原文）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宣十四年。

古人善言天。乃天定勝人。之說也。今人不言天。乃人定勝天。之說也。由前言之。可以過人之微。伴心然。迷僧過度。必至流於濫。齊由後言之。可以奪人之進取心。然操切大甚。必至激爲變亂。總之。運會自有一定。特不可藉此而生懈怠之念耳。伯宗之論。未免偷安。足以消磨英雄之氣。詞愈工。而志愈蹙。少年發憤者。必不願聞此。而況爭存之時代乎。

（原文）荷轡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荷轡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質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成三年。

賈人不敢以虛爲質。荷轡直欲以實待賈人之質。即荷轡之質也。然荷轡之質。可及賈人之質。則不可及人之質。結交於富貴也。皆有希冀之心。迨其後。稍不如意。遂出怨言。豈非竭忠盡誠哉。賈人適齊。以避荷轡之厚遇。可見當日之謀。全從憐惜上。國衣冠起見。而絕無希冀於其間也。荷有賈人之見。則凡事上。接下及一切平等之交際。豈復有凶終隙末之嫌乎。嗚乎。賈人往矣。

(原文)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也。成公九年

春秋時，齊強縱橫，凡爲臣民者，未有不尊其國。今中國之號稱識時務者，往往自鄙其國，豈不令人齒冷。夫中國之音律，可謂盡美盡善，徒以古樂失傳，遂令音樂一科，屬之歐化。嗟嗟！移人性情，莫茲爲甚。以黃農之裔，周孔之徒，而心摹力追者，不啻贊歎耶蘇之美德。識者蓋之，鍾儀楚人，因在縲紲，不忘本國之音，雖曰習慣使然，然不如此，烏能動敵國之心哉？以此知自鄙其國，以媚他國，未有不爲他國所竊笑者。儀之操南音，已足奪敵人之氣，其後之措辭爾雅，皆餘事耳。雖然，尊崇本國過甚，則不免輕忽他邦，是觸敵人之怒也。故對晉君之問，不言楚王之爲君，反言其爲太子，不言其用行政，反言其尊敬師保，尊崇之旨，在有意無意之間，硬敵國之人，心領神會，極口贊揚，彼儀也。

(原文)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驪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召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又齊怨豈在明不見是，國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十六年

謙卦六爻皆吉。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否則雖有大功。未能免謗。蓋利害所關。功之首卽罪之魁。郭慶之役諸君。皆不欲戰。獨卻至六間之論。爲功最偉。厥後乃啓樂書之謗。駢之爲害大矣。易所謂亢龍有悔者。盈固不可久耳。單子論其必亡。深有見於盈虛消長之理。怨豈在明。二語真足發人深省。蓋有意侮慢人者。雖在至愚。必不肯爲。爲自矜其能。以爲無與於人也。孰知觸傲之氣。匪獨與之同事者難堪。卽局外聞之。亦未有不憎其浮誇過甚者也。

(原文)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十五年

古人之重廉如此。夫貪可以喪身。可以喪家。可以喪國。宋在春秋時。爲外交棘手之國。能與列強周旋。而無失敗者。子罕諸人之力也。今日中國之禍。亟矣。而其原因。半在當道者之貪。平時以培克民生爲政策。其傷國家之元氣。無論矣。迨其與外人交涉也。無非賣國求財。自充私囊。國家利權損失。無算者。賠受外人之金錢。而爲之假耳。子罕不貪爲寶之言。真今日救時之藥石哉。

(原文)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襄三十一年

古人設鐸懸鞀。何符以專制。爲主周厲王。監謗。秦始。皇禁偶語。乃暴君之所爲。豈中國政治之本。歟。人言不足恤。

王。剝。公。以。之。亡。宋。乃。明。險。也。子。產。所。謂。有。善。則。行。有。惡。則。改。是。尊。重。民。權。之。意。然。吾。國。今。日。之。議。院。不。如。古。鄆。之。鄉。校。多。矣。悲。夫。

小聰墨語（續）

碧痕

余每當宿睡時。有不可思議之夢。然夢中亦常覺其此為夢也。既知為夢。而不即醒。必待夢畢而後大覺。此中理想百索不解。敢以質之先覺。

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文章殺天下。善哉殺乎。善哉言乎。

鵬鵬斥鴳。各適其適。此道家之眼光也。一切衆生。無邊苦惱。此佛子之眼光也。天下之大。登泰山而小。此儒者之眼光也。儒釋道三者之意義。綜觀之。亦各適其適也。亦一切苦惱也。亦天下之小者也。是以爲今之罪。無真是非。雖然。亦未始無真道理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庸人者。則今之具一知半解。而煽亂天下者也。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之之意。天下亂矣。

石勒曰。要作皇帝。便作皇帝。畢竟是大丈夫。口吻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是惡乎。可故荀子曰。此小人之好榮而惡辱也。

揚雄善於頌功德。周憲工於草諫。詔孔子曰。吾道不行矣。蓋此輩讀書。實所以敗聖人之道也。

玉與珉。同一無知覺者也。而貴賤懸殊。質不同耳。人與禽獸。同一有知覺者也。而尊卑各別。性不同耳。硃硃亂玉。以賤希貴。殊不知其質爲何如也。如人而作禽獸之行。如水就壑。又何謂乎曰性劣而心死。靦顏無知矣。齊師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宣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罷。今者人以哀的美敦書迫吾國。吾國捧一方之權利以迎。是善用鄭伯之法也。惜人非齊王。奈何。

呻吟語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子爲反其詞曰。奸其心。攬天下之權。毒其心。害天下之民。偏其心。敗天下之事。狠其心。取天下之財。詐其心。盜天下之名。前之心。古人之心。亦君子之心也。後之心。今人之心。亦小人之心也。

佛住極樂之國。四大皆空。無一切苦惱。乃乞食旋舍衛國。傳經旋給孤獨園。以傳法爲事。以度人爲心。何常、免、一切苦惱。何常空人我衆生。善者諸相。吾以是亦不拜佛。

一形容惡劣之女子。好鬢粧霞抹。菱花顧影。自謂美弗我若。冀出以惑衆。人見之。未有不嘆其劣者。蓋顏色天生也。美惡人論也。豈喬粧可以自飾哉。今之行本惡劣。而沽恩市義。盜名以自掩者。不與喬粧醜女同一轍乎。孔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絲也。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人性亦尤絲也。性相近。習相遠。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交人之道。豈可忽哉。

民 權 素 第 十 四 集

血。股。葆。養。之。好。心。腸。偏。盜。名。以。欺。世。五。官。端。正。之。好。面。孔。偏。枉。己。以。媚。人。造。物。視。此。殊。有。餘。恨。
銅。臭。與。香。香。絕。對。相。反。者。也。孰。美。孰。惡。人。皆。知。之。而。今。者。有。棄。香。而。就。銅。臭。持。銅。臭。以。制。香。香。是。何。言。哉。曰。僞。
風。敗。壞。道。德。淪。亡。

財也者使人奸使人盜使人淫使人詐天下一切罪孽皆是物所手造財也云乎哉天既好生胡爲有此

玉與珠是人之所寶也然匹夫懷璧而得罪胡賈得珠而傷身玉珠非寶直禍水耳

有良心之言必爲無良者忌是召禍之門也是以君子不言是以君子慎其言行大公之事必爲不公者忌亦召禍之門也是以君子不行是以君子慎其行慎其身也當今之世不可有良心之言不可行大公之事是以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人不可無禍亦不能無死死於禍而成人之福死復何害是以君子殺身成仁若徒言慎其身以避禍是爲個人也。不可言公亦不謂之良。

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有死天下之事言有至理

執偏僻之說以同異於天下行怪特之事以冀眩於衆人自市其才自高其品亂天下者必此人也是僞君子是真小人

慧心集（續第十三集）

碎玉

逸梅

九

碎 玉

踏雪尋梅。剡溪訪戴。是文人之雅事。玉環捧硯。夢覺揚州。是文人之逸事。行百里。易負重。而行五十里。難。

子瞻嘗言草木之長。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由斯可知學問之進。亦在早年。某閨媛寄荳蔻衣詩云。長短幾番。澀想像。不知肥瘦。近如何。桃花潭水之深情。見於言外。伐惡樹作薪快事。

孟頫被繫。曾述獄中境况曰。仰觀星月。凄然上窗。念得與世人同其所見者。惟此寒光耳。聆之愴然涕下。揚子雲作甘泉賦。舉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內之。及覺。氣病一年。文人之於著述。耗悴心血。如此。筆墨債。真累人哉。

夏天開戶牖。不覺有風。冬天離樞隙如髮。猶颯颯侵肌膚。故冬日之風。猶夏日之日。同為可畏。坡老宿僧寺詩云。披袈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寂寞中領畧。天然佳趣。是真行樂者。

清初名士顧樞高。選於經學。夏日常閉戶。裸程袴襪。盡視執經高韻。或謂其太褻。經。逸梅曰。否。人之身為布縷所繫。猶人之心為欲念所繫。能去其身之所繫者。必能去其心之所繫。此棟高之所以為棟高也。

澆花種竹。是逸士生活。其生活也。孤寂。推敲。擊鉢。是墨客生活。其生活也。風雅。勻粉。理鏡。是美人的生活。其生活也。飽鹿。揮戈。躍馬。是英雄生活。其生活也。雄壯。

久立則疲。久坐則悶。能調濟之便覺快適。

韓翰王籍綰略然未嘗知書。齊東野語云。尚書蘇仲虎宴王極賓主之歡。翌日王饋以羊羔。且書小詞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遊。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窮通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又友自燕旋。謂見張桓侯所繪美人小冊。婢媵過肖。莽男兒。有斯韻事的是佳話。

披敗絮暴霜雪。呼曰冷。撫狐裘居樓。亦呼曰冷。赤鳥灼汗流。若雨呼曰熱。綠樹蔭濃。純筆在握。亦呼曰熱。鳥摩知足二字。難乎不難。

佳藝碎好花。謝書爲鼠嚼。月爲雲遮。得故友死。耗遲人久。不至最是人間煩惱事。思食尊鱸。不得欲游名山。不果。最是人間忿恨事。

玉簪秋初蒼苔曉起。擷苞二三朵。去其蕊。以粉質之。待斝芳韻。可人爲粧臺妙品。

秋海棠著花時。擷其瓣帶搗汁。以絹漚清。取蜜少許。曬熱。傾汁和之。則色麗且香。敷之。可免皴瘵。遠勝於市售者。宋宣獻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予謂人之省改。過失亦然。

夜十二小時。過了一秒。便算卅一日。分秒光陰。有價值如此。

言爲心聲。故言必當自心坎中流出。不可稍涉虛僞。稍涉浮汎。致失其真。失其真是爲妄。司馬溫公嘗爾立身。以不安語爲本至理。名言確乎不易。

天下大善事。不怕死三字。成之。天下大惡事。亦不怕死三字。成之。

白居易詩云。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讀之不覺心平氣和。

屈到以支爲美。曾皙以羊裘爲美。蘇軾以荔枝爲美。物無定味。信然。

讀書匪艱。悟理維艱。

蘇子卿詩曰。結髮爲夫妻。前漢書李廣傳曰。結髮而與匈奴戰。結髮即束髮。謂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五時。取冠弁爲義也。今三吳婚俗。婦以夫髮爲髮。稱結髮實乖本意。

詞章家忽於考据。往往有亥豕之誤。蘇長公詠老饕詩。按說文。貪財爲饕。貪食爲饕。饕實登之誤。柳州州頰蠟傳。

按爾雅及玉篇。作蝮負一名。蝮蠟實蝮負之誤。

察己如觀人。觀人如察己。則德自進。

(未完)

民權素第十五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名著

周浩題



名著目錄

戴靜卿先生六十雙壽序

讀周易圖題記

龍馬山下溫泉記

靈清宮詞序

海天分唱序

崇明老人傳

義丐武訓傳

蕪城四友小影贊 并序

餞歲文

讀後漢書循吏列傳書後

覆鐵潔書

目錄

江春霖

太炎

訢之

樊山

起予

春浦

慶霖

權予

楚儉

詠篋

血俠

民權索第 十 五 集

目
錄



名著

戴靜卿先生六十雙壽序

江春霖

西苑爲仙邑名勝村落分上下村降就平地爲范氏宅山勢高壓疑若而墻而立者然上村臨崖構屋肩輿不能上及造其庭則重岡複衍曠然平遠雲氣往來恍在天際友人靜卿戴先生實世居之余性癖山水屢欲造訪以路遠不果宣統庚戌乞養歸里明春九座寺僧邀青碑道由是出乃得見先生於里第談譚款洽流連數日不能去去未踰年而滄桑大變蟻伏家園不相聞問者兩載有餘矣癸丑之夏仙城被寇闖行省用芑兒權邑篆籌善後事余亦以方外備顧問先生之詰嗣廷謁茂材來見余館舍揖而言曰今歲爲吾父及母曾安人六旬壽庶母陳亦登五旬吾同胞三弟廷佐習商學廷讓中學畢業廷譽畢業高等小學子若孫曾十有五人小學自治畢業及肄業高等小學者各一餘亦幼而能學四代同堂雖未能顯親揚名要不可謂非天倫樂事公父執也芑一君以誌家慶可乎余惟西苑之戴以商起家者自邨中有本公始而高陸司馬瑞星太守繼之蓋先生之祖與父也以文登科者自瑞璋外翰始而瑞瑛廣文繼之則先生之從叔父也先生席素封之業受家庭之教早有聲於庠序間繼以兄弟八人食指浩繁入不敷出乃設帳授徒籍楮脯以自給遠近學者翕然歸之法入內侵傾實助餉彼郡別駕隱而不出科舉廢後就鄉立培香雨等小學校而身爲之長又被舉爲判賢鄉正議長鄉鄰爭訟必爲排解建祖祠脩書院外至禪宇涼亭道路解囊無所吝曾安人又助之於內家政俯明嫡庶無間尤爲族黨所

名著

稱云憶同治乙丑先君與先生之叔父玉齋翁同登賢書先生年才十二余十一歲耳由今追昔忽忽若前日事四十八年之中嗣統三易朝事一變九州二十行省幾莫得一片乾淨土爲避世計而先生獨據山林之勝幽陟不知理亂不聞此卽陶彭澤所記桃花源者殆無以過矧夫婦偕老孫克育一味之甘劑而分之更足以娛暮年耶昔詩詠妻子好合兄弟既翁而孔子階之曰父母其順先生所處真可謂順矣惜余將還山弗獲於覽揆初度之辰進一觴爲祝也因書此以遺之爰在癸丑律中林鍾之月

讀周易圖題記

太炎

海鹽朱海珊先生余外祖行也曩以從政之優讀易而爲之圖則先公既聲詩之矣易之爲書本爲憂患而作非獨以成物務充龍滿首固數戒之也余少從外卿先生受經略識舊訓稍壯諸經頗有所論次獨嚴重周易懼非常士所能徵明先達雅儒定宇臬文之書綱而讀之者數矣猶以爲不窺大體不爲輔嗣宏深中更投物展側海外未息暇也夫六藝者舉若闕遠而大端切於人事不學春秋無以解辨髮削左衽不學易終身不能無大過而悔吝從之取材用壯未迷宏旨以炎臬姬漢之靈一匡諸夏衣冠視息幸而不辱所生羨里之困殆與作易者同退自伏者探爻象之情然後知其足以師保也今舅氏旭晨小汀二君復以茲圖相飭省視久之昔人雖抱胸臆仕猶不忘履涉之過況臨大事而可以泰其心乎重覽先公所爲諷詠愀然不知涕之橫流也雅性不文誠不足以圖揚微指畧道身世庶幾乎循本之言若夫貞同幹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余與舅氏當從事於斯矣

龍馬山下溫泉記

訃之

余少時，讀成紀志，乘見邑東三十五里外，有所謂灣金泉者。未嘗不逸興勃發，欲一遊以覽其勝。顧久未遂，厥志也。丁未歲，余適因事赴東鄉，臨灣金泉，獲視瀉玉跳珠之狀態，蘭芳苻帶之掩映，與夫錦鱗游泳之天機，活潑，粲粲洋洋，於是徘徊流連，不忍舍去。以爲吾邑溫泉之勝，殆無有逾於斯泉之圃靈秀。調者乙卯之春，偶至邑北鄉之三陽川，於登覽卦臺之翌日，與鄉人某談及龍石馬洞之奇絕。某應之曰：子知龍石馬洞之奇，而未知此間溫泉之尤奇以佳也。余遂問溫泉之所在，某曰：距此匪遙，盍往觀乎。余卽隨某步出村門，循龍馬山之麓，而西約里許，至番城。左側則見平地湧出，吾泉二眼，混混不絕。鄉民有引之以溉，厥田園者，就之沐手，儼如熱湯。雖古所云地底爍朱火，沙傍燄素煙者，殆不是過。復循山麓行數百武，至番城右側，見有二泉自樹林陰翳中涓涓湧出，雖不若前二泉之可資灌溉，然其色之潔，則於澣衣宜，其氣之清，則於療疾宜，其味之甘美，則於煎茶釀酒宜。而且雲影蕩漾，機趣橫生，魚藻縈回，珠玉隱現，幾有無美不備之妙。盤桓久之，不覺清爽之氣沁入肺腑矣。吁！異哉！雖然，天下佳山佳水之流傳，不因乎地，必因乎人。故或在通都大邑，或得騷人名士之題詠，斯其勝蹟雅致，得以膾炙人口，傳之無窮，使以是泉而出於壘山華清間，則其深身於斯，觀妙於斯，洗心於斯，以及吟詩作賦，以紀厥勝者，日不知其凡幾。今乘是邑也，樵夫牧豎，過而漠焉置之，雖有如醴如飴之美，亦僅資少許田園之澆灌，供少數居民試茶煮粥之需，而不得與華清供奉同名勝泉，如有知當亦傲然不樂矣。豈不深可惜哉！抑吾更有慨焉。

名著

三

夫是泉距卦臺不及三里與龍石馬洞遙遙相應意其與龍石馬洞同作義皇遺蹟可矣且靈泉四泓其二怡生於龍馬山麓之左其二怡生於龍馬山麓之右天造地設條理井然顯有兩儀四象之態焉昔義皇之作易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煞費苦心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精義或者會意於是泉蓋未可知況厥泉正出質與太極動而生陽及陽從地起之奧妙有隱相印證者乎余又聞之士人云卦臺之下有湯池焉相傳以爲義皇湯沐之所顧再四尋求究莫得詳其所在今是泉也氣浮蘭香最宜於浴其爲義皇濯澡之遺迹殆未可深疑者夫慧遠禪師與殷仲堪談易於五松橋畔而樹下泉湧世猶傳爲韻事使五松橋畔一泓泉至今分外生色矧義皇畫卦作易爲萬世文明之鼻祖而其里居之靈迹若茲泉之絕奇絕佳者乃不得與龍馬洞分心石共作紀念於不替可惜孰甚此余所以觸景生感而不能不歸咎於修輯志乘者之疎畧也是爲記以待後世留心古蹟者之參考

靈清宮詞序

樊 山

靈清宮者明永樂時所建之靈濟宮也舊說閩人曾甲居市師能召神治疾神即南唐徐知誥相傳知誥師入閩軍紀頗嚴閩人德之立廟以祀曾甲濫以售技會成祖不豫曾治之良已遂爲造靈濟宮以祀知誥創建之初鴻規大啓兩翼設朝房作於帝制大有朝會率先期就靈濟宮演禮有事官言不當拜知誥乃設清防驛帳之後亦殿廢至世宗信道復加崇飾迨明季而益微矣不知何時改爲靈清有清一朝以其地密邇宮庭值內者多居

之。而。道。觀。無。存。但。署。其。坊。爲。靈。清。宮。而。已。禪。代。事。起。某。黨。人。居。其。地。斂。戶。錢。若。干。緡。改。榜。曰。靈。境。今。陳。發。庵。師。傳。楊。杏。臣。右。丞。居。第。皆。在。焉。乙。卯。五。月。三。日。余。招。同。人。爲。消。夏。之。局。發。翁。爲。述。其。事。同。時。曾。甲。復。建。靈。濟。宮。於。福。州。龍。山。下。至。今。亡。恙。此。可。補。北。京。坊。巷。志。之。遺。也。余。旣。爲。之。詞。并。志。宮。史。於。弁。

海天分唱序

起予

夫。建。安。七。子。陳。思。王。質。長。齊。盟。大。歷。十。才。司。空。曙。別。開。唐。派。是。以。國。徽。鐘。萬。敵。麟。閣。以。酬。詩。青。雅。肄。三。主。騷。壇。而。門。韻。將。以。平。章。風。月。嘯。傲。煙。霞。借。一。日。之。賡。酬。洗。半。生。之。塵。障。息。乎。尙。已。何。以。加。茲。在。昔。前。楚。生。廚。歌。爽。初。肇。藻。芹。樂。泮。頌。魯。繼。興。屈。宋。以。飄。論。爲。體。裁。庚。徐。以。風。雅。爲。標。準。法。必。求。其。最。細。律。尤。貴。乎。上。乘。意。原。得。自。資。中。神。復。遊。乎。象。外。譬。之。斯。粹。自。具。楷。模。亦。猶。染。絲。務。刷。粉。糾。苟。違。斯。旨。罕。可。稱。焉。方。今。託。迹。文。明。醉。心。歐。化。用。爽。樂。以。變。夏。反。古。道。而。宜。今。人。人。操。格。礫。之。音。家。家。習。佳。盧。之。字。讀。五。經。鼓。吹。則。膏。然。不。知。奏。六。籍。筆。寶。則。闕。焉。弗。講。爰。昧。九。歌。之。舊。更。乖。四。始。之。遺。時。則。耘。海。先。生。錦。濯。文。江。珠。生。藝。圃。詩。吟。兩。地。星。羅。長。吉。之。囊。景。攬。三。吳。風。入。感。陵。之。策。今。哀。海。天。分。唱。爲。一。集。猶。聚。吟。壇。健。將。於。一。堂。也。且。夫。宋。子。京。作。紅。杏。尙。書。旣。陵。顏。而。鏢。附。杜。奕。川。爲。紫。微。內。史。亦。夢。李。而。吞。臂。緬。厥。準。繩。和。者。匪。易。則。有。恣。談。鬼。魅。驅。策。神。仙。進。邱。壑。爲。鸞。龍。掛。衣。冠。於。果。許。往。往。瑕。瑜。互。見。針。芥。同。投。以。偏。師。攻。長。城。秦。系。拔。劉。長。卿。之。幟。惟。片。石。堪。其。語。庚。信。讀。溫。子。昇。之。碑。若。斯。之。類。其。失。也。粗。若。夫。探。賾。讓。鮑。窮。幽。秘。儀。幽。幽。紀。異。探。稷。滿。之。道。官。商。菡。傳。疑。致。禦。之。奇。字。非。不。詭。談。炫。目。信。屈。鑿。牙。然。而。瑣。瑣。玲。玲。

名著

五

辨之何益。俯爾就。謂信也。難徵。搜梁武帝。趙夙。晉之文字。同不典。竊與孫休。罪要。距寇之語。說等無稽。若斯之類。其失也。僻。至於林莊玉。露。流連金粉。索旬。驚鷺之被。按歌。翡翠之簾。煙柳。斷腸。情波不竭。微雲。惹夢。香草。在懷。豈知。陶元亮。白璧。微瑕。只是閒情。一賦。杜牧之。青樓。障。律無非。綺語。連篇。是故。韓偓。香奩。見詞。禮法之士。倉山宮。體殊。多放。誕之辭。若斯之類。其失也。恍。是知。天寶之風。尚。黨。長慶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游。元和之風。尚。怪。元輕。白。俗。開明。七子。浮。靡之先。聲。烏。瘦。郊。寒。啓。宋。四。家。苦。澀之類。習。先生。茹。浦。萬。象。拱。揖。羣。真。思。生。則。疾。走。雷。霆。簪。纓。則。迅。如。風。雨。杜。詩。史。探。珠。在。領。足。供。紗。帽。隱。囊。李。謫。仙。拍。案。相。驚。時。設。筆。牀。書。榻。擬。松。陵。之。韻。事。皮。陸。追。陪。蛟。螭。水。之。遺。風。裴。王。醜。唱。用。能。才。高。吐。鳳。技。擅。屠。龍。識。荆。者。欽。若。南。金。慕。蘭。者。奉。為。北。斗。誰。操。牛。耳。惟。君。主。此。日。之。盟。特。試。解。毫。使。我。甘。下。風。之。拜。亦。可。謂。藝。林。齊。晉。詞。苑。桓。文。矣。今。者。心。有。靈。犀。手。如。天。馬。桓。元。子。揖。鄒。嘉。賓。入。幕。朱。齡。石。為。劉。寄。奴。草。函。重。歌。豪。是。丞。相。之。肩。謂。隴。朋。為。夷。吾。之。舌。回。憶。晚。晴。題。閣。夜。雨。話。巴。列。溫。段。為。勞。支。附。查。曹。為。後。輩。剪。燈。共。語。有。正。始。之。古。風。頗。蓋。相。逢。得。長。安。之。今。雨。雖。復。綠。墜。一。面。石。釘。三。生。而。旗。鼓。紛。紜。未。識。神。亭。時。否。雲。霞。契。合。似。從。杳。白。間。來。珠。玉。爭。投。畫。梨。宜。付。起。子。學。殊。半。豹。技。愧。全。牛。羨。君。才。何。異。林。宗。慰。日。月。龜。龍。之。景。仰。歎。吾。姊。有。慚。道。韞。借。封。胡。羯。未。而。獻。詩。第。念。文。海。淵。翻。筆。花。鏡。集。同。蘇。賦。吟。成。夏。口。真。堪。彈。壓。蛟。虬。比。崔。頌。詩。在。上。頭。何。止。西。關。鸚。鵡。別。來。無。恙。應。再。頌。佳。什。於。庚。郵。大。叩。斯。鳴。敢。率。呈。和。章。於。甲。帳。庶。幾。一。官。一。集。君。似。劉。筠。三。沐。三。薰。我。漸。元。積。者。矣。歲。在。癸。丑。孟。夏。之。月。起。予。魏。羽。護。使。於。綠。楊。城。郭。之。聽。鷓。山。館。

崇明老人傳

亦見三魚堂文集

春 浦

老人姓吳氏。逸其名。江蘇崇明縣人也。年壯無聞。家貧如洗。牛衣對泣。妻既缺於三餐。龍夢類占。兒復得其四乳。念嗷鴻之待哺。開口維艱。含舐暫以謀生。忍心不顧。拚將己子。認爲人奴。團醉飽於目前。忘宗統於身後。將作若放之鬼。不其餒而豈期趙氏之孤。復有與者。而乃貧無以給。父自寡恩。長各有成。兒能幹。脫此身於賤役。莫須金贖。曹瞞訂僭。老之良姻。不藉錢營。王毅珠還。有慶。璧合無嫌。地受一廡。同卜居於城市。門通四達。分奉養於庭。關列肆相違。合家團聚。雖爲竈下。養儼如澤以詩書。凡在室中人。罔不教其孝悌。固已幸哉。有子卓爾。皆賢矣。況復一室雍雍。二人洩洩。得難兄與難弟。配佳婦於佳兒。菽水承歡。萊衣娛老。歷九旬而供膳。懼晨昏定省之久。碌會五日。以稱觴。期長幼笑言之畢。集化行。媿媿禮盡。尊章此恩。夫婦之能行爲士大夫所不及也。且也親齒旋增。童心未化。徹豆屑之饌。罔必有餘。奉杖頭之貲。取無不足。入市塵而買果。游鄰里以持蒲。囊欲常盈。爲預謀。諸喝。雉瓶。髮或罄。復潛與之。補牢。率以爲常。寂無所覺。歷多年所。如一日。然於賊。愆蓋犂牛。謂父母原無不是。情深。烏鳥喜弟昆相與有成。迄今感戴稱賢。朋儕道故。享百齡之上壽。夫婦齊眉。慶五世於同堂。孫曾繞膝。雖庸人獲。是翁固不足傳名。而孝子養親。季實皆堪風世也。

義丐武訓傳

慶 霖

義丐武訓者。魯之堂邑人也。幼孤。失業。親族莫援。不得已。寄於丐。然頗知勤奮。晝行丐。夜績麻。得資一錢。不敢費。

名 著

七

名著

八

閱數年積萬餘串不置產業不謀家室於邑之柳林購地創義塾聘學有經驗聲望素學者董校事次往館陶見僧了證廣資設校楹二莊教育貧人子弟訓嘉其與己同志資助三百千以贊其成繼又建校於臨清之史巷布置校事亦如柳林已剛不過間也師生中有惰者訓長跪其前聲淚俱下久之始起以是校中師生靡不敬懼而勤學成效卓著焉清光緒二十二年病歿臨清時年五十有九而今臨清父老猶有樂道之者亦可見遺愛之入人深矣

論曰偉哉訓也以一乞丐而積錄累寸至萬金不事產不自娛建學三邑慨然以教育爲己任其苦心孤詣以視彼藉名典學而私充張愛者何如世射以丐目之歟使國中之丐盡如謂則國盡丐焉可也丐而如此直謂國無一丐焉亦可也不然訓不可不以丐稱而世皆不丐而丐矣噫嘻

蕪城四友小影贊

並序

權予

在昔潁川四長政首重夫愛民戰國四君禮更隆於養士恤四民之艱寡孤獨備四氣於春夏秋冬清慎勤舉蓉四方風雅頌義詳四始惟仁者壽預卜商山四皓之大年有德斯馨何異燈人四佐之善政若吾友段抱山先生與石君鎮九韋君景川馬君龍孫輩爲蕪城四友者居今稽古良多焉先生古息名流嵩山著望宏宣尼立達之願擢馮稷饑溺之懷以哦松射鴨之官勵對竹思鶴之潔凜顏淵之四勿視聽言動謹其防守楊震之四知天地人我嚴其論觀仲宣樓頭春色語往事於黃初還莫愁湖畔光負盛名於白下宜乎長沙廉訪菴曰奇才漢

陽尚書推爲國士扁鵲之名不著。有口骨碑。王駿之譽永垂。無思不服。已今都轉方公。關懷民瘼。謂盟朋爲夷。吾之舌重。歌豪是李。與之肩。集閩里之流亡。恩旨立沛。廣朝廷之德意。惠澤均霑。段司農發粟賑饑。天下奉爲慈父。石曼卿指困輸兩里中。推曰神君者。番禺萬戶。蒙麻卒或章。蘇州之義。前此一頓。特餽食稱馬伏波之仁。耿彼災忱。憫茲菜色。發粟待請。寫鄕。俟流民之圖。拾橡。堪資負國。僑思人之目。梁竹。西鼓。吹都是謳歌。問柔下。餓夫。說言功。德。攝茲小影。結彼同心。觀樹樹。梅花。陸劍。而仁風。遠扇。看家家。絲繡。趙平。原德。澤。旁流。宛同。涉程。康。睡原。成佛。恰似。金鎗。少。伯游。也。稱。仙。羨。陰德。之耳。鳴。感陽春。之脚。有。仿。顏。延。之。五。君。之。詠。題。蕭。道。成。四。友。之。圖。爰。爲。之。贊。曰。猶。歎。段。公。今。其。道。大。光。曰。石。曰。章。今。坐。其。旁。旣。歎。焉。公。今。相。頤。頤。春。風。霽。月。今。善。而。康。蒼。生。戴。德。今。毋。相。忘。

饑歲文

楚儉

景祚既冥。劫燼猶新。民無寧歲。國有聖人。北庭獻頌。之日東門。扶目之晨。旣感傷於逝者。亦憂思夫來軫。庾信不可作。正平寧復生。薊北霜白。江南草青。軍屯鵝。鬼走螢。憇。瑟。瑟。騎中原之色。奕奕。爵。帝。第。之。春。昔。胡。運。就。燔。灑。威。返。舉。晉。陽。之。義。甲。十。萬。救。野。之。勝。旅。三。千。隴。山。炸。犁。諸。侯。稱。師。長。白。鶴。鳴。天。子。下。殿。賈。丞。相。竹。蘭。江。上。鶴。然。雲。騰。張。節。度。使。事。符。離。旗。鼓。瓦。解。察。此。人。事。足。徵。天。心。於。是。晚。臥。新。宮。罷。潛。故。帝。桓。玄。棄。荆。揚。以。入。衛。遂。弱。司。馬。承。嗣。擁。魏。傅。以。自。雄。終。亂。李。氏。假。新。罪。之。謙。恭。飾。梁。武。之。密。思。奔走。武。臣。顛。倒。一。世。叱。咤。風。雲。引。喻。道。義。一。怒。之。威。則。塗。炭。生。靈。三。軍。之。武。則。玉。帛。女。子。大。統。列。將。軍。之。幟。石。頭。下。降。卒。之。旗。煊。赫。皇。威。艱。危。世。運。國。家。於。汝。安。乎。而。

人不復反矣。爾乃春殿鬱鬱，華屋溶溶。臥金蝶於靈鳳，跨玉螭於飛龍。迷瓊英乎仙闕，列蘭香乎上宮。揭隔浦之荷，莖采涉江之芙蓉。起故居之竿餌，陳新樂之簾鐘。迴九虬於苑北，攬華榭於樓東。覆漳台之百里，比郡塢之千重。是誠兵火笙歌，一人有慶，聖神文武，百世之雄哉。然而上有堯舜之世，下無竇食之民。結鶉蒼生，皆仁恩所蔭。登魚赤子，亦恩澤所懷。安潯陽之冷淚痕，濕商婦之琵琶。隨水夜驚殘夢，醒將軍之名。字楊越公，克敵慣載寶。藏韓擒虎，入東逼搜子女，是非特深。山草木相駭，以兵諸帥。旌旗徒能用命已矣，獨自邊庭月白，塞北霜寒。平城有七日之羞，珠岸悲一隅之割。龍城飛將，縛馬而歸。絕塞降王，明駝又叛。和氏之璧未歸，晉亢之圖徒獻。燧煙萬里，漢家之秋。成長空，仁恩三城。唐室之屏藩，永撤半令。敵騎洗南春草，牧盛征人。遠右秋月，笳寒是亦足稱。皇威遐屆，大武無方矣。乎況復遍地疥痍，六州荆棘。民多爲魚之憂，野有懸磬之室。朱雀名航，悲風颺來。烏衣深巷，斜陽欲泣。蕪城十里，紙錢飛夜祭之魂。新塚五更，燐照集冬青之鬼。哉今者陰德既暫，初陽斯動。瑞雲爲春，舜融融。被衆穢以致祥，群羣歷以神用。會控游龍以叩閭，謁靈虬以達蒼穹。陳修辭以達帝聽，遵明德以沐春風。嗟乎涕淚未息，貞元不姤。對此耘耘，永懷戚戚矣。

讀後漢書循吏列傳書後

詠 箴

善夫西漢孝宣之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瑱書。

勉厲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爰及東漢。光武疏闊。明帝刻嚴。章帝長者。孝和幼冲。賴皆以經術。詞飾吏事。休養生息。兵戈不及。見寇警不相聞。鼓腹而嬉。鼙鼓軒舞於化日。光天之下者。幾百餘年。故史治。翁然稱上焉。洎漢帝以降。朝政不綱。蒸民塗炭。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賢延儒雅。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黃憲。符融。郭泰。范滂。許劭。孔融之流。修明禮樂。立清議以救其敗。是以朝廷之政治雖濁。而郡邑之風俗不衰。太丘四長爲時稱。東漢循吏之盛。阿莫非敦。尙經術之功哉。余故特於二十四賢論之後。書此數語。以爲今之治吏事者。

覆鐵潔書

血 俠

鐵馬叫風冷。送十分之信。銀蟾薄雲寒。疑一片之愁。獸炭紅煨。犀觥碧浮。方蝶夢之重尋。忽魚書之來投。薰香拜讀。莫名欣慰。至若燕支金粉。點染行間。峽雨巫雲。飄揚字裏。旣擅史部之文章。又兼翰林之風月。舊語饒句。令人魂銷矣。啓者。前書以拿破崙比強弩之末。爲紙輻所限。未盡其言。茲更申論及之。儘亦君子之所許乎。夫強弱事之勢也。勢強則轉得禍。厚薄物之形也。形薄則轉爲利。蓋勢強則人誇其強。而驕惰焉。不復能用其強。故轉得禍矣。形薄則人輕其薄。而忽焉。不復欲制其薄。故轉爲利矣。夫強弩勢之至強者也。魯縞形之至薄者也。以至強之弩。攻至薄之縞。雖留此之聲。吾知其必曰穿縞必耳。穿縞必耳。穿魯縞。更何損於弩。鋒盡而孰知利害迥別。功敗相反。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無他。弩強則用弩者。縞弱則必敗。縞薄則攻縞者。忽則無成。事之以至強而不能制。

至弱。者皆此類耳。兵法言曰：驕兵必敗。間嘗稽攷史乘。精察古今。兵家勝敗。行繫於此。故強兵不足恃。所足恃者。三軍之志。弱敵不足喜。所足喜者。士卒之氣。勢強兵利。轉瞬無敵。驕三軍之志也。勳多辭少。勢逸不匹。喪士卒之氣也。故兵法忌之。良將慎之。誠恐軍心生驕。則兵無鬥志。士氣沮喪。則疲爲人乘。試觀法帝卒破命。統聽驂。將士號稱百萬。喑鳴叱咤。風雲變色。轉戰數年。銳氣銷盡。一敗於來。比錫。再挫於滑。鏖。彼踴蹂全歐。執牛耳之盟主。拿破侖者。竟放荒島而身死。貽天下以笑柄。夫豈驕軍之誠。足以敵法軍乎。抑法將士之不能。用命乎。要亦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而已。信口雌黃。混淆黑白。尙祈賜以丹鉛。指正紕繆。匡我不逮。幸甚幸甚。日者碎瓊霏霏。幾成銀妝世界。瀟橋風細。驢背大好。覓句蓬牕。雪飄繭紙。居然題詩惜乎。斗酒醴熟。而香雪海裏之美人。珊瑚其來。運誠煞情興不淺也。客居家室。殊甚僕又世之畸零人。誰與騷者。昔人云。從征樂者。殆解嘲之語耳。比奉君子尺素。趙壁隋珠。不翅焉。前聞尊侯患。不識已占勿藥否。念念率爾布復。統維際察。



五丸
木木

製史

詩
藝林目錄

陳 慘 君 乙 晦 伯 樊 幾 太 壬
幹 佛 木 菴 聞 嚴 山 道 炎 秋
目 錄

三 七 一 一 二 一 五 三 一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蔭 超 望 孤 海 頌 起 笑 闕 次
周 球 之 父 鳴 予 予 呆 名 明

一 四 二 一 一 一 四 二 一 二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民 機 素 第 十 五 集

詞

孟 彥 瘞 樊 蘭 一 南
幼 通 公 山 叟 雁 邨 目 錄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夢 吁 起 黃 血 寄
秋 公 予 節 痕 芳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藝林

詩

淮安城外暮泊

壬秋

淮浦分明發宴遊。飛甍橫製鬥風流。珠簾涼露當年月。桂棹西風獨夜秋。事過本如花去鏡。情多但覺草假舟。應知懷舊勝懷古。步步堪尋處處愁。

南海道士行

太炎

南海有道士。木自在。鯁人十三學。胡語十四爲。沙門十五浮。瀛海居與梁。父鄰十六精。代通夢寐窮。研硯書風三。月來牛羊上。郊垆感此令人思。誰能求道真。行行返鄉金。越女醜且貧。且復過九癡。上謁帝子靈。帝子去已久。浮波下洞庭。三日到建業。秦淮多麗人。黃金忽已盡。麗人不可親。此都雖云樂。不如向海瀕。海瀕有名娼。顏色無等倫。彈箏復吹簫。妙作東夷聲。罷歌時一笑。精魂爲之傾。願爲雙飛鳥。比翼游青冥。昔有摩登伽。移州何其神。幽都窟足畏。誰見鬼伯真。解我僧伽梨。著我羅襦裙。萬歲復千秋。此樂難具陳。

題津樓惜別圖二首

幾道

小詩側豔似溫岐。例雅紛綸衛茂猷。好事更逢吳道子。合成三絕寫臨岐。世間才福惟男女。人事傷悲極別離。無怪南湖康老子。總持哀樂付橫岐。

藝林

廿載津橋見好春。臉波金雁已前塵。而今禿髻垂垂老。施咒何人與覆巾。

夜借笏卿觀女伶劇

樊山

罷酒來看小鳳仙。薰人花氣破枯禪。三年不見新人舊。兩意誠憐白髮玄。休沐吾曹無事日。風皇昨夜有情天。水豐坊裏金絲柳。不願移栽太液邊。

吉臣內兄以石查畫屏四幀索題悵然賦此

下筆江山草木春。百年絲素露精神。若論八法同光後。接跡華亭第一人。

君與王郎（謂文敏）賞我詩。王書君畫我稱奇。如今畫畫煙雲過。獨立蒼茫更語誰。

水波渲染柔藍易。山骨橫施硬綠難。前後四王奪。辨此此人真作宋元看。

重騎瘦馬客京畿。臘月燕山雪打圍。猶記丁年蕭寺月。演空題畫子時歸。

早泛清溪

伯巖

清溪繞欄行。看山如屋裏。春風吹不晴。晨光在煙水。未覺輕菜移。隱隱雙橋駛。綠草高上城。下有女。藉地野航。舊畫船。蕭瑟柳陰底。柳陰茶灶香。三五聚隣里。漸忘獨行悲。差有生還喜。歸來未停午。花木淨如洗。烏語傳兩家。山光爭一几。送客還閉門。高眠日斜起。

答曼殊風絮美人圖

晦聞

東海遺書久未裁。殷懃函札幾同開。三年爲別兼春暮。一紙將愁與畫來。入世蛾眉宜衆妬。向人風絮有沉哀。憐君未解幽憂疾。莫爲詞年又怨猜。

題某邸繡角梨花箋

本是臨安劫後灰。片箋何意更新裁。百年人物卻非花。一紙滄桑已再來。往事殘叢紛入眼。梨花魂夢寫猶哀。可憐半角閒花草。費煞承明作賦才。

題東坡墨竹卷子

乙菴

東坡好書復好畫。書畫所得鳴以詩。詩注百家書百刻。畫不可摹存夢思。樊山闕然驚我夢。袖出長卷騰蛟螭。一竿一梢三十葉。淡墨寫骨澁爲肌。黑雲縹緲滿紙如沃醴。翠巖冬曠紹聖紀。元字十一書勢畫勢同酣嬉。森然颯著筆臥態如見。醉困窮醒時貞元畫竹蕭夫子。元祐畫竹丹淵師。江南李王鐵鉤競用瘦筆雕霜枝。此君百態皆可人。甯止僧瘦無顏肥。東坡任墨不任筆。墨畫達與天均。駛此竹尺幅數節耳。渭川千畝胸離離。不知是書爲是畫。爲持三昧詩心持筆則韻勝。今日擊水墨信自天公。奇香嚴老人莫逆笑。光緒脚與元年欵。迂安吾友僧奇氣。詩罷身已隨騎箕。人物渺然題牒在。蔡家墨寶妻家移。雲煙過眼不壞。樊侯與我同嗟。蔡侯超遙東海濱。縱論未得同掀眉。荒江老屋枯淚墨。三緊更不而還悲。

寥陽喪偶不娶頌自江蘇納姬歸爲賦一詩

君木

西林

三

蘇林

一。舸。桃。根。乍。載。回。空。房。宛。宛。又。重。開。政。須。健。婦。持。門。戶。且。可。中。年。遺。藥。哀。痛。汝。無。家。今。少。慰。憐。渠。遠。道。肯。同。來。天
西。月。沒。星。教。替。莫。復。傷。心。碎。鏡。臺。

小遊仙七首

慘佛

偶。從。鸞。背。學。飛。仙。五。夜。姮。娥。避。君。天。話。到。餘。杭。醉。酒。好。不。知。滄。海。汨。桑。田。
泱。泱。無。窮。任。浪。遊。洲。分。八。一。小。丹。邱。雲。間。正。見。劉。盈。戲。漫。遺。仙。居。好。築。樓。
三。生。眷。屬。幻。耶。真。藥。店。飛。龍。病。美。人。乞。與。王。喬。九。一。顆。天。桃。銜。笑。送。殘。春。
軒。轅。夢。後。阻。華。胥。房。閉。尼。山。自。著。書。教。就。茅。公。補。術。巧。朝。三。暮。四。弄。羣。狙。
英。雄。餘。事。學。長。生。自。着。星。冠。吹。玉。笙。醉。後。不。須。嗟。廣。武。眼。中。豈。子。未。成。名。
浪。吟。飛。過。大。江。東。來。自。蓬。山。第。一。峯。幾。許。頭。顛。應。翻。却。飛。仙。妙。手。惜。空。空。
人。間。忠。孝。委。蘭。蕕。血。碧。三。年。鎖。古。魂。我。自。偷。閒。管。不。得。洞。居。不。受。玉。皇。恩。

哭蔣衛平

陳幹

壯。志。未。酬。身。已。死。空。留。碧。血。染。龍。沙。江。干。風。月。屬。誰。問。莫。道。墳。前。幾。樹。花。

陰雨有感

故。鄉。雨。落。麥。成。熟。邊。地。花。開。鳥。始。鳴。海。上。狂。風。拔。林。木。美。人。猶。讀。離。騷。經。

錦城晚眺

青山綠樹夕陽斜。大水東流播黃沙。血染全球沉鐵戟。秋風掃盡無邊花。

瀋陽夕望

萬家繞郭暮煙虛。汲井提漿共轆轤。荒成笳鼓歸牧馬。秋林雨霽散啼鳥。霜封大澤蘇。腳穿沙入平城漢。帝城倦客爭禁心緒亂。晚風無故撲窗疏。

寒夜書感

旋雁初傳塞外聲。白雲一片絮孤心。空言夢國身將老。往迹關巖夢已沉。月色近林知夜永。桐陰滿地覺秋深。青霜白露相催晚。厭聽寒蛩處處吟。

讀始皇本紀

闕名

秦失鹿楚人謀。吳中一呼天下笑。野失羊牧兒忙。咸陽一炬人言香。五帝三皇無一可長城。萬里空相裹。已收書籍。復收兵。恨不更收天下火。

春間爲友人代理甘棧教務越月思歸賦示諸同事

笑呆

遲遲真箇是春行。春定行期曉又更。離合有緣原不偶。去留無計爲多情。春如惜別常餘冷。雨亦欺人不肯晴。滿

藝林

口說歸歸未得愁來怕聽杜鵑聲。

六

前章意有未盡乃蒙諸同事疊賜和章勸余再作勾留因疊前韻

送行不賦賦留行怪底行期屢更半月勾留游子意一時難却故人情鄰園花好春無主巖崎雲歸雨乍晴莫教柳絲牽絆住枝頭聽取杜鵑聲（同事展君和詩有柳絲莫把勞人繫之句）

弔鄧陽令尹李鑄秋

起予

功大西平重才高北海傳天生爲社稷人望若神仙咽淚騎鯨詠傷心賦鵬篇我將搔首問秋雨向誰憐威名驚草木兵略靖荏苒學擬劉中壘忠作屈左徒庸酬金馬詔夢協玉魚符曾作珂鄉吏今吾感故晉書擬唐賢策勛高漢吏循陽春歌有脚明月證前身才忽先生壟碑傳後死人桐鄉朱邑祀直道在斯民中郎欣有女伯道登無兒他日循良傳高風孝子祠遺經垂馬帳墮淚泣羊碑締結知君實難忘去後思

梅花嶺謁史閣部祠

頌予

廣陵城北老鶴舞梅花開落如紅雨花前忠魂時往還花下衣冠藏閣部明季抗節邗水旁願與此城同存亡咄嗟事去不可挽落日照城山月黃區區此志堅如鐵我欲陳詞氣頓噎西鎮蒼黃調劑難一柱擎天天亦折剝水殘山削可憐督師守死江水邊堂堂馬阮當朝者猶聽春燈燕子箋

贈長崎義之

海鳴

携手東瀛日中原事已非雄圖成逝水壯志尚雲飛客裏尋芳鏡郊游訪翠微盛情無可答期有提書揮

巴黎行

孤父

巴黎良辰二月節芳草如煙花如雪長枝茂柳遶郭遮二十八橋春風斜傾城士女歡動地家家說作飛花戲冰
 執竊殺搜窮市深紅淺綠間黃紫銅斗稱量玉衡授千門萬戶門豪富遠東文綺繼佩帶肥藤編提籃貧兒
 將東胸前拋命婦携取路傍飄百尺畫樓彩虹繞十里康莊襄霞綰波搖鶯鴻影流旋門上雁羣高南陌北
 陌人如海長橋平陸湧錦繡將軍帶劍偕達紳黑衣教士曳學生代議院外追闌相咖啡坐中狎海兵不意邂逅
 大統領脫帽乞彩始放行佳人袒臂擡纖腰公園樹下遇盧騷羅爾夫人還舊樣拿翁猶似昔日豪縉紛漚沓力
 欲盡夕陽禽語滿林梢暮風斜卷三色旗清笳嘹唳應鉦鞞落絮因風沾車蓋殘英委道楊馬蹄絲繩玉壺勃蘭
 地緩吸雪茄酌玻璃玻璃聽電燈發願弄兒女對妻妾嘈嘈各道今夕樂老翁無語自遙思巴士的獄流血日
 日耳曼人初來時金風鐵雨女牆圯滿耳槍聲五更雞聞聞紅羊千戶劫沙場白骨萬人屍霜條燧餘上帝庇十
 室九空無人炊祖宗神靈終不昧何圖重建法蘭西法國往事成人多爲君高唱自由歌地中海水旦夕波萬歲
 無弼克那坡

偶成

望之

霜薄冰消欲暖天東風較我著鞭先種桃復已沿溪洞插柳行看滿舍前三月春情開如水廿年塵夢淡於煙停

藝林

杯。還。藥。真。無。謂。海。上。仙。方。未。許。傳。

題安蔬齋圖

肉。食。嗤。人。鄙。蔬。園。淡。泊。諧。夢。無。羊。踏。擾。味。有。鹿。啣。甘。最。劣。才。盈。十。移。弓。又。厥。三。笑。他。饑。太。守。千。畝。種。琅。齒。

歌舞岡春遊

超球

江。山。無。恙。伯。圖。銷。檀。板。清。樽。久。寂。寥。故。國。已。迷。歌。扇。影。落。花。猶。舞。舞。裙。腰。何。時。重。燕。昌。華。會。回。首。呼。鸞。策。路。遙。會。是。風。流。遊。宴。地。樓。臺。金。碧。夕。陽。描。

綺。閣。凌。波。侍。靚。粧。劉。郎。無。俟。鵲。成。梁。裙。腰。舊。沁。殘。脂。滑。衣。帶。時。縈。翻。粉。香。韻。事。至。今。餘。豈。草。故。蔕。何。處。覓。宮。牆。春。風。枉。自。爭。承。亂。金。粉。江。山。夢。一場。

題嚴子陵笠屐圖

笠。屐。羊。裘。自。在。行。浮。雲。富。貴。一。身。輕。天。家。倘。乏。忘。形。友。誰。復。澠。頭。問。姓。名。莫。是。先。生。未。肯。臣。恐。效。伸。脚。動。乾。坤。千。秋。不。改。瀧。頭。水。方。識。人。間。韋。布。尊。

自題小影

陸周

自。嘆。疎。狂。迹。久。淪。茫。茫。天。地。寄。吟。身。事。從。歷。後。能。忘。我。學。到。成。時。轉。讓。人。閱。世。但。求。真。面。目。讀。書。未。減。舊。精。神。菊。花。同。此。清。高。性。一。笑。拈。髭。話。風。因。

題麟峰樵隱圖

南 邨

煙嵐疊疊翠重重。圖畫天開處士峯。一角青山數間屋。書聲常在白雲中。
收拾新蒸日已晡。芒鞋歸趁過溪雲。斧柯未借英雄日。且向中林試匠斤。
三徑清遊誰得伴。鹿門高臥幾人知。或因枯葉如花好。流出人間絕妙詩。

得海上消息

一 雁

海上傳驚電。同仇忽動兵。三年排雪恥。萬里忍國難。何曾已妖氛。尚未平霜天。思躍馬。北地事長征。

次一雁得海上消息韻

寄 芳

大地風雲急。天河洗甲兵。民心未盡死。我輩益徒生。日落愁如許。江流恨不平。年來驚骨肉。匹馬又長征。

卓民招飲醉後狂吟

藥筆江湖去十年。愧故吾憤時心。欲割憂國淚。將枯鹿可指。爲馬主甘。變作奴。揮戈回日暮。時有魯陽無。

上海獄中二首

血 痕

不經盤錯不成材。擲筆匆匆入獄來。隸卒那知文字貴。病顏猶對故人開。
強同雞鶩分粗糲。剩有水漿到破杯。正氣歌殘風悄悄。暗竄魂躑角聲哀。

鷺鷥南冠作楚囚。更誰直筆秉春秋。寒蟬獨語禁庭月。仙侶難忘去國舟。
（海鳴去國二日）眼底滄桑成小劫。

蘇林

卷中粉黛遺閒愁團沙。莫漫傷家國。且撥心灰拭淚鈎。

十

詞

高陽臺

用李開顏韻謝武門殘荷

凭袖餘紅。牽雲斂翠。銷凝幾度。消愁步。轉飄飄。佳期都付。浮瀉移根。却恨瑤臺。路甚人間。終戀嬌柔。但疑眸太液。當時錦纒龍舟。連昌欲按霓裳舞。紙瓊妃已去。粉冷香流。待訴淒涼。明蟾不照。朱樓秋盞未解。芳心苦。向宵深。猶盼宸遊。儘勾留。蕩蕩類垣。亂草斜溝。

蘭叟

秋波媚

題石甯

樊山

橫波一顧可傾城。心爲一人傾。高樓送盼。幾多煙媚。似醉如鶻。都將秋水。剪隄人的。的四明星。暗人裏面。卿卿有我。我有卿卿。

拔丁無計。淚雙拋。烏鵲不成橋。相看厭。溶溶脈脈。暮暮朝朝。聞歌銷却。魂無算。星眼更相撩。不關渠事。海棠睡後。更自魂銷。

掃花游

崇效寺看牡丹

瘦公

鹽晨俊約對淺障。閉香綉。嫩春午。葉陰繞步。有眠鴛。傍砌亂絲爭路。似道荒禽。綴徧紅媽翠。媼正凝佇。帶圍角。峭風愁燕低訴。芝蓋紛到處。就梵外。傳船醉遊。鬢舞。楚嬌漫妬。便零脂。粉儘消吟。賦傳蝶。指煙誤。借盤。黯黯度。

斷。鐘。谷。漸。飛。塵。細。車。人。去。

疎影

詠梅

蠻。柯。點。碧。趁。越。溪。雪。弄。竹。共。吟。屐。素。澗。冷。冷。靜。拂。瑤。琴。春。風。爲。洗。芳。澤。青。山。一。見。經。年。事。定。誰。惜。飄。零。江。國。恨。妙。娉。恨。想。雲。衣。淚。灑。翠。華。亭。北。須。信。驪。鬘。舊。侶。月。明。香。霧。裏。飛。去。無。力。儘。念。多。情。願。取。寒。姿。慰。我。天涯。清。尊。別。有。相。思。恨。奈。瘦。損。庾。郎。詞。筆。便。醉。歸。一。笛。扁。舟。喚。起。客。愁。空。闊。

清平樂

孟劬

唾。絨。殘。線。界。被。紅。妝。面。淚。睡。醒。來。鶯。語。懶。又。是。斜。陽。小。院。麝。薰。微。度。羅。衣。雨。餘。梔。子。添。肥。貪。畫。遠。山。一。角。不。知。蹙。損。雙。眉。

鷓鴣天

故人招飲四北高樓即席賦

不。敢。呼。燈。近。帳。看。橘。人。花。氣。暖。于。棉。春。灰。一。寸。難。消。受。化。作。相。思。又。化。煙。歌。淚。罕。酒。悲。寬。老。來。風。味。憶。從。前。春。光。不。信。真。如。海。笑。折。花。枝。欲。放。顛。

浣溪紗

黃節

乍。奈。魂。銷。未。死。前。死。前。仍。不。悔。謝。綸。爲。他。辛。苦。是。前。緣。未。到。別。離。先。有。恨。並。無。愁。病。也。相。憐。兩。心。同。處。總。淒。然。

臨江仙

詠梅

起予

蕊林

十一

藝林

幻出銀世界。琢成美玉。乾坤梨花處。處掩重門。尋梅鳩杖。穩詠絮。鳴爐溫。名士祇宜高臥。征人未免銷魂。滿橋隨背正黃昏。覓來詩句好。沾酒到山邨。

如此江山

中秋夜過天安門

吁公

西風冷月何酸楚。悽悽又聞蟲語。白石雕欄青鱗。鴛瓦碧綠琉璃。巧補低頭似訴。是荆棘銅駝三三。齒齶點綴當年春燈燕子。酣歌處。遙想故宮姥姥。話到天寶事。無聊情緒。哀雁銜秋。離宮戀月。別有傷心無數。黃金子午。厭衰草枯天。西風不黍。却後滄桑。後人來吊古。

滿江紅

讀民權素有感著超

夢秋

大字長編最堪羨。縱橫筆陣。落紙處。機抽錦線。雲霞鋪。標雜記。西京成著錄。鎖言北苑資。諒更收羅。風月入。奚囊。盤珠。透。白雪。曲。焦桐。韻。孤憤。事天難問。願名心。殿棄千秋。輝映我後生。才力薄。從君文字。因緣。向天涯。萬里訂神交。心相印。



迹記

五
味
集
印

遊記目錄

〔癸丑旅法日記（續第十三集）〕

金陵遊記（續第十四集）

黃山遊記

洛陽龍門遊記

紹康 南邨 錦江 震瀛

民權素第十集

目錄



遊記

癸丑旅法日記（續第十三集）

紹康

十六號早六時起。是日天氣清和。九時至布古魯爾特大村落。嗣後經過之地。田地開闢。村落亦多。晚四時至薩麻拉。車停時許。晚餐畢。書明信片一寄家。述自滿洲里至薩麻拉一路情形。及胡君被拘事。是晚有同車俄陸軍砲兵科學生及工科大學學生五名。提議比試算術。乃有輕吾國學生之概。繼由同人張王謝諸君與之比試。所演題均甚純熟。難難記憶之三角公式。同人皆背誦如流。因之俄學生轉輕視而為欽佩矣。由是諸事皆資臂助。不復以白眼相戲。

晚七時過窩瓦河。是河為烏拉山西第一之大河。水勢洶湧。船舶往來不絕。有大鐵橋一。凡十五架。長約四里餘。歷時八分。工程頗宏壯。南岸平原土地肥沃。有大城名巴他。給在河之右岸。車停十五分。正當夜間。經過遙望燈火輝煌如滿天星斗。反射於水面。車沿河之西岸而行。晚十時至色一蘭。亦臨河畔。夜間燈光之照耀。亦頗雅觀。汽船輪船停泊甚多。此河北歐之交通上。著大影響焉。

十七號早六時至突薩城。歷山嶺頗為壯麗。至此早餐。麵包咖啡。晚五時至格拉爾斯克。停車二小時。晚餐自過烏拉山。所經過各地大城市大村落甚多。惟風景無甚差異。余心中并未覺有特異之感。偏猶憶昨年赴日本航大洋過朝鮮半島以東遙望島嶼環列。漁舟棋布。隨波飄蕩。水天一色。兩岸林木鬱鬱蒼蒼。天然一幅畫園。迥

非大陸氣象。不覺動異。鄉之覺觸。至歐陸。不然。斯亦地勢與中國相同故歟。

十八號早一時起。檢行李。預備至都拉換車。(快車不換。直抵莫斯科) 早四時至同人皆搬運行李下車。換乘赴莫斯科之車。因至稍遲。車已開。僅有一人帶行李十件。隨車前往。因無票。同人皆焦急。詢諸站者。云無妨。至第二站。無票。即令下車。矣。先是同車有俄青年。頗多照拂。下車曾代同人交涉。將車要妥。嗣以同人行。李太多。言語不通。致候時刻。未免有失。好意。然先行之一人。猶賴其為代。達。不然。又受人侮辱。矣。所至換車之處。搬運行李。脚行非常狡猾。不照章取費。任意勒索。至令人異常生厭。日本鐵道之脚行。每件只索銅圓二枚。決無額外勒索之弊。且車站亦秩序井然。非如俄國之雜亂無章。故旅行歐洲者。不如旅行日本之便利也。且日本車站。皆畫以英文。旅行者。苟有普通知識。即不致迷途矣。晚一時。至莫斯科。俄僑都也。城壯麗。建築宏大。遙望樓閣參差。工廠之烟突。及禮拜堂。皆突出空際。如插雲霄。昔法國拿破崙擾亂歐洲時。曾帶兵五十萬圍攻此城。俄皇則堅壁清野。以守盡焚都城。以去。卒乃大敗。敵兵殺傷凍餓死傷無算。掠得砲彈頗多。自是始率士民遷都。彼得堡焉。至車站時。遇有俄人通法語者。為之指導一切。同人坐電車回至旅館休息。以待後行之二十三人。旅館每人房金一元。茶飯自備。應酬不甚周到。所住者大抵三等客室也。午飯午後。發一明信片。內述住莫斯科情形。晚三時。與同人在大街散步。街亦宏敞。建築高大。十之八九。係五六層樓房。電車馬車。自轉車往來。如織車聲。隆隆恰如大風雨聲。偶聞之。則猶覺麻亂。日本東京之銀座街。以華麗稱。然比之於此。猶不及五分之一。蓋東洋之建築。究不

如西洋也。同人至街市散步。恆有一般無賴兒童。或成人。呼以給帶斯克（中國人）或呼以日本斯克（日本人）。更有呼以夥計夥計者。寓意頗有笑謔。態度稍向其注目。復示一小指口出惡言。此等行為。討厭之極。在吾國人。猶有呼外國人爲洋鬼者。其討厭也。想必有同然者。如此不道德不規矩之舉動。在言者。不過出於一時之放浪。而於聽者。則惹起非常之煩惱。是皆一般人民無教育之表徵。足爲國體。業者。有國家管理之責者。不能不加之意也。晚六時。復由俄人之嚮導。遊覽俄皇故宮。設有拿破崙之大砲一尊。爲當年與法戰爭之利器也。口徑有五、六尺。彈丸大於斗。并有小砲及彈堆積無數。又有一大銅鐘。置於臺上。重有二百噸。爲世界第一大鐘。亞力山大第三之銅像。建築則異常華麗。後有司乖必列夫騎馬之銅像。手執戰刀。親率士卒。高站於街頭。此乃與拿破崙戰時。焚莫斯科之一將軍也。餘古跡頗多。惜一時未及瀏覽。街市貧民。多有逢人。要錢者。恰如北京之貧民。逢人。卽呼以爺爺之類。我國商人有五六百名。多係山東人。負販潤殺者。亦有販茶商。暫居旅館者。其租自門市者。只綢緞商恆隆光一家。經理係山西人。韓姓。在此營業已二十三年矣。現因俄稅關對於中國綢緞入口。特別加稅。以示抵制。因之銷路不甚暢旺。幾亦僅足糊口。擬於月內。卽關閉云。是日車站。復到中國人三名。其一人已因病而死。俄警知會華商恆隆光爲之收殮。死者係福建人。年二十一歲。曾在柏林僑居四年。此次因頭痛喉腫。不進飲食而死。與係販賣茶葉爲同人向導者。嗚呼。以有用之青年。葬身數萬里外。斯人生之大不幸也。莫斯科爲東洋人赴歐必經之要路。且多中國人經商。於此。曾無領事之設。致僑商爲人所制。行旅死亡。道路保護無

遊記

人。苦。過。橫。遭。嗚。呼。同。胞。抑。何。不。幸。而。生。此。無。知。覺。無。感。情。放。任。之。國。家。耶。

四

十九號晨起。微覺頭痛。亦不思飲食。蓋因旅行十餘日。勞碌困頓。飲食無節。致胃燥。腦炫。虛火上升。至此亦十三日未大便矣。余隨向同人取得瀉茶少許。煮水三杯。服下。是日晚大腸微覺行動。但異常乾燥。只大便一次。並未下瀉。嘗就眠時頭痛如刺。昏迷顛倒。喉甚疼痛。又加以出發時迫。大多數主張翌晨起程。余因之且急且傷。嗣服藥十餘粒。略得睡臥一夜。

廿號晨起。頭痛止。惟仍昏迷。口內苦甚。乃沖雞蛋水二杯。臥發汗如雨。孰意是晚。同人中又有主張仍候代表一日者。余心始泰然。是晚竟獲全愈。從此飲水極加小心。且乘馬車赴街市遊覽。數小時歸。即就眠矣。（未完）

金陵游記

（結第十四集）

南 邨

予。入。內。閣。拂。几。小。坐。窗。案。通。明。心。神。為。爽。四。壁。縣。聯。亦。夥。惟。許。振。祚。一。聯。曰。獨。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集。蘇。句。頗。能。諧。妙。也。主。人。進。茶。忌。庶。品。之。泉。味。亦。平。平。似。略。雜。泥。腥。校。之。慈。慈。井。尚。不。逮。焉。不。過。金。陵。皆。鹹。井。此。泉。獨。甘。為。可。貴。異。耳。井。本。有。兩。處。道。西。一。家。地。勢。稍。下。水。濁。如。乳。不。及。此。所。之。清。冽。故。游。人。評。賞。多。屬。集。是。間。焉。出。茶。社。則。日。影。已。西。漸。催。暮。色。遂。復。尋。山。徑。往。謁。楊。方。二。公。墓。瞻。仰。律。徊。移。時。乃。返。新。月。一。灣。已。掛。天。末。牛。牛。下。來。山。氣。彌。佳。儼。然。有。占。云。孤。忠。妙。道。俱。千。秋。滿。目。江。山。成。勝。遊。渡。世。持。身。誰。得。似。我。來。惟。見。月。如。鉤。

初七日晴。早赴鄉人飲。微醺。十一時許乃出門。經柳葉街。出水西城。踰市。座中久始見一片方塘。數株垂柳。

天高野闊。風景清寥。右顧短垣。低望映水。如龍樓閣。參差時於古木。陰中依稀。密處。友人指點曰。此卽所謂莫愁湖也。於是因風懷想。縹渺欲飛。如海上三山。城不聚足。而至急舍。周道越。棗畦穿隄。而過。遙見石坊兀立。行樹依森。卽而瞻覽。則汪兆銘所題。粵軍建國烈士墓也。入坊左。行列塚如垤。冬青葱蔚。枝葉蔽人。架石成橋。鑿渠引湖。渡橋再進。登石爲臺。臺中立建國成仁碑。孫中山爲臨時總統時之所題也。旁更有碑二。左黃興右姚雨平。皆述當時指漁北與金陵一切經過之梗概。惟刊刻殆遍。文已不全。後之來者。將無資稽弔矣。立臺中。四望滿目。荒涼瓦墜。墻摧。殘毀不堪。回首夫與亡成。敗榮辱何常。信史公評千秋。自有空論。何必作此。豈劇徒笑。達人邪。中國兵士之破壞。力信可謂偉瀟。瀟京矣。下臺後。更沿湖畔行。殘荷敗葦。時送秋聲。草色湖光。都入衣袂。望會公閣。益時湖中。獨擅形勝。急欲登覽。縱步疾趨。繞小亭。出墓園。復循大道。左下。仰囑木坊對峙。西曰湖。西古道。東曰莫愁湖。進莫愁湖坊。遂入華嚴窟。窟夾道垂柳。蔭人。下有寒芳。花蕊正密。陟階入室。聯對如林。有梅啓照所題額曰勝棋樓榜門一聯曰。紅藕花開。打槳人猶誇粉黛。朱門草沒。登樓我自弔英雄。乃黃翼升所書。撰堂中供中山王畫像。英委彷彿。慨想當年。縣聯尤夥。惟憶沈鏗一對云。江水東流。淘盡了千古英雄兒女。石城西峙。依舊是六朝煙雨。樓臺堂後有水榭三楹。開窗面湖。案几尙明。炕上懸竹邨所摹莫愁小像。上額曰是邪非邪。則端木棟所書也。旁一聯云。一種湖光。比西子千秋樂府憶南朝。乃黃思永所書。李松雲句。更有吟香外史一聯曰。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春光二三月。惹花合是美人魂。殊渾脫滑麗。一洗塵粟也。其旁有石相莫愁像。題詠甚佳。皆朱柏

容作。予愛其兩絕云。綠楊城郭映。鶯打漿中。流入畫圖。兒女英雄同一夢。勝棋樓傍莫愁湖。莫愁人去有餘芳。白水青蓮引興長。色卽是空空卽色。華嚴常住鬱金堂。此外更有韓國鈞所題聯如好。憑湖影花光。淨掃餘氛見。林翠中有美人名。將平分張席到。煙波亦殊佳妙。其下諸聯之佳者。惟記王壬秋一對云。莫輕他北地。燕支看盡。艇初來江南兒女生。顏色消受這六朝。金粉只青山無恙。春時桃李又芳菲。并有跋語以爲莫愁之比。當如宋子齊姜非蘇小真娘例云云。頗饒別味。於莫愁生世亦隱約釐疏。而考據家之聚訟紛紜。吾意不必以河中歌及古樂府之莫愁家住石城西證之。則地以人稱良非無自。而美人名士點綴江心。資輔風流佳趣。正不必問其真僞。若必規規作煞風景語卽使有得。亦何補於韻事哉。樹中列座甚夥。售茶供客。予以游人羈集。不敢勾留。入左側門。復有淨室兩間。後窗盡閉。暗不良行。前稍明爽。上有吟香外史所題月到風來額。由此循西廊。入月門。寒蕉數束。慘綠照人。小池半規。殘荷猶碧。與垂楊映帶。彌覺清幽。墻嵌刻石。刊韓國鈞所著重脩莫愁湖記。左轉。更入則會公閣之前。檻也。危檻臨池。虛堂受日。徘徊久之。誦雪樵老人勝地足流傳。直博得一代芳名千秋絕。說貧心多樂事。且看此半湖煙水十頃荷花。覺此公於題咏諸作。每得著筆之巧。而長白魁玉山色湖光都歸一覽英雄兒女并絕千秋亦脫俗語也。旣而登會公閣。閣中懸曾文正像。上有許振祿所題江天小閣坐人豪額。聯如罩鏡之風。茶苑當年滌月同。流商女恨英雄。淘不盡湖雲長爲美人留。亦有依曹而全湖風景一帶江山到此都歸一覽矣。湖中荷已枯。蕙黃草白。一片秋光。北風甚寒。夕陽無語。潑園凝翠。逸興飛。口占一絕云。戒梁金局已成塵。剩

有。精。荷。戰。水。澗。畢。竟。英。誰。議。兒。女。湖。光。長。照。美。人。名。下。曾。公。閣。後。至。池。前。危。樓。下。門。扇。不。可。登。隨。其。後。柱。一。聯。曰。城。江。上。石。頭。抵。不。住。還。流。塵。夢。柳。枝。何。處。桃。菜。無。蹤。轉。讓。他。名。將。美。人。燕。息。能。留。千。古。迹。開。湖。邊。月。色。照。過。來。多。少。年。華。玉。樹。歌。餘。金。盞。舞。後。收。拾。這。殘。山。脈。水。爲。花。猶。是。六。朝。春。乃。曾。廣。臨。手。筆。殊。絕。別。感。之。作。也。游。至。此。則。莫。色。且。至。遂。乘。輿。而。歸。更。遠。至。夫。子。廟。一。覽。茶。社。林。立。畫。船。鱗。聚。人。語。塵。重。水。澗。橋。傾。與。江。都。之。效。場。清。苑。之。馬。號。同。一。穢。惡。數。名。實。之。乖。謬。乃。至。此。乎。新。月。一。鈞。落。日。半。壁。撫。今。念。古。感。愴。無。端。友。人。拉。伙。至。奎。光。閣。小。坐。客。集。如。蠅。屋。鬱。似。甍。而。四。壁。聯。額。更。不。暇。觀。焉。既。而。取。徑。歸。途。中。得。詩。云。栖。鴉。流。水。點。秋。光。七。字。清。商。總。斷。腸。廿。四。樓。空。風。月。散。板。橋。無。語。對。斜。陽。欲。汎。青。溪。訪。小。姑。到。門。秋。水。亂。菰。蒲。爲。燕。燕。都。消。歌。日。落。高。城。野。鳥。呼。新。月。纖。纖。破。壁。光。誰。家。玉。笛。度。秋。娘。青。衫。紅。袖。俱。零。落。莫。問。當。年。桓。野。王。

(未完)

黃山遊記

錦江

名山所在成雄峙。天下或名鎮。一省或一州。一邑一鄉。一都。凡有鎮。靈。毓。秀。嶽。奇。壑。落。可。以。快。遊。觀。稱。勝。概。者。莫。不。脞。炙。人。口。焉。是。故。五。嶽。之。尊。甲。於。寰。區。下。此。如。終。南。九。嶽。會。稽。匡。廬。峨。眉。羅。浮。天。臺。諸。山。皆。擅。美。于。古。其。收。名。也。遠。其。制。勝。也。奇。固。昭。昭。在。人。耳。目。也。江。南。徽。寧。間。有。黃。山。亦。名。黟。山。六。朝。以。前。書。史。不。概。見。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名。始。漸。著。學。士。大。夫。騷。人。墨。客。往。往。探。奇。尋。勝。而。美。亦。漸。彰。特。可。異。者。其。山。之。峯。巒。層。巒。千。態。萬。狀。應。與。羅。浮。天。臺。諸。勝。並。傳。而。奈。之。何。古。無。傳。焉。者。豈。東。坡。所。云。青。蓋。假。壑。如。高。人。不。願。紛。紛。者。之。往。來。雜。沓。耶。抑。山。之。盛。

我固亦有迷耶。豈其峯巒險峻。登涉良難。非如他山之舉。躡較易耶。抑微事非通邑大都四方來者。咸嘆道阻且長。耶。是都不可知。茲姑就所遊歷者。紀其勝焉。歲在壬寅。余邀友入遊於黃山而未果。近年暮遊太邑。愈時思黃山。而卒不果遊。戊申之冬。與同邑呂子馨一。太平程子碧巖。禪友憶德。訂遊期在己酉春間。會子丁內艱。又不果來。延及今春。始申前約。余以四月既望。赴馨一家。邀碧巖憶德同往。又值霖雨霖霖。纏綿匝月。至五月二十五日始行。夫遊山亦甚小舉耳。而其來乃艱辛如此。無或乎人之於黃山。難於作合也。則於其遊也。安得不詳悉記之。子與四人偕。獨子報於步履。雖三五里。亦以爲苦。茲來黃山。肩輿至山足。卽巖巖不能上。勉力徒步。亦所不顧矣。山麓有雲谷寺下院。前後左右。雖無非山。而由旌太來。所歷皆山。亦無甚異焉。過雲谷寺。至後海。凡十餘里。紆盤而上。山石瑰奇。漸見怪異。三里許。徵之蔣氏建亭焉。仰見青鸞峯。黛色參天。澹翠欲滴。一峯初見。振翼雲霄。已大異乎尋常山色矣。又二里許。爲源頭活水亭。對九龍潭。乃全山瀑布第一處。自山頂折而下。其山巖被水沖激。漸成滿曲者。大小凡九疊。上如銀漢。接天下如渴龍。赴海。晴亦飛騰。雨後更澎湃焉。又折而上。左手一石大如門。曰關門石。僂僂過之。其時已步步艱澁。或十步一停。或三五步一止。稍爲喘息。而凡立脚處。極目眺覽。嵐光四射。不同形狀。足以致遊者之步步快心娛目。而忘其苦也。又三里。登萬壘來青亭。與前亭皆高文端公所建。亭四面空闊。窗深一碧。萬里雖在半山。而已置身萬仞之上矣。又四五里。至步雲亭。爲雲谷門徑。脩竹萬竿。青溪數曲。繞寺左右。對寺爲九龍峯。平中一突如寺屏幃焉。旁之圓剛而覆者。曰鉢盂峯。踞踞而聳者。曰錫杖峯。大約因立寺

得名而想像云然也。然亦何其隘。宵也。入寺食息。胡晨登的臺。臺旁有琴臺兩座。爲廣陵江雁田所置。其人於黃山。養高者二十餘年。善彈琴。賦詩蓋隱者也。現居雲谷別院。曰龍峯庵。可四五里。爰往候焉。爲子彈滄海龍吟一曲。激揚慷慨。有遺世獨立之香。其以黃山爲繾綣焉。亦固其所。午後回雲谷。坐石磴。上眺視山容。半陰半晴。雲霧多從足下起。不知身之已在雲中也。遠山無雨處。日光照。顯現諸色。相蔚。藍倚翠。綠白。黛青。淡紫。嫣紅。瑣碎繁縟。草樹參差。濃淡異色。山石萃爲鐘繡。土木繡成文章。何其工也。蒼陰陽交錯之際。凡山皆有佳色。而黃山尤出奇無窮矣。次日雨甚。留寺中。看徧山霧起。迷漫四野。山峯了不可見。惟雲中瀑泉高下錯落。或長。或數丈。或短。不盈尺。如銀湖紛至如積雪。滾注其大者如怒龍。出溼波洶湧。駭目驚心。令人不可追視。真奇觀也。凡三日雨。初一日晴。扶筇至獅子林。出寺門。山脊如洗。萬松皆碧。雖在夏暑。固不啻深秋也。紆徐而登。有寺僧廣聚者。與行。凡峯有名目者。皆爲指示。黃山之峯。大抵象形。立名。多有不雅。馴者。姑就人所稱說者言之。雲谷至獅子林。凡二十餘里。羊腸鳥道。紆折不可勝紀。登天。平。岡。險。峻。奇。陡。躡。齊。而。上。不。堪。左。右。環。視。則。驚。魂。動。魄。立。脚。不。定。如。望。遠。必。立。定。而。後。可。舉。目。焉。所。見。峯。有。鸚。鵡。石。嘴。目。羽。翼。畢。肖。有。孟。監。觀。音。石。有。石。如。牛。頭。仰。視。曰。屎。牛。線。月。有。仙人指路。亦名達摩渡江。其背上有松一株。圓覆如負蒲。固然有牌樓石。如街衢所建坊然。有羅漢峯。圓頂厚背。而跌坐焉。有仙人看經。如衣羽衣。手持書一卷。近月細觀焉。有仙人脫履。如一雙巨履。位從崖上。然有諸峯。湊聚一處。大小不等。曰翠仙。聚會有圓直。矗立高遠。雲際曰天柱峯。有尖石長短。攢集若筌然。曰天樂峯。有峯頂上如栗。

曰然。曰天。露。峯。有石如猿。手。捧。圓。石如獸。果然。比行。至。岡。上。片。雲。忽。起。大。雨。如。注。無。一。樹。一。石。可。以。覆。庇。冒。雨。尋。路。狼。狽。扶。行。衣。履。盡。濕。伴。侶。神。色。恍。惚。如。湯。雞。然。而。亦。無。所。顧。惜。矣。又。五。里。許。泥。滓。滿。身。而。無。人。色。懷。德。忽。笑。指。一。峯。曰。尙。能。且。止。畧。觀。此。峯。之。奇。乎。余。應。之。曰。可。同。人。皆。犯。雨。而。立。則。見。所。謂。筆。花。峯。者。峭。立。如。筆。筆。尖。上。生。小。松。一。株。曰。夢。筆。生。花。前。有。五。老。峯。或。長。或。短。依。序。而。立。無。不。黃。者。駘。背。者。餘。為。霧。氣。所。迷。不。可。辨。識。曳。泥。而。行。又。里。許。始。至。獅。林。寺。左。側。有。松。一。本。兩。幹。盤。繞。而。上。結。合。為。一。曰。連。理。松。門。前。有。一。松。三。朶。朶。皆。叢。密。如。蓋。象。品。形。字。曰。一。品。松。右。側。有。垂。柏。自。頂。至。根。盤。結。澗。澗。故。曰。垂。黃。山。多。古。松。即。此。已。為。未。有。之。奇。矣。入。寺。小。憩。脫。濕。衣。襪。寺。僧。為。設。火。爐。不。覺。煖。時。方。六。月。而。山。中。之。寒。氣。如。此。

(未完)

洛陽龍門遊記

震 瀛

出洛陽南門外。南行一里。至教場頭洛水官渡口。渡船四五隻輪流擺渡故行待濟者極稀紅不超云渡河歷津渠約四里。道旁有碑至東溝莊再前行過莽渠。旁道有碑至豆腐店由城南關至此計十里豆腐店無村戶有奶奶廟一椽鄉人設茶棚於此以為行人中途憩息之所再前行五里至關公塚莊南北街長約一里有飯舖數家。為段較地處向為適口關帝廟在路西南。三國志吳歷曰操以請侯之廟貌宏整大門正書忠義二字門外甬道南有戲樓一座廟內神路石欄均極完整殿階下有二石柱如宮闕之制正殿三進第一殿神像文裝配像二人為關平周昌第二殿神像武裝配像四人關平周昌王甫趙累皆與關公當時先後殉義者故得配享血食焉第三殿為鑿崖出巡之神像。每歲正月會劫殿後三門石坊坊

後又有小石坊下設石臺五供柱題聯語極多塚門前有碑亭八角形亭爲康熙五年邑紳董副憲篤行創建有記勒於碑陰碑文正書爲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林十五字塚門內有墓道今已封閉塚高數仞方圓三畝南其地址計一頃二十畝前後遍植柏樹約六七百株大者十圍行村外六七里卽見古柏參天龍氣鬱蟠誠如明代新安汪氏丙中聯語蓋世英雄歸聖域終天愍恨繞神州驍軍過之每一展瞻令人有不禁黯然神傷者矣和傳是塚爲關公葬元處董氏碑陰記云漢建安十三年以王禮葬公於洛陽武進陳氏榮續修洛陽府志云關壯繆墓在今洛陽城南十五里直伊闕又按公墓在海內者凡三一在洛陽公葬元處一在當陽玉泉公葬身處一在成都萬里橋乃昭烈招魂葬公處出廟門戲樓南路西有旌表貞女郭姚氏節烈坊再南行十里至龍門鎮街去龍門山僅一里鎮有南北二寨樓南樓外村居店舖貿易尤盛有茶舍餅舖蓋菜車服賈之儔不於此憩息焉到此時已十鐘許余於茶棚間小坐片刻出鎮街捨輿登山緣溪行山勢西轉伊水南來入洛北行路愈狹水愈湧山勢愈突兀礮响子至山坡中門道旁有一碑爲清嘉慶十一年馬中丞剿滅寶陝教匪奏凱後赴任時立再南行至三間亭石樓樓外有溫泉池二一方式一圓形石埠流泉四時不竭屏鮮浸碧水聲淙淙俗名玉泉池池之側東坡下有木牌樓面爲龍門勝概背爲伊闕雲連各四字俱前清光緒間元和陞潤庠題額此乃入潛溪寺之正路致邑乘魏熙平二年皇太后胡氏幸伊闕潛溪寺則是潛溪寺卽爲寶鳴洞俗稱高師爲酒飲石山內龍山

鉅質亘古所未有。洞前有屋數楹。爲乾隆十五年高宗巡幸駐蹕之地。寶座丹墀。雨暘風播。事詳劉元吉所撰馬中丞重修寶鳴洞碑記。又一碑云。寺創於北魏胡太后。續增於唐武后。山僅存一寺。之前溫泉在焉。嘗見東漢馬太后詔有過龍門之語。是當年此池水可浴僧。特歲久泥淤失之。太淺。故氣不上浮。水清冽而溫。未甚。荷澗而深之。必可復還古蹟。然則玉池之古。有靈山卽有靈泉。彼寺剝與像。龜工程。修造或猶在斯池之後歟。寺門面北。兩壁間皆嵌有詩碣。山門內有齋戒堂及小石塔一座。沿山脚建築。寺屋孤松臥石。水開臨溪。曲曲引人入勝。前爲潛溪寺。後爲寶鳴洞。俱傍東面。環山鑿壁而成。龍象諸相。三洞門各高三丈。頂高五丈。縱橫各二三丈。內鑿佛龕。大者有十一尊。七尊五尊不等。小者無數。

(未完)



詩
話

劉
文

詩話目錄

無題詩話

據懷齋詩話（續第十四集）

秋爽齋詩話

舊時月色齋詞譚（續第十三集）

榴 芳

南 邨

經 生

匪 石

民 權 第 十 五 集

目
錄



詩話

無題詩話

榴芳

無題詩係體詩之一部分。濫觴於齊梁。爛漫於唐宋。皆胎息風騷芬芳。徘徊鏗鏘。愧金石彩煥。却丹青綠情。不濫體物。不露得蔽之曰無邪也。張藉詩云。桃溪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有細腰多。李德裕詩云。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洞衰。不勞繡含逐。吹起舊時悲。此爲無題詩之作。備陳與義詩云。聖人六經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雲壤。洛下先生草木春。孟喜何妨改師法。京房底處有門人。舊愛讀書今懶讀。焚香閱世了閒身。此爲無題詩之變格也。然作無題詩者。羣欽義山爲泰斗。蠶絲蠟淚芳馨愈酷。綵鳳靈犀風韻不銷。於是鹿門先生。魁之於前。玉山樵人。踵之於後。宋代則楊億劉筠錢惟演輩。元代則馮伯庸袁梅薛漢輩。旣取無題詩。相爲酬唱。馳騁風流。可謂盛矣。彼博博之譚。剪綵之誦。引作無題之批評。誠料說也。茲編所輯。要取裁於有清一代。麗則麗。淫兼收。並蓄所見。雖夥刪者。過半。讀隨之譏。仍難免焉。

金陵王彥泓先生。鏡體詩家也。所著疑雨集四帙。傳誦一時。其詩如蚌珠浴月。璞玉輝春。皆琅然可誦。開卷載無題四律。尤清芬襲人。錄其一云。弄玉當年未嫁時。徘徊好影自矜持。怯從畫府迴嬌態。羞向花間曳綺綦。千蝶恨深。紫短夢九。離釵重閉初笄。朝回夫婿鳴騶去。下卻珠簾不肯窺。他如寒輕泥拔。金釵飲醉。淺伴邀小玉扶歌筵。

詩 話

二

歌拍偷迴眼。花徑前行細轉腰。朱門逼近推敲細。祖服纏綿脫著遲等句。風韻、旖旎、施、離和、韓、亦、爲、却、步、也。

郝淡、同邑詩人。致邑誌靜淡不尚岸異。歷任興國、秦安、訓導。所在皆春風。有集未刊。詩傳數首。以輕圓流麗見長。無題云。來去、滌、疑、雲、雨、蹤、楚、王、宮、北、數、聲、鍾、情、當、厚、處、翻、成、怨、淚、到、乾、時、不、覺、鼓、煙、橫、湘、羽、飛、蝶、玉、屏、羅、翠、入、簾、月中、剩、有、森、森、桂、遮、却、清、光、第、幾、重、或、疑、此、詩、謾、桂、藩、作、也。

彭羨門少時。綺年風流。好以才華相聘。馳作金粟園詞香齋。酬和集等。雖皆跌宕風月之作。然調色、詞、藻、正、復、需、此、所、著、松、桂、堂、詩、集、中、載、無、題、同、胎、上、作、云、銀、剪、遲、遲、夜、未、央、紫、鴛、兩、兩、已、成、行、懷、人、獨、坐、嫌、宵、永、待、夢、頻、來、欲、夜、長、斜、月、窺、窗、屏、半、掩、行、雲、何、處、帳、虛、涼、征、鴻、迢、遞、文、鷓、絕、滅、盡、深、閨、窈、窕、生、翠、文、鴛、不、暫、離、參、差、鳳、管、好、同、吹、燈、懸、珠、蚌、新、垂、焰、衣、剪、水、蠶、吞、絲、折、盡、南、塘、紅、菡、萏、粧、成、北、地、紫、胭、脂、武、皇、未、解、當、時、意、却、道、蓬、萊、太、乙、祠、他、如、才、情、集、中、之、家、同、碧、玉、何、妨、小、體、並、昭、陽、幾、欲、仙、南、雅、集、中、之、玉、煖、乍、拋、新、刺、機、香、燼、不、散、舊、啼、巾、雖、皆、半、韻、卓、灼、然、以、爲、雅、故、殘、念、惹、色、七、字、尤、爲、芳、賦、也、又、文、集、中、載、徐、擅、青、和、無、題、詩、序、云、美、人、香、草、初、傳、要、眇、之、香、落、葉、秋、風、始、發、滑、微、之、響、離、憂、欲、寫、綺、語、斯、標、以、至、平、子、同、聲、秦、嘉、贈、婦、子、建、閨、情、之、什、安、仁、內、顧、之、箴、靡、不、淹、抑、深、情、翻、縮、古、意、擲、美、萃、以、饒、子、偷、巧、藥、而、將、離、司、馬、東、鄰、眉、波、相、屬、修、塵、南、戶、螺、體、橫、陳、下、及、溫、李、之、傳、彌、極、冥、淫、之、思、春、蠶、蠅、炬、相、如、形、似、之、工、彩、鳳、靈、犀、明、遠、遙、遙、之、致、言、情、之、製、亦、爲、優、矣、徐、子、擅、青、人、稱、比、玉、才、勳、兼、金、士、秀、之、藻、筆、精、華、獨、別、宮、監、偉、長、之、麗、心、文、質、皆、愧、詩、人、屬、和、無、題、一、時、絕、調、湘、毫、未、染、已、有、雲、煙、鳳、紙、將、舒、

先聞、蕙、澤、貌、遠、山、之、隱、約、翠、黛、紛、紜、狀、新、月、之、纖、妍、芳、塵、欲、動、擬、人、因、帝、天、之、列、摘、詞、亦、春、雪、之、班、非、無、紫、衰、吹、簫、不、少、紅、綃、持、拂、蕙、楊、蕩、地、已、異、乎、庚、宗、終、樹、青、琴、曲、彌、高、乎、子、夜、洵、乎、雙、心、一、意、形、影、合、而、不、離、萬、代、千、齡、情、處、銷、而、不、滅、可、以、下、驅、北、里、上、覆、西、崑、屈、宋、含、毫、和、韓、掩、藻、者、也、斯、文、亦、香、隴、可、誦。

黃、辛、田、大、令、永、福、人、嗜、硯、成、癖、榜、所、居、曰、十、研、軒、花、竹、秀、野、圖、史、縱、橫、飲、罷、裙、屐、閒、深、得、雅、人、深、致、詩、以、善、龍、韶、荷、稱、貽、炙、四、方、初、下、第、時、作、無、題、詩、五、首、除、園、詩、所、收、一、聯、外、佳、者、尚、夥、並、記、於、此、如、已、看、梅、忍、孤、更、月、縱、好、花、禁、幾、信、風、織、錦、已、非、坊、樣、杆、穿、楊、別、有、楚、人、弓、翻、借、微、瑕、完、趙、璧、競、持、朽、骨、市、燕、金、等、句、皆、極、經、營、慘、淡、之、作。

辛、田、既、廢、益、耽、於、詩、與、徐、惲、等、以、香、奩、詩、相、唱、和、如、惲、詞、如、雜、思、詩、穠、情、綺、思、絡、繆、行、間、概、於、香、草、箋、中、備、載、之、矣、惲、雲、又、有、無、題、詩、八、首、摘、其、警、句、云、殘、夢、燕、鶯、唯、自、笑、涼、秋、風、月、孰、平、分、贈、枕、幾、時、親、結、虎、停、梭、不、語、根、棲、鳥、倒、置、韻、句、云、更、張、琴、操、雷、山、鶴、破、費、爐、薰、送、月、斜、真、色、豈、須、壯、半、面、清、談、或、可、解、雙、環、此、數、聯、為、諸、什、冠、滑、麗、芊、綸、何、讓、十、硯。

辛、田、有、和、懶、雲、無、題、詩、序、一、篇、灑、灑、約、千、言、起、句、云、不、解、風、詩、何、以、有、草、蟲、雄、雌、每、憐、樂、府、大、都、為、羅、噴、噴、惶、惶、以、王、伯、與、之、烏、雄、猶、曰、甘、為、情、死、如、江、文、通、之、風、雅、轍、云、僕、本、恨、人、頗、詭、寂、可、喜、又、云、中、門、動、鎖、何、噴、桃、葉、迎、人、後、院、煎、茶、不、避、鸚、哥、喚、客、朝、暮、映、雲、飛、來、屋、後、東、西、滿、水、流、到、門、前、晚、風、楊、柳、齊、牽、長、板、之、橋、初、旭、芙、蓉、不、隔、橫、塘。

詩 話

四

之路又云願服臂金半劍錄我浪仙私翻色綠千條補伊公子磨翠黛半丸之墨淋漓豈選長箋吮絳唇一滴之珠點染櫻桃小扇洗祝誓花玉腕作學書弟子披釵戴酒朱顏爲同字先生筆牀茶臼都經滄澤摩挲藥裏詩盡出葱尖裁剪深巷賣花聲盈車載至短牆殘月影急鼓催歸水玉壺中笑言何避齋齋山下永矢弗縷願長齋緇佛以長生亦小字烏絲面寫恨紫釵盡典竟不逢馬上黃衫綠綺空彈豈敢效塤頭噴鼻千絲蕙爾紙絲再世朱繩七尺珊瑚枉結三年鐵網亦復詞華並茂之作也詩見秋江集中無庸再誌

錢塘袁香亭太守作無題多首茂園謂其效疑雨集體詞或過於綺靡自所弗檢然至末首忽以莊語結之尙有曲終奏雅之意此語洵然詩云碧城錦瑟恨偏長咏到無題事渺茫明月未妨呼作姊青山原可喚爲郎詩箋罪孽留遺稿襟袖疑惹暗香朝暮陽臺神女夢古人詞賦已荒唐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屏幃借指聲敲脂含乘熟櫻桃類襟解重襟豈蕊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金釵索影先交窗下停針竹下吟暫時小別亦追尋羞聞軟語情尤淺許看香肌愛始深他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持郎心須知千古文君意不遇相如不聽琴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吃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語惟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矚郎見面莫相親窗外聞聲暗裏迎膽娘有膽亦心驚常防過處留燈影偏易行來觸認燈條脫光寒連臂頭流蘇春煖放鈎輕枕透夢醒低聲喚消受香郎兩字名(第六七八首略)碧桃花下訪臨卽一見闌門有病容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與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錦遲郎解內重親舉

織。假。類。看。分。明。不。是。夢。中。途。知。郎。無。賴。喜。談。諧。刻。意。承。歡。事。事。借。學。畫。鴛。鴦。調。翠。黛。戲。鴛。蝴。蝶。當。荆。釵。滅。他。袖。
 事。來。醉。墨。助。我。詩。情。坐。向。懷。白。種。溫。柔。下。婉。博。不。留。蹤。跡。與。同。儕。惺。惺。最。是。惜。惺。惺。撲。翠。霞。紅。雨。乍。停。念。我。驚。魂。
 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破。角。傾。身。讓。風。過。窗。棹。側。耳。聽。天。曉。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第十二首)
畧。漸。愧。題。橋。之。壯。才。枉。將。心。事。訴。琴。津。非。少。婦。偏。能。妬。山。嫁。彭。郎。易。起。猜。底。事。妄。傳。仙。子。降。何。曾。親。見。洛。神。
 來。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繪。畫。橫。陳。不。已。償。歌。

憶懷齋詩話(續第十四集)

南 邨

世傳浣花翁子章，爾體血糝糊，手提擲冠崔大夫之詩，可禦瘴鬼，千味其剛厲雄莽之氣，誠哉匪誣。願施肩吾之小鬼國，家亦足令山船却步，又何言哉。

往聞吾友石音，誦人扇面之詩，一時誦索，不知出所，曾并誌之。頃夜，清寒孤燈，破夢坐翻鑿，誠錄乃謾爲程賀句，賀因此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詩與所聞略異，或傳寫之失，與因更錄之，曾游方外，訪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山上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西民以舒河樵先生笈雲樓詩鈔一卷寄視，乃舒氏家藏本，欲付剞劂而未遑者也。首弁吳樹梅一序，乃料學大反時所撰，推崇特至，有作者山川所歷，例付詩吟，慨嘆之懷，時煩墨素，其中長句尤選神工，接武盛唐，流刑三楚，當推大雅，自是公言等語，價值始可想見。予披誦一過，疊五字校勝，長句亦多瑰麗雄偉之作也。富池尋甘折衝

詩 話

五

民 權 第 十 五 集

詩 話

六

暮。雲。英。雄。時。未。遇。聊。掛。錦。帆。娘。咳。唾。猶。驚。對。感。聲。足。窮。吳。山。圍。松。冷。碣。餘。花。露。幾。點。神。鴉。斜。陽。滿。綠。蕪。油。
 洋。道。中。作。云。與。橋。踰。林。杪。連。山。入。建。州。白。雲。千。嶂。眠。黃。葉。一。村。秋。野。店。烟。爭。出。溪。橋。水。亂。流。文。斤。何。處。望。嵐。翠。撲。
 衣。浮。登。大。觀。亭。云。皖。城。春。樹。擁。危。亭。曲。曲。闌。干。繞。畫。屏。四。月。烟。光。隨。地。綠。六。朝。山。色。隔。江。清。無。窮。天。外。風。雲。氣。最。
 好。塔。前。木。石。形。暫。借。憑。高。消。客。感。香。煙。茗。椀。落。禪。扇。赤。壁。懷。古。云。咸。陽。宮。遺。楚。人。炬。四。百。年。終。火。不。舉。劉。兒。已。死。
 阿。瞞。來。軍。火。夜。照。掃。鼓。臺。是。時。炎。精。欲。衰。賊。賊。相。燎。原。勢。正。烈。下。策。還。須。上。將。爲。八。十。萬。人。若。敢。鐵。鑄。成。鼎。足。安。
 江。東。周。郎。年。少。真。英。雄。卽。今。反。照。入。江。處。猶。疑。猛。焰。連。天。紅。小。園。云。桃。李。新。開。一。徑。斜。短。垣。擁。誰。野。人。家。春。風。春。
 雨。渾。難。解。吹。上。枝。頭。便。是。花。深。秋。早。熱。夜。忽。聞。雨。喜。賦。豐。隆。屏。翳。潛。通。逃。羲。和。怨。音。殿。景。勞。炎。官。絕。烹。煎。餘。勇。火。
 織。撲。裂。香。萎。高。金。行。久。伏。不。敢。動。母。制。子。困。元。冥。號。地。脈。盡。枯。石。髓。竭。草。木。萎。落。風。颺。颺。是。時。旱。氛。塞。宇。內。天。公。
 放。眼。迷。塵。碧。謂。誰。收。炬。雨。閔。月。應。持。素。節。涼。生。殿。何。乃。丹。鳥。恣。翔。鷲。白。藏。柄。被。朱。明。撓。勅。下。鸞。將。汲。海。水。滌。暑。忽。
 傾。東。溟。濤。風。神。雨。工。始。懼。禮。起。視。厥。職。難。屯。音。翻。盆。飛。錢。施。袞。袞。澗。交。渠。滿。聲。喧。嘈。耕。父。囚。拘。旱。魃。滑。和。氣。未。許。
 孤。陽。鷓。鴒。乘。情。歡。愴。我。尤。快。似。奇。瘡。得。麻。姑。嶽。前。灑。枕。聽。靈。鼓。瑟。又。若。阿。瓊。彈。琳。珞。芳。腔。澤。下。尺。可。擬。麥。種。督。詎。煩。
 田。曹。老。農。呵。童。飽。飯。體。凌。晨。負。耜。趨。箱。杲。我。欲。名。亭。記。此。喜。問。誰。文。筆。能。如。蘇。公。豪。
 家。君。曰。左。氏。文。好。談。鬼。神。伯。有。楚。靈。若。墨。無。多。神。情。活。現。前。之。使。人。懷。慄。欲。怖。漢。代。樂。府。如。唐。山。夫。人。某。詩。寫。得。
 精。豈。儼。憶。雅。有。盲。老。公。筆。意。

屈子天門篇末彭篋。薛雉。帝何饜。以下凡十三句。便是漢魏以後七古誦行之先聲。

長兄對菊詩云。魏紫姚黃。說牡丹春陰。便覺放來難。何如亦愛。感前菊。破蕊能禁。九月寒。寄託良好。

餘生詩存。有成都工部草堂一律云。錦官城外鬱蒼蒼。蒼蒼澗水環流。荷草堂半壁。湖山容噓。做一生忠愛。寄文章。聲秋感。家千里。花影紅搖。淚幾行。最好放翁同供奉。驢壇不。斷此心香。祠中以陸放翁附。楊清健之作也。

題譚伯閣出塞圖云。邊風蕭蕭。凋朱顏。幾人生入玉門關。譚君出塞。復入塞。自喪策馬行。天山下。黃沙莽白骨。

空中碧雨霧蒼。耕倚裝呵。凍作露。布手揮雙管。刀雙環。今蒞茲邦。逐鷓鴣。揜細玩。心往還。我聞君言。拍案起。我

亦子役。奏對間。行再渡。解河水。姚徒納款。圖塞平。短衣長劍。且休矣。一官落拓十餘年。旅進。旅退。胡爲耳。喜君

少壯長安來。轉瞬。鵬搏九萬里。卷中人。荷頭銜。新以張吾軍。自隗始。春柳云。春歸日以深。已繖路。旁柳枯枝。怨東

風吹。噓有先後。是節出塞圖。題詞中。疑有漏句。超注

家君曰。讀古人詩。各有興寄。即各有感觸。人問王孝伯。十九首中。以何等句最佳。王以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應之子。每讀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二語爲之。愴恨。蓋由關塞。飄零。飽語斯味也。

詩言志。車馬輕裘。敵之無憾。仲志也。太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是追進一層法。

又回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語意亦從孔雀東南去。中化出。退士贊其輕薄矣。

庚戌在鄂。與仲兄共守除夕。同人多縱酒。恣以酌一年之勞。苦虛室。澹冷爐火。微紅。獨予與兄對坐。數殘點。壺

詩話

八

齊清言微宵忘，惟想宋學士。蒸帶風流，不過爾趣也。天未明，復哦詩以遣仲兄。有萬家爆竹，催除夕千里歸心。到故鄉之句，子兩讚賞之。然自斯而後，人事杳茫。昔日勝游，都堪下涕矣。嗚呼！每逢佳節倍思親，此語未忍卒說。

徐子純春柳云：東風吹綠上柔條，掩映春光弄復朝。落葉頻飛晴日雪，舞絲慣學美人腰。消城帶雨牽孤客，白下飛青送六朝。最是流鶯能助態，半林詞吹惹魂消。

秋爽齋詩話

經生 (未完)

太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山峯高峻，所不必言。登者豈一太白哉？乃獨想到呼吸通帝座奇矣。又想到携謝朓驚人句，問青天更奇。其胸次空曠，偶一吐露，俱超超脫脫，故其為詩大概如此。

陸士龍谷風詩云：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囊牖網繆。和神常春，清節為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鍾伯敬評之曰：眼中極靜，胸中極靜，予所愛。尤在末二句：天地本悠也，反言邇；不言悠，戶庭本邇也，反言悠。不言邇，此等筆墨，此等胸次，亦是流輩可幾。

程子云：邵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須信。書前原有易自從別後，更無詩意。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

民 權 素 第 十 五 集

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朱子謂邵堯夫腹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霸大鋪舒真可謂人豪矣。

六念齋筆記述張句曲澗阿詩一首最豪邁詩云駕輕殺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簪盞（句奇創）百年身外轉滌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雉雉煙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却更擬求觀後世書

陳拾遺子昂登幽州台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僅二十四字而能包括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氣勢何等浩瀚愴然涕下一語自視正不小直可作一篇大文章讀

晚唐李文山贈魏某絕句云名珪字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微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只二十八字耳而形容出無限文彩閃爍射人見者稱怪

東坡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天字四垂一碧無際加以江流傾湧月色如畫登妙高臺命歌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此一派興會甚好作詩臨文神游其際自有絕妙好辭奔投腕下劉仲修作槎翁詩序有云陶潛李白杜甫孟浩然草靡物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雋偉之才高古冲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可知詩之有豪氣者未有不從曠爽得來也

陸放翁詩有云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神情何等舒逸又有句云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

詩 話

年趣味何等。爾適每咏此使人眉宇欲軒。

十

邵堯夫夜吟絕句云。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蓋謂天光。然天氣和涼。此時一種靜趣。止堪自領。客子何可與言。又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氣味。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則萬境空明。風來水面。則點塵無著。清味自是一般。而知之者絕少。吾自得其趣耳。

唐子西有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除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枕已偏。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辭旨雋永。可想其居心不染點塵。

毗陵郡士人李姓。有女年十六。能詩。多佳句。吳人多得之。有詠破鏡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廣異記載鄭澤家。一日忽有美人降臨。吟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雨。不覺舟中飛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慈態可掬。人咸以爲神女云。

吳江錫易庵。著有貞白樓詩稿。中有明樂府。咏明叔季之事。權門犬云。權門犬。吠權門。好官我自爲。笑罵誰復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寶。恣出入。兩籜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蔡犬。猶猶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爲椒山膽。云。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深。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向寧與夏。曾同日死。不願樓奸。怒若雷。指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

之心。聊復。爾刀。銀鼎。錢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磨。何用。委蛇。爲其。寫忠。奸之。不同。處。所謂。痛快。淋漓。直扶。無遺。

四川灌縣有楊妃池。黃茶村先生爲令時。有詩云。翠黛千年餘。暮柳胭脂一點深。朝霞注云。妃父曾爲灌州司戶。和傳妃墮池中。天癸適至。至今日出時。池中有紅一點云。

閻秀有才無行。至李潛照尤可惜。所著漱玉集詞。有云。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因夫人嘗題其上云。錯玉編珠萬斛。舟從來才女。更誰倚。自言人比黃花瘦。可似黃花耐。晚秋。

焦氏宣城陸某婦。夫以賭傾家。將傳妻以償賭。焦偵知。賦詩八章。投環死。其一云。百結朝朝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字字酸。令人不忍卒讀。

元李河有舞姬脫鞵吟。爲應制作也。君臣相謔。其時之風。尙可見。吟云。吳蠶越繭。鸞綺繡。彩鸞金鳳尾。昔時夢斷曉粧慵。滿眼春嬌扶不起。侍兒解帶羅襪。鬆玉攢微露。生春紅。翩翩白練半。舒卷筍箨初。抽弓橫軟三尺輕。雲入手。輕一轉。新月凌波淺。象床舞罷。錦無力。雁沙踏破。參差金蓮窄。小不堪行。自倚東風玉階立。

嘉興徐簡字文綺。吳子庭副室也。有詩云。沉香亭子玉勾闌。植選名花。取次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元天曆中立鐵柱於此。長三丈。有奇壁立。江心控扼。吳楚小孤。去海千里。而遙。其稱海門。

詩 話

第一關者。或云爲皖之海口。而設也。海口在皖治西十五里。亦名海澗。揭傒斯有乾坤上下雄孤柱。吳蜀東南壯此關之句。又云海潮至此而止。故名海門。清彭玉麟破太平軍於此。有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

皖口卽海口。在安慶府十五里。懷潛太望四邑之水。都從此入江。獨名皖口者。因荷郡在皖水之間。故獨尊皖水也。唐李涉泊此。遇盜。盜知爲涉。曰不用擄。奪久聞詩名。願賜一篇足矣。涉卽投一絕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半是君。盜得詩。拜謝而去。

荆山一云在皖之懷遠縣西南一里。周迴十七里。上有啓王廟。山頂西北有玉坑。卞和得玉處也。其中白石晶瑩異常。他石色皆青黑。東有卞和洞。卽抱璞岩。中可容數十人。石上鑿有青螺石帳四字。內有涅玉論。明御史李循義。筆上有瀑布。下有流水。激石如碎。瓊山下有圓石。鐫二十字云。元帝仙桃石。往來人不識。略剖與君知。萬古留蹤跡。句亦古奧。類五言絕。

武程被收。幼女抱銀瓶赴井死。按蔡梁大用作亭。覆其井。榜曰孝娥。劉銘之銘云。天柱巍日爲月。禍忠烈。森積孽。娥痛交。宛窈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如。冤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晴井泉。可竭名不可滅。(未完)

舊時月色齋詞譚 (續第十三集)

匪石

山谷瑞鶴仙。隱括醉翁亭記通首用也。字均。阮郎歸通首用。山字均。竹山聲聲慢。詠秋聲通首用。聲字均在。諸公一時戲作。以此見巧妙心思耳。張詠以謂此體。微南唐。獨木橋體。近人謝枚如(章銜)論之以爲湯盤銘用三。

新字輩透歌用十三逃字。卽此體之濫觴。然吾以此種體裁無論果出於古與否。吾人皆不必做法。以其太嫌纖巧。非大方家數。也不唯此體。凡詞中以一二字疊用不已。挑逗以示聽明者。如衛陽納有雁傳書。彬陽和雁無彬。江幸自繞。彬山繡裏千秋。題外道。牆外行人。綺裏佳人。笑之類。淮海東坡。偶一爲之。未嘗不別饒風趣。爲一時名句。然使後人奉爲金科玉律。專意摹仿。其不專成惡趣者幾希。

草堂詩餘將各種詞調硬分爲小令中調長調。以五十八字以下爲小令。六十字以上九十字以下爲中調。九十字以上爲長調。不知何所取義。夫詞之有慢犯近諸名者。律呂上之關係。而小令中調長調等。則無與於宮商也。以此分爲三種。不亦異乎。

古詞多無題。調名卽題也。後人或自爲一題。以取別於本意。然無題者居多。則讀其詞者。亦不必爲之強隱。一題也。若詞本無題。而強就詞中之意。穿鑿附會。取一題以實之。以致春景夏景秋景等字。羅列滿紙。不獨無當於詞之真意。抑亦陋矣。然此例亦創自草堂。

張皋文詞選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徑所限。

周止菴四家詞選。以周辛王吳爲不祧之宗。是已然降白石爲稼軒附庸。而所挑剔之俗濫寒酸補湊敷衍支複等處。又皆白石之小疵。其實白石之所不可及者。在純以氣勝。子與氏所謂浩然者。白石之詞。足以常之。而瘦硬通神。爲他人履齒所不到。與稼軒之豪邁畦徑似別。余謂白石在兩宋中固當獨樹一幟。非可爲他人附庸也。

柳屯田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論者譏其輕薄又以集中諸詞多闋房媒藥語議其輕褻不知屯田詞品正如絕代佳人亂頭粗服而一種天然之致自不可掩且其氣沖和純是渾淪未斲氣象余嘗歎其不易學步絕不敢人云亦云視樂章集之詞等於疑雨集之詩也

清真花犯一首咏梅也結處數語曰相將見跑園廬酒人正在空江煙浪裏但夢想一枝漣灑黃昏斜照水忽而推及梅子忽而勒轉到梅花中間仍以人爲骨若在他手恐非數十字不能滿足其意而清真包一切掃一切免起鴛鴦操縱自如筆力何等雄渾試問他人之鈞勒有如此包舉之大方否

張玉田論夢窗詞謂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則不成片段是美其奇思異彩而以其過於真質意猶不知足也玉田論詞取清空不取質實夫質實之流弊晦澀與堆砌易蹈其一玉田之說未可厚非但細讀夢窗各詞雖不着一虛字而潛氣內轉聲氣迴腸均在無虛字句中亦絢爛亦與折絕無堆柴釘之弊後人腹笥太空讀之不能了解輒襲取樂翁語亦爲質實而不疏快不亦謬乎

張玉田爲人語病不曰律不精卽曰韻太雜余謂玉田之病在山中白雪詞共三百首爲數太多不無瑣瑣之互見耳使於三百首中僅精選數十首傳之後世亦何至供人指摘耶

玉田以春水詞得名人呼之曰張春水卽南浦波暖碧粼粼一首也余嘗以其平淡無異人處心焉疑之樞尹先生曰此詞雖無新奇可喜之處然吾嘗試爲之終不能及玉田之安詳合度是卽其可傳處也夫詞之平淡無奇

而他人爲之。輒不能及。則其境深遠矣。玉田詞源標安溜二字爲入門。途徑樞尹。教人亦常舉此語。以爲入派之基。予嘗思之。填詞一道。不必有驚人語。但通首之中。用意應有儘有。層次秩然不紊。遣詞命筆。無不達之意。安章宅句。證折鉛圓。自然純熟。而饒有餘味。卽婢火純青。時候可以當安溜二字。余學填詞。有年矣。然尙不能造此境焉。

成容若綠水亭雜識曰。花間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不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而更饒煙水迷離之致。容若詞香後主其所著。飲水側帽。詞味雋永。亦頗似之。故其語云然也。然細思之。亦屬確論。貴重適用之別。卽世風今古之變。左國不如魯語。而史漢又不及左國。亦此故也。夫

由雅頌而變爲樂府。由樂府而變爲律絕。由律絕而變爲詞。由詞而變爲曲。此亦世事由簡趨繁之常軌焉。古之雅頌樂府律絕詞曲。無不可被之管絃。今僅爲詞章之一技。則本真寔離矣。然詞謂之填。按按合拍之義。顯然可見。苟能協律。呂付絲竹。則黃鐘大呂之遺音。其在是乎。

填詞必明五宮。始能合拍。非僅辨四聲卽謂能事。畢具也。觀玉田詞源所載。同一平聲。而深字不叶。幽字不叶。明字乃叶。卽可知四聲不誤。未必卽能付紅兒也。然惟近以來五宮之論已成絕響。則但於四聲之用。而明辨之。庶或免於糾規錯矩之弊。若既不知五宮。又不辨四聲。則不必填詞可也。

萬紅友詞律於去聲辨之極嚴。發後人不少近人。丹徒茅北山於四聲之中。各分陰陽二部。屬陰之音。可以延



詩話

長。屈。陽。者。不。能。立。論。尤。爲。精。密。聞。其。自。編。一。韻。不。知。何。日。告。成。

十六

(未完)

沈

海

著

超



說海目錄

擬情 畫裏眞眞

孽情 鬢影經聲

痴情 牟珠船

怨情 慘紅顏

哀情 天之妬 (續第十三集)

俠情 貪官有後

濫情 青年鑑

哀情 鐵血鴛鴦記 (續第十三集)

苦情 雙鴛塚 (續第十四集)

憐情 桃花淚

小情 紅冰碧血錄 (續第十四集)

奇情 遺囑害人 (續第十四集)

目錄

花 悔 冥 塵 象 蓮 海 權 脩 碧 南
奴 初 飛 因 天 儂 漚 予 然 痕 邨
月 石 譯

民 樓 素 第 十 五 集

禮 節
敬 瘟 神
目 錄



跛
子

說海

疑情 畫裏眞眞

花奴

莊生。佚其名。性固執而癡。自幼埋首書齋。習舉子業。不甚與社會中周旋。目不能辨菽麥。與人交接。則羞縮若小兒。訥訥然不能言。蓋卽俗之所謂書獃子焉。其父某。擅寫生術。能運意匠。繪種種色相。真有神妙。欲到秋毫。顯者而家懸古。裝仕女一幀。尤爲生平最得意之作。眸神欲波。羶犀似語。栩栩然若活。不覺神僊中人。見者莫不歎爲妙。擗生幼時。其父嘗戲謂之曰。兒欲得婦乎。視畫中人。佳否。佳則當以予汝。生牙牙小語曰。佳。若得畫中人。當以金屋藏之。其父笑摩其頂曰。慧哉。吾兒竟能效漢武語矣。生又問曰。阿父畫中人爲誰。其父笑曰。彼名眞眞。古之神女也。生於是頗念眞眞。弗已。其父及家人皆失笑。時生祇八九齡也。

未幾而生漸長矣。其父已忘前言。欲爲生議婚。生期期執不可。其父詢所願。且疑其有私。生直陳曰。兒已有婦。阿父豈忘之耶。彼畫裏眞眞。匪兒之愛。觀歟。況爲阿父子。吾者兒。遵父命耳。兒得斯美。婦於願已足。尙復何求哉。阿父荷之。實爲不義。其父笑曰。此不過一時戲言耳。畫裏眞眞。安可以爲婦。癡騷子。抑何愚甚。生急辯曰。阿父豈不聞孤山處士有梅妻鶴子乎。豹事相傳。迄今猶稱道。人口兒雖不才。竊慕之。何幸阿父竟以眞眞子。吾眞眞神女也。兒已於書籍中得其出處。苟誠心所至。定能呼之出。則雖暫爲畫中人。亦何傷。阿父既以子兒事白。首與之俱世間。美婦人雖多以兒視之。皆不如吾眞眞美。美至眞眞。眞莫可與京矣。卽世間美婦人盡如吾眞眞美。惟兒

已與真真爲夫婦。名正分定。無可更改。矣。決不能捨吾真真。而他求。捨吾真真。則彼不將怨煞乎。阿父兒不願作。負情漢也。其父微悲曰。兒素諳於言語。胡獨於此事。能滔滔如不竭源。泉生曰。兒不自知也。其父百計諭之。卒不聽。入夜窺之。見生獨坐書齋。默對畫中人作微笑。忽聞其誓曰。真真乎。吾可愛之真真乎。吾愛卿甚。凡吾軀體精神。雖受之父母。然皆委之愛卿矣。吾誓不作薄情郎也。卿識之。此心如金石。至死靡他。但願卿察吾微衷。嗣然下降。與吾略談語。則雖立刻死於心。亦甘。其父聞之。乃憂甚。伺生弗在。收其畫。藏之。生忽不見。真真涕泣不可仰。父欲以身殉。經其家人再三勸慰。生置若罔聞。泣如故。不得已。復懸之。於其室。則破涕而歡。頻向畫中人慰問。其幾見狀。知已癡。不可救矣。聽之。隱爲之訂婚焉。

無何。生父以病逝。生始知婚事。遂覓原媒向某氏說去。願退還婚約。某氏不允。詎之吏。傳兩造質審。生携畫上空侃侃而談。訴說退婚之意。某氏見其癡態。可掬。羞以爲婿。願退婚矣。而其女不允。誓不更適。二夫生長。隨女前泣訴衷情。女亦爲之淚下。旣而正色曰。君全義妾守貞各事。其事可耳。莫相問。生無辭。抱畫而號。吏不能判。諭令退去。某氏女知生無婚。私奔至生家。操井曰。爲生母得女。慰其欲爲生合。尙女止之。女性柔順。事姑孝。鄰里賢之。而莫不爲之悲。遭遇女却怛然。某氏恥其女之私奔。憾女甚。置之不聞。問生則依然故態。日向畫中人。竊笑。涉空幻。飽福遇女。則相敬若賓。不苟言笑。生母憂之。每以無嗣。諷其子。生默然不答。退而私繕焉。畫裏真真欲呼之。出適爲女親。見知其涉想。非非已入魔道。不禁點首微笑。

果也。誠心所至，可格鬼神。畫罷，有靈經千呼萬喚，竟珊珊其來。迨一夕，生夜宿書齋，尚未成夢，聞窸窣有聲，推窗而起，剔燈四顧，見一妙女郎，支頤桌畔，膝生作婿笑。年華十五六，姿首姣好，無匹。服古裝束，燕子歸來，似曾相識。生癡立凝視，不稍他睇。女郎笑曰：「癡郎，長日相對，豈猶不吾識耶？生恍然仰視，壁上畫軸已祇留空白畫中人跡焉。無痕復細察，女郎狀態，眉目舉動，儼然一畫裏真真也。生不覺喜極欲狂，曰：「吾可愛之真真乎？卿真神人也。須知吾一點情根，早已種入心田，自吾父指卿配吾以來，吾無日不思，念無日不禱，告區區此心，諒早遞卿鑒憐。今夕何幸，卿竟肯蒞蔽廬，直使吾五體投地，感激至不可言喻焉。言次，竟深深下拜，連拜弗已。口呼可愛之真真，不置。真真無語掩袖作吃吃笑，雲髻高堆，鳳釵微顫，星眸送媚，香頰暈霞，儼狀益艷絕。生驟觀之，方寸已怦然跳動，至是更不克自持矣。

翌日，生綺夢醒來，真真已杳。畫軸上固依然如舊，細審其服裝姿首，明明昨晚之女郎也。於是確信己情之誠，竟能使畫裏真真通靈也。及夕待之，則不復至，祝告竟宵，但見畫中人媚眼橫波，修眉入髻，唇紅犀露，皓齒若噴，笑個兒郎之太覺情癡者，然從此生益信誠能格物，堅心抱定一妻主義，并保守秘密，從未為外人道及。而真真卒杳然逾年，忽復至，一度銀河，卽如曇花之不再現。生素主精神，情愛故亦安之，私謂日對真真倩影，邀得個優青，賺此福已不知幾生修到。一年一度，唐突佳人，已不少復何敢妄冀。日共枕席，自取罪戾，思及此，仰首質影中，愛寵彼畫中人，果然適靈彷彿，含笑點頭，作歡許狀。一若猜知其心意者，豈知年復一年，竟不再至，惟一幀色相。

日與生相對作平視耳。

越數年生母亦亡。既而生匍匐靈前。哀泣不勝。某氏女亦綺素。慟哭生感其義。揖之。忽見女左右有男女兩孩。號泣。年皆七八。齡眉目清秀。若孿生者。生詫問誰氏子女。認爲己父。生大愕。女授臂與生。生依然不解。忽覺已貌與兩孩無稍異。益覺奇惑。女微諷曰。誠君之子也。亦吾兒也。畫裏真真。君覺忘之耶。生悟。猶不信。注視女面。端詳弗已。終覺弗如。女頰然。兩頰頰暈紅雲。回顧侍婢。作耳語。婢去。頃之女挈兩兒。逸生至。書齋。一帽古裝。仕女固依然在壁上。女笑。顧生曰。君欲一觀活真乎。生曰。非卿耶。曰。非也。吾姑在時。以千金購得來者。言時擊掌一下。卽見畫軸移動。一亭亭古裝女郎。輕盈走出。壁復闕。畫軸空白。生見女郎堆高髻。服古服。低觀淺笑。明明心上人兒。真真也不覺直立如癡。驚呼曰。嗟。復輕推畫軸。則隨手而開。原來一小門也。見侍婢手携畫軸。立於隔室。一鬆手。門復闕。閉時。竟無一些聲響。生乃恍然。詰其首曰。嗟。

花奴氏曰。暗室虧心。莊生不莊。吾於以知莊生。並非主張精神。情愛者。莊生何嘗癡於情。閱者可於言外味之。

相識情 長髮影經聲

悔 初

七級浮屠。高聳雲表。夕陽紅影。與桃花流水。門前爭妍。旁有一庵。農以垣。不加粉澤。若年久未修者。中有青年女尼。向各神像前膜拜。意甚虔。喧喧此善女人也。早妙色空屏除。康處是深得前帶妙諦者。不然女尼優於貌。不

難。婚。名。門。得。快。婿。何。以。錦。瑟。年。華。竟。致。蒲。團。穩。坐。耶。吾。輩。在。情。天。孽。海。中。當。以。女。尼。爲。鑒。慎。毋。溺。於。情。癡。於。情。視。女。尼。反。不。若。也。

女尼姓譚名桂英爲金陵產貌不在孛蘿村人下。翩若驚鴻。矯如游龍。聲名噴秦。淮間年方十五。女父卽作道山。游桂英無兄弟無姊妹所恃者母耳久之女母以坦腹之選屬之周郎周郎聞其美議乃定人皆謂一紙婚書卽爲百年佳偶而孰知鴛鴦冊上誤注姓名燕子樓中尙難位置一段大好姻緣反令人不可思議矣時則有張某者本無賴子與女郎對門居見女郎豔若天仙私心奔愛時或挑以目語以眉而女郎之一點芳心已若爲之蕩漾且張某翩翩年少無王商之威嚴有子房之嫵媚重以辦公縣署咄咄逼人自是明去暗來時相顧從以內媚猶得遂所欲女母畏其勢作爲不知不敢敗乃公事而桂英以良家處子作巫山神女朝朝暮暮爲雨爲雲一對野鴛鴦從此雙飛雙宿矣。

樂事不常耗音繼至張某之事已爲周郎聞知周郎本濁世佳公子豈忍以醜醜之女使主蘋蘩卽寢寢者辭退謂金玉錦繡無庸歸趙惟正式之婚約當返連城辱還合浦珠冰上人無奈言此事於女母女母失此佳婿深以爲恨然事已敗露別無善後策卽將婚約取銷而今而後已如馬牛之風別訂鳳鸞之侶桂英對於周郎從此如路人焉。

鶴巢鳩占詠入風詩張某聞此好消息喜形於色一對可憐蟲竟作比翼鳥久之張某以溫柔之福猶爲未足又

思操財政權。一日謂桂英曰。方今花花世界。久號繁華。況姑蘇爲鶯花淵藪。家家絃管。處處笙歌。以卿冠裙。垂涎者。衆若出而延客。纏頭之費。所入當不貲。且此中不乏有情人。以走馬王孫作乘龍佳客。卿再委身而事。計亦良得。吾已玉人成對。不忍以後房相風也。桂英性本流蕩。一聞此言。櫻唇含笑。杏臉生春。心已怦怦動矣。翼日以張某言商之母。其母又感於利計。乃決。

香巢穩築。春色暗藏。絕好香閨。變作枇杷門。悉久之。桂英之豔名益噪。則此張某者。日與蜂媒蝶使。相交游。凡偷香之佳公子。美少年。相識者。不知幾許。一見桂英。魂銷意蕩。而桂英處此年年。明月夜夜。巫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願花深林。密若非張某作青鳥使。不敢輕問津於蓬山。張某之計巧。張某之心毒矣。

孽海茫茫。情天渺渺。張某以桂英爲搖錢樹。凡經濟所入。皆在張某掌握中。而張某又癖好呼盧。恆從事於枵腹隊裏。年復一年。而桂英之夜度資。適足供其揮霍久之。絲盡矣。怨生矣。女母以桂英之事。誤於張某一人。時與張某發詭譎。發張某無如之。何不能鬱鬱居此私將。桂英所感之私蓄。席捲而去。從此桂英家無復有張某之蹤迹焉。

情遷境過。人去。張空。越數日。桂英不見張某來。心竊異之。及檢閱篋中物。則皆無恙。惟紫雲之二百金不翼而飛。不脛而走。正驚訝間。女母自外入。桂英告以故。女母曰。嗚呼。噫。暗。我知之矣。此必張某竊去也。言已。即往其家訪之。詢知張某已他往。縣署一席地。久已斥去。女母此時。愀然而返。擬即控官追究。然事無佐證。不能訟嗟乎。女母。

追悔已無及矣。

禍來天外神會個中張某既去凡貴遊之物色佳麗者雖無張某介紹亦得從桂英遊桂英眼界頗高尋常大腹賈儂兒未許越雷池一步蓋羅潔華麗之妝闥入其室者彷彿廣寒宮也誰知情海曲折幾幾幾知音苦海沉淪那有許多快事久之女母病矣蓋女母忽患傷寒症乍寒乍熱終日昏沉桂英進藥調湯無暇寤枕席不一月女母竟向九原去嗚呼酸風苦雨慘霧愁雲桂英以薄命鶻花誰爲護惜腸迴九折難榮妓女之星淚下兩行竟灑杜鵑之血門衰祥薄影隻形單可憐流水無情穉李不敵於南國獨恨名花多難慈萱先萎於北堂嗟乎桂英能不悲哉。

老天不佑好事多磨女母既亡桂英已勞形於嵬務積勞與積勞交戰曾幾何時桂英又病矣雖有醫士定方劑然既抱采薪之患難占勿藥之效孤苦誰憐淒涼莫訴繡牀三尺地變爲萬疊愁城病骨嶙峋人比黃花瘦矣回思惜玉玉孫墜鞭公子平日與之同夢者至此皆因其病藹足不前誰來慰問又誰來調護則此冷清清之地點靜悄悄之時光惟有媼婢數人供奔走役桂英處此行自傷矣。

日長如歲人少問津桂英以久病後減瘦丰姿非復舊時面目雖重張豔幃而門前車馬聲已若晨星寥落蓋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矧其在花月場雲雨窩耶則斯時之桂英怨益甚名花遲暮簾前之鸚鵡無聲路柳飄零枕上之鴛鴦不夢恨我生之已矣悲往事之如斯二十四番已逢花信一百六日未詠桃夭始歸咎於不良之張

某然一誤再誤錯鈞九州悔已晚矣桂英桂英以佳耦而爲怨耦非自貽伊戚耶

佳會不當盛筵再桂英處此徒爲萬種之愁賦思太上忘情佛家絕情此中皆有至理非吾輩所能夢到我既爲張某所誤失此良好姻緣想周郎早訂玉人佳婿佳兒作團圓坐看人愉快愧我蹉跎已而已而夫復何言繼思天地遊塵萬物獨狗青年才子忽變爲鶴髮老翁紅粉佳人忽變爲雞皮醜婦百年轉瞬一夢黃梁凡事皆然況在愛河情海中尤爲鏡裏花水中月耶我今悟澈情魔擬購一尼庵皈依釋氏重重魔規從而掃除之驅逐之視彼紅情綠意等於泡影曇花消亡殆盡意既決乃請某媼爲之購置焉

越數日某媼告曰某處有尼庵一所衣鉢相傳薄有財產其老尼中年持戒靜課法華惟其徒不守清規致貽人以口實今已下逐客書矣繼其後者尚無其人小如若作佛門弟子不妨以老尼爲師且有田園無慮不給較勝於糊冥壤以自養也桂英聞之喜曰似此大可機緣心亦良慰覺神佛有靈特聞此一綫生機爲我脫離火坑置身於三寶中耶言至此卽延某媼訂定嗟乎桂英不爲閨中人將爲方外人矣

未幾桂英卽入尼庵了却風流罪案老尼見而悅之謂桂英曰姑娘玉貌花容雖瘦而不掩其美今果曠覺悟道不復參歎喜禪當恪守禪律無貽我羞桂英聞老尼言梨渦紅暈合十而稱曰阿彌陀佛謹受命不敢忘自是而後鐘磬聲喧佛檀香溢日從事於齋魚粥鼓中廣說善提深造自得若樂此不疲者一日忽有一翩翩少年偕一儒林女那玉女郎琪翠琪目裝束相貴家儒雅政人自香楸聞其後老尼以蓮花玉蓮蓮此說此時之佳英始知

所謂少年者非他人。卽退婚之周郎也。所謂女郎者卽周郎之妻也。此時情緒其何以堪。鵲思誕生。腐階至今。爲櫻吾雖爲張某所誘。其實皆是孽緣。而今既入空門。何悔爲本來色相。皆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情緣未了。願結草於來生。思至此足爲之軟而心爲之酸矣。嗚呼。終年辜負。拍手徒嗟。好夢醒來。啼臍何及。若桂英者固可悲矣。彼不爲桂英者。當以桂英爲前車之鑒也。

記者曰。桑間濮上之風。於今爲烈。竊見閨中之女。年方蓬髮。梢頭一點芳心。尙無着處。每被登徒子引誘。誤入情塵。種因不良。結果亦劣。桂英不知自愛。誤與張某結魚水歡。周郎之退婚名則正言則順矣。而桂英猶不以爲恥。甘與爲鴛。燕燕爲儔。雖曰張某提議之母氏贊成之。蓋其淫濫之性。出自天然。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也。其後因生涯寂寞。適入空門。情則可憐。理固不可爲訓。故特預記之。以愧一般不貞之女子。雖然無知之女子。一時被人播弄。誤適匪人。卒致玉殞香消。憤憤地下者。又豈少也哉。是則大可傷矣。

短情 牟珠船

冥 飛

往歲游祝融峯於衡陽市中。購得破書數本。曰鼠璞曰千百年眼曰寄園寄所寄曰說鈴。皆殘缺不全。足供覆瓿而已。余以客中岑寂。又有臨睡觀書之癖。用以自遣。且飛去之青蚨。僅百枚耳。乃於其中獲鈔本一可三五十頁。紙墨微舊。丹鉛狼藉。字有楷有行。有狂草。非一人手筆。且所鈔輯亦殊雜亂。有反生香集之詩。有姜白石之詞。有太史公之文。有唐人小說中故事。二三則。最後曰牟珠游記。記者署別號曰牟珠。歸客無朝。

代。無年月。無姓名。不知誰氏作也。所記乃自述游貴州貴定縣牟珠洞事。謂在洞中遇二仙女。不覺劉阮之到。天台也。留數月而別。及出山乃在廣東所屬之澳門。其離奇怪誕如此。頗爲景寫。情文殊勝。此或文人狡狴。假寓言以自寫牢騷。未可知也。旋歸長沙。人事匆匆。亦既置之矣。會友人夜集。徵故事。余出示之。咸喜其新奇。獨壺盧先生曰。吾憶於某書中曾見之。羣以其好爲大言也。索其證。翌日壺盧先生携望江棹來。所著之黔囊來。其中記事一則。與牟珠游記所記事同。特詳略異耳。始服壺盧先生之博。嗣余奔走四方。久不省憶。比移家來杭。無意於敗篋中檢得之。因引伸其詞。以當游仙之夢云爾。

貴定縣西十里而遙。有牟珠洞。石崖臨大道。中裂尋丈。黝然而深。洞口有石柱。圓直下垂。欲壓人頂。傍柱一穴。漏天光一綫。得觀五步以內物。流泉灑灑。自石隙中湧出。俯而聽之。其鳴若雷。陰寒之氣。中人凜凜。詢之士人。蓋數十百年未有入而探其奇者。余（牟珠歸客自稱）不得志於舉場。家居無悻。乃走鎮遠。依余戚。至則戚已鶴秩去。床頭金囊窮途。潦倒。聞楊老驛丞爲余鄉人。因往投告。承贈青錢一掛。并囑往貴州省城。覓余戚。必可見也。余遂惘惘行。行至葛鏡橋。遇雨。冒雨登山。至西陽驛。人已疲殆。且寒濕不能勝。不得已。乃貨與。遂病於貴定之逆旅中。異鄉異客。既病且貧。其困苦。概可知也。既而典質都盡。逆旅主人下逐客之令。余時猶屏氣力。不能運肢體。遂山逆旅主人昇而棄之。鄰左古刹之山門下。呻吟竟日。夕求死不得。忽有老者扶杖來。進香。見余而憫之。詢知爲吳人。而文士也。乃昇余至其家。延醫療治。余越月有瘳。又詢知余瘳况。乃曾課其孫讀清經之府。忽登。惟

席此生。死肉骨之。思余所沒世不能忘也。荏苒數月。孫出應縣試。竟冠其曹。老人喜甚。余亦欣然。一日老人携孫
 探親遠出。余乃散步出西門。思一攬山水之勝。乃至於牟珠洞之傍。願見翠峯拱立。林壑杳澗。翠碧如
 練。界破青山者數十丈。而峽逼。深俯不見。麓藉草坐觀。豁然意遠。時有牧豎。帶三人。驅犢過。見余。獨坐。乃亦
 傍林木而息。時窺洞口。而叫聽其回音。余因問曰。此中可入探否。牧豎曰。可也。聞吾鄰老言。其中有石塔。石佛。石
 爐。石磴。石床。皆鑿乳滴成。奇觀也。又聞人言。其中深蓋四五十里。而未有入敢窮之者。蓋有龍蟄其間。領下珠。巨
 如斗。明如月。又多寶石。吾儕苟有乘龍睡而入之者。乃各入寶山矣。願吾今。壯年。幼不敢。吾稍長。常人之矣。余聞
 之。遂觸好奇之心。思深入一窮其勝。乃返而備游具。明日。老人未歸。余遂乘獨。游牟珠洞矣。入洞十步。外冥若
 夜行。乃燃燭。則窿然。而虛仰不見頂。四壁石齒巖。巖而水出。潄潄映燭。光閃閃。作鬼火。明足下。石骨壘。礪不平。山
 泉從低處流。搏激吞吐。噴噴有聲。少進。忽明。則山頂有巨穴。長丈許。天光射入。洞乃生。白迎面。一石穹子。然特
 立。備瘦。綿透秀之觀。而鮮潤。蒼翠尤爲罕。見佛像三五。其中莊嚴妙麗。疑出鬼工。流水。暫石成渠。渠又多竅。水
 石相掃。乃若百萬鼓。鼓一時。誠作潮。渠曲折行。可十里。水益涓涓。則已至於洞外矣。乃在山溪之下。崖岸高不可
 上。遂返身行。未半。忽見渠水分支。汨汨向暗。隨流去。迫而視之。則別有一洞。闊而低。輒使踏水行。數十武。又高而
 狹。足下水深盈尺。意懼欲回。而遙望其中。恍惚有光。又思衣履已濡。而何恤者。又行久之。水忽淺。未幾。逼地。皆沙
 石。已無水。而雷聲隱隱出地下。意其爲伏流也。愈欲窮之。而洞愈狹。側身行者。又二三里。而拱石壁。乃無出路。而

流水之聲益洪。獨亦詭滅。無光更燃之。乃於足旁。覓得一洞口。大可尺許。俯視曲折。則有光甚明。東身而入。蛇行尋丈。豁然開朗。別有天地。自顧乃在山峽中。峯巒環繞。高不可極。俯視陡絕。攀藤蘿。躡石。徐徐下降。惟聞水聲震耳。則在洞畔矣。循澗行。山迤邐。低水平緩。漸闊。灌木叢叢。日光不得透。頗有陰氣。既而山回水轉。地勢平坦。高樓垂揚。低護堤岸。芙蓉作花。如錦屏。一望無際。秋水鄰鄰。鮮澄若鏡。鳥聲澗碎。而毛羽綉麗。多不知名。遠水遙岑。天青雲白。晚霞如燭。殘照在林。不覺日之既夕。余倦且飢。解視囊糧。已爲水濕而腐。乃勉力前趨。思得人家。走乞食息。一蘇此困。行行又久。良不見人。而已暮矣。星光中見一樹亭。亭粉塢微露。喜而就之。則孤舟泊焉。蒲帆半掛。猶未卸也。登舟呼渡。乃虛無人。解纜試行。而微風冷。冷吹帆。竟去百計。不得使之泊。乃聽其所之。姑倚。坐而飢腸。熨熨不可片刻。耐搜船尾。得酒一罍。桃脯一器。粟食少許。引盞一杯。已醉且飽。頽然一壘。不覺東方已明。但見兩崖壁立。綿亘數十里。琪花瑤草。倒挂其間。冷翠幽芳。愉悅魂夢。余舟中流。容與不疾。而速時有五色。小鳥飛集。嚶首和鳴。忘機余乃噴然疑非人間境矣。

景物非常。觀之不足。不覺煙波向晚。星光熒熒欲燃。而自飲酒餐桃。後自朝至於日中。於都忘飢渴。精力亦健。極思上岸步行。詎微風鼓帆。放手申流。徐徐自進。或遇水道回環。亦曲折前行。一若水轉風亦爲之轉者。三日後入一山峽。層巒疊嶂。夾水而峙。長松翠柏。高聳入雲。藤蘿蒼蒼。直垂到地。而林間時隱琳宮玉宇。懸崖亦有飛閣層樓。玉女瓊姬。凭闌散花。倚棹弄香。風拂水逸。響凌煙。樹袖飄飄。恍惚絕艷。且聞笑語之聲。近在耳際。疑神識聽。

又若在虛無縹緲間。若是者，蓋數十百處，不得而悉記也。舟行彌月，乃出山峽。則水碧如油，波澄似鏡，澹澹容容，瀟瀟無垠，而水弱若不勝載舟。洄漂欲沈，倏忽開遙，見青島一雙，拍水飛來，左右翼舟而趨，其行若駛，俄抵一山上，舒下東狀若蓮花，山腰有樓閣，重重丹楹碧檻，玉帶珠簾，麗不可名。狀舟行既近，膠於洲而止，開闢然有聲。一垂簾小窻，皆窺望見，驚喜笑曰：牟珠船至矣。乃下而逆余，余以出映時，舟欲沈而驚，心愴，未定。且復佞無所之也。遂隨小窻行，短竹森森，夾道若籬，竹外叢樹作花，若丁香而等，附乃如桂。英又六出，詢之小鬟，謂是桂月中種也。再進則碧樹深深，蒙翳望不得透，循徑旋繞，倏已升堂，環白玉為門，竇雕文梓為梁柱，屏雲縹，壁鏤金，布地奇光耀目，為之驚歎。室中青玉案，一上置瓶爐一副，香猶鼻鼻聞之心醉。小鬟少候，含笑而入，余乃趨坐案旁，爾勒榻上以爲今真遇仙矣。俄而環佩玲然，有二女郎出而肅客。一年稍長，衣淺碧衣，梳垂雲髻，簪紅玉鳳釵，一支別無他飾，一衣淡紅，散髮披肩，以五色絲縵約之，耳際垂明月珠二容，光映煥妙，絕世余眼。光掠亂魂，靈欲飛，強自鎮定，趨前作禮，自述所遭，衣淡紅者微笑曰：郎得來此，亦是天緣。願衣淺碧者笑曰：碧城夫人之言，豈矣。妹宜爲姊賀，衣淺碧者微有羞色，衣淡紅者乃謂余曰：此間爲滄海弱水，回流之所，結也。此島曰妙蓮花，在崑崙西九千里，牟珠洞爲崑崙第十八支山脚，爲八十四小洞天中之第七十九洞天，名曰明泉妙音之天。古來人仙之界，其接近東王公，設靈風，積於東海，俾有緣者乘之以達九天。仙界自稽客犯斗牛後，東王公惡稽客不識於言，乃收績入天河，由是東道不通，人仙永隔矣。西王母乃設牟珠船於芙蓉城畔之白雲河中，使有緣者乘之以

達九地仙界。卽卽今日所乘而至者。也是爲人仙由西道接近。因詣窗前。指隔岸雲霞。感麗處。告余曰。是爲閩風嶺。卽舟之來出其下也。就坐。又曰。兒姊妹二人。居此千五百年矣。姊楊氏。青奴兒。荆氏。紫英也。一月前。碧城夫人過此。謂姊氏。眉分五彩。有喜氣。常有仙郎來了。夙世因也。而郎果至。信是天緣。今夕。瑤池十三姑。下嫁度索山。紫文仙史。佳期也。卽可與姊成禮。兒爲之僮矣。余衣服敝陋。又數十日不浴。鬚鬢復形穢。自顧。穢猥。慚不敢答。紫英覺之。笑呼。鸚兒。則小鬟趨至。紫英與耳語。移時。鸚兒乃招余出。矚少待。廊下入抱衣物來。導至一處。有泉。冷然。自石隙中湧出。注入小池。命余沐浴。乃去。余不慣浴。冷水。愈怯。以手試之。而溫。乃解髮沐浴。浴既竟。服其衣。綺質而錦紋。鮮艷奪目。余雖生非衛玠。亦旣翩翩。觀矣。鸚兒來。導余登樓。則青奴已嚴妝待。與交拜成禮。紫英作筵。饌余及青奴。酒半。紫英擎玉瓊來。前爲余壽。余已微醺。嗅之。無味。略嘗之。而白水也。意其相戲。乃僞醉。歛仄。而傾之。紫英失色。頗責奴。奴曰。真僞骨。不可振拔。妹力竭矣。拂衣竟去。青奴失聲哭。余大駭。急自謝。失禮。因問其故。青奴曰。卽君無。倘骨可暫聚。而不可常也。紫英妹。乃走謁碧霞之君。乞得扶桑露。一杯服之者。可以不死。而神仙可致。不啻金丹之換骨也。今郎君乃傾囊之。則是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妾安得而不悲乎。乃大哭。余痛自悔。艾而已無及矣。自是以往。閉房之事。雖有甚於畫眉。青奴終無喜色。紫英則尤落落。長日。避余若有所營。或來覓青奴。語余至。則默附而去。余深疑之。有時。青奴亦乘余與紫英偕出。三五日不返。余乃覺。然不覺會深夜。獨坐。青奴未歸。忽聞天邊。鶴唳一聲。清越而長。震心蕩魄。浩然有思鄉之念。以爲青奴強矣。爲欲其照我者。非出自本心。

亦復何味且既不能絕粒升天衢則當鳴珂游着都也吾其歸乎夜向晨青奴至有倦容又有喜色余詢其何之青奴不甚酬對余氣激於心以爲青奴雖仙而既不以我爲夫隱其情而不肯白吾甯歸耳乃告以思家擬卽返青奴大驚俯而泣余大不忍又勸之青奴曰吾哀卽君之無仙緣也乃一至於此近三月來妾方與紫英妹採藥海外將煉不死之藥以卽君今已備矣而卽又有去志甚矣蓬心之不可改俗骨之不可醫也已矣天明後卽送君行余又驚悔欲不行青奴曰不可卽一念動卽不可以片刻留則必有奇禍今卽且返塵世歷盡魔劫向道之心乃堅但願不并爲外物移爲中情蔽將來或有相見之日耳時晨光熹微窗櫺隱隱作魚肚白青奴呼鸚兒將酒來餞余行余不勝悽戀勉盡一樽紫英亦至顧余微笑謂青奴曰妹固知其必不能待至丹成今果然又白費一番辛苦矣乃正色謂余曰自今以始卽宜一心向道猛勇精進則今世或有與吾姊相見期否者則人禽仙鬼永終古此別矣青奴乃執余手送余出余步步淒測追悔不已既至山間青奴啓一石門推余出致聲珍重門邊闔余回顧則石壁接天了無所見身乃在深山亂石叢中覓路行竟日乃在海壖適有番船以小舟來山取泉因求附載中途余不禁風濤之虐乃病暈絕竟日舟人棄余於海余入海後愴然無知忽拏攫得一物藉以漂流又爲漁舟所救乃送粵之澳門困而乞食形體尪瘠無復人狀轉徙至廣州飢寒勞苦瘡痍之所侵憂思憤恨哀悔之所絀遂大病露宿越王臺下不可以轉側掀動忽一老嫗過余見面而哀之曰吾能活子取艾燬火爲灸一次余卽躍然而起叩問姓名老嫗微笑而去但曰汝毋忘青奴也余異其言追而叩之倏忽不見但見道左一祠

宇入而暫。聽見所祀神似老媪。蓋媪姑也。余乃大悟。從此入羅浮深處。求辟殺方。不復與聞人事矣。

悲 情 類 詞 慘 紅 顏

塵 因

紅樓一角半捲。湘波鏡焰。爰爰直從綠窗射出。光爲湘波掩映。慘淡逼人。隱約間。一女郎倚窗彈立。態度輕盈。年可十五許。眉斂雙蛾。脈脈不作一語。若有無限相思。繫於靈犀一點者。已而履聲窸窣。一武陵年少。排闥進。服飾麗都。舉止僥健。目灼灼有光。復昵女郎曰。事諧矣。卿當檢點。鈿准備來日作新婦。奚戚戚爲。女郎莞爾曰。果爾則遂泯之。萍不再。怨東風。欺我少年急應曰。我固不若崔處士而一幅朱旛足可與卿築長城。他日貯金屋以藏者。舍卿其誰。女郎僂首弄衣角。頰上冉冉泛桃花。少年撫其肩。更握其腕曰。可見其謂我狂乎。要知卿一笑一顰。概足顛倒我魂。嗚我雖胸粉身碎骨之恨。苟一餐秀色。感憤頓消。而今比翼雙翔。安得不自塵豔。福言時欣然。以右手拍女郎之肩。突不憤。指甲誤搗女郎額。急捫之。幸無恙。自振其指曰。何物長爪幾損玉容。使我幾抱切膚痛矣。女郎阻之曰。誠劑說何事。乃爾遂扼其腕。坐鏡前。數指上螺紋。說夜間兒女事。突聞堂前剝啄。若因少年而與者。未幾登樓。乃一老蒼頭。頰汗如磨。氣志恚作牛喘。良久謂少年曰。公子速歸。遲則太夫人將語至此。少年之色頓沮。急止曰。爾速起。我稍待。卽返。若四歸。少年兀坐綠皮榻上。默無一語。眉宇間若含怨色。忽而捧笑。若鳥鳴。女郎窮詰之。不應。嗒然出。補闕女郎益征如噴。五里霧中。渺焉莫辨。女兒心事。庸解世道。險巖一念之痕。猶既來朝。作新婦。誰知薄倖似郎。已無心眷戀。春色枝頭。杜宇從此斷腸矣。

女郎林姓字秋雯。良家子也。生小揚州。甫晬失恃。襁褓中。日與慈父爲伴。三歲父歿。伶仃孤苦。流於表姪之梁家。其始早。膝下有二子。長曰彪。皆入冠。無復業。長日沈。博時復尋。里巷間。梁氏莫如之。何又六年。家益落。時秋雯九歲矣。性慧而柔順。梁氏愛之若己。出時謂秋雯曰。我年六旬。二子頑且傲。鎮日荒佚。恐此五畝之宅。不崇朝必爲蕩盡。雖然。爲兒孫牛馬者。奚能保百祀不易之業。第淪於我生之前。殊令老人心慟。言時淚溼。下秋安慰之曰。姪毋傷。二兒遊俠子。勇於揮霍。必勇於作爲。日後建牙仗節。爲國家之干城。時阿姪笑。思不華。封紫語耶。梁氏急止曰。收豬奴。安作癡想。彼能侍親於田野。若兒之柔順者。我卽老於荆布。亦無憾矣。遠作榮貴之念乎。復覩秋雯曰。兒良佳。我誠愛兒。兒果以我爲母。我昕夕必捧珠於掌上。亦足自娛也。秋雯凝然曰。賴姪庶育已七年。身體髮膚。孰非姪有。幸爲姪愛作婢。姪則藉是報德。且此身亦有托矣。遂易姪而呼曰母。親二。豐子若兄。梁氏之愛秋雯。因而彌篤。二子嫉甚。日思陷之。卒不獲。一善策。一日。二子從博場。大負歸。苦無所償。謀於秃麟。無賴子曰田。秃兒者。秃兒笑曰。爾胡假惺惺。若家自藏有錢。樹子奚恩。償此。幾。二子大愕。秃兒曰。若果不解乎。二子皆曰。然。秃兒曰。若果欲償其所負。更取其償乎。二子矢曰。以誓。且曰。果博得償外之償。我必厚壽於子。秃兒悄言曰。蠢奴若婦。適桃綻新紅。春露縹緲。透膚令其安然。噉飯那。二子各俯首不語。惟莫能自決。秃兒復自語曰。來朝索債者將倚戶矣。二子聞之色頓沮。兩頰發熱。頰間。青。白。勢若進退。維谷良久。梁彪纔曰。儂妮子。從不離母膝下。恐不易得也。秃兒喞曰。事無難。易在人心之誠不誠耳。二子詰其計。秃兒密授之分袂。而別。

漫漫秋夜。星河在天。四壁盡聲。撩人睡思。室中短燈閃閃。穗結如豆。梁氏尙僕伏案頭。秋姿立其側。髮綰雙。持握兩拳。頻頻敲扑。梁氏背梁氏旋噉旋念曰。秋兒。爾長兄如滬幾日矣。秋姿曰。未及一句。梁氏曰。胡不歸。秋深矣。我竹囑購一帛。爲兒製絮襖。復問秋姿之裕曰。賈薄於維。烏可禦秋。露浪子。豈忘魂於海上。耶。言之噉聲頓激。向向不能辨一字。俄而少息。突見梁虎倉皇來入室。大躍其母曰。隣家火已燬。樑母所以老骨葬火劫。耶。復檢點細。負母出。秋姿尾之。反鑰其扉。梁氏耳重聽卒。莫辨梁虎所云。惟賭其神色料有急也。追出。聞纔見火光。龍越。環繞西鄰。烈燄冲霄。紅星四落。且而秋風蕭瑟。若煉千萬金蛇。矯遊天表。雷走霧昏。砂飛石破。當此聲浪澎湃之際。肩囊手篋者。有人扶老携幼者。有人脫釵卸鳥者。有人其他穿窬之醜。乘而作威者。亦有人既而金聲充斥。水光漫天。梁氏身處其間。雙腕拊梁虎之臂。堅握一囊。巨如斗。目直視。口喃喃作誦佛聲。心已莫知所指。未幾。燄突街頭之聲浪漸息。婦孺宅。亦各返其閭。梁氏之神。纔稍定。復聞路人之言。乃火西鄰高氏宅。卽梁氏昆季之醉博場也。歸來檢其床頭。更搜其牆角。斃日所蓄之鵝眼。未損折一文。惟所傷者。其摯愛之秋姿。已於人海鼎沸中。杳然不見。傷哉。梁氏以平日鍾愛之明珠。一旦去如黃鶴。不啻挖去心頭一塊肉矣。天色汀茫。日出林杪。遂逐梁虎。遍覓之。薄暮歸來。依然無影。梁氏惟日扶杖倚閤。盼天末飛鴻。揮幾點老淚而已。

初。梁氏昆季別禿兒歸。梁彪遂賈云。如濕。匿跡寶塔灣河下。其間距離寶塔灣二里許耳。甫七日。禿兒遂火高氏。聞爲劫。秋安之引線。激火。燄燄之下。秋姿驟暗。梁彪猶謂兄自滬歸。必爲我薪製。俟庸辨。應竭爲心。早蓄非非。

之。想。秋。雲。極。遠。揚。梁。彪。負。其。行。一。刺。那。間。已。固。伏。於。兄。背。而。母。已。莫。知。所。之。惟。時。乃。兄。蹣跚。行。尾。拉。如。飛。矢。異。詰。之。梁。彪。曰。我。固。燬。母。失。踪。弟。亦。莫。知。所。往。爲。今。計。我。當。負。爾。求。托。身。地。來。朝。再。覓。母。踪。秋。雲。曰。言。氣。頓。逆。吾。結。如。我。聲。嗚。不。能。吐。一。字。欲。往。覓。母。踪。苦。爲。兄。背。捨。縛。卒。難。如。欲。游。魂。一。縷。若。渺。渺。冲。頂。而。出。時。線。繞。其。慈。母。左。右。矣。約。數。里。止。一。河。畔。秋。霧。漫。天。荻。花。蕭。瑟。一。孤。舟。如。葉。橫。於。河。沿。舟。中。一。粒。火。光。掩。映。作。慘。綠。色。早。一。禿。頭。少。年。箕。踞。側。梁。彪。既。登。舟。秋。雲。益。異。之。梁。彪。曰。吾。家。已。無。尺。寸。土。更。何。地。避。風。露。耶。復。指。禿。少。年。曰。特。假。彼。舟。聊。托。足。耳。秋。雲。疑。之。無。如。一。總。角。女。郎。已。擗。鼻。却。離。若。狡。兔。之。靈。敏。亦。無。如。何。矧。秋。雲。時。頗。乃。兄。作。長。城。倚。耶。已。而。水。聲。浪。浪。一。帆。飛。去。秋。雲。恍。惚。魂。夢。不。覺。天。已。破。曉。舟。亦。易。地。而。泊。軸。艙。如。擲。遊。弋。江。頭。華。屋。崇。樓。高。閣。雲。漢。極。目。中。所。睹。而。睹。之。不。似。昨。夜。之。秋。風。颯。颯。斯。時。也。秋。雲。之。心。事。頗。易。常。態。轉。賣。乃。兄。不。待。其。母。來。梁。彪。曰。實。告。爾。吾。母。姪。之。愛。爾。者。匪。也。昨。宵。乘。爾。行。渠。則。鍾。愛。虎。弟。爾。胡。殷。爲。老。骨。念。耶。今。借。爾。詣。我。友。家。從。此。爾。可。自。慶。濶。也。秋。雲。大。信。曰。我。祇。央。終。總。慈。母。膝。前。凍。餒。奚。憾。梁。彪。輒。然。曰。否。寄。爾。者。暫。耳。脫。獲。母。踪。仍。借。爾。返。奚。戚。戚。爲。恩。秋。雲。固。疑。之。卒。怯。兄。命。莫。敢。逆。遂。隨。之。往。不。數。武。出。一。廣。廈。門。前。虎。眉。鷹。爪。三。五。人。趑。趄。然。相。傳。立。左。右。若。顯。者。居。也。梁。彪。掖。之。進。庭。間。一。片。笑。語。聲。聲。鷓。鴒。兒。報。到。梅。粧。蓮。步。劇。如。蝶。舞。彼。輩。早。環。立。塔。下。若。逐。新。嫁。娘。者。斯。時。秋。雲。之。心。中。搖。搖。莫。知。所。措。凝。眸。一。盼。約。略。粉。黛。雁。行。有。霧。鬢。風。墜。而。長。於。我。者。有。髮。紺。雙。鸚。而。等。於。我。者。有。羅。裙。翠。袖。蛇。紫。嫣。紅。而。弱。於。我。者。秋。雲。幾。疑。身。入。廣。寒。宮。與。仙。子。爲。伍。未。幾。一。婦。出。梁。彪。指。之。曰。此。友。母。也。命。

秋雯拜之婦色亦和霽可親梁彪曰爾暫駐兄歸覓母言之揚長而去斯時秋雯之心已碎不辨乃兄所云欲隨之苦身爲羣女所阻卒難遂寸步耳聞鶯聲嚶嚶有謂村間妮子色殊不惡有謂性情殊柔順來日必博得阿母歡有謂簡妮子星眼欲波櫻唇初綻不幾令人妬煞他年何福少年枕邊消受也柔聲低語恍似品己之短長而一念之癡猶謂母也將往庸知身入迷途早似落花飛絮矣

又三年秋雯之字已更曰小紅復遷於秦淮河畔離幃高張占盡六朝春色會南朝初建一時袞袞新貴人浪擲銅頭欲買其一笑者比比然或底溫柔從未令狂奴一探也有武林蔡珣者年少而英雋時充衛戍之佐裘馬翩翩儼然濁世公子亦魂銷於小紅者小紅竟爲所惑春風一度私訂鴛盟比翼鶴妬煞一般浪子而蔡珣亦因之自炫明年蔡珣長於某校囊中壘壘日消磨於勾欄間與小紅度歲月爰是小紅感之彌篤而愛情亦因之彌深各自密商偕老計擬誣吉結構事爲蔡母覺星夜覓兒於窹見之痛詆蔡珣曰我家非富家兒胡若是昧昧蔡珣曰情之所鍾勢之所迫耳蔡母曰彼買笑粉頭朝秦而暮楚烏足云情者我宅無一椽田無一畝是賴者兒之筋力耳歲入幾幾來日安足供彼之揮霍兒要知兒有婦矣蔡珣知不可強賸應之陰仍了其私願而蔡母亦疑兒之狡復誣吉爲其完禮兩事駢行笑倒蔡珣一人葫蘆中所因煞者惟蔡母之與小紅一日蔡珣之視友王生過訪珣誤語其舊宅調蔡母慶小紅結構事母大愕王生知失慎遂巧言飾之辛不能釋蔡母疑客行後母遂速緘獲覓公子此老蒼頭汗流牛喘倉皇登樓時也

綺樓春去萬籟寂。窈小紅一手操塵。目盈盈鬢窗外。道腸曲曲。默味珣郎匆匆而去事。神失常態。復私念曰。豈東風妬我好。事多磨耶。抑其校間事有變。故那更胡云。太太夫人也。嗟夫。薄命人。慣惹風障。莫測我生之結果。何如一瓣心香。惟祝珣郎之影。早親。嗚呼。人耳。詎知目線所極。果有黑影。踴躍來。少焉。叩扇。意必摯愛之。珣郎歸。迨登樓。蓋一歸。曙之老嫗。首類搖氣。吁。吁。曰。若非小紅乎。小紅曰。然。嫗曰。若非蔡珣所容之小紅乎。小紅異之。曰。然。嫗執視之。良久。曰。俏人兒。何地不可覓。郎君必殷殷嫁一浪子。非汝福也。小紅益異。曰。妾嫁珣郎。謂樵無怨。且母何尤。而悉珣郎。耶。嫗憮然曰。我蔡珣母也。不忍使浪子誤兒。特夜來一述往事。我早孀守此孤兒。二十載。四壁空空。惟藉蠶繭生活。晝夜和丸。教之識字。教之讀書。及其入冠。皆我一點一滴之血汗。撫育也。而今錦衣肥食。往事已忘。實告兒。我家田無一畝。室無一樣。兒必歸於浪子。恐不餓凍。已也。且彼之未婚婦。將完禮矣。復隣視小紅。小紅便首弄衣角。錯口不答。一語。蔡母曰。我姑言之來。日兒無怨。我言已憤然去。無端風雨。天外飛來。彼一深陷孽海之孤舟。經此狂濤。身已無主。芳心鹿鹿之際。而蔡珣已接踵歸。依舊蕩然若無事者。小紅徐徐曰。妾之事。究何如乎。蔡珣異之。曰。吉且在朝夕。胡多虞。小紅曰。非妾。與太夫人作。備耳。珣大怔。急詰之。小紅曰。誰無耳目。安得任爾。胡慮耶。珣益急。叩其弄者。小紅伴不語。良久。珣則耳頰顫。絕頭角。汗粒如豆。神色皇皇。踴躍室中。時曰。悶煞。悶煞。小紅板櫺之舉。以告。珣色稍定。囁嚅曰。老母龍鍾。怕管人閒事。彼不過口頭顛倒。無礙也。小紅曰。母固老。來日新婦。未必使郎自如妾。非。新人恐人妬。妾也。珣急曰。我身自由。天之所賦。雖父母不能迫。婚娶不齊。母自

母。我。自。我。耳。府。抱。黃。臉。婆。子。而。不。願。如。花。之。言。至。此。頓。止。以。手。拊。小。紅。肩。笑。曰。胡。恩。賧。乃。爾。小。紅。復。不。語。小。紅。至。怒。卒。不。敵。蔡。珣。之。獍。且。脈。脈。待。虛。正。海。棠。初。睡。之。候。怎。耐。被。底。春。溫。枕。邊。轉。語。而。不。心。醉。者。哉。未。經。旬。遂。登。金。屋。藏。小。紅。閱。月。復。完。婚。禮。於。舊。宅。望。衡。對。宇。朝。夕。往。還。一。年。餘。而。兩。地。不。知。也。

癸丑之役。珣亦周身戎伍。事潰。遂偕眷如春江。入進逃數。囊底餘金。早為強者奪。目前所有。僅老母二妻一婢。爰是合處一宅。蔡母從此壽視小紅。長日猶而作鐵色。時曉曉曰。破家婦。不直得殺却耶。脫爾不來。我何致產傾而子。萬使我白髮流離。有家歸未得耶。憤極復擗其髮。捶無算。朝夕而詬。詳而鞭撻。可憐玉骨水肌。已為蔡母之消遺物。幸珣婦王氏淑日。以好言慰之。卒不能補其萬。一日復一日。以綽約豐姿之小紅。轉而骨削。無完膚。蓬垢衣。敗絮襤褸。頹鶴羽矣。珣視之。淡如也。問亦輔其母而扑者。王氏不平。珣笑曰。婦。彼者。纏頭耳。生死與我何。尤鄰家亦不平。詰諸珣。珣曰。我產。悉為其傾。我更何寵妾而譴母耶。一日蔡母立迷之。小紅泣然曰。妾生小伶。行盡遭變。故薄命已早。諳注定矣。妾誤。郎君固妾之咎。無可道。第身入蔡門。生為蔡氏。所有琵琶。別抱。質貽人笑。蔡氏也。今妾為最後之願。肯立斃於太夫人之前。誓不越蔡門一步。今而後。太夫人之視妾。譬諸蔡犬。侗豕。多耗半。孟。義。妾有生之日。即戴德之時。矣。言已。淚涔涔下。首觸地。碎碎有聲。蔡母狂言曰。死妮子。將以死累我耶。起身握一杆。飛擊之。幸為鄰人所阻。絲是凡炊。汲。奠。除。阿。畜。諸務。悉委責小紅。解則筮立。至小紅終始。無怨色。亦無怨言。嗚呼。鐵佛金剛。亦不耐茲。折翅盈一女子。無或未幾。而奄奄不起也。

當小紅之病劇也。覺得東廳之角席地。而以日則與風日交戰。夜則以雞犬爲鄰。回首綺羅。不禁有寄屣之感。口燥思飲。必怕言以哀。婢稍不加哀告。則不獲飲。或餓焉。拾雞犬之餘。唯不可得。幸而王氏陰濟之。始繙綿而月到。死春。靈絲尤未。隔一夕。彌留間。淚結如紅豆。喉間。嚶細於縷。勢與瑯琊。而瑯琊掉首。不顧謂妨其傳染。久而長呼一聲。香消玉碎。廊下之飲泣者。僅王氏與其婢耳。三尺桐棺。捲席而殮。紅顏之慘如秋。委者殆盡。彼蔡珣。奔而負母。浪而負妾。薄倖而負一弱女子。直狗彘不倫也。吾願南山白額虎。東海青鱗鯨。嚼盡天下負心人。爲世如小紅者吐氣。則小紅不死矣。

天之妬（續第十三集）

象 天

課畢。幼民鑑民。邀文卿出校散步。津門地質多砂。雨後不阻行旅。三人乃向河北曠野緩步。然斯行也。黃葉飄零。黃昏將近。秋風淅淅。秋水微波。秋草荒涼。秋花慘淡。秋砧隱隱。秋意清清。鴉背夕陽。亦含秋色。堤邊衰柳。早着秋痕。幼民等本欲以初霽秋光。破文卿之岑寂。孰料蕭條秋景。翻重秋愁。雖指點煙霞。竭力勸慰。而文卿覺一草一木。悉帶愁容。觸物傷懷。彌增惆悵。嗚呼。地不必白。門人不必張。緒對草動。愁古今一例。理固然矣。然如文卿者。尤物禍之歟。抑其自取者耶。情靡之。結人誠可畏矣。少焉。金烏已匿。冥煙四合。三人乃敗興而返。

殘菊魂銷。嶺松獨秀。倏焉而十月下旬矣。此一月中。論道會凡開演四次。而彼姝杳如黃鶴。竟不復返。文卿既窮尋芳之路。復以幼民等百搬慰藉。亦稍減眠思之苦。孰知不情之穹蒼。遂浪摧波其權。殘文卿者。尙不止此耶。

說 海

二十三

謂耗傳來遊子魂喪。不情二豎肆虐老人。一日課畢。樹民忽來校。面色憂惶。亟謂文卿曰。爾父病來電召爾歸。吾將親身伴爾由海道南旋。今晚卽上船也。文卿聽罷大驚。熱淚兩行。奪眶而出。顫顫問電中詳病狀否。樹民曰。病不危。爾勿悲也。幼民細詢之。知姑丈已逝世。固請代父行。許之。文卿心亂神迷。不暇阻幼民行。二人各請假束裝。別鑑民而去。

鑑民既失其羣。寂寞萬狀。又慮文卿愁哀交集。不知將如何憔悴。課暇輒出校散步。察已寂。莫替代文卿。尋佳人消息。然而孤影踽踽。倍覺無聊。玉女靈跡終無消息。奔走半月。意亦懈。一日忽遇諸城東馬路上。彼姝偕一老嫗。暨一小郎。乘馬車。行絕速。尾之不及。乃返。越日復遇諸論道會。老嫗小郎咸在焉。三人摸英語。細不可辨。惟小郎音較高。俄見彼姝與小郎低語半响。小郎忽作驚訝聲曰。 *Walyeng chorohman* *W'hetred'hego*。彼年青教士乎。何往耶。且四顧若有所尋。鑑民聞之心竊喜。二十三日之登臺人。舍文卿外。別無少年俊所云者。非文卿而誰有情哉。彼姝也。此絕妙時機。焉可再失。已而小郎出。謂鑑民隨之向之。詢姓名里居。且及彼姝小郎一詳告之。情文卿已去。欲以佳音相報。以彼居喪不便。乃假辭告幼民焉。

吾今遇彼姝。矣彼姝豈何人耶。文卿一見之。鑑民再見之。而論道會上之再臨。又適俟文卿去後。察小郎之語氣。似彼尚未忘情文卿。然何作此迴避態。且文卿之行止。彼何由知之。天心耶。抑文卿緣慳耶。咄咄怪事。殊費疑竊。請爲閱者述之。

彼姝姓盧名競秋。父漢字健生。浙人也。少負文名。廿五歲留學美國。蒙年遂挈家而居焉。居美五年。生競秋。越六年。復生一子。名鐸。字惕亞。即鑑民日中之小郎也。競秋性絕慧。十五歲已畢受中小學之教育。又聞漢文深奧。雅妙。蹈文暇。輒請授焉。故能兼通英漢文語。惟父母皆信耶教。競秋獨以「終含迷信」四字。開之。健生歸國。移家津門。察清政府腐敗無能。乃出資經商。蓋彼於商學會三折肱也。

競秋目觸故國社會之卑污。回首西天。直如佛地。欲重作歐美遊。奈慈母不忍其遠離。父亦以年少獨行為戒。於以居家自修。事親課弟。勃勃。竟受束縛。芳心鬱鬱。已蔽愁雲矣。

光陰荏苒。競秋居津已兩閱寒暑矣。一日有人送傳單一紙。閱之。發自論道會。乃證之。既而一再而三。乃持以白母。老人見之大喜。且命與之偕行。競秋不忍拂母意。翌午隨母而往。是即九月廿三日也。方文卿之登臺也。競秋以少年論道。歐美亦罕見之。矧在中國。彼儀表翩翩。殆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耳。嗣聞以儒證一段。頗為折服。及至儒教不甚在人知之。不詳信之不篤。一段。不整擊節贊嘆。噫。精言名論。未之前聞。彼何思之深。見之卓。而言之切耶。斯時直欲以隨園事文卿。乃出其素懷之疑。質相質及文卿。有難色。即自悔。強人以難。繼見其神情不安。大為不忍。而欲服文卿。謙虛克己之心。愈增其熱度。秋流注合情。含愛復含憐。芳意悽愴。欲慰欲勞。還欲訴。推其惜才之心。直欲灑。脂相示。以證其無輕視之意。以慰文卿。特不可得耳。

散會歸來。書齋獨坐。悄然神往。悠然遐思。由慕而轉愛。由愛而生憐。愛憐之彌深。而自憐之心亦隨之。達於泫點。

情絲纏繞芳意鬱勞耿耿私衷惟待再晤潘郎溫詞一吐耳孰料天不假緣父病中江警電飛來競秋急理裝南下侍奉湯藥月餘父愈乃返津而重謁道壇意中人竟不賜再見惆悵而歸老母無心亦噴噴訝彼少年教士之何往似頗抱憾者且曰孫文卿恐非教士競秋急問孰名孫文卿老人笑曰非與汝論道者乎廿三日傳單中僅孫文卿以中文名名下且註代甲克遜字樣彼少年非孫而誰競秋聞罷心大動復思文卿果在津否乎此疑團甲克遜當能解之蓋往詢之思至此忽兩頰暈生翻然自悔曰底事干卿籌勞若是欲向愛河中尋煩惱耶低頭良久不覺與盡悲來頓生身世之感回憶留美時目覩文明結婚之盛況玉蝶雙情愛俱熱鸚鵡繡榻栩栩若仙而中國今日社會卑污青年學子率皆輕狂儂薄既無學識之可欽復溺枕袴之惡習且也女學不昌二萬萬巾幗同胞沈淪酣睡呼之不醒拯之無力情海茫茫竟成黑獄情天渺渺孰爲知音造物自是不仁上帝容談威力耳。

老人見競秋低首出神半晌不語乃曰兒倦乎競秋伴答曰兒未倦籌所以答覆朱敏卿者耳敏卿初長天津女子中學校該校內務亟待整理彼商兒授英文算學且任監學職任監學則須留宿校中不能侍阿母晨昏矣老人亟曰兒去吾何堪其寂寞且汝弟亦課讀無人此中不便吾當親陳之於彼也越日敏卿來競秋遂受聘爲教員其監學一職則由其母代致辭焉。

飄渺煙雲海天一色憂親心切夢魂驚舟行三日而抵滬轉航甬上兩日抵皖再陸行四日而家門在望矣

見一物翻窗空中若席者啼此喪席也文卿至是始知老父已逝急痛損心暈倒於地扶之入門則老母亦病在床擲弔奠盈門喪節凄切母子相見倍覺痛哀幼民乃代爲擊刺治喪滿月殯出而文卿復以苦次之哀痛頓勞大病瘦骨支床浸瀛一握餘哀未盡烟繞藥爐二豎無良欺人孤兒寡婦傷心慘目之態風景更有甚於此者乎。

幼民勸姑慰弟勞神傷心疲頓亦幾於病未幾姑愈文卿亦漸瘳忽接父諭命請姑移居津門心竊喜乃是於姑老夫人淒然曰姑丈臨終亦囑移津但靈主未化疾病未痊且移居前家事尙待一番清理姪假期已滿其先歸且告爾父明春吾當攜汝兒到津也幼民唯唯越日老夫人復促返津幼民知不可留瀕行謂文卿曰鑑民來函謂佳人消息已盡得之且速弟返津弟病愈其促姑早日北上也。

殘雪猶留冬花未盡聲聲炮竹早度新年濟濟賓朋賀歲無門不喜新春色遊春有興昔澁斯時也一少年偕一老奴身服重孝面帶慘淡色匆匆出門賦長征從者十數人鄰里故舊趨送話別噫此非文卿移居之慘狀乎家遭不幸禍降死喪母子焚焚不得已棄墳墓庭園作鴛鴦之寄人醉春筵我勞車馬飄零蓬梗遠附親姻不亦大可悲耶。

津沽無恙遊子已孤舊地重來新愁疊疊文卿隨母到津遂與幼民合居而校中以久假不歸已除去名藉前途茫茫莫擇所向悲家庭之不造感書劍之飄零愁眉雙鎖鬱危無聊昔日英華勃勃之氣概已銷殆盡幼民等

慰藉之餘。復忻然告以佳人姓名居址。而文卿則大有情灰意冷之概。一若顛倒窮途。人縱不加白眼。而王孫。鬪治。愧受人憐者。從此坐困愁城。甘心福薄。或重開書篋。高吟離騷。或獨對孤燈。低聲嗟嘆。而春風燕鳥。芳草綠。楊。柳。不。關。心。矣。

一夕漏再下。文卿悶坐書齋。正默然愁歎。而老母忽至。溫語問詢。曰。兒病乎。邇來神情。怏怏。日漸憔悴。何事縈心。自戕。乃爾。少年朝氣。活潑。過事。憂愁。亦非福兆。且兒父業世。此後克家。慰母兒任。甚重。兒省之。乎。然吾所望於爾者。亦非錦繡。高梁。功名。富貴。兒能。善。自。保。重。他。日。得。一。佳。婦。則。余。之。晚。景。娛。顏。亦。足。矣。文卿猛省。母言。若。鐘。之。驚。夢。恍。然。若。醒。乃。破。愁。為。笑。向。母。曰。兒。固。未。病。且。兒。之。多。愁。實。非。慰。母。之。道。兒。省。之。矣。暑假後。兒當擇一相當學校。以求進。至於擇婦。三年內。兒請。主。之。不。得。則。惟。阿。母。命。也。老人聞。舉。慈。顏。頓。開。喜。曰。如。是。則。佳。矣。婚。姻。自。由。兒。父。在。日。已。許。兒。吾。不。干。涉。也。言。罷。忻。然。而。去。文。卿。細。味。母。言。心。境。為。之。大。開。拋。却。悲。觀。逃。出。愁。海。而。天。公。抱。欲。取。故。與。之。主。義。亦。錫。其。假。焉。

暑假後。文卿以家不裕。且惡老父之病沒也。乃就試北洋醫學校。該校位於河北黃緯路。春夏間。綠楊環繞。風景宜人。校左附設醫院。一所以資學生之實習。科分醫藥。學兼中西。文卿既入是校。心滋悅。乃竭其敬利之腦。經。熱。騰。之。心。血。於。刀。圭。藥。石。直。至。防。疫。燕。北。為。同。胞。懷。其。身。焉。

流光如駛。文卿學醫已一年矣。北洋醫學與中學相距雖遙。然文卿。鑑。民。等。知。己。情。深。馳。袂。促。膝。不。以。道。里。阻。一。

日同訪甲克通。坐良久。甲克通忽出一名片。向文卿曰。君識此人否。視之。乃鏡秋。曰。曾一面之。彼已信道耶。甲克通急搖首曰。未。未。彼所懷之奇疑問。題令人無由證答。但願許君之才識。且以君之消息。詢余耳。文卿聞言。心旌搖搖。感銘注之情。深佳。昔若蜜愧傷心之。薄倖芳訊。久地頓湧。思潮重提。俯恨情絲。百丈怒雷。勃興。幽袖春蠶。屏屏緊縛。從此無再釋時矣。

俟博 貪官有後

(未完)

蓮 儂

曉露、懸、山、巔、受、日、光、射、綠、嫣、然、作、紅、色、雜、以、蒼、翠、之、松、柏、遙、望、紅、綠、相、間、大、類、雨、後、之、虹、樹、木、蒼、蒼、中、陡、現、廣、樓、大、廈、若、王、者、居、屋、有、堡、升、堡、以、望、所、謂、人、也、獸、也、均、如、彈、丸、一、點、玷、蠕、然、奔、赴、眼、底、一、若、照、相、鏡、之、攝、影、纖、細、靡、遺、歷、歷、可、數、者、是、誰、之、居、歟、蓋、大、俠、汪、克、興、之、集、義、廳、也。

克興。明末人。籍吳。父若母均早喪。育於祖。祖名大昌。官魯省知府事。生平有愛錢癖。目一毫不管一命。在官守強。征募歛賄。賂公行。一任其如虎如狼之家丁。敲削剝蝕。無惡不作。遂致民生疾苦。慘不聊生。至於涉訟者。不問理之曲直。事之是非。一以賄賂之多少為衡。所謂府事者。乃一無所知。所知者。祇貨事耳。民恨之甚。成思食其肉。而寢其皮。然大昌工錫術。足以蠶上峯。雖羣言噴噴。僉謂知府無良。而上峯則信任如故。以致羣情洶湧。憤莫能忍。一夕有盜匪百人許。闖入府署。衛士不及。甲潰而散。盜乘勢直入內室。大昌方與一姬眠。雙雙作黑甜。遊開。變驚醒。則累年不辭勞怨。千辛萬苦所得之鉅萬。造孽錢。傾箱倒篋。盡入盜手。拚命以搜之。乃為盜所斃。人財兩失。

身首異處。天之報施。惡人有時。亦不爽。若是。吁。可畏也。

時克與隨侍在魯。矯養署中。頓指氣使。未嘗知世上有憂患事也。及遭盜之夕。克與聞聲鼓慄。驚懼失色。當盜破門入。示以刃。克與暈去。迄未悉其即。大昌孫收案。即行追煙。消雲散。盜蜂擁去。後始有從。圭寶出。救克與醒者。克與迷茫。問猶兀自捫其頭曰。駭矣哉。吾頭固尚在吾肩。上乎。從者不禁破涕而笑。旋巡兵至。略加勘查。即去。遂申詳上峯。上峯得報。大駭。急飭拿辦。然盜匪一去杳然。無蹤。捉影捕風。亦祇好以不了了之耳。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克與孑然一身。不諳世故。乃祖被戕。後僕從星散。讀舊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當爲黯黯。然克與於此。頗思回籍收羅。殘績。猶得百數十金。涼草葬祖。後辦攜行旅。居然一聲聲喚。不如歸去矣。孰知出門一步。荆棘叢生。蓋魯民苦官虐多。鋌而走險。入山爲盜。四出劫掠。行人戒途。克與不識行路之難。盡日奔波。不計站驛。迨夕陽。山猶未駐足。起視天空。則倦鳥歸飛。霞煙四合。漸黑如張幕。伸手不見五指。迫不獲已。耐飢忍餓。而露宿焉。壑瀟沉沉。霜侵露冷。官家眷屬。亦有此日。可恨亦可憐矣。況乎風聲蕭蕭。大類鬼號。陰森之氣。逼人毛髮。俱感。恐極。不寐。百感紛集。自念吾祖之在也。其至任也。必有人伏迎於道左。其去任也。亦有人敬送於郊外。而今吾祖云。誰親。故至友。目不相識。設備時。吾祖幸而不及於難。竊恐此日。此時。問安壓傷之人。當結繆道上。不暇接待。乃屍骨未寒。忍使稚子弱兒。伶仃路閉。不稍顧念其矣。世道之變幻。不可測。有若是哉。思至悲。酸處。不期大號。其時天公作惡。大雨又傾盆而下。雨聲與哭聲。聲。聲。響。響。雨水共。淚。水。同。灑。衣。袂。旣。港。塞。戩。肌。膚。然。而。

克與之難猶未已也。涼雨初過，劇盜又來。遇克與，挾之俱去。至寨，盜首以其面貌倏好，皓齒明眸，男子而裙釵也，還爲之驚。克與無力以抗，從之。既而見盜首，猶如夜叉，殘忍好殺，尤慘無人道。有少伴其意者，輒至剖心肝而生啖之。心驚肉跳，竊竊自危。緣乘間脫逃，盡力奔馳，十餘日至燕趙之界。

燕趙古所謂多慷慨悲歌之士者也。日者克與疲憊，止於一寺門之前。旋有僧出，眉目閃閃，露英氣，不類尋常。空門者克與，求寄宿，欣然允之。導以入，而訊其族。克與見其意誠摯，歛歛盡告。以所歷併爲之慨嘆曰：多藏海盜，古有明訓，乃祖之死，毋亦自取之乎？夫黃金猶禍水也，未聞有好貨，孰取而善終者也。雖然，老衲言重矣，祈公勿罪。

僧名淨空，瑣少林，衲義膽俠腸，勇敢善任事。見不平，不忍坐視。每拔刀相助，故毀之者，謂其不守清戒。在會受其德者，則均以活菩薩目之。生平濟人，瀕死者不可勝數。嘗有某巨室被盜，子女玉帛，劫掠一空。賊物經寺外，淨空聞聲，知係盜匪，卽出與角。盜衆數十人，不能敵，委物逸去。淨空一介不取，以賊物送還其家。又一丐在隆冬時，暈倒大雪中，手足皆僵。淨空偶見之，撫其胸，知尙可活，因負至寺內，親爲之調養。直至一陽春轉，丐纔醒，始贈資令去。其俠義之可欽，有如此者。日常飯鐘動時，貧民往食者，必八九人。淨空亦畧無吝態。幸寺產豐富，而善男信女，又以寺多靈應，咸不吝佈施。故香資所入，頗足自給。僧緣此得展其菩薩心腸，英雄手段。耳克與患難餘生，已稍知盛衰之理，及聞淨空語，豁然若悟。竊寐自思，嘆曰：黃金禍水，誠哉。至言吾祖已矣，獨惜世之人，沉淪顛倒於中。

不能盡以此言。一醒其錢迷耳。晨雞報曉。苦不能寐。斗然起身。時纔曉星初滴。東方茫茫如籠。濃霧佛殿。一叢琉璃燈。半明半滅。倍覺黯淡。無聊之極。舉步入內。迴廊三折。陡視一廣場。場內有聲。颼颼帶風吹出。逼近視之。則人方舞劍。白光上下。雪練騰空。點點鋒鋒。攝人魂魄。不覺駐足。歎曰。神乎。技矣。試者。疊劍。然止。則淨空也。克與拜倒曰。師耶。師意氣激昂。早料所負必不淺。願克與不肯。亦得參列門階乎。淨空曰。否。克與曰。願送弟子一片誠心。卒就教之。淨空曰。學之固不難。然所以副此學劍之心術。則不可不先研究。克與曰。然則疑弟子乎。淨空曰。否。凡事必有宗旨。宗旨不明。雖一時好奇。願爲後仍見異思遷。或且背道而馳。若稍襲皮毛。而自炫好身手。世間直多一盜耳。即學而無所用。亦徒費功夫。不如不學。至論我輩本旨。則以濟世救民爲懷抱。扶善抑惡爲天職。毋使亂臣賊子得逃法網。忠孝子不得獎。資教人不平。代振朝庭綱紀。有此意志。乃可學此。克與曰。吾果技成者。無不唯命是聽。謂予不信。有如此水弟子。可立而誓也。淨空曰。此亦併然。惟此心一決。不可轉矣。尙其慎之。克與曰。予心決矣。師毋慮。淨空曰。然則甚佳。自此克與居。然爲淨空徒矣。

年餘。克與日習刀鎗刺擊之法。頗有所得。淨空又循循善誘。技遂日精。而氣遂日豪。一夕。夜行塗中。聞號呼聲。迹之。見二盜各手執刀。聲勢洶洶。共劫一孤客。斷其臂。血流殷然。客宛轉哀求。慘不忍觀。克與大憤。直前擒殺之。負客返寺。淨空善接骨術。爲之裹創。不期月而愈。客道謝去。淨空乃謂克與曰。子之俠膽忠心。於此可見。願學無止。地人貴。有恆。天下無論何事。決不可以一得自則。余自學技以來。在暗色。微微中。必鍛鍊一時。許雖人。事勿忙。百

務。勤。集。時。亦。必。忙。裏。偷。閒。以。此。子。從。我。久。亦。見。有。一。日。問。齋。乎。吾。有。師。兄。曰。劍。公。技。出。吾。上。萬。倍。唯。被。破。紅。塵。不。與。世。交。子。以。吾。齊。往。量。情。或。得。其。收。錄。子。再。殫。心。力。學。技。自。蒸。蒸。日。上。矣。雖。然。技。愈。精。者。責。任。亦。愈。重。子。當。勉。之。

劍公者。黃冠草履。居一崇山之巔。茅屋數間。週植松柏。翠色相映。風景彌佳。克與在山上。仍日習其武士生涯。間亦從事筆硯。蓋劍公嘗謂武固重要。文亦不可輕視。文而無武。固流於弱。武而無文。亦涉於野。文武之不可缺。猶手足之不可偏廢。因雜取詩書之有關係要者。課之。故克與之文。亦斐然可觀。久之。劍公曰。克與。子可以問世矣。克與曰。覆巢之鳥。將何適而善耶。劍公曰。世方衰亂。正英雄用武之時。天蒼蒼。地茫茫。宇宙大矣。固無處不可存身者。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老夫耄矣。少年壯志。盡以期汝。好自爲之。毋違師訓。且今上則豺狼當道。下則狐鼠聯羣。生民塗炭。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呼籲無門。吞聲飲恨者。久矣。未聞有一人出而拯之者。殊可嘆也。佛之旨曰。渡盡衆生。方證菩提。子不可不於此勉力也。克與拜別。過淨空乃往魯。蓋將撥其祖塋。葬之於祖塋之旁也。一日足行疲。入小肆飲。隔座有人趨前爲禮。克與茫然。其人曰。恩公不憶被盜劫之孤客張鏡滑乎。相其臂。刀痕宛然。始憶前事。鏡滑又曰。僕當時苟不遇恩公。恐豺狼吻。今日或魂魄與恩公相見耳。僕現叨爲府署幕僚。以思公德。義技又絕人。會當稍爲吹噓。必不使英雄投閒置散也。雖然。此非敢謂僕之報恩公德。不過聊爲國家求一干城耳。克與以其意誠懇。點首頷之。鏡滑待其飲畢後。更借出爲之覓宿。舍且曰。緩待三日。當報命。乃別去。

三日後果來曰知府欽君義已請命於巡撫授君把總職善自爲之何患不出人頭地也克與既領兵與士卒同甘苦有古名將風時鄰郡有盜匪入境克與截擊於途擒厥魁餘衆遂散克與獻俘知府賞其功得超遷千總嗣知府奉命他調繼任者爲張某暴而貪開苞其之路啓竊得之門到任未久造孽錢已盈千累萬會有使命張借此擾民以斂財民不勝困苦克與諫曰朝廷爲民設官將爲之興利除害乎抑爲之興害除利乎將爲之理亂解紛乎抑以其紛亂之不足而更增官以擾之乎公恩威素著下車之日萬民莫不手交於頰曰天惠我民來此賢官今公所爲實失民望意者公門下士之未善乎請速懺悔尙可及也言委婉而曲折意必改容謝過焉知所料乃不然張聞言赫怒曰乃公事何與於汝敢勞喋喋竟目無長官耶克與知其無悔意亦怒曰憤之報應不遠矣數日後張遂被殺克與亦同時失蹤

克與殺張後適遇陸士隆挾資走京師士隆本一酸秀才以和附權奸得授巡撫亦貪污不堪其入京師蓋所以賀權奸壽而非爲蚤緣計也克與久聞其惡尼而探之視一黑影搖曳不離已旁躡足跡之則一衣衫襤褸之乞丐也微呼曰吾汪克與也若何人其人似知其行徑亦呼曰吾吳道生也我將手刃此僉子何爲克與就訊之遂告曰我蓋欲報父仇也士隆在任無所不爲以我父骨鯁敢言諫而殺之嗟乎誰無父母陟幽空悲此豈不報於心安乎故我尼之有口矣將乘間以下手也克與曰子孝可風我卽爲成若志何如遂挽道生方術而前衛士格之盡披靡於時道生已捉殺士隆擲其頭出克與厲血題曰

愛民者昌。道民者殃。敬告貪官污吏。莫謂福善禍惡。皇天無靈。須知世道。尚有人。在會當借上方寶劍。斬盡妖魔。一一求干將莫邪。殺完狐鼠。千千嗟乎。貪官嗟乎。污吏憤之。復憤之。此特小試其端耳。

題畢。謂道生曰。吾去也。再會。遂如煙一道。飄然而去。道生不覺歎曰。健哉克興。真不愧好男兒好身手者也。亦一職而逝。

自此戕撫大案出現後。官緝克興緊。蓋見其題壁。初不細審情節。兼以張塗並發。遂插之愈緊。顧迄無能獲之者。而官吏之虐民無狀者。反多失其師。人均莫測其所以然。顧克興未嘗不與人。以自新之機。果有懺悔既往者。概不妄殺。但貪官生成貪性。不知改絃更張。而侈陳防備。一夕數遷。故事虐民。自若也。暴戾自若也。人雖欲赦之。彼偏不欲。人赦亦可。慨哉。日者克興雲遊至某省。省督著名暴吏也。計將除之。救民一方。夜越垣入督室。方施其手段。忽有人自背後攻之。未及防。敗竄出。自念我數年來未遇敵手。彼何人斯。竟能勝我。我固不敢小量天下士。然以如此身手。乃不知自愛。助桀為虐。殊不可恕。抑豈彼件以有待。而然耶。繼而悉攻之者。非他。即該督之子女。藝絕佳。據謂得之異人。實則所謂異人者。要不過一有技有藝之士。世俗少見。多怪。以女子多藝。為可異。遂附會以爲異人耳。克興爰即爲辭以報之曰。

天之生民。本無厚薄。作之君者。所以治民也。豈真天之感子。可以爲所欲爲。哉。受祿而無功。謂之尸位。官吏食民之食。衣民之衣。非徒不加益於民。反以害民。殃民爲事者。將謂之何哉。獸之中有狼焉。狼之惡。

不足。以做奸官。禽之中。有梟。焉。梟之惡。不足以做奸官。我之所以疾首痛恨。甘心於奸官。惡吏者。非有私嫌也。爲救民也。督之奸惡。道路側目。幸以國家失政。暫逃王法。然王法。雖可逃。我民之誅伐。不可逃。某前日之來。偶失機緣。遂令救民。事業敗於婦人。巾幗之手。一擊不中。民怨未伸。督乎督乎。尙未可高枕而臥也。夫令讓之勇武。誰不知飲。而英雄手段。救民爲本。令嬖之助父。爲惡。殊可恨。而不可解耳。自今伊始。果能規父。改正者。以前種種。恍如死。去可也。如其不能克興。雖無能。亦必竭力以謀之。卽不幸而喪生於令嬖之手。者爲民流血所甘心也。

撫女名碧英。接書讀之大感。呈其父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父其速視此函。能改則佳。不能改。女亦無能爲力。請以死辭。不願見吾父之虐民而喪身也。督乃曰。吾知悔矣。惟克興。查緝緊。吾女設能擒之者。賞當不淺。碧英曰。克興之所爲。雖未必盡軌於正。然國家無道。官吏橫行。亦不可無此等人。出以稍塞酷吏心而洩天地鬼神之怒也。吾意其能稍就驅勒者。必大有裨於國。我父城中。正苦盜賊。能召而致之。授以兵。盜不足平矣。督躍起曰。然哉。遂訪得之。而責以平盜。

克興之平盜也。寬猛並濟。剿撫兼施。其初必告盜曰。若曹。誰非人子。誰無兄弟。妻子誰不願離。離與曳享家庭樂。趣其所以出此下策者。必有迫之使然也。今總督悔矣。捐心自問。謂實無以對爾曹。爾曹果能歸順者。不究前非。不然。天兵一到。噬臍無及矣。由是盜匪多降。卽有一二頑固不悛者。遇克興兵。亦如風掃殘葉。不日剷平。總督以

其功爲請於朝。朝遂赦其殺官之罪。其後料以仇者勅彈。謫官僻地。克與從焉。寸步不相離。與碧英更日相友善。彼齒呼兒妹。如一家人。忤感其義。卽以女妻之。嗟乎英雄合兒女。配英雄二人之美滿。從可知矣。

無何督死。汪克與三字一般。汚吏聞之。又如談虎色變。及滿兵入關。敗李自成後。野心勃勃。據帝位以自居。克與大憤曰。國亡不救。非特論。落左袒。恐此後我國民。生殺任諸人。賤不如犬馬矣。遂發議於北。爲南策。應建義堡於山巔。固將大有所爲也。惜乎當時有郡縣之責者。概卑鄙。離線利慾。惡心望風。附滿甘爲虎。俟克與赤手空拳。徒呼負負。旋夫婦均中飛弩而死。至劍公淨空。則見首不見尾矣。或者其滿腔義憤有所作爲。而無成乎。抑目擊時勢已非。效伯夷叔齊之高隱乎。不得而知之矣。嗟乎。明末多愛國之士。不難旋乾轉地。恢復大局。所以然者。全被一般貧生怕死。希富望貴之惡官。儉賣却後之人。試一讀貳臣傳。自當毗裂髮指。而不能自己也。

相傳 青年鑑

海 漚

形雲密布。朔風虎虎。吹萬木爲怒號。壁山色湖光。齊欲灑於沉冥慘淡之域。其氣蕭森。其景亦極冷。胸靜萬家。皆閉戶深居。道路人蹤幾絕。斷絕。蓋深。良峭寒。驟之威。而避之者。惟有荒村古樹。數點歸鴉。尙與勁風。敵。敵。接翅。爭。噪。探枝。猶未穩也。無何風愈緊。雲益濃。雪花紛紛。飛舞空際。大且如掌。須臾大地以上。無一不粉裝玉琢。十丈。軟紅塵。頓歸清白。此琉璃世界。中幾不知藏有何垢。垢。納有何污。也。

斯時天且暮。萬象淒惻。巷尾街頭。有高聲長喚。叫市蒸餅者。喉音正急促。知其人心。中愁。且迫。身中亦寒。且懷也。

殆深慮餅將冷無人買。或售之而不能罄。餅既平且折。晚食將無以具。才于踟躕。雪積破襖上。襖亦將透。甘甘之變。雲着其上。鬢似欲星。鞋已底半脫。陷雪潭中。幾欲辭脚。踵而去。掌臆擠之。咕咕然。水四溢。且行且呼。餅籠中熱氣亦漸微。覆餅之巾。雪落其上。融而不存。此時街衢已靜。悄悄貨舖之門。且蔽其板。行人爲畏。星鳥有來市餅者。祇得挾餅籠歸。至家啓柴扉。入室中暗無燈火。兩老人共坐於繩榻上。用敗絮互掩。以取暖。聽風啓聲。爭問曰。兒歸乎。餅已售盡否。一日未得食。兒必飢甚。所賣之餅。兒亦不忍自食。我二老亦飢不堪矣。賣餅兒聞老人言。心暗傷。以爲兩老人方俟市餅。錢回買粗麵屑青菜。葉作粥。以謀一餐飽。茲餅僅售去二三枚。何從得多錢。雖有脂餅。然已冷凍結。且類水團。亦無從得柴。烘熱之。且卽能熱。此餅老人亦斷舍不得。此種精細麵粉所成者。爲食料。若卽告老人以餅未市許多得錢。不過數文。不敷備一餐費。則兩老人既飢。疲且傷。成覺心何忍。無奈乃詭對曰。餅今日大風。雪不易售。幸好遇一李家公子。好行其德。見兒雪中賣餅。苦憐之。囑兒送餅籠回家轉去。彼貸兒錢若干耳。故兒早回。即便去尋李家公子。阿父阿母。兒可以受其惠乎。兩老人曰。兒勿爛受人財。兒量之可也。蓋賣餅兒一時無以對兩老人。急切不得其主腦。忽憶起李家公子。因常於街前買己之餅。識之。故假爲是說。以暫寬老人。何曾有李公子貸錢事。及向老人言訖。老人令已量之。念李公子有何緣。可以貸錢。於己乃轉無計。遂轉身出門。自立破籬。外風雪中。左右思維。果何法能籌。今宵一飯之資。察老人飢。明日再作理處。天晴明。餅易售矣。然終不得善策。轉念既向老人言。李公子無已不若。姑向李公子家一行。哀告之。或能得數文錢。亦未可知。爲兩老人故。

不得不暫出此乞憐於人之下策。想定乃匆匆往。李公子許面從未有向人乞貸。心中未免突突然不安。中途欲返者再總以父母此時天寒風烈大雷擁門長夜不得食凍且殞愈思愈覺心痛淚將隨聲下矣。最後解決遂徑至李公子家。見門已閉。舉手欲敲而問心總覺內忤。又立移時雪屑被風所播。陣陣灌入衣領內。入則化爲水流。胸背間冷逼肌膚。風又屢屢刺面如削。寒乃不可當。於時躲避於門旁。不當風處。風縮如寒鴉。既而轉步又欲行。忽復念及父母斯際之飢況。冷況乃徑鼓其勇氣急敲李公子之門。門者啓門見係一貧兒。問何事。賣餅兒至此亦遂直云。尋公子來者。門者見一貧兒尋公子却之。賣餅兒泣。門者復問所以。賣餅兒訖不能答。惟俯門立以破袖自拭其凍淚而已。門者既趨之不去。乃進窺其主人李翁。李翁富者善人也。聞門者言。隨出視賣餅兒。見賣餅兒。窮衣百結。凍幾不能言。速將之入。使進烘爐暖之。問來意。賣餅兒喘爲李翁道。李翁以極慈善極和藹之容。謂賣餅兒曰。兒勿悲。茲事大易。惟兒何以欲尋吾兒。賣餅兒復述公子之緣。因李翁因欲覘其子之心地。若何使僕呼公子出面告以賣餅兒來意。問公子若何意見。公子亦慷慨遂求其父多與之翁喜使以擔粟。贖送賣餅兒歸。兒叩首至地謝翁與公子。款欣雀躍。隨送者返。

賣餅兒周姓名遠。洞庭湖畔沙市人。年才十齡耳。其父業儒而貧甚。性耿介。不輒取於人。近來夫婦二人皆老且病。不足以營生計。日祇事蒸餅。令兒入市賣之。得錢贖餬口焉。今日得李翁錢粟。差可度幾多日。周翁夫婦心內未嘗不甚慰。既聞來人且述李翁意。知其子乃求之李翁者。然總覺係行乞於人。必非素志。欲却之。又行且爲餅。

矜無已姑受之。送者去。周翁謂其子曰：「兒此行大非吾願。然兒年幼，本無以仰事。我二老兒，倘孝則佳，惟孝非以其道耳。雖然，我亦不忍責兒。第兒何以識李公子？公子何故憐兒而肯周濟兒？當爲我詳告之。遠兒乃對其父詳告其故。翁感子之孝，又傷己之貧，不禁老淚縱橫。遠兒亦因之哭泣。夫人勸周翁復撫其兒髮而弄之。翁復謂遠兒曰：「以兒之力求助於人，吾家可得月餘。爾李翁之恩不可忘。我擬明日携兒往謝李翁父子。第兒幼，我與爾母俱老病，此後生計大是艱難。豈仰人周濟即長策乎？吾家三口將來何以存活？究屬不堪設想。爲之奈何？說罷長嘆不已。遠兒曰：「父勿慮。兒仍賣餅，謀每日度日費。一面求學，以爲將來生活計。兒思苟有學業，何患不能自立。兒自今後專心爲學，及年稍長，或有根基，奉養阿父母，當可不難。即以眼前論，兒買餅得錢，往日本可足爲一日用。似今日風雪，能有幾日？天氣晴明日多，賣幾枚餅，儲之預備。陰雨時用度之資，諒亦無大飢荒。吾父不必過爲憂慮。以傷其身。翁聞遠兒言，以年方十齡之子，竟能仰體親意，若此，知兒將來正自不凡。乃大樂轉將一切煩惱亂惱，悉化爲雲烟。覺病體亦似輕健。低牆中却有無窮春意，不似先時之冷冽。灰敗景象。於是剔明油膩昏燈，二老人互抱遠兒而嗜之。

次日雪霽而冷尤甚。周翁起扶病率遠兒往李翁家致謝意。至李翁許門者，通其意。李翁延其父子入。周翁謝之，并請面謝其公子。俄而公子出。周翁見公子冠貂絨之冠，衣狐白之裘，一僕御風塵，一婢捧炭爐，翩翩然豐貌絕佳。年約十一二齡，精神俊爽，好子弟也。周翁令遠兒謝之。遠兒今日來却於昨日，破襖之外，加以半舊竹布長衫。

而已。婿已四裂如花，開其母以線，連綴之支離，繃繃不與貼，將脫底之牲，一夜尙未半乾，且凍硬如壳，着地爲金石聲，鼻涕初不畏寒，愈寒乃愈出，滴滴綠透兒凍鼻之唇下，賸一貧，一富相形之下，儼然分隔雲泥，而達兒雖單寒氣，字自軒暢，形貌亦不類窮酸，以故李翁所愛之，既而又聆周翁語言，知亦端正士，竟聘周翁至其家，爲公子師，達兒同學，自是達兒不負。

周翁既爲李公子師，乃爲公子取入學之名，爲頌德，意蓋爲李翁救己之貧，其德可頌，故以名其子，爲紀念耳。頌德與達兒均聰穎異常，有所授，輒能領會，得周翁在李翁家教授，候已三年，頌德與達兒俱大有進益，第李翁賦此一子愛之，等於照乘明珠，連城拱璧，凡事必隨其所欲，不之拂，家既多財，聽之揮霍，物力之報來處，不易舉不之知，以致養成執紉習氣，驕奢情性，年事漸長，心意亦漸弛，奔馬逃猿，大有不可羈勒之勢，師屢嚴束之而無絲毫效力，於是周翁年益衰，病時作，亦不能任教育事，乃辭李翁歸其家，達兒三年來，頌德自勵其志，以幼年飽受飢寒之苦，故知一切艱難，益思刻勵，以養其親，而贖其身，念人生立身之道，在讀書而立業之方，在通藝我家貧，宜以講求儒家之法爲先，儒家之法爲何，必通工商，卽國家富強之道，亦不出乎此，於是，以老父既不能復教己，自修，絕不足進益，乃言於周翁，入工業，日校肄業，焉達兒富於思想，以故於工藝上，且學且能有所發明。

頌德自懷業後，益類脫籠之鳥，決翰之駒，毫無拘束，日與爛朋狎友相徵逐，呼盧鳴雉，之馬，獵豔尋芳之地，日有頌德蹤跡，脫手千金，揮頭萬疋，揮之如瓦土，用之如泥沙，春風紫陌，常驅柳巷之車，月香樓慣作花間之夢，時

頌德、一妓名娟、娟花開並蒂、果結同心、鷺臂深盟、披肝見誓、願爲雙飛、蝴蝶、甘成并命、鴛鴦、鑽飾珠、錦色、繡、裏、當不足、以滿、娟娟、無、壓之、求、難、盈之、擊、後、遂爲、頌德之母、所知、雖、心中、不無、痛恨、特、不肯、違爲、李翁、言、恐、傷、李翁、心、又、恐、李翁、怒、甚、轉、以、委、屈、頌德、愈、爲、之、隱、諒、致、頌德、之、心、因、之、愈、放、膽、亦、愈、豪、及、至、爲、娟、娟、一、人、費、且、巨、萬、勢、乃、不、得、不、爲、李翁、所、覺、李翁、既、知、之、亦、無、可、如、何、因、思、急、爲、完、婚、以、藉、磨、之、亦、世、上、慈、親、溺、愛、其、不、肖、子、慣、用、之、無、可、如、何、成、法、洵、可、憐、哉、又、烏、知、沉、溺、者、橫、流、不、易、返、乎、

同里鄭翁者有二女焉。長名蓀芬。次名蕪芬。與李翁既比隣。又舊戚。李翁告頌德。欲爲之求婚於鄭氏。頌德自言欲娶蕪芬。李翁自必體其子之意。遣媒。均向鄭翁求聘。蕪芬。李翁心中。蓋必遂其子所欲者。以爲庶幾可以收其外。驚之心。是以順頌德。求聘。蕪芬也。媒去。鄭翁夫婦固無不可。遂諾之。事爲蕪芬所知。乃言於其母。示以不願字。李家子之志。其母曰。李家媒來。專爲求兒。奈何。蕪芬曰。母試與李媒言之。爲兒辭。爲得兒。必不字。李姓。郎夫人。遂以衛意告之。鄭翁復與媒述其次女意。媒返命於李翁。翁以子之願。不能遂。頗猶疑。只得。以衛言告頌德。頌德原無成見。以竹見蕪芬好。故欲之。且知蓀芬亦不弱。似蕪芬。以爲蕪芬。既不願嫁。我又何必。蕪芬。即其姊亦甚佳。李翁遂懇媒復議。婚於蓀芬。蓀芬固與頌德成婚後。初尙能收斂其心。位僂甚篤。蕪芬亦暗喜。一日。蕪芬歸家。姊妹二人。暗中戲言。蓀芬問。蕪曰。我今始知李姓。初欲婚吾妹。吾妹不願。始及我。我到。豈甚無謂。第妹何以不取李。郎而却之。妹心中。亦別有人在。乎。蕪不肯言。蓀強之。蕪曰。妹意中。却有一人。蓀曰。誰何。蕪曰。卽與李公子同學之周。

生也。周李二人，妹皆見之，早有定評於胸中。也。齋曰：周郎固甚好，第如貧，何？吾妹舍富而就貧，無乃計左乎？齋曰：姊乎？妹非阻姊與富安足恃。周郎其終貧困者哉？齋笑領之。姊妹二人遂復相嘲謔，語者移時，其言乃爲其母所聞。歎云：荷兒所見，亦是第其姊慮周姓之貧，亦誠然。疲兒不顧一生衣食乎？

世界事無論如何困難，惟苦心者能力攻其闕而破之。達兒雖貧，而其堅強卓絕之心志，真能穿金透石。既受課工業學校，又托人荐於某工廠，課畢時入廠爲之職業，勤懇盡職，又他人所不能。故大爲廠主人所歡迎。工資且豐於他人，以故養家之費日漸有餘。既而工業學校已畢業，達兒得優獎。某工廠主乃聘達兒爲之管理一部分事務，薪金月數十金矣。家道由是且小康。縫之繩，樞機屬今已不爲風雨飄搖矣。髮之數日不火，飯每生糜。今則開門七事無虞，缺乏矣。周翁夫婦以得此佳兒，既可消受安閒歲月，則又提起向平心事，刻刻繫懷。老境日漸頽唐，愈思得佳婿，望抱孫之慶焉。一日往李翁處閒談，李翁深憾己子之不成，轉羨周翁之有子，因謂周翁宜爲達兒覓姻事。達兒已及歲矣。周翁曰：吾貧家，議婚最難，孰願以女妻貧人？子眼見送入飢寒之境乎？李翁曰：兄過搢謙，兄家今非昔比矣。況達兒成材，養活妻子之能力業已不餘。若我家頗裕，兒將來不知伊於何底。我頗悔誤鄰家女孩一生矣。幸鄰家女兒乃我之好媳婦，頗能規勸，頗兒無如頗兒，太不成器。我之將來老境斷不能如兄。吾曾聞吾內人述吾媳言，吾媳之妹，齋芬，頗重愛達兒，未始非閨閣中，獨且慧眼者。遂將當時頗兒訂婚時一切情事，爲周翁述之。乃復謂周翁曰：吾今力任斧柯，實爲齋兒與達兒作撮合山。諒鄰翁斷無不允之理。周翁謝之。

李翁於是言於鄭翁。鄭翁夫婦亦知達兒甚好，且鄭母早知爲兒意之所居，遂許之。隨卽爲之完婚。達兒與衛兒二人已遂其美滿姻緣之願。於是達兒更以得美人爲賢內助，其求學問圖事業精神乃愈能振勵。周家益蒸蒸日上矣。

銅山易傾，金穴終涸。頌德既娶，蕙芬初甚篤愛。久則淡薄，故態乃復萌。且尤甚。既而又納所心愛者爲妾室。無何又厭之，復將前所吞之，娟娟充之。下陳爲日既多，亦投閒散。復又擇佳麗數人爲侍。於是姬妾滿前，粉白黛綠者列屋而居，而家資因之傾其大半。頌德仍迷途不返，浪蕩如前，無何債臺且高築矣。李翁因憂愈老，已不能支。尙何能料理家事？財權更盡入頌德手，敗乃益速。幸蕙芬強與頌德吵，暗中從而積蓄俗語，所謂大船既破，尙有三路釘，故差可以養事翁姑，不致爲飢寒迫。然已艱窘萬狀矣。俄而債務紛集，爲有債權所誤。李家之產乃破。楊花水性，漂蕩何常。頌德既破產，鬻姬妾，一雲散風流。有明告而行者，有暗與人背道者。僅僅娟娟一人尙懣懣不肯去。頌德以娟娟尙屬有良心者，益愛之。情好由是益篤。頌德處此無聊境，尙賴有娟娟爲之解嘲，心中甚感。激娟娟尙傾家蕩產，耗消無數黃金，皆鄰虛耗，尙得娟娟一人，雖破家亦可無恨。誰謂風塵中無佳士哉。卽己之結髮妻蕙芬，今亦相待甚苛。僅奉二老人別居村墅，不欲與我相見。彼手中尙有餘貲，亦竟分毫不資助於我。娟娟尙能以一二金鑄珠墜救我燃眉。蕙芬誠不娟娟若也。於是愛娟娟較蕙芬勝百倍。一日娟娟言於頌德，以己將赴某姊妹家約，云己之金物均爲子典質。既盡，請向蕙芬處暫假金鐲一付，鑽石戒指二枚，御以赴

民 權 素 第 十 五 集

約歸卽還於苗芬。此時頤德既爲娟娟所弄，視娟娟不第天神所欲，必從。遂向苗芬索錫，并鎖苗初不肯。與頤德乃大與之反目。強索之，并云娟娟待已如何之懸望。斥苗芬不應。苗初多方開道之，謂此二物所值共約二千餘元，預備兩老人生養死葬之費，俱指於此。君若再爲用盡，將來須用時何處再尋非己之疏。君而故勸君用也。乃卒不能強。竟與之蓋苗芬初不知爲娟娟所索，疑仍是頤德假娟娟名索此二物，以償其博負耳。頤德既將金錫鑽戒交與娟娟，娟娟乃赴約去。無何天且晚，不見娟娟回。遂據娟娟所告之赴約處尋之，并無約娟娟之。人心中尙不疑娟娟有他故，或己之誤聽而非是。虛然此時尙不歸，究竟何往。或者又與姊妹行作竹林之遊。蓋娟娟件樂此不疲。乃未幾夜將闌，亦不見娟娟來。心始疑。又至次日娟娟終不返。已爲冥冥飛鴻矣。方知爲娟娟所騙。娟娟所以不卽去者，欲俟諸人散後，騙取所存之各寶物耳。頤德至此懊喪已極，及檢所藏首飾各箱均空。無所有。盡被娟娟席捲。頤德一忿之下，遂棄家而逃。

頤德既棄家後，以飄蓬斷梗之身，入托鉢吹簫之侶。昔之嬌生慣養者，今與風日爲緣，飢寒作伴，較之賣餅兒叫喚於風雪中者，何如。曾幾何時，爲造物顛倒，一至於此。一日漂流至灣旱市上，時正秋雨淋漓，破碎長衫，爲雨濕粘，體不能起。抱肩縮項，避立於牆角。藉少御新寒。忽見由馬路西來一輛極華麗馬車，駿馬駁驥，無窮豪貴卽車至。已前見車中一衣服麗都之男子，與一麗人并坐。情意甚密切，隔玻璃視之，似不盡唱，私語者。及注視麗人，非他娟娟也不覺氣乃大湧。博念彼既捲我之寶物而逃，有何憑證。雖鳴之巡捕以我此等形像，必以我爲詭詐。

反爲不妥。況己之不善，引狼入室，抑又何尤。直合忍氣吞聲，不若轉去以避之。魔人似已瞥見，聞叱馭者，連鞭馬急馳去。頌德此時萬感，烟心千恨，靈腦自怨，自艾悔之無及。念似此餘生有何趣味，我既事事自殺，於前不若卽今實行自殺之結果，以免此後悲苦下賤之生涯。又思及二老人祇我一子，我死不關緊要，其如二老人何。忍心一死，我自乾淨，二老人不且痛心，且又何以對我妻藍芬。我不能孝養雙親，尙願我妻代我盡孝道。我死俾伊青春爲寡，鴛鴦於心，又何忍繼而念我，既不肯我，二老當亦不願有我。我平日冷落我妻，處處過多，我妻當亦寒心。我死我父母，我妻子還當慶幸，豈復傷心。雖然我自恨，我斷不能恨我父母，我妻子也。思既定，默呼我景親愛之父母，我最親愛之賢妻自己一身，百罪叢集，死何足惜，不禁兩淚奪眶而出。遂亦不顧風狂雨驟，飢火中燒，寒威外逼，蓋人能決心於死，途凡世界上可悲可惱，可懼可憐，可惡可愛，一切形形色色，舉不足以攪其心。此時頌德心境反甚覺坦適，闊天之下，地之上有惟我獨尊之概，以爲死須臾事，耳痛苦亦須臾間耳。過此須臾，卽冥然罔覺，亦頗憫人脫卸之妙境。焉頌德此際心已定，自從容念通衢，非能死之所，因思尋一僻靜處，竟死法。庶不爲人見，無救我者。於是轉至一大工廠後地，頗幽秘，下有深池，池上繞以叢樹，時已夜靜，杳無人跡。頌德轉池畔良久，暗自綴泣者，又移時，於是解束腰之麻繩，長度單之且丈餘，足敷用。擇樹枝之向池裏者，庶不爲人所見。這攀樹幹而上，探身伸手，繫繩於枝，復試之，覺不至斷，隨於下，端結其套，乃轉身下樹，將以頸就套，罔絡之。復及思及父母妻子，登觀老媪，均在無能忍，含欲死之念，又將爲之灰。繼想前途業已絕望，又實在無可生之道。仍不

得不出於死之一法。終則頓足長嘆。自謂曰：頌德少年不立志從事於燕嬉。今日結局如斯。悔之晚矣。雖然亦金錢誤我耳。隨嘆隨支脚於石。仰頭入圈中。然後脚踣石去。身乃懸於枝上。如墜絲之蟲。枝受重量搖搖且欲折。頌德之足將及於水。頌德於是乎遂昏。

車聲轆轤自遠而至。將及池畔。忽聞池水驟響。似落重物於池中者。駕車之馬亦驚而止。車中人急命停車。令僕人趨池旁視之。僕人至池畔。見一人臥於池岸側。半身在水泥中。遙呼。馭者同來助力以救之。及救起。見其人繩繞於項。知爲自縊者。告之車中人。車中人令抬至路旁。電燈下視之。車中人問僕其人死否。僕告以胸尚溫。且跳動不休。未死也。特暈耳。及抬至電燈下。頌德已稍蘇。車中人將頌德面部泥滓拂拭去。見爲頌德。乃大驚。頌德於是亦醒。舉目視救己者。爲誰。乃即達兒也。蓋達兒自爲某工廠執事。益究心於工業。遂獨出心裁。發明一種紡織機器。極靈便精巧。售之獲重值。廠主人爲之稟於官。得專利。廠主人於是視達兒益重。不憚之於聘請。人之列竟與之定立契約。爲廠中股東一分子。藉以增進廠中營業。特由公舉來漢口。主持總工廠事。池前之工廠。即達兒所主者。是晚達兒赴友約。歸經此池畔。適頌德懸枝折墜。水放得救之。

達兒救頌德。醒遂載之歸家。達兒以頌德家乃己家之恩人也。今見頌德若此。心乃滋戚。往日雖知頌德家中落。尚不知若是之甚。即問頌德自詳述之。乃益動其感恩報德之心。遂謂頌德曰：兄與弟之交情。原非泛泛。記當日弟家貧時。兄與伯父拯弟於危困之中。至今未能獲報。私衷總覺歉仄。今吾兄不幸遭此。無論如何。兄無憂。慮弟

說 海

四十八

必。能。願。兄。至。於。伯。父。母。賢。嫂。弟。亦。絕。不。至。令。其。受。笞。至。今。以。後。弟。家。卽。兄。家。兄。勿。有。界。限。之。存。所。謂。負。心。人。兄。諒。弟。斯。不。至。是。於。是。頌。德。亦。感。激。遂。兒。至。於。五。體。投。地。遂。起。身。跪。於。遠。兒。前。自。誓。曰。兄。今。已。悔。前。事。之。非。特。以。生。路。已。絕。故。就。死。耳。今。復。蒙。弟。生。死。人。而。肉。骨。之。感。自。不。必。說。今。後。惟。弟。之。命。之。是。從。遠。兒。急。扶。之。起。自。是。頌。德。遂。在。遠。兒。工。廠。爲。之。料。理。事。務。以。前。執。務。之。習。驕。侈。之。性。痛。改。無。遺。先。後。若。出。兩。人。暇。時。從。遠。兒。講。求。工。藝。幾。日。無。暇。暑。飲。食。且。每。忘。斯。時。遠。兒。已。將。李。翁。夫。婦。并。頌。德。夫。人。均。與。己。之。父。母。妻。子。一。同。接。來。漢。口。以。便。照。料。又。數。月。頌。德。於。工。藝。之。學。亦。且。大。進。頌。德。本。聰。慧。絕。倫。併。故。一。經。用。心。無。不。立。劑。於。是。亦。以。遠。兒。力。爲。工。廠。執。事。重。要。人。矣。自。此。以。後。頌。德。與。遠。兒。同。力。合。作。工。廠。大。發。達。頌。德。之。產。亦。復。遠。兒。成。巨。富。云。

海源曰：吾紀遠兒頌德事。不禁生無窮感觸於中。吾國青年何限有爲遠兒者乎。勿以貧而喪其志。有爲頌德者乎。當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若遠兒者。能不負恩。頌德者。能遽然猛省。皆吾國青年之寶鑑也。吾故名。爲曰青年鑑。

小哀情 鐵血鴛鴦記 (續第十三集)

權 子

第六章 受聘

最感積哀賢。傾蓋情如故。愛我清才。賞我文。慰我窮途苦。筆挾。浙。江。潮。同。蜀。龍。吳。虎。可。喜。牙。琴。會。子。期。千。古。知。音。遇。右。調。百。尺。樓。

繼忠自與隱娘窈娘相繼後。鴻毛遇順。不一日而安抵武林矣。隨即晉謁諸都督。都督卽倒屣而迎。界以秘書長之職。繼忠乃就職。其時諸都督因元首壽辰已屆。僭繼忠作壽文。繼忠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呈之諸都督。都督受而讀之。文曰。

今夫唐堯拜華封之祝。壽並丹陵。周武錫帝夢之齡。算逾皇古。故締造函夏。建八柱於天樞。鎔冶生靈。張四維於地絡。則有膺容算。屆遐齡者。類皆握金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蓋乾象。德昭謙受。命叶巽申。然或高掛讓之名。而德慚堯舜。開征誅之局。而志通商周。固自致夫奇麗。實難兼乎盛美。若夫智周萬物。明繼重離。黃屋協恭。一二期熙帝之載。丹書垂戒。億萬年敬天之休。從茲德邁九皇。直可符軒轅甲子。逸聽歌傳五老。豈獨來神禹庚辰。懿哉其惟我大總統。統項城。袁公乎。大總統。鼎業靈長。洪基隆永。華蟲飾帝天之度。山龍煥籙。蔽之光。高運珞衡。允膺寶籙。以今年八月爲大總統六十有五壽辰。爰聯槐棘之班。特獻椒花之頌。將以陳錦屏於日下。摹漢策於雲間。禮也。夫九如天保。歌風半涉。膚詞五福。箕嘒。頌日實難毛舉。而況體乖魯頌。規失虞箴。僊必躋燕。贈於勳華。擬隋文爲湯武。斯皆慰說。無當莊言。伏念大總統。功格元祇。道周經緯。膺璠圖而申命。負斧戾以當陽。蓋崇德報功者。壽之券也。先爰後樂者。福之基也。綜其行誼。蓋可述焉。在昔陶唐有觀河之典。周成有拜洛之遊。軒帝合符於釜山。蚩后探書於委宛。發元夷之箭。高密封衛。開白阜之圖。伊耆登岱。四百載聲靈以赫。黃熊克配夫郊天。六百祀統緒攸長。元胤爰封於始祖。夫是以雉化而騰先代。燕來

而祠高棟。置寶甕於璇臺。神槩下。沁滋金蓋於綺陌。仙液仰承。隆古紀爲祥符。明盛資作治鑑。今大總統。七曜順軌。三辰昭華。靈怪蚌龍。曾備乘輿之衛。光華麟鳳。能開樂利之原。體泉與甘露同飛。赤雁偕斑麟俱下。此其所可述者一也。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昔吹簫訪應夢之賢。用演握奇之陣。釣璣擢匡時之佐。遂鶴踐阼之銘。嶽降神而生申。實爲周翰。帝寶弼而得說。用作商霖。搜賢選能。賞奇納異。是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大總統。鶴書搜隱。龍陸策賢。齊額尊周。一級有賜。晉侯捭狄。三現是榮。崇德象賢。建上公尹。茲東夏。徹疆定宅。命中伯式是南邦。辨鳥則鄴子紀官。克湖扈鳩之典。猶龍之老聘好古。能守柱下之道。士廟相我國家。豈輕其選。王置諸其左右。今得其人。此其所可述者二也。湖自麟身。驥首爰定千支。龍類馬蹄。是分喪夜。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日角龍顏。表帝王之度。蒼牙觀象。一畫開天。丹甲受圖。十華券玉。正姓氏以通媒約。詠網罟而歌扶耒。馬圖啓畫卦之文。龍書代結繩之治。占日星於四仲。開幽風月令之書。齊岳牧以登庸。肇寶賢興能之典。以故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大總統。祥流烏屋。瑞啓魚舟。青篲垂書。史分左右。黃鐘協紀。律辨雌雄。萃漢滿蒙回藏之民。選爲政黨。綜金木水火土之色。傑作國壽。由小康進大同。創四千餘年之奇局。闢共和除專制。合二十行省爲聯邦。此其所可述者

三也。且夫見方深阻。勞殷后以三年。崇國垣。俟周王之再駕。定神謨於虎帳。升師者師戰三捷。運籌略於龍韜。歸馬者書傳八誥。仁風翔於海表。威遠行乎鬼區。勒石東山。標金南海。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大總統定鼎燕都。燔柴洛邑。受虞陟之禪讓。復漢官之威儀。指麾而大業成。端拱而皇猷定。功高於漂杵。事捷於摧枯。謳歌詠獄之歸。不期而自至。寄象狄鞮之使。不召而成。所以真人受命而來。河伯早率百靈而聽。御蓋渡江之日。軍中已聞萬歲之呼。易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有以也。夫。有以也。夫。此其所可述者四也。英主猶嫌任性。勝朝遺孽。輒付之繡衣。大君刻薄寡恩。蓋世元勳。不容於鐘室。以是功臣如韓彭。軀糜於菹醢。賢后如伏董。宮逼於華歆。劍失龍頸。弓藏狗烹。不但此也。印剗新封。勞臣奪氣。受駢誅而龍蛇飲恨。反啓英雄草澤之心。射鉤修怨。義士灰心。嬰繯綆而烏兔興悲。遂致鴛人瓜抄之禍。古今同慨。豈其然乎。而大總統甄子陶。姬育嫻。待刻盆子以不死。葬謝皇后有殊情。戾止與歌。益飛來西陲之客。有萋致美。馬鑿留東夏之質。進太史以披圖。養黃直白。詔太常而勒伐。玉冊銅章。由是而屬將悍夫。兵符坐擁。加鐵券則推心置腹。杯酒可以釋其權。疊夷大長。帝制自爲。賜璫章則略迹原情。尺書可以削其號。此其所可述者五也。緊昔嘗有鈞臺之製。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稷有塗山之會。明堂位建。八紘咸仰。帝王會闕開。四夷悉遵冠帶。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程穆焉。臯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大總統一人作則。四裔同風。行見烏鼠秦山。邊烽夕斂。牛羊水草。沙磧風清。烏弋

說 海

五十二

黃支。輸東風而受吏。雖題整齒。漚海水以來王。蕭然冕者十二旒。象符建月。指龍壇者八十物。儀懷弁星。龍節虎符。疊下九天閭。島旌蜺旆。輝聯百辟衣冠。此其所可述者六也。凡此皆撮其大端。蔚爲奇瑞。政書藏史。版劍銘皆實錄之編。法度致太平。盟府載周官之籍。不暇枚舉。聊寓箴言。惟聖善被於無窮。斯蹈詠極於不匱。今者天降祥錫。壽岡皇根。金屏簽卿貳之名。玉學申臣民之敬。八柱國行酒。門牆屢出通侯。三節度執鞭。幅禕半衣金紫。進堯酒而虎有拜。如與翼爲明聽之班。奏舜韶而鳳有儀。恍遊喜起明良之世。至於夫人仁高媚幅。德邁娥臺。淑女賦關雎。化行南國。元妃爲螺祖。道盛西陵。絲紵袞衣。誌賢臣之補闕。翠捐簪珥。因椒寢而陳箴。載沐徽音。屬當景運。產高陽之臨戰。熙帝之功。育周室之隨賜。爲王者佐。天生上嗣。八荒庶復且之華。國有元良。萬里聞滂雷之響。兆蕃昌於瓜瓞。慶衍金枝。奠社稷於苞桑。系垂玉牒。家之慶也。邦之光也。合而言之。頗斯作已。褚璫心殷北面。職守西江。本燕然磨盾之人。是淮蔡執戈之士。祝天子萬年有道。錄張曲江金鑑千秋。思古人三壽作朋。做董江都玉杯繁露。隨八州都督之後。魏闕稱觴。率三闕老將以前。清宮獻頌。

都料讀畢。乃大加激賞。曰。馬工枚速。兼而有之。誠臺閣之文也。繼忠謙謝弗遑。而都督尤加信任。蓋都督之於繼忠。猶歌臺是丞相之肩。隔朋爲夷。吾之舌也。而繼忠壯志彪彌。雄心超軼。枚文迅疾。勃稿飛騰。軍書旁午之時。羽檄交馳之日。投筆則將。策慮左。吮毫而幕府讓功。仿李長吉。雲錦是推。電橫六合。儼傳修期。露布能作。日試萬言。

米。浙。才。頭。共。仰。摩。天。之。管。墨。磨。盾。鼻。蔭。推。鄒。地。之。聲。以。是。人。莫。不。稱。都。督。之。慕。獨。生。遂。而。歎。繼。忠。之。胸。有。成。竹。以。是。都。督。過。事。視。繼。忠。若。左。右。手。而。繼。忠。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房。謀。杜。斷。可。謂。以。一。身。而。兼。之。矣。人。每。稱。爲。小。諸。葛。

第七章 獻策

曾聽蕉窗夜雨。腕底生花。語筆自掃千軍。麟閣勳。儂亦才華盡矣。憂樂關懷如此。相約枕星。戈召天和。右調宴西園。

都督意欲整頓警察。商之於繼忠。囑繼忠擬一條陳。繼忠頗關懷民瘼。乃即日擬條陳上之於都督。都督受而讀之曰。

竊惟師保萬民。敏于有位。先甲三日。察其所安。清境內之萑苻。何必張網。問道掃街。前之荆棘。將毋墨翟。泣途。仰見都督體國公勤。共民憂樂。懸秦宮之鏡。至今明察秋毫。燃溫帳之犀。憶昔名垂夏口。鷹吏則羅。廉自矢。昏暮卻揚震之金。下民則嗚吠。無驚。斐殄。羞展跣之粟。猛濟寬寬。濟猛。蛇鄧太叔。踴暴安良。誠則明明則誠。法吳孫武。堅壁清野。加以顧問。精勸擊。盡具見匠心。乘之總監。扶剔。爬羅。不遺餘力。和衷共濟。慘淡經營。繼忠何人。敢陳末議。惟是材質。慙下。誠見迂疏。既蒙優予栽培。復荷寵加訓誨。懷夙夜在公之義。上副國情。守終始惟一之心。下闡民瘼。未及而言。踴固不可及而不言。隱又奚爲。既不能肆口雌黃。負此日位卑言高。

說海

之罪。更不敢甘心守黑。蒙後時出押毀賴之譏。青眼相加。丹忱自負。在都督屈躬下問。原期葺非無道。而繼忠冒罪。上言敢曰。芻蕘可獻。謹約畧一二式。敬爲都督陳之。一請增設路燈也。語有之。受光於隙。見一牀受光於窟。見室。受光於庭。戶見一堂。受光於天下。照四方。路燈者。所以壯旅客之行。而塞宵小之膽者也。竊以爲原設燈數稀少。且式亦不一。旣不足以壯觀瞻。亦非所以糾姦宄。擬請增設燈數。每一蓋以十家地面爲率。燈式尤貴一律。每蓋所焚膏油。亦須十家相助。由保正籌集。庶幾城高不夜。免竊客行路之難。燭照靡遺。潛小醜跳梁之跡。一請置辦垃圾桶也。強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然立能行之法。禁易犯之事。而不爲之備。器具嚴防。闕焉則法雖立。猶不立事。雖禁猶難。禁矣。條教非不徧貼街衢也。浸假而閭閻之徒。弗甘澆掃車夫。非不勤加拂拭也。轉瞬而污濁之物。任委道塗。法非不立也。事非不行也。雖職手適足。其何益矣。擬請無論通衢狹巷。寺觀市廛住宅。每十家地面。設一垃圾桶。仍責成保正。傳諭寺僧舖家。煙戶各自打掃潔淨。將渣滓裝置桶內。不准委棄道旁。詰朝即由清道夫逐段將桶中渣滓裝車運置坑內。能如是。而道路猶未淨盡也。則未之前聞。一請增設貼街巡勇也。攷秦西之制。設立警察學堂。凡貼街巡勇。鍊膽識爲上鍊耳。目。次之鍊步法。又次之鍊步法。所以輕超便捷也。鍊耳目。所以發奸摘伏也。鍊膽識所以赴湯蹈火也。擬請仿照此法。每大街設四人。小巷設二人。分班輪流更易。以一夫爲之長。遇有火警盜賊。警以吹哨爲號。各段聞之。均激盪相應。首擊則尾應。尾擊則首應。庶使火不致於燎原。盜賊不致於濡網。

也。然後文委武出而稽查之。設功過簿以別去取。定賞罰格以課勤惰。免致警察。巡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一請定罰款也。昔者子路受孫滑之牛。子貢不受賄臣妾之金。孔子善子路而規子貢。聖人之誡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如是也。經云金作賄刑。自中國有之不獨秦西爲然。上海英法公堂踵而行之。未聞有受商民之怨者。罰以止罰故也。浙省自辦理清道以來。或沽保市。備塵垢。糝糞街前。而有心委。置或肩挑負販。蔗皮菓核。過路旁而隨手棄遺。或當夜靜而將。偶焚。紙人唾。則易釀火災。值武弁禁行。反怒顏相。向以有所。而男女橫林更深。則有關風化。或當夜靜而將。偶焚。紙人唾。則易釀火災。值武弁禁行。反怒顏相。向以有所。縱也。凡此數者。擬請亟申禁令。重則枷責。以儆刁頑。輕則罰款。以充局用。庶使彼輩知所懲創。以儆效尤。如有不肖局員。弁及巡勇。保正。或欺朦分肥。或任意苛索。准犯事民人指名。訐告。亦請重則嚴行斥革。輕則加倍罰款。庶幾懲一儆百。雷霆含雨。密之。恩懷德畏。威霜雪。養陽春之澤。一警。察必先設教。養局也。秀草不除。無以植嘉穀也。秀民不除。無以安良戶也。雖然除之於已爲秀民之後。不若化之於未爲秀民之先。化之何如。則有教養之法。在教養者所以彌天地之偏。而代君師之任也。饑寒之困。迫爲乞食。流爲穿窬。養之於棲流所。而無一夫之不獲矣。游惰之民。慙於盛世。夥於亂時。教之以工藝。科而見百廢之具。興矣。棲流分兩所。而疲癯殘疾。老弱孤寡之輩。不以男女而混淆。工藝設數科。而毛羽金石木竹蒲柳之質。不以肖塑而委棄。信如是也。教先以養而野無餓殍。可免流離四方矣。養繼以教而國無游民。可卜利市三倍矣。傳有之。蓬生

中不扶。自直。其斯之謂歟。一清道必先開溝渠也。同官遠人掌鄉遂以爲溝洫。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是也。匠人主都鄙以治溝洫。如廣四深四謂之溝。廣八深八謂之洫。是也。而稻人之職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者。又莫不隨時而適其宜。代天之施無旱澇也。長地之力無礪鹵也。周公之功爲不可及矣。擬諸仿而行之。凡沮澤荒蕪之處。疏其支渠。開其斷港。使水有所散。豈非久遠之利乎。凡陂池滯廢之處。復其舊制。與其新利。使旱有所備。豈非無窮之益乎。天時有盈涸。而爲之節。宜則開。濬宜豫於秋冬。而修築宜急於春夏也。地勢有高下。而爲之利。導則開。濬宜先於城市。而修築宜急於鄉廛也。人力有勤惰。而爲之率。程則開。濬宜均於貧富。而修築宜合於公私也。如是則開溝渠以爲清道之本。而千古之水利。以規開溝渠之功。而三夏之疫災可免。右所上六條。係爲整頓警察溝道起見。未之思也。無非盡野人獻曝之忱。則何以哉。恐難免夏蟲語冰之謂。是否有當。伏乞訓示。進行。

都督見此條陳。批答優獎。已飭令浙江警察總監核議施行矣。人以是莫不稱都督之善於用人。而歎繼忠之才堪大用。繼忠在幕中。幕中求題詩者甚夥。日不暇給。一日都督爲其戚胡炯齋先生金陵忠義園求題。繼忠乃題一長歌。歌曰。

國家養士二百載。殺身成仁幾人在。我今杯酒論英雄。不言成敗言忠愛。南都自古忠愛邦。秦淮水接廣陵江。名士文章烈士血。英雄海濶浪濤高。當時當成豐稔秋。干戈徧地缺金甌。豺狼當道蛟龍泣。士庶呼天神

鬼愁。紅山黨。選食。日月無光。天變色。文食。墨武敗。北畏。鬼。賊。誰。戮。力。風。鶴。驚。心。弓。蛇。感。將。軍。向。張。兩。忠。武。善。與。士。卒。同。甘。苦。枕。戈。待。旦。戰。猶。龍。射。石。沒。羽。威。如。虎。旌。旆。丈。夫。兩。張。公。冰。雪。堅。操。鐵。石。衷。同。宵。膽。賄。何。輒。與。獨。執。牛。耳。真。豪。雄。恨。時。無。忠。良。讓。獲。賊。猖。狂。安。能。營。營。久。居。此。昏。嗟。太。息。淚。盈。觴。大。丈。夫。統。不。能。爲。鐵。椎。舉。祖。祖。烈。之。張。子。房。亦。當。爲。豹。留。皮。人。留。名。之。王。鏃。鎗。旗。一。舉。旌。飛。揚。翻。城。殺。賊。勢。莫。當。幸。而。能。成。社。稷。福。不。幸。死。當。爲。國。殤。吳。子。復。誠。古。狷。者。不。義。與。之。非。受。也。身。因。紅。羊。浩。劫。中。心。懸。丹。鳳。雙。闕。下。一。聞。張。公。謀。歎。歎。復。歎。歎。慷慨。大。言。曰。二。張。我。弗。如。炳。垣。古。豫。讓。士。義。古。專。諸。安。得。同。志。者。內。應。謀。豈。疏。英。風。四。壁。向。公。幕。我。今。乃。馳。驅。九。霄。向。公。覽。之。輒。投。袂。揮。臂。一。呼。羣。激。厲。徧。問。作。秦。謀。者。誰。挺。身。躍。馬。胡。公。銳。胡。公。之。膽。過。子。龍。胡。公。之。遇。窮。刷。宗。一。腔。熱。血。心。頭。噴。千。古。高。冠。髮。上。衝。出。險。入。險。卅。六。次。飽。雪。餐。風。驅。匹。騎。可。憐。喪。亂。醜。態。駭。敢。道。精。誠。竭。驥。驎。奔。門。事。未。成。內。應。機。已。泄。哀。哉。二。張。公。不。愧。烈。士。烈。爲。奠。大。夫。血。爲。顏。常。山。香。有。舌。罵。賊。賊。膽。裂。有。血。噴。賊。賊。心。怯。吁。嗟。乎。猷。醫。沈。某。天。良。絕。瀟。洩。春。光。入。虎。穴。坐。令。田。橫。五。百。人。慷慨。捐。軀。效。奇。節。一。頭。血。成。百。鍊。鋼。千。秋。錯。錯。九。州。鐵。胡。公。幸。脫。虎。口。歸。全。忠。全。孝。謁。慈。闈。重。新。門。第。親。顏。喜。依。舊。山。河。舉。目。非。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死。回。首。同。胞。血。淚。多。曰。大。丈。夫。當。如。此。

題畢。都督大爲嘉許。因贊道。渾瀆流轉。直欲令王處仲擊碎唾壺。繼忠復出其先人忠介公海天旭日祝爾手卷。丐都督題。都督乃題一長歌曰。

說海

文山忠義起癡疲。玉帶生硯終不糜。疊山大節炳旌旗。秋風一硯滑流匙。黃公詔獄身艱危。鱷鼠鬻足蝨。遊
 罷寫經日月振。夸毗隨身斷硯與殘碑。趙公擊瓚風濤其東方。未明斗建貢太白。賤賤雞號僞門人。王錫書
 銘詩若熊襄。堅鐵邊軍中小硯。河間遺若張忠烈。困金梃片硯珍貴等。琦琦文貞倪。公登鼎。蘇枕湖樓中
 硯在茲。洪若鄧公抗節。噫天風夜泉沁人脾。古今寶硯何瓌虞。不如忠介此硯奇。奇哉片石首陽移。磨不磷
 兮涅不緇。勁骨貞心堅白資。潛穎經訓乃奮奮。海天長嘯湧朝曦。蛟龍撞破碧玻璃。虞淵沈淪夸父追。女媧
 精衛雄乎雌。浴日補天填海思。化作魚龍鱗之而。掌握三綱奠四維。功高神禹大名垂。鎮盡天下巫支祁。不
 圖大坂木難支。忽缺金甌弄潢池。波揚鼎沸何能爲。賤山茲兮甘如飴。味同薇蕨性。作夷寸心千古識。者誰
 硯乎。硯乎。知不知。硯曰。我公身植鱗口。楹目量心險。初試硯兮。崑宣疑。東林黨。賴公扶。再試硯兮。翠閣
 嗶身稽天誅。氣先鞭三試。四試忠言。稗燕許。大筆何淋漓。惡惡誅。崔盧宜。善善首以李。楊推。是是非非。公
 不私。褒貶衰。欽筆如錐。意所欲到。筆能隨。筆所欲書。墨凝脂。墨所未審。硯堅。滋雲煙。滿紙供指。摩即墨。侯今
 親。朋賦種得。楚茶與江。離硯旁。硯旁何。威蕤敢。諫果並向日。奏指。佞草。豹弄。春委風。雨雷。靈走疾。遲神。仙龍
 虎爭。奔馳或歌。或嘯。或涕洟。或吁。或。或。嗟。音難逢之情。情疑。豈難。阻之。淚。淚。崇。崇。太息。楊朱。泣路。歧。痛哭
 賈生。流涕。泗如魏。華陀。真國。醫如晉。杜。蒼。三揚。解如正。氣歌。迥。愚。癡如隆。中對策。平治如漆。室吟。魯女。悲如
 尚方。劍朱。雲提。如懸。秦鏡。辨妍媸。如燃。溫犀。照魑魅。如屈。靈均。離騷。詞如王。鐵。鎗。豹。留。皮。清如玉。靈。直。朱。絲

閉如燭。照下寶龜。上欲致君志。呂伊。進躋。必舜而軒。義下欲澤。良補瘡。功心禹。稷心己。潛機。義重君民。與天
 期。黃公道周相。切劑。朝班。縱云伍龍。變浩氣。直欲吞鯤。鉤提筆。四顧天地。車懸策。渴驥及餓。鷄書上朝廷。屢
 謁。脚天不亡。明如用之。用之則行。高皇。庶不然。地下恨神。烹神。烹踐。背毀朝儀。客魏。擅權。黯重。離。思陵。鑿刻
 寡恩。慈宜與。烏程。相國。嬉蒼鷹。乳虎。滿天涯。內和外。將策金貨。成德。鄭鄭。受懷。筆。申紹。芳獄。三字。施畏。罪朝
 臣。半霸。糜公。獨上。背肝。膽披。廷爭。面折。春臺。照刀。鋸斧。鐵。渾不。辭。彈劾。登。避。權。貴。唯。觸。怒。聲。震。殿。角。蟻。挂。冠
 神。武。門。彭。彭。歸。來。講。學。解。人。頤。不。歌。五。噫。吟。四。雖。程。朱。陸。王。道。藩。籬。談。經。宛。似。鳳。鳴。岐。證。人。社。中。撞。桌。比。存
 誠。主。敬。首。無。欺。傳。薪。祝。淵。王。毓。寧。力。關。禪。學。道。在。斯。白。馬。別。派。空。性。悅。自。擊。石。視。儲。賁。帷。烏。踏。鴻。戲。琴。海。蠅
 中。流。砥。柱。撐。傾。欹。石。寺。字。赤。列。鼎。鑄。大。書。崇。顧。壬。申。時。東。山。再。召。步。丹。堦。起。作。廷。尉。鳳。紀。司。文。陳。姜。熊。功。不
 虧。直。躋。坐。辜。何。瑕。疵。張。了。楊。左。逞。恣。睢。喪。師。辱。國。猶。執。綬。一。救。一。劫。氣。塌。時。丹。心。奮。欲。固。邦。基。舉。朝。公。輸。盡
 委。蛇。直。言。翻。爲。宰。衛。尼。三。仕。三。已。命。多。奇。無。喜。無。懼。心。神。怡。坐。聞。鼎。湖。龍。揚。望。漁。陽。鼓。震。社。壇。有。明。神。器
 噫。吁。嗟。何。物。李。闖。敢。竊。魏。南。都。重。整。殘。局。棋。半。壁。江山。道。義。彌。文。如。馬。阮。安。詆。特。短。狐。箭。折。珊瑚。枝。武。如。高
 劉。度。哆。猿。狙。磨。劍。毀。廟。廊。榭。正。襟。危。坐。何。其。黃。鐘。毀。棄。長。城。墮。封。胡。羯。未。化。龍。蔡。不。問。豺。狼。問。狐。狸。桃。扇
 燕。窩。成。自。貽。勝。國。孤。忠。空。肩。仔。魯。戈。難。以。返。斜。旄。於。越。山川。舊。范。蠡。鬚。髮。皓。然。一。叟。者。指。揮。婦。孺。競。登。陬。蹕
 藩。失。國。慘。慕。齒。心。回。百。折。身。百。罹。不。共。秀。夫。蹈。海。涵。乃。同。枋。得。絕。粟。資。大。義。完。全。哲。人。萎。氣。作。山。河。身。騎。箕

說海

五十九

三十五人赴義。俄戒珠山前堆白鐵。國破家亡。視透迤瓦全。玉碎早圖。維此硯不畏。肅風吹。留在人間。作柱。搗脾。睨世上。既與頌說公遺事。何顯不三百年來二十井鬼神呵護。同尊。藉手澤。撫魯孔億公之裔。孫起。門楣江漢。濱水清且漪。漢陽令尹執牙。誰危尊之下。巢意。祿楮。祖之問。少虎。貔一郡衣冠。委塵。鑄全家骨肉。付戈。虢嬰城固守。策單騎干戈。社稷。草藜尸珍。重范硯傳家兒。抱器出奔。鄂渚。滄海。桑田。鶴眼。膠成仁。取義人。譜。斬一息千秋。雙屨。屨並作乾坤山。霞。掛光爭日月。無崇。虛令尹之孫。蘭與芝。劉子瘦梅。最白眉。命我題詩我。嚙。我同被。繡不文。機我捧公硯。拜公祠。明月清風酒一卮。我瞻公像仰公規。一代完人百世師。

繼忠諷誦再三。因贊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得不令人拜倒哉。一日都督謂繼忠曰。瀛春可達接至武林。令尊亦可迎養。免瘦梅兄兩地相思。鄙人在西湖結茅屋三十間。既可攬湖山之勝。亦可免塵市之煩。一俟瀛春來杭。鄙人當掃廬以待。家母賢內子頗耽吟詠。聞兩位賢嫂均擅道體詠絮之才。小女鳳珍。粗習詞章。未得詩家衣鉢。願奉兩位賢嫂為師。家慈賢內子均殷殷道及。鄙人特與瘦梅兄相商。乞勿堅卻是幸。繼忠曰。既承都督賢太夫人夫人厚意。焉敢不遵。惟擾及善榻。殊抱不安。且內子等粗識之。無惜於學。問何足為女公子師。如蒙女公子不棄。切磋琢磨。互有裨益。亦內子等之大願也。都督曰。彼此通家。何庸客氣。為繼忠曰。都督厚意。何能再卻。敢不唯命是聽。都督大悅。乃派差往接繼忠眷屬。並由繼忠詳細函達圭峯先生暨

吳母陸夫人並隱娘窺娘。接此信後，歡喜異常，均一併前來武林矣。

小說精 雙鴛塚 (續第十四集)

憐 然 (未完)

第十一章 得耗返里

海天茫茫中，一巨船闐然破千重碧浪，以飢餓而視來處，漸遠漸微，以至於沒。但有雲影天光，模糊搖曳，合成一片。此時船上有絕代美人扶欄而立，以苞淚之暇，望相距十數英里不可見之桑港，蓋淑蘭也。自與仲雲作別於此，即未稍移其足，為候已一時餘。其軀殼雖在汽船甲板之上，神魂已入情人懷抱之中，故呆立如木雞，毫無知覺。他人觀狀，至以為怪，咸私語曰：此人可謂絕無僅有者矣。而不知尚有一慘緣年華之翩翩少年，亦癡倚於船尾鐵柱之上，兩目灼灼向海，未嘗稍動其首，可相匹敵讀者想已早知其為震亞矣。俄而淑蘭覺面觸寒物，神思乃清，舉首一視，則陰雲密布，密雪飛翻，觸面之物，即飄零之雪花，覺寒氣侵人，不復可耐。思歸已艙，以取溫暖。自念：余今日何昏昏若是，舟行如此之遠，天氣若斯之變動，余悉不知。然震亞何以不醒我面，竟歸室亦殊不解。試思此遼闊之甲板上，尚有何人在者？言時以目回視，彼長身玉立，衣黑色外套者，非震亞乎？淑蘭見之，遂呼以入室。行時念我之於仲雲亦猶彼之於竹君，均具深情不覺微吁曰：情之弄人殊甚哉。

淑蘭入室後，卽坐榻間，謂震亞曰：母病究不知如何，尚須一月方能抵家。心殊懸懸，設有變端，將如之何？矧舅氏之心固不可測耶？弟亦早見及此，特未出之於口，彼之居心可一言斷之曰：欲據吾產耳。然余二人非愚蠢，竊

無。知。識。之。流。豈。能。坐。視。其。攫。取。而。不。之。計。卽。此。電。之。來。亦。甚。突。兀。弟。頗。疑。之。曰。何。以。故。曰。母。病。應。呼。余。二。人。同。返。何。以。電。上。無。一。語。及。弟。姊。爲。母。女。弟。獨。非。其。子。乎。可。疑。一。日。前。倉。卒。惶。恐。聞。此。電。以。爲。必。來。自。杭。州。後。細。審。之。則。實。係。自。上。海。所。發。焉。有。母。病。在。杭。而。反。至。上。海。通。電。於。姊。之。理。豈。杭。城。無。電。局。耶。可。疑。二。舅。氏。發。電。必。署。其。名。今。則。無。之。可。疑。三。有。此。三。疑。中。必。有。詳。闕。葫。蘆。殊。難。打。破。也。言。已。默。然。憂。愁。之。狀。顯。露。於。面。蓋。又。念。其。情。人。矣。而。淑。蘭。不。知。也。以。爲。其。仍。疑。念。此。電。信。因。以。語。慰。解。之。曰。電。與。我。而。不。及。弟。者。以。我。知。弟。亦。必。知。可。毋。庸。費。及。則。第。一。疑。可。破。電。信。發。自。上。海。者。或。命。人。至。上。海。聘。醫。士。便。而。發。此。或。杭。電。局。不。發。美。洲。之。電。亦。未。可。知。則。第。二。疑。可。破。不。署。名。者。或。亦。匆。促。間。忘。去。或。欲。省。電。費。都。不。可。定。則。第。三。疑。可。破。三。四。星。期。後。此。疑。皆。可。解。釋。矣。震。亞。微。點。其。首。於。是。二。人。凄。然。相。對。各。竭。其。腦。力。以。描。摹。意。中。人。虛。幻。之。容。貌。至。睡。熟。方。止。然。又。與。之。入。夢。矣。

此。船。卽。淑。蘭。乘。之。來。美。之。原。船。也。故。淑。蘭。益。覺。增。其。悽。愴。之。情。至。餐。室。間。幾。欲。流。淚。心。念。與。仲。雲。互。通。名。字。各。懷。愛。慕。之。情。非。此。間。耶。而。今。則。重。洋。遠。隔。暗。而。無。期。所。夕。馳。思。徒。勞。魂。夢。已。耳。而。已。身。正。如。飛。絮。浮。萍。附。於。一。物。不。知。能。免。爲。罡。風。橫。水。吹。折。冲。散。否。略。食。畢。須。卽。入。室。仲。雲。雖。亦。念。竹。君。不。置。然。究。係。男。子。尙。有。不。念。之。時。非。若。淑。蘭。鬱。於。胸。中。無。論。一。日。之。久。一。秒。之。速。均。有。仲。雲。二。字。繫。於。胸。中。是。以。玉。容。日。見。清。減。震。亞。固。知。其。心。曲。者。見。其。如。此。每。思。以。言。勸。之。願。身。爲。其。弟。此。種。事。實。不。便。於。啓。尙。今。則。不。能。更。耐。矣。先。移。椅。坐。淑。蘭。旁。故。歎。曰。家。事。如。毛。殊。可。憂。曰。此。亦。無。足。憂。財。產。上。余。頗。能。綜。核。理。治。且。余。不。甚。重。之。曰。余。所。慮。者。姊。與。弟。之。終。身。事。耳。淑。蘭。聞。之。慰。

然曰。余觀竹君。稱爾至佳。何枕後常言於母前。俾成此事。震亞賴其面。答曰。弟事無妨。從緩。弟物色佳。士已多。均不及仲雲。而其家世亦至不弱。父母悉和藹仁人。與姊最宜。淑蘭曰。爾年已非幼。何妄言言已掩面。啜泣。此泣非怒。感己之心。曲僅弱弟知之。而能悉心助己者。亦只弱弟一人而已。

震亞不。明此旨。誤爲唐突。阿姊思擇一語以謝。已過而卒。無可者。類頻自擊其首。且切齒自誓曰。吾該死。吾該死。願淑蘭傷心甚。嗚咽至於不舉首。而乃弟之自怨自艾。且未之聞見也。震亞以其不昧。心愈急急。且不可擇。突然縱聲而號。淑蘭亟問之。曰。弟胡爲此。震亞凄然曰。余言語偶一失檢。致觸怒於姊。余罪大矣。淑蘭乃急收淚。謂震亞曰。弟無誤。解姊之哭。非爲此也。所以惡者。念老母既衰老。而又倚任舅氏父子。狼狽爲奸。終不可爲也。若激烈反對之。成也。則滋傷母心。不成。則適以長其奸險。予一女流。而弟又幼弱。身足與之爭欲爲將伯之呼。則惟新親之是賴。然積重難返。弟事或姊能爲力。不難遊堂上一諾。至於姊之終身。彼奸惡者。陰謀已久。或以浸潤。爲老母保無有入其奸網者。是爲姊主張者。惟弱弟一人。此予之所以悲也。震亞聞言。點首良久。淑蘭又曰。此後。鉅肩只吾弟任之。海天萬里。宜自保攝。姊欲爲最後之力。爭不敢自親其體也。震亞唯唯。

此數十日海程中。淑蘭度之如數年。甚苦惱也。惟潛空修書與仲雲。詳叙一切。娓娓動人。而文筆復雅潔。有致。真覺深思神清。蘭言氣韻。書竟不著日期。俟舟至橫濱。乃填之。投入郵箱。此蓋淑蘭與仲雲通函之第一次也。不數日。舟抵上海。二人雖滿懷愜思。然乍回故國。亦欣喜。片時。淑蘭意欲毫不勾留。即往杭州。奈時已午後四時。

小輪已開。因不得已而勾留一宿。均不出外。但各伏案作書告意。中人以平安二字。次日遽首途。途中以喜。致聖立不甯。而小輪行至滯滯。至埠已逾定時。至七點鐘之多。因而又不得至家。其心蓋焦急萬狀矣。

第十二章 侍婢洩言

時方破曉。大雪紛飛。房舍林野。迢途均皚皚作白色。而北風勁烈。吹而似割。路間絕鮮行人。但聞野鳥哀號。慘厲無比。此悽心愴目之天氣。淑蘭即乘肩輿。以行衣履。爲飛雲所沾。心至不適。蓋自此入愁城矣。

甫入門。二人即疾行至其母室。則母方端坐。毫無病容。不覺喜甚。而夫人於無意中。睹此一雙兒女。忽然而至。其欣悅之情。直無物可擬。立攬二人於懷。以最慈柔之聲。問曰。爾等何不先以函告家中。俾令人往迎兒乎。吾殊不料爾等。以今日至也。震亞曰。此真咄咄怪事。是何荒唐。担此謠言。致我奔波萬里。憂愁月餘。夫人曰。爾言何事。淑蘭曰。母不因病重。以電召兒輩歸乎。夫人驚訝曰。焉有此事者。此數月間。余初未稍染微恙。此發電之人。欺余極矣。震亞問曰。前二月中。舅氏曾往上海乎。曰。爾何以知之。彼時余託其存三萬元於上海某銀行中。此款實歷年來所餘者也。震亞聞言。亦不答。以目視淑蘭。已恍然。此電必其舅氏所爲。然何故而爲此。則尙不得而知。二人懷此疑團。思解斷之。而不得。不豫之色。呈於面上。夫人不知其何事。不樂以軟語慰之。忽而問。俄忽而問。悉憐愛備至。二人亦依依膝下。如嬰兒然。述沿途風景。美洲習俗。以娛老人家。庭樂趣無逾於此。俄夫人曰。爾二人之室尙未墮。設乎。曰。尙不定在何地。曰。如此寒冷天氣。爾二人亦不必居於閣中。此左側二室。頗佳。言已。卽命僕人爲

之佈置物件已又親往督率之。不二時已就緒。震亞出革囊取風景片與夫人觀之。以博其歡心。并一告之曰。此世界石也。此黃石園也。此議事堂也。此紀功塔也。又取一帙曰。此句語未畢。即欲疾藏。此片蓋其意中人竹君之小影。不知何以忽混雜於此。而夫人已見笑曰。此美人也。因自震亞手中取而觀之。噴哈贊曰。貌殊美。處是何家女郎。亦中國人乎。震亞頹然不答。淑蘭笑曰。母如喜此女郎者。女可使之爲吾家婦。夫人曰。但不知性情如何耳。曰。溫柔貞淑。無一可議與之相處。幾年知之詳矣。曰。此女郎必出於詩書世族。睹其面目。可不問而知曰。其父吳宗堯。乃皖之太守。頗有政聲。夫人聞言。驚曰。即彼之女公子乎。彼與爾舅略有瓜葛。爲汝父之契友。又係同年。此皆二十年前事。亦難怪爾輩不之曉也。又向震亞戲曰。爾究愛之乎。余當以之綢爾。震亞聞言。喜極中心。癡然手足不知所措。淑蘭匿笑不已。

淑蘭此時恨不立成震亞竹君之事。亦有數原因在也。一以竹君爲不可多得之女郎。匹配其弟。正是佳耦。可以支持門戶。二以既與之結爲戚串。易與仲雲親近而成。就己事也。亦較易。三以伯謙每圖娶我。舅氏屢用機謀。不過欲得我家資耳。震亞婚後。余將悉以家中財產歸之。則可杜彼貪覲之心。而吾半可以無裨。其用心彌深。人不能測。歸室小坐。髻胸頗舒。適俄諸人悉來問狀。獨未見其貪狼之舅氏。暨卑污之表兄。殊不解然。亦甚喜得目前之清靜耳。不聞俚俗之聲。目不睹荒儉之狀。尙能畢生不見者。尤佳。諸人既退。惟侍女素琴仍立其傍。面欣欣然。淑蘭曰。爾何喜若是。曰。一則喜姑娘之歸。一則喜吾輩之有主。不受他人之凌辱。淑蘭知其言必非無因。急問

曰爾言何意曰婢子今日始得撥雲見日不然陰霾蔽天且登瀛以死淑蘭焦急曰勿閉言曰自姑娘行後李公子即妄作威福勸賑嘗余輩曰爾狗勿夢夢此間現在之主人翁即余父將來之主人翁余此等言語婢子已不復耐聽試問其質夫人公子於何地尤可厭者竟向婢子言姑娘已與之訂婚常有情書寄彼向有不堪入耳之譚謂之欲啞淑蘭微頓其足怒曰彼其喪心病狂矣不然何狂吠至是尙有何語亦速告我我不耐責曰彼日駢於夫人之前欲爲姑娘之婚自誇其丰姿之美學業之精言語之工應事之能幾若舉天下之美少年博學士譚辯家幹練才均莫能匹又符自言欲爲拿坡第一婢子固不知拿坡爲何物但曉其欲作第一以婢子觀之彼只可作第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一耳淑蘭聞至此不禁大笑素琴尙毅然問曰姑娘以婢子之言爲何如淑蘭曰爾趣積言之勿再作癡語曰夫人爲仁厚之人不覺其大言但微領之亦不以語相報約六十年前彼二人一指家破一指伯也立道夫人之答夫人不得已乃言曰婚姻爲終身之事稍一不愜即有害於兒女甯謀於事前毋悔於事後且爲父母者只可爲之輸財成婚禮而不能強合使成姑娘又遠在他國殊不能定奪而彼竟直言姑娘愛之且指婢子以爲證婢子答以并無此事彼恨乃刺骨夫人亦知其妄言斥曰爾一而之辭余不能信非姑娘返杭萬不能允不數日二人均往上海返時至有得色尊大如帝王老者則日夜賭博少者則微遂於北里中一日欣欣然告婢子謂某妓與之情某妓愛彼婢子殊不願聞以冷語答曰妓女之愛公子也亦宜意謂彼亦僅能受妓女之愛也淑蘭於是又恍然得造他信之原因因命素琴呼震亞來素琴出門

小語曰：余數月積憤，悉發洩於今朝。殊覺快樂，且故作諧語，令姑娘破然爲笑。余豈真不知拿破崙者？震亞至淑，聞一告之，震亞大憤，立欲將其奸情白之。母前激勸強止之曰：爾且平其胸中之氣，聽余所言。此事關於老母之情，而非可撼動者。曰：余恨不以彈子貫其胸，然後以利刃剖之，察其構造，果有異於人類否？曰：且勿惡言，當亦無補於事。余已熟籌此事，欲破其奸謀。先着手者，宜有兩步：第一步應將吾家動產不動產之總簿籍入余二人手中，第二步應將竹君之事早日定奪。早日成婚，此二事如千鈞一髮，刻不容緩。二事既成，余輩無懼矣。震亞沈吟半晌，曰：吾所以憤者，憤伯謙之侮姊耳。今此二事與姊絕無關係，姊事究如何者？曰：此二事表面雖無關余事實，爲余事之命脈，今已臘月二十六日，爲時無幾，明正即如策施行，不可再緩矣。又輕聲述其原因，震亞點首者，再遂出此時激鬪室，而小窗之下，有一婦人作獸行，以過轉至牆側，方直身步至己室，作猶笑曰：悉入吾耳中矣。

第十三章 途中定計

午後零已止，風勢亦稍減。老翁之家，曠方於賭博場中，興高采烈，嗚呼！虐作牧豬奴戲，時以手理其黃鬚，作得意狀，蓋屢勝矣。既而漸博，漸北，幾罄其囊，面色灰白如陳死人，喑然而退，坐於一隅，懊悔不可名狀。俄又自語曰：勿憂勿憂，此負去之金僅二千元，不過費耗吾前月所得意外之財十五分之一耳。何損於我？讀者諸君，觀其所言，則存貯銀行之款，又爲之侵沒矣。於是稍覺欣喜，緩步以出行，不數武，見其子奔馳而至，雖值嚴冬，而額汗滂

溘然呼之曰爾何故急急若是豈又爲無賴輩所侮耶曰非是非是僕人告我彼歸矣曰果歸乎曰確也歸以今早家驥聞言聳其雙肩笑曰然則吾輩之機會至矣勝負成敗在此一着兒乎須悉力爲之時哉不可失二人駢肩急走互議下手之方法伯謙曰余真健忘震亞亦來矣此子年雖稚機警異常頗不易與曰此幼畜殊有礙於吾輩行事然不能因之變計使歷年心血歸於水泡幻影當對待之策以余思之爾可悉力於淑蘭一方面須曲意承迎俾彼愛爾婚約定大事成矣余當力結震亞之歡心使不作梗於其間爾姑母處則憑余說辭可以無慮也

二人且言且行不覺已至家驥逕至夫人室中足甫及門卽曰聞兩甥方至現在何所余急欲見之夫人命僕婦速二人入震亞謂淑蘭曰此老畜產來矣余將語至此淑蘭暗掣其衣蓋所謂老畜產者已至於夫人門首笑容可掬呼曰二甥歸乎相別至久愈美麗矣余固無日不念念爾表兄亦然震亞曰蒙舅氏誦念感激無似甥在美園無日不面赤耳熱竊嘗不解今始知乃舅氏念甥之故此言至鋒利冷峭而家驥仍詭然答曰余念其誠故雖相隔如此之遠譬爾素不迷信此種事實之人均能感應作者曰此老之言非虛誣也但念字當作謀字始合方家驥逕入夫人室時伯謙果何往乎是亦讀者所急欲知者也蓋彼道其父命欲悉心力以取淑蘭之愛然媚之必有方法曰容貌俊俏曰言辭柔和曰衣服華麗三者缺一不可容貌爲天生就不能更改言辭須平日習練亦惟狎獨衣履可以隨人意言伯謙因嘗以容貌言辭自誇者今則入己室出最新麗色之衣服之襟上

插以紅梅花并懸一金鍊。鍊垂垂，如作澄黃色。以上品之皂擦面者數四，復略以洋粉勻於上。若女子然，又取一鑽戒指套於第五指光閃閃，耀目然。後臨鏡自照，覺無地不可以動人之愛。衛玠重生，潘安再世，不之過也。行時以花露灑手帕人之袖中，芬芳撲鼻，端以為淑蘭。此次見之，必將接以接吻矣。

伯謙突然入室，衆人觀狀有喜者，有驚者，有笑者，有怒者。爲淑蘭笑者爲震亞，驚者爲夫人，喜者則爲其兒。味相投之父也。而彼欣欣然曰：淑蘭妹震亞弟余適自外間歸，聞爾二人返欣喜欲狂，竟至傾跌。幸他人扶掖得無傷否？則股且折。震亞曰：弟在美，洲校中正習醫科，尤善接股，不然可以略効微勞。伯謙知爲譏刺語，亦不答。顧淑蘭曰：蘭妹風貌愈美於前，或亦美，洲水土佳使之然耳。余有數函想已入目，何以不復我一字？真情墨如金，誠淑蘭避不悅。答曰：函因收到，但因課冗無暇，未之閱，原封猶在。明日當檢出奉還，以答厚意。伯謙聞此語，胸中怒極，幾欲惡言。幸其父以目止之，乃力平其氣，不作一語。夫人知狀因責淑蘭曰：小妮子何執傲如是？彼以函教如何，各不一視。淑蘭曰：彼函中如無辱兒之語者，兒何爲不視兒料其語必無一句合於正當之理。故不閱其來以汚兒目。母如不信者，兒當往取試命。他人讀之，恐母亦不願聽矣。言已憤憤而去。伯謙恐事決裂於婚事，上有厥立隨之，至室求其母取此函。言辭悻悻，幾至於泣。淑蘭厲聲曰：爾敢再侮我者，我必報復。勿謂我乃柔弱女郎易與也。伯謙聞言，抱頭鼠竄以去。二人之仇自此深矣。而家驥則謂其姊曰：爾觀彼兒妹固甚相愛者，爾嘗淑蘭使之憤憤而去，與他人無涉。然伯謙即蹤往以慰之，其相愛之厚可想。而見夫人不答，彼覺踟躕不安，因呼震亞與

之借出曰。余與爾不謂者年餘矣。可至余室。若苦若老。作抵膝。以消此多時積憤。其許我乎。震亞見其意良厚。不便峻拒。乃答曰。敢不如命。既入其室。見陳設頗華美。然凌雜無序。足知其人之僂俗。臨窗一案。案上悉海籍均標。以紅箋。尚有一厚帙。甚陳舊。若朝夕繙閱者。然震亞心念此必重要函件。頗注意之。家驥此時舉躬曲節。若甥之侍舅。希承意旨。加意諛媚。求得其歡。心坐後。謂震亞曰。爾父可謂有子矣。余自謂閱人已多有丰姿佳者。有性情佳者。亦有學業佳者。但各偏於一。若欲如吾甥之完備。殊未之見。震亞至不願聞此。言語勉和。聲對曰。舅氏獎飾逾格。實不敢承。言時伴作喜色。家驥以為此子已中吾計。愈以言諛之。尊崇若天帝。震亞亦愈若喜聞其言也。者心念爾雖機智之狡。狐。余非愚蠢之癡。鴉。口中之肉。萬不能得。亦只徒費爾之唇舌耳。

二人正各施詐術。喋喋不已。伯謙忽闖然以入口。吻翁。張若有要事。報告乃父者。見震亞而止。以手微招其父。謂震亞曰。余有小事。不能伴弟。言已即出。震亞伴若未見。以鐵箸弄爐炭為戲。使之不疑。但答曰。兄有事可自便。少頃家驥曰。余昏憤矣。爾在此幾二點鐘。不憊乎。余往命人為爾備食物。遂出至齋隅。其子在焉。見家驥來附耳曰。吾聞吾母言彼等非無知者。早間二人議策。至周密。曰。是何策者。伯謙於是述其母之所言。一一無遺。曰。吾殊不料彼用心如此之深。可畏哉。今求婚之事。不能再延。延恐有變。曰。然。詣者至此。當知伯謙之母。即伏竄竊聽之婦人矣。

家驥聞言後。急入室。謂震亞曰。殊可惡。諸人悉不知何往矣。將如何。時震亞仍子鐵箸扶炭。使正曰。余亦不憤。固

無妨也。又縱讀片刻，震亞辭去，行時自語曰：爾譚機密之語，余爲機密之事，殊相類。蓋其外，套袋中有厚帙一藏焉。

小說情 桃花淚

(未完)

碧痕

第一章 噩夢

細岑、浮蟻之下，松蘿、羅履之間，一帶短牆，三椽老屋，長日寂靜，若無人者。惟有書聲與機杼時時隨和緩之風透。出悠揚清越下和嬌婉之息。上應長嘯之猿，見而知爲書香門第也。時屆三月，草長花飛，大好春光，都入眼底。陌上遊人，與會殊豪。春衫白袷，寶馬玉馳，裙屐翩翩，輪蹄冉冉，紫陌紅塵中，顏色吐艷，笑語含香，無人，不爭道春風。楊柳世界，鶯花大可以供佳人才子之樂也。此間人別，舊淡味避，簾而居草綠窗前，不出庭戶一步，咀嚼前賢，日食三兩黃金，其味無極。自朝至午，株守窗前，窗外小園半畝，春韭一畦，亭亭楊柳十餘株，憑短牆而立，依依颯颯，勾引春風，綠絲條弱，仍東西而搖曳。若眩其翠眉舞者，俄而一陣東風，花花絮絮，團團逐隊而出，若關外之雪隨風起，落着物，成粉楊柳，絲呼別有小桃一株，冷紅泣露，嫩蕊羞人，一簇無主，不勝東風，雜於翠縷叢中，獨抱情微，大有羞與爲伍之態。杜鵑聲裏，斜陽欲暮，窗中人欲一吐其鬱氣，啓關而出，着淡白春衫，顏色如桃，翩翩半致，瀟灑有神。信步園中，見桃花盛開，亞枝如醉，具深愛好之心，而花亦若知主人愛我，益動其媚，燦之笑，嚮嬌婉，人主人移近而前，輕折一枝，歸來插於膽瓶中，眼角眉梢，飽視不已。俄有不速之客，寒簾入，笑拍其肩曰：素秋，

說海

七十一

又作花下生活耶。素秋回首省之曰。卓書君來何晏也。我以君有約不來。情急無聊。見此花燦爛如錦。心雅好之。故折得一枝。聊伴我寂寞耳。卓書曰。桃花飽而多冶。色而不香。君愛之。所謂武陵俗。飽以高魁矣。素秋曰。君以花月痕之濫觴。引來貶人。不知論花之道。言品次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予謂桃花紅而多韻。媚而有骨。不可以肉眼視之也。言次。一小奚奴入。謂鷄黍已具。先生與客可入席矣。素秋乃起。邀卓書入客廳。蒲鮮芹蠶。綠酒紅螺。糲羹菹飯。畢陳几間。素秋曰。秋暮春菲。殊不足以薦客。盤盤市遠。無愛味。醇酒家貧。只舊醅。杜老之詩。若爲我吟。忝屬知己。諒不我怪。卓書曰。君又帶俗士酸氣矣。而今而後。我願與君共除之。如有枯帶俗氣味者。則以金谷酒數。素秋曰。願共此約。於是相將入坐。燈紅酒綠。興會殊豪。酒數邀。卓書曰。以君之才學文章。出而爲世。無往不利。何以苦守窮鄉。豈終老林泉而不。一試胸中利器乎。弟也不才。初窺一枝。秃管遊食四方。尤到處皆遭青眼。近處陳公。幕下。雖不能得若何之職。守然藉此。一觀異鄉風景。亦一快事。素秋曰。君言良然。如於弟。殊難爲也。良以性樂淡泊。志好閒適。近年來。重讀老莊。益增其放。如曰。遊覽古跡。飽看山水。固所願也。致於出而爲世。恐與世多忤矣。卓書曰。弟亦非甘潤農俗。營此區區。升斗之祿者。亦不過藉此。以觀天下山水人物耳。以我輩之寒。襟胡來如許。資於助人行萬里路。而無乏。觀天下而平安。弟所以欲君出行者。非敢以五斗米折秀才腰。不過藉此。以飽吾輩之眼。願耳。素秋曰。敬聞命矣。余久欲探黃鶴晴川之勝。今得君之佐。於願已遂。特前途殊艱。以君也。卓書喜應之。於是相約行期。性情於此。爲之一快。五斗解醒。十分飛蓋。待至夜分。酒闌人醉。則門外電光。窺窺雷。

車句隨有頃。大雨如注。點滴成聲。秦秋曰。與君剪樹西隱。作竟夜談可乎。卓書曰。我醉欲眠矣。乃命小奚奴掃榻。書齋。二人抵足而眠。移時。卓書之盥盪。湯已。由醉鄉而入黑甜鄉矣。

邯鄲枕小南柯事。奇。素秋倚榻。舒衾。維時。已燈昏。香燭。惟雨聲。澗澗。輕寒。惻惻。睡聲。此時。與夢。屬而具來矣。但見春風和緩。晴日映輝。與好友。卓書。相將。出遊。綠山。行數里。許有汶港。一水流。潺湲。荷淺。可以。濯纓。俄而。瓜皮。艇子。飄飄。然至。巴童。二。各蕩。一葉。舟狹。小。僅可。容人。是時。遊興。大高。乃與。卓書。各登。一舟。示。巴童。沿港。而行。頃之。出港。口。則。淺碧。小河。掩蓋。映翠。波涵。窈窕。徐徐。下流。則。對岸。現。桃花。深林。紅艷。燒春。一。種。情。境。爲。生。平。所。未。見。不。覺。心曠神怡。曰。武陵。漁父。之。桃花。源。其。在。斯。乎。及。至。桃。花。深。處。則。映。天。如。霞。臨。水。成。殷。一。種。天。香。十。分。春。色。如。雲。盤。之。錦。如。綺。羅。之。叢。又。快。然。曰。吾。安。得。於。此。鄉。過。一。生。也。所。恨。東。風。無。奈。陣。陣。迫。人。吹。此。標。爛。如。錦。之。花。片。片。作。迴。風。舞。落。於。流。水。之。中。隨。波。逐。流。悠悠。而。逝。是。時。深。情。流。露。頓。起。惜。花。之。心。伸。手。向。水。上。收。拾。殘。片。納。諸。掌。中。且。作。感。悼。之。語。曰。碧。水。無。情。紅。顏。薄。命。花。雖。大。好。其。如。東。風。何。設。有。人。於。此。能。不。倚。東。風。腸。斷。過。索。陌。而。傷。心。乎。我。不。忍。見。可。緩。緩。歸。矣。乃。命。舟。子。回。棹。逆。流。而。上。忽。爾。一。陣。香。風。飛。來。纖。膩。嬌。婉。之。聲。如。上。林。春。鶯。嬌。嬈。壓。其。聲。歌。曰。

綠水半篙清。且淺桃花渡口東。風帆歸去莫回頭。紅蕖狂流白浪捲。

舍商轉角。響下。清虛。素秋。急回。其首。四望。無人。但見。岸上。花枝。倚風。淒涼。曰。此。聲。婉。轉。綿。類。十。七。八。女。郎。之。音。此。中。其。有。人。家。乎。欲。問。舟。子。則。渺。矣。不。見。心。大。愕。然。欲。探。其。奇。亦。不。他。顧。乃。獨。自。掌。棹。順。流。而。行。未。幾。其。聲。又。發。

說 海

省之瀝瀝、浙浙、殆自桃花深處來者。其音曰。

七十四

武陵溪畔、齊仙蹤可愛、深紅與淺紅、歸來歸來、莫怪松風聲、雨點可憐、儂。

其始也、流利清越、如雲後之焦桐、其終也、悽惻淒涼、如秋深之虬管、哀以含怨、嗛不成聲、噫、此斷腸之音也、胡爲乎來哉、遍觀兩岸、絕無煙火之氣、又無鷄犬之聲、所悄然獨植者、惟有此花、豈花之魂、感春深而起、哀怨耶、嗟乎、青帝已非、何處覓陽和之使、紅顏遺妬、還頻來封家之頓、花也有靈、欲不傷心、豈可得乎、俄而一陣狂風、卷岸上花、悉入水面、舞紅、縮粉、唾血、猩緋、一溪水、亂半面、粧殘、驚魂、透三月之風、亂落如九秋之雨、凝綠水面、頃之鋪成一片、紅錦如天上、殘霞人間、胭脂及風吹、紅浪皺、復飄飄然、逐流水面、行、素秋驚曰、傷心哉、薄命桃花、竟隨水以逝乎、吾今在此、不收殘骨、更復望誰哉、乃以手中揉楫、抵柱中流、一一收於船中、然而心念歌者、又時翹其首、而望綠雲滿地、渺無人聲、風吹愈狂、而落紅愈多、素秋收之亦愈急、自恨力弱、不勝欲倚卓書助之、及呼卓君、了不聞、應仰首一望、但見綠水共長天一色、迥非在小港中、境況也、兩岸花枝亦無心大駭、有頃、屢氣溟濛、濤聲澎湃、洪濤巨浪、憤激而來、一葉小舟、顛播於水、心中不能自由、不覺大號曰、殆矣、殆矣、吾花復散於水中矣、吾其從此花而逝乎、儼而風急、潮湧、砰訇一聲、舟折爲兩、益駭而大呼曰、救我、卓書救我。

此聲浪傳出、卓書驚起、推素秋曰、君入魔乎、素秋既醒、徐啓雙眸、見一輪朝暎、破窗而入、自語曰、予適纔所爲者、爲夢也耶、駭然人矣、卓書見其汗流夾背、氣尤喘喘不已、曰、何物夢魔、擾君清睡、素秋乃告以夢中之事、且曰、此

不辭之兆也。卓書曰：「不然。此中原因。殆由君熱讀桃花源記之。所以夢深愛窗外桃花之。所以魔也。素秋亦笑頷之。於是相將起。見廳外紫花。經一夜風雨。已零落無餘。素秋感夢中境。況對之長嘆不已。嗟呼。碧草句。新醞逐飛。蠅之影。綠蕉跡。香難尋。覆鹿之蹤。素秋之夢。醒矣。素秋之夢。果醒耶。曰未也。」

第二章 遊遊

素秋石姓。名隱。楫。別號。虛洪生。素秋其字也。原籍洪都。祖官於蜀。遂家焉。父淡。於功名。不干利祿。愛閒靜。寡交遊。其先居成都垣中。厥以。犀節。熊軒。車龍。馬水人。海塵。喧。殊無當意。乃遷城五十里之遙。而居之。其地。左有山曰翠。嶺。右有水曰碧溪。固隱者之所居也。老屋三椽。閒雅有緻。適室主人以貧故。欲售石父。購得亦不坊。砌粉飾。仍舊而居。且市山田數十畝。以爲恆業。膝下子女各一。女居長。已經出閣。次即素秋也。素秋骨清神秀。皎如玉樹臨風。初讀書。符彩聰明。偷花弄筆。翻墨塗鴉。父常對之笑曰：「此吾家鳳雛也。惟此兒。天庭不豐。恐非福相。不必要功名。但守吾道足矣。故以生平所學教之。年十五。則詩古文辭。已足控古人。石父乃益購典籍。俾覽其學。素秋一一流覽。皆有心得。及冠。乃爲之娶趙氏。女頗賢慧。內助堪稱。次年。慈父見背。涉貽與悲。翠楸陰。而含悲。怕親手澤。隨夢我。而涕泣。已廢。毛詩。幸一人在側。終朝苦戀。使素秋稍殺其悲。其人何人。則上章所述之卓書是也。」

卓書。余姓。與素秋世交也。其先同居成都。自石父遷移。途各離異。然而時相往從。其感情固如舊也。乃石父物化。素秋懷哀。卓書遂竭力慰之。蓋素秋與卓書交。稱知己。故殺素秋之悲者。舍卓書無他人也。卓書松竹風姿。龍馬

精神性至爽利。且博學多才。與素秋堪伯仲。惟一則志在風雲。有一鳴驚人志。一則性甘淡泊。懷江湖閒散之心。此志趣之不同。亦境遇之所以各異也。素秋既不干祿。亦懶應試。頻年惟困於書城之中。蠶精窮。徹上下古今。經史文籍。無不盡讀。更及夫野史雜家。讀書愈多。而胸襟愈曠。心地亦愈靜。惟對於忠孝節義之事。跡難免動。喜怒哀樂之感。情故往往因讀書而流。一掬熱淚者。非心地之扁窄。實真情所流露也。卓書習舉子業。捷至廩生。科舉既停。乃棄筆出遊。受知於鄂督陳筱石。得爲幕賓。庚戌春。告假旋里。遂得重逢。堂前把酒。窗下談心。此固二人別後相逢之第二次也。

十年交情。相投肝膈。一場噩夢。決定終身。方卓書之勸素秋出遊也。素秋固欲之。乃無聊一夢。蚤除三思。素秋固達人也。鐘鼎華竹。樓臺幻境。以爲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於是遂有不去之心。乃卓書竭力德惠之。石母固富貴枝葉。頗樂繁華。對於卓書之邀。素秋亦表贊成。且曰。家居固屬適然。而清淡極矣。雖讀盡百城書。胸羅今古事。而眼界終不高。襟期終不展。吾意稍去。閱歷行吾之學。抱吾之素。是較株守。蝸處。老死窗前。而不一見世面者。爲高一著也。素秋聆此。遂決計去。

未幾行期至矣。三疊陽關。一聲腸斷。石母至此。亦動離別之情。熱淚萬雙。臨風而灑。惟祝前途善。自珍護。早作歸計。素秋見慈母之流淚。視內子而傷情。後園絲柳。都織愁心。一樹桃花。同灑別淚。腸如車輪轉。一刻一萬迴。自覺此種滋味。爲吾生所未嘗。雖梅酸。苦都不是。此種驚心之境。況亦不覺。斑斑春淚。灑向離亭。石母還加勉慰。於是

民 權 素 第 十 五 集

輿帽影。遂征塵而逝。

青山簇簇。碧水茫茫。途中景物。煥然一新。二人坐舟中。閒話蜀中古跡。飽看兩岸山水。清談品茶。聯詩酌酒。殊無行役之苦。舟行抵夔州。共登白帝城一望。見斗大山城。曲竄於山腹間。數家煙火。鷄犬相聞。不過山家風味。亦殊無若何意思也。及入先主廟。視昭烈遺像。不覺感慨橫生。遂向住持僧索筆。拂去壁上塵土。題滿江紅一闕曰。斗大山城。登高望。可憐陳跡。空留有參天雲樹。蒼松怪石。老鶴臨風。清淚冷落霞照。水寒波碧。想當年百萬起烽煙。江山赤。連營乘秋風。白悲猿鳥。稀歸役。任中原不討。六軍輕擲。白帝孤功業了。赤符運斷。明星謫。到而今。只有杜鵑聲。啼朝夕。

卓書讀其詞。卽贊之曰。急管繁絃。悽音苦調。先主有靈。亦當拜服。君之責備矣。予將有以和君。素秋曰。是地非唱和之所。舟將解纜。不可多留。於是相將行。

香沾履。齒草綠。裙腰白。帝城巖巖。可慨而三。春景物。固自在也。二人緩緩出城。初轉山角。則對面綠陰中。徑如羊腸。一女郎。珊瑚而來。破瓜年紀。折柳腰肢。兩臉天桃。一眸春水。羅襪香塵。鳳頭鞋淺。留弓印玉。釵波葉。拋家。髻高。擁綠雲。看藕絲。衫子柳葉。羅裙初見之。幾疑飛瓊下世。與女郎相偕者。則一中年婦。翩翩向白帝城中而去。素秋曰。此傾國色也。詭如桃李。而桃李未勝其詭。嬌如棠梨。而棠梨不及其嬌。山村僻境。胡來如許。嬌娃卓書答曰。是必大家眷屬之好勝。賤者一如我輩。過此而探白帝之勝耳。乃女郎既穿徑而出。亦回秋水以注。二人者久之。

說海
始俯首入城去。

七十八

第三章 尋芳

飛檣如箭，輕帆飽風，穿巴峽而又巫峽，越龍灘而又鴨灘，八陣同神，女峯悉過，遊人之眼，越半月，破浪乘風，鷓首抵黃鶴磯頭矣。二人檢點行裝，舍舟而陸，相將入旅舍暫寓，而卓書亦赴署中銷假。明日相偕登黃鶴樓，則見長江橫帶，漢水聯襟，西望芳草，萋萋洲名，鷓首青峯，疊疊山曰鳳，鳳思景，古人詩文之境，盡在自前，心襟於此爲之一擗，始信古人之言不泛泛也。又信學問一道，非枯守寒窗所能得，必須有見識相助，始得達到妙趣。是以連日中陽，夏名勝流覽無餘，自晨至昏，登山臨水，而不覺其乏也。然而客窗夜永，漏灑燈寒，寂寞況味，殊覺難禁。矧此去日悠悠，究何如已。思量及此，又不免動鄉關之心。卓書謂之曰：旅舍岑寂，知君不甘此苦，予初欲於同署覓位置，乃近得內部消息，知陳帥將調動，未克如願。近有武昌府守黃公西賓一席，正乏清才，欲屈君暫就之。未知尊意如何。素秋曰：弟也學識，隨才力綽綽，恐不足以負此重任。卓書曰：無須謙詞，如得金諾，則太守之幸矣。素秋曰：姑試之。次日相將見黃守，煮茗清談。素秋本博學有才，兼卓書之譽揚，於是黃公折服，待之以上賓。設帳於花廳之左廂，黃公一女二子，女名淑芳，已及笄矣。二子長曰伯芳，次曰仲芳，年皆幼小，偷花弄筆，質頗秀慧。素秋樂教之，自此香壇高坐，絳帳傳經，理我藥鼎，傳之仙方矣。黃公得此佳賓，愛若拱璧，學生亦深敬。先生家中上下之人，無不望之，尊嚴對之，禮敬者素秋。當此其安適，有過於家，於是一尺金封書報平安之竹，三更夢醒燈結。

民 權 素 第 十 五 集

金粟之花，及接家中回報，謂趙氏弄璋之喜，掌上明珠已獲，繡紉石氏血系，從此得一新枝矣。素秋既得此書，其快可知。然而反因此鬱鬱快快，心緒無聊，良以骨肉遠離，天倫之樂終缺。主人雖佳，終不足以慰孤寂，縈緒縈縈，徒喚奈何。黃公知素秋之懷愁也，百思有以遣之，然莫得其端緒，下藥無計而俟。卓書來，遂具告之。卓書乃適素秋，出遊藉以消遣。

香塵拂面，高閣連雲，馬龍車水，爭馳驟於十里洋場。北脂鬪濃，淡於千金隊裏，漢皇繁華，久爲世稱。所謂枇杷門巷，楊柳樓臺，十萬聯頭，千金買笑，尤屬指點。昔是卓書知素秋之愁爲思家也，欲開其懷，惟惜是嫵，故鴛一葉扁舟，渡江來漢，花月春風，聲歌良夜，愁人於此無不破顏。所謂風流陣溫柔，洞合歡場者是也。卓書曾經滄海，固深知其間之滋味，故欲以己之歡娛藉博素秋之歡娛，不知此來非使素秋之尋歡娛，直使素秋入孽海也。非使素秋銷愁，思直教素秋入情網也。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愁城恨域，爲禍之媒。孽海情天，定數如此。於素秋未可救也。於卓書何足資哉。

貌兒吹歌，鸚鵡喚茶，卓書偕素秋入北里，率雁入戶。一女子嬌娥，曼臉意遠，態刻，襟下堆低，髮淺笑，略轉爲舌暗度，脂香，嬌嬌婷婷，可人兒也。迎客入室，室雅且潔，壁上懸一聯曰。

曾經滄海難爲水。

修到鴛鴦不羨仙。

款落水仙枝，書補壁題紅，館主集句書贈。字如渴覓，怒駢墨色飛舞。素秋曰：此卓書手筆也。字與聯可稱雙絕。即

說海

指女子詢之曰。此卽水仙校書耶。卓書曰。然。曰。非是人。不克當此。然則君過此想已久矣。卓書曰。一年有半耳。曰。此種飽福。合是前身。修到有此佳麗。當多題咏。定情詩。可讓第三人讀乎。卓書曰。此間雕厨情海。究多風波。以前所作。多因風波而失。想無一存。在矣。乃詢水仙曰。尙有詩稿乎。水仙開七寶箱。取一縑。相懸出。搜得一紙。素秋視之。題曰。本事。卓書曰。此詩苦澀。不堪讀也。素秋不願。吮聲誦曰。

東風傳點到花叢。乍向垂楊繫綠繩。芳訊初通青鳥使。紅樓遙指碧紗籠。玲瓏新月朱簾外。翡翠屏風畫燭中。一笑仙人逢洛水。柔絲縷縷縛英雄。

一團香絮意悵悵。翠玉山頭訪舊蹤。二月芳辰初葺篴。十分春色映芙蓉。燈前對酒渾疑夢。鏡裏憑肩賦箇儂。更道胭脂均未得。生花筆掃淡眉峯。

百合丁沈透。綺縠溫柔舉。竟世無雙。雁前日暖。調鸚鵡。花底人來。吠小龙。怕泄春光。垂繡幕。爲談心事。背銀缸。鮫綃十幅留紅淚。千里鄉思繞曲江。

良宵鴨恨意。迎風尾香羅。薄幾絲雲雨。一天疑幻。夢鴛鴦。兩字費神思。未能渡口迎桃葉。也向燕窩唱柳枝。芳草有情。休記取。春花秋月漫相宜。

素秋曰。此所謂化爲蝴蝶。堪比鴛鴦矣。得無教傍人羨煞乎。卓書與水仙相視而笑。素秋復讀曰。

莫問濃情。是與非。花痕。蝶影。總依稀。一番春夢。惹神女。看字芳名。憶洛妃。檀板輕敲。勞玉筍。黃金索。笑對誰。

菴綠樽盡日醜。後尤道卿。卿緩歸。
珠簾飄搖。落照餘花香。綠繞美人。居酒闌。客醉頻。頰汝夜靜。香薰爲護。余曰露芽。清消渴。進合歡。被暖。似寒。
舒鴛鴦。也有雙飛翼。莫問人。問比目魚。

素秋讀至此。笑曰。修到鴛鴦不羨仙。有此情。不可無此文。續讀曰。

可憐客子正窮途。莫把空囊量綠珠。孤枕寒。驚蝴蝶。夢雙飛。惆悵。鳳窠。那堪讀史。神仙眷。漫繪東坡。嫁娶。
同難得。此生。說。福。慧。少年。已負。萬金。軀。

小牕日永。情眉低。漫道梁鴻。舉案齊。春雨。偏。教。花。墜。潤。東風。苦。使。絮。沾。泥。背。人。有。淚。懷。同。減。相。對。無。言。手。自。
携。愁。恨。滿。脣。消。不。得。黃。昏。雁。外。杜。鵑。啼。

連日東風氣最佳。相思悄卜。風頭鞋。梅花有數。關休。答楊柳。飄風怨。命乖。才子。生成。原。落。拓。美。人。入。世。亦。塵。
埋。此。愁。欲。遣。憑。杯。酒。醉。展。烏。絲。咏。綺。懷。

一領青衫。潤草萊。平康幾。盡。背。憐。才。綠。陰。結。子。他。年。恨。紅。豆。關。心。此。日。猜。寫。得。鸞。牋。還。鄭。重。書。成。鳳。紙。又。低。
徊。此。身。不。怕。紅。塵。垢。死。向。東。風。化。作。灰。

素秋慘然曰。何苦如此。

也知絮果與蘭因。福慧雙修。願轉身。育敬。心。齋。供。佛。爲。排。梵。字。剝。瓜。仁。三。千。鐘。乳。尋。難。得。一。卷。南。華。記。未。

說 海

八十二

真。只。有。得。陽。江。上。買。金。錢。尤。自。買。佳。人。

愁。懷。於。此。亂。紛。紛。子。夜。興。詞。不。可。開。箇。裏。心。情。斷。具。得。此。中。況。味。兩。平。分。乙。絲。聲。咽。難。成。調。兩。鼎。香。寒。自。爇。文。昨。夜。夢。魂。尤。未。道。簾。前。又。是。夕。陽。暈。

此。種。因。緣。不。可。論。含。冤。欲。去。叩。天。關。正。風。底。事。寒。愁。骨。霧。雨。連。番。斷。客。魂。背。後。但。憑。詩。遣。恨。人。斬。首。吳。恩。可。憐。楊。柳。青。春。在。影。落。水。邊。見。瘦。痕。

東。風。何。事。太。辛。酸。翠。袖。斜。陽。倚。竹。寒。怨。鳥。悲。歌。愁。日。永。落。花。香。雨。送。春。闌。玉。簫。惆。悵。誰。家。弄。錦。瑟。淒。涼。隔。院。彈。斜。拔。金。釵。無。限。恨。偏。敲。十。二。曲。關。杆。

燈。殘。鳳。脰。漏。珊。珊。駐。向。銀。屏。不。放。顏。有。限。因。緣。多。血。淚。無。情。風。雨。滿。江。山。劇。憐。身。世。琴。雞。徇。枉。說。文。章。是。馬。班。幾。度。推。懸。望。明。月。青。天。碧。海。一。鉤。彎。

素秋讀已。愁上眉心。曰。哀感頑艷。悽惻纏綿。此十五首詩。可謂盡其能事。惜其辭調。悽楚使人不忍卒讀。讀之當盡情一哭矣。雖然。此中本事。固已情見乎詞。究有若何之波折。讀之如觀盛樓海市。終在霧中不能了了。此中之說。史君可以事。教人乎。言際。側視水仙。眼角眉梢。愁與淚並。一條秋水。已盈盈欲滴。草書曰。往事重題。未免傷心。君第以意會足矣。素秋未忍窮追。遂不再問。

小情 紅水碧玉血錄 (續第十四集)

(未完)

南 邨

民 構 素 第 十 五 集

第十三章 入虎穴謀安衆林陷賊窟險喪英雄

天既明。查點亦晰。村衆之中死者凡五人。傷四十二。焚燒林緣殿者且五百步。賊衆則死十餘人。重傷者七八。旋亦斃傷人。葬之於沙。激壘土以爲京觀。諸務少定。人各帶刀而休。如原撫念戰況不熱。盡然內傷。嘆曰。賊之狼戾。稔虞遂至此乎。設長此暴亂。誰賊我村。我之純善之父老昆弟。其堪重作魚肉。與凶骨亡命之流。并一死邪。吾聞常山之蛇無首不行。民之好亂必有其主。今欲救此一方之民。必擇禍亂之主。繼而去之。庶幾干戈可以旦夕寧靖。然欲去此首亂之窮凶。事良艱難。舍我不往。更將喇誑嗚呼佛不入地獄。衆生多苦惱。村人既重我。我苟遣大投報而坐視不救。是人世之間又何貴乎。英雄哉我志。苟遂造福何窮。卽不然。當亦無大害我。其策以應付矣。於是立意入虎穴。尋出會長而甘心。作絕萌。拔本之計。畫差幸生長漁鄉。水所素習。狎波濤。漿不待人。又進謝董董而周咨之。嗚兒嘯之形勢。遂亦惘然於意下。私心欣慰。謂此行必奏奇功。外貌洋洋。則仍如平日。蓋深恐事機不慎。洩漏風聲。則不徒無益。恐更速不測之禍。而又防村衆及家人聞之。或橫加阻撓。因以不得遷行。其胸臆且村人是時。雖焦憤嫉。賊切齒腐心。然相顧皇皇。誠不知將何應付。亦不知如原際此有何良方。每視如原居然。略無憂色。故而人心少靖。古烈士亦力鼓其勇氣。對衆作激烈英勇之言。雖內懷憂疑。而其外實不欲表示。在弱於衆。衆亦欽仰之。獨老頭則實不以賊力言此。小挫兵家之常。未足深慮。今賊既遠。攻不利。元氣已傷。退守孤村。必不復敢猖獗。如昔。吾儕正宜乘此時。會率衆往攻。蹈其虛瑕。乘其頽敗。諒彼烏合。必可一鼓而盪平。是以

老夫之意。若今茲者。非惟不可爲吾輩憂。尤宜鼓舞吾儕。勇力以謀。敵偷也。老類者。碩德高年。固一村之耆宿。而尤爲古烈生。生平所最敬者也。故老類之言。出古烈生。則極端贊許之。以爲非是。不足以絕後患。果使賊養精蓄銳。毛羽復豐。時則遊。憂難圖。又多艱阻。夫村衆亦以爲然。共商之。如原如原。獨執議以爲不可。蓋時會似佳。而實力不足。未宜輕舉也。若必欲往攻。亦須安定進兵之計畫。以囑兒。嚙之地。勢水僻路遙。言以師行。談何容易。而吾儕前定之。先守後攻之方略。又爲賊蹂躪無餘。且此次雖挫賊攻。然以戰而觀。不可謂其爲元氣已失也。故吾於今日不敢遂認諸君之言爲可行者。亦非決不可行也。特宜少俟。以整頓軍資。而後再圖進取耳。兵法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若徒貪賊之可勝。而不事己之不可勝。又豈十全之計乎。老類乃嘆曰。然微公子亦言不及此。如原於是。囑古烈生。整理軍衆。密固村防。而示己且籌措。此不可勝之計。畧無暇及於庶務者。庶務則成。屬之於老類。老類亦唯唯不辭。而稍勞之。俾則惟恣力以飲酒。其意如謂。世上長生藥。換骨丹。厥類雖多。蓋未有更靈於酒者矣。狗秀才。誠軍中之好謀士哉。

如原既以詞過。乘意遂退。而整飾其行裝。月黑星稀之中。偃小船。直指鴨兒嘴。而去。湖光斷。浪語。唱。划槳。急行。且行。且辨。方向。時時伏身臥船底。以防人窺。久之。漸見黑積。如帶。橫壓船頭。知距廣草洲已不遠。舟至此。折而從小港。行。目望前汀。以視孤峙之蘆竹。心頭轉。愴。則徐計進行之方。不覺船已抵前隄。仍不見所標識之孤蘆。而港汊紛岐。乃竟不知所之一片疑雲。遂爾橫罩胸中。計無可出。乃仰首。視天星。假定南北。而稀星微芒。亦寂冥無。

可爲懟。因之益愁。沮不得已。貿然而行。穿橫港。東進葭葦。密濛濛。然不可以通人。微風鼓浪。行拍堤。作異響。水鳥驚鳴。衝面飛起。如原大疑。將退舟復西。忽見蘆葦疎處。波影搖紅。若有燈火。心頓喜。卽亦不懼。力排葭葦。而前。惟開艙。然一聲舟過。葭葦而入。潮面矣。魁首四望。烟水蒼茫。更不知地影在何方。迨論燈火。又大驚。默念曰。吾其真歷八陣圖乎。何其迷離。若此。嗚呼。天殆爲狗。屬村之人民。而不容我之一手拯救矣。旣而轉念曰。事雖如此。然人力未必不可以回天。且不過盤根錯節。何足以別利器。今我旣披星犯露。爲救衆生而來。似此區區。固本爲意中。應有之險阻。安可以一挫便折。自喪其英多之氣。於是雄心復熾。以槳倚舟。仍思所以進行之方。意欲復返蘆葦取道。故港再尋來時之路綫。然烟光離合。水影模糊。竟不知頃時所經之港口在何處。無已。棹舟西行。望岸影依稀。聞還程而進。方拊額而嘆。自咎遇事之粗疏。以至歧誤至此。而耳畔隱隱如聞犬吠。聲不覺驚起。尋聲而前。未幾。竟拍拍掠舟而過。如原大喜。知卽爲所藏必近大地。急催舟從之路。曲折如之字。才繞前洲。忽見後渚。而沉沉林蔭。蒼蒼村墟。一齊如披闕卷矣。不禁欣喜過望。卽離舟登陸。循大道入村而去。是時夜色已深。霜露如雨。塵簾既息。時聞雞聲。旣而忽聞柝音。琅琅彷彿。有巡卒偶語。邊林而出。如原知非善卽趨道外一溝中。伏之。旣而果見黑影三四掠道而過。俟其去遠。始復出。潛蹤入村路。循葉叢所言狀。逡趨毛棚棚之所居。旣至其前。遙見衛守之卒。東西密布。戒備甚嚴。不覺踟躇不敢進。以身匿樹根。屏息思計。計固無所出。意惟有乘彼倦怠。或換班移行之時。乃可稍圖遁取。但漫漫長夜。渺渺來期。曾不下賊之倦怠。換班在何時。耳脫被。竟長此。竊立。并無可乘之隙。

則寶山空回吾其從此而返邪。然心固極不欲如是也。於是焦審之中，竊思苟能行引虎離山之計者，則一切險阻則皆可迎刃解除。已第隻身，獨手又何以能行此計乎？譬之望梅止渴，亦徒費酸意耳。而不意天下事乃竟有不然者。方俯地前探之際，突見有黑影穿林而來，狀似已審己之地位而趨赴者，不覺大震，意恐或為邏卒已見己身，故爾行捕捉之計者，急以肘支地，蛇行避之。方轉一古柳之後，面黑景已不復見，心乃少安。意反疑之，欲一窮究竟，突聞人聲大噪，躍呼曰：捉刺客！捉刺客！如原胆然，驚舉足欲奔，忽聞有人呼曰：奸細！奸細！已往東。速防東面。面一派人聲，遂直趨東面去。悠悠漸遠，如原探首，微望牆根，深眸閃閃，無人知彼，皆往逐刺客矣。而不知此刺客又何如人，其與我同心乎？抑別有懷抱乎？亦吾村之俊士，或他鄉之英豪乎？是皆不得而知之。然其意志，吾固欽佩於無際，惜乎此行或未成，不然賊之亂，微必不惟爾爾也。但其造功於吾，重要亦殊不亞於得賊首。吾乘此以進乎？遂少鬆腰，躡越深而入，徑抵牆下。見西南有老樹，枝低，莖垣盤散，可攀。急揉升而上。既達中幹，乃騎枝而息。側聞東隅人聲，尚喧嘩不絕。蓋刺客已逸去矣。亦為之欣幸。俯瞰賊院，人影幢幢，似有人方查點。徒卒者，既而忽聞一人號令曰：大哥幸無恙，夜色已深，各宜安心靜肅，嚴密守防，無更為喧鬧，以驚衆心。授敵以隙也。衆唯唯，未幾人聲遂靜。聲不聞東曉，西突之人，景亦絕。如原不覺竊嘆曰：令嚴法密，毛拂拂要非府豎哉。即收攝心神，將乘間而下。旋聆人聲，盡絕。更林不聞知為時已至，乃徐徐借樹枝為蔽，輕隊墻頭，俯察院中，更無音迹。遂以身貼牆角，手足支張，順勢悠然而下。既踏平地，復窺探四廂，隱約見燈光自北來，即潛蹤趨往。

過大院。歷小門。門已扁。以手捫之。幸未加鍵。徐徐啓其扉。輕推而入。則見一帶偏房。半凹曲。樞紙窗。如蠟明。視映人東頭。一室中。燈火熒熒。時射廊下。頃時所見。殆卽爲茲。然不卜此中居何人。卽俯身近窗探其內。狀引目。隙壁而窺。室中陳設。殊清華。桁上積女衣數襲。飾金之床。羅帷半捲。一女卽擁衾坐床中。似睡非睡。殘燈之光。射其酥。髻掩映。麗絕如月下海棠。烟中芍藥。光艷殆不可逼。視東壁。懸一劍。刃半出鞘。熠熠若寒星。與此絕世美人。耀照乃生奇彩。而如原於此。亦不禁五內欲摧。正恐天上人間未易逢。此何況。凶狠蠻野之盜賊。鄉然不知女郎果何人。胡淪其玉佩。花明之質。沈蕩蕩。海觀所居。處知其胸臆。亦非庸凡。但棲鸞鳳於絳叢。又何意乎。未免爲之可惜。而方寸之中。兔起鶻落。遂茫然失進退之決心。不知將何以自處。疑慮踟躕之中。荒雞已啼。喉再鳴。如原乃惺然如夢覺。捫膺曰。此非賊之屑。沉吟何爲。我原何爲。而來此乎。卽悚然趨出。往尋賊居。度院北行入弄中。蔀內黑如漆。以足探地而行。中心皇皇。亦不知賊在何所。此行能否成功。但默計夜色。則爲時益促。不禁焦灼。欲死奮力而前。轉一直角。遙見小室中。依約若有燈光。遂以手握刀。奔至其前。則室門半掩。隙窺之不覺毛髮悚然。室中然小燈欲明。欲滅。昏慘之光。照四壁。澹生黑影。魁魁中一劍。屍浴血而臥。睛瞠瞠若欲噬人。因而大震。返身欲奔。念是問境。況之譏異。殊隔亦何至此。若彼女郎。或局賊之親。網淤泥。生道理。猶可解似。此室中之慘況。又屬何所用。心乎未免疑雲千重。益壓身而無從解脫。然適往。雖心仍不欲以是少挫也。則復去。此不念更尋徑。而西候聞瓦上有聲。剽然如委巨鍊。大驚仰首視。隱約見有人行。頃刻已渺。而院內外之人聲復潮起。既而東西互應。卒

呼捕賊。瞬息間人聲已穿。越而至。如原頓足而嘆。知所謀已難成功。惟有速行脫險之一法。願西偏有橫牆高僅數尺。可以梯而登。屋遂飛越。至其下。躡身而上。以手攀牆。脊且舉足而登。忽覺足上發奇痛。痛徹心髓。肢體麻木。俄頃遂暈。而耳畔隱隱尚聞賊衆譁呼刺客成禽矣。

堂上燒華燭。一虬髯人按劍坐。健卒十數人衛侍之。置一囚於階下。囚何人。歐如原也。如原自被禽後。忽忽不知歷幾時。漸覺奇寒。骨節悠然。遂醒。環顧左右。則維手繫足者紛其有人。而巋然坐堂上者。卽意中欲尋之敵也。不禁憤火中炎。目眦欲裂。而賊衆歡愉之情。則如得重寶。蓋多有識如原者。以爲闖村去。此人不難唾手而得矣。及之如原。何如乎。則此時心情殆不堪設想。惟有閉目切齒。以待處分。而毛拂拂已乾笑於座上。曰。孺子乎。何其不自量也。語有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女之死。殆亦不能怨我矣。我本不欲以機檻屈英雄。令女中心不服。但今日之事。乃女自來。是亦良非得已也。雖然。我甚惜汝才。汝苟有說者。吾亦不嫌加之寬。遇惟女自思之。何如耳。如原怒叱曰。爾何言。以我堂堂偉丈夫。豈屑共賊語者。女意待如何。如何。可已。娟娟如婦人者。何故。拂拂亦大怒。既而強笑曰。迂孽哉。汝殆未知我爲何人耳。因揮手謂侍卒曰。牽此囚下。俟明日。臨衆決之。

第十四章 破夢言欣開謎語 續命樓忽深情絲

侍卒既擁如原下。挾之出院而行。轉東廊。遙見小庭中有矮屋數楹。窗窻屬時時開。踏踏聲知爲係馬之概念。是奴者殆將寘我於馬廐乎。而兩卒果擁如原至廐中。縛於屋柱。乃徐徐出。反手曳門。加鎖而去。如原環視室中。

空無長物。惟破榻三五縱橫。屋隅如列棺前後。多開窗。冷風習習入。砭肌如割。而伏馬不禁。亦嘶鳴有聲。默察天光。晰晰欲明矣。追往念來。不覺長嘆。不知此朝日之光照及。鷓村時村中景象。又將何如。老母之悲愁。自不待說。父老昆弟之縣。亦何以自勝邪。雖然事既至此。亦無悔矣。我之志雖未達。此心實則已盡。天命靡常。尙何言哉。於是下氣夷心。以待賊之裁決。身外之事。概置不思。而思潮起。落究亦不得止息。未幾復嘆曰。我聞毛毳拂來。此非久佈置。覺爾周完。如是乎。旋內顧一身。忽失笑曰。我運乃大佳。無意之中。身爲騎馬矣。時天已大明。朝霞且上。馬廐中仍寂無人。來心大疑。念賊其忘我乎。何以竄之如遺。我荷乘此時會。而遁逸者。必無險阻。但自忖拳臂曲膝。轉動且難。何由釋羈而去。且足下削劇。痛勢益難支。不覺雄飛之心。又因而大沮。知避禍無門。脫身無計。惟有坐遣最後之光陰矣。幸日景射室中。周身和煖。因狀少舒。閉目凝神。以資養息。而馬蹄聲得忽起。如原以爲賊至矣。即亦淡然置之。頃之忽覺有倩影刷窗而過。不禁詫然掉首以視之。則來者果非賊。乃娟娟一妙年之女。郎着短錦襖。臂懸弓控。荷胸款款而至。以輕梢指室中呼一蒼頭。與語似詢。此中人近狀者。如原驚眩。幾失神。默忖是娟娟者。乃何人。胡我似甚相識者。因俯首而思。旋恍然曰。是矣。是昨夕所見之人也。嗚呼。彼駐而言者。果何語乎。然彼必問我。既而曰。彼問我又何如乎。徒不相涉耳。而女郎是時忽策馬過窗下。垂其妙目。徐視如原。窗既盡。復回其馬如原。乃大惑而自顧一身。遂若感電而顛。不復敢仰首。既而蹄聲突起。越窗而南。旋聞女郎指揮蒼頭。維馬聲。蒼頭唯唯。聲響。馬聲。衣裙聲。繚聲。衆聲。漸寂。知女郎已去矣。惟此蒼頭尙縷馬口中。嗚嗚作偈歌。

歌音。醒。睡。不。復。可。聽。未。幾。隔。室。之。門。呀。然。而。開。蒼。頭。即。驅。馬。入。廐。加。羈。於。轡。歌。聲。遂。亦。漸。遠。寂。然。無。聞。如。原。乃。瞿。然。如。夢。覺。正。忡。不。已。

是。日。之。中。賊。迄。未。以。人。來。如。原。乃。大。窘。創。既。痛。重。以。飢。寒。手。足。被。繫。尤。麻。木。欲。折。所。感。苦。痛。月。縫。亦。無。以。加。反。以。不。能。速。死。爲。大。恨。目。送。日。影。徐。下。前。窗。天。氣。陰。沉。暮。色。遠。至。空。屋。歇。歎。又。近。黃。昏。顧。念。長。夜。之。漫。漫。焦。灼。欲。死。既。而。耳。畔。忽。聞。彈。指。聲。初。疑。爲。妄。久。之。門。鎖。有。聲。雙。扉。徐。開。蒙。光。黯。淡。之。中。見。一。繡。袋。入。以。手。展。紅。絹。巾。出。餅。餌。數。事。低。語。曰。先。生。不。苦。乎。此。物。乃。姑。娘。貽。君。者。姑。娘。恐。先。生。飢。餒。有。傷。玉。體。倉。卒。聞。又。不。能。致。他。物。且。防。爲。他。人。見。別。惹。是。非。樓。以。此。區。區。救。先。生。一。時。之。急。顧。先。生。不。棄。也。如。原。大。愕。既。而。曰。承。女。言。我。乃。不。解。我。身。已。爲。階。下。囚。有。死。而。已。不。義。之。食。勿。汗。我。口。汝。姑。娘。何。人。我。亦。不。知。女。幸。速。行。勿。留。此。致。招。謗。須。知。堂。室。男。子。赫。赫。家。聲。豈。甘。爲。賊。所。用。乎。小。鬟。赧。然。嘆。息。而。去。如。原。心。少。安。未。幾。步。履。有。聲。去。此。復。返。如。原。乃。大。怒。然。未。遽。發。也。將。俟。其。更。進。何。言。而。小。鬟。如。已。窺。如。原。意。向。者。徐。徐。言。曰。婢。子。已。達。先。生。之。意。於。姑。娘。矣。姑。娘。益。重。先。生。彼。謂。先。生。之。出。此。早。已。知。之。然。仍。敢。命。婢。子。來。者。恐。先。生。一。時。憤。激。利。害。未。權。而。彼。此。之。心。猶。多。隔。膜。也。故。不。惜。擲。先。生。之。怒。一。畢。兼。言。願。先。生。擇。其。可。否。也。蓋。古。人。有。言。死。或。重。於。泰。山。而。或。輕。於。鴻。毛。能。屈。能。伸。乃。爲。丈。夫。之。節。以。先。生。之。年。華。才。翰。其。遂。可。以。如。此。死。乎。爭。一。朝。氣。乎。先。生。達。人。諒。所。不。取。而。姑。娘。屬。望。於。先。生。者。亦。爲。先。生。惜。之。且。姑。娘。雖。爲。主。人。之。妹。而。其。心。志。非。同。此。殘。暴。也。彼。之。所。沉。浮。於。此。而。未。遂。黜。者。良。以。孤。飛。之。禽。未。得。可。托。之。枝。耳。今。日。見。先。

生知先生爲一世之傑。願檢悅救護先生。又何所憾於中而不取乎。先生如仍執泥。則婢子亦且不解俊傑之目。未免不當矣。如原初本賦附。既漸覺其非惡意。至語已畢。乃不禁點首而嘆。如飲醇醪。覺神志澄清。大悟爾時之失算。因曰。蒙女姑娘厚意。開道放勸。我甚感德。恕我手足不便。不能爲謝矣。小婢乃知茫昧中尙未深察。不覺失笑。即曰。是無妨。婢子當爲先生代勞。遂舉餅進。

方如原以口承餅。徐徐咀嚼之際。忽聞步履聲。築築而來。小鬟大驚。倉皇奔門而逸。如原亦震惜失措。念天誥眞欲死我乎。何此一綫生機。亦必加以摧折也。然久久不復見人。至心乃稍安。徐察之。乃駿馬蹣跚耳。遂不復懼。然不知羅襪被蹙而去。其亦尙能來否。脫彼不更來者。又將何如。不禁大感方怨。此敗蔡之馬。既而又懊嘆曰。我乃大荒唐。彼姑娘何名。何以相救。俱未一問。豈非羅襪乎。旋曰。問彼婢子。言若人質已見。我思見我者。無他人。其彼披袂。假寐跨馬。輕馳之人乎。於乎必矣。非彼亦何足識。此我固知。稽李之貌。必無轉心。不期於此生。死關頭又逢知己也。但不卜彼之救道將何出。亦果有誠心不邪。然今者吾亦無暇計其他。逮既出重圍。再爲區處。已於是揣心一意。以盼救星。而夜氣沉沉。聞更鼓彼彼。放勸來問之。羅襪不知已向何處去。因而大感。意殆絕。望注目窗外。惟見寒星微芒。既而櫛前。忽然如聞鳥墮。心大動。念救者其亦來乎。遂延頸注門。次旋覺眼前眩黑。遂昏。然無知。沉昏之中。旋覺有人負之而馳。上下踰距。又若臥於馬背。頸項不甯。久之復聞冷冷有水聲。心疑已溺。而身邊似隱隱有人呼之。漸呼漸近。其音漸明。未幾遂醒。睜目臨視。則殘月依山。餘星耀水。身臥小艇之中。一女郎側坐。

而划一小鬟則俯身近枕邊呼聲尙低曼未絕既視如原醒喜曰姑娘彼已甦矣女郎畧回首仍划不已如原驚訝曰此何處吾何由而來此地乎小鬟笑曰此夢子潛耳姑娘已救先生出更無危險不勞先生疑慮也如原乃叉手而謝曰非也吾欲知其故耳不知姑娘之芳名救我之原委此行之所之皆可一一告我乎小鬟曰無不可者因以手按衣角縷縷而語

嘗姑娘乍見先生之後仰慕先生之丰彩卽油然而生其愛憐之心意欲向機而出之於難既而詳知先生之爲人則敬仰之情尤如火而熾因之救護之念亦迫切於心然恐蒙昧之中兩情未達先生不賜同意而另生支節詎不徒累彼此及於禍於是自婢子之行而先生果不肯輕意加許可然幸天之未絕先生也是日之中適主人重發頭風疾病莫能興故一切庶事皆置而未理婢子亦得乘姑娘命往復爲先生進言也自先生審悟以後姑娘聞之亦殊歎慰意將設法以脫之於禍又不虞白雲蒼狗世變更突起奇峯也爲姑娘司馬之老奴曰余三彼固主人之心腹主人素知姑娘善異志而又怯其智勇不敢縱之他故左右悉布偵謀以刺探姑娘之行動若婢子者亦一人也然婢子知姑娘非常人已改過而委心而余三輩碌碌何足語彼於縲馬之際已知姑娘之有心而中夜不幸值婢子自廐中倉皇歸復爲彼所見於是主人得知此事將傷立殺先生并幽姑娘於別室姑娘聞耗乃匆卒出此以藥迷先生負之出重圍劫漁舟汎湖來此至於前途果何之者則婢子亦正未悉然先生欲知姑娘者姑娘名綺安婢子則秋芬也

如原聞語而嘆。悄然曰。微姑娘。吾其醜。醜矣。泱泱之德。將何圖報乎。婢子笑曰。是或無大難。先生殆未嘗涉思耳。如原大愕。而女郎坐船頭。緝鬚忽起。叱曰。秋芬。女何刺刺語不休。邪。汝坐視姑娘。蕩斷兩腕。不來助理。反絮絮嚼唇。舌女亦忍乎。秋芬乃笑而起。取短梳。徐划旋縱。笑曰。婢子亦太難。不語則姑娘趨之言已。姑娘又責之。畢竟何適。而後可邪。女郎不語。如原則仍瞠目。睡力思秋芬之言。覺此兒雖小。敏幹乃大足。驚人彼之所言。不當出於女郎之口。夫我果何以報此救生之德。而彼乃謂我。以不思不思者。又將爲何許事乎。不覺轆轤於心。權時久。既而恍然曰。殆矣。荷彼又如阿紅之相責者。則我將何以自全乎。然幸彼未言也。故似覺尚有躊躇之餘地。意彼既無言。則亦復不語。坐俟來日。或相機以對待。而是時舟行極速。惟聞水聲。亦不知已來何許。因而又戚然。生疑疑慮之中。舟忽款焉。而泊女郎先登岸。植其梳。以維舟。秋芬遂呼如原曰。先生可起乎。吾儕當於此取陸道。防退者接踵而來也。如原應曰。諾。但吾劍奈何。能行且取陸。又將何適乎。秋芬曰。否。先生劍已瘡。宜試行一程。算一程。何必問所之乎。如原不得已。依言而起。果無所苦。大慰。謝曰。此事又承照料矣。遂偕秋芬登視女郎方立道。隅因更進而爲禮。仲款款之謝忱。女郎肅然答拜。既而曰。今日之事。倉卒未獲共先生言。此道經羊樓過斧湖。妾有師兄居湖旁。晉以書招妾。今當偕先生往。依之少避。吾兄之鋒。願先生放懷。今茲雖劍不易行。幸道尚平坦。前途過大角。當可賃馬。以代步。俟居處有定。再當一一剖心見腹。以呈於先生也。如原鞠躬曰。承姑娘情。教護之德。感期畢。世惟姑娘欲去斧湖道阻。且長恐多勞。瘁寒家不遠。汎湖便可抵門。不如屈姑娘過我。較爲妥順。且使下。

士獲少伸感戴之忱亦足爲姑娘覓一息獨之地不識姑娘之意以爲如何乎女郎聞言脚蹉不語而秋芬忽與之唱唱作耳語女郎乃曰是亦可行但君子愛我之情我固深知而區區私衷實亦多未白於先生左右者今茲荒寒之境風露逼人未可久處亦不得脫我心懸吾憐無妨往大角大角有旅棧可覓一將息之地再作細談如原遂亦恨可相半循道而行女郎自前趨負劍帶弓狀極極極步履亦絕迅如原幾不能及回顧秋芬亦若視修途如堂閨者因而自沮念此婚姻者居然皆具好身手以己方之恐亦將下拜望風猶慮不及更遑論此外脫前途又生意外者則吾將如何思至此不禁咬齒而顫而耳畔犬聲已獵獵起女郎低呼曰大角至矣吾濟其速行

(未完)

小說 遺囑害人 (英國卡爾斯嘉維原著) (續第十四集)

月石譯

第六章

隔室少年發語曰密斯忒伯林頓勞君遠眺至以爲歎當少酌以蘇積困言時似移步近老人其一曰否曰然則進於邪啞吾乃健忘君不嗜此其人曰然此文明之惡習吾幸未沾耳少年曰是乃大佳忽聞取火聲知少年出蒙自享也又曰其事當時久邪日不久惟君宜少安爲佳且君行決邪日決矣願少年雖作是語而神思猶豫乃曰吾昨夕始決耳曰昨夕乎曰然吾昨晨固決往坎拿大者惟昨吾有奇遇爲所牽引致行事不能決老人沈吟曰奇遇乎曰然君今勿以詢我則詢亦不克不自以其事乃涉婦人也老人曰天下事不可測婦人則不足引人注

意然則君不去倫敦矣。是吾行乃大無益。曰否。倫敦吾固將行。特今覓去法一閱。吾縱君知吾縱在彼且審其美矣。老人點首。少年復曰。坎拿大之行。須埃之來日。卽君。觀吾善變。亦都不恤矣。老人者律師也。於是出草彙中紙卷。理之。舉謂少年曰。是須得主簽名者。少年乃捉筆署己名。考物代於尾。老人復曰。是君產也。少年聞言而笑。似不以老人言爲然。曰。伯林頓。幸勿以是見嘲。是詔謂產者曰。此物雖微。然於君正復有益。以大者在後也。少年曰。吾親愛之伯林頓。吾知君於此爲吾殫力。且知若輩將與我作難。然尤願君知吾感德已極。嗚。余豈忘恩者。君猶憶余昔貧不自贖。爾時君以五磅假我。既復益以二十磅。吾意君當能記之。然余亦殊願能永誌勿忘也。老律師聞語大感動。曰。君太搢謙。似此。幾。詎足。爾懷少年曰。不然。今君且詔我。其數若何。律師曰。歲可九百磅。有奇。不足千磅。少年笑曰。一歲九百九百九。乃近一千也。似此鉅款。使考物代昔爲密斯忒時得之。殊足自豪。第今非密斯忒而伯矣。胡云能給伯林頓乎。君乃未悉落魄。爾曾之。苦彼輩真不自由也。簡言之。彼輩乃大類拘囚而人。亦宜以拘囚視之。君不觀吾伯父乎。其遺我者。今晨君未見邪。彼固長者。身後無一錢之遺。然畢生碌碌奔走。往來倣。澹。自居舉一生。與破帽。敝裘。爭其生活。亦正坐爲貴。耳。日累。俸金。納諸。箱中。至不含。購一襲。新內衣。噫。吾不欲更步此後。屢也。雖然。吾詎欲華服。自謂走馬。賭富。以稱。彼。伯。符。頭。銜。者。故。尤不欲。窩。居。貴。族。之。院。或。遊。遊。俱。樂。之。部。若。我。之。所。喜。則。淡。泊。獨。處。或。長。日。舟。居。以。水。爲。國。則。終。歲。亦不覺。厭。君亦欲一領。箇。中。滋味。乎。曷。從。吾。行。伯。笑。曰。吾不習於舟。奈何。伯符仍續前語曰。吾志殊不高。吾得出入如平。庶。歲。得。千。磅。則。伯。符。頭。銜。吾。且。乘。之。於。

伯微咳而嘆言曰。得主言智哉。蓋身爲爵。肯而不敷。出亦大難。人然吾謂是中亦有佳處。老人言時復咳。且咳。且視伯爵曰。得主可議婚矣。伯爵笑曰。謝君見愛。然吾意論婚。貴家於計殊失。蓋論婚而誕其財。則其人品殆弗堪問。且之事亦屢見不鮮。而終之兩姓俱傷。復其故而故吾意殊不在財。第以愛情爲準。情之所鍾。則娶之且苟用吾情。則誓必得其人。否則吾情爲妄發。後此甯終。錄耳。少年言時。雙頰漸頰。碧波澄澄。所思至遠。似前日勸馬亭亭之仙妹已宛然。玉立於目前。律師聞言微頷其首。似弗深可。曰。伯爵爲論至高。但於人情爲稍乖耳。伯爵曰。吾詎不知第甘苦自家受之。且吾考氏歷世從無以財求娶者。故吾尤不欲敗列祖家法。爲此穢行。律師舉手搓其雙頰。且太息曰。果那頓產爲合律者。則伯爵急笑止之。曰。詎有是者。律師曰。其事乃大可憐。伯爵點首起。殿室中曰。伯林頓試揭誠詔我。吾意那頓事乃大紛擾。曰。君欲吾何言。伯爵曰。那考二族采地之割析。吾至明漸惟二氏乃積不相能。必大有故。律師曰。吾固聞其事。伯爵曰。卽我亦聞之。且聞先伯早歲曾挾一女而逸。其人卽孟德叩所欲娶者也。律師曰。此語吾亦聞之。第未審真僞。伯爵曰。吾意高氏殆久已忘懷。以氏娶其義妻爲時。絕早也。律師點首。伯爵曰。使那氏不娶。則百物來之產於法當吾承之。卽娶而弗育。以血統論。吾亦爲正宗。雷卡豆聞至此喜極。欲身憑椅。顧仍側耳於壁。聞律師曰。得主聽之。隔壁何聲者。伯爵曰。鼠子輩何足道。言時殊弗經意。繼仍述己事曰。則百物來之產終歸考氏也。否則亦必起葛藤。君意如何。曰。然惟那頓高福來。乃不承此說。且不欲人道其事。伯爵曰。我知之。我惟不欲與爭。故儘彼取之。且吾平生與人苟其吐語。考氏而似塗牆於鼻者。則

其人雖具雄資百萬，吾決不受其一芥。曩吾一見高氏，其人殆強階難近。語音至溫，而其女亦至肖乃父也。伯林頓聞語愕然，舉目視伯爵曰：「爵主何由知是伯爵？見開始跟踏不安曰：『君言良然，於禮吾不宜譚語。』」彼聞秀然，是爲人語我，我至信其人，故毫髮不疑。律師聽伯爵語，氣堅決，乃大奇曰：「吾殊不知爵主何由得此，若以我所知，設以所見，則密斯那頓愛律斯乃爲世間唯一之仙姝。」伯爵曰：「姑勿論此，似女亦良苦，乃得如是之父。然女後望至佳。」伯曰：「然百物來及那頓，爲產至鉅，且高氏歲用不過入款之半。今退閒矣，度支殆不能如前以氏十五年近事觀之，則亦傷心人哉。」伯爵曰：「以我所聞，氏固非復快意，蓋彼結褵未久，卽喪其愛妻，吞恨至深也。」伯曰：「彼妻之歿，以婉愛律斯耳，吾所知盡此，吾意他人亦無盡悉其事者。」伯爵聞言有感，太息曰：「傷哉，婦也。」前語高氏似亦過苛，吾今至於其人，卽爾氏稍嫌之深，吾亦樂引而忘之。伯曰：「爵主欲塞其隙，曷乞婚那氏，則二姓爲一家矣。」伯爵搖首笑曰：「否，爾君愛我，蓋以我所聞，殊不欲聯姻。那氏故吾至願守，吾故步蓋我貧也，卽曰擇人而奉之，亦必爲吾情之所鍾，爲吾靈界中腦海中唯一之愛人，且其人能弗以我窮酸，儉氣爲不可近？吾始與之論婚，伯曰：『爵主忘懷矣，設高氏或憤前仇於遺囑中，謂不可論婚，考氏將奈何？』」伯爵曰：「高氏遺產於法當歸其女，誰則非之？伯曰：『雖然，爵主言此，亦知苟易他人處，此彼亦能作爵主想否？』」伯爵曰：「吾敢斷其決非第是輩，直卑污耳。妻妻而誕其金，則其人甯足以人齒數休矣。休矣，今姑進餐，或從我於法，泛彼小艇耳。」伯曰：「敬謝爵主，吾事頗須行，今火車且入，吾當赴之。」唯此後寓寄何處，伯爵尋思良久，曰：「可暫寄乘馬羅波路麥適旅館，當無誤，如吾遷移，當另箋奉。」

知君如從我。謹當相伴。若留此同飯。則尤佳。伯固辭。於是整另件納囊中。伯固起。送之樓下。及足音既遠。雷卡豆起。自榻間以手。作勢似開語。過奇不克。自記。故藉此以誌之。條又作醜態。翹足起。舞室中。舞既仰臥榻上。爲狀。至適。

第七章

吾嘗嘗。後愛律。斯矣。天下人惟智者能用情。愚者殉情。愛律。斯非殉情者也。以女之冰雪聰明。眼高於頂。詎推泥帶水者。比女既妖嬈。尤善音律。擅丹青。嫻騎沐於書。無所不窺。以一身兼衆長。而天趣瀟灑。乃無時不形其愉樂。鄰里少年聞聲。致其欣慕。女頗泛泛視之。蓋女非無情也。不沾沾於是耳。願今乃不然。蓋女自遇考物代。後而其人音容。乃久滄。腦中似愛根已。種雖竭力摧刷。而此心怦怦。終不自制。則又自解曰。或者婦人少遇。救人事已之念。彼卽緣於自伐之心乎。及撫心自問。則又不然。而又實不能道得。少年佳處。果在何許。第覺此心。唯彼是親。此情既深。想像卽因之而起。於是彼人當時可喜之面龐。蓬蓬之棕髮。和煦之目光。及彼巧笑。輕音。溫柔舉止。一一突現。心頭女不聊卽入室。啓門出前。日拾得之巾。推廳欲擲之。第一見此物。似卽有所戀。非但不忍棄去。終且什襲而珍藏之。如獲至寶。女既沈思如癡。乃幾忘山卡豆事。忽憶其事。至要亦卽呼篋。作書顯女。雖作書而思致。初不稍悛。似累裏行間。亦均有少年其人者。及思深。腦動。乃趨臥安榻。適女保氏。費律。斯在側。見狀。詢女安否。愛律斯聞言。卽起。頓頓其頰。言無事。且反叩費氏。以詢己。故費則以公子色。變爲答。女曰。吾今日心至煩。費曰。然公子。

舉止乃無着。今天氣至佳，公子特出遊，以蘇頌。女曰：吾方思出，繼卽語富安備騎，吾行矣。費去及門而止。曰：公子獨行邪？言時，意似似。蘇頌難吐者，女見問而笑。紅潤漸升，曰：獨行何害？過不悉，我慣獨出邪？吾能騎而雪兒尤馴，當必無失。費曰：孰謂公子不善騎者？願以閨秀獨行，踴躍無一侍，似不雅觀耳。女至是，粲然曰：苟吾至倫敦者，則烟言誠當。今左右誰不誠我？故我雖名出遊，實猶散步於那頓之門耳。費聞言不語。乘首徑行，女見費去，乃反身往父室，請老人伴遊。父稍一沈思，卽曰：吾愛，露時引身近案，案上鋪黃紙一張，似將作書者。曰：吾事完，弗及伴汝兒欲行，可自往也。女乃與父親吻別，既出，高氏立鎖其門。女大異，以老人平生室門向不下鍵，思今日老人或有秘事，懼人窺伺，故爾然。家人祇生客雷卡豆及己二人。時雷已出，當無所避，則究何故？女且行且思，終不得脫兆沿途漸進。天時至佳，飽陽驕酣，時雖五月，殆與七月無殊。鳥聲栗栗，六天籟悠悠，雪兒亦神采大發。女則耽於景物，縱馬直行不及約束，亦且忘懷已事。斯須已至池頭，猶豫不知何向。女初思前事，則引馬不取，齊途另向別道，願行不數武，忽又撥馬返驛，向河耳而馳。既至昨日鬥牛之籬，不期心動，更向籬窺之。則牛罔在，惟馴習無忤，與前大異。女思昨事不禁紅氣上面，似以閨秀不宜如是。幸易時牛方蓄草，女引馬近之，牛停食，翹望須臾，乘首引去，鬻芻弗顧。女曰：善哉，吾固謂牛嫻我也。語次出籬，仍遵舊道，向河行及抵拾巾之所，則窺立凝目，視河中逝水，女亦不省何以至此。木立有頃，若有所感，因太息迴馬欲去，及反忽見昨日少年乃坐己後岸，陂凝神向己，而望女見少年蹠踵不卽前，而少年亦凝坐弗動，似待女與接語者。二人愕視久久，女乃向少年鞠躬，而神宇

至嚴冷似欲轉身而去。時少年亦起，手握紳冠趨前，狀至恭恪。女此時外觀極莊，而心脈大動。少年既近，即與女道。晚安。曰：吾何福，乃得更遇。女曰：是亦復事以吾習。經此遊，詎足云福。少年曰：此福字，乃爲我言之。爲晨間吾實無意至此也。曰：君來自何所。女言出乃自悔。時少年流目盼女，及見問立垂其首，僞爲未視。復應首曰：我昨遺一頸巾於此，故特來覓之。女伴不知，曰：君遺巾邪。少年笑曰：爲物至微，初不值錢。第吾有所需，之女曰：得之否。曰：未也。意是物不入。故竄之手，亦必爲封姨携去。曰：君需是何用。言時女移身稍向鞍前。少年沈吟曰：吾以昨日事故欲得之，以誌念耳。女聞語而笑，而色亦漸釋。曰：君昨日不創一臂邪。曰：微傷耳。今痊矣。曰：吾至祝君能得其巾。女語時幾不能自攝。又曰：君此來遠乎。少年曰：然。吾至自格老蘇坡也。吾本思今夕去。法然言至此，囁嚅久之。乃曰：以此間風物良美，且爲吾脫厄之地，而君乃舍身出我於危，故欲重臨一視。雖吾身浪遊萬里，而此情此景，當俾永鵠心頭，毋或有忘。女聞語，視地曰：君能識此景邪。言時深感少年之言，思吐語款，易以示整。少年曰：識之。使吾幸得長留在此，則雖百年亦必不忘。此一草一木，若女郎則習至自識之。較詳。女曰：然。少年曰：吾至樂，是且願女郎能時時至此也。時女出已久，在勢當歸矣。女雖手出少年於厄，然究無平生之素，胡可久留。而暮色蒼然，自遠至，願女猶未卽行，斜倚繡鞍，束縵於玉手，方凝神望河中流水，忽思欲探少年已否。知己乃謂少年曰：君夜來往農家，得帽邪。曰：否。吾乃露頂上道。大類狂易也。然於意至適密，斯亦能度其故否。女曰：否。吾至不善識。少年曰：唯吾之不往，以未敢自欺其心。言次，面色大頰，女微笑曰：吾道君竊彼鷄卵邪。乃曰：欺心乎。少年曰：不然。吾意

弗敢背密斯旨。私詢君名。耳女聞語。雙頰立赤。少年仍和聲繼前語曰。女郎固未諒言其芳名。邪且女郎既拒我。我胡敢背君。他詢故。吾每自謂曰。彼美已不欲爾。知其爲何人。第其人出汝於死。恩意至重。汝旣無以報。則當謹愛此仙妹。鈞旨耳。女不語。但視馬策。少年曰。女郎味吾言否。女仍不答。唯曰。君未詢他人。邪少年曰。否。吾固不欲他詢。且舍女郎。語我。我誓忍不與。聞然密斯當知我忍也。女曰。君亦大拗。少年曰。君謂我乃不宜聞邪言時。甚厲。女曰。然彼此苟無正常之紹介。則大悖謬。弗衷於禮。少年曰。謹唯命言。次出手示意。似終不釋。又曰。我之不告君名。亦正無他。女搖首且大笑。意至高抗。曰。恐未必少年於是太息其聲。乃與女笑聲相應。如俗曰。君太難人。既不願我知。君復不欲我爲君知。似此。吾真欲破戒往詢彼回家矣。女曰。否。吾信君必不往。少年喃喃曰。後願茫茫。何時再而君乃顛預。若是邪。我舟已備。今夜掛帆。赴法矣。行蹤所滯。或向言此。忽止。少選復曰。或數載不歸。亦意中事。蓋我無家也。蓬梗之身。任風兒吹去。到處足以爲寄。吾心既無定趨。故於事無戀。行雲流水。初無所閱。第趨易祛。煩惟力是視耳。女聞語。如有所失。立馬弗語。亦弗動。少年仍繼前語曰。君觀吾運邪。邪女至此。乃稍振似突。思。因而出者曰。塞乎。少年曰。世人固皆有所苦。然彼自有所期。獨我不然。半生飄泊。願極無所爲。或者大造生人。固將各盡其才。而我者。乃如滄海之鬼。使逐浪飄蓬。孤零自弔。邪少年言此。忽止。似自悔失言。乃謂女曰。幸女郎恕我。吾非故作無病呻吟者。女曰。然君語乃非妄。曰。敬謝女郎。吾意尤不欲爲女郎訴其艱辛也。然則君可知。吾今日來意矣。夫以我平生行蹤之歷落。則昨夕所遺誠不能不視爲大故。此後獨居。寂念良恐無忘懷之一日。

故吾深願視吾牛友更視此莽莽之天蓋吾仰首而望似此景不可久得行與之別也此外吾所欲親實慰諸物之上則女郎耳時少年絮絮而言音至柔媚入耳女不期大感動願猶故作鎮攝笑曰君一來復且忘此矣曰君誠意其若此邪少年言時張目視女而女首乃漸垂二目漸隱髮際手輒而顫言曰否吾亦茹度之詞耳吾願君此行得佳速曰爾女郎見愛乃以此相祝少年言是而笑語含諷刺繼曰君語畢此乎遠邁萬里相近祇此一霎吾意荷蒙見愛必不作此漠漠之詞女聞語殊不安曰吾何言然則願君凡百利適曰似此稍佳荷君為我祈福則尤佳矣女曰吾自宜為君祝荷別而嗚咽惟仇誓則然耳少年急曰爾我非仇也言次下其帽握之俾風吹其首且曰爾不憶前此拯我邪吾語誓君者女曰吾聞之救人於死者乃為之樹敵於衆少年曰若然則吾殊非其倫少年言此情至懇切又曰吾即遠行而此事終必鑿心鑿骨日溫之以懷抱即君拒不欲聞賤名尤不令我知君吾亦無憾惟我自思則我君友耳少年且言且揮其帽以助其語力而夢律斯適下視實有所見乃大驚且立暈蓋女所見非他即少年帽中之名為蘇倫考物代二字耳夫那考之際深矣女雖莫悉其蘊而女父之深惡痛絕考氏者則女固知之是少年者女仇也而女乃救之且致其情愫今事既覺愛與仇不兩立故不期色變如土張皇失措少年見狀急詢何故且曰語女郎病邪抑吾開罪於君吾何語者乃唐突女郎至是語女郎以吾語友君為忤乎少年言既驚且怨且憐女感聲曰然吾二人無朋友分君幸勿阻我行矣少年聞言大驚乃前叩馬欲言女復曰君勿阻我行矣吾立此處久也少年於是去手引身退睜目視女不發一語女亦執轡而顫勉語曰

別矣。吾願吾二人畢生勿再面也。其言聲嘶而語斷，續少在時，已不能動而馬已騰蹏及欲發語而女已遠矣。

如 禮 敬 瘟 神

(未完)

跛 子

卻說震旦國神州地方大街之上，有一家人家，因為收拾過年，正在那兒貼頭門上的春聯。那家子的主人背著手在一旁看著，忽然一位朋友走來，站住談了幾句天，抬頭一看，只見春聯上寫的是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兩句新話。那朋友便笑對主人道：爆竹是敬神的，桃符是辟鬼的，請問你要想敬幾多神，打算辟幾多鬼？主人正色道：敬神麼？我只敬得一位，至於辟鬼，可是無論甚麼鬼，都要辟的。朋友道：是鬼就得辟，我也狼表同情，只是你敬神怎麼只敬一位呢？主人道：自然只有一位神可敬，你想想自然明白了。朋友道：想是你只敬財神，主人笑道：那財神是人都敬的，添上我，一個人去敬他，他未必拿正眼來瞧着我。我，一個人去敬他，他未必放在心上，恨着我。我，是個慣燒冷筍的，另外有一個人來我取的，見誰朋友道：這箇我明白了，你一定敬的是火神。主人冷笑道：我這屋子又沒有保上火險，我為甚麼求火神來燒？况且這種放火鬧賠的想頭，前十年已經有人在遊戲報上發過意見了。我難道是拾人牙慧的人嗎？朋友納悶道：然則你敬的是甚麼呢？主人笑道：我告訴你罷。我只預備一聲爆竹，專敬瘟神。朋友道：且慢，且慢，我記得有一種筆記小說上載過一位姓徐的，因為輕嘴薄舌得罪了人，大年初一人家弄了一位瘟神放在他的大門外，姓徐的一早開門看見了，連忙請了瘟神進。

去弄些酒菜祭奠。後來瘋神在別人家裏討祭祀。附着病人叫薛姓徐的。做陪客。這敬瘋神的話。你還是步人後塵。算不得特創。主人道。那姓徐的是因爲人家害他。他臨機應變。敬了瘋神。無非是想脫禍。算不得專誠致敬。我可是一心一意的敬瘋神。還有所求呢。朋友道。這又奇了。你求瘋神有甚麼事呢。主人道。我求瘋神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概全給癩殺了。才能朋友駭然道。這是甚麼道理。主人笑道。這才是大道理呢。如今的人沒有一個不該遭癩的。第一應該癩盡癩絕的。就是讀書人。古來所說四民之中。首屈一指的士。最是死不足惜的。何以見得呢。四民之中。農工商都是生利的分子。獨有自命爲讀書人的士。只知道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完完全全做了一個社會上的寄生蟲。而且分利之外。還要誇說自己是人民中的優秀分子。甚麼事也不懂得。專一發空議論。今日說這件事辦得不好。明日說那件事辦得不對。偶然叫他們去辦一兩件事。試試卻又是削折足履。公廉或者負且乘。致寇至莊子說的。儒以詩書發塚。歐陽修說的。廢恥道喪。始於士大夫。孟子說的。修其天爵。以邀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孔子說的。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據我看來。現在的士。非得掃蕩清簡。直不成個世界。此我之所求於瘋神者。一至於農。尤其該死。從古已來。早就罪不容於死了。何以見得呢。食茅踐土一班農民。總應該感激皇上的天恩。才是然而老人擊壤之歌。却說些甚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奮力於我。何有的話。這分明有了自外生成的意思了。誰知到了今日。因爲滿清有個永不加賦的說法。所有農民。磨筋裏裡。以爲加賦是曠古未聞的奇事。所以湖南徵收錢糧。每定額銀一兩。改

微洋錢一元五角一班人都觀望不前以致天庾正供不能尅日收齊還有江蘇要稻爲加點田賦以及附加稅所有的紳士便亂打電報抗不遵計臣之命你想這種農民只有自私自利之心毫無急公好義之意怎麼對得起聖神文武首出的神靈呢。然則這種農民豈但罪不容誅而且死有餘辜的了。況且水利不曉得講求森林不知道培植一切的事都要宵旰憂勤派了長官勞神焦思的做了無數的大文章來提倡他們。萬一官場沒有這篇文章百姓們就簡直自甘爲惰農古人說得好無小人莫養君子農民長此糊塗豈不是皇帝陛下股肱心膂之臣都沒有人去養活他麼。還有一格最可笑的是農民喜歡種鴉片煙現在禁煙時候小百姓豈可貪小利而不顧大體如果一定要種煙也應該到外國去種了製成大土帶回中國來貼上印花在指定的三省內銷售才是而農民又不懂得真就該死而又該死的了。此我之所求於鴉神者二還有工人情形十分可恨你看那班做手藝當苦力的人一天賺了幾個錢只够養活自己這班人又在小百姓當中占了多數聖人說的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你想這許多做工的人都窮得吃的在肚裏穿的在身上那裏還有錢孝敬一國之君呢。無怪朝廷也陷於枯窘之境了。況且人民有納稅的義務農工商三種人之中只有工人沒有直接完納之稅。雖然米鹽煙酒加了一點小小的捐款工人也免不得間接拿出幾文却是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滴實在無補於高深。你想想工人何補於國。國又何必要這一班窮鬼變相的工人呢。不如一概叫他們死了一來工人可以少受幾天胼手胝足的苦。二來也免得理財大家看着生氣。此我之所求於痘神者三。至於商人在一個國度中間最是肥羊可

以。供。鉛。刀。一。割。的。無。如。近。來。有。錢。的。商。人。奸。滑。異。常。問。他。要。錢。就。回。問。他。要。命。一。樣。前。清。時。代。還。有。實。官。虛。銜。花。翎。封。典。種。種。捐。納。可。以。誘。起。商。人。的。虛。榮。心。叫。他。們。大。把。的。拿。出。錢。來。輸。入。國。庫。如。今。這。一。條。門。路。早。已。自。己。閉。塞。了。只。得。借。着。急。公。好。義。毀。家。紓。難。的。好。名。目。叫。他。們。出。錢。誰。知。商。人。們。因。爲。做。生。意。做。慣。了。叫。他。拿。出。錢。來。他。總。得。打。个。算。盤。多。少。要。收。回。幾。文。才。願。意。卽。如。國。內。公。債。他。們。雖。是。礙。着。面。子。一。時。勉。強。認。了。不。多。幾。時。又。打。折。扣。賣。出。去。外。國。人。知。道。這。事。有。利。可。圖。便。來。收。買。於。是。折。扣。中。的。損。失。都。變。成。了。外。國。人。的。利。益。這。樣。一。來。可。是。商。人。敗。壞。了。公。債。的。信。用。了。卽。此。一。端。商。人。之。可。惡。已。可。概。見。還。有。印。花。稅。歐。美。的。君。憲。國。共。和。國。都。暢。行。無。阻。獨。有。中。國。的。商。人。在。三。令。五。申。之。下。警。察。干。涉。之。中。都。有。許。多。不。願。意。購。買。粘。貼。的。面。且。動。不。動。就。說。朝。廷。不。肯。體。恤。商。艱。左。一。個。電。報。右。一。張。呈。文。天。天。在。大。都。總。長。的。耳。邊。吵。鬧。豈。不。是。目。無。法。紀。麼。照。此。看。來。商。人。也。就。該。死。得。狠。我。之。所。求。於。羶。神。者。四。朋。友。哈。哈。大。笑。道。照。你。這。樣。講。起。來。士。農。工。商。一。概。都。癩。死。了。這。樣。地。大。物。博。的。國。度。所。剩。的。人。只。有。官。與。兵。二。種。人。了。主。人。道。官。是。由。士。變。成。的。兵。是。由。農。變。成。的。士。農。都。癩。絕。了。官。與。兵。豈。能。倖。免。呢。朋。友。道。然。則。你。自。己。應。該。歸。入。那。一。類。遭。癩。呢。主。人。大。笑。道。如。果。我。自。己。也。要。遭。癩。我。爲。其。麼。敬。癩。神。呢。老。實。對。你。說。全。國。的。士。農。工。商。概。行。癩。掉。了。那。時。才。顯。得。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哪。

談

林取

周浩題

談叢目錄

都門消夏瑣記

無所不談（續第十四集）

曼陀羅軒閒話（續第十四集）

新安大好山水錄

壽 冥 海 喟
鷗 飛 漚 菴

民權素第 十 五 集

目
錄



談叢

都門消夏瑣記

壽鵬

假五倫。昔吾家質庭公。侍座於鍾靜海先生。嘗言三代以前五倫無假借之義。惟於君臣有父母赤子之舉。朋友相爲父子弟之情。然亦未嘗如今人正言相呼。以至於激亂而無別。不過如孔子所謂視子如父。視回猶子。子夏所謂賢。賢易色。與夫風塵詩人借美人以比君子之意而已。自和尙家滅。棄五倫而悉假借以爲真。天下後世遂無處而非假五倫矣。靜海曰。何哉。爾所謂假也。公對曰。和尙以上座侍者爲君。臣而孫吳之於曹。不高宗之於金人。亦皆稱君臣矣。和尙以滴乳法嗣爲父子。而晉宋之叔姪魏瑤之乾兒。亦皆稱父子矣。和尙以同門披刺之先後爲兄弟。而插血結盟以稱兄弟者。更不勝數矣。和尙以徒子徒孫爲夫婦。而晉人男色之風。流教坊女妓之惑溺。又且無地而不然矣。言未已。靜海笑而點首曰。是也。結朋友。終是朋友。雖和尙與世人。究竟總假不得。公又申之曰。朋友於五行屬土。於五德屬信。四倫假朋友。又焉得而不假哉。今之假朋友。莫如拜達官貴人。以爲師。卽近日和尙亦有契拜之男女。受戒之師徒。以及通譜之伯叔公孫。冒認之翁婿甥舅。非假朋友而何。靜海復拍掌大笑。公又嘗作續韓子師說。以譏世之奉金幣。伺顏色。趨非於權豪之門。結師弟之誼者。特其嚴氣正性。不如此之嬉笑怒罵爲痛快耳。

點根。聞父老言。吾邑南鄉某寺僧。頗富有地根。某思騙之。而未有策也。時秋闈揭榜。計報人將以是數日抵邑。

馳。捷。書。因。肩。輿。携。數。十。金。遺。僧。寺。謬。爲。富。人。布。施。作。功。果。狀。上。其。金。於。寺。僧。僧。欣。然。納。之。方。潔。齋。蔬。款。留。二。日。忽。一。蒼。頭。至。寺。兩。報。大。相。公。秋。闈。中。式。第。幾。名。昨。夜。報。人。到。家。請。封。君。早。還。僧。拜。賀。畢。某。君。始。驚。喜。過。望。已。復。愀。然。曰。吾。不。料。是。兒。果。能。中。式。也。願。安。所。得。金。錢。與。發。報。人。乎。僧。卽。鞠。躬。稟。謝。封。君。給。報。當。用。幾。何。某。告。以。非。二。三。百。金。不。辦。僧。附。耳。語。曰。貧。病。囊。中。頗。有。之。昨。所。見。惠。原。物。亦。如。故。立。如。數。授。之。復。肩。輿。去。僧。從。後。又。具。賀。儀。送。至。邑。訪。其。事。無。有。并。其。人。亦。非。邑。人。也。

五策 昔有舉子入三場畢。同人問之曰。昨君所作五策云何。曰。何策之有。吾當日鄉試中魁策主司。若果獻於朝而用之。雖亡國敗家。可也。有一人笑曰。君何自譽之甚也。吾正恐盡用君策。猶未足以亡國敗家耳。用君之策而可以亡國敗家。則亦千古之奇策矣。其人大笑。無以對。余謂今某名士號召黨徒。私立名字。豈不以唐劉文靜之首倡大謀。自負爲旋乾轉坤之奇策。設有以此舉子之奇策。質之者。某名士其謂之何。吾姑爲之答曰。奇不奇且行矣。君自拭目觀之。成敗固無與吾事也。

三世襤褸 余曩客粉江。過王君傳易家。見其幼姪在襤褸中。眉目如畫。肌膚玉雪可愛。而其襤褸則青布裁成。引線縹緞之布。已敝色已白。線痕斑斑。幾欲奪針孔而出。余笑謂王君。如是敗何足惜。此佳兒。盍易之。君曰。子不知也。此襤褸乃吾先大母手工。旣以縹吾父。又縹吾兄弟。今以縹此兒。蓋三世於茲矣。安有能縹其祖若父而不。是。是。乳。臭。小。兒。吾。重。之。不。曾。九。鼎。子。乃。敗。乎。哉。余。聞。之。不。禁。肅。然。改。容。曰。晏。嬰。狐。裘。三。十。年。張。儉。布。袍。三。十。年。寇。

准布韓二十年皆當讀君家一節地矣蓋王君乃淪中振振有聲殷實家也而儉約如是不可以風末俗乎

江都令 昔江都令王某強項有風力始抵任有以肩挑私鹽告者每置不問鹽商譁然大譟啓於兩淮鹽院鹽院召而責之王令對曰某一令耳差役甚弱無鹽兵爲衛何以擒數千百不逞之徒若得奉公牌票而輔以鹽兵則擒治私鹽者易耳鹽院以爲然即如其言出牌給兵王令直率兵至大鹽商貨棧出牌示之大加盤詰悉除引外私鹽盈千累萬以報鹽院氣爲之塞事遂疑終王任不敢言私鹽可見上下漁利之弊此引岸之所以爲世詭病也此與袁隨園事頗相類

一品會 聞老輩言昔京師有一品會約知己六七人各携一味不令重出造某家爲主人主人俱洗符備筵宿醞而已或會公所並各携酒來不修而極譚集之雅今則非六國飯店不足以聚貴客宴嘉賓一品會已成廢散矣

金色 清時官場送上可禮節銀兩必多加分量其風蓋遠肇自洪成時成時屬官餽禮銀必審視成色懸衡較輕重或德廿四金見其軒舉則大喜曰此可人也及有以千金餉者銀色分量稍不稱則怒形於色曰彼何人斯而敢短少至此是以我爲可欺也此亦官場現形記中一段談話也

縣令 張君友仁邾縣人與余同學察垣爲言其鄉曩有周令者甫下車訪得土棍三十餘人皆籍其名一日置酒悉召至縣堂數其平時罪惡各叩首請罪然後喻以改過自新親酌酒三行挂紅鼓吹導出爾後皆斂迹不

敢爲非。忽一日公出。遇一土棍於田間。方以傘障面。周大聲急呼曰。某來前。爾好麼。土棍匍匐股慄而退。是夜即發寒疾。死人以爲膽破云。

某刑幕 吾邑劉特舟公玉璋。爲閩郡縣卅年。清惠有政聲。移篆某縣時。市抵任。其刑幕某。忽昏仆不省人事。口角溢沫而語喃喃。不似其生平。問之。則曰我名某某。某獄爲若刑幕受賄冤死。今奉冥司狀。趣彼就質也。公知必前任事。乃問曰。女所欲質之刑幕誰耶。曰某也。果爲前任刑幕。公因諭之曰。今縣官已易。女所欲質之刑幕某已隨前官赴某邑任矣。今所祟者乃余之幕資也。其速行彼不之信。已而再三言之。始曰。死我者此縣之刑幕。今吾奉狀緝者亦此縣之刑幕。方其得賄賂作愛書。鍛煉周內得意。急書亦於是室。吾烏知今之人非昔之人耶。若言果實。其速繕回文詳述其實。始有以覆命。因爲文焚之。曰未鈐章不足憑。乃更繕一通。蓋印焚之。又曰冥間惡殊。雖鈐文不顯代之以水可也。始又焚以蓋水印之文。然其幕仍刺刺不休。問何猶不去。而爲是竄竄也。曰門神阻我行。速呼我名而送諸大門之外。於是令差役數輩。然香燭冥幣而遣之。須臾幕蘇。殊不自解。所謂居無何則前令之刑幕以暴卒。聞卽遣之。第二日也。此事得諸余叔父。叔父特舟公壻也。曾親見之。甚矣庶獄之不可不審也。冥間報應之說。其不爽有如是者耶。惜乎有時而不信。大奸惡往往漏網。因益肆其毒也。

悔婚之戒 咸同間富順一鹽商無子。曾與某部郎指腹聯姻。厥後部郎家中落。鹽商見其子婿伶仃孤苦。無以爲人陰養一婢。嫁之。而以己女另配富豪子。部郎子亦竟莫之知也。居無何部郎子發憤讀書。成進士。出守江南。

因念丈夫婦老而無嗣。遣人賫金迎至。署中適太守公出。隨商因密囑其夫人。前所遺婢者。求包涵。勿露。夫人曰。吾即公女也。從未有漏言者。還執子培禮甚恭。鹽商遂亦安之。居數年辭去。臨別復贈以千金。夫婦返里而富。豪子已一敗塗地矣。對金惻惻不食。而卒。同視吳君少傑爲余言。

無所不談（續第十四集）

冥 飛

（未完）

溫州城北十餘里有山曰茶山。以山茶繁盛得名。每歲秋冬之交。遍山皆花。燦若雲錦。山腰有古榕樹一株。高數百尺。大可蔽兩牛。濃陰蔭覆七八畝。相傳爲宋代植也。余幼時曾往遊。導者語余。謂有樓建於樹上。余頗以爲奇。及至。則環樹築樓。樹由樓中銜屋頂而出。樓仍在樹下也。所謂建樓樹上者。特山僧欺人語耳。後聞趙松耘學演雜記云。查儉堂爲粵西太守。署園有榕樹一株。其幹旁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爲枋。室名曰榕。異并以自號焉。明窗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爲退閒勝地。會了齋去。接任者來。熟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廁舍。乃知架屋樹上者。終不免爲人改作。洞闢故不如其已也。是舉山僧乃大有見識。以似是而非之樹上。詎人雖然。登高而大便秘得毋醉心於坑深糞落。蓮之詩。意者乎。於是海上蓬泉之夫。乃不俯而仰矣。

溫州江心寺。海水至此者爲回流。水相傳。飲此水者。必再至溫州焉。而亦有驗。有不驗。溫俗好言鬼。人病者。輒走空山。爲之叫魂。覩趨巫師。因以爲業。城中東南皆山。山各有洞。洞必有怪。有飛霞洞者。其怪尤靈。故諺有之曰。溫

州城裏十八怪飛霞洞裏第一派。現如所傳靈異甚多。余亦不復記憶矣。時余家借馮張姓園有池。上草堂。謂是謝康樂當年夢見。惠連處空。臨河隔河爲東山。登其前可觀海。東山多喬松銅柯。鐵幹森入雲。時有松鼠排空騰擲。每夕月上。泛小舟。中山高月小。恍惚赤壁游。迄今思之。猶神與之遇也。風景不殊。翠目有河山之慨。此昔人所以有新亭之淚也。王右軍疾飲蘭亭。而感慨於死生之際。阮步兵登廣武山。嘆曰。無英雄。便豎子成名。古之傷心人。雖別有懷抱。而所以憤傷身世。固無不同。人生不幸。乃當廉恥。道喪之秋。欲潔其身。惟有向深山窮谷。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耳。而既不能則偷得半日之間。以相羊於山水間。排斥感想。自樂其樂。而又不能則亦只得於花南硯北。明窗淨几間。作夢游而已。

道德淩夷。風俗頹敗。人發殺機。乃自家庭爲始。以推而放之。族戚交游。間可哀也。吾鄉有世家子某甲。少年循謹。長老咸喜其忠厚。從未有疑其能敗家者。乃自娶婦後。立意仇視其父。大損家聲。而溯其所以仇視乃父之故。則最爲可笑。蓋曩昔世族多講禮法。子弟不得有私財。故子若婦亦不得有私飲食。甲婦母之。母也。遺傳性所鍾。爲好喫懶做四字。婦既貪口腹。苦不得遂其意。乃唆其夫索父析產。甲始亦不謂然。婦於是歸寧不返。甲苦於獨宿之難堪也。乃往岳氏。就其婦。於是婦之母及弟羣起而咻之。甲意動。遂一志叛父。要求分資財去。獨立門戶。父以家聲所繫不之許。甲於是日以一箋致其父。謂不得析產者毋寧死。父大怒。撻之。婦披髮號叫於世。交宗族之門。謂翁將置其夫於死地也。戚族交游爭來勸其事。以彰父盡憤欲死。遂逐甲不理焉。甲由謂人有弟欲作陳平。

父愛弟故逐己一時與甲父不睦者。慨舉以爲笑談之資。甲父幾不得立足於社會。髮憤傷感。遂天。年甲乘父喪與弟鬩爭得財盡償酒食之債。則又索諸弟。甲於是年四十矣。事久則底蘊畢露。鄉人無不知其謬妄。無人理者。皆遠避之。未幾弟家亦毀。甲環視無可供其焚取者。頗頗以歿。婦亦旋死。

蘇州有某太守者。蜀人也。少頑劣。其父責之。遂怒而遁去。不十年官矣。一日其父由蜀來視之。太守託言出門去。不與相見。太守之婦命僕傳語。翁可宿於會客室之炕上。亦不爲之備飲食。父大怒。立出翠宿逆旅。語人曰。伴逆兒且嘗試老夫手段也。遂歸。無何太守得急電。乃由縣署轉來者。則父死矣。太守不得已。怏怏丁憂。喪官回籍。則父故未死。乃知父因其薄待。故發此僞電。以挫折其官與也。此可謂之有是子必有是父。

大阮之言曰。弑父猶可。乃弑母乎。衆駭其言。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弑母者乃禽獸之不若。然鳥啄母。請弑母者。或尙得自謂爲羽族中之一物也。嘗閱昔人筆記。記王漁洋爲揚州司理。治一逆倫巨案。子毆死其母。至逼體。傷鄰人有聞其母臨死哀乞其子之詞者曰。乞爾念死。父毋傷我。命余闕至此。怒極拍案而起。燈檠若碗俱飛。指挫血出。時余年才十五。六街道德之觀念頗深。且氣盛易怒。今則更事多閱。世亦透。覺此等事了不足異。靈辭憤悃。隱羞。惡是非之心。一自浮沈。人海中已汨沒。其半倚更登利祿之場。則墮落更不知何似矣。爭利者必同夫之婦。爭產者必同父之子。爭而求勝。則無所不至。由是而證。帶而平。裁而罔。堵而認。獄千奇。萬怪不可究詰。矣。至同官而爭利。祿。擠。排。傾。軋。尤爲奇特。光緒之季有某侍御劾某觀察。惟諱不修。侍御與觀察固有

異姓兄弟之盟者。封事上觀察。落魄侍御。亦以是爲人所薄。不安於位。而歸。蓋兩敗矣。余甚異之。先君子詔之曰。此無足異也。非盟兄弟安得與。知其雉薄不修者。余猶疑焉。厥後奔走四方。乃知今人交態。又非爾輩。爾四字所能盡。一班人之心術。大抵可以二語概之。一以刻薄爲逢迎。一借識人爲自炫地步也。故當今之世。作事而損人利己者。上也。損人而無利於己者。次也。損人而又損己者。乃爲最下。此三類者。充滿天下。若欲求一利己而無損於人與利人而損己者。決不可得。聞而況於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心也。人心之見端。其必自愛羣始。然而人類之自相殘殺。較禽獸之自相殘殺者。乃爲一與九之比。例而其中。尤以殺人媚人者爲尤多。嗟乎。此萬惡之社會也。鄉人有蓄二羊者。會度歲。封其一血。流地上。其一羊行經血前。俯嗅久之。哀號踟躕。鞭策不肯去。竭兩人之力。乃強挾以行。顧不食者。終日彼羊也。猶如此。吾不解殺人媚人者。爲何心也。

吾國人之不知合羣。至有謂無三人以上之團體者。人格之不全。全無公德。與私德。心誠奇恥也。而今之所謂團體者。又足以令人駭怪於一國中。而別之以省於一省中。而別之以道府縣於一縣中。而別之以城鎮鄉界說之。嚴與伎心之重。迥過於未有團體時。而有忝而目。則固曰吾四萬萬同胞也。曾是同胞。而有此許多分別者耶。

庚子之役。失邦交。召外寇。吾國幾不國者。一班謀國庸人。真。有。謀。不。勝。謀。之。慨。聞。當。時。俄。國。政。府。以。與。吾。國。邦。交。尙。屬。親。密。難。迫。於。列。強。不。得。不。出。於。用。兵。一。途。然。尙。遲。疑。未。即。決。會。吾。黑。龍。江。將。軍。命。某。佐。領。戍。黑。河。邊。境。俄。之。尼。布。楚。省。界。與。我。之。嘎。爾。極。西。北。之。界。即。以。黑。河。為。鴻。溝。河。流。寬。闊。不。過。數。里。濱。河。北。岸。有。俄。屯。名。尼。卡。斯。本。俄。民。與。吾。民。雜。處。之。地。屯。中。共。俄。兩。國。人。不。下。數。百。戶。俄。人。約。有。兩。千。餘。口。中。人。約。有。五。六。百。餘。口。某。佐。領。防。所。即。在。對。岸。駐。兵。一。營。耳。拳。匪。猖。獗。時。朝。廷。正。惑。於。邪。說。某。佐。領。本。無。知。識。以。為。朝。廷。方。仇。洋。即。此。正。我。費。盡。功。得。上。賞。好。機。會。遂。下。令。攻。對。岸。俄。屯。並。不。俟。上。官。命。令。亦。不。先。事。預。備。一。切。於。某。日。清。晨。突。發。砲。擊。射。北。岸。毀。俄。人。民。房。一。所。俄。戍。兵。之。在。尼。卡。斯。者。以。未。奉。長。官。命。令。急。高。懸。白。旗。以。示。請。停。戰。意。乃。某。佐。領。自。然。不。以。為。意。亦。并。不。解。交。戰。國。法。則。仍。猛。攻。不。止。擊。斃。俄。人。約。數。百。之。多。俄。戍。官。始。再。電。其。長。官。舉。吾。人。野。蠻。不。徇。法。理。狀。於。是。俄。人。大。怒。遂。有。電。覆。俄。戍。官。下。其。白。旗。還。砲。攻。我。軍。已。而。俄。兵。亦。遂。增。於。某。佐。領。開。砲。之。第。三。日。夜。俄。人。乃。盡。驅。吾。民。之。在。尼。屯。者。溺。之。黑。河。中。以。為。報。復。隨。即。進。兵。渡。河。某。佐。領。兵。不。支。敗。走。俄。兵。追。襲。之。乃。盡。潰。散。為。馬。賊。入。深。山。中。去。於。是。俄。兵。且。由。各。路。大。至。黑。龍。江。省。城。遂。失。守。矣。後。某。佐。領。逃。至。奉。省。謁。見。增。將。軍。方。向。將。軍。陳。說。戰。時。情。形。忽。一。戈。什。哈。入。啓。事。不。慎。失。足。獻。風。門。限。作。巨。慚。某。佐。領。大。驚。幾。傾。於。坐。某。將。軍。曰。俄。兵。至。矣。矣。不。聞。大。砲。聲。乎。隨。說。隨。奔。出。將。軍。笑。呼。止。之。不。暇。顧。而。去。嗟。乎。以。此。等。無。用。庸。材。參。與。軍。事。烏。得。而。不。愼。事。者。然。當。時。堂。堂。大。老。不。愼。事。又。有。幾。人。尙。何。某。佐。領。之。是。貴。

聯軍之役。關外三將軍一死、一守、一走。黑龍江省將軍死難。其死時甚慘。當俄兵將近城時。全城官民均逃走一空。祇餘將軍與其幕友並戈什哈三數人而已。有勦將軍行者。將軍不許。志在一死。以塞責。適朝中又責將軍失機之咎。朝旨甚嚴。厲故將軍以爲萬無生理也。將軍將自經時。急切竟毒質藥。不得遂。備棺木具。冠服入棺。臥令其僕以手鎗擊已。僕不忍將軍罵之曰。爾不念待爾之恩乎。僕曰。正不敢忘將軍恩。故不忍下手耳。將軍曰。爾知不忍於一時。我不死。將不知若何死法。我終必死。爾何不權輕重緩急乎。爾死。我正所以報我恩耳。不然。爾忍見我爲人俘乎。僕終不忍將軍亦泣。輾轉一日。餘外邊俄兵愈逼。將軍遂奮起執鎗。返向己胸。撞機彈發。未能中要害。仍不死。而苦楚甚。乃謂僕曰。今不令我速死。爾真忍人矣。僕無奈。見將軍已自擊胸。未能即死。與其受苦。不若速之。遂持鎗視定制命處。一發將軍遂溘然長逝。予後供差於度支署。署本舊日之將軍府。予居之。室即將軍葬地。予每獨坐室中。思潮洄溯。不禁低徊感慨。置之不置也。吉林將軍乃誓守不去。某國兵至。要挾將軍。恫喝將軍。將軍舉酒痛飲。作醉態。以怒拒之。某國兵官以事面將軍。欲趨將軍讓城去。將軍握刀作天魔舞。以逐兵官。兵官懼而逃。卒無如將軍何。遂與將軍約。保持吉林省治安。故吉林一省未受大創。將軍之功也。至於奉天將軍。城破時。去之蒙古地。復至營口等處。軍人見無主之者。於是大肆淫威。本地不逞之徒。亦遂竊發。乘之。語匪趁勢劫掠。率省囚之。糜爛不堪矣。故後東三省人民。遂有死將軍守將軍。走將軍之稱。

俄兵既入吾國。以可察克之兵爲最強悍。亦最暴橫。關東三省人民。受其荼毒者。不可勝計。當出入人家。闖闖取

婦女、藝物以爲玩笑。尤可恥而足爲我國人深辱者。俄兵於議和後出關。見其往往於所負軍裝外。腰間懸掛旗裝。婦女之平底鞋。漢裝婦女之織小弓鞋。累累如貫珠。中置紙煙捲。蓋以之爲煙匣云。

予前所述（見十二集）之苗沛霖。破壽州時。卽時州牧毛公。縛入。浩之。公所斷其一手。一足。拜謁。其雙睛以衆紳求免。遂逸去。後遂不知所終。清宣統二年。予友人李君。行六安山中。小憩道旁小店。見來一單軌小車。上坐一老人。年已九十餘。白髮如銀絲。蓬鬆披拂。雙目殘一足。廢一手。亦停車店。棚下。老態龍鍾。悲慘萬狀。與李君同飯一棹。老人知同棹有人。問訊之。聞係壽州人。乃大感咽泣。不可仰。李問老人何以悲之甚。老人乃備述當時苦況。知卽毛公。尙在人世間也。今已九十六矣。自逃逸後。卽入是山度此寂寥。蕭索生涯。已數十年。於茲滄桑更變。不覺百感紛來。耳嗟乎。若此老人。蓋飽受宦海中之況味來者。宦海中。不老人。而老人者。何限。吾願宦海沉淪者。回頭是岸。

金光柱。清咸豐朝爲壽州牧。後之傳者。咸謂爲殺人不眨眼。苟稍有嫌疑。雖冤亦不能或免。不克少寬貸也。當其時。洪楊方盛。皖北一帶。伏莽遍地。殲金公。善殺。卒致強梁。攝服。盜匪。斂跡。清廷命爲慮。風道。未履。任。卽戰。死。金本好殺。日無虛刃。衙署前。曠曠之屍。每日有數具也。雖處亂世。不得不然。然多殺其中。不無失入。好殺。究非爲官者所宜。化民成俗。乃爲官第一要義。然金公則持急則治標之法耳。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焉。吾另聞一事。公雖好殺。初非同於慘刻者。流一味肆其酷虐。毫無詳察。壽境東南。沿瓦埠湖東岸。馬欄口。是鄉之人。多強翁。流氓。恆不

法公知之素一日化裝携一僕作商伙狀私往偵之至其地見一古廟中擺賭十餘場人出入如蟻屯金公見場主係一禿者蓋久聞有丁三禿子爲最惡犯罪已繁桀掠卽是其人公遂入局賭魚寶公下注爲么勾三開盒得么是公之三門黑而么門紅內場應賠公么門而吃其三门丁三禿子見公爲外鄉人乃遂通吃不賠旁有其賭伴許姓綽號名四稻草者在儕輩中有勢力見禿子不賠乃不服吐禿子謂客么門已得在理當賠何以將注盡吃我輩豈不論理者欺異方人哉禿子雖凶狠平日尙畏四稻草遂照賠金公退出四稻草亦隨之出謂金公曰爾輩外鄉人不宜入此賭局必無幸客可去休金公是之乃行四稻草見金既爲外人恐輩中有謀之者乃亦隨之行途中問金何往者金詭對以經商折本囊餘僅二百錢擬欲孤注一擲贏得少許爲資斧然後他去耳四稻草曰然則客且未做去吾家不遠易就一餐金謝可之至稻草家雞黍之供頗盡東道情食間金公問諸匪行藏甚悉稻草本粗人一一答之金公行之次日突兵來盡獲諸匪稻草亦在焉長繩繫之如柳貫飭共十八人稻草居十六至署署金公笑訊諸匪曰爾等紅邊褲何皆不着來蓋衆匪向皆以紅綢鑲褲邊以爲美觀金公在賭場時見之乃審視了禿子者再問無誤命殺之以次略訊數語卽皆命誅之於堂下誅已十五至稻草金公大怒拍案如雷蓋公每至必殺其人卽不動怒怒則不殺稻草不知所以以爲公於語人均未如是甚怒尙死茲甚怒己必無可逃然早亦自分必死素知爲公獲者未聞有再生之望亦聽之而已乃聞公罵許久總無就刑之命繼聞公大罵曰四稻草爾誑我乎爾尙無大罪且能知義不欺虐遠人姑起去貸爾一死旁立視我誅餘者適稻草

立近昨留飯之僕。稻草至此。已知昨日所飯者金公。故亦識是僕。遂小語於僕。爲餘二人乞免。公已聞之。喝曰。稻草爾欲爲他二人求免。我豈可以情托者。爾苟有罪。應死。豈一飯卽足爲逃死地乎。吾早知彼二人尙無死罪。於是均免之。蓋四稻草尙豪爽。不法事不敢爲其餘二人。亦無他犯。公早偵知之。甚悉公平。時常微服行。四鄉故於鄉中。民情甚清白。無隱遁所誅戮者。多非冤抑於此事。可見一斑矣。

新安大好山水錄

啣菴

(未完)

黃山舊名黟山。在歙西百二十八里。高千二百八十仞。西爲休甯。西北則蔽於甯國之太平。漢上虞陳業。繫身清行。遁跡於此。而世復相傳。以爲黃帝嘗命鄒與容成子浮丘公同游。合丹於此。故有容成峯。浮丘峯。其後又有仙人曹阮之窟。因有曹溪阮溪。唐天寶勅改爲黃山。西北山勢中坳。望之類太華。故亦名小華山。有峯三十六。其水源亦三十六。谿二十四。洞十有五。巖八。靈迹至不可勝數。山高而靈。雷雨在下。峯上往往有樂聲。第四峯上有泉。沸如湯。出香溪中。號朱砂湯。可治風疾云。

烏聊山去黃山三百餘步。高二十八仞。周八里。漢建安之亂。狄人毛甘以萬戶屯此山。爲吳將賀齊所破。因置新都郡。及義甯中州。自休甯遷治此山。下則城。東北南皆踐山爲之。西有四水合流。山上多石。間而白。號落星石。隋越國公亦屯兵於此。唐立越國公廟。因又謂之廟山。別呼山之東峯爲東山。

問政山在歙東五里。唐有於方外者。自判南掌書記。棄妻子。從太白山道士學養氣之術。周游五嶽名山。時弟晦

官欲方外來訪之。晦爲選勝室於此。號問政山房。邑人聶師道者。少事方外。後入吳爲國師。因號問政先生。飛布山高百七十仞。周二十七里。舊名圭嶺。山相傳昔因寇亂。縣主簿率百姓保此山。唐時改爲飛布山。山上有廟。甚靈。香火亦盛。

靈山在嶽西北三十里。高三百五十仞。周七十八里。王篤新安記云。靈村有山。生香草。名曰靈香。又有黃精木。上有靈壇。道士祈請不燒香。自然芬馥。人射獵經踐之者。必罹奇禍。故曰靈山。山甚高峻。天欲雨。先聞鼓角聲。有圓石。高數丈。上有石如車蓋。

城陽山高百九十仞。周五十里。有觀。唐許宣平隱山之南塢。今別呼南山是也。

鳳凰山高三十仞。周五里。嘗有鳳集於此。下產茶不多。得土人名之爲甘白香。

柳亭山。舊昌山高二百五仞。周四十里。西接黃粟山。高五百六十仞。北爲厚山。卽武山。

紫金山。舊名金紫山。與續溪石金山偕號。甘露大士道場。後取佛語改名紫金。宋時徒置白蓮院焉。

披雲山高百仞。周五里。與黃傘山相接。山勢前拔。宋蘇德祥爲亭於山頂。名披雲亭。北爲善嶺。高四百八十仞。多

箬竹。上有官路。通太平。南爲南巖。相傳附簡亮屯兵於此。山下有跳石。高數丈。昔有羅姓者。矜力絕人。嘗躍過之。石上有足跡云。

披山在休甯西六十里。高二百仞。周二十四里。石壁千尺。凌霄花縷絡其上。華時如錦屏。有室方十餘丈。垂瀑百

初西北半。號有大石橋。亘兩山。其旁有深澗。相傳昔有碧蓮花葉徑尺。自澗中流出。唐時有僧居。室中猶有龍像。講臺石梯之屬。宋章綬置精舍於此。名門下巖曰爛錦巖。門上盤石曰雲外座。座東之巖曰標霞。西巖崑陽。座東之峯曰凌虛。西峯曰通霄。又名巖在爛錦東者曰金翠。巖前澗曰滌煩泉。在爛錦前者曰澄心。北望四里巖曰瑞。聖接通霄峯。即今所謂天柱峯也。

率山在休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里。率水出焉。山海經所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

獨聳山在休西五十里。高三百仞。周四十里。有洞邃深。相傳唐時嘗投金龍於此。

白嶽山在休西三十里。高二百仞。周三十五里。中峯四起。絕壁斷巖。松蘿森竒。頂有池。水清徹。可鑿池。西石室方圓五丈。寰宇志。白嶽山峯獨聳。有巖。小道憑梯而上。其三面並絕壁。三百餘丈。不通攀緣。峯頂闊四十畝。有故階。迹瓦器池水石室。其東北石壁五綵。狀樓臺在空中。勢欲飛動。今別呼香爐峯。

靈鳥山高三十仞。周十里。嘗有異鳥出於此。南爲方源峯。高二百五十仞。周十五里。連五雷山。有水北流。過縣南。入衢州常山。

鹿脾山高二百六十仞。周二十里。相傳昔有采藥者。遇老人鬚眉皓白。指靈藥示之。乃遺鹿脾。回顧失其所在。南連雞籠山。高百八十仞。周十五里。形如雞籠。云。

松蘿山高百十六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百餘仞。松蘿交映。

顏公山高五十仞。周三十八里。上有湖。廣五畝。中多鯉魚。昔有顏公隱此山。一旦乘風去。歲若早。麟輒應。稍雲山高百五十二仞。周五十里。武洪水出焉。舊名郎山。南連白際峯。西爲游僊巖。平地特起。四五十仞。上有石壁削成。數百尺。闊四十餘丈。

石坼山高二百仞。周十里。夾溪水出焉。其巖石中坼。故名。西爲窰。多巖。有木窰。出木空石罅中。所處險遠。土人嘗就采之。

祁山在祁門東北二里。高四十八仞。周二十五里。三面皆石壁。中有石室。高五丈。廣三丈。名青巖。巖又曰棲真巖。旁有涌泉。味甘。山西半壁。昔有石丈餘。墜溪中。

歷山高二百五十仞。北接池州。石隄絕頂有池。中有石焉。北有管公明仙壇。西連大與山。高六十仞。與霍國之太平分界。西南連梅南山。高九十仞。與浮梁分界。水入饒州。

三新婦山高四十八仞。周二十里。有三石峯。望之如人。每春雨。初晴。翠霞明。則若彩服。視妝之飾。

道人山高九十仞。周二十九里。半壁有巖。巖前有池。昔有學仙者居之。北連赤嶺。高三十餘仞。舊名血嶺。下有大溪。昔人爲梁。取魚魚不得。下遂夜。飛越嶺而去。人復於嶺上張網。其飛不過者。皆化爲石。遇雨則赤。故謂之赤嶺。云事出祥符經。西爲武陵嶺。高百仞。始時道險狹。捫蘿葛乃得上。後駭爲盤道。至今利之。東北有五峯巖。相傳有韓子坐禪於此。降伏猛虎云。

浙源山在婺源北七十里亦名浙嶺高三百五十仞周二十八里北連魚亭山舊有石英鍾乳西連大尖山舊名大廣山高四百十仞東連斜山高二百仞由浙源山分出

大鯽山在東境百十里高三百八十仞東南接衢州界相傳堯時洪水豁谷皆滿有大鯽上至此及水涸而鱗骨鱗鬣積如山阜

梅源山高三百二十仞西北連浮梁舊名梅山宋時加源字山產楊梅東南連小歛山高八十仞周十里有水西流入衢界

游源山舊名游山高三百一十仞南接樂平西連梅源山有水南流入吳溪

張公山高四百五十仞周八十里昔有張公隱此采藥合丹數十年後忽不知所之

善山高百五十仞與惡山隔溪對登祥符經云善山神爲王翠山爲夫人若兩處致祭則爲吳唐人嘗迎翠山神就善山祭祀焉俗謂之妻塔山云

三靈山高二百八十仞周五十里晉時有三人於此山脩鍊後不知所終西爲大連峯高四百餘仞南爲甘子嶺高四十八仞舊云縣無甘子唯此嶺有數株芙蓉嶺高二百仞周三十五里對鏡嶺高三十八仞周八里羊門嶺高五十仞周二十里塌嶺高三十仞周十里皆由山之東接休邑之新嶺云

大鄣山在績溪東八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五十里舊出銀鉛西有雙峯如筆勢俗謂之筆架峯

談叢

石金山高六百餘仞。周八十里。出衆山之上。相傳爲甘露大士道場。昔旱。僧元了披袈裟。晝夜禱雨。有靈驗。僧乃立廟於山之左脇。力田種藥。奉香火焉。

十八

(未完)



言

雙

繫泉

諧藪目錄

搏戰賦

戲致夜壺代表書

脚婆傳

民國新噱口

噴飯錄（續第十三集）

笑談拾零

目 錄

憂患生

塵 因

半 仙

頌 子

伽 摩

壽 鷓

民 權 第 十 五 集

目
錄



諧藪

拇戲賦

以嗔呼且覆杯中醴爲韻

憂患生

把酒開軒。雍雍笑言。欲賦籌兮。交儼。因花樣兮。新翻。歡四座之。顏開。舞起。攘一夫之。臂賈。賈情存。觴政。初行。無取。德音之。秩。秩。酒兵。相逐。何殊。笳鼓之。喧。喧。於是。食指。將動。科欲。與俱。威其。拇而。無咎。能其。拇而有。孚。白。賊。則。立。夫。豎。史。耐。戰。則。擇。夫。酒。徒。批。吭。搗。虛。比。神。明。於。將。畧。出。奇。制。勝。同。慎。密。於。兵。符。几。筵。深。尊。幟。之。恩。空。拳。雙。舉。樽。俎。作。折。衝。之。氣。振。臂。一。呼。酒。氣。滿。空。豪。情。盈。把。罕。勇。偏。殊。手。揮。特。罪。所向。無。前。相。將。而。下。異。與。戎。於。衆。鼎。登。起。霄。雷。同。命。中。於。投。壺。慶。綠。多。馬。辭。鄉。報。捷。樂。今。宜。詠。夫。子。胥。旨。酒。交。綏。歸。矣。美。歌。夫。會。且。徒。手。才。呈。攻。心。奇。握。雌。雄。而。決。以。一。言。勝。負。而。準。以。千。斛。不。持。寸。鐵。胸。中。之。好。算。先。操。莫。笑。柔。莫。掌。上。之。機。關。頗。鷓。筍。火。雷。而。出。戰。心。寫。心。藏。望。雲。雨。而。興。師。手。翻。手。覆。屈。伸。不。定。奇。隅。相。猜。豈。或。類。參。禪。之。狀。痕。或。同。摩。挲。之。才。鳴。必。驚人。恍。兩。雄。兮。相。厄。呼。常。欲。出。竟。百。折。兮。不。回。想。當。年。厭。爾。老。拳。曾。叨。三。爵。看。此。日。飽。吾。獨。手。更。盡。一。杯。指。端。見。月。腕。下。生。風。藏。鉤。懸。巧。射。覆。輸。工。或。神。之。而。誘。敵。或。拍。之。而。與。戎。具。朝。三。存。四。之。才。孰。堪。臆。度。接。右。有。左。宜。之。巧。何。畏。瓊。攻。息。鼓。假。旗。孤。掌。雉。鳴。之。會。陳。師。勒。旅。同。聲。相。應。之。中。是。蓋。式。號。式。呼。從。宜。從。俗。鄉。飲。情。深。賓。筵。詭。篤。振。手。無。詞。鷓。鴒。家。釀。之。黃。從。心。不。論。鴨。糲。新。醅。之。綠。若。定。指。揮。之。下。飲。玉。開。筵。成。功。掌。握。之。中。有。樽。借。醪。

戲致夜壺代表書

塵因

諧藪

一

諧 數

事見五年一月六號中華新報之新聞。謂國民代表贊成帝制之後。枯守燕京。公府置之不理。有某代表自嗟曰。我輩如此。幾成政府之夜壺矣。故戲作此書。

夜壺代表足下。竊內務孔艱。藉爾暫行方便。外交勢硬。憑卿急應臨時。熱來洩溺。滿腔奪儒冠之殘。身笑到醒。翻灌頂分糞桶之餘。香被底溫柔。羨子客中岑寂。權做夫人冠戴。獨梁生性。依人左右。戴被淺綠。尊容不像。東西冷伏泥中。淒涼睡。囑嬉遊。跨下寂寞。浮鳴風雨。三更怕聽銅龍之斷續。煙霞一榻難消。玉漏之闌珊。日捷七姑娘。幕前發風宿露。夜替五夫人。麾下茹苦含辛。幸而以吮吸之技能。充妻孥之代表。到處受人抬白。爾本無心有時。信口唾黃。卿誠厚臉。小仕於錦。衾。懣儼然誇不世之榮。承歡於一刻片時。恍似獲無。蚩之。龍損身報效。任他人倒行逆施。拚命圖功。願自己藏污納垢。此地祇能小便。微軀難奏奇勳。憶酒酣夢覺之時。携登衽席。俱漏盡更殘之候。擗臥塵埃。足下之春夢未醒。而秋魂欲斷矣。相思刻骨。片片楊梅。煩惱纏身。絲絲白絮。絨口學金人。而不得粉身入土。容亦難容。更有奚奴調笑。刺其股而涓涓長流。黠婢弄人。割其鼻而圓圓待斃。從此嗚呼。河畔效天陰鬼哭之聲。唧唧溝中。作日暮途窮之泣。祈足下及早埋頭。免他人之公殺。非著者趁時饒舌。蓋夫子之自道也。嗚呼。願頌騷祺。

脚婆傳

半仙

脚婆者。馮氏系出。中山相傳為馮之後。其高祖馮喬年。公博學能文。至有宋時。徙居丹徒。秦檜慕其名。欲館致之。

而彼乃曰。主和議者。吾方爲天下。嚙之。甯能出其門耶。天下於是服公之直。其祖湯景仁公。居廣德。熙寧中。登進士第。爲寧國令。邑民愛之。名其所居村曰湯清。天下於是美公之廉。然則湯氏之列祖。旣表異於人寰。無惑有克經祖武之脚婆出焉。脚婆頭小而形圓。身短而腹大。貌雖不踰中人。而比諸一團和氣之女郎。實有過之無不及。及長。擇婿甚苛。不輕許人。歲月蹉跎。期過若而立。若不惑。已忽忽焉。都成往跡矣。所幸徐孀。雖老。丰韻猶存。同里有媒夫者。新喪佳耦。聞其名。而聘之。年歲頗相當。不費數金而安樂。窩中溫柔鄉。妻不曾春生。黍谷氣。煖於棉。易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古人豈欺我哉。於是湯氏得主人。歡心夜夜。衾褥融和。抵足主人。無湯氏。則不能安眠。湯氏。無主人。亦不願自暖。床第之間。相依爲命。豈非房幃中一大快事哉。而無如寒往暑來。色衰寵弛。嬌藏金屋。另置竹氏。夫人。但竹氏性冷。不如湯氏性溫。其不相同者。旣判乎冰炭。斯不相見者。自等於參商。況竹氏。掩袖工讒。芳心善妬。主人遂於春夏之際。置之高閣。不問不聞。古人所謂夏日飲水者。亦斬而不與。嗟嗟。湯氏遇人不淑。可爲長太息矣。然而度量恢宏。最能容物。觀我球我姑。妄聽之。卽主人。故劍重求。亦復溫其如玉。初何嘗拒而不納。冷面以相加。是直道事人。毫無私曲於其間者也。至於口腹之間。往往淡泊。明志所飲者。惟湯而已。人又以湯。媚目之。何如其廉也。吾於是爲脚婆。俸而脚婆之名。遂因之而不朽。

民國新談口

頌予

嗟嗟。魂遊於新市。鬼火亂於平林。夏口雲。鎖遠泉之利。既濫秋毫。日析秦郵之。瑟頻施。鶴駭華亭。時間鬼。

雜 叢

四

嗚。鴻。哀。草。野。豈。盡。天。誅。國。恥。已。深。宛。受。帝。翔。之。辱。官。災。既。甚。難。免。人。身。之。憂。痛。戰。疫。於。泰。西。怎。奈。溝。界。割。款。黨。爭。於。朝。右。半。由。雞。門。鑽。生。若。放。之。鬼。餒。而。如。來。之。佛。憫。矣。仗。茲。三。寶。經。說。大。乘。普。度。衆。生。懺。除。浩。劫。茲。特。撰。民。國。新。焰。口。召。請。教。孤。各。十。則。藉。以。效。生。公。之。說。法。俾。可。醒。塵。世。之。迷。途。也。質。之。箸。超。君。然。乎。否。乎。

召請十則

一 心召請。五陵豪俠。百戰英雄。早知朝首。賜秦也。許虎皮。誑楚也。少康復夏。寫臣庶之孤忠。太祖興明。掃胡元之濁垢。嗚呼。躬作季心。安社稷。身騎箕尾。壯河山。如是革命。偉人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龍爭未決。鹿逐多迷。者番魚網。密張當日。鴻門貽誤。白木罽不渡。翻教石勒稱雄。瓦釜空鳴。應恨元規執政。嗚呼。鐵鑄九州。皆大錯。獄成三字。總奇冤。如是野黨好事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葫蘆舊桶。褒鄂元勳。華歆威著。逼宮。裴寂功傳。定策。自陳橋。兵變。黃袍。可以加身。牧野軍興。白幟。居然滿目。嗚呼。馮道。忝稱長樂。老李。淵甘作逍遙。公如是。從龍僚佐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識時倥傯。謀國名流。縱不隱約。深藏。無宵寒蟬。自況。自虎狼。臥榻。難支。大廈之危。蟋蟀。閒居。相對。新亭。

之泣。嗚呼。機危。北海。開樽。日禍。伏東坡。詠時。如是。國民。會員。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天沈水碧。劫換塵紅。已非故國。山川空耗。滿公歲。月自十年。游伏南冠。楚囚萬里。封侯西市。紛瓊斷尉。嗚呼。異域。羸魂。腸血冷。中原幻夢。縹緲。情寒。如是。出洋學生。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魚門。白噴。鴛室。戈橫。眼。看。白。日。無。情。心。恨。背。天。有。關。自。狼。頭。奮。臂。猶。能。死。入。關。中。馬。革。裹。尸。不。願。生。還。海上。嗚呼。玉。壺。擊。碎。春。燈。裏。鐵。板。歌。殘。夜。月。中。如。是。雲。領。節。鉞。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淵。邊。左。國。雄。據。成。都。將。吏。皆。牧。豬。收。公。侯。有。藏。兔。窟。自。金。貂。貴。族。八。王。東。海。最。駢。白。馬。清。流。三。案。西。曹。太。酷。烏。呼。蜀。苑。鵲。啼。悲。帝。子。漢。宮。燕。啄。泣。皇。孫。如。是。亡。國。讓。王。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壬。夫。嗜。利。丑。父。殉。財。國。懷。西。北。兵。屯。慘。目。東。南。民。力。自。荆。公。新。法。青。苗。自。誤。蒼。生。桑。子。橫。征。紅。朽。誰。憐。赤。子。嗚。呼。搔。首。問。來。天。眼。有。瞞。心。刮。盡。地。皮。無。如。是。貪。官。污。吏。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譜 裁

六

一心召睛紅顏命。薄翠袖形。單綠名細柳營。中拋繡飛花閣。上仰承天子。將酬勸進之勳。自信婦人也有受封之志。嗚呼。靈媽鍊石青天補。精衛銜冤碧海填。如是閨媛才女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季心俠骨張耳豪情。秋風馬角烏頭。春雨窩眉燕領。白晝眠未報誓將鳴其不平。肝腦可塗。直欲與之相決。嗚呼。長嘯一聲餘劍匣。雄關幾度唱刀環。如是盜賊暗殺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孤十則

房杜勳名周召共。和世閣槍。凌煙五等花封貴。百戰功高風虎雲龍志。革命忠魂來受甘露味。黨禍紛爭。狗苟蠅營類。擾攘東南。盜弄潢池志。兔脫狐奔。闖獻尸居氣。鴟亂流魂來受甘露味。盛代衣冠。附鳳攀龍會。稷契皋夔。喜起朋良世。作表誰周。粉進超傳類。屈節奸魂來受甘露味。王衍空談。效死排牆內。玷辱朝綱國會。皆稱最黨。獄鈎連俊。願高流。證議會。冤魂來受甘露味。似卿名流。植黨分門類。愛國民強。進步共和銳。別派超然。拔賦同盟會。集社毅魂來受甘露味。節鉞榮持。坐擁貔貅隊。割據稱雄。半壁東南地。鶴唳風聲。軍士皆奔。消海外遊魂來受甘露味。行酒青衣亡國孤。臣淚胡頂輝煌。長死諸親貴。劉禪庸才安樂。甘奴隸。遜位虜魂來受甘露味。

畢卓持螯。誤盡蒼生事。浪撈樽蒲。可恨。蟹龍。置墨吏。相。軀半是風流罪。真法。殘魂。來受甘露味。歐化薰心。女子多聰慧。慣受人憐。滿腹牢騷。淚。羅蘭千古傷心事。閨閣香魂。來受甘露味。暗殺機關。幾輔何多事。河北狼來塗炭。三秦地。戡暴安良。四境干城。寄流寇。凶魂。來受甘露味。

噴飯錄 (續第十三集)

伽摩

甲乙兩人會而論詩。甲曰。近來詩思不佳。名句殊不易得。昨者搜索終日。智窮巧見。始得一聯。竊以爲池塘春草。風柳鳴禽。不是過也。惜乎風雨重陽。未獲。連續奈何。乙肅然曰。信有是乎。然楓落吳江冷。固不必以多爲貴。我亦正苦無好句。心殊快快。願得一聞白雪之詞。庶此塵昏之腑。不知君其許我乎。甲抗聲曰。無不可者。乙因俯身側耳以俟。甲朗吟曰。塙高貓跳。董洞狹狗鑽。汪乙蹙眉曰。君詩自佳。然亦未免廢障。奈何不可解。成式不可解。尙有用乎。甲色變。叱曰。小兒不解事。何足語此。若吾詩者。殆所謂槍影槍聲之流也。子奈何不思。夫董者。縮跳聲也。因塙高。故自上躍下。厥聲。然注者。狗嗥聲也。因洞狹。故鑽行。不易聞。受損。傷嗥聲。汪如且董與汪皆姓也。五雀六燕。殊兩悉稱。脈絡之細至此。又豈如子者。所能識。攻訐亦足。惟乙乃嘆曰。誠佳句。微子言。我幾誤却。然我亦有句。質之高。明可乎。甲點首。乙曰。此詩蓋順莊道中作。昨我偕族姪。自莊歸。驢子背上。詩料乃如山壓。至因亦漫吟二句。然青山拘。盡黃鳥。板書亦未易得也。詩曰。大伯騎驢思。舅母小兒過。渡想姨娘。自覺細膩。肖切。卽杜老之細雨微風亦僅。伯仲。君謂如何。甲默然曰。我亦不解。乙抵案曰。君真惡氣。夫大伯者。我也。騎驢者。亦我也。我騎驢。

諧 裁

七

而思。舅母者。舅母耳。長驢耳。亦長。因物而及人也。小兒者。姪也。過渡者。亦姪也。姪過渡。而想姨娘者。姨娘脚。大渡船亦大。亦因物而及人也。子又有何難解乎。甲徐曰。亦佳。然未必及我。

一友嘗與某公約。曰。某日某時。請至某茶坊會。嘗有要言。某公諾。及期。友適因他務。越時。乃至。適某已枯坐半日。憤恨。趨出。值於門首。友度其必切責。念曰。君何在。爾時才出。某公大恚。曰。女自度。已何時。乃于。來此。反詰我。我坐已半天矣。友頓足曰。我亦立此。一時許。望君成勞。君奈何不出。邪。某愈怒。曰。君奈何不入。乎。友徐曰。意爲君省數文鈔費耳。某氣塞。乾笑而去。

某醫生性疏懶。而就診者日多。醫生爲之聒擾不已。心頗憤。一夕甫就枕。門鈴大震。醫怒叱曰。誰。門外人曰。先生子之幼子誤吞一鼠糞。情狀甚危也。醫生大呼曰。然則再命汝子吞一貓可矣。

巨公某本不識一字。爲何物者也。而身被黼黻。又好模擬時髦演說家之吻調。一日語其僚屬曰。凡人做事須有一定之前提。譬如馬亦非有前蹄不可開者。皆掩口而退。

龍圖大學士包拯。放糧歸來。於破密中遇仁宗之母。遂有摸包一舉。大舞臺上演之。鑿鑿予最不願聽此戲。蓋以其無意識也。一日吾鄉醜神演劇。老旦與花面皆一時名角。復唱摸包一劇。予本不願聽。而友人勸之。不得已。強坐焉。所唱之詞爲何。並未入耳。忽聞臺上大吼一聲。曰。膽大賤婆。何太無禮。老旦曰。你罵我是賤婆。你不知現在做皇帝的。還是賤婆的兒子呢。余聞之不禁大笑。

某氏子。執袴無能。每以裘馬眩曜於同儕中人。皆惡之。而無如何也。一日寒甚。晚天欲雪。寒士數人。圍爐煮酒於斗室中。閒話消遣。而某適至。擁狐裘。趾高氣揚。謂諸人曰。天尚暖。諸君竟如是也。一何可笑。座中某生。滑稽士也。曰。吾等不過藉此談笑話耳。足下既曰可笑。亦願聽此一笑乎。某曰。願生曰。某年王母生日。許天下鳥獸來賀。但須身具文彩者方可。否則不准。上瑤池塔前。於是鳥中之鳳也。雉也。綠衣娘也。獸中之虎也。豹也。貓也。次第登玉墀。慶西王母壽。最後一狐一鼠。進祝王母。母怒曰。此物微賤。無文胡能登大雅之堂。傍有侍兒。具彩。奏曰。此物雖微賤。不文。畢竟是一身好皮毛。不可棄也。某聞至此。悻悻而去。

歐人爭好畜犬。或以之爲戲樂。或以之防盜賊。卽軍隊警察。未有不養多頭而各教以動用者。近日中國政府亦習歐風。在北京已蓄犬無算。聞以備有用也。從此中央又多一犬政策矣。

某蓄犬一頭。蓋以之供玩笑也。乃犬多不願意。某不得已。請一西人問之。西人曰。此犬鬼頭鬼腦。其善鑽洞而好偷食。然乎。某曰。誠如密司所言。西人曰。此種行爲。是中國之偵探材料也。

鄉人某君。自幼居鄉曲。不常至滬。性嗜膏。雖好酒嗜煙。不過糟粕求醉。旱煙過癮而已。一日。隻身至滬。乘火車時。見旁有一客。衣服麗都。口吸雪茄煙。縷縷煙味。撲入某君鼻。香甚。某君羨之。目灼灼視客。弗已。淺涎流唇。外客見之。笑曰。君喜此乎。某君不覺點首。客乃贈以一支。某君謝而受之。既至滬。寓於客棧。念吸雪茄煙爲滬上最時髦者。吾既有此。一支何不賣。因出而吸之。豈知燃去一匣火柴。猶未吸着。棧役見狀。但吃吃笑。某君拋煙於地。

諧 數

恨恨曰。客誑吾潮溼之煙。何能吸。可惜。一匣火柴。白白燒去。棧役拾煙去。則已。吸着矣。某君詫甚。私語曰。到底讓還上海人。原來某君並未摘去雪痕之尾也。學作時髦。反露馬脚。何苦來。上海滑頭曰。曲辨子。土老兒。其此之謂歟。

十

鄉有張某者。醫人也。揆算命業。頗有小名聲。生意不惡。收有一徒。徒性魯。學數年。未成。予偶過其門。見張方以命杖擗其徒。徒伏於桌下。張摸遍室中。不得。乃以杖亂擗。中徒足。徒大號而出。欲遁。匿街。路撞首着於壁。額破血流。張又揮杖亂擊。且擊且詈。徒回身奔逃。適與張相撞。同仆於地。一場賭劇。旁觀者皆掩口胡盧。張與徒不知也。張有婦。悍甚。作之則叫罵。不肯休。張恨而擊之。輒爲遁去。或反爲婦擊。張無如何。後思得一法。聽婦叫罵。不之理。入夜。俟婦睡後。伴與之戲。出婦不備。踞其身。殿之。婦惟號泣。不敢遁。因褰衣盡卸也。張積恨已久。一旦發洩。快甚。血殿至夜午而止。自謂此法可以懾服雌威。豈知婦仍不悛。願不敢與張戲。日間叫罵。夜必和衣而睡。或緊閉房門。不聽張入。張感於是大殺。惟婦言是。從不敢或忤矣。

笑談拾零

壽 鵬

平生閒故老。談解頤事甚多。欲筆之於書。都忽忽不記憶。寥寥數則。非笑談之零落。余腹筒之零落耳。讀者當先笑余也。

江北甯有安某者。邑諸生。尖酸刻薄。人遇之。未有不喫虧者。率皆護避之。願終身不遇。一日有賣雞子(雞蛋)

者與人爭值。人謂其欺。彼即發誓曰：吾若欺你，便遇安老爺，不意安即過此，聞之，俟其爭息，即趨而詢之曰：汝籃內雞子，共若干個？我全購之，賣雞子者不知其即安也。答籃內甚多，如買儘數可也。安曰：我爲若數之，即命其以兩手舉衣爲盞，將籃內雞子悉數盛入衣中。然後謂之曰：汝適言遇安老爺，安老爺汝識之乎？汝要遇安老爺，安老爺便在此官畢，盡批其兩頰。斯時售雞子者，顯其囊中物，兩手舉衣不敢動，但負痛作牛鳴，任安伴而去，市爲之因。

又傳石匠某得罪於安。一日自稱某寺董，呼之作工，導石匠至某寺前，指一大青石，命其琢成磨盤。石匠以爲誠然，即寺前斲，安則自寺後潛歸。至日暮，工成，石匠入寺交工，索值。寺僧拒之，並無其事。然後知受人之給，而亦不知其爲安也。可謂惡作劇矣。

安父患河魚之疾。一日因事少加訶責。安銜之，知其父頻入廁，便僞作一女足，套以裙襦，置廁中，作出恭狀，壞去廁門之下半，遠遠便可見，中有女子也。其大門前賃作薙髮所，安又告諸薙髮匠，父將鳴官逐我，如果出，無論如何，若輩須爲我阻之，勿使去。諸薙髮匠敢不應諾。頃之，其父入廁，遙見女足，以爲其媳也，稍延片刻，復至，而其媳仍未去，內急甚，思不如赴街前公廁。比至，兩諸薙髮匠準阻之，謂安老爺不必如此，自己的兒子，非外人認得，許多真，其父不解，所謂罵曰：汝輩發狂麼？勿覺乃公爲也。諸薙髮匠又曰：安老爺，與宮中人，老太爺，鳴官逐之，官未必信，而見理，即理亦大非。老太爺，顏面之光，不如其已也。其父內急不可當，又聆此不倫不類之談，尤怒不可

名狀罵曰：你們不要胡說。我要去。出恭。我的兒子要逐便。逐鳴。甚麼官衆知其家有廁。又見其怒容如許。蓋以爲真。更百端勸阻。不得出。輾轉爭攘。閤內急不可耐。遂斬關而出。淋漓和襟。其忤理滅倫無忌憚如此。

吾鄉有再某者。儲於庠。而虐於鄉。與安絕相類。有典史某。再嘗有求未遂。思欲報之。而未有當。故事。典史常於夜間代縣令巡街。再偵其出巡之時。便要於道中踞地作出恭狀。典史至其前。從者叱之曰：客何爲者耶。再高聲應之曰：屙點屎。典史無如之何也。

徐君超孟爲予言。其鄉藝有韓某。謔浪笑傲。人皆患之。會府試至漢陽。僮輩數人同主某姓家。某家老夫婦外尚有一少婦。夫經商。漢口未歸。韓室與婦室門兒相向。僮輩則宿中堂。一日。數人皆寢。獨韓未眠。窺婦室未闔。知尙未寢也。乘間入。調戲之。婦怒。隨手掌其頰者。二韓。願勢不佳。反身便逸。過中堂。力批先寢者之頰。而遁歸其室。寢者覺痛。驚醒。怒曰：甚麼東西亂打入室中。少婦以彼尙未服。卽答曰：打猶輕也。夢中人不解其故。更憤怒。痛罵少婦。亦中中而罵。餘人醒。雙方勸解始已。韓則藏頭被中吃吃笑不休。惡矣哉。

歲

序

天璠題



瀛聞目錄

華盛頓之誓師文

真麻克與假麻克

三島聞見錄（續第十四集）

黎影萍痕室落屑（續第十四集）

目 錄

血 慧 大 海
痕 俠 彬 瀕

民權叢書第五集

目
錄



瀛聞

華盛頓之誓師文

血痕

美爲共和先進之國。創之者爲華盛頓。當華盛頓初誓師時。以最沉痛最悲壯之文。宣告軍人。故軍人感奮血戰八年。卒底於成。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其文曰。

嗚呼。今日果何日耶。乃生死之關頭。存亡之樞紐。吾美人當有一種最堅之心理。以應付此至危之時。機吾試問我頭角。輝燦之美人。將樂爲自由國民乎。抑甘心爲異族。人奴隸乎。吾大好之河山。寶貴之財產。將爲保管之主人。抑甘心送諸他國人之掌握乎。試歷數此觥觥之華屋。芸芸之良田。鱗次櫛比之市廛。將保持其美麗之現狀。甘心質諸他國人之府庫。或一任他國人之焚燬。而付諸一炬乎。吾又試問我百折不回之美人。將沉淪於萬劫不復之地。位抑振臂一呼。慨然而起乎。凡此數者。生死決於俄頃。存亡定於轉瞬。願我忠勇沉毅之美人。有以當機而立斷之也。我困苦顛連。覺獨無告之美人。於此呼吸危急之秋。所賴者天心之眷顧。軍人之膽量。兩者相濟。成足以出我於水火。如其不然。我暴虐不仁之敵人。所予我者。僅此一線之生機。此生機維何。曰萬衆一心。勇往直前。於死中求生而已。苟於此而徘徊也。猶豫也。則我美人將永墮於九幽十八獄。無回復自由之一日矣。惟此之故。我美人乃毅然決然。希冀以一戰求最後之勝利。否則以一戰殉寶貴之自由。

瀛聞

就國家言。就個人言。就時勢言。於吾人之一戰。皆有實逼處此之概。我不幸而敗也。則世界之大。亦不復有美國。

之徽號。故此一戰。其影響爲何如。其關係爲何如。吾人於此。惟有以是非爲強弱。以曲直爲勝負。待我之。是待我之直。更待我上帝之庇佑。以鼓發我之勇氣。以暴露我疑兒之決心。以成同仇敵愾之偉舉。

當此時也。我美人之心意目光。羣注視於我軍人之一身。我軍人而果能爲我美人作登彼岸之實筏。則將來我美人之祝慶我軍人者何如。頂禮我軍人者又何如。故我軍人負此絕大之任務。不特思有以副我美人之期望。亦須互相策勵。互相鼓舞。使世界各國。瞭然於自由國民之購求自由。與奴隸適然不侔也。

我於此更以一言告我親愛之軍人。我美人此役。實舉全國之生命財產。以爲孤注之一擲。將以奠我國基於磐石之固。濟我子孫於泰山之安。惟此之故。凡我美國之老幼婦女。無不深信上帝愛護我忠實之軍人。必能化險爲夷。而致我美人於自由之境也。

我冀虐不仁之敵人。無所不用其恐嚇。然而此。一恐嚇也。舉我少數之忠實軍人。即可以一鼓而勝之。彼非不知動作有所乖。主張有所誤。而復悍然行之。吾人就其所悍然行之者。而直搗之。其敗也可立而待。我今更以一言告我親愛之軍人曰。勝負之數。可以預決。各歸爾隊。靜候號令。一致殺敵。勿假。

眞麻克與假麻克

慧 俠

德國兵工學校畢業生麻克者。與其妻愛梅結婚。未及一月。戰事起。麻克例入兵籍。雖新婚燕爾。情誼如花。亦無可如何。河橋迢別。萬惻千迴。其妻惟囑頻寄音書。俾常得遠征人平安消息。乞靈魚雁。以慰遠懷而已。詎知去已。

數。匝月天雲。河水。曾無一羽。一鱗。黃姑。信杳。青鳥。音沉。愛梅。乃秋波。流澗。春山。疊嶂。矣。然以閨門。少婦。向未。領略。門外。天涯。若何。況味。祇以。絲窗。懨懨。淚滿。如鉛。消瘦。玉顏。不勝。憔悴。大不。似往。日丰。姿。隣媿。梅。麗。夫人。賢慧。而有。俠情。者也。偶來。愛梅。處。見。愛梅。抑鬱。無聊。捧心。西子。不展。眉。翠。憐之。甚。問。所以。愛梅。告。之。夫人。愈。不。忍。惜。其。纖弱。乃。力。任。代。尊。麻。克。愛。梅。感。之。乃。商。之。夫人。曰。與。其。夫。人。獨。往。何。如。夫。人。携。兒。同。去。之。爲。得。乎。夫。人。可。之。遂。偕。愛。梅。趨。付。軍。前。夫。人。勸。愛。梅。爲。看。護。婦。於。紅。十。字。會。時。時。在。陣。前。且。日。與。傷。兵。爲。緣。或。可。得。麻。克。消。息。愛。梅。以。聰。慧。之。姿。豪。強。之。性。既。由。梅。夫。人。携。帶。經。一。番。閱。歷。芳。心。已。自。有。把。握。遂。得。看。護。婦。之。職。究。不。能。身。入。戰。場。仍。難。自。由。訪。麻。克。蹤。迹。不。若。親。列。行。間。可。以。隨。時。留。意。麻。克。或。存。或。亡。當。必。有。能。得。其。梗。概。者。乃。商。之。夫。人。決。意。易。裝。入。行。伍。遂。乃。髡。其。金。絲。之。髮。卽。易。名。爲。麻。克。向。司。令。部。投。報。軍。中。正。在。用。人。之。際。何。暇。考。察。亦。初。不。知。其。爲。女。士。也。愛。梅。遂。廁。身。軍。陣。撲。朔。迷。離。又。誰。知。花。木。蘭。之。非。男。兒。哉。一。日。愛。梅。取。繙。入。之。隊。調。赴。前。敵。與。他。營。之。隊。合。攻。森。白。河。口。要。塞。某。隊。乃。攻。兵。理。應。猛。進。而。某。隊。隊。官。某。竟。作。盤。馬。彎。弓。之。勢。愛。梅。之。隊。乃。驅。兵。故。可。緩。進。隊。下。衆。兵。亦。未。全。出。惟。愛。梅。別。有。心。緒。不。肯。稍。事。安。逸。爭。前。助。攻。不。稍。退。頗。疑。某。隊。官。之。怯。懦。某。隊。官。見。愛。梅。之。勇。而。異。之。現。其。腰。支。腕。力。眼。波。聲。帶。雖。不。如。爲。健。兒。身。手。究。有。類。於。美。人。態。度。於。戰。事。稍。緩。時。問。其。名。欲。以。曉。其。底。細。愛。梅。對。以。名。麻。克。某。隊。官。以。爲。何。以。亦。名。麻。克。與。己。之。前。任。隊。官。其。名。正。同。然。同。名。亦。所。常。有。未。便。爲。異。復。詢。其。姓。氏。里。居。一。一。與。前。隊。官。合。乃。大。詫。異。遂。謂。愛。梅。曰。君。名。麻。克。某。處。人。某。氏。族。然。則。某。氏。某。處。有。一。麻。克。其。姓。氏。里。居。皆。

與君同形貌。若何衣服。若何。君知之否。愛梅驟聞某隊官言。謂必知己夫下落者。遂急將己之眞事。向某隊官詳細陳之。求示麻克之所在。某隊官問愛梅言。既知此假名麻克。乃麻克妻。在此頗不利於己。恐有洩露消息者。己之舉且立敗。必令之他去。然後安。不然即設法死之。思定。乃謂之曰。麻克子本一而識之。聞前數日康伯里村之戰。我軍傷者甚衆。君之夫本爲是役之領隊長。昨其隊中敗軍回。予有識者。道君夫已陣亡。軍中例無女子入伍。司令部若查知。君必遭革斥。君之隊長亦難免。嚴譴。彼既遭譴責。亦豈能甘心於君。且君冒名入軍籍。尤軍中所不許。寧不畏以間諜偵探。置君於法耶。君宜速逃。不然殆矣。某隊官既與愛梅言後。乃使人暗以愛梅爲奸諜。報告於司令部。愛梅不知也。聞某隊官言。究不知麻克果存。果亡。頗思潛逃。擬往康伯里村一路訪問麻克生死消息。同隊軍士尙不知愛梅受某隊官一番播弄。祇見愛梅有逃意。阻之曰。君豈不知軍法。逃則無死所。且君以何故須逃者。愛梅又因軍士言爲之少游移。而司令部執法處已來隊捕愛梅去。蓋由於某隊官之報告耳。梅麗夫人自愛梅入伍後。卽多方設計。出入各軍隊中。以偵麻克。愛梅被捕之日。梅夫人化裝爲市賈之貨物者。適至森白河口。遂聞隊中紛紛論愛梅事。乃急往執法處力保愛梅。爲之鳴冤。由執法處始知係某隊官報告。知某隊官與麻克必有關係。復白之執法處。願身此案偵探。求必得此案真相。并訪麻克。苟得麻克。此案亦卽水釋。乃復至森白河口。化裝爲鄉農。時以盜漿。策食餽陣前軍士。軍士歎之。某隊官護兵。夫人因得識之。兵好酒。夫人沽酒與之飲。一日大醉。夫人故提起愛梅。以問醉兵。醉兵乃恨恨作巾中之言曰。謀死麻克。而奪隊官之缺。今又捏報。

其妻愛梅爲諜者使執法處捕之去。公理何在。良良心何在。醉語嚶嚶已頽然仆於草地上。酣聲作矣。夫人得此消息。急趨告執法處。執法處派人提某隊官至。并謀醉兵爲證人。一訊卽服。蓋某隊官本有可得是隊隊長資格。司令部以麻克能充之。屈某隊官爲副某隊官。不甘乃設計陷害麻克於戰線上。戰線上死人如麻。故無人知其謀者。惟此醉兵與聞其事。醉兵曾因此事要求於某隊官。未能如願。故心恨之。不覺於醉中流露。訊明後。處某隊官以極刑。令愛梅返其鄉里。愛梅請願於司令部。謂其夫本以愛國熱忱期効命陣前。殺敵攻果。原不惜一死以報國。乃竟死於奸人之毒謀。不克竟其志。身願替夫行其未竟之志。使死者瞑目。不願效尋常女子。僅以身殉夫也。司令部曲徇其請。卽令長某隊官之隊。每戰必身先士卒。肉薄炮火。一日兩軍戰方酣。愛梅大呼陷陣。敵軍猝不及防。陣大亂。後軍乘之。敵軍幾盡。而愛梅遂中彈。歿於亂軍中。梅夫人冒百險。覓其香骸。俠骨以歸。

三島聞見錄（續第十四集）

大 杉

交通之於國。猶血管之於身。其重要可知矣。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亟注意於是。火車之路線。滿佈全國。其機關極爲完備。辦理亦良。東京尤足爲各地之模範。郵局、書信、箱林、立遞。致亦妥。間有遷地之受。信人局員必仔細查問。直至遞至。始止。電車幾遍通條街衢。無論道路之遠近。收費五仙。如所搭之車不能直達。客所欲至之地。則投以換車券。故生意非常之旺。每車除有座者外。客皆立。每車必滿載。馬車、人力車等。皆無所用。蓋不及電車之廉價且便也。腳踏車爲苦役人所乘。彼等車法純熟。負重亦不致傾。小買賣及運貨。皆用車推之。或挽之而行。

日人尊男輕女。故其待妻之法。除野蠻國外。殆爲最劣。妻者。夫之奴也。亦夫友之奴也。日人重禮節。故言語亦分對上對下。請于上而斥其下。對友則以尊敬語。惟于妻。則情語。僕婢居家一服一衣。皆由妻獻。家中苦役。盡以屬之。夫外出除獸衣履外。又須叩送之。夫歸則爲之檢拾衣服。同桌而飯。飯盃酒匙。皆在妻旁。故夫之添飯或和羹。皆妻役也。雖幼子在懷。不輕其役。有客至。亦待之一如待夫。余嘗至一中國學生。而有日妻者。家階狀大奇。在西國夫婦同行。夫必代妻攝物。日人則反之。吾聞有日婦答人之問曰。余等日婦之所以如是待夫者。蓋欲夫致全力於國家也。然乎否乎。無亦強詞耳。非出之本心也。日人待妻如是。故日女多以得嫁我中國人爲幸。今年春間。某女子開游戲表決嫁夫問題。會票決得願嫁日人者。僅十之一。願婚西國男子者。十之二。而願婚華人者。則十之七云。噫。奇矣。

我國人數。號四萬萬。然實得其半。蓋女子特附屬物耳。近年我國女子亦已稍圖自立。然對於日本女子。則望塵不及。入日之境。最觸吾人之眼。簾者則無在。不有女子服役也。日本女子之事業。約可分爲六一。居家工作者。一營業者。日本店舖。大率皆用女子爲招待賣手。一在外服役者。則作行動之賣買。及作工者是也。一讀書者。日之男女。在二十歲以下。無論貧富。皆入學。故女子多有普通智識。一受雇者。分二。等。上等爲郵局車站之局員。及各交通機關之書記等。下等爲食館戲院大公司及旅館之侍者。稱下女爲下女者。亦有中學畢業生。一藝妓及操淫業者。此爲日本女子之大概情形。余來東時。日未久。見聞未周。姑記此。以待補於後日可也。

入其國而問其俗。此遊歷者所應爾也。然風俗二字範圍廣。非能輕易言之。故特舉其一端。以爲國人告。日人不重貞節。女子之能留完身以待嫁者。捨貴族大家外。難得其人。我國人之來是問者。可以錢貨妻。日女既耐勞。而又工於媚。對於華人。尤其故我國人多喜之。貨期滿。或續或絕。均可隨意。或有兩相愛悅而成夫婦者。回國時。日妻亦他適。酒樓旅館及家中之下女。尤爲易採。食館中之下女。應酬周到。媚術尤工。故一般學者。於無事時。輒到此。暇若與之嬉戲。雖牽裙解服。施以綠山之手。亦常事耳。茲分記旅館浴室妓館大概於下。

御人宿者。日人設以招待華學生之旅館也。我國學生之來東者。除少數有家及賃居於日人住宅者外。大率居此。房爲日式。大小不等。大約每月宿膳費十二元至十六元。有電燈叫鈴。所食者爲日餐。主人除收房金外。一切館規等等。皆無故居於是之學生。一律行動自由。館中應役一概用女子。愈飽媚者。生意愈盛。學生除上學外。旅居無事。則與之嬉戲笑樂。雖至狎。無妨也。總而言之。我國學生遠離家室。客旅無聊。捨朋交。外下女當爲其唯一之消遣物。然亦不乏自愛之士。不敢一概沒煞也。居客既不可少。下女則館之主人不能不廣羅麗姝。以媚客矣。有友人告余。謂某御人宿有一下女甚美。妖冶絕倫。該館重價留之。蓋此女一去多數之住客。亦將他徙。云噫。其內容可知矣。東京御人宿林立。幾無處不有。敬告有志來東求學者。到此後。當慎選所居也。夫示人以肉體人之所不願也。在男女尤應避。雖然日人則不然。一若非此不足以顯其文明人格者。此亦風俗上之習慣也。日本之習美術者。第二年有裸體人形之練習。求裸體人殊不難。只須雇一日女。大約每星期四元。

即可使之裸體對坐終日。然此猶學問上之問題。余殊不敢有所評議。特驚其賤耳。惟於浴室。又當作何解說乎。日本平常之居家御人宿及店舖。皆無浴房。惟就附近之浴室以浴耳。浴室之建法。異於常屋。深二進。首進爲捨衣處。內進爲大浴室。冷熱水皆備。有大浴塘。以便浸身。每客只收銅元三枚。男女浴室。只隔一短板壁。故不難互見。有婦人或女子在兩堂供奔走。收錢棧則在男女捨衣處之隔板處。以便兩面照顧。浴者交錢時。有醜足以觀。女堂者。亦無人斥其非禮。店主之女或婦。亦多出應裸體。男子之叫喚視聽下之。繁榮者。若無賭。余嘗一嘗個中滋味。後此絕跡。不敢在他。人習慣已久。或反以余爲未藝。此文明階級也。未可知。第東京未甚稍遠。此間之地。男女同浴之風。仍未改。女子且代男客擦身。或有不至浴室浴身者。則置大桶街前。男女皆露天而浴。不畏行人也。噫。如此文明。或日本人已臻此資格。大可作熟視無睹之態。然我國人之至是邦者。亦堪享此文明風氣否乎。余欲一問。

萬火爭輝之下。雲爲燕燕。穿紅着綠。向途人呼喚。此日之賣淫地也。東京妓館林立於吉原一帶。門前有大籠圍以銅枝。翠妓衣五色之衣。拍分許厚粉。往來其中。向遊人勾引。出其千嬌百媚手段。以招少年魂魄。日妓分三等。一名。藝妓。賣歌舞。而不賣身。其實身又何嘗不賣。惟謹封桃源洞口。以待重價耳。一爲賣淫妓。客之下宿於其館者。最貴不過三四元。且價廉而易得。毋怪一般蜂蝶趨之。形容矣。計此等娼妓。東京一隅。有三千餘名。客有不留宿而欲暢一時之慾者。價只一元。等廳規定。每妓一夜許接四客。其應接不暇之勢。已可概見。一名私娼。居於

暗巷。明作賣茶。臨街有意。窻糊以紙。惟留一寸寬之長隙。鑲以玻璃。內有妖姬三五。向行人叫留步。行人從隙內窺。合則入。否則又試他家。此等留宿。一背價較賤。故意亦不弱。

我國人之留學是邪者。向有萬餘人。中日交涉事起。多回國。現只留千餘人。然陸續加增。不久將復屢鼓。其中習專門或在大學肄業者。為數不多。其餘多在預備學校。以候招考。日上一二堂。學規又寬。故非勤請好學之士。咸且厭於娛樂。欲學業之成為期。至無限量。留學生中多兩湖人。粵人次之。每省有同鄉會。以互相扶持。意未嘗不善也。然若有名無實。則省界將由此分。我國人之團結力。亦將散漫。留學中人。雖不乏自愛之士。第近墨而黑。余於此不能無言也。

余不善於作記。且來東未久。考察未深。此篇不過據一己見聞。掛一漏萬。在所不免。然言者無非。聞者足戒。有志東渡者。尤不可不三加意焉。蓋日本雖彈丸之地。而政治之良。風景之美。則無以過之。惜乎風俗敗壞。道德衰微。學者稍不自愛。即陷於罪窟。非富於自治力。立有堅定志者。徒如俗謂。未學好。先學壞。耳。余望未來之學者。宜善於自省。為父兄者。尤當慎於遺其子弟也。

絮影萍痕室落屑 (續第十四集)

海 滙

美國瑪沙知色省。奴倫司奴亞。為該省巨鎮。風景絕佳。文人學子常會萃於此。以故是鎮結社集會。名目尤多。近聞新創立一會。名曰四絕會。是會甚盛。會員約有數萬人。會中經費極其充足。何為四絕。絕賭。絕嫖。絕煙。絕酒。蓋

瀛 聞

九

以賂、嫖、兩項能傾蕩人之家產、傷損人之身體、妨礙人之職業、自不必言、惟一之弊乃在墮落國民道德、一入此兩項中、則操守二字掃蕩無餘、雖平日悻悻自好、經經自守者、亦將同化於卑劣齷齪之流、不克自振、況乎奸盜凶頑之輩、日出其中、掠騙劫殺之風、日起於是、國民中之不染於此者、千萬中不獲一二、始而假言酬應、既而深自沉淪、淪國民之道德、日以壞、社會之罪惡、日以多、即國家前途、日就危險、所以該會對於嫖賭兩項、規定懲戒法、尤嚴、凡為會員者、偶一犯此兩項、為會章所斷、不能容科以最重之罰、金視其人之財產、若何為定、譬如其人有萬金產者、罰千金、萬金以內者、均值百抽十、萬金以外者、用累進法、遞加至值百抽五十而止、蓋去其產之半矣、會員既具願書入會、必自覓證人、將會中章程、持向教堂、宣讀自誓、然後親筆簽字於會章上、共三份、一份存會中、一份存教堂、一份存證人手、惟既入會者、雖犯會章、絕無出會之條例、該會中以為不如是、嚴定會章、終屬無效、蓋所以示決心也、該地賭風本為自有、娼妓本無、後為猶太人或德或意或日本業淫婦漸侵入、是地於是遂有娼妓、淫風乃盛行、故該州人士有鑒於此、乃立斯會、至於煙酒、為與奮麻醉之劑、最易使人神經衰弱、尤傷腦氣、筋調查辦於煙酒者、其子孫受遺傳性、往往為不健康或殘疾之人、非骨殖瘦軟、即知識不靈、百人之中、甚至有五、六十人、皆是為害、亦不可勝言、故該會亦最重視之、該會宗旨、擬具大願力、欲將全球賭博風氣、淫風、酒之營業者、盡絕於二十世紀、然後世界方可為真正文明之一見、端然欲絕四項、原非強力所能禁止、根本上解決、必在各個人之能自愛而各存其道、德則世無賭者、煙酒者、斯亦無業、賭業、淫業、煙酒者、蓋不禁自禁、

矣。惟人生苟無絲毫娛樂。以滋養其性情。活潑其身體。亦非衛生之道。助精神之方。故會中設有巨款。設種種美術之品。玩弄之具。以佐人消遣。使人於治事餘暇。不致有寂寞寡歡之嘆也。斯會所以不以道德為前提者。以斯人根性。善者少。惡者多。不可為諱者。是以必先以戒律行之。俾人人能養成道德後。則戒律方可為第二防禦線也。故會章極嚴厲。而入會者。莫業業不絕。斯可見美人之造詣矣。斯會果能擴充。以至於全球各國。有功德道。良非淺鮮。余將拭目視之。

美國稱元者。拔倫埠。商務極盛。以故富賈豪族甚多。性好慈善。凡關慈善事業。罔不竭力提倡。不恤捐助巨金。以資補助。是以貧兒學校。貧民工廠。醫學校。流民救濟所等等。合全埠計之。不下二三百餘處。然此猶關於人者。其餘如動物。情養會。蟲豸保護會。猶不知凡幾。其動物情養會。蓋由於埠人之養牛羊雞豕者。每至圈牢。逼窄。鞭笞橫施。販運牛羊者。或方丈之車棚。盡數容載。擠壓擁塞。致之骨痛欲折。氣閉不舒。提雞鴨者。或縛其足。而倒提之。使屈伸不得。販魚蝦者。或穿氈裙。而串掛之。或貫魚鰓。而累鈎之。煮蝦而活投沸水。剝鱗而生樹其肉。種種慘酷。俾有知覺。運動之血肉。生靈。受百般苦楚。求死不得。大傷天和。蓋殺非不仁。殺而不遵殺。而使之創深痛劇。望速殺而不能。則不仁之甚者矣。故其立是會。以為一般屠宰之徒。貪口腹之輩。督會中定章。尤以廣勸業。屠宰販魚。腥以及凡買賣各生物者。收為會員。為最要。借以法種種慘酷行為。使生物不受苦楚為目的。至於蟲豸。為物雖微。而有知覺。運動則一也。故一蜂一蟻。皆載在保護條例中。如小兒性情。無不以玩弄蟲豸為嬉戲。為之。

父母者。往往爲取悅小兒計。不但不曉諭。以止之。以生其仁愛。心反因小兒之所樂者。順其意。而將迎之。不知微
 物何辜。徒以供其愛子。片刻歡娛。不惜出此慘酷不仁之舉。且以長小兒頑狠乖戾之性。洵爲普通之惡習慣。其
 他若講求博物學家。每取一蟲一豸。割其肢體。以爲自己考察研究學問之進功。初不顧彼蟲豸戰慄伸縮之
 窘狀。誠忍哉。何妨先用至提之法。致之於死。地然後枝節細剖而審辨之。之爲得乎。凡此之類。皆該會之所
 切實調查勸諭者。仁哉。真天地好生之本心。亦文化野蠻之所以區分之。燒點也。吾泚筆記此。吾不禁心嚮往之。
 奧國某大佐。生平飼獵狗。多至千餘頭。莫不猛獠如獅。平時出獵。狗列陣均有步伍。絕無狂奔錯亂之弊。人皆呼
 之爲狗軍。戰事起。大佐從事行間。無暇問獵事。狗亦皆聞。散無約束。而大佐家人以爲此狗乃大佐所心愛。善飼
 之。以待戰事畢。大佐歸來。好仍驅逐於長林翠草間也。忽一日。圈中之狗。乃無一頭在者。其家大恐。深慮此千餘
 頭惡狗。散逸外間。其性必野。無人能制之。必傷人無數。誠禍事焉。家人遣人持鎗四覓。期以次斃之。以免爲患。乃
 一無可得。一日。戰事方殷。大佐軍且敗。正退却。忽見城線邊突出一黑陣。捲地如烟。狂奔敵軍。敵軍大亂。俱敗。北
 黑陣追之。甚力。大佐復返軍。繼其後。敵軍幾全覆。即大佐軍。遂至黑陣近處。視之。皆狗也。收兵後。大佐并狗全收
 之。狗見大佐。咸搖尾。祇吾不勝親愛之情。須臾大佐家人之覓狗者。亦至大佐許。大佐於是益愛狗。加狗以軍食。
 即留軍中。往往以之陷陣焉。

(未完)

劇趣

心若起

劇趣目錄

東京九段公園之馬戲

梨香社劇話（續第十四集）

叫天南來十日記（續第十四集）

大 櫻 一
彬 因 萍

民權叢書第五集

目錄



劇趣

東京九段公園之馬戲

大 彬

余至東京一月矣。遠離鄉井。孑然一身。作客。苦況。今始。親嘗之。百無聊賴。中不能不作無聊之尋樂。故爲時。雖短。而東京一隅地。凡所謂名園也。遊就館也。神社也。蕪遊。迨。遍所飽之眼福。所發之觀感。不一而足。今特記十月十五九段公園之馬戲。

東京之所謂馬戲者。有馬而已。其所演之戲。大率。類我國江湖之賣藝者。特規模較大耳。雖然。演馬戲者。險技也。臨萬險。以博人之金錢。擲生命。以取人之快悅。事至可憐也。余臨場之頃。見驚人之技。輒爲之拉數把汗。且嘆金錢魔方之雄。可以使人臨危不避。捨死求生。舉世皆然。初又何止乎演馬戲者也。

東京著名之公園有五。曰淺草。曰比谷。曰芝區。曰上野。曰九段。九段公園。在皇城之東。九段坂之上。初非公園。特其地有大神社。曰靖國。蓋日俄中日兩役。死國軍人之祀地也。社之四圍。極大。環以古木。遂爲公園。日人。以是爲行樂地。國典設春秋二祭。爲日本之大節期。前後三日。附近店舖。皆懸燈結彩。極一時之盛。電車往來道上。頂張國旗。沿路招展。九段坂上。遊人若鱗。不亞於數年前之黃花園。學生皆結隊往祭。雖貴爲天皇。至日亦往行禮。於是園內之廣場。遂剝那間平地。起屋百數。類皆草棚。棚內則弄戲法。列奇物。以博人之金錢。有所謂令嬢。大曲馬者。卽馬戲班。亦雜其中。然質鶴立於羣者也。年僅於春秋祭。前後三日。一奏其技。故人多趨。

劇趣

之所謂以希爲貴也。馬戲場爲方形，門外繞以呢絨，五光十色，奪人之目。門二人所出入也。二門之間繫馬十數，虎頭他獸數種，馬各一，腕腕之壁皆以鏡色呢絨爲之。有女技者數人，率小技者列坐以示行人。技者皆御粉紅衣，褲緊貼身上，遠望之色如肉，將疑爲裸體。蓋此裝束大約便於演技，而在日本之裸體亦尋常事。況僅似乎技者多，女面拍玫瑰色粉襯衣，以成一律。女之長者結髮，頂髻幼者綴花於頂而散其端，妖冶動人。然此皆非觀者所注意，所注意者特其技之驚人耳。門幕時啓，時閉，使人得窺場內廬山之半，而所以引遊人入勝也。場內容二千餘人，四圍以木搭臺爲上等位，緣演技場者爲立觀地，技場作圓形，徑可三丈，鋪以黃沙，中更以板鋪成圓形，徑約二丈，余偕友入場，惟時已午後七點，場上正演完乘單車技，鈴動空中，放下一梯，離地約五丈，穿其中點以鐵枝梯兩端，起落如仙人跳，掛滿其上。內場奔出女童二年約七齡，皆衣粉紅內衣，披髮於背，吻其兩手，向觀者作禮畢，緣臺上各據梯之一端，以均其重勢。當既去梯，起落二女童毫無怯色，在上演藝，或直立梯上，或倒豎以手，或以脚背掛身，下垂，隨其起落，繼復盡脫梯上之橫木，僅剩兩端之二，合直木爲一，女童分坐橫木，力使梯轉如輪，不辨人形，觀者至是掌聲大作。余至此心乃隨梯起落，思及其險狀，目不忍注視，而彼二童乃不知其險在上，爭奇鬪勝，以博觀者一餐可憐哉。梯既停，二童乃緣臺下從容作禮而出，未幾鈴又響，進來十餘人，皆女子，長少不一，惟中雜以一男，侏儒身僅二尺，頭大如斗，度其年當在四十上，是豈所謂三島矮人之遺裔歟。技者皆服一色粉紅衣，鏡裝奪目，惟侏儒則冠紙冠，高盈尺，狀如東瓜，衣花衣，褲且花，其面令場上笑聲破屋

出技者向衆見禮。彼亦舉不盈尺之手，加於冠際。行軍禮，其狀至笑。倒人是時，諸幼者支其手足，獸立成行。後者立前一人，臂上倒翻跟斗。次第翻畢，長者相與搭手成圓形。幼者次第緣身上，層重重疊疊，居然成一連成之四層高塔。侏儒左右穿塔底，一女童倒豎於頂作塔頂。良久最高之一層散下，而塔遂化為三層。既又成二層，塔既毀一年，長女子立層立，二幼者二人又挽二幼者，長者以手支其腰。如是者，此挽彼推，頃刻成一人。女郎轉動網頓變爲車葉，轉輪加疾，不辨人形。既而爲侏儒撞破，諸技者乃羣奔。侏儒傍徨，不知所適。仆地不能行，笑聲又振場屋。已而整冠起，矯爲軍官，口叫歸隊。技者乃列成行，侏儒裝模作樣，口發軍令，不行則煩急，萬分狀至可笑。後不知如何，求得軍士之人，情始得整隊出場。而此幕乃告終。已而馬鞭鳴處，一馬飛跑入場，一人隨之。使之睡，倒作死狀，雖立其腹上，馬亦不動。乃出場，牽一人入，其足至短，不能作大步，則益之以躍，幾致前仆。蓋前之侏儒也，特已易不倫不類之醫生服耳。

梨香社劇話（續第十四集）

塵因

（未完）

鐵龍山一戲，原屬於長泰武二花。邇來武生一行，亦時演之。蓋沿於老俞一流，藉此以裝門面。是故南北俞派武生稍有一二露頭角者，莫不以鬚陽樓鐵龍山金錢豹水龐洞等爲打泡戲。然皆白茅黃傘大致相同。若求其驚人技，幾如鳳毛麟角矣。按鐵龍山乃是武二花之重頭戲，表情說白，工架鏖戰，缺一面不成。完璧尤難者，自上場（起把）之後，點將出征，與老大王接戰。絲徐而急，接戰四刀，馬絲急而酣，終而脫盔卸甲，打出手，以至兵殘將

劇 趣

四

候自殉時。連打代做。表情說白。工架。應戰等技。藝相並而施。無一刻可以鬆懈者。故尋常武二花。大都不敢演此戲。蓋因能力之所及。不甚周備。或長於工架。說白。表情等類。則拙於應戰。打出手。或打得驍勇而不工於表情。說白。此類武二花。在今日南北俗界中。比比皆是。要知今日俗人習武二花。一行強半注重。打工架。則夫之。但凡精於跌打者。其嗓子必然失潤。俗人所謂跌跌最傷嗓子。實則氣力使之過猛。發音處自然受無形之損傷也。謂予不信。試舉工於跌打。勇於應戰之俗姑不限武二花。武生以及武丑等行。欲求高喉大嗓者。有幾人哉。再言工於憤跌武打之俗。其表情必不能十分精密。因其全副精神。偏重於驍勇二字。而對於氣宇神采。及種種舉止之態度。自然不能脫畫粗率之弊。求其精密確乎不易。絲是觀之。無怪今日演鐵龍山一戲。不是表情粗率。工架浮滑。說白乾澀。即是應戰打出手等藝。精神鬆懈。不見驍勇。所以演此戲者。雖博圓滿之譽。而愈菊筆之後。無或難乎爲繼也。菊筆演鐵龍山。工夫勁鍊。氣味純厚。洵非餘子所及。當出場起把時。精神灼灼。殺氣逼人。一舉一動。矯健而靜。迨觀地形時。滿亭旋盤。敏捷如飛。其反覆所作之姿勢。統場略計十數次。不蹈雷同。且精神全勁。鍊入骨。不露破綻。鋒銜其威武。自在誠哉。有大將之風。念四句引子。字眼如咬金。唱鐵純是真氣。煉成活潑潑。潑地末句（鐵龍山）三字。餘音純是短鋒。趣味含著在字裏。剛脆有力。接下報名（姜維）之（維）字。乃用抑音。徐徐落下。愈顯其雄厚。接下略述事節。至（司馬師）之（師）字。連念代做。雙管齊下。而（師）字咬得震齒。全用抑音。一點英銳之氣。反從沉著中托出。此最難得入神而姜維之氣。魄彼能從口。腹中無形表出。使觀者聆其說。

白即能辨。姜維之威武。所謂有形之表情。在形。無形之表情。在神。彼能以聲表情。又怒於形。神之上。若貌爲高古而無質。在工夫者。烏能望其肩背哉。點將出征時。氣宇軒昂。工架端肅。有不能會其用意者。反謂其不及高登騎馬時。伸腰騎背。翻身裏腿等花樣。熱鬧動人也。要知雜耍之技藝。不過爲戲中一補助品耳。其種種花樣。純是由戲中人發生者也。凡鞞部中。稍獲藝名之伶。固然各皆有一技之長。但其心得之技藝。及其變化入神入妙等。悉求之於始。莫不自戲中情節。或戲中人之身分。體會而來。可見各派雜技。皆是發生於戲中人。非全恃雜技而後。可包括各戲者。此所以姜維之身分。與高登之身分不同。如前言之伸腰騎背。翻身裏腿等花樣。施於窮凶極惡之高登。騎馬時。足以表示橫暴公子之惡態。若施於姜維。出征時。頓失其大將之風。而輕狂浮躁矣。寄語後之宗前派者。未出手時。須體會前人之用意。要知前入所以能成家立派。必有一種真理。合著其中。決非花樣翻新。可享永壽。故後人摹仿前派。必先領會其意。次會其神。再次乃可言摹仿技藝。否則僅恃其剽竊數種花樣。伸幾回軟腰。頑幾回騎背。翻幾次翻身。裏幾次腿。如是而云。愈派誠恐老俞於地下。叫屈不淺矣。斯乃無意味之技藝。無怪其祇能風行一時。而不能掙持永久也。今再接言老俞之姜維。陣前見老大王時。其胸中若蓄有無限憤懣。而氣宇間未發洩一點。態度神情。仍是鎮靜白（老大王到此。想姜維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了）三句。字字咬得有骨其貌。若似恭謹。而神情中。確蓄有一種不願意之氣概。後被老大王屢次挑釁。接讓三槍。幾瞋目怒視。白（今讓老大王三槍。休怪姜維無理了）二句。純以真氣煉成。字眼雖從怒中托出。然不失於鎮靜。尤以「無理了」之

「理」字。自丹田中直拔而起。復用腦音逼出。愈覺其音節雄厚。自初到此。表情說白之間。不見纖毫敗象。而神情威武。乃從無形中表出。尤難入妙也。其後。歷戰由徐而急。而酣而出。危入險。而脫盔卸甲。終而被圍。困打出手。身段。敏捷。不紊。亂手脚。精銳。不輕浮。節節緊湊。尤為勁。練有神。到底不解。最後戰。聞兵殘。將折之報。神情頓然。慘淡。說白亦若著悲音。咬字強半用哀氣。抑落故而韻節。凄楚。自刻之後。屹然獨立。表示其孤忠耿耿。雖死猶雄。昔日姜維之神態。誠為老愈寫盡。信可專美於前矣。接其踵者。楊小樓長於表情。說白工架亦佳。惜武打稍遲。尙和玉之表情工架。以及武打等技。皆可得老愈之真傳。而說白之趣味。似嫌薄弱。俞五（即俞振廷）演鐵龍山。亦不能得乃父衣鉢。因其身段侏儒。工架壓不住。而且愈五長於武打。而對表情。說白等技。本不擅長。所以彼演此戲。不能出色。再以武打一技論。俞五打得固然驍武。有時不慎。即蹈過分之弊。觀者有營。俞五之武工。驍勇欠純。信不諳也。小菊笙氣味單薄。說白猶非所長。沈華軒失於太冷。楊瑞亭失於太弱。周瑞安失於太浮。其次如周小樓。韓長寶。暨則乳臭之氣未脫。盡味同嚼蜡矣。更從武二花中求之。如王益芳。工架遒勁。饒有趣味。應戰工夫。亦極勇悍。奈表情粗率。不能刻畫入神。且益芳病。其唇舌已失。說白之作。用故精神頓減。然亦太可惜矣。王永利。王永祥等。亦時演此戲。卒不能脫盡江湖之士豪惡霸氣。舉止行動。不能體會大將之讓度。此乃是祇解戲中之技藝。而不解戲中之神情也。若求之他伶。而能扮演此戲者。幾不多見。嗚呼。此類武二花戲。勢將變為武生戲矣。

四日（二十六號）余友君素約聆叫天之連營案。是日余頭痛大作。蜷伏枕畔。幾不能離榻。目眩神昏。疲憊欲睡。而閉目定神之際。腦筋中輾轉往復。彷彿叫天之空城計。洪羊洞。李陵碑等戲。仍在目前。其西皮二黃反二黃之腔調。仍在耳際。於是而知余之神筋已爲叫天三日之壓力束縛矣。且經劇場中炭氣所鬱。出而受深夜風露之感。以至小病。君素未來之先。余決計不作。第四日。續追其來約之後。余心又怦怦動。急披衣起。而目眩神昏之病頓若釋去。雖心中似不欲往。而胸中極不願辭其約也。古語云。饑貓聽不得鼠兒叫。余斯時確有此味。遂偕君素往一枝春。同席六人。余僅與君素相識。其他四子皆初晤。余腦昏不願作無味之酬酢。雖互詰姓氏。轉瞬已忘。席中羅列珍饈。余視之。幾無可下咽者。惟飲咖啡一瓊而已。九時纔散場。場內已坐無虛席。大略計之。似不及昨日。聆李陵碑者之擁擠。然而較之前二日。聆空城計。洪羊洞之坐客亦相等矣。幸君素預定一廂。故未受把門將軍所阻。然而所定之地位。在下場最高最後之一廂。固不受坐客擁擠。終不免作腦後觀也。散場時。正值打武戲。鑼鼓喧闐。煙塵飛起。正楊四立之同胞義氣下場。接演潘月樵趙君玉二伶之汁梁剛。以月樵一副沙嘴子。去此類梆子戲。生進唱代。處處形容須從。至哀極痛處。注意。月樵尙能做得。應有盡有。第唱此類梆子。用音亦須從哀痛二字上。若手字字須用豈音。拔高拖長。非富於本錢者不能圓潤。如月樵近時。曉子即說白一端時久。已不能免乾澀之弊。況唱此類拔高拖長之苦。梆子乎。所以出場唱「不好了」三字。余腦昏之病反爲其加重。幾分矣。趙君玉自改花旦之後。僅拾得馮子和之餘唾耳。若令其演小花旦戲。或是青衣中之閨門旦戲。表情做派。雖

不。見。十。分。細。膩。然。亦。不。過。於。支。離。也。迨。錄。丹。桂。第。一。臺。與。梅。蘭。芳。相。處。兩。月。唱。工。做。派。以。及。表。情。等。處。確。受。蘭。芳。之。薰。陶。獲。益。匪。淺。但。去。花。衫。子。戲。終。不。能。見。精。采。且。去。大。花。旦。之。穿。長。靠。者。一。舉。一。動。身。段。姿。勢。全。是。武。小。生。態。度。尤。使。觀。客。厭。倦。加。之。趙。文。迷。去。小。旦。直。如。泥。塑。木。雕。許。奎。官。去。大。花。大。號。直。叫。鬧。作。一。團。即。無。疾。之。人。觀。此。亦。必。腦。昏。目。眩。況。余。帶。病。而。往。者。乎。觀。此。轉。覺。坐。位。高。遠。得。稍。安。逸。也。然。度。此。戲。中。之。時。間。幾。如。度。歲。今。以。余。箇。人。之。心。理。言。之。不。管。捱。一。時。似。一。夏。尤。厭。其。戲。之。長。較。之。尋。常。所。演。之。時。間。倍。益。其。長。復。與。聆。叫。天。演。戲。較。之。絕。對。是。一。種。反。比。例。試。測。是。夕。觀。客。之。心。理。恐。不。僅。余。箇。人。作。如。是。想。也。直。至。十。一。時。二。刻。韓。當。周。泰。慶。芳。傳。士。仁。馬。忠。夏。旬。始。起。把。上。此。連。營。寨。開。幕。第。一。場。也。按。此。六。將。在。戲。中。不。過。隨。着。帶。王。帽。者。站。門。或。塵。戰。之。時。互。打。三。五。合。所。謂。墊。臺。子。脚。色。報。名。而。外。僅。能。說。『。得。令。』。二。字。而。已。論。其。身。價。較。之。筋。斗。虎。僅。高。一。級。與。打。英。雄。者。相。等。戲。目。上。排。印。強。半。不。見。其。名。故。余。亦。不。能。辨。其。扮。某。將。者。為。誰。氏。也。報。名。而。後。照。例。之。『。請。了。』。『。伺。候。』。等。字。樣。背。誦。兩。句。刻。板。文。章。分。班。背。立。於。是。元。帥。甘。寧。始。登。場。時。余。頭。痛。幾。裂。便。首。支。持。不。辨。其。扮。演。者。為。誰。氏。臆。測。之。必。非。知。名。之。脚。色。蓋。因。甘。寧。於。次。場。一。戰。之。後。即。自。刎。矣。雖。然。甘。寧。於。此。場。赫。赫。負。元。帥。之。頭。銜。行。動。必。在。中。央。起。坐。必。在。高。臺。之。上。呼。叱。一。聲。千。軍。皆。應。誠。徵。其。威。風。凜。凜。也。惜。於。此。戲。之。中。不。過。傳。幾。枝。將。令。戰。幾。箇。圍。合。其。他。無。出。色。之。處。即。如。稱。孤。道。寡。自。命。為。大。皇。帝。之。孫。權。在。此。戲。中。亦。不。過。隨。班。出。入。充。一。箇。掄。臺。之。配。角。而。已。余。故。決。其。非。知。名。者。登。臺。念。四。句。引。子。報。二。字。名。兒。後。發。幾。句。簡。單。之。履。歷。然。後。起。兵。下。場。此。一。場。約。略。而。過。在。時。

昔之意原是作全戲之引線彷彿未曾開戲之加官帽耳。次場四文堂瓜頭大凱站門上鼓點一起電光突輝挑起彩簾而關興張苞張南引劉備上。余是時之頭痛固不能耐然於萬不能耐之中彷彿精神一振不覺雙眸之線面視臺上雙耳所聞之嘈雜聲一息而萬籟俱寂矣。此場去關興者乃張德祿去張苞者乃邱治雲二伶技藝在尋常去武生小丑戲言之一則失於太懶一則失於太毛然扮此戲中關興張苞確不十分討厭因其身段皆相稱粧飾亦鮮明加之在叫天左右不敢犯其懶惰毛燥之傷病且關興張苞二脚在此戲中原是扶持牡丹之綠葉既無許多說白又無許多做工僅恃一套好行頭穿若隨班出入所以張德祿雖懶惰亦無可懶惰邱治雲雖毛燥亦無可毛燥也。王九齡去張南應上接下誠哉一好傳達也。叫天以饒饒七十之老翁飾白髮皓然之劉備尤以其沉痾羸籍之面色而形容此時劉備傷心慘目之態度強半是生就之妙決非第二人勉強做作可取勝也。出場數武徐徐而行刻畫年耄類唐猶勉強撐持之態入微入妙。端立中央冠帶綉素加襯以（半調泣顏回）之瑣喇愈增淒涼坐下念引「眼觀江夏水滄滄」四句字眼全從悲慘之音中托出使坐客聆之雖身處於至繁之劇場中目為五光十彩所擾耳為絲竹管絃所亂反不覺其擾亂而滿目皆秋矣。叫天豈僅以口技勝人哉。追命張南傳番王聽點時精神頓然一振以表示威嚴確有分寸。去番王沙摩柯者為夏月華去蠻兵中女將之刀馬乃李祥麟合操一場武藝尙屬敏捷接下與吳軍鏖戰亦極驍勇。月華祥麟二伶去此類脚色恰合身分也。再言叫天之劉備當開報韓當周泰兵打蜀營之後道「再探」二字頓覺怒髮冲冠精神陡然聚練不似

劇趣

十

空城計之三探態度。一則確乎孔明之身分。一則確乎昭烈之神情。一則以詐退敵。一則急復弟仇。其情形迥異。而叫天演之亦迥異。可見叫天演戲。尚是嫻習戲中之歷史。且善於體會戲中人之身分者也。劉備偕張南下場。甘甯帥兵接上。會陣對打兩段。蠻兵潰敗。次場沙摩柯關興張苞同上。甘甯亦追上場。帶箭而下。沙摩柯關興張苞同追之。復加一過場。甘甯始上場。自刎。韓當周泰接上。計議辭援。復與馬忠糜芳二將分守江南北兩岸。帥兵隨下。接演次場。馬忠欲獻糜芳傅士仁之首級。請功於劉。後為糜傅所聞。反殺馬忠。獻於劉。備足見謀殺人者。反自殺之。而糜傅二將既請功於劉。備卒為劉備所誅。誠天道之不爽。可為後世賣國求榮者鑑也。以上諸端。乃此戲中之引線。穿插數場。意在使觀客易解此戲之頭腦。實則無甚精采。不過彼來此往。轉得熱鬧而已。近如王又宸或麒麟童毛韻珂輩演此戲時。多將以上諸端刪去。因其無甚精采。刪之無礙。若求此戲之原。雖其極無精采。亦以不刪為當也。

(本節未完)



碎

玉

綺雲

碎玉目錄

新樂府

黃棉襖記

旅邸懷鄉記

墨合題辭

左傳今釋（續第十四集）

落花飛絮錄（續第十三集）

目錄

西 山 權 予 起 予 游 俠 文 卿 花 奴

集 五 十 第 素 樓 民

目
錄



碎玉

新樂府

去稂莠

端士習也

酉山

去稂莠。豈得已。稂莠既去。良苗喜。朝從田間來。邪蒿拔。一束春從田間來。茂稗不容苗。田陵卽示姑。息恩秋來依。折難成。實闕若常門。尙見鋤焉。肯蓬蒿容亂植。稂莠勿自悲。汝不見蓬蒿。既拔強宗危。愛民之令。猶爾爲。

老新輪

正文體也

鄂林之材。無不有。或造風樓。或雕朽。獨有人間老新輪。運斤成風。擯絕手。杞梓探爲棟。輪囷削其醜。巧難示規矩。授棖利器者。須墨守。慎勿刻鵠不成。虎類狗我憐。漢子雲。遺笑千載後。既恥小技爲雕蟲。如何劇秦美新。忘顏厚。似此文章宜覆瓿。

囊下桐

訪遺才也

莫謂廣陵散。久已人間絕。君不見東漢中郎蔡伯喈。曲突之間。識音烈。斷作琴材。焦尾呼。至今佳話千秋說。中郎風流足。仰止知音識。曲誰能擬。柯亭有笛。爨有琴。一生襟抱竹梧裏。

抱布氓

憫灾黎也

氓號飢。行吏肥。官米。糶行吏飽。男婦。遮道各。襁負。侵晨。擁借。直至西。渠春。始得粥。一箠踏傷老幼。十二三問民。一。

碎玉

碎 五

苦何至此。灾黎自言。豈得已。舊各有業。守鄉里。偶爾權偏。吳十百。以計剩食。指誤言。未竟類。有泚安得。太倉陳。因熱心。惻災不乏人。庶幾質惠能及民。

黃綿襖記

襖 予

隱衣綠窗。霞迎紅野。溫同挾纈。厚越解衣。日出九霄。光耀獨魚鱗。之瓦風鳴。三徑單寒。免帽鼻之禪。看此地。暖隘三弓。非復荷簑荷笠。問何人。歡騰十笏。仍嗟無褐。無衣。方其雨織千絲。雪霏六出。氣增磅。栗意挂蕭森。滿眼。欄杉頻對。竹爐之火。一肩襖。怕當蓬戶之風。可憐范叔。奇窮綈袍。孰贈。縱學袁安。價臥。敗絮。奚溫幸而天放。晴光雲開。霽色。三竿掩映。五色紛披。金輪輝若木之枝。銅鑿鑿扶桑之杪。村夫早起。快負晴暉。野老清談。同依輕暖。歡呼高姓。頌祛此際之寒。感溫禱一丸。應筮個中之元。吉時則繩牀小憩。鄰屋閒居。快意課晴。舒懷對景。襟惟振爾。服自妥如衣被。若生翻勝。狐裘異彩。裳同赤子。休誇蠶繭。奇溫比白裕之初。翻居然生色。匪緒袍之新製。自爾增妍。則見黃道光融。黃人影麗。黃童色喜。黃耆情怡。客來黃葉村中。吟詠羔裘。如晉人處。黃花徑裏。依稀狐貉。以居黃眉。翁衣絮寒。輕裘不須乎集。翠黃面瓊披。襟自煖。衣休歎。夫懸弱。於是翁媪拍手相呼而賀曰。今日者。役身安吉。雖黃屋中之。鬪。蘇。綿。絨。不足。以喻。其和也。適體舒徐。縱黃閣內之。錦。綺。紛。華。不。可。以。逾。我。樂。也。而。況。天。衣。無。縫。協。黃中。通理之。占。雲。錦。為。裳。勝。黃。裏。襲。裘。之。美。當。日。郝。隆。何。在。易。不。麗。黃。卷。之。畫。爾。時。王。猛。安。之。胡。不。捐。黃。衫。之。論。邊。孝。先。九。州。大。被。尙。殊。黃。襖。昭。蘇。白。居。易。里。宏。裘。那。敵。黃。棉。溫。厚。此。固。成。報。章。者。特。出。於。天。孫。織。線。痕。者。無。煩。

乎慈母也。

旅邱懷鄉記

起予

亭短亭。長億昔良朋。送別江南江北。迄今遠客思歸。頻年烏道羊腸。飄蓬萬里。爾日淒風苦雨。行李一肩。遠隔關山。梅舊遊於蜀道。仰瞻夜月。增新夢於吳江。其或匏繫一官。米糶五斗。名場涸跡。官海羈身。悔形體常受人拘。嘆絆組久爲我束。魚鱗鱗處。望春雲而每憶。椿萱貽餐。時臨秋風。而欲歸桑梓。又或君信讒言。士空善類。謫居散地。竄入遐陬。長沙之顧影堪嗟。絕塞之寄身可憫。每依北斗。望京華。鳳詔頻來。空對南天。盼鄉國。雁書寄至。他若從征大漠。遠戍窮邊。寒月含愁。胡天飲恨。悵瓜期之未至。望蓬戶而云遙。悔當年陡覺封侯。徒滯龍堆。馬邑問何日。始能回里。重聞燕語。嗒復若兵亂年荒。兄弟南。弟北。田園寥落。骨肉流離。驚落木之蕭蕭。怕長江之滾滾。駒光浪擲。百年之病體。叢生。蝶夢難成一夜之鄉心。舉集。然則或淹吳越。或滯他邦。或傷渭北之春。或怨江東之暮。或類楊朱之歧路。或悲阮籍之窮途。千里玉珂。因風想到。兩行珠淚。如雨頻揮。紅豆相思。至此則心繫南國。黃梅信息。從今則魂返西窗。

墨合記題辭

游俠

祕蓄文房。厚聚淋漓之汁。密藏磁甃。間供揮灑之資。安排。硯。西。不偏。不倚。位置。筆。牀。左右。如取。如携。器。小而靈。的是。從。心。之。矩。量。虛。則。受。信。非。守。口。之。瓶。幾。如。萬。物。渾。含。規。天。地。之。形。以。製。漆。倘。值。千。軍。橫。掃。吐。煙。雲。之。氣。以。

碎玉

三

碎玉

成章。夫以墨之爲用也。作本那夷。奏由草賦。珍推洙泗。侯錫松滋。質既搗夫磨煤。品自稱其龍劑。莫謂鼠饋。鼠眼什襲。須臾。要知黑玉爲金。一時必備。駭城染翰。李誦仙筆。妙生花文。圃留芳張。長史書工作。草乃有合焉。賀製山銅。明疑月鏡。類良工之雕刻。經大匠之磨斲。方圓無不備之。模型修短有相當之分寸。偶磨墨海。宜摺彼以注茲。細檢墨管。毋垢合而潛入。功深醞。潤涵玉燭之烟。脂若膩。餘休貯金壺之汁。則有曠境鉅子。芸館才人。摘屈宋之妙辭。鍊馬枚之警句。此豪悟筆。裁靡濤箋。桑維翰。不須磨。夙儲灑液。王子安。稱如欲脫。可廉香齋。潤漱毫巖。奪錦壯英華之色。章含腹內。搵芬留緩。急之需。至若玉署簪毫。金門射策。鋪綺合星。稠之灑。擅金鑄玉。憂之才。滾積除塵。落紙則墨花吐。采香涵屏。辟揮毫則筆格增妍。想爾時一刻千金。極得手應心之妙。看此際五光十色。免賈肥真瘦之嫌。嗟嗟。一器雖微。無獨有偶。片長足錄。炫異矜奇。況此翰苑珠珍。文場利器。墨搗元霜之品。合除碧露之芳。墨無合則硯北易吟。合有墨則窗南舒寫。我用合尤用我。拂拭灰塵。人磨墨。墨亦磨人。蹠跲歲月。此守默者。故奉爲至寶。漱芳者自惜如兼金者也。

左傳今釋（續第十四集）

文卿

（原文）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緡考叔爭車。緡考叔挾箠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遼。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緡考叔取鄭伯之旗。整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整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四十一年。

兩人皆國之大臣，當授兵之大典，乃以氣憤爲競，爭人格安在？後顧考叔，叔旗先登，是勇子公戰與前日之私鬥不同。子都射之以報前隙，鄙諛險哉，是美鄭國者也。今之挾私仇而藉公事以巧爲報復者，皆子都之流耳。讀此蓋深惡夫子都焉，不有瑕叔伯，鄭其與尸矣。

（原文）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帥於鄭，死。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相六年

君子守身如玉，豈勢利美色所能亂其志哉？鄭忽之論，有禮見，有骨幹。今之以勢利結婚者，聞之當愧死。後忽以失與援未立論者，頗咎其辭婚之非。然仗妻爭位，媿然依人，豈丈夫之所甘心哉？且魯桓公客死，可爲千古笑柄。文姜何如人乎？鄭忽何人，忍受此恥，忽之不幸，正忽之大幸。

（原文）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意，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接前

此段議論更好。處處顧惜名譽，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曰：以君命奔齊之急，又假其父以辭之，不忘君者，不忘國也。曰：民其謂我何，不忘民也。大將帥師在外，我國我民，安可一日忘哉？庚子八國聯軍入北京，德將以押妓受罰，與鄭忽正成反面。

(原文)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嬖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之

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桓十五年

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凡有作爲不可不守秘密主義雍糾謀及婦人以取敗可爲炯戒然婦人洩漏機密古今數觀不鮮孔子亦以女子比之小人豈婦女之天性本惡耶不學之過耳不學則昧於義而不知理遇事無斷斷亦不明觀其父與夫孰親之間純係不識義理之口吻其值事可惡其愚亦大可憐矣近世提倡女學而一般腐儒猶竭力詭阻雍姬之事亦聞之乎嗚乎題詩紅葉弄色冶容固近世女學界之大弊然繩之以正軌勉之以道德其弊易去彼不識不知冥頑不靈者又將奈之何哉

(原文) 公與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賦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莊十年

謀定而後動千古不易之理商莽操切以僥倖於萬一未有不敗者夫進攻固不可不慎而受人之來攻亦頗不易齊人三鼓魯師不爲所動已據勝勢此一鼓之所以勝也甲午之役我師能受敵人一鼓否耶諒此不義魯師一鼓之勇猛而義其能受齊師三鼓之鎮靜

(原文)有神降于莘。

天地間之正理爲神。他若過去之聖賢豪杰。或以功業拯救危運。或以德行淪洩人心。後之人想像其精神。嘗若懸之于心目間。若此者。亦謂之神。非真有主宰之者。至若一切山川星象。土木之妖。皆迷信者所僞託耳。烏得而有神降度其時。必有妖人附會其說。以動當時聞聽者。噫。是亦衰兆也。

(未完)

落花飛絮錄 (續第十三集)

花奴

數千年來我國習俗。每輕視女子。意謂女子爲男子附屬品。卽有識士夫。亦莫不以女子爲依賴物。此說固也。然以余所見。則未盡然。余幼長鄉間。日與鄉人交接。登鄉間婦女。未嘗不能自立。春夏之交。田事正忙。閒步曠野。見勸耕勸種者。固大半男子。而婦女亦不少。凡男子所能爲者。婦女亦未嘗不能。插秧打水。割麥挑柴。鄉間婦女。回智爲之。然則女子何讓男子哉。待到秋冬。田事告終。正農人休憩時矣。凡屬男子。莫不携筐上市。一盞苦茗。幾杯黃酒。以自樂其樂。而家中婦女。則機杼聲。紡紗織布。未嘗偷一日閒。觀此。則婦女之所爲。轉較男子爲勤儉。婦女之所獲。轉較男子爲夥。足以自謀其生。而有餘。然則女子且勝過男子也。此僅就村野而言。至於市鎮。則戶戶機杼。盡額紡織。以生。雖大家富貴。不乏其人。而貧戶苦民。實占多數。加之十餘年來。民窮財竭。生計益艱。男子在外謀生。以贖一身。尙不足爲其妻女者。欲免凍餒。非恃己力。不可。然斯猶可也。甚至身爲男子。耽染嗜好。或因於酒博。或沉溺於鴉片家業。蕩然典及其妻。卒至典無可典。而嗜好不衰。酒博猶可。戒鴉片最難。除既無生財之

術乃不得不仰仗其妻女所入以爲用。然機頭所入究屬微幾。以每人日織四匹布計之。鄉間婦女能者每日可織四匹土布。然不過十人中一二耳。平常以二三四匹爲多。每匹贏得一百文。近日不過一二十文。則亦不過四百文。苟有二兒女。則一家開銷。僅足敷衍而爲其夫者。既衣食之是賴。復黑飯之。欠。當。鄉人呼喚片爲黑飯。而此些微四百文。朔獲而夕盡。有時且虞不足。然以一婦女身而能贖顧合家老小亦足多矣。此等事求之鄉間。竟有十家五戶若此。說者謂女子爲附屬品。爲依賴物。而鄉間情形適成反例。以鬚眉丈夫。竟依賴婦女以生。此等狠茸男子。真是附屬品。然則女子亦足養人也。余既目觀此種狀況。竊爲女子不平。依賴附屬等名詞。實不足信也。故當求學時代。遇着此等題目。恒力闢其非。年弱冠。就事滬上。與滬江社會交接。而所見者則大異乎鄉間。無論大家閨秀。小家碧玉。莫不競效時裝。誇靡鬪艷。日事塗脂抹粉。取悅男子。外不復知他事。卽自號開通之一般女士。學生亦脫不去此習。力求外表專講應酬。而已身所衣之布帛所食之粟麥。從未念及來處之不易。偶見衣布荆絮之鄉婦。則羣嗤笑。指殊不知。樣儉之鄉婦。實較勝若輩萬萬也不謂號稱文明之地。女德之墮落。竟一至於斯。余乃悟附屬品。依賴物等名詞之所由來也。余爲此說。苟爲若輩假文明女聞之。定然不以爲然。試問若輩有何自立之能。則除謂自由平等幾個字外。實無自立之能也。

余之爲此說。或嗤吾爲頑固。如不讚成婦女求學。然余何嘗頑固哉。余幼入學校。亦授過新知識。所有括帖等學。從未研求過。余非三家村學究。並不保守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老古話。吾極願普天下之女兒。盡入學校。受知識。

民權素第十集

求學當求實用。即今男學校中，固已注重實用主義，而女學校中，獨未之聞。余也曾教授過數女校，彼所習者，則除結線刺繡外，不求其他。環觀滬上各女校，間有一二校，注重烹飪裁剪，奈家若晨星。故自學校中畢業之女士，嫁之富室，則可嫁之平常人家，則必不免憂寒賤，窮措大更無論矣。余也曾觀之於鄉間女校，其所學習者，則較滬上女校爲佳，且鄉間女兒，其習俗性情，非如滬上女兒之驕張奢靡，可見地逾文明，則世風愈薄，良可慨焉。

余性喜學習各種工藝，如紡棉花、結絨、縫衣裳等，莫不習爲之。雖不敢言精，而頗能入道。自念常恃一枝禿筆，以餬口，終非得計得一技藝，必有用處。語云：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斯言良確。猶憶前二年在家無事時，度日極艱難，不得已與內子爲人縫衣，兼爲人打結絨絨物，果然能日賺百餘文。合內子所得，足以支撐門戶。未嘗遭飢冷，初時頗覺其苦，日久而遂成習慣。轉覺有一種樂趣，可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此中況味，余頃略幾年，嘗爲友人窺見，時以嘲余，余却處之坦然。自謂食己力，謀己生，固未有不可以向人者。或謂此等技藝，既小且賤，女子之所爲，非男子所當爲也。余則不以爲然。人苟能自立，無論何種事業於義當者，皆可以做得。是即業之貴者，小也賤也。庸俗人之見耳。且也女子之所爲，安知不爲男子之所爲乎？復安知女子不能爲男子之所爲乎？執是說者，余祇見其愚耳。執是說者，多何怪世間七開萬少年也。

余友勉公嘗錄格言一幅贈余，其文曰：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德人，宜行積德事。有功夫，讀書謂之福。

有力。濟人謂之福。有著。逃行世謂之福。有聰明。渾厚之見。謂之福。蓋余於數年前嘗與勉公同事。勉公年長於余。余兄事之。後以事他去。勉公遂以此爲贈。別後。迄今已隔數年。前日。偶檢書簾。得見此幅。覆誦一過。覺事。事。負。吾。勉公。因懸之壁間。聊作座右銘。朝夕見之。以證吾宿孽。嗟。吾本游福澤。德人聰明。誤吾。實愧對吾勉公焉。

余年二九。即教於本邑之某小學校。非好爲人師。實因無力可以攻書。其時所得月薪。微幾甚。而猶能有餘以贖家。然心不知足。羨海上繁華。極欲就事滬上。後果如願。所入已稍豐。不料應酬較在鄉時多。不特無以贖家。且負債許多。挨過一年。卽磨然返里。處鄉年餘。重至滬上。而負債益重。至去年所入稍裕。初頗節儉。後漸放浪。日逐酒肉。朋友遊非。至夜過半不眠。或竟終宵達旦。以此形益憔悴。身益虛弱。始知上海非善地。乃於今夏東裝歸。處鄉數日。覺鄉間空氣較滬地清爽許多。大可以養生。間或至滬。終覺混濁甚。蟲身其中。萬分不適。輒不終日而歸。非有事。不過宿也。蓋余現今視鬧熱滬江。直不啻沉沉地獄焉。凡事非受過苦處。必不肯回頭。余於己身所遭悟之。

(未完)

